

文学季刊·—V. 1. no. 1 (民国23年[1934]1月) ~
V. 2. no. 4 (民国24年[1935]12月) ·—北平: 立
达书局, 民国23年[1934]~民国24年[1935].
8no.: 插图; 25cm.

* * * * *

本刊共摄制2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
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第 1 卷	V. 1. no. 1 ~ V. 2. no. 3	(1934. 1 ~ 1935. 9)
第 2 卷	V. 2. no. 4	(1935. 12)

文學季刊

506

本期執筆人

季羨林	向覺明	賽先艾	豐子愷	黃源	李長之	林庚	臧克家	家雁	御風	吳曉	叔文	楊丙辰	老舍	鄭振鐸
商	畢樹棠	斯以	麗尼	夏斧心	吳文祺	王蕩芬	徐芳	李文瀛	卞之琳	郭昌翰	沉櫻	李健吾	徐一	黎錦熙
長	欽	李素	宗	唐侯	吳世昌	賀昌群	廢名	劉廷芳	孫毓棠	職	阿	冰	吳組緝	顧頡剛
甫	明		溪											

文學季刊社主編

立達書局出版

本刊編輯人：

冰心 朱自清 鄭振鐸等

特約撰稿人：

卞之琳	方光燾	老舍	李健吾	宋雲彬	侍雲	胡愈之	夏斧心	畢桓武	高沿	張天翼	賀昌羣	程朱溪	趙萬里	鄭妮嫵	臺靜農	穆時英	瞿農
王西徵	方璧	余冠英	李進之	周作人	郁達夫	郝御風	夏丏尊	袁昌英	馬隅卿	許傑	傅仲濤	葉聖陶	趙蔭棠	劉半農	潘家洵	魏金枝	譚超英
王以中	向覺明	沈從文	李曦辰	周輔成	季羨林	唐侯	孫伏園	凌叔華	容希白	許地山	郭昌鶴	聞一多	趙敏求	劉廷芳	謝六逸	魏建功	廬隱
王統照	田漢	杜衡	吳文祺	周建人	施閱	徐祖正	孫毓棠	陳望道	陸侃如	黃侃	郭紹虞	楊丙辰	黎烈文	魯彥	臧克家	顧青海	顧一樵
王伯祥	白薇	何家槐	吳組緝	周予同	施蟄存	徐霞村	孫楷第	陳季春	耿濟之	曹靖華	馮文炳	熊佛西	黎劭西	樊仲雲	錢鐘書	顧一樵	顧一樵
王任叔	朱光潛	李素英	吳世昌	林培志	胡仲持	梁宗岱	畢樹棠	陳受頤	張崧年	俞平伯	馮沅君	熊式弋	篷子	綠漪	戴望舒	蕭乾	顧頡剛等

沉櫻

吳晗

李長之

林庚

世界新文名著叢書

一九〇二年級

實價三元四角

格萊塞著

黃源譯

本書為德國青年作家格萊塞所著，是描寫大戰當時，德國十三到十六七歲的少年男女的感想的作品。上篇是寫少年男女們日中的德帝國主義及中產階級的生活。下篇直接敘述戰爭當時的光景。譯者竭一年之心力，譯成此書，信達流麗，讀之如創作，實為不可多得之傑品。

士敏士

實價二元

革拉特考夫著 董紹明等譯

本書為最近年新俄文學中最高傑作之作品。作者雖住革命發展階級，對於內戰的破壞，工廠的復興，新社會道德和婦女問題等，給與了極其利敘述。讀之不難窺見蘇俄革命之困難與苦成。譯文由魯迅先生為之校正，附有代序，並插入德俄家梅爾雨德小刺十幅，尤為難得。

飢饉及其他

實價一元

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

本書所收小說五篇，俱出自蘇聯名家之手。為賽米諾夫之飢饉，希雪考夫之村戲，左視里之不過一點兒小事，卡薩脫金之飛鷹兒，魯西普和皮涅克的皮短襪等。這些都顯示着革命後俄國之實在，而弄遊歷家利新聞記者所能供給的。至傅先生譯筆，精確流麗更不待言。

將軍死在床上

實價六角

哈里遜著

黃源譯

本書作者為美國有名的新興文學家，歐戰時曾在比法前線作戰。他以士兵的觀點，將其親身經歷的一切：如壕戰的苦況，假期中享樂，炮火的猛烈，官佐的橫暴等等，加以精細而大膽的描寫，令人讀之，有如身歷其境。譯文暢達流利，更為本書生色不少。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伊科維支著 樊仲雲譯 實價一元

本書以唯物史觀的立場，分析的論述文學作品的各方面，分上下二篇，前篇論各派的藝術說，如觀念論者，社會學者，弗洛特派及馬克思派，下篇論唯物史觀分析各種文學作品，如小說戲曲詩歌等，並引名著多種，以為例證，全書共十萬言，立論深入而淺出，譯筆明白而流暢，並有插圖多幅，是一部最新的文學史論，用作學校教本，亦極相宜。

新興文藝論

樊仲雲編 實價六角

社會科學的研究，至今日既有根本的變更，精神科學也如這樣，文藝自亦不能例外。本書即以新穎的新論據，論新文藝。內分三篇，如述社會學的研究法及文藝與唯物史觀的關係者，為研究方法論。如述文藝變遷的經過及將來的動向者，為文藝進化論。又如論述馬克思主義文藝的當否及所謂社會文藝者，為新興文藝論。凡欲明白現代文藝，不可不讀。

二十世紀的歐洲文學

弗理契著 樓建南譯 實價一元

弗理契不僅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論者，同時也是西歐文學的研究者。他的學問的特質，就是與現代的精神的密接的交涉。他在學術上是屬於西歐派的，而把全部的注意，傾向於西歐文學。本書與「十九世紀西歐文學的主潮」「十九世紀的意大利文學」等，就是他貢獻於西歐文學的重要文獻。故本書在欲在現代文學的意義上，是不可不讀的。

蘇俄底文學

弗理曼著 鍾敬之譯 實價八角

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僅在政治上起了革命，其影響之於文學和藝術的，也產生了新的理論和新的形式。所以現代的蘇俄文學，也便是俄國革命所表現的特徵之一。本書首先說明蘇俄藝術的過去和現在，就是蘇俄藝術的歷史的發展之跡，其次則申述蘇俄文學及其作品，對於蘇俄文學的現狀，更加詳盡的論說，誠為說明瞭蘇俄現代文學之趨勢者不可不讀。

新生命 大衆文庫

編主雲仲樊

- 第二輯世界文學故事
- (1) 希臘神話 傅東華編
 - (2) 神曲 傅東華編
 - (3) 維特 傅東華編
 - (4) 浮士德 傅東華編
 - (5) 吉訶德 傅東華編
 - (6) 鐘樓怪人 傅東華編

- (7) 百貨商店 傅東華編
- (8) 羅拉 傅東華編
- (9) 罪與罰 傅東華編
- (10) 父與子 傅東華編
- (11) 紅燭 傅東華編
- (12) 西廂 傅東華編

定價另售

- 一至七輯每冊一角半
- 小辭典每冊大洋五角
- 一至七輯每輯一元半
- 七輯合定大洋九元半
- 小辭典每輯大洋五元
- 全部合定大洋十四元

(郵費一律在內)

新生命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上海棋盤街善德里 北京平武昌

介紹「社會與教育」週刊

「社會與教育」這個週刊，自出版以來，現在已有三年了。向來討論社會問題，暴露教育現象，剖析政治形勢，介紹學術思想，曾在讀書界鼓起巨大的激動。自七卷起，更加革新，增添篇幅，擴大內容，並附「國際一週」用道林紙印，插圖與文字並重，久為國內週刊中所未有。價目每冊四分，預定全年國內二元，國外加郵二元。上海金神父路花園坊一〇三號社會與教育社出版。

論發刊詞
文

大眾文學與爲大眾的文學

鄭振鐸(四)

近代國語文學之訓詁研究示例

黎錦熙(二四)

六十生年底終結自觀(華賽曼)

楊丙辰(八七)

「包法利夫人」

李健吾(二〇六)

戲劇的重要性及其動向檢查刪除

問 滔(二〇〇)

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吳 晗(二七三)

佳人才子小說研究

郭昌鶴(二九四)

三種漢畫之發現(附插圖七幅)

賀昌群(三三三)

王國維文藝批評著作批判

李長之(三三七)

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

吳文祺(三五四)

詩與語音

吳世昌(三六三)

幽默文學與諷刺文學

黃 源(三七七)

所謂心理的描寫

夏 心(三八〇)

開明書店文藝譯著

巴 金：

滅新死 去沙春家秋丹
 的 太 陽 丁 天
 裏 的 秋 天
 (激流之一)
 裏 的 春 天
 東 之 死

(長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尤利·巴基原著)
 (A.託爾斯泰原著)

一 元
 六 角
 六 角
 四 角
 四 角
 一 元
 四 角
 六 角
 五 分

冰 心：

往 事

(短 篇 小 說 集)

五 角

朱 自 清：

背 影
 歐 遊 雜 記

(散 文 集)
 (遊 記 集)

五 角 五 分
 在 印 刷 中

徐 調 孚：

母 親 的 故 事
 本 偶 奇 遇 記

(安 徒 生 原 著)
 (科 羅 狄 原 著)

三 角 五 分
 八 角 五 分

傅 東 華：

參 情 夢 及 其 他
 歐 洲 文 藝 復 興

(譯 詩 集)
 (論 文)

六 角 五 分
 在 印 刷 中

鄭 振 鐸：

家 庭 的 故 事
 血 痕
 山 中 雜 記
 中 國 文 學 論 集
 列 那 狐 選
 白 雪 遺 音

(短 篇 小 說 集)
 (阿 志 巴 綏 夫 著)
 (歌 文 集)
 (論 文 集)
 (中 古 傳 說)
 (民 歌 選)

八 角
 七 角
 三 角
 在 印 刷 中
 四 角
 五 角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次目號刊創 刊季學文 次目號刊創 刊季學文

小

詩

將軍 李

一千八百担

冬兒姑娘

費家的二小

舊雨

血泡粑的典禮

凜寒中

容的一生

窗

秋箬

旅途

夜鳥

湖邊

錯覺

海濱之夜

還鄉

曠 晨(三二六)

曠 晨(三二六)

曠 晨(三二七)

曠 晨(三二七)

御 風(三二八)

御 風(三二八)

御 風(三二九)

卞之琳(三三〇)

長鳴鷄

僧游

探險的游行

春在天涯

一束梅花

亞雷

梅

霜花

老舍(三五)

余一(五四)

吳組緝(三二)

冰心(三三六)

叔文(三三九)

沉櫻(二五〇)

蹇先艾(二九九)

靳以(三〇六)

李素(三三三)

李文瀾(三三四)

家雁(三三五)

劉廷芳(三三五)

歐克家(三三六)

徐芳(三三六)

廢名(三三七)

廢名(三三七)

廢名(三三七)

1935年九月廿日

次目號刊創 刊季學文 次目號刊創 刊季學文

選

散文隨筆

- | | | | |
|------|---------|---------|----------|
| 古鎮的夢 | 卞之琳(三三) | 數畫 | 廢名(三三) |
| 古城的心 | 卞之琳(三三) | 壁 | 廢名(三三) |
| 蘆葉船 | 卞之琳(三三) | 兩夜 | 林庚(三三) |
| 回家 | 孫毓棠(三三) | 夜談 | 林庚(三三) |
| 舞 | 孫毓棠(三三) | 聞首咏水手的詩 | 王蘅芬譯(三三) |

書報副刊

- | | |
|---------|----------|
| 選本 | 唐 俟(二八三) |
| 詩人的平面觀 | 豐子愷(二八三) |
| 漂流的心及其他 | 麗 尼(二八五) |
| 掃興 | 朱 溪(二九三) |
| 無題 | 余 七(三九六) |

- | | |
|--------------|----------|
| 方玉潤著述攷 | 向覺明(三三〇) |
| 最近英美雜誌裏的文學論文 | 畢樹棠(三四〇) |
| 「子夜」 | 淑 明(三五三) |
| 「夜會」 | 季羨林(三五五) |
| 「離婚」 | 李長之(三五六) |
| 房龍的地理 | 商 霖(三六三) |
| 凶宗教思想史大綱 | 易 甫(三六五) |
| 雜記 | 顧頡剛(補白) |



一年來之商務印書館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適當本館被燬之一周年，惟距復業不及半載，劫後瘡痍，解除未盡，痛定思痛，益奮鬥圖存。一月迄今，又屆一年，努力經營，奮觀漸復，值茲二十三年歲首，回顧既往，策勵方來，謹就經過情形，為各界陳之。

生產方面

除製版、印刷兩廠已於二十一年九月同時開工外，其平版廠亦已於二十二年一月成立，益以北平分廠及擴充後之香港分廠，生產能力遂有巨量之增加。其中主要部份，如中文排字及鉛印印刷兩項能力，均倍於一二八以前。此外各部份亦逐漸恢復一二八以前之紀錄。綜計二十二年全年出版新書不下二千二百種，重版書約二千五百種。

出版方面

除致力於被燬各書之重印，規定日出新書一種（教科書及大部書不在內）及復刊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兒童世界、兒童畫報四種雜誌外，並編印新課程標準適用之「復興教科書」全套，自初小至高中各科用書，一律齊備。在被燬前計劃編印之「大學叢書」及「小學生文庫」亦已次第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及「萬有文庫」亦已繼續出版。餘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及「宛委別藏」訂約影印，關係吾國文化之興替尤巨。

營業方面

區讀書界起見，增設靜安寺支店及霞飛路支店，同於二十二年十二月開始營業。已入常態。函授學校亦已恢復國文、英文兩科。上海發行所並於二十二年三月恢復。承印股承接外界委印之件，繼續為各界服務，又為便利上海西

凡此種種，皆為本館一年來工作之大概。區區微意，蓋不僅在恢復舊有之規模，為本身求生存，尤冀對於吾國文化教育盡其更大之責任與貢獻，以為復興民族運動之一助。尚希各界賜予匡助，幸甚幸甚！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民國二十三年元旦

7555 111111

新中國文藝叢書

巴金著

- | | | |
|-----|----|-----|
| 海底夢 | 一冊 | 六角半 |
| 復仇 | 一冊 | 八角 |
| 光明 | 一冊 | 六角 |
| 霧 | 一冊 | 五角 |
| 海行 | 一冊 | 四角半 |
| 電椅 | 一冊 | 八角 |

這是巴金先生在上海撤兵後創作的中篇小說。寫的是個把自己獻給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幸福，去追求衆人的幸福的女革命家的故事。這小說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一本充滿着哀訴，絕望，眼淚，矛盾，掙扎，而終於被一個希望完全掩蓋了的書。牠會震撼着你的靈魂。

水

丁玲女士著

七角

這是丁玲女士最近的小說集。女士在中國的文藝界上可說是最進步的作家之一，凡讀過她的小說的，無不覺得她的作品，寫得確實而有魄力，能抓住讀者的一顆心。本集中的水，長三萬餘字，係寫我國去年大水災的情形，句句呼出農民的苦痛，希望我們不要忽視這大多數人的苦痛，應該去替這大多數人謀點利益。其餘像田家冲等數篇也沒有一篇不是思想新穎，給我們一條向新社會之路的。全書約十萬餘言，用道林紙精印。

施蛰存著

梅雨之夕

一冊 七角

本集中包含着從「上元燈」初版中分出來的「梅雨之夕」，一直測最近脫稿的「凶宅」，共十個短篇，這一集是著者自己最滿意的作品。自從「將軍底頭」出版，著者「全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來作的短篇」而這一集便是一個優越的成就。「度道」在巴黎大戲院「夜叉」諸篇，尤其是近年中國文壇的最尖銳的作品。讀者可以從本集中，看到一個卓異風采。至於著者文章之美，那是早有本局出版的「上元燈」及「將軍底頭」為之證明的了。

上元燈
將軍底頭
六角半
八角

- | | | |
|------|-----|----|
| 葉紹鈞著 | 脚步集 | 五角 |
| 沈從文著 | 虎雛 | 六角 |
| 鄭振鐸著 | 市婦人 | 六角 |

鄭振鐸著
海燕

一冊 八角

本書是文學家鄭振鐸先生的一部文集。前半部各篇如論羅漢小說，武俠小說。是顯示作小說的廣度的；如論國學界上海各日報的編輯法，是痛切指出一時的弊病的如編纂的文學，插圖之話則又材料豐富，趣味橫生，後半部各篇如離別海燕在「三」上等是先生遊歷歐洲時所作的，篇篇都是流麗天，描寫逼真大有令人百讀不厭之概。

四角半

王統照著

雷痕 五角

謝六逸著

茶話集 八角

侍桁著

胭脂 四角

傅東華著

詩歌與批評 八角

靳以著

羣鴉 在印刷中

新中國書局出版

上海四馬路中市

景山書社

史學年報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第五期詳目

電話東局一七四三號

中國文字學	一孫東生著	實價三角五分	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之一	洪業
古史辨第四冊	羅根澤編著	甲種 四元二角 乙種 三元四角 丙種 二元六角	州與嶽的演變	顧頡剛
群經概論	范文瀾著	實價一元三角	司馬遷所見書考敘論	金德建
詩辨	鄭樵撰 鄭頤校註	實價四角	劉向之生卒及其撰著考略	葛起揚
左氏春秋考證	劉逢祿著 顧頡剛校註	實價五角	唐代驛制考	陳沅遠
玉君	楊振聲著	實價五角	考古隨筆	馮承鈞
三訂國學用書提要	李笙著	實價五角	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蹟考	張維華
歐洲哲學史	徐炳昶譯	實價一元	清雍正朝試行井田制的考察	魏建猷
論一文雜記	劉師培著	實價三角	章實齋之史學	傅振倫
陶庵夢憶	張平伯校註	實價五角	近年來中國史學與古史辨	Arthur W. Hummel 著 顧德坤 譯
			明治以後日本學者研究滿蒙史的成績	和田清著 翁國健譯
			皇明馭倭錄勘誤	黎光明
			讀中山聞見錄書後	梁愈

本期定價七角

一九三四年異軍突起之

華北月刊

要目

- 法西斯蒂之組織研究 邱介
- 中國普羅文學之檢討 邱介
- 微亞娜 邱介
- Today we live 邱介
- 清明節的逃學者 邱介
- 報復 邱介
- 擦皮鞋的姑娘 邱介

定價一角六分
總代售處——西單商場青年書局

北新書局

文學新書

- 兩地書 魯迅 實價一元
- 周作人書信 周作人 實價八角
- 苦雨庵笑話選 周作人 六角五分
- 斷殘集 郁遠夫 實價八角
- 冰心小說集 冰心 實價一元
- 冰心詩集 冰心 實價一元
- 冰心散文集 冰心 實價一元
- 文學概論講述(二卷) 姜亮夫 每卷一元
- 現代小品文選(二卷) 趙景深 每卷一元

北平源記照相館廣告

敝館創設以來迄今四十餘年於攝影之術有深切之經驗凡團體合影結婚慶壽考試快相無不精美迅速價亦從廉並精照古玩古器書帖字畫日收藏古今名人字畫照片原版數百餘種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種類繁多印片售出價目低廉如承惠顧即希駕臨選購無任歡迎或以電話示知敝館亦可派人送至府上選閱至各省埠亦有來函定購者郵遞極便包裹周密無污損之虞外埠欲知書片種類目錄者函索即寄

北平隆福寺廟內路東電話東局三九二二號

- 摩登老夫子(小說) 悼萍著 八角
- 范氏大代數漢譯本 莊道平譯 印刷中
- 舒塞斯平面幾何漢譯本 莊道平譯 一元五角
- 農村經濟研究 莫仇譯 七角
- 社會主義與農業 林梓譯 三角
- 小兒科及其處方 郭竹庵著 二元
- 英物理學大綱(寄售) 葛四維著 六元

北平地安門外大街
為寶書局印行

文 學 季 刊

創 刊 號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文學季刊啟事

本刊編輯，由文學季刊社負責；發行出版，由立達書局負責。一切信件，請依性分寄，以免輾轉延誤時日為荷！

文學季刊社：北平北海三座門二十一號
立達書局：北平王府井大街五十三號

編輯部啟事

本刊創刊號，篇幅超出過多，不得已將一部份稿件移至下期，計有：

夢的製造者
韓氏繫年訂誤
海嘯

奔喪

牛車

期待

譯詩

特為錄出，謹請作者及讀者原諒。

黎園集成

貓的悲哀
元明雜劇總錄

張君川方稜季羨林林庚魏豐訓

蕭乾譯
李嘉言
屈錫軼
王錫昌
濾清渝
汪錫鵬
石兆原
林庚
西諦

發刊詞



胡適之先生的文學改良議，開始了文學革命運動，周作人先生的文學奠定了新文學的建設基礎。

我們不再被囚禁于傳統文學的「狹的籠」之中；我們不再以遊戲的態度去寫作什麼無聊的文字。我們知道舊瓶絕對不能裝新酒，我們也明白用新瓶來裝舊酒，其影響將是怎樣的惡劣。

十五年來，在新形式新態度的雙重指針之下，我們的文學是截然改觀的，有了數千年來所未有的急驟的進步與轉變。這十五年來的文人的活動，無疑的將佔有中國文學嶄新的，而且是最偉碩的若干篇頁。而現在還在急驟的進步與轉變中發展着。

這十五年來許多作家們，雖然其作風不同，觀點不一，其所信仰的也未免有些歧異，卻有一個共同的傾向：

以忠實懇摯的態度，為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着。

有若干人曾創造了好些部弘偉的著作；有若干人曾領導了無窮無盡的第二代人向前奔馳而去；有若干人是怎樣的鼓動了新的青年們的心肺；有若干人是怎樣的為這個古老的民族萌芽了復興的
生機。

探討這過去的十五年的歷史，我們是如何的興奮與嚮往——雖然也有不少的不滿與惆悵。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日本大砲與硫磺彈，雖燒燬了一部分重要的文學刊物而使之中絕了他們的光榮的歷史與使命；然而繼續這殘酷的屠殺之後的，我們的作家們卻以更雄壯勇猛的精神，出而建立了若干更堅固的文壇的砲壘。敵人們的砲彈燒夷得了我們的物質上的建設，卻絕對燬滅不了我們文化的火苗——反而更要煽熾了他們的光焰。

在這大時代裏，我們也將要盡我們的心力，以更健壯勇猛的精神，從事於新文學的建設。我們這一部分人——列名于下面的本刊編撰人名錄裏的百十個人，雖然作風未必完全相同，觀點未必絕對的無歧異，卻也自有了一個共同的傾向，那便是：

以忠實懇摯的態度，爲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着。

在這個共同的目標之下，我們將：

- (一) 繼續十五年來未竟全功的對於傳統文學與非人文學的攻擊與摧毀的工作；
- (二) 盡力於新文學的作風與技術上的改進與發展；
- (三) 試要闡明我們文學的前途將是怎樣的進展和向什麼方向而進展。

因此我們的工作將這樣的分配着：

- 一 舊文學的重新估價與整理；
- 二 文藝創作的努力；
- 三 文藝批評的理論的介紹與建立；
- 四 世界文學的研究，介紹與批評；

五 國內文藝書報的批評與介紹。

這些都是很艱巨的工作；然而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至於收穫如何，那是我們所不能預知的。

這雖是一個同人的雜誌，然而將不限於刊載我們這百十個人的寫作。我們敞開門，懇切的歡迎許多未曾認識的作家們的合作。我們希望藉着這個刊物，將更認識許多未曾認識的友人們。

只要是同道走着的人們，便都是我們的同伴。

大眾文學與爲大眾的文學

鄭振鐸

一 所謂大眾文學

所謂「大眾文學」常是「未入流」的平民文學，或草野文學的別名。從來文人學士們對於大眾文學是頗加歧視的；有一部分大膽的放蕩不羈的文人們也嘗試要採用了他們的形式與內容，然而往往終於不敢公然地在提倡着。像明末的馮爾龍，總算是一位有胆有識的文士，乃他刻印掛枝兒時，卻怕人知道，不敢用真名。小說戲曲的作者們，直到了清末，也還大多數用的是筆名。

然而大眾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她生于草野，卻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廟堂。她本是大多數勞苦的民衆的所有物，卻終於常成了文人學士們的新文體的來源。南戲本是野生的，直到了明代的初葉，還不能和北劇爭一日之短長；但到崑山腔出現後，立刻便被擱在文人學士們的手中，一天天的典雅，腐化下去，反而與民衆隔離了。詞調與散曲，尤其是民衆之所有的，等到成了士大夫階級的筵席上的娛樂品時，民衆便捨棄了他們，而別去成就他們自己的另一種的歌曲。

大眾天然的有需求文學的必要，正像他們之需求空氣與水與食物，所以即在貴族時代，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大多數的民衆，也自有其文學，充分的表現着，裝載着他們的悲歡哀樂，他們的希望與幻想，他們的人生觀與天才的成就之文學。不過往往被壓迫得透不過一絲的氣來。等到他們受文人學士們注意到的時候，往往立刻便會被扭曲了，被變動得成了另一種的東西了。

而且，在幾十年來的威逼，利誘，蹂躪，掃蕩的種種打擊之下，大眾文學是久已被封鎖於古舊的封建堡壘裏，其所表現的，每每是很濃厚的封建的農村社會裏所必然產生的題材，故事或內容，充滿了運命的迷信，因果報應的幻覺。對於壓迫者的無抵抗的態度，對於統治階級的虛華的歎羨，對於同輩的弱者的欺凌，對於女性的蔑視與高壓，差不多是要不得的東西，占了大多數。我們看了皮黃戲裏的武家坡一齣，有不爲之渾身起寒慄者乎？然而卻是一般民衆——連女性們也在內——所最喜愛的一齣。連環套一劇，明明顯得黃天霸是如何的卑鄙醜惡，如何的爲異族作走狗，如何的善於賣友求榮，然而一般民衆——連一部分大學教授們也在內，

我自己聽見過徐志摩氏和許君友之們對於揚小樓表演時說不盡的恭維話。卻以天爵爲貴而以賈二做爲竊盜。其說實詩歌裏也往往裝滿了和大多數學人已經粘着爲一體。其劣不堪的思想與情緒。今日所搜集的許許多多的各省各鎮的歌謠小唱本鼓詞寶卷彈詞等等——我也曾經費了不少的時力在搜集這些東西之上——到底有幾種值得流傳下來的。如果我們不視之爲研究的資料而欲加以鼓吹流通那便真要「謬種流傳」貽害無窮的了。在其中只有多數的情歌是比較可取的。然而夠得上稱爲「名作」的卻是少數之少數。

在技巧描寫的一面講來我們舊社會的大眾文學也是渲染着很深刻的古典文學的餘毒的許多採筆即來的陳辭腐語常是糾纏在他們的筆端拂拭不去掃除不盡。

獨上紅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明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是去年。夜半歸來月正中，滿身香帶桂花風。滿營數點樓台淨，孤雁一聲天地空。沽酒喚醒店客夢，狂教京起石潭龍。依稀試看青風劍，萬道毫光透九重。剪斷荒言書歸正，內里悲歡兩段情。

一傳鈔本三寶傳（悉照原文抄錄）

夏日薰風暑氣飄，光陰易過白華韶。少年誰不貪花柳，人到中年萬事消。古今多少奇風月，埋沒誰知此格格。點能賺得今和去，萬紫千紅管世民。

一廣東板新選五色荷花本（悉照原文）

爲求名，跋涉山川，沐雨栴風，披星戴日，遠涉重洋。（生唱寬板調）在客舍旅放無聊，溫經習史，這乃是苦雪寒，燈火鷄聲。（生唱寬板觀容）夜靜更深，突，悲哀慘切，惻隱我身。斷續浮沈，聲在比隣，側耳細聽，心實可憐。

一福州唱本三不可（悉照原文）

土生的新文體固常壓迫着文人學士們，要他們去採用，而文人學士們的辭腐語，也未嘗不以千鈞之力，壓迫着大眾文學，要他們去收容，去採納。我在中國文學史上曾說過：「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駢儷文，而古文卻是他們的「文學的散文。」（第二冊五九三頁）其實宋的詞，元明的曲又何嘗不是如此。實際上應用的詞調，乃是填着聯的，周詩真的，康與可的，吳夢窗，周草窗，與比較的明白曉暢之辭，詞，反不是當行出色的歌筵上之作。同樣的，元明代當令的應用的歌曲，也祇是濃裝盛飾的。

畫樓頹倚，綉床凝思，靜聽午夜蓮簾，數不盡一簌花雨。心中自思，心中自思，與你何時相會，使我芳容憔悴，薄情的約在元宵後，朱明又近矣。

無名氏。桂枝香情（見新編兩九宮詞）

庭院昏黃，香霧空朦，月轉廊，月色侵羅帳，燈影搖青幌。曉開窗，出紅粧，痛飲何妨。幾夜輕寒，報道花無恙。半醉移燈看海棠。

東大聲。中呂注真。四景（見秋勇樂府）

而張小山、張雲莊、施紹莘的北曲聯小令、休居樂奇花影集之類，都成了文人學士們「孤芳自賞」的文章了。我們如果在舊的平民文學的若干作品裏仔細的爬搜着，便可以發現古典文學的精髓在其中是如何的佔優勢的活動着。

所以，老式的過去的一般的大眾文學之作品，不僅其思想題材，大多數要不得，即其被視為比較沾染古典文學之毒汁最少的技巧方面，也仍是擺脫不了古典文學的影響的。

老實說，古文辭類纂、昭明文選一類的東西，在今日固應該被排斥，就是大多數的所謂大眾文學的著作，又何嘗不該被視為「封建餘孽」而加以掃除。大多數的老式的大眾文學的著作，實實在在是要不得的有毒的東西。

二 改良主義的「為大眾的文學」

然而民衆是需要文學的，正像他們之需要空氣、水和食物一樣，不給他們以新的東西，他們便將要永遠永遠的吃喝那一有毒的老式的大眾文學下去。

很早的時候，在士大夫階級裏便開始了「為大眾的文學」的運動。明末清初的文人們寫小說無不用「醒世」、「喻世」、「警世」、「覺世」乃至「醒石」、「石點頭」之名，儘管說的是「男盜女娼」之事，卻總要堂堂皇皇的掛上了一面教訓的招牌。連李笠翁那樣奇幻的戲曲，他也要掛着這樣的招牌。不關風化事，縱好也徒然。（琵琶記語）

到了乾隆的時候，藉通俗文學以發道學訓條，為大眾之讀者，尤為風行一時。夏倫的齊齋六種曲，那一種是「褒忠傳奇」，那一種是「勸孝傳奇」，他自己便已分配好了來的。而乾隆五十六年刊的娛目醒心論十六卷，更無一卷不是勸世垂訓之作。同治間徐治鑒于南方劇場上多表演誣淫誣盜之戲劇，他便大發婆心，連續寫了四十多齣的新戲，（名庶幾堂今樂）欲以「此」易「彼」。

民國初元的時候，北平的教育當局，曾經忙碌過一頓，刊印了不少的改良的通俗讀物，聽說還曾召集過唱大鼓詞、說平話的人們，供給他們以新的材料，要他們改良其唱詞。今日梅蘭芳所演唱的木蘭從軍，據說便是那時候的改良的新戲之一。

在黨治的政府統治之下，據說有的地方也曾召集了說書者們，要他們向大眾灌輸三民主義的理論。

最近，北平成立了一個通俗讀物編刊社，在三四個月之中，以幾個人的力量，出版了三十餘種的大鼓詞和劇本。完全是舊形式的東西，連封皮、紙張、裝訂，也都是擬仿打磨廠專出鼓詞、唱本的幾家書店所印書籍的式樣的。最先出版的是十餘種的大鼓詞。

宋哲元大戰喜客口

胡阿毛開車入黃浦

義軍女將姚瑞芳

二十九軍男兒漢

李曉英愛國從軍小段

醒醒醒

漢奸報

五百大刀隊戰死喜峯口

南北英雄

杜泉死守杜家峪

翠紅姑娘殉難記

其後，則專出戲本，但多為改編的舊劇，或攙攙和國難有關，或足以刺激，奮發國民的愛國心之皮黃劇本加以翻印，像：

木蘭從軍

大屠宮

貞娥刺虎

岳母刺字

岳家莊

排王贊

煤山恨

哭祖廟

明末遺恨

請朱靈

戰太平

守蒲關

昭君和番

陸碑

傅武瀾

之類都是，僅有

戰松瀨

一種，是以上海的抗日戰爭為題材的。這都是一條線連貫下去的「改良主義」的「為民衆的文學」。他們都感覺到舊式民衆讀物的有毒與不合時代，他們都要為民衆預備些新的有益無害的東西，想要代替了那些舊式的有毒之物。他們的目的雖然不很相同，有的是為了灌輸常識，有的是為了宣傳黨義，有的是為了鼓吹愛國思想，然而有他們的方法與手段却是同一的，即要在舊形式的保護色之下將新的題材灌輸到民間去，他們相信，民衆對於新文體是持着排斥的態度的，至少是感到不合適。爲了要深入民間，故不得不採用了舊形式，甚至像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出版物，其封皮也竟逼真逼肖的用舊戲照片爲之——連義軍女將姚瑞芳、杜泉死守杜家峪之類，也都借用到舊戲裏，武旦和武生的照片（祇有宋哲元大戰喜峰口一本的封皮用的是宋哲元的像片）。這種舊形式舊文體，果然裝載得了新題材麼？新題材被裝載在舊形式裏，不會感到「削足適履」似的，不合宜麼？

這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值得仔細討論的。

更重要的是大衆對於新形式，新文體，果真是持着不可理解

的排斥和不合適的態度嗎？

大衆好排斥的（假如他們是持着排斥的態度的話）果僅是新形式，新文體呢，還是並新題材而一概加以拒絕？

三 舊形式舊文體果然裝載得了新題材

嗎？

現在先討論第一個問題：舊形式，舊文體果能裝載得了新題材嗎？新題材被裝載在舊形式，舊文體裏不會像「削足適履」似的難堪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必多費事，我們有一個最好的例證在這裏。

光緒，宣統間，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了許許多多的歐美諸國的小說，引起了怎樣微小的影響，是誰都知道的，連他自己所寫的技擊餘聞，京華夢，新官場現形記也都一丁點兒不曾有過新的外來的氣息兒。同時的譯者們，用意回體來翻譯什麼外國小說，却更是荒唐了，簡直把外國的原著變成了一種活像姜太公乘的「四不像」！

梁任公先生的新羅馬傳奇，將意大利建國三傑人及其他人物，都穿上了中國式的生，末，淨，且丑的衣冠裝扮，顯得是如何的不舒服。

黃公度先生的人壇履詩草，在舊詩的形式裏夾雜了不少的

新名辭，雖然有人覺得怪刺眼的，但比較也還算是成功。可是究竟行不通。這舊瓶裝新酒的花樣竟成了「獨學無侶」的玩意兒。

中國從事於革新運動，到那時已有了三五十年的歷史，卻不曾有過什麼好的成績者，最大的原因便是爲舊形式，舊規模，所羈絆，不能自脫，便不能創立一個新的局面。

在舊的酒甕裏永遠裝載不了新酒。

新酒只能裝載在新的酒甕裏！

所以，從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的文壇便頓時顯現了從不曾有的銳氣，便創造了從不曾有的許多嶄新的著作。新酒恰恰是要新酒甕來裝載的。

大衆文學的問題，也離不開這一般的文學運動的現象與結果。

拋棄了一切舊的形式，舊的文體，勇敢的擔負起新形式，新文體的創作的責任。想利用舊的什麼結果一定是反會爲舊的所利用的；正像一種革命運動，如果利用了舊軍閥，舊官僚，結果一定是反會被他們所利用的。——這事實是太明白的，呈現於我們之前。

至少，那結果是「四不像」！把現代人硬穿上古裝，背起「軍旗」，戴了戲盔，在舞台上唱西皮快板，或倒板，或二四調，夠多末補！

（吹打介 出兵將 翁上引）鎮守吳淞衆倭人戰戰心驚
（坐帳介 衆將參介 翁白）平生志氣斗牛冲，要學當年趙子龍。可恨日人無道理，奪吾三省擾吳淞。白 本軍爲照垣

奉命把守吳淞炮台，今日又當開仗之期，衆將官炮台去者。

（戰淞滬中冊第五頁）

（花旦上唱）自幼兒 太嬌痴 風流白賞 嫁王郎 太粗鄙 又嫁徐郎 又誰知 那徐郎 文人命短 擱下了 奴獨自淒涼 將身兒 且坐在 棧房樓上 等候了 前度的 那位劉郎（坐介，白）奴家陸小曼自幼出嫁王郎 只是他本武人生性粗鄙是我一怒 與他離婚……

（戰淞滬中冊第六頁）

「這幕悲壯的抗日戰爭被這末一搬到舞台上來，幾乎有變成滑稽戲的樣子了。」

多少現代的悲劇不是被搬上了舞台或說書壇而受到了難堪之極的「改造的」

真鳥仔，一泊着瓦罉，奸商賣日貨貪臭錢反日會，奸商受控，汝會將萬做亡國就在眼前，翻從嚴！

——福州板反日曲調新真鳥仔一打之一

說書先生們夾雜了新名辭俗工們插科打諢而運用到現代事，往往會使我們聽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是那末樣的不合適與醜惡的不調和！

舊式舞台上演唱施公案的時候，金大力也還穿清服，戴翎頂登台呢。而我們今日竟連這代表時代的翎頂和服也都要除去。

還有一個好例：「一二八」上海戰役之後，出現了不少以舊

形式來敘寫，來歌詠這戰役的東西。友人矛盾曾搜集了這一類的刊物，而加以比勘的研究，又見其思想的荒謬可笑處，和中法戰役，鴉片戰役之後所刊行的歌曲毫無二致；也正和贗傳了大江以南的關瑞生，李連英一類的小唱毫無二致。當一位賣唱本的小販，敲着一面小鑼，站在街頭街口，以「孟姜女嘆春」的濫調，歌唱着二十九軍大戰喜峰口，或胡阿毛開車入黃浦一類的時事的當兒，只有不將那些嚴肅的故事轉變成滑稽的要笑而已，只有喪失干淨那故事的重實性而重現着「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的阿式的熟諳的小丑面孔而已。

所以，我主張舊的形式舊的文體，像鼓詞，彈詞，寶卷，皮黃戲，梆子調乃至流行於民間的種種的小調，概不適宜於被用來裝載新題材。這一切，概要排斥淨盡。

我們的新題材的大衆文學，需要新的形式與文體！

在新的文體，新的形式之下，方能夠完全斥去了舊時代，舊社會的封建餘毒，他們是和舊形式舊文體最堅強的膠結在一處的。

四 借用了舊文體便能深入民間麼？

而且即使借用了舊文體，舊形式，「新的題材」究竟能否輸入到民間去，也還是個大問題。

無論在形式上如何擬仿得逼真，新題材和大衆的環境

與見解乃至理解力畢竟是相差到不可以道里計的。新題材以小丑式的完全陌生的面孔出現於大眾之中，其不能適合融洽，其不受歡迎，是不用說的。他們拒絕，他們排斥這些新的題材，他們覺得聽來不順耳，看來不順眼，儘管這些新題材是彼包裹在舊形式舊文體的保護色之下。他們根本上對於這些新東西便不發生興趣。即使偶然感到一種新的刺激，却是那樣的微弱，過了不久，他們便會忘個干干淨淨。他們仍要回到他們所愛好的武家坡、連環套、秦瓊賣馬、方卿中狀元、陳杏元和番一類的最熟悉的故事上去的。即使因了新題材的輸入，使他們有了一點新的了解，新的常識，那也夠危險的，有了一「四不像」式的新的見聞與了解，其足以誤事，比沒有更甚——一知半解，反而攪誤了，阻撓了他們正確的領會與了解。

余治的幾堂今樂今日在舞台上出現者，恐怕只有一輪碩果僅存的磁砂。而教育部所編印的多多的鼓詞，戲本，除了木蘭從軍，偶而一見之外，究竟有幾本是尚掛在伶人和說書者的嘴角的？數載的辛勤，抵不了時間老人與社會環境的壓迫，轟轟烈烈的一場改良主義的好夢，竟贏得這樣的無聲無臭的下場。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工作，正以萬鈞之力在進行，然而據經售這些鼓詞戲本的某某書店掌櫃的說，抗日鼓詞之教，老是不出賣，而能銷的卻還是舊戲新印的什麼戰太平，守蒲關，昭君和番以及改排的什麼大屠宮，貞娥刺虎。

這現象已足夠昭示我們以前途的所向。在這種古舊的社會裏，大眾投進了這種輕微的藥劑，儘管是製成丸藥裏以糖衣，奈何他們是不取來吞下何？所以，這種改良主義的「為大眾的文學」究竟曾產生了什麼影響，實在是很可疑的。

五 啟蒙運動的進行

那末，別有一條大路，是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改良主義的「為大眾的文學」運動既然行不通，便不得不另外找。在今日托爾斯泰式的農村的啟蒙運動正為一般人所注意，像定縣的平民教育促進會便是費了很大的力量在「為大眾文學」的創作之上的。他們明白舊形式的不可採用，所以他們便採用了新形式。他們的刊物，都是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大眾之間的，詩歌，小說，故事，戲曲，圖畫，講演等等都是大眾所不曾熟悉的文體。（間亦採用鼓詞，但只有寥寥數本）這些新文體如炸彈，如巨石似的投入大眾之間，立刻便被引起充分的注意。這是一種新的刺激也，許有大多數的讀者感到不合適，感到不慣，感到惶惑與拒絕，也許讀者們還不能超出平民教育學院所指導的大眾以外，但至少是給他們一種新的刺激，一種新的波動，反例要比改良主義之無聲無臭的投入大眾之間，不久便自己消滅了結果來得好些。

平民教育促進會的「為大眾的文學」的創作，出版的已有

三百餘本，因爲是在試驗中，所以外間不大有人知道。他們在封皮裝訂等等的式樣上，和舊式刊物都是完全不同的。在九一八的國難之後，他們也出版了一套國難教育叢刊，從第二〇一號到第二二四號，共二十四冊，這一套叢刊是：

- 二〇一、國難教育歌（詩歌）
- 二〇二、中日關係
- 二〇三、東三省熱河與全中國的關係（講演詞）
- 二〇四、東三省
- 二〇五、熱河
- 二〇六、九一八以後
- 二〇七、國難鼓詞（鼓詞）
- 二〇八、國難（劇）
- 二〇九、團結救國
- 二一〇、偉大的中華
- 二一一、長城和運河
- 二一二、拒滬
- 二一三、健康
- 二一四、岳飛（故事）
- 二一五、班超（故事）
- 二一六、田單（故事）
- 二一七、趙武靈王（故事）

- 二一八、文天祥（故事）
- 九一九、胡阿毛（鼓詞）
- 二二〇、無名小卒（獨幕劇）
- 二二一、刀下留人（獨幕劇）
- 二二二、生產建設
- 二二三、自衛建設
- 二二四、民權建設

因爲這些是他們特種的刊物，故頗偏重於論文、談話、講演詞的一類，他們平日的刊物是以小說、故事類爲最多的。

他們的成績，據報告，並不壞。他們常在定縣演戲，演的戲可不是崑腔，也不是皮黃戲，更不是梆子調，卻是嶄新的近代的活劇。演員是農民們，聽衆也是農民們，每次聽衆都擠得滿滿的，無不裝載得滿意而歸。可見大衆並不怎樣拒絕新的東西，他們所不歡迎的，們是似是而非，「掛羊頭賣狗肉」的改良主義的「爲大衆的文學」。

不要以爲農村裏的大衆和小市民，學生教員們是不同的人，小市民們知和識階級感覺到怪不合式的改良主義的讀物，在農村裏的大衆們，也不會有什麼很好的印象的。不調和、不嚴肅的惡劇怪戲到處都要被嫌棄。

從余治以來的改良主義的「爲大衆的文學」往往自然淘汰的消聲匿跡了，當不是沒有緣故的罷。

假如我們相信今日未受教育的大衆有需求文學的必要，假

如我們相信「爲大眾的文學」的創作，爲今日啟蒙運動所必需，而且假如我們也是獻身于這個運動的話，那末，我們應該走的路，是很明白的。

大眾並不絕對的拒絕，排斥新的文體和新的形式；大眾肯接受現代的話劇，肯接受電影，便不會拒絕什麼新的小說，詩歌的。他們並不是什麼頑固者的集團。他們是像一張的紙似的潔白無瑕。寫上什麼，便是什麼顏色，什麼花樣。

舊形式舊文件是永遠黏膠着舊思想，舊的社會意識的，就使際合了新題材進去，那新題材便會被扭曲而成爲不倫不類的東西——大眾天然是不會欣賞這一類不倫不類的東西的。

所以，問題還是一個，正像文學革命的初期的情形一樣，我們應該確切的認識：舊形式是絕對裝載不了新題材的；新的「爲大眾的文學」也正像一般的文學一樣，需要一個徹底的革命。

六 「爲大眾的文學」與「大眾文學」

最後，說起「爲大眾的文學」的一個名辭來，來在這裏還不得不加些解釋。

彷彿是離開大眾很遠的一批超然的人物，擺出莊嚴的教訓的面目，說是大眾如何的不幸，如何的應該加以救拔，而第一個條件，便要灌輸他們一些新的知識，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文學卻是最好的一個工具。他們便找到了文學；寫着着若干的「爲大眾的

文學」完全是爲了教訓，指導大眾而寫的。這態度當然有些令人難堪。

（救世主式的說教）而且有些可笑。針對了大眾而實施其「教導工作」之工具的文學，——「爲大眾的文學」——實際上也並不會成爲什麼名著的。所以「爲大眾的文學」其壽命並不會怎麼長大；至多，僅在這個短期的過渡時代，能夠呈現其作用。一般未受高深教育的大眾，在這個過渡的短時期，確乎是需要一種的「訓導」的，而文學之成爲「訓導」的工具之一，也無可加以非難。故我們對於托爾斯泰式的，或定縣式的，或通俗讀物編刊式的努力，都應該表示相當的敬意。不過，他們的工作，卻需要萬分的慎重與考量；如果將有毒的東西仍然夾帶了進去，那影響是很可怕的。

第一，新題材應該是大眾所需要的東西，仔細的審量，保證其爲無毒的；

第二，情形式，舊文件必須絕對的排斥；

第三，盡量地向大眾輸入新的形式，像電影，話劇，小說等等；

第四，內容形式，都該以大眾能夠了解，而且能夠給他們以新鮮的趣味爲前提。

然而「大眾」假定若是需要這一類「爲大眾的文學」却是很不幸的事；我們該希望，真正的大眾文學的產生，並不希望這「過渡時代」的延長。

真正的大眾文學，便是大眾自己所創作的文學；出於大眾之手筆，而且也專為大眾自己而寫作，而且仔屬於大眾自己的。

為帝王歌唱着的「宮庭詩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為貴族的生活的點綴之「行吟詩人」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被擱制在資本主義的近代的創作，是不是也將隣於沒落之境呢？這是一條線的進步——從帝王的御用之文學到資產階級的歌頌，文學的進展是趨向於大眾化的。大眾文學無疑的將成為未來文壇的獨

子。那末，大眾文學的創造，恰也便是「為大眾文學」逝去了的時候的事；「大眾文學」自將和「文學」成為一個名辭。

過去的老式的大眾文學，是那末的迂腐，有毒絕對的要不得；新的大眾文學卻是截然不同的東西，將以萬丈的光芒，照臨於我們的文壇上。將為我們創作了偉大的未之前有的若干名著，這是我們所相信的。

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畢

王思任擬歌謠

王思任《讀楚文飯小品卷二》中有兩首擬歌的詩：

呀上曲（擬古歌謠雜調曲）

勞實力也。王子使回北上，河舟甚瘁，見乘人餘皇，僕夫虎甚，集古今詩謠譜之，致刺。

黃河之水天上來，呀呀上；一見黃河頭就白，上呀呀乃。黃河清了聖人出，上呀呀；經天亘地黃河水，呀呀上乃。句爺一笑比黃河，呀呀上；黃河北岸海西軍，上呀呀乃。淚添九曲黃河溢，上呀呀；黃河水流無盡時，呀呀上乃。黃河岸裏沙為曲，呀呀上；桃花水發怕黃河，上呀呀乃。黃河尚有澄清日，上呀呀；不到黃河心不死，呀呀上乃。神到黃河叫得應，呀呀上；黃河依舊水茫然，上呀呀乃。新店南原後夜程，黃河風浪信難平；渡頭楊柳知人意，為惹官舟莫放行；上呀呀，呀呀上乃。

無不可買謠

上好黃錢，童生買起到狀元。

絕大元寶，童生買起到開老。

此第二首，格式與意義俱簡單，可不論。第一首則保存明代河舟歌的形式，甚可寶貴。所謂「呀呀」，即是古詩的「兮」，也即現今揚州樂歌中的「嗶嗶嗶」。但第一句的羨聲是「呀呀上」，第二句是「上呀呀乃」，第三句是「上呀呀」，第四句是「呀呀上乃」，有此變調，則為他處所未見。

（韻剛）

近代國語文學之訓詁研究示例

黎錦熙

曾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發表一篇中國近代語研究提議，對於「何故須研究近代語」說了五個理由，其二是：

五代北宋之詞，金元之北曲，明清之白話小說，均係運用當時當地之活語言而創製之新文學作品。只因向來視為文人餘事，音釋缺如，語詞句法，今多不解。近來青年讀物，既多取材於此，訓詁不明，何從欣賞？一查字書，則絕不提及；欲加註釋，則考證無從。故宜各就專書，分別歸納，隨事旁證，得其確詁，以闡妙文，以惠學子。

「國語文學」是民國七八年間才提倡的，一經提倡，全國方言不齊的人們，却個個馬上都能讀能寫，這就是因為「近代語」的作品，從五代北宋的白話詞起，已經有了一千來年的歷史，而白話戲劇小說又已經普及了全民族的大眾。但是，大家都是「不求甚解」的。當年胡適之先生作水滸傳考證，曾說過：「我想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得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牠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王念孫來替牠做一番訓詁的工夫。」（文存卷三，頁八九）當時我說：「在王念孫以前，還須有一個阮元來替牠做一番校勘的工

夫。」截至現在，閻若璩的成績還不錯，王念孫阮元却還沒有出來。

這篇「示例」不過藉以說明對於近代國語文學之一種訓詁研究的方法。（訓詁要精確，當然要涉及校勘，在現代更要有實地調查的工作）所示的例，只是一個「巴」字，舉目如下：

- (一) 巴，附也。
- (二) 巴，把也，脯也。
- (三) 巴，比也。
- (四) 巴，盼也。
- (五) 巴，赴也，攀也。
- (六) 巴，趨附營求也。
- (七) 巴，把也。
- (八) 巴，罷也，罷，拍也。
- (九) 巴，輔也，輔，面旁也。
- (十) 巴，語助詞。

把單字做綱領，複合詞各依語原，分別類聚。前六義是一貫的，後四義也自成一個系統。（在國語通刊上也曾登過一些斷片，但還沒有

組織，當以此篇為準。

引證雖繁，但總不免有疎漏和武斷之處，公開研究，將來訂正。值得注意的就是這「巴」字十義，都是近代國語文學作品和普通語言中常用的，而從來一切字典、韻書、類書裏「巴」字下面都沒有提及。（洪武正韻想到一個「尾巴」；在「巴」字下下了一個「又尾也」的解釋，却錯了。）近出的辭源既以解釋複合詞為主，應該收一些，但只看見一個「巴巴」。（續辭源只收上一個「巴山虎」）而解詁引例，只是鈔襲，以爲傳譌，不見其「源」。至於近出的「國語詞典」「白話詞典」之類，雖然收了一些，細加檢討，又大都是從外國人所編的支那語各種詞典中偷來的，更說不上探源了。

說到辭典的事，這篇「示例」的來頭也就可以宣布出來，這乃是中國大辭典第一個字的「長編」的一部分。「長編」者，仿宋司馬光修資治通鑑的手續，先採合事迹，粘爲「長編」，不過大辭典的「長編」却比大辭典的本書強：一來所蒐輯的材料都不拋棄；二來可以旁及他字，組成系統；三則可以自由發表意見。所以近來索性借妄一點，把這個「長編」定名爲新爾雅及其疏證，有個小序節在下面，就此說明這篇「示例」文章的體裁：

將近代語特有之詞及普通詞之特別用法，上溯語原，（即追溯到唐

以前之文籍及說文等）旁徵典籍，（與近代語同時的）下稽方俗，

（現代國語及方言）逐詞推證，以類相從……惟是「辭書」體裁，未

免流於機械化，非講肄擊討所宜，故今特創體例，訓詁擬爾雅而

不襲其類；（各篇次序準國音之聲母，如經傳釋詞準古聲紐排列之例，故

以釋巴爲第一）聲訓仿釋名，而必究其杜；（即必有語原音轉可證，不附會牽強）說解效說文，而必繁其辭；（並不標舉六書名稱，但於引申假借

處必爲詳說；尤重舉例引證，及文法上之分析）調查準方言，而必注其音；（國音字母兩式兼標，必要時採用國際音標）複詞成語，悉依語根而

統於單字事類；（如爾雅釋親以下）文字，（如部首或音韻）當錄便檢而附以索引，以大體似爾雅，故借稱此名。實則爾雅之於訓詁，粗劣

已甚，體製尤爲幼稚；因其古，隸於「經」；居今日而猶「擬」之，可謂沒出息，而何「借」之可云？故今特創體例，而名以「新爾雅」者，爲其貌似而已，貌雖似而神迥殊，辭雖同而旨絕異，故曰

「新」抑猶有循於舊名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樂乎此也。」

「巴」字共有二十多義，這篇「示例」以和近代國語文學關係最多的爲限，故只採用十義。按爾雅前三篇分類的條例，（一）釋

學家所定，說這十義是「釋言」，其他大都是「釋詁」，單字各義所統的複合詞就是「釋訓」了。

廿二年（一九三三）十一月。

（一）巴，附也。

用「巴」於「附着」「黏合」等義，惟近代語有之，然其語源却甚古。蓋古言「傳」亦作「薄」；古輕唇多讀重唇，故三字同聲

紐古韻「魚」「歌」大都入「麻」故二字皆讀如「巴」後遂假「巴」爲之矣。而今文言或通語則多作「附」(若依說文當作「附」或「附」)古件讀如「巴」故以訓焉。章炳麟新方言卷二云：

古言「傳」者，猶今言「附」，今人謂黏近在上曰「傳」在上，音如「巴」若「通」轉爲「巴」矣。爾雅：「屋上「薄」謂之窳。」釋名：「搏」壁以席「搏」着壁也。凡此並有「傳」義，今語並當爲「巴」。

則古「傳」「薄」字亦作「搏」皆「附着」義也。俗假「巴」爲之，當始於宋元。例如

天色已晚，又遇着風雨，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怎生是好？

(元王德信《桃花女破法嫁周公第一折》道白：「元曲選已下卅七頁，未

著作者；此「巴」與「着」互文見義。又如百回本水滸第二回(排印本

頁十九)：「小人母子二人實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

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食莊借宿一宵。」則兩件作「巴」

振乾坤，雷鼓鳴，走金蛇，電影開，他那裏擡嶺「巴」山，掘海翻江，

倒樹摧崖。(元馬致遠《半夜雷轟霹靂三折》元曲選丁上十八冊廿八

頁；此在古詩正作「薄」矣。)

我這裡「巴」着南牆，望他打死我哩。(海浦松齡《醒世姻緣傳卅二

回，排印本頁七；此正如釋名之「搏」(薄)「着壁」矣。唯今國語編

動詞後之「着」字，多屬後附的助動詞，意較輕。)

好幾個老鼠「巴」着那紅貓的籠子偷飯吃哩。(又七回頁一)

我只道是誰，「巴」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賣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紅樓夢第九十九回；此「貼近」義也。後引中有「伸首窺伺」之義，詳後[五]。)

(二)巴，帮也，黏結斂合之物也。

「附着」「黏合」義本相因，如俗云「「巴」了鍋兒」

(英譯：「Stuck to the pot. — burnt) 動轉爲名則爲「黏結

而斂合之物」矣。乾而黏者，如「鍋「巴」」(英：the Crust. Baked

« Kettle) 黏附於鍋之食品也。錢大昕恒言錄云：「日晒肉曰「

巴」，凡物之乾而腊者皆曰「巴」。又明季實錄(廿九頁下)云：

「乾肉及餅曰「巴」，如牛肉曰「牛乾「巴」」，「蒸餅曰「蒸「

巴」，「鹽曰「鹽「巴」」，「土塊曰「土「巴」」之類。皆是也。

溼而黏者則如「泥「巴」」，南方謂泥也。已上諸例，皆綴「巴」

於名詞下，今之常語也。

其單用「巴」者，通行於近古，肉類字亦作「帮」或「帮」

而在遠古，即「脯」字也，音義全同。由近及遠，舉例明之：

宋洪邁夷堅志十二「趙葫蘆」條云：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質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取顏一笑，街口輒發，里閭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因寒髮，俗目之爲趙葫蘆，遂爲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

「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軋捺不翻，真個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晒作『巴』。」讀者無不絕倒，蓋亦以諷受報也。（清補人種經風外集四卷即錄此條，「曬」下注云：「音晒」。按：曬字學源，號陰軒，廣東開長州人。）

按：此所謂「葫蘆『巴』」，蓋晒乾使斂固，中空可置藥物者。「胡蘆巴」之名，見宋司馬光續詩話。惟海南諸番所產「胡蘆巴」，音亦訛轉為「胡蘆巴」，則別為一種藥類植物也。本草亦有「胡蘆巴」，見政和證類本草卷十一，則又可為藥物。

集韻韻篇始收「肥」字，云「脂屬，邦加切」，即醃肉也。（南北今語均稱醃肉，脂謂為「臘」，南入北去。）元明小說每加語尾作「肥子」或「巴子」。

有財帛的來到這裡，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

為「肥子」，肥肉煎油點燈。（百回本水滸十一回，頁一三六）

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阿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層食，

做窩窩，蛤蚧麵，熱湯溫和火辣酥。（明人小說二回，十六頁。又西

游記有「巴子」晒曬，見朝鮮人所作語法註釋，待考。）

脂屬之「肥」亦通作「巴」，如五代史四夷傳附錄：

耶律德光卒於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實之以鹽，載之而走，晉人謂

之「帝『肥』」。（續會小補謂「肥通作巴」，是也；正字通以為非，

泥，且「肥」為小家，見古經籍，亦有通作「巴」者，如周禮大司馬鄭注

「二歲為肥」釋文云：「音巴，本亦作『巴』」；則「巴」與「肥」「肥

「互通，於近古更無足怪。」

說文：「脯，乾肉也，從肉，甫聲。方武切。」「脯」乃「肥」之本字，古音即讀如「巴」，猶上（一）「搏」之為「巴」矣。更證以釋名：（卷四，釋飲食第十三）「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畢

沅按云：「搏」義當為「傳」；初學記體覽皆作「搏」，姑仍之。」「實則

「搏」古以同音通用，釋名用「搏著」為「搏著」義亦不止一處。）

急就篇：「肌腸脯臘魚臭腥。」顏注：「搏而乾者謂之脯。」所

謂「相搏著」，「搏而乾」，「搏」皆黏結斂合義之「巴」也。動轉

為名，古曰「脯」，今日「巴」矣。釋名（同上）又云：「脯炙，以饑蜜

致汁淹之，「脯脯然」也。「脯脯然」者，即近代語之「巴巴的

」也。（詳下釋訓。按：顏千里校釋本，後六字改作「淹而炙之，如脯然也」

；王先謙曰：「脯脯，無義」；皆不明古音，不詳方俗，致失審諦）「脯」

本乾肉，引申得為「凡物之乾而脯者」之稱，北平特產有「果脯」

者，（即乾杏桃李之類，以饑蜜淹而乾之者）其名可謂雅馴。

集韻麻又收一「巴」字，解為「斂也，邦加切」。（類篇同，但書

作「巴」）按此字不見用於他書，殆亦釋名「相搏著」之類，歟？古

音存於方俗，然失其字，故造新字以當之，是曰「轉注」，此漢字所

由日多也。

上釋單言，次釋複訓：
（夕）巴巴，黏合不解貌。
此疊言以況事物也。用法有四：

(A) 綴於形容詞後者——此副詞用法如

(I) 焦巴巴，枯結貌。

清稹類編卷三十四「狀貌」類「焦巴巴」條云：

「坤雅」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蕉，故謂之蕉。俗以乾物為「焦巴巴」，亦取芭蕉之義。

按：陸佃師王安石，此殆字說之臆說。引見明人李時珍本草綱目，

十五「甘蕉」下：未語作「俗以乾物為「巴」，巴亦蕉意也。」及字彙正

字通翟氏蓋轉引耳。覓諸坤雅不見此語。（陸佃他書見存者，如爾雅釋

義，轉大典本之陶山集，皆未見此語）今坊本詞典皆襲其說。

(2) 乾巴巴，乾滯貌。

常語用之。如「像這「乾巴巴」的烙餅，怎麼叫人吃呢？」（坊間詞

典多種釋為「很乾」「極乾」，用詞可通，義實未詳也。）

(B) 冠於名詞前者——此形容詞用法如

巴巴層兒，綑之結成紇縫者。

北平語常用以喻貌之不揚者，如

沒有一樣兒不給買到了的。美丫兒對於王狗子自然格外歡迎

啦。心想王狗子長的雖然「巴巴層兒」似的心眼兒倒是真

不錯。（北平國語報王狗子）

亦或引申以喻事物之惡劣者，如云弄的像「巴巴層兒」似的。

(C) 合他疊詞而成形容語者，如

巴巴結結，結結巴巴，糾纏不清貌。

「巴巴結結」一語，在宋元時，尙有引申之別解。如

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京本通俗小說

新橋堡）

此猶今云「湊合」勉強對付之意。（元曲中亦有「對付」之語）抑

亦所謂糾纏不清矣。（因此別義，遂亦有謂「巴巴結結」為因難苦者，如

井上翠支那語詞典，或俗語亦將此語省用為「巴結」也。）

「結結巴巴」一語，則多用以狀言語之不清，每綴以副詞語

尾「的」字，其不綴「的」字者，則詞性在動形之間，例如：

凡口吃的不能自己做主，不因不由就要「結結巴巴」。（鏡花緣

十八回，排印本頁十三）

然言語不清者非必「口吃」也，怔忡時亦然，如

只聞長館的林老爺說道：「有一天，長班的媳婦上世兄你這屋

來了嗎？」又聽黃大少「結結巴巴」的說：「倒倒倒是

有有有這們一天。」（北平小報「滑稽」）

亦或以狀出語之遲鈍，如

登時「結結巴巴」的「答應了個「是」」（辭源雜語卷其）

此語亦省用為「結巴」，則詞性多屬名詞，別詳下（九）之（C）。

(D) 用為名詞者——此或另有語源，別張（文）（口）兩目如

下：

(文) 巴巴，醇醇也。

此一聲之轉也。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四云：「今小兒呼點心為「

「巴巴」即北方方言「餛飩」，南人多惟小兒呼之，北則通稱也。

然「巴巴」者，麵粉（或稻米粉）黏合之食物，義與（夕）固相通，惟以圓形者為限，從而凡圓形黏合之物，皆得以「巴巴」狀之，如南語「巴巴頭」等，不得與北語之「把兒頭」相牽合也。別詳。

(口)巴巴小兒呼糞便之稱。

此義亦原於（夕），蓋形容凝滯渣滓之詞。如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飛雞拉「巴巴」。（民國十九年河北石家莊童謠）

·見天津大公報

此稱惟小兒用之，聲調不明，如此謠詞「怕」宜讀去聲，而北平及

湖南等處則上聲也。（南方小兒語，凡圓形惡臭之物，概以「巴巴」稱之，亦引中）

(三)巴比也。

「巴」與「比」亦一聲之轉，惟其義仍緣前（一）之「附」，「比

附」「比並」義含「比較」「比」義引伸，又為「比及」「近代

語皆以「巴」字當之，因別為二：

(A)比較之義——比較者，兩物相「比」而「並」為較量

也。如宋彭乘鬻客揮犀卷七所記：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宅（神澤本則此

宅）第東門之宅，更以為客邸，而材植雄壯，非他可比，時謂之

「無「比」店」李給事師保釐西京，時駝馬市有人新購酒

樓，李乘馬過其下，悅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時人對

曰：「酒（疑作「粟」）苑叔平無「比」店，洛中君錫有「巴」

樓。」

是則「無「比」」「有「巴」」互文見義者也。惟此用見於他

書者尙少。

(B)比及之義——比及（比，去聲）亦「附着」義之引伸「

着」猶「到」也，惟其用較虛，多為介詞或連詞。如

問我年華旬「並」七，異鄉時景春「巴」二。（宋吳潛滿江紅，四

明續志十一，十六頁下；錢大昕恒言錄引作水調歌頭，誤。「並」，

巴」對文，亦互為聲轉：「並」讀如漢書匈奴傳「自代並陰山下逐

闕為塞」之「並」，猶「傍」也，十歲一旬，謂將「近」七倍矣，次

年「己未日壽」二耶神詞云：「古希近也，是六十五壽生日」，可證

。「巴」，猶「比」也，「及」也，謂三春「巴」及「二春矣」，下句云

：「最堪憐游子遠行人，垂楊外」，可證。錢氏雖引此詞說巴，而不

得其解也。）

次日，「巴」天不明起，拿十副方盒，使小厮各親戚鄰里處分

投送喜糕。（明人小說三十四；此則與下（四）之「盼到」義相通，用

如介詞之「趁」，北語猶云「趕到」也。）

「巴」其時，通於「比」「巴」其地，亦通於「傍」（本作「旁」）

「傍」亦「比」也。史記作「披」(五帝紀)。「披」山道通，未嘗
寧居。《徐廣曰》：「旁」其邊之謂也。」或「波」(如河經書即作「

波」山道通)漢書作「波」(西域傳上)：「自玉門關出西域有兩

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步車，為南道……自車師南

王延國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顏註：「波」河，宿河也。

波音「彼義反」。後漢書地理志注引此，云：「波，「傍」也，音「波」

。又漢書侯王表序「波」漢之陽互九歲為長沙」註引鄭氏曰：「波音波

澤之「波」。而後漢又皆作「波」集韻始將「彼義反」之「

波」字收入去聲寘韻(例證)「去聲，(三)與「比」音同實則「

披」「波」「波」乃史漢用字，當時並不異讀，皆「巴」音也。(或稍

異)「披山」「波河」即今云「巴」着山脚」「巴」着河

岸，皆介詞用法也。古今語音義全同。(「濱海」之「濱」，亦與「巴

」一聲之轉，或文作「調」，云「水崖，人所賓附」，「賓附」即「巴」義

之為「比附」者。後省作「類」，仍得訓「比」；廣雅釋詁三，「類，比也

」；釋訓，「類類，比也」，「類類」為「比類」(即類化)之義，

則通於下(四)之「巴巴」矣，如「嘴巴巴」，即今北平語之「嘴類」也。

(四)巴盼也。

錢大昕恒言錄云：「今人之盱衡望遠曰「巴」」「巴」與「盼」
亦一聲之轉也。然語意較「盼」為急迫。且非徒盼而已，故其義又

與前(一)之「附」有緣，以次觀諸用例，定可證也。在元曲及明清
小說中如

我「巴」到你黃昏，「盼」到你明。(元李好古張壽卿竹篙灘三折

，元曲選王上冊頁下；此與「盼」互文見義，言「「盼」你到黃昏」

也。按元明雜劇本，兩「你」字皆為字，見二卷十六頁。)

「盼」郵亭，「巴」挨子，一步捱一步。(明賈仲名刺殺包公玉鏡記

三折，元曲選王上十六頁下，此亦與「盼」互文，而「巴」含「奔赴」意

矣。)

「朝「巴」夜「望」」「巴」到初四日絕蚤，即便梳洗打扮。

(快心編三集一回；此又與「望」互文見義者，「望」古在「明」

紐，亦靈唇，讀如「巴」，故得通也。)

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

(紅樓夢四十六回；此「巴」亦與「望」互文，惟義較實，蓋云

「攀」高往上，則已含「攀援」義矣。)

上釋單言，下釋複訓。

(夕)巴望、巴想、盼望、盼念也。

「巴」「望」互訓，故得連文同義的複合動詞也。如

褚愚等竟穩捏定一個舉人，日日「巴望」。(快心編三集四回)

雖然心中有個丈夫，在彼是一個「巴望」好處，終久心下昏昏

暈暈的光景。(又六回)

「巴想」盼念也。亦渴望之意。今語備用之。

(文)巴到。(巴得到,巴的到)巴不到。(巴不道,巴不的)謂切盼其至也。

此皆相屬的複合詞。「巴到」者,動介相屬。「巴不到」者,更以「不」副介也。「巴到」如上單語中第一第三兩例皆是。惟用「巴到」時,在文法上,下必承以名詞,表所到之時與地;而時間之為過去或未來,則隨上下文意而定。再舉數例:

剛留得孤苦伶仃一小童,「巴到」今朝襲父封,提起冤仇淚如湧,要討甚旗牌下九重,拿出姦臣帥府中。(元紀君祥趙氏孤兒大

仇劇二折,元曲選王上四十二冊廿二頁;此公孫杵臼封程嬰語,乃預料將來可盼到之「今朝」也。元劉耕種曲本無此數句。)

你如今多大年紀……「唱」俺「巴到」新年,便整整的八十歲。

(元無名氏打打插插盆兒鬼三折,元曲選辛下三九冊廿二頁下;此亦未來,可盼到者。)

身似飄飄不纜舟,幾時得「巴到」岸口。(元張國寶羅李郎大鬧相

國寺一折,元曲選王下四四冊四頁下;此喻盼到其地。「巴」字兼含「奔赴」義矣。)

今日酒禍的我沒是處……恨不的「巴到」咽喉咽下去。(元關

漢卿溫太真玉鏡台四折,元曲選甲下四冊廿頁下;此亦言盼到其處,而「巴」字兼含「營求」義矣。)

李遠心焦,那雙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將起來。(百回本水

滄七十三回四冊頁一四四;此已盼到矣。)

老都督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又十六回,一冊頁一八八;此却尚未盼到也。「巴」亦含「奔赴」義。)

或謂上舉「巴到」諸例實當訓為「比及」(屬聯(三)之(B)然此實而彼虛(如下之「巴得到」「巴不到」,更不得訓以「比而及」「比不及」也)故不得拘於聲訓,不顧文法,致乖語言之真也。

用「巴得(的)到」則多為已盼到矣。例如

生受了些風餐水宿,「巴的到」祖貫鄉園。(元無名氏包龍圖智賺

合同文字三折,丙上十三冊廿二頁下;「巴的到」猶「巴得到」也。「得」「的」近代語者同字通。此時劉安住已回鄉矣。)

「巴的到」綠楊渡口,早則是雲迷霧鎖黃昏後。(元無名氏碎夢齋

新水浮蓮記二折,丙上十二冊十四頁下)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鼓亂鳴。(百回本水滸三十四回,二冊頁一八三。——以上三例「巴」字皆含「奔赴」義。)

至否定而云「巴不到」其意更轉急切,且非實敘盼不到,乃亟盼其到而未能,或已到而回視其難也。舉例句以證之:

「紅云」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到」晚哩。(明王伯良本西廂記卷三,廿三頁下;此亟盼其到也。)

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裹了頂新頭巾,穿了全套整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百回本

本詩廿四回二册頁五八，此已盼到而同稱其難到也。

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價辛辛苦苦，擰扎早晨「巴不到」

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又四十五回，三册頁六五；此則稱云

「捱不到」，亦有其難到也。)

兩個因大寬轉梁山泊北，到寒衙有七八十里地，「巴不到」山

離荆門真不遠。(又七十三回，四册頁四四一；此則實做「趕不到」

，「巴」字含「奔赴」義矣。)

「到」或假「道」為之如

却說西門慶「巴不道」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明人小說三

回；此即上引水滸廿四回之轉譯文也。)

「到」亦假「的」為之如

「呂洞賓上」央你做飯與我吃，行人貪道路，你快些兒……我「

巴不的」選場中去哩。(元馬致遠等邯鄲道情雜劇一折，戊上

廿三册二頁)

意漸抽象，直可作「切盼」解，而用如名詞，如

諸愚等穩捏定一個舉人，日日巴望，凌介山口雖不說，心上也是

「巴不到」的念頭。(快心編三集四回)

(一)「巴得」(巴的)「巴不得」(巴不的)「巴不能勾」謂切盼

其成也。

在文法上，「巴得」用與前「巴到」異，其下每承以語句，即所盼

望得成之事也。若「得」字為實義，則亦可承以名物，然不多例

如

「巴得」西風起，吾亦向前程。(宋吳潛水調歌頭，四明雜志十一卷十

二頁；此盼西風之起，事也。)

壯志騰騰貫斗牛，「巴的」個風雲會，肯落在他人後。(元寇廉

陳季卿誤上行雲舟一折，已下卅册十七頁；「巴的」猶「巴得」，此

所盼亦事之成，而「巴」亦含「營求」義矣。按元刊卅册曲本無此數句

。)

否定而云「巴不得」，則以反辭極述其「切盼」與甚願也。

「巴不到」猶言切盼到，故「到」後承以名詞，此則切盼得成其

事，故其後承以語句或動詞，亦文法上用法之異也。元曲中如

「紅云」我看那生「巴不得」到晚哩。(明六十種曲本西廂十一齣；

此即上引王伯真本之異文；彼云「巴不到」，故承以名詞「晚」；此云

「巴不得」，故須承以短語「到晚」；用法顯有別矣。)

「紅上云」我「巴不得」見他元來得了官回來了。(王本西廂卷

五，廿五頁)

問什麼鸞膠續斷絃，「巴不得」順水便推船。(元曾瑞卿王月英

元夜留鞋記四折，辛上卅六册廿七頁)

「巴不得」敗子早回頭。(元鄭廷玉福祿壽斷冤家橫主二折，元曲選廣

卅二册十五頁下，但不著作者。——以上三例，皆事未實現而切盼

其然也。)

「裴舍上云」我回到這館驛安下，心中悶倦，那裏有心去買花栽

子「巴不得」天晚了也我「如今」與小姐起期去來！

（元）白仁甫西廂記少俊頭馬上一折，乙十一册八頁下；此所盼「天晚」，

則已成事實矣。元明雜劇本只作「晚」了也，「無」天一字，亦短語。

（彭大云）那周公見說替我備這紅酒，我是窮漢，「巴不得」

他替我備禮。（元）王德信桃花女二折，已下廿七頁下）

「正末云」你先去，我就來了。「揚州奴云」我也「巴不得」

先去自在些兒。（元）秦簡夫東堂老勸善家子弟楔子，乙上七册三頁一

以上三例，皆事已實現而恰符所願也。）

其在平話小說中，「巴不得」為用甚多，後皆承以語句，略舉其例：

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宋）京本通俗

小說楊相公，排印本頁七）

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

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又）錯斬崔寧，頁十五）

宋江飲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白

日」未可去看。（百回本水滸傳五十九回，三册頁二四四；下云「白日

」，即已「天明」矣，故「巴不得」三字狀從晚到明之滿，最有力，

所謂「回輪其難」也。）

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喚的半醉，帶史進到

水火炕邊。（又）六十九回，四册頁一〇二；下敘晚間事，則已「晚」矣

，故「巴不得」用同上例。惟此「晚」字猶云「天晚」或「到晚」，

非名詞用。又朝辭白雲誦詩錄一書，李深門人註西遊記「巴不得

到晚」云：「巴，耐也。此望文為訓，適于此而適于彼矣，不知「

巴不得」即狀其渴盼而難耐也。）

石勇發說道：他開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己尋死，如何停脚？

「巴不得」飛到家裏。（又）廿五回，二册頁一九九；此亦動言「恨

不得」也。）

「巴不得」打發我出門，你們兩口得零利。（清）平話本李翠蓮記，七頁）

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白敬濟道：

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明

人小說八十三回，七頁下）

其作「巴不的」者：

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便覓過

王婆茶坊裏來等西門慶。（明）人小說五回；此「巴」之實語見前文者）

訖於近今，南北咸通用之。

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紅樓夢第二回）

也有怕鳳姐兒，「巴不得」奉承他的。（又）四十四回）

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

得」常見纔好。（又）八十五回，以上北平語。）

聽得他二位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續）林外史十

一回；此中部語。）

惟現代北平語多綴以詞尾「的」作「巴不得的」

曉得窮難窮，窮得乾淨，而且喜愛的是詩書門第，「巴不得的」

要做這們門親事。(詳張樵《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此以副詞用法。)

你今天來遲了，有什麼話就過上房來說吧！汪婆子：「巴不得的。」

「這句話，趕緊說，既是夫人呼喚，我婆兒這就過去。」(又續侯；

此仍為動詞用法。——北語又有作「巴不得教」者，以「教」為副助

，讀「的」也，然「教」字似當屬下文。待查。)

吳語則作「巴勿得」，亦純為盼幸之意。(「勿」音方古，「巴」則讀

ㄅㄨˋ。)

他心裏是也「巴勿得」要好。(《海上花三回)

我也「巴勿得」早點好仔末。(又二十回)

其作「巴不能殼」(「殼」當作「句」)者，意與「巴不得」

同如。

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

了，便覺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百回本水滸廿五回，二册頁六

九；前引明人小說五回文同，唯彼作「巴不的」。)

你要真有意跟我家去過日子，那我是「巴不能夠」的。(詳陸

續侯；此用作形容語矣。)

(二)「巴巴」(吧吧)忙迫貌，引申為甚劇或意必之

詞。

「巴」「附」之義，申為切「盼」，疊言狀事，其用有三：

(A)綴於名詞後者，舉下兩詞：

(I)眼巴巴盼望迫切貌。

「巴」之為「盼」，已含迫切之義，今疊用為形容詞，附於名詞「

眼」字後而合成「副詞語」，以副動詞，則迫切之度愈高。金元曲

中，即多用之，如

我「眼巴巴」的「盼」今宵，還二更左右不來到！(《金瓶梅元

卷四回卷三；「的」為副詞語尾。)

喫了早起的，沒那晚夕的，燒地眠，炙地臥，「眼巴巴」不見孩兒

回來。(元張國寶《仁貴榮歸故里二折，元曲選乙下十卷十七頁下；「

不見」否定，亦得副之。)

我經了些再冉年華……盼的我心切切，「眼巴巴」。(又四折，

卅一頁下；元刊本無此句。)

假若我乍吹簫別院聲，他便「眼巴巴」簾下等。(元喬夢符《玉簫

女兩世姻緣二折，已下廿九卷十頁。)

淋的我頭怎抬走的，我脚怎舒好着我「眼巴巴」無是處！(元孟漢

卿《張孔目智勘魔合羅一折，李下卅九卷五頁；元刊本本作「眼巴

巴沒是處」。)

回望着家鄉路遠，知他是兄嫂高年，好教我「眼巴巴」沒亂殺，

難相見。(元無名氏《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一折，丙上十三卷五頁。)

亦漸聯為成語，不限作副詞，如

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裏

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開要。(明人小說五十五回)

終朝牽掛，「望眼巴巴」料想你歸來去，暫留外家。(南曲譜十五)

引十學記，石印本四頁下

董西廂綴副尾的「字」(今例作「地」)其綴否本可隨意，再舉一例：

却在簾子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個人，方纔收下簾子，關

上大門。(明人小說二回)

迄現代尚為通語，如

一般實缺捕廳太爺，「眼巴巴」望着，恨不得早把此事辦過，也

可以早些回任。(海軍實業官場現形記四十四回)

北語却有綴「兒」字作捲舌韻者，字或作「吧」，語意亦稍變矣。

如

想我焉能「眼吧兒」的把姑娘送到火坑裏去呀？(北

平小報莊書藏國玉：此語云「眼睜睜」，不關盼望矣。)

元明曲中，或不著「眼」字而云「望巴巴」如

只愁他程途上苦辛，教人「望巴巴」。(南曲譜十四引琵琶記，

九頁)

(2) 嘴巴巴巴(口吧吧)言語煩惱貌。

元曲中又常用「嘴巴巴巴」其「巴巴」亦狀其忙急迫切也而語

言之便給峻厲者，亦以「嘴巴巴巴」論。如

「卜兒云」李玉香你是個讀書的人好不聰明！你也知法度：你

要娶俺女孩兒，你姓李，俺也姓李，同姓不可成親，你曉的麼？

「[正末唱]……誰想花柳亭鳴珂巷，撞着你個「嘴巴巴巴」

狠切的娘。(元武王李素蘭風月玉簪春二折，丙下十五册十六頁)

「屠世雄云」我屠世雄並不會搶他母親！「[正旦唱]」眼睜睜

現放着俺親身證，「[金御史云]」屠世雄，你不實說呵，等甚麼

那「[正旦唱]」還待要「嘴巴巴巴」不肯應。(無名氏馮玉梅夜月

泣江舟四折，癸下四十八册廿六頁)

真賊實犯拿住，你還那等「嘴巴巴巴」的。(明人小說八十五回)

元以前則「口巴巴」已為通語。或增偏旁作「吧吧」，謂語急而

多也。程頤通俗編卷十七「苦笑」類「口吧吧」條云：

「五燈會元」黃龍道震師偈：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按：

見會元卷十八，勸潭清禪師法嗣章。)「[渭南集大慧真贊]」平生樣

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按：渭南集，南唐陸游撰；此贊見卷廿

二。)

(B) 綴於形容詞後者：

「巴巴」忙迫之容，引申得為劇甚之狀，則常綴於一般形容詞後

而狀之，類於「表極甚」之副詞矣。今語如「惡巴巴的」(極惡狀

，舊云惡狠狠的也)」「狠巴巴的」(狠毒貌)」「直巴巴的」(最率真也)」「

死巴巴的」(無生氣也，或單曰「死巴巴」，參後十)「……

此等用法，可與前(一)(夕)「焦巴巴」等為類，蓋亦含有沾滯頑

固之意焉。

(C) 不綴在他詞後者：

「巴巴」劇甚之狀引申又得為「意必」之詞，如明人小說中常用作動前副詞，（但多不加詞尾「的」）原亦迫急之義，如

「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還白。

（廿七回五頁）

其兼含「特地」義者則「意」矣。如

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裏的帶，昨日一個人聽見我這裏要，

「巴巴」來對我說。（明人小說三十一回）

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

「巴巴」使我來，好歹叫你快去哩。（又八十三回）

其兼含「一定」義者則「必」矣。如

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又二十四回）

「意必」之其，遂可作「故意」之解，而兼為轉折連詞，猶云「偏偏」矣。如

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裏不是「巴巴」

跑到這裏問。（明人小說三十四回）

蕙祥道：怪囚！我這裏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

了，「巴巴」問我要茶。（又二十四回）

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籠的上籠

的是你叫的？（又二十四回）

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教我燒。（又二十三回）

近代北平語則第二「巴」字須變捲舌音，而詞尾「的」亦不省。

其義則偏重「特地」之意，猶「特兒」也。如

難道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兒的」打家裏送了來。（紅樓

夢第八回）

我「巴巴兒的」唱戲擺酒，為他們呢！（三十三回）

今日「巴巴兒的」自己帶了來，我打諒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呢，

原來還是他。（三十一回）

「巴巴兒的」想這個吃。（三十五回）

二爺把我「巴巴兒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的，我若不說，回家

對出來，又罵我了。（又百零一回）

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着呢，「巴巴兒的」拿這個。（三十七回，

此則兼「偏偏」義矣。）

你老暫且攔着，到晚晌再賞下來也還不遲，怕我們沒墊辦的，

「巴巴兒的」先錢後酒……這可真是體恤我們了。（東坡雜劇

侯：此亦兼「偏偏」連詞之用，然屬美辭，異於上例之惱怒也。）

（五）巴，赴也，攀也。

「奔赴」「奔波」之與「巴」，又皆一聲之轉也。（「赴」古亦讀如「巴」

）然其義仍與前（一）之「附」（四）之「盼」俱有緣，蓋

「赴」即「附」與「盼」之動作行為，猶北語之「達」也。「巴」

字此等用法，在北宋已通行，如南宋周輝清波雜志卷六所記：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塗之遠，『芭』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餓漢燒焦四字之戲，掘以銀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良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明鄭燠非齋（一作蕙）日錄卷十一亦節引之。或謂此『芭』當訓爲『比』及『前（三）之（B）』，非是，說詳『巴到』下『前（四）之（又）』。）

元曲中如

『巴』到西廂，把咱所奚落，教我理冤到今。驀地潛過牆陰，荒唐錯認盤星，寂寞回歸何忍。（南曲譜一引西廂，注云：『古曲，非李日華。』此例似可與上（四）『盼』義之（又）爲類，惟所叙乃赴約事，辭義重於一切盼其到矣。）

家私家私且莫誇，算來算去都是假，難鎮難壓，空「急」空「巴」。

（元曲圖賞合行彩二折，五冊廿一頁下；程濶通俗編十二「行事」類）

「巴」條引此「國寶戲作圖」稱「按云：『巴』似「波」音轉

後與參講說一因以「奔波」解「巴」；實則「巴」並不通

文，今北平無此詞；一曲乃雷火災終難鎮壓，空着空以赴救耳。）

向上赴，則爲「攀」。（如莊子馬蹄：「鳥爲巢，可攀援而窺。」）亦聲轉，故俗語「巴」可通「爬」或「扒」，證以成語，釋訓如下：

（夕）「巴」山度嶺者，「爬」山度嶺也。

此語常見小說中，「爬」應讀ㄨㄛˊ（陽平），與「巴」聲近轉如

只見解珍解寶便道：我兄弟兩個，原是獵戶出身，「巴」山「度」

嶺，得慣；我兩個裝做此間獵戶，「爬」上山去。（百回本水滸

九十六回，五頁頁一九二；「爬」與「巴」語中互用，義可知；且，

「巴」山「度」嶺互文，與前引元曲「一」稱「扒」山「度」嶺者，

「一」聲「度」，「一」聲「扒」聲，其用自不同也。又如西遊記中有「

巴」山「轉」嶺」語，亦言「攀」度也。）

（又）「巴」山虎，「扒」山虎也。

本當爲「爬」山虎，俗假「扒」（ㄨㄛˊ陽平）轉爲「巴」。

丹鉛錄云：

楚辭「披薜荔兮帶女蘿。」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不明言

爲何物也。據本草：絳石也，在石曰石鼓，在地曰地錦，繞長木曰長

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

虎」是也。

故此名早已通行於北方，即如山東語，康熙六十一年李師台歷城

縣志（五卷卅三頁下）云：「薜荔俗名『巴山虎』，枝柔葉密，附壁

而生。」（又乾隆八年城岳瀋州縣志一卷四十四頁下亦云。又乾隆十四年李琳

臨清州志十一卷五十九頁則作「扒山虎」，謂「蔓延纏繞，青翠一色」；是

可證「巴」與「扒」之通轉也。）今北平附壁生者，常語亦作「扒牆

虎」，兩人則一曰「巴壁藤」。

按以語音言，「巴」實古於「爬」。「巴壁」在漢已云「搏壁」矣，先秦字亦作「拍」，楚詞：「薛荔」拍「兮」，王逸注：「拍，搏壁也。」「搏壁」語又屢見於釋名。（如卷六，釋林樞第十八：「搏壁，以席搏著壁也。」畢沅校引楚詞王注，並云：「拍」一作「柏」，並音博。）「拍」「柏」「搏」（海，博）與「巴」皆一聲之轉。是則「巴山虎」之「巴」實亦原於（一）之「附」義也。

(一)「巴」高枝兒者，高「攀」也。

此亦成語如

褚大娘子站起來道：……此刻我父親合二叔交到這個分兒上，借着我們這小姑奶奶的光兒，我總得叫我們老玉聲「妹夫子」，我也不怕人笑話我奴才親戚混「巴」高枝兒。

（見金瓶梅第二回，西東本頁廿九；此以喻「高攀」之意，可與下（六）為類矣。）

北方通行諺語：「巴」得高，跌得重。此喻優越之地位難居，「巴」自兼有攀援而附着之義。南語則或作「扒」。（如何紹津等光緒丹徒縣志五卷十頁亦載此諺作「扒」）通於「爬」，所重在其動程而不在于其到着矣。

(二)「巴」頭探腦者，「引」首窺伺也。

「巴」既有「攀引」之義，攀物則可屬外動，自引其身則內動也。例如

那一個藏不住，「巴」了「巴」頭兒，見一院子的人，他一札頭順着廊後就往西跑。（見金瓶梅卅一回，頁廿三；此「巴」字與（一）所引紅樓夢「巴」着「戶眼兒」一語，事似同而詞義異；彼謂

貼附窺視，此謂一度引領也。「兒」為一類「之」卷舌韻，今「巴頭兒」探腦，語通行於北方。）

但此「巴」字俗多作「扒」，音同「巴」。（Y，不讀Y，Y）如咱們是親戚，何必跟我犯這種野蠻？不知兒女之情人所難免，你就應當這兒「扒頭探腦兒」嗎？（詳紅樓夢，「兒」亦「巴」之卷舌韻。）

元曲中有「小扒頭」，「扒」當為「把」之音假，別詳。又南北方言謂物之起始處為「扒頭」，（北本當「兒」化）義却與「攀」有關。

(六)「巴」趨附營求也。

此即上（五）「攀」義之引伸，自亦原於（一）之「附」。錢大昕恒言錄云：「不足而營之曰『巴』。」蓋攀附周旋者，即營求之表也。元曲中常有「巴」錢一語如

那火條的茶，忽的着燒地眠，灸地臥，眼睜睜，怎奈何？為「巴」錢毒計多，被天公生折磨。（元石君寶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以折，乙下九

册廿三頁下：明曲齋刊本「為巴錢」句，作「李亞仙問天呵」。）

想人生總是一兩柯，也須要福氣消磨，則守着心田半寸非為少。

便「巴」得分外千錢枉自多。(元無名氏盆兒鬼二折，辛下卅九)

第十九頁

俗有又「巴」體面一語，謂竭力支撐門面也。(見謝肇淛方音字)

改，排印本卅三頁俱含竭力從事，刻意周旋之義。觀下複訓，其用益

明：

「巴」者攀附，「結」者結託。「巴結」連文，遂成同義的並行複

擊，我擊，藤藟拔楔，草薶拔蕪，攀附固結也。

「巴」者攀附，「結」者結託。「巴結」連文，遂成同義的並行複
合詞。章氏新方言卷二云：

小爾雅：「傳，近也。」廣雅：「傳，就也。」古言「傳」者，猶今言「

附」。常言有「趨傳結納」，故今謂「以諂事人」為「傳結」。

音如「巴結」。

章考語原則是，而義變未盡也。「巴」因「攀」而有向上之義，不
必純為諂事也。今佚史則而徵之，此語殆起金元間，字作「巴劫」
或「巴竭」，例如

咱這幾年來待嫁人心事，聽的道誰揭債誰買休。他每(們)待

強「巴劫」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樓。(元關漢卿趙盼

兒風月救風塵二折，乙上七册十頁下；此歌妓自言從其宜慎也。明刊

新編古今家範劇本亦作「巴劫」。

雖不是豪傑，也不是癡呆，豈不知這樣兒清高，那樣兒「巴竭」

(明馮惟敏散曲折法合關雜錄名：海浮山堂雜劇卷二；此則用作形容

詞，「清高」之反。下例同。)

好功名少了半截，早抽身省去「巴竭」。(又仙桂引羅漢)

「劫」「竭」字似亦有所取義，而實皆「結」之音假，然「巴結

」字却後見。(唐人亦寫作「巴給」，「給」亦「結」之音假)義則沿用

至今如

憑你怎的「巴結」他，他怎肯忍心害理的遠天行事？(兒女英雄

傳廿四回)

我自從出來做官，也總算「巴結」的了。(官場現形記四十四回)

又一轉念說：不行不行，別說人家是仙家，就算私家門子的，我此

時也「巴結」不起呀！只好等我發跡了再說吧。(滑稽雜誌油人)

因有種種謠言，不得不先竭力奉承，等到臨時抱佛腿，恐怕不易

「巴結」。(實事白話雜誌妹易錄)

「巴」因「攀」而有向上擡高之義，故「巴結」不僅謂「趨

附奉承」，引申亦得為「努力認真」之解，殆所謂「美惡同辭」

者邪？在北語小說中，即多用後義：

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紅樓夢九十三回)

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

是好了！(又百十八回)

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裏辦得

來（又六十四回，此顯爲努力之義。）

內中一個程生……入贅在一個寡婦丈母家內，「巴結」叫他

讀書。（世則傳二十回，頁六；是山東語亦用爲努力義。）

也不是旗人必不配點那狀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覺得旗人

可以吃錢糧，可以考繙譯，可以挑侍衛，官途比漢人寬些，所以

把這一甲三名留給天下的讀書人大家「巴結」去。（見女英

雜傳第一回，頁十三）

想我半生苦志讀書，纔「巴結」作個知縣……連個覆試也沒

「巴結」上。（又十五回）

憑着張彈弓，「巴結」了些小事。（又十一回，頁二十）

到了天沒黑，老早就要「巴結」炕下，可又睡不着，週身發疼。

（詳讀紅玉）

實則兩義相和合者爲多，如某氏舊京風俗志（見民十八新報）云：

「俗稱供給子弟學徒曰「巴結」。巴結乃攀緣之意思，兼隱有吃

力之表現。」按如云「徒弟總要自己「巴結」」此努力意多，然

亦不能免於奉承，若云「他會「巴結」人」則雖專指奉承，而亦

非努力不可。俗又云「他「巴結」發財」則通於前「切盼」急

赴」之義，而此兩義亦兼含焉。更舉南妓口吻以證成之：

我交代耐，做生意末「巴結」點。（海上花列傳三十七回）

耐「巴結」點做末哉！（又三十九回）

做生意豈「巴結」當個家蠻明白。（又四十九回）

桂馥札樸（卷九）云：「努力曰「短結」。」賈恩續蓬山新志（長

新修）政宣略（臨俗上，方音）云：「短結」，慕勢也，俗作「巴結」

札樸：「努力曰短結。」慕勢蓋引仙義。按此皆好古之病，夫足據

也。「短結」兩字見廣韻：「短」蒲八切，「結」短人「特」格

入切。集韻類篇皆云「短貌」。云何而有「努力」義耶？殆以爲「

短人」必努力舉踵伸首乃得平視耳。惟「短」（潘）月令鄭注

作「草」，廣雅作「我」，一作「薛」，博物志作「拔」，「草

」，或作「拔」；玉篇廣韻均作「我」，蔓草，蔓草堅強短小，絡於

他物，醫家亦作「短」。（見本草別詳）其亦可以巴結爲「巴結」

之語原已乎！

孫楷第三云：「章言「巴」傳假，近是。然今語「巴結」之「

巴」或本是「攀」字。晉語「攀」即利而涉」章昭注：「攀」引也。

「莊子馬蹄篇：「鳥之巢，可攀援而闖。」則自下援上亦謂之攀。

元人曲自有「攀」高「結」貴」之語（今河北有此語）以「

攀」與「結」互文，「攀」「巴」一聲之轉，則「巴結」蓋即

是「攀結」。按「傳」與「攀」音義並不相遠，且「攀附」連

文，意亦毗於「巴結」以「攀」釋「巴」義較足耳。惟「巴」之

大原出於「附」（傳）從（一）至（六）蟬聯觀之，音之通假，義

之引伸，由著而玄，軌轍自見。

（又）巴謾，巴錢，牟利也。

此疑即上引元曲常語之「巴錢」、「錢」爲「錢」再誤「錢」耶？

這個佳人是兩京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停行首姓李名做師，一片心只待求食「巴錢」兩隻手偏會拿雲握霧。（宋宋道和道事彙編，排印本九頁）

和道事彙編，排印本九頁

「巴」與「求」互文，義自明；惟「錢」爲何物，或係譌字，孤例尙難臆斷。惟明曲中如

子（旦）你這「巴錢」的心腸實是歹，啜漢的言詞忒分外。（因齣）

王有燾編紅樓夢其樹花夢雜劇賞花時套：寫詞紅樓夢其姑婦戶魏媽

（唱）

字則從「金」作「錢」似「錢」譌，却後見恐別有本字也。然上兩例之「巴錢」皆指倡家伎倆言之，孫楷第云：「恐是欺騙愛財意」則「牟利」之訓，自無以易也。

（七）巴，把也。

夫「攀」援則必有所「把」握矣。惟「巴」之爲「把」，蓋直認爲音假，觀下複訓，知「巴」「把」故是一字也。

（夕）巴鼻（把鼻） 巴避（把臂） 巴壁（把壁） 把柄也。

嘗讀金瓶梅元弦索西廂，見有一句：

一刻兒沒「巴避」抵一夏。（西廂記卷三第十頁）

此「把柄」之聲轉也。「沒「巴避」猶云「無把握」，漸引申爲

「無根據」「無定準」「無着落」「無緣故」「沒奈何」之意。然

明王驥德古本西廂校注可董詞作「一刻兒沒「巴臂」抵一夏」

又顧渚山樵點定董兩眉評云：「沒「巴避」即沒「巴臂」

可知當時作「臂」字爲正。又如

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

是與你的身價，眼見的沒「巴臂」說話了。（宋宋本通俗小說續）

漸進章：此言「無定準」也。

然「巴鼻」字較早，北人乃假「臂」「避」字爲之耳。如

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窗櫺

問范曰：此窗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嘗答曰：此窗不歸仁，何

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個個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窗

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卷四十七引：此語云「沒奈何」也。

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

（又張伯行朱子語類輯略卷七引：此則仍爲「無把握」意。）

詩之「與」全無「巴鼻」（又：原注：「假錢云：多是假他物舉起，

全不取其義。」全書三十五引。此謂「無根據」也。）

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闊學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

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百回本水滸傳四十五回，頁

七十七：此亦「無準」之意。

明胡璣麟委巷叢談載抗人語言人作無據者曰沒「巴鼻」又引蘇賦詩「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奸邪」為證。唐都畿行禮俗文卷十七亦引此。是「巴鼻」語在北宋已通行。惟亦尚作「把鼻」如通俗編卷二十六「器用」類有「沒把鼻」一條。

「後山詩話」蘇長公「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把鼻」使姦邪」有意頭沒「把鼻」皆俗語也。按：後山詩話，宋神宗時，彭城陳師道撰。

「呂紫微詩話」廣陵士子作賦嘲吳鑄云「大段意頭之沒，全然「把鼻」之無。」按：紫微詩話，南宋初，嘉州呂本中撰。

「草木子」文及翁作雪詞嘲賈似道云「沒「把鼻」沒「鼻」雲時間做出謾天謾地。」按：草木子，明末士奇撰，浙江嘉興人。

「按」「把」猶言柄，「鼻」猶言紐，以器為喻也。佛經說多根樹一則云「我等沒「把鼻」只為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東坡詩文往往借用佛經，後山未深考，但謂其用俗語也。鼻，毗至切。五燈會元大溈詰偈云「月生二，東西南北沒「把鼻」。」雪峯欽偈云「不管地，踏過平生沒「把鼻」。」

俱叶「實」韵。近人譌讀若「別」，高則誠琵琶曲「這般說說沒「把鼻」」本用實韵，而改「鼻」為「臂」，得非徇俗誤耶？按：翟氏解「鼻」為「紐」（意謂如「紐扣」，「印紐」，有孔像「鼻」，可穿繩也）字有實義，非也。蓋「柄」之聲轉「沒把沒鼻」猶云「沒把沒柄」耳。改「鼻」為「臂」（或「連」）金元時已然，亦

不始於高則誠也。「鼻」在韵書，向屬去聲；不知何時，兩人讀為入聲，所謂「近人譌讀若「別」」也。然時固不甚近。蓋「柄」韵在陽類（即鼻聲）陽對轉陰，居間者為入聲（即塞聲）故「把柄」先轉為「把鼻」可證。「鼻」之譌讀入聲當甚早。北音無入，故金元時遂有改為「避」「臂」者耳。然泥此「巴鼻」兩字之本義而附會為說者，尙有如胡璣某氏之朱子語錄註解，姑錄如下：

語類「沒巴沒鼻」漢語禽獸之尾謂之尾巴，此謂巴即尾也，鼻即頭也，似是「無頭無尾」之謂。又一說：大蛇謂之巴，曾見漢人遇大蛇，用小簾一打其鼻便死，所謂巴鼻，恐是「要切處」之義也。巴，蛇也，巴鼻有塞鼻蛇，獨向上，餘蛇皆鼻垂下，即「向上工夫」之意。

此則大有詁經家之風味焉。

且佛家用「巴鼻」一語，或謂實始於唐，而詁義者亦多鑿。如丁福保佛學大詞彙頁六一九所引：

善巖集普照序曰：「頌出衲僧向上「巴鼻」。」同種電鈔曰：「宗門方語云：「巴鼻」之「巴」如鼻準之可穿攝也，猶可「把」之者獨立，唐人常談也。類書纂要十二云沒「巴臂」作事無根據也。」

查普照序善巖集為建炎戊申（宋高宗建炎二，一一二八）善巖集，唐寶曆間師作，阿佛屈屈，屢被焚棄；今收入日本續藏經第一卷第二編）其全句云：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俗正眼，提撥正令不露風規，乘烹佛燈祖紺

錘，頌出柄僧向上『巴鼻』。

此『巴鼻』乃正作『把柄』，用他文則輒加否定詞『沒』『無』於其上耳。惟宗門方語所謂『唐人語』，乃支那語，殆非指唐時言，唐人文籍中，刻尚未得『巴鼻』之例證，自宋迄清，往往見之。如唐之野史雜書何多云：『沒『巴鼻』事』。徒以兩字均屬聲轉，故所假字無一定證，以元曲則又或作『巴壁』『色壁』等，如

怎當他官不威，牙爪威也不問誰有罪，誰無罪。早則是公堂上有

對頭，更夾着這紙候人無『巴壁』。（元李行道包待制智賺灰欄記）

四折，廣上世二册四十三頁下：用上句意對聯，此殆謂不能關照，則亦『無根據』之意。

他去了那五載十年，阻隔着千山萬水，早則俺那婆娘家無依倚，

更合着這子母每無『色壁』。（元石君寶魯大夫執胡蝶一折，丁上十七頁十二頁；與上句一依倚互文，義自明。）

（文）巴攬（巴覽，巴勞）攔攔把攬也。

「把攬」為同義的複合詞，字作『巴攬』，通行於宋，其時尙屬美辭，後則為『把持句攬』矣。例如

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巴攬』，庶幾可回也。（宋劉安世元城語錄上）

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個『巴攬』處。（潘子海）

（類，全書三引）

明人小說則作『攔攔』

婦人（金蓮）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

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裏，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

門慶聽了，心中大怒……金蓮驀然走來，立於膝下，潛聽見雪

娥在屋裏，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

不為……少頃，金蓮進房，望着李娥說道：「比對我當初搗死

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了我來，省的我『攔攔』着他，搗了

你的窩兒。」（萬應詞話本十一回，四至六頁）

「巴攬」「攔攔」一聲之轉。前者有持守義，故為美辭；後則為邪持義，漸成惡辭耳。

「巴攬」兩字拆用而附以教訓，則為「胡扯」「瞎聊」亦其引申義耶。如元曲中有成語曰「巴」「三」「覽」「四」者：

我說的丁一確，二你說的「巴」「三」「覽」「四」，使不着你癩

骨頑皮，逞的精神，說的強詞。公廳上捱杖子，胡攪亂指。（元蕭德祥楊氏女殺狗勸夫四折，甲下四册三十四頁下；但不著作者。下文

「胡攪亂指」，亦可謂互文見義者也；上文之「丁一確二」，又對文

以見義。「丁」「的」聲轉。）

後則有「巴勞」「三」「巴」「四」亦姑類焉，「勞」當為「攬」與

「攬」聲轉而義亦近如

趙姨娘因招了一鼻子灰，滿肚氣惱，無精打彩的回至自己房中，

將東西丟在一邊，說了許多「勞兒」三「巴兒」四「不着要的一套閒話。」(原本石頭記六十七回六頁：動詞前母，亦可「凡化」，北平語之特徵也。)

(口)巴家持家也。

此「把持」之引申義，語見朱子語類。古樂府有「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持門戶即「巴家」也。西游記中每用「巴家做活」為成語。

以上「巴鼻」「巴登」皆同義的複合詞。「巴家」為動名相屬之複合詞。若綴「巴」於名詞後，則多為兩名相屬的複合。

(乚)尾巴(尾把)尾把也。

此從章氏說。新方言四云：

說文：「厝，尻也。詰利切。」今人移以言陰器，天津謂之「厝」，其餘多云「厝把」「把」者，言有柄可持也，若尾云「尾把」矣。

「厝把」另詳「雜難」。

蓋章氏直認「巴」字作「把」。然「尾巴」之「巴」北語輕聲，(villars)南實去聲，當書作「把」(古「把」「把」通用)直是柄，不必曰「有柄可持」也。

(既用為名詞，則「把」之語原尚有可溯者。李行之云：「說文：斧，下段注云：凡弓刀「把」與皆曰「把」，今考工記弓人作「拊」。「拊」之為「把」，猶「父」之為「爸」，「輔」之為「巴」，「寡」之為「芭」矣。曲禮：「獨不見朕」注云：「朕」，本也。

「就引小爾雅云：「一跋」，本也；「把」處也。則「把」與「跋」通矣。凡此「把」之通「拊」與「跋」，皆別詳「雜難」中，不為尋常於「巴」也。)

「巴」也。)

人要長出個「尾巴」來，豈不成了老妖精？(實事白話雜錄注：北

語尾讀「一」上聲，史夢蘭燕駢四(八頁下)云：「尾曰「巴巴」，「巴」音以。語本明季實錄(十三頁下)，則不但北語為然，又自明以來矣。)

此詞起於何時，則明初已見字書矣，如洪武正韻「巴」字下云：

又「尾」也。此實就俗語「尾巴」為訓，以為兩字同義而連文

耳，固無他據。故明末張自牧正字通駁之云：「方俗有「尾巴」語，

經傳不載，正韻「巴」註「又「尾」也」非。」(李行之云：「把

既通「跋」，「跋」又訓「足後也」；引申之，凡物體之屬於「末」者，

後者曰「跋」。「尾巴」「厝把」之「巴」，與「跋」同義，正韻豈不為

非。按：正韻下解釋時，恐未能想到「跋」字；且「把」根於「跋」，

「巴」則通「把」，宜按史記，叙以層次也。)

因「巴」係音假，自無本義，故明人亦有假「把」作「尾把」者，

如

是恁個沒「尾把」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明人抄本)

用法上，或綴以「尖兒」「梢子」等，則指尾尖，多喻義。例如

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

因此沒來。(紅樓夢四十五回，頁三)

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紅樓夢百十七回，頁一八）

有不言「屑」而但云「巴」者，「巴子」是也。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一云：「通俗謂之「屑巴」，惟小兒則言「屑兒」或曰「巴子」。此南方小兒語。惟「巴子」之為語也，陰陽不分，南北亦或殊致，見下（九）之（日）。」（又實思錄嶺山新志一（五三頁）引或云：「當作「餅」，「餅」，柄也。則此「巴」字自屬「把」義所攝。而元曲從兒鬼（二十頁）又假「把」字，其他小說或「把」或「把」，其形體至無定也。實思錄嶺上（四十五頁）則作「朝扇」，一作「八甲」，「朝」與「八」亦其類也。）

（八）巴，罷也，罷，拍也。

「罷」說文：「撻擊也。」「撻」即常語「批頰」之「批」而「罷」即「拍掌」之「拍」也。雖然，斯訓實緣下之複詞「巴掌」而來，甚牽強，存參云爾。

（九）巴掌，拍掌也，批頰也。

既以來小說中言「巴掌」者，每用以批頰。例如

賞他個漏風的「巴掌」當邀請。（清平話本李翠蓮記）

「巴掌」拳頭一齊上。（又）

揚手一「巴掌」打在臉上。（紅樓夢四十四回）

好哇！你當我是三歲兩歲的孩子哪！打哭咧，哄笑啦！打一「巴掌」揉三揉。（黑龍江雜文）

觀上詞義，「巴掌」固一名詞也。然好古者每不顧用語之文法而推定此「巴」字語原，當是說文「罷」字之同音假借，又即「拍」（「拍」）「拊」（「拊」）諸字之聲轉也。則其用當為動詞。如章氏新方言二云：

說文：「拍，拊也。音百切。」音轉為「罷」。「罷」撻擊也。博下切。今人謂以手「撻」擊為「拍罷掌」。「罷」讀如「巴」。（又文始謂「巴」擊乳為「罷」，蓋巴蛇搏象之形。又擊乳為「拍」為「轉」（兩手擊也）為「撻」為「撻」。）

如章說，「拍巴掌」者，「拍巴」乃複合動詞矣。更有並「掌」字亦釋成動詞者，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云：

集韻：「拍，音掌，撻擊也。」今謂以手批面曰「拍」。通俗謂之「打巴掌」，多以「掌」字為之。

如孫說，「打巴掌」三字皆動詞矣。此皆與今語用法不合。姑先就此二說析言之：「巴」之語原，果為動詞，則「巴掌」即「拊掌」

（今云：拍掌）也，以掌「批頰」也。若「掌」亦為動，固可云通「拍」例如「「掌」嘴」（利之一種，即形似掌之形具其兩頰）不與「巴」聯。

抑「巴掌」既以用於「批頰」為主，方言中遂有謂「頰」為「巴掌」者，章氏（新方言四）以為「則以「輔」音如「巴」，「撻頰」名」

「掌」亦音「巴」相亂致誤也。下(九)所攝此不贅論。

惟「巴掌」既恒用爲「拍」「打」等動詞之賓語，則「巴掌」自當視爲聯辭複合之名詞。「巴」字縱有「批擊」之義，而此時固已沒落。始猶以此「巴掌」專作「批類」「打人」之用，漸則凡兩手自相拊擊亦曰「拍巴掌」，如諺云：「一個巴掌拍不響」，喻勢孤也。又諺云：「巴掌拍不到一塊兒」，狀狂笑也。遂乃用爲凡掌之稱，如

「巴掌」大蓋不了天。
(賈恩斌嶺山新志引俗諺：常語狀物之大小亦曰「巴掌」大。)

賈氏因語之云：「巴掌，掌也。」其說是也。惟「巴」字終有語原竊謂即「把」字之用爲名詞者，猶「掌」也。形省而調變作「巴」與「掌」爲同義的複合。孫楷第云：「言物之量曰「滿把」「盈把」「把」即指「掌」言之，說文「把」訓「握，持物曰「把」，用以持者亦曰「把」，「把」動詞亦用爲名詞，猶「手」名詞亦用爲動詞。故「巴掌」之「巴」似不必求其本字，以搏擊之「把」當之也。」故當改其訓曰：

巴掌，把掌也，掌也。

嚮固不採章說，爲其可喜過而存之，具如前文用備參攷。至於越越行爾雅義疏釋言所云：「今俗呼掌爲巴掌，即「般掌」之聲轉，」其說迂曲，更不可從。

(文) 巴巴 (吧吧，叭叭，剝剝) 巴答 (吧吧) 吧嗒 (吧

賭把搭吧噠) 巴噠 (鋪羅，白羅) 摹拍擊之聲，或相觸接之狀也。

元曲中如

悄悄的私出蘭房，離繡幕，擦擦的行過闌干上雨道，霍霍的搖動

珠簾你等着，「巴巴」的「彈響」，想時節的是俺來了。

(元關光祖梅香齣林風月二折，庚下世三第廿二頁下；關曲讀本作「剝剝」的，「剝」元中原音韻在蕭家部，讀ㄉㄞ，與今國音同，故近「巴」。)

此乃摹狀「彈響」之聲，正如今語之下例：

找到王婆兒家，「吧吧」一打門，只聽門裏面總有十幾個人的

聲音。(莊音錄風求風：此狀「打門」聲也。)

摹聲用字，本無一定，故亦或作「叭」如

正說着，外面有人敲門甚急，「叭叭叭」門環打的山響。(實錄)

(宗例馬)

北平狀語音之清脆動聽者曰「吧兒吧兒」，則其用之引申也。

以上「巴巴」等皆重言狀連拍之聲也。常語又有用「巴答」者，則狀一擊之聲也。如

王氏猛一抬頭，是冷不防的響勁兒，又搭着是股小夾道兒，也無

處躲閃，「巴答」的一聲，不偏不歪，正打在腦門子下邊兒。(軍

談報呂無病)

此詞兩人多用送氣聲。(ㄉㄞㄉㄞ)其狀聲之不純者亦或作「吧

「叭」等，皆無定字，附舉一例：

忽聽「叭叭」一響，倒把二人吓了一跳。(非清談四選)

副轉為動，則有所謂「叭嘴」者，「叭嘴」動詞，亦狀口之開合有聲，凡當食，食訖，睡熟時口唇作響者皆如此說。(南人只云「啞嘴」，此一作「搭搭嘴」，引申為詭誕垂涎之意，如

至於安公子空「叭嗒」了幾個月，今日之下，把隻煮熟的鴨子飛了。(兒女英雄傳二十五回，一本作「把搭」)

到店門一看，驢夫正蹲在門前，「叭嗒」他那沒嘴短桿的旱煙袋。(北平實錄小說)

北平語又有所謂「叭噠棍兒」者，此其語原不明，蓋六尺之棒，或謂亦狀擊物聲之脆，或謂外來語(蘇「八連香」「八連香」之類)云。

如
若論武的，能夠一句話立刻招來一羣人，「叭噠棍兒」，鐵尺，說打便打。(又)

北平語小說中亦謂短棒為「叭棍」如

早望見一個人，扛着個被套，腰裏掖着根「叭」棍子，闊面走來。(兒女英雄傳十四回，頁一二。孫楷第曰：「津以南今亦曰「把棍」，通常以杜地時高路與下身等之棍棒當之。）」

至若「叭噠」吞(藥行藥中稱吞仁只曰「叭噠」，亦作「八連」)則本草「巴且吞」之聲轉，本西域語(今謂吞仁何以來自口北者為疑)不

與此為類矣。又如「阮曲中之「八答麻鞋」則「八」為數詞，別見。

夫「巴巴」「巴答」以狀聲，「叭嗒」嘴亦以狀口之開合有聲，狀聲之引申則又可以狀形，「巴嗒」眼兒是也。如

不過睜着兩隻小眼睛兒，「巴嗒兒巴嗒兒」在一旁聽熱鬧兒。(北平小報)

此言目之展瞬也。河北方言常以「巴嗒眼兒」狀人之惘然若失者，「巴嗒」亦動詞，語轉作「鋪嗒」一作「白嗒」(或解「白嗒眼兒」為空瞪眼，睨。蓋瞪眼者，怒也；「白嗒」眼者，迷也；表情大異)皆

言眼之展開展合狀，「巴」「鋪」「白」一聲之轉也。

(九)巴，輔也；輔，頰也；頰，面旁也。

說文：「頰，面旁也。」「輔」之為頰，說文本作「輔」，而古籍通作「輔」，古讀如「巴」，今俗仍依古音作「巴」。章氏新方言四道之甚詳。

說文：「輔，頰也。」輔，人頰車也。釋名：「輔車，或曰牙車，或曰頰車，或曰頰車，或曰牙車。今揚州安慶皆謂頰為「輔」，音如「巴」。

直隸山東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皆謂口圍為「輔輔」，音如「巴」。浙之杭州紹興言「輔輔」音如「匍」，又謂唇為「輔唇輔」，音亦如「匍」。凡言胡下者，通謂之「下輔」，讀如「把」，「輔」讀為「巴」為「把」者，古無輕唇，「輔」讀如「補」，今音據此轉變，魚模生麻，遂為「巴」「把」等音，若父為爸，匍為爬，傳為巴矣。

上釋單言，次釋複訓：

(夕) 嘴巴 (嘴巴子，嘴吧) 嘴輔，即兩頰也；口圍也；

(章氏「嘴」作「衆」，別詳「嘴嘴」)

(A) 「嘴巴」通義為左右面頰，即兩腮也，臉也，且恒用於批

掌之際，如

自己抽「嘴巴」，一邊抽着，嘴裏直罵。(實事白話報增刊，抽即批

也，打也。)

紅樓夢等書每加語尾作「嘴巴子」，如

薛蟠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紅樓夢廿八回，頁十九)

偏說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紅樓夢五十四回，

頁廿二)

俗或寫作「嘴吧」，「巴」從「口」以表義，如

這小子越說越上氣，索性站起來過去打了他媽兩個「嘴吧」，

把他媽打的直掉眼淚。(國語雜誌王狗子)

俗語「嘴巴骨」是指顎骨而言，則「巴」之地盤尙大也。

B 所指範圍小，則「嘴巴」義為章氏所云「口圍」，如

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精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

鬚子查兒。(兒女英雄傳五回，頁廿一)

範圍更小，則逕指唇，章氏所云「梳」，謂唇為「唇唇輔」(嘴唇巴)

也。方言又有「嘴把子」，「把」讀去聲，蓋通「把」，多專指唇下

而言，即「下巴」矣。

(C) 用趨抽象，乃逕指「嘴」，如南人謂言佞為「嘴巴」會

說，「言無忌憚為「嘴巴」不好」北語則不着「巴」，南人蓋以

「巴」當語尾，避單音而成複詞耳。然北語有所謂「嘴巴式」者，

亦喻空談，如

姑娘兒說你不必多禮，我也並非「嘴巴式」淨會說空。(群芳譜

衣女)

因(A)「嘴巴」之為兩頰，且常被批掌也，則有以頰為「巴

掌」者矣，又有以掌為「嘴巴」者矣，今分訓之：

(I) 巴掌，面頰也。

此誤語也。章氏又云：「復有謂頰為「巴掌」者，則以「輔」音如

「巴」，攙「頰」名「輔」，今亦音「巴」，相亂致誤。」按：非相亂也，且無解

於其「掌」字，蓋「輔」本可掌，恰如一掌，今名「巴掌」，蓋為「輔

之容」掌」處，此在複合詞構成方式中，屬第三「相屬式」之(I)

「兩名相屬」之(B)「以下名輔上名」者，如以下名「表時空

」則為「早上」「晚間」「碼頭」等，以下名「表形質」則為「

光線」「眼球」「乳漿」等，此則以下名「表作用」者耳——然

則人之頰輔而免於掌者幾希矣！

(2) 嘴巴，手，掌也。

此北語也。北人有成語云：「嘴巴，手，掌」(連編脚)。(編·卷平)謂「

拳」打脚踢也。常語謂打人「給他一個「嘴巴」」言擊以掌，抑

未必打在臉上，惟此屬用字修詞之法，非關義話，故今但就「嘴巴

「匙子」為訓焉。

(文)下巴 (下巴，下爬) 下巴頰 (下巴殼，下巴腦子)

下輔也，頰也，頤下也，頤下也。

「頰」玉篇：「頤下也。」方言：「頰，頤頰也。」見說

文古音當讀如「Y」(Y) 殆即「下巴」之語原乎。(「下巴」

古音正如「Y」(Y) 頰之聲讀；「頰」即「頰」之入聲韻，古亦讀如

「Y」(Y) 實應讀云：「下巴，頰也。」然今之「下巴」乃確

指嘴下能開張之部分，非即「頰」也，乃頰之下，即「頰下」也，「頤

下」也，故「下」字非不為義，實謂原於「下輔」為安。舉近代北

語證之：

主人家合家吃酒，這下人是肯乾帶着「下巴」等的。(醒世姻緣

傳八十三回，頁八)

且用左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掐，叫作黃鶯

搦膝。(兒女英雄傳六回，頁十七)

從那婦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吳七回，頁二)

王老好兒氣的手脚冰涼，乾抖「下巴」說不出話來。王小兒臉

上顏色都氣白啦。(國強報膠皮車)

大「下巴」包子眼睛，翻鼻孔。(國強報膠皮車)

俗亦作「下吧」如

大眼睛，扁鼻子，大「下吧」，小鬍頂兒大反骨。(又小兒

更有作「下爬」者，則見支那語詞典，未足據。

其作「下巴頰」者，「頰」讀為「下」(下) 通行於北語，如

入了夢鄉，腦袋都歪在枕頭底下，唾沫涎流了一「下巴頰」他

仍然睡得香氣噴噴。(實報紅髮烈馬)

北語此「頰」字又必為捲舌音，故多綴以「兒」字，如

掏出綉花綉手絹兒一拚「下巴頰兒」。(軍強報讀演夜談韓其子)

銀行老板與公司經理，十個有九個是禿腦瓢，雙「下巴頰兒」

大肚子。(老舍雜子日頁十六)

南人為北語小說者，「巴」每作「把」，章氏亦謂讀如「把」則

去聲也，北語實輕聲，故「巴」「把」「把」無妨通用。如

黃胖姑聽了，只是拿手摸著「下把頰」一言不發。(官場現形記

廿六回，頁十五)

惟是「頰」字，舊讀為「孩」(「下」(下) 玉篇廣韻兼收上聲(馬)上

聲去，音「亥」) 但在此詞，必讀為「下」(坊本詞典於此詞下有注音為

「下」者，不成話矣) 因有謂俗語並非用「頰」字，乃是「殼」字者，

亦可參也。(如中國醫學大辭典：「下巴殼」，頰之俗稱。)

按羣聯通俗編廿六「雜字」類「頰」下云：「(玉篇) 頤下也。

「韓退之記夢詩」我手承「頰」肘柱座。「按」此字音「孩」

而世俗訛轉作「把」乃至莫知其字，因並記之。所謂「並記」

者，承上條「把」字記之，以為「下把」之「把」其本字即始以

「頰」字當之，可謂風馬牛矣。蓋翟氏疏於古音，未知世俗「下把

「把」別原於「輔」亦疏於北語未知「下把」之尙可云「下把類」也。

齊北語一作「下巴腦子」『賂』今讀爲『去』(陰平)此亦當送氣讀『去』即『類』字之譌段也如

別叫他講掉了『下巴腦子』罷(紅樓夢五十四回·頁十二)

(口)啞巴(啞吧啞叭也)啞人也啞口也。

『啞巴』之『巴』直以指人故訓『啞人』與『啞子』同義『人』可稱『子』亦可稱『伯』(如曹『笨伯』)『巴』殆『伯』

歟非『輔』所轉當屬下(十)但亦有指目不能則聲之口者故

又訓以『啞口』則與『輔』不爲無緣且與『嘴巴』『下巴』同

隸於口用次此焉。例如

『啞巴』漫嘗黃連味。(俗語：一作『啞子』；即『啞子吃黃連』與

你脫不得』之意也。)

我見他半天不言語以爲是害羞呢原來他是個『啞巴』

『巴』通常加『口』作『吧』北平則習用『叭』意漸引申則

不限於不能言如倡伎之不能歌唱者亦稱『啞吧』舊時會黨中

如紅幫稱神廟爲『啞吧窰』(哥老會亦稱爲『啞吧窰子』均見切

口韻辭典。)

其用如形容詞者則如『啞叭苦子』例如

皆因哥哥我知道兄弟你與他們沾親所以我得先來知會你一

聲兒你說別辦沖着兄弟的面兒我就得了這個『啞叭苦子』

『(實事白話問禮堂：此詞自受苦，而無人知，或不能發覺也。)

其用爲副詞者則有『啞吧得兒的』例如

半夜裏有個賊進來把東西『啞吧得兒的』拿了去了。

其諧聲者則有『啞叭煙』例如

那認識字的人知道此物叫『鴉片』那不認識字的便相沿照

會以『鴉片』二字誤爲『啞叭』便都管着他叫『啞叭煙』

『(鴉片塊，北平語通俗善文，叙鴉片輸入之地方歷史者。)

其象形者則如荆楚方言之『也巴』章氏新方言四云

說文『也』女陰也羊者切。荆州枝江謂女陰曰『也巴』『也』

正作羊者切。(今語『也』『野』『治』等多作合口，惟此猶開口，爲

馬韻正音)『巴』借爲『魄』左傳『人生始化曰魄』祭義注

『耳目之聰明爲魄』爾雅『孔』『魄』同訓『閉』故形體空

竅曰『魄』『魄』聲古同『鞞』故今呼如『巴』矣。

曾以詢之楚人則謂當是『啞巴』語轉章說實迂曲難從存以備

參。

抑北方有『巴子』一詞(東北尤通行)與南方小兒語異其陰陽

性其亦可屬諸『輔』之喻形者與(孫楷第云：『此或取義於『尾巴』

』正謂『巴』一詞『尾』，今北方於人之介乎男女之間者呼『二鬍子』或

『兩『尾』子』。按：亦有作『二鬍子』者，『尾』字當是，如『鳥獸舉

』尾』，古有此訓，別詳『釋尾』；惟『巴子』却未必根於『尾』義而來

也。孫楷第則以『八』字解之，南通方言疏證二云：『說文：……八，別也

，兼分別相背之形。今直隸山東之謂兩物相抵相連之間曰「介八」；謂指間曰「手介八」，「腳介八」，樹兩枝間曰「樹介八」是也。「介」讀古八切，通俗皆轉為平聲，讀若「丫巴」。按：孫說亦足證「巴子」之總陰陽義，然亦未必根於「八、別也」之義而來也。今兩俱存參，而姑分陽性之「巴子」於「把」義，陰性者於「輔」義，亦未得為確定也。

(九) 結巴 (結吧, 結巴, 癩子) 口吃者也, 吃吃之口也。

「結巴」之「巴」今亦指人, 如「癩巴」例。(參上條) 例如
他是一個「結巴」。

「結吧」上台演說, 一句話要說老半天, 豈不可笑?

然此詞之來, 則自「巴, 附也」之「結結巴巴」(見上(二)(三)之(C)項) 副省疊而成形, 形省名而代名詞之活用, 亦字義引申之一種方式也。其用如形者, 例如:

他有「結巴」毛病。(鏡花緣十八回, 頁十二; 下文云, 「我聞翠綉

姐姐「口吃」毛病。)

這位房東大爺是個急性子, 暴脾氣, 聽淨說話做料兒, 外帶「結巴」越發疑了心。(群強報講演聊齋雜述真)

此兩例皆指彼吃吃之口而言也。故有作「結巴癩子」者。(類亦讀「癩」)

說話是「結巴癩子」外帶咬舌兒。(國強報趙四島上)

「你要好好兒的伺候他, 伺候他」處夫人一喜歡, 犯上「結巴癩子」。(羣強報小翠)

兩人稱「結巴」則有作「結結舌」者「巴」即非「輔」所轉。

用固不離口舌間, 故次於此。若清末張慎儀方言別錄(下三)引近人西康瑣誌, 謂番人「呼男子曰「血巴」亦曰「結巴」」則當屬擬擬語, 與此無關。

(十) 巴, 語助詞。

「巴」為語助, 或綴於單字動形之後, 或間於複詞成語之中, 雖不為義, 而可助勢。蓋古經籍有「不」(注篇: 「不, 詞也。」經傳中, 或作「丕」, 或作「否」; 可參經傳釋詞十) 今方言作「巴」一聲之轉也, 而「巴」之著於文者鮮矣! 王老圃就其方言(河北康慶) 作談「巴」一篇(國語週刊第卅期), 今節錄如下:

「巴」這個襯聲, 在那兒的方言裏佔很重要的位置; 我們那兒雖北平並不遠, 用法雖然有許多地方和北平不相同, 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就文法分作四種:

(A) 加在單音動詞後邊, 把它變成複音動詞。

例 甲

- 1, 這塊石頭我舉不起來, 你來試「巴」試「巴」。
- 2, 你胳膊疼? 有法兒治: 院裏去要「巴」要「巴」就好「巴」。
- 3, 這些軍閥們死「巴」死「巴」, 中國就太平了。(以上內動)
- 4, 你現在作了官兒, 也該拉「巴」拉「巴」你這窮朋友們「巴」。
- 5, 你也洗「巴」洗「巴」你這衣裳。
- 6, 我替「巴」掃「巴」這屋子。(以上外動)

由此觀之，內動外動都可以附加「巴」聲。但都是加於「疊用動詞」的每個音的後邊，如上例：試試，要要，拉拉，洗洗，掃掃等。那們，凡是疊用動詞都可以這樣地加上這個輔聲嗎？不然。譬如你說：

- 1, 你在這兒站站；不能說：「你在這兒站巴站巴。」
- 2, 他來到我們那兒坐坐；不能說：「他來到我們那兒坐巴坐巴。」
- 3, 我看看你這畫畫兒；不能說：「我看看巴你這畫畫兒。」
- 4, 咱去聽聽馬連長吧；不能說：「咱去聽巴聽巴馬連長吧。」

這是因為什麼？因為試試是一下一下地試，要要是一下一下地要，死死是一個一個地死，拉拉是一步一步地拉，洗洗是一把一把地洗，掃掃是一條帚一條帚地掃，而站站並不是「站一會兒跑一會兒」地站，坐坐並不是「坐而隨起，起而又坐」地坐，看看並不是「看一眼閉一下眼睛」地看，聽聽並不是「聽一下塞一下耳朵」地聽。因此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巴」可以加在疊用動詞的每個音的後邊，但限於表示「連續動作」的動詞。

例乙

- 1, 你來試「巴」一下。（也可以說：「你來試「巴」試兒」，但只限於「試」這個字，不是通例。）
- 2, 你去要「巴」一回。
- 3, 這些軍閥死「巴」一個個的不斷少。（因為能說：「死一下」，所以不能說：「死巴一下」。）
- 4, 把你這些窮朋友拉「巴」一下。
- 5, 把你這衣裳洗「巴」一下。
- 6, 把這屋子掃「巴」一下。

由此觀之，動詞後面有「一下」、「一次」、「一回」、「一個」等副詞的，也可以在本音後邊加「巴」。但是這一個規則是不是也

同例甲一樣，只限於表示「連續動作」的動詞呢？那我們只好拿幾個表示「連續動作」的動詞，給他加上些上述的副詞，再加上「巴」試一試：

- 1, 你在這兒站一下；也可以說：「你在這兒站「巴」一下下吧！」
- 2, 你就在這兒坐一會兒吧；也可以說：「你就在這兒坐「巴」一會子吧！」
- 3, 讓我看一下子那畫畫；假如他不肯，你可以說：「我看看「巴」一下子就給你，誰還能要了你的！」
- 4, 咱去聽一回馬連長吧？假如你不同意，你也許說：「聽「巴」一個一兩回的也學不會！」

這又是因為什麼？因為有「一次」、「一回」這一類副詞，便可不管他們所代表的動作是「連續性的」或是「連續性的」了，所以也可以加「巴」。

但上邊那些句子都是帶「感嘆語氣」(Emotional mood) 的，在感嘆語氣中，這個聲音不是ㄉㄚ 而是ㄉㄚ。感嘆語氣中單音動詞加「巴」(ㄉㄚ) 的條例，還須加以更詳的檢討。我們且看：

例丙

- 1, 你就在這兒站「巴」一下下吧！哪兒去？
- 2, 他走？他給我好好兒地在這兒「站「巴」着」！
- 3, 你「坐「巴」的「這兒幹什麼！滾「巴」的「遠遠的去吧！」
- 4, 你走，給我「站「巴」住！」
- 5, 你「看「巴」懂」了X X
- 6, 你「聽「巴」見」了X X
- 7, 你「死「巴」了(歹多)吧，活着做(P X)麼？」
- 8, 你「打「巴」他「頓」！」
- 9, 我「打「巴」死」你！」

(以上內動)

- 10 你「放「巴」下」了Y書吧！
- 11 既是「捉「巴」住」他們了，爲甚麼又「放「巴」了」他們呢？
- 12 她總「帶「巴」着」她的孩子們來！
- 13 我總「恨「巴」的」她娘兒們了X天(憤)哩！
- 14 人家說「看「巴」上」她丫個酸(才)子Y！ (以上外動)

由上例看來，這個複音「巴」(變讀Y音)可以用在感歎語氣裏單音動詞後邊(無論內動外動)但必須是(1)有指次指時的副詞；

(如「一下子」、「頓」等) (2)動詞之後帶有副詞或助動詞(如站「着」，坐「的」，站「住」，站「下」，看「懂」，聽「見」，死「了」，打「死」，放「下」，捉「住」，放「了」，帶「着」，恨「的」了X天「看「上」」等)。

還要說明的就是：(1)這裏的「聽見」，固可當作複合動詞，但是一般的複合動詞不盡可以加「巴」，如說：「解巴釋，介巴解，報巴告，便不運。」(2)Y音與Y音雖然有時候可以互變，確有分別，如說：「你試Y一下」，絕非感嘆語氣；若說：「你只管試Y一回，沒出息！」便是感嘆語氣。(3)「巴」這樣用也有時讀作Y，如「你就是欺巴(＜Y>Y)住他了」(但欺「巴」也可以用在非感嘆語句裏，如「他欺「巴」你」)。「巴」又有時讀Y，如「這人最愛鬥雞兒，真囉「巴」(Y X Y)的人了X天！」。

(B)加在單音(1)形容詞(2)名詞(3)動詞之後，把它變成複音形容詞。如：

例一(形+「巴」||形)

- 1, 這小姑娘真可愛「巴」X呢。
- 2, 她丫麼老「巴」子X Y, 還(了)方(是)丫麼老「巴」X。
- 3, 他本來就是個「巴」人，這早晚(了)更瘦「巴」, 更笨「巴」(「Y X Y」)才Y。
- 4, 這個小亭「巴」院子裏滿地乾「巴」(雞屎)。
- 5, 這個酸(才)「巴」柿不好吃，這個西瓜倒老「巴」(Y X)。
- 6, 你錢「巴巴」(「Y X Y X Y」)的！

- 例二(名+「巴」||形)：
- 1, 這個人真是力「巴」，簡直是「仰着腳子下蛋：力「巴」氣」。
- 2, 這個笨「巴」棗吃不得。

(C)加在單音(1)名詞(2)形容詞(3)動詞之後，做成複音名詞。如：

- 例一(名+「巴」||名)
- 如「愚「巴」等：但如泥巴、炭巴、鹽巴、勇巴等，在我們那兒方言裏沒有的。

例二(形或動+「巴」||名)

- 1, 他是個雙「巴」，她是個囉「巴」，生了個兒子是個結「巴」。
- 2, 他是個通「巴」(內行)。
- 3, 我給你說個笑話兒：笑笑話兒笑話兒，誰(了)不笑是個劣「巴」凡！以上(B)(C)兩種用法，其可以加「巴」的字，爲數有限，不像(A)種用法那麼可以照規則加。

(D)有許多複合詞也可以在第一個音後邊加「巴」。如：

- 1, 殺「巴」冷「子」的時候要穿夾衣裳。
- 2, 末(了)「巴」了「子」的戲不肯好兒着唱。
- 3, 會！我自「巴」給「兒」的會！
- 4, 看你丫丫大脚「巴」鴨「子」！
- 5, 你橫「巴」欄(方)「子」着騙着。
- 6, 推他個仰「巴」脚「子」。

按：(A)(D)兩種「巴」誠語助；(B)(C)則或有其語原，參

上諸義可知，姑就「力巴」「劣巴」兩詞而廣其訓：

力巴(力把力笨力八力把兒頭)劣巴(劣把劣輩兒劣把頭劣方頭劣把手)顛頭費力貌也，外行也，笨伯也。

「力巴」之例，如上文(B)例二之1，形名兩用皆舉矣。其見於近代北平語小說者，如

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炒炒的一羣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尙，手裡銜鐵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這般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力巴」。(兒女英雄傳六回頁十九，「力」為「刀」；指人，謂「笨伯」或「外行人」，名詞也。)

其作「力把」者，如

那三個強人只認作他是個纔出馬保標的，答道：「行家莫說『力把』話，你難道沒帶着眼睛？還要問，却是爲何！」所爲的要合你借幾兩盤纏用用。(又十一回，頁十六；此用如形，謂「笨」也，「外行」也。)

北平語或轉爲「力笨兒」，亦不熟練之意；北平商家，如山東人店內被使喚之學徒，每呼爲「力笨兒」。(非上舉例查)

又或書爲「力八」，一種雜賣社會以此稱其雇工焉。(切韻語源)末綴「頭」字作「力把兒頭」，則專用爲名詞，以稱笨伯，生手，外行人。

北平語多稱「力巴」，北省方言則或云「劣」，「劣」字較古，「劣」(劣二聲)與「力」一聲之轉也。(東南方言二字同音)「劣巴」

例見上文(C)例二之3，或作「劣把」，義與用全同「力把」。北平飯館夥計(即跑堂的)有呼爲「劣輩兒」者，即「力笨兒」也。「劣把」下綴「頭」字作「劣把頭」者，即「力把兒頭」也。

此詞見近代北平語小說中，如

鄧九公……站在那棺材後頭看了兩個長工做活，一會兒又是這股繩打鬆了，一會兒又是那個扣兒繞背弓了，自己上去攏着根繩子，縮那扣兒，用手撚了一撚，用腳踹了一腳，口裏頭還道：「難爲你還沖行家呢！到底兒『劣把頭』麼！」(兒女英雄傳十七回，頁十一；今北平語仍讀爲「力」。)

而元曲中則有「劣方頭」，「方」古讀重唇(ㄈ)；迄近代尙易與「巴」對轉也。例如

我從來不「劣方頭」，恰便似火上澆油，我偏和那有勢力的官人每卯酉謝大人向朝中保奏。(元明雜劇包待制陳州糶米二折，甲集上二冊廿七頁；此「劣」係臨時時語，言此去決不受貪官污吏欺騙，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

今南人方言尙用此詞，如紹興音如方一世乃力也，並得以指事之僂滯者。

「頭」可易以「手」，曰「劣把手」，亦指不諳練之人也。

元曲中每用「劣」，「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四卷八頁(法苑珠林)又有「力最」一詞。(此詞見四書法苑所釋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義頗相似，別詳「釋劣」。

夫「力巴」「劣巴」「巴」皆視爲語尾，而用時便得指人而成名詞，則上(九)之「賤巴」「結巴」等，其「巴」字殆皆可與此爲類，不必泥於屬口之「輔」訓矣。況河北方言又有「瘦巴」「通巴」(上文(C)之例三)；可見「巴」之在語言中，所謂「儀態萬方」者也。

黑 白 李

老 舍

愛情不是他們哥兒倆混日子事的中心，可是我得由這兒說起。

黑李是哥，白李是弟，哥比弟大着五歲。倆人都是我的同學，雖然白李剛一入中學，黑李和我就畢業了。黑李是我的好友，因為常到他家去，所以對白李的事兒我也略知一二。五年是個長距離，在這個時代，這哥兒倆的不同正如他們的外號——黑，白。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現代的。他們倆並不因此打架吵嘴，可是對任何事的眼光也不一致。黑李並不黑，只是在左眉上有個大黑痣。因此他是「黑李」；弟弟沒有那麼個記號，所以是「白李」。這在給他們送外號的中學生們看，是很邏輯的。其實他倆的臉都很白，而且長得極相似。

他倆都追她——恕不道出姓名了——她說不清到底該愛誰，又不肯說誰也不愛。於是大家替他們弟兄捏着把汗。明知他倆不肯吵架，可是愛情這玩意兒是不講交情的。

可是黑李讓了。

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正是個初夏的晚間，落着點小雨，我去找

他閒談，他獨自在屋裏坐着呢，面前擺着四個紅魚細磁茶碗。我們倆是用不着客氣的；我坐下吸煙，他擺弄那四個碗。轉轉這個，轉轉那個，把紅魚要一點不差的朝着他。擺好，身子往後仰一仰，像畫家說完一層色那麼退後看看。然後又逐一的轉開，把另一面的魚們擺齊。又往後仰身端詳了一番，回過頭來向我笑了笑，笑得非常天真。

他愛弄這些小把戲，對什麼也不精通，可是什麼也愛動一動。他並不假充行家，只信這可以養性。不錯，他確是個好脾性的人。有點小玩藝，比如點補膏書等等，他就能平安的銷磨半日。

叫了我一聲，他又笑了笑，「我把她讓給老四了。」接着大排行，白李是四爺，他們的伯父屋中還有弟兄呢。「不能因為個女子失了兄弟們的和氣。」

「所以你不是現代人。」我打着哈哈說。

「不是；老狗熊學不會新玩藝了。三角戀愛，不得勁兒。我和她說了，不管她是愛誰，我從此不再和她來往，覺得很痛快。」

「沒看見過這麼講戀愛的。」

「你沒看見過，我還不講了呢。幹她的去，反正別和老四鬧翻了。趕明兒咱倆要來這一齣的話，希望不是你收兵，就是我讓了。」

「於是天下就太平了？」

我們笑開了。

過了十天吧，黑李找我來了。我會看，每逢他的腦門發暗，必定是有心事。每逢有小事，我倆必喝上半斤蓮花白。我趕緊把酒預備好，因為他的腦門不大亮嗎。

喝到第二盞上，他的手有點哆嗦。這個人的心裏存不住事。遇上點事，他極想鎮定，可是臉上還洩露出來。他太厚道。

「我剛從她那兒來。」他笑着，笑得無聊；可還是真的笑，因這是要對個好友道出胸中的悶氣。這個人若沒有好朋友，是一天也活不了的。

我並不僅促他；我倆說話用不着忙，感情都在話中間那些空子裡流露出來呢。彼此對看着，一齊微笑，神氣和默中的領悟，都比言語更有分量。要不怎麼白李一見我倆喝酒就叫我們「一對精蛋」呢。

「老四跟我好鬧了一場。」他說。我明白這個「好」字——第一他不願說兄弟間吵了架，第二不願只說弟弟不對，即使弟弟真是不對。這個字帶出不願說而又不能不說的曲折。「因為她，我不好，太不明白女子心理。那天我不是告訴你，我讓了嗎？我是居心

無愧好，她可出了花樣。她以為我是故意羞辱她。你說對了，我不是現代人，我把戀愛看成該怎樣就怎樣的事，敢情人家女子願意「大家」在後面追隨着。她恨上了我。這麻煩復一下！我放蕩了她，她斷絕了老四。老四當然跟我鬧了。所以今天又找了她去，請罪。她罵我一頓，出出氣，或者還能和老四言歸於好。我這麼希望。她沒罵我。她還叫我和老四都作她的朋友。這個，我不能幹，我並沒這麼明對她講。我上這兒跟你說說。我不幹她自然也不再理老四。老四就得再跟我鬧。」

「沒辦法！」我替他補上這一小句。待了會兒，「我找老四一講，解釋一下？」

「也好。」他端着酒盞楞了會兒，「也許沒用。反正我不再和她來往。老四再跟我鬧嗎，我不言語就是了。」

我們倆又談了些別的。他說這幾天正研究宗教。我知道他的讀書全憑興之所至，決不因爲談到宗教而想他有斷厭世，或是精神上有什麼大的變動。

哥哥走，弟弟來了。白李不常上我這兒來，這大概是有事。他在大學還沒畢業，可是看起來比黑李精明着許多。他這個人，叫你看，你就覺得他應當到處作領袖。每一句話，他不是領導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綁在斷頭台上。他沒有客氣話，和他哥正相反。

我對他也不便太客氣了，省得他說我是糟蛋。

「老二當然來過了。」他問黑李是大排行行二。「也當然

跟你談到我們的事。」我自然不便急於回答，因為有兩個「當然」在這裏。果然，沒等我回答，他說了下來：「你知道，我是借題發揮。」

我不知道。

「你以為我真要那個女玩藝？」他笑了，笑得和他哥哥一樣，

只是黑李的向來不帶着這不屑於對我笑的勁兒。「我真為和老二搗亂，纔和她來往；不然，誰有工夫招呼她？男與女的關係，從根兒上說，還不是默然的關係？爲這個，我何必非她不行？老二以爲這個默然的關係應當叫作神聖的，所以他鄭重的向她磕頭，及至磕了一鼻子灰，又以爲我也應當去磕對不起，我沒那個癮！」他哈哈的笑起來。

我沒笑，也不敢插嘴。我很留心聽他的話，更注意看他的臉。上處處像他哥哥，可是那股神氣又完全不像他的哥哥。這個，使我忽然覺得是和一個頂熟識的人說話，忽而又像和個生人對坐着。我有些不舒服——看着個熟識的面貌，而找不到那點看慣了的

神氣。
「你看，我不磕頭，得機會就吻她一下。她喜歡這個，至少比受幾個頭更過癮。不過，這不是正筆。正文是這個，你想我應當老和二爺在一塊兒嗎？」

我當時回答不出。

他又笑了笑——大概心中是叫我糟蛋呢。「我有我的前途，我的計劃，他有他的。頂好是各走各的路，是不是？」

「是你有什麼計劃？」我好奇地想起這麼一句，不然他大抵得性了。

「計劃，先不告訴你。得先分家，以後你就明白我的計劃了。」

「因爲要分房，所以和老二吵，借題發揮。」我覺得自己很聰明似的。

他笑着點了點頭，沒說什麼，好像準知道我還有一句呢。我確是有一句：「爲什麼不明說，而要吵呢？」

「他能明白我嗎？你能和他一答一和的說，我不行。我一說分家，他立刻就落淚。然後，又是那套——母親去世的時候，說什麼來着？不是說咱倆老得和美嗎？他必定說這一套，好像活人得叫死人管着似的。還有一層，一聽說分家，他管保不肯，而願把家產都給了我，我不想佔便宜。他老拿我當作「弟弟」，老拿自己的感情限定住別人的舉止，老假裝他明白我，其實他是個時代落伍者。這個時代是我的，用不着他來操心管我。」他的臉上忽然的很嚴重了。
看着他的臉，我心中慢慢的起了變化——白李不僅是看不起「個糟蛋」的狂傲少年了，他確是要樹立住自己，我也明白過來，他要是和黑李慢慢的商量，必定要費許多動感情的話，要講許多弟兄間的情義；即使他不講，黑李總要講的，與其這樣，還不如吵着得泥帶水，他要一刀兩斷，各自奔前程。再說，慢慢的商量，老二

決不肯乾脆的答應。老四先吵嚷出來，老二若還不幹，便是顯着要霸佔弟弟的財產了。猜到這裏，我心中忽然一亮：

「你是不是叫我對老二去說？」

「一點不錯。省得再吵。」他又笑了。「不願叫老二太難堪了，

究竟是弟兄。」似乎他很不喜說這末後的兩個字——弟兄。

我答應了給他辦。

「把話說得越堅決越好。二十年內，我倆不能作弟兄。」他停了一會兒，嘴角上擠出點笑來。「也給老二想了，頂好趕快結婚，生個胖娃娃就容易把弟弟忘了。二十年後，我當然也落伍了，那時候，假如還活着的話，好回家作叔叔。不過，告訴他，講戀愛的時候要多吻少碰頭，要死追，別死跪着。」他立起來，又想了想，「謝謝你呀。」他叫我明明的覺出亦，這一句是特意為我說的，他並不負要說的責任。

為這件事，我天天找黑李去。天天他給我預備好蓮花白，吃完喝完說完，無結果而散。至少有半個多月的工夫是這樣。我說的，他都明白，而且願意老四去創練創練。可是臨完的一句老是「捨不得老四呀！」

「老四的計劃計劃？」他走過來，走過去，這麼念道。眉上的黑痣夾陷在腦門的皺紋裏，看着好似縮小了些。「什麼計劃呢？你去問問他，問明白我就放心了。」

「他不說。」我已經這麼回答過五十多次了。

「不說便是有危險性！我只有這麼一個弟弟！叫他跟我吵吧，吵也是好的。從前他不這樣，就是近來和我吵。大概還是為那個女的勸我結婚？沒結婚就鬧成這樣，還結婚！什麼計劃呢？真分家，他愛要什麼拿什麼好了。大概是我得罪了他，我雖不跟他吵，我知道我也有我的主張。什麼計劃呢？他要怎樣就怎樣好了，何必分家……」

這樣來回磨，一磨就是一點多鐘。他的小玩藝也一天比一天增多：占課，打卦，測字，研究宗教……什麼也沒能幫助他推測出老四的計劃，只添了不少小恐怖。這可並不是說，他顯着怎樣的慌張，不，他依舊是那麽婆婆慢慢的。他的舉止動作好像老浪不上他的感情，無論心中怎着急，他的動作是慢的，慢得彷彿是拿生命當作玩藝兒似的逗弄着。

我說老四的計劃是指着將來的事業而言，不是現在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他搖頭。

就這麼就延着，差不多又過了一個多月。

「你看，」我抓住了點理，「老四也不催我，顯然他說的是長久之計，不是馬上要幹什麼。」

他還是搖頭。

時間越長，他的故事越多。有一個禮拜天的早晨，我看見他進了禮拜堂。也許是看朋友，我想。在外面等了他會兒，他沒出來，不便再等了，我一邊走一邊想：老李必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失戀，第

兄不和，或者還有別的。只就我知道的這兩件事說，大概他已經支持不下去。他的動作彷彿是拿生命當作小玩藝，那正是因他對任何小事都要慎重的考慮。茶碗上的花紋擺不齊都覺得不舒服。哪一件小事也得在他心中擺好，擺得使良心上舒服。上禮拜堂去禱告，為是堅定良心。良心是古聖先賢給他製備好了的，可是他又不願將一切新事新精神一筆抹殺。結果他「想」怎樣老不如「已」是」怎樣來得現成，他不知怎樣纔好。他大概是真愛她，可是為弟弟不能放棄她，而且失戀是說不出口的。他常對我說：「咱們也坐一回飛機。」說完，他一笑，不是他笑呢，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笑呢。

過了晌午，我去找他。接說一見面就得談老四，在過去的一個多月都是這樣。這次他變了花樣，眼睛很亮，臉上有點極靜適的笑着，好像是又買着一冊善本的舊書。

「看見你了，我先發了言。」

他點了點頭，又笑了一下，「也很有意思！」

什麼老事情被他頭次遇上，他總是說這句。對他講個鬧鬼的笑話，也是「很有意思！」他不和人家辯論鬼的有無，他信那個故事，「說不定世上還有比這更奇怪的事。」據他看，什麼事都是可能的。因此，他接受的容易，可就沒有什麼精到的見解。他不是不想多明白些，但是每每在該用腦子的時候，他用了感情。

「道理都是一樣的。」他說，「總是勸人為別人犧牲。」

「你不是已經犧牲了個愛人？」我頗多說些事實。

「那不算，那是消極的割捨，並非由自己身上拿出點什麼來。這十來天，我已經讀完「四福音書」。我也想好了，我應當分擔老四的事，不應當只不准他離開我。你想想吧，設若他真是專為分家產，為什麼不來跟我明說？」

「他怕你不幹，」我回答。

「不是這幾天我用心想過了，他必是真有個計劃，而且是有危險性的。所以他要一刀兩斷，以免連累了我。你以為他年青，一衝子注？他正是利用這個騙咱們；他實在是體諒我，不肯使我受屈。把我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好獨作獨當的去幹。必定是這樣！我不能撒手，我得為他犧牲！母親臨去世的時候——」他沒往下說，因為知道我已聽熟了那一套。

究

我真沒想到這一層。可是還不深愛他的話，焉知他不是受了點宗教的刺激而要充分的發洩感情呢？

我決定去找白李，高一黑李猜得不錯呢，我不深信他的話，可也不敢要惡處。

怎麼找也找不到白李。學校，宿舍，圖書館，網球場，小飯舖，都看到了，沒有他的影兒。和人們打聽，都說好幾天沒見着他。這又是白李之所以為白李；黑李要是離家幾天，連好朋友們他也要通知一聲。白李就這麼人不知鬼不覺的不見了。我急出一個主意來——

上「她」那裏打聽。

她也認識我，因為我常和黑李在一塊兒。她也好幾天沒見着白李。她似乎很不滿意李家兄弟，特別是對黑李。我和她打聽白李，她偏跟我談論黑李。我看出來，她確是注意「假如不是愛——黑李，大概她是要鬧住黑李作個標本。有比他強的呢，就把他免了職；始終找不到比他高明的呢，最後也許就跟他了。這麼一想，雖然只是一想，我就沒乘這個機會給他和她再撮合一下；按理說應當這麼辦，可是我太愛老李，總覺得他值得娶個天上的仙女。

從她那裏出來，我心中打開了鼓。白李上哪兒去了呢，不能告訴黑李！一叫他知道了，他能立刻登報找弟弟，而且要在半夜裏起來占課測字。可不說吧，我心中又癢癢。乾脆不找他去，也不行。

走到他的書房外邊，聽見他在裏面哼唧呢。他非高興的時候不哼唧着玩。可是平日他哼唧，不是詩便是那句代表一切歌曲的「深閨內，端的是玉無瑕。」這次的哼唧不是這些。我細聽了聽，他是練習聖詩呢。他沒有音樂的耳朵，無論什麼，到他耳中都是一個味兒。他唱出的時候，自然也還是一個味兒。無論怎樣吧，反正我知道他現在是很高興。爲什麼事高興呢？

我進到屋中，他趕緊放下手中的聖詩，非常的快活。「來得正好，正想找你去呢！老李剛走。跟我要了一千塊錢去。沒提分家的事，沒提！」

顯然他是沒問弟弟，那筆錢是幹什麼用，要不然他不能這麼

痛快。他必是只求弟弟和他同居，不再管弟弟的行動。好像即使弟弟有帶危險的計劃，自要不分家，便也沒什麼可怕的了。我看明白了這點。

「警告確是有效。」他鄭重的說。「這幾天我天天禱告，果然老四就不提那回事了。即使他把錢都扔了，反正我還落下個弟弟！」

我提議喝我們照例的一壺蓮花白。他笑着搖搖頭。「你喝吧，我陪着吃菜我戒了酒。」

我也就沒喝，也沒敢告訴他我怎麼各處去找老四。老四既然回來了，何必再說？可是我又提起「她」來。他連聲聽見也沒發，只笑了笑。

對於老四和「她」似乎全沒什麼可說的了。他給我講了些聖經上的故事。我一面聽着，一面心中嘀咕——老李對弟弟與愛人所取的態度似乎有點不大對；可是我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心中不十分安定，一直到回在家中還是這樣。

又過了四五天，這點事還在我心中懸着。有一天晚上，王五來了。他是在李家拉車，已經有四年了。

王五是個誠實可靠的人，三十多歲，頭上有塊疤——據說是小時候被驢給啃了一口。除了有時候愛喝口酒，他沒有別的毛病。他又喝多了點，頭上的疤都有點發紅。

「幹嗎來了，王五？」我和他的交情不錯，每逢我由李家回來得晚些，他總張羅把我拉回來，我自然也老給他點酒錢。

「來看看你。」說着便坐下了。

我知道他是來告訴我點什麼。「剛沏上的茶，來碗？」

「那敢情好；我自己倒，還真有點渴！」

我給了他支烟捲，給他提了個頭兒。「有什麼事吧？」

「哼，又喝了兩壺，心裏癢癢，本來是不應當說的事。」他用力

吸了口烟。

「要是李家的事，你對我說了準保沒錯。」

「我也這麼想。」他又停頓了會兒，可是被酒氣催着，似乎不

能不說。「我在李家四年零三十五天了！現在叫我很爲難。二爺待

我不錯，四爺呢簡直是我的朋友，所以不好辦。四爺的事，不准我告

訴二爺；二爺又是那麼優好的人，對二爺說吧，又對不起四爺！我

的朋友，心裏別提多麼爲難了！論理說呢，我應當向着四爺；二爺是

個好人，不錯；可究竟是個主人，多麼好的主人，也還是主人，不能肩

膀齊爲弟兄。他真待我不錯，比如說吧，在這老熱天，我拉二爺出去，

他總設法在半道上耽擱會兒，什麼買包洋火呀，什麼看看書攤呀，

爲什麼？爲是叫我歇歇，喘喘氣。要不怎說，他是好主人呢，他好，咱也

得敬重他，這叫作以好換好。久在街上混，還不懂這個？」

我又讓了他碗茶，顯出我也不是不懂「外面」的人。他喝完，

用烟捲指着胸口說：「這兒，這兒，可是愛四爺怎麼呢？四爺年青，

不拿我當個拉車的看，他們哥兒倆的勁兒，心裏的勁兒，不一樣。二爺吧，一看天氣熱就多叫我歇會兒，四爺就不管這一套，多麼熱的天也得拉着他飛跑。可是四爺和我聊起來的時候，他就說，憑什麼人應當拉着人呢？他是爲我們拉車的！天下的拉車的都算在一塊兒，抱不平。二爺對「我」不錯，可想不到大家夥兒。所以你看，二爺來的小，四爺來的大，四爺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二爺是家長里短，可憐我的腿，可不管這兒。」他又指了指胸口。

我聽得他還有話呢，直怕他的酒氣被酸茶給解去，所以又緊了地一板：「往下說呀，王五都說了吧，反正我還能拉老要舌頭，把你攔裏！」

他摸了一摸頭上的疤，低頭想了會兒，然後把椅子往前拉了拉，聲音放得很低：「你知道，電車道快修完了，電車一開，我們拉車的全玩完！這可不是爲我自個兒發愁，是爲大家夥兒。」他看了我一眼。

我點了點頭。

「四爺明白這個，要不怎麼我倆是朋友呢？」四爺說：「王五，想個辦法呀！我說，四爺，我就有一個主意，湊四爺說：王五，這就對了，換一來二去，我們可就商量好了。這我可不能告訴你，我要說的是這個。」他把聲音放得很低：「我看見了，偵探跟上了四爺！未必然爲這件事，可是叫偵探跟着總不妥當。這就來到坐轎的地方了；我要告訴二爺吧，對不起四爺，不告訴吧，又怕把二爺也攔在裏面。」

52
直的沒法兒！

把王四支走，我自己琢磨開了。

黑李猜的不錯，白李確是有個帶危險性的計劃。計劃大概不
一定就是打電車，他必定還有厲害的。所以要分家，省得把哥哥
拉扯在內。他當然是不怕犧牲，也不怕犧牲別人，可是還不肯一
不發的犧牲了哥哥——把黑李犧牲了並無濟於事。電車的事來
到眼前，連哥哥也顧不得了。

我怎麼辦呢？警告黑李是適足以激起他的愛弟弟的熱情。勸白
李，不但沒用，而且把王四攔在裏邊。

事情越來越緊了。電車公司已宣佈出開車的日子。我不能再
耗着了，得告訴黑李去。

他沒在家，可是王五沒出去。

「二爺呢？」

「出去了。」

「沒坐車？」

「好幾天了，天天出去不坐車。」

由王五的神氣，我猜着了：「王五，你告訴了他？」

王五頭上的疤都紫了：「又多喝了兩盅，不由的就說了。」

「他呢？」

「他真要落淚。」

「說什麼來着？」

「問了我一句——老五，你怎樣？我說，王五聽四爺的，他說了聲，
好，別的沒說，天天出去，也不坐車。」

我足足的等了三點鐘，天已大黑，他纔回來。

「怎樣？」我用這兩個字問到了一切。

他笑了笑：「不怎樣。」

決沒想到他這麼回答我。我無須再問了，他已決定了辦法。我
覺得非喝點酒不可，但是獨自喝有什麼味呢。我只好走吧。臨別
時候，我題了句：「跟我出去玩幾天，好不好？」

「過兩天再說吧。」他沒說別的。

感情到了最熱的時候是會最冷的。想不到他會這樣對待我。
電車開車的頭天晚上，我又去看他。他沒在家，直等到半夜，他
還沒回來。大概是故意的躲我。

王五回來了，向我笑了笑：「明天！」

「二爺呢？」

「不知道。那天你走後，他用也不是什麼東西，把眉毛上的黑
五子燒去了，對着鏡子直出神。」

完了，沒了黑痣，便是沒有了黑李。不必再等他了。

我已經走出大門，王五把我叫住：「明天我要是——」他摸了
摸頭上的疤：「你可照應着點我的老娘！」

「約摸有五點多鐘吧，王五跑進來，跑得連褲子都濕了。全一撲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直喘了不知有多大工夫，他纔緩過氣來，抄起茶壺對着嘴喝了一氣。『啊！全撲了！馬隊衝下來，我們纔散。小馬六叫他們拿去了，看得真真的。我們吃虧沒有傢伙，真仗着磚頭哪！小馬六要玩完。』」

「四爺呢？」我問。

「沒看見。」他咬着嘴唇想了想，「哼，事鬧得不小，要是拿的話呀，準保是拿四爺。他是頭目，可也別說，四爺並不傻，別看他年青，小馬六要玩完，四爺也許不能。」

「也沒看見二爺？」

「他昨天就沒回家？」他又想了想，「我得在這兒藏兩天。」

「那行。」

第二天早晨，電紙上登出一種車暴徒首領李一當場被獲，一同被獲的還有一個學生，五個車夫。

王五看着紙上那些字，只認得一個「李」字，「四爺玩完了！四爺玩完了！」低着頭假裝抓那塊疤，淚落在報上。

消息傳遍了全城，槍斃李一和小馬六游街示衆。

毒花花的太陽把路上的石子晒得發脚，街上可是還擠滿了

人。一輛轎車上坐着兩個人，手在背後細着。土黃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後押着，刀光在陽光下發着冷氣。車越走越近了，兩個白招子隨着車輕輕的顫動。前面坐着的那個，閉着眼，額上有一點汗，嘴唇微動，像是禱告呢。車離我不遠，他在我眼前坐着擺動過去。我的淚迷住了我的心。等車過去半天，我纔醒了過來，一直跟着車走到行刑場。他一路上連頭也沒抬一次。

他的眉皺怎點，嘴微張着，胸上汪着血，好像死的時候還正在禱告。我收了他的尸。

過了幾個月，我在上海遇見了白李。要不是我招呼他，他一定就跑過去了。

「老四！」我喊了他一聲。

「啊？」他似乎受了一驚，「嗶，你？我當是老二復活了呢。」

大概我叫得很像黑李的聲調，並非有意的，或者是在我心中活着的黑李替我叫了一聲。

白李顯着老了一些，更像他的哥哥了。我們兩並沒說多少話，他好似不大願意和我多談，只記得他的這座兩句：

「老二大概是進了天堂，他在那裏頂合適了；我還在這兒鑽地獄的門呢。」

將軍

余 一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上都到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有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

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他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空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警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不錯，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裡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想動彈也

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團一團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就不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遍，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上，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起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

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裡坐到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怯怯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有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胆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就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要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為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他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響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拿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卻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來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席加，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接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席加，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喝香檳呢！」他

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濕得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就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抱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席加，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苦惱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肩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睛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很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里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

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住了。那羞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席加，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里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要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

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能自主的把臉壓在她的肩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好……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緊要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里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已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拿出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一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頰上垂着兩撇鬚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

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攪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沈眼，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麼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啊！」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嗎？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

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將軍，你們那里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人看見他不說話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口袋子到這里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那肥臉笑得擠做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來，這人真傻！」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

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腳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踏踐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已經為那錯誤的思想受够了。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踏踐，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為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里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牠沒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他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熱起來，頭也更加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的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想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像看見他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和想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就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在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涅……不要讓

安娜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涅……我不過喝了一

點酒，一點酒，完全沒有醉……」他用力斷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着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轉動了。他老是顫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里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他。

一千八百担

吳 組 緝

——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寫——

時候已經是七月中旬，天氣依舊很悶熱，天上佈滿破舊棉絮似的雲，雷聲一陣響，二十多天沒下的雨，像是喘着氣沒命飛起來的，打得遍地灰白色的塵煙。——但是已經太遲了：連阡累陌的田禾，有的是呈着老綠色，矮矮地擁擠在乾裂的土壤上面，像初春的麥苗；有的雖也結了稻，但只是些灰白的穀子，乾癟得猶如老婆婆的乳房；有的是早變成焦枯萎黃的稿草，挺直着頭和腰，在微風中輕飄飄地搖擺着了。

今天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高大莊嚴的中門洞開着，顯然是有重要的事。

宋氏義莊管事柏堂愁眉皺眼，背着手站在門上，對着面前簾子似的急雨呆呆發痴。兩邊兩隻大石獅，各張開大口，在對着他幸災樂禍地打哈哈。

祠堂門前是一片曠荒的廢基。那是洪楊亂後的遺跡。日長月遠，早被拉圾泥土所蓋沒，變成一塊高低不平的大草場。平時豬羊

牲口在上面懶散地躺着，草野狗在上面咬着一塊破布條，或是什麼的，發狂地奔跑着，打着滾；小孩子在上面放風箏，會節時在上面唱戲謝神；放暑假回家閒得沒事做的年輕學生們在上面露天講演……現在却一個人影也沒有。遠遠突屹地橫住眼前的，是一座幾根沒去皮的杉木柱和幾條橋板，幾片竹篾搭成的高棚子，這是半個月前搭起的龍王臺。臺上神座裏擺着隻瓦缸，急亂的斜雨打上去，發出沉悶的丁丁聲響；遠遠聽去，好像關在缸裏的那條「真龍」正在有所訴說。龍王臺下面，沒遮沒蓋地蹲着一位鬍鬚頭孩子模樣的菩薩（註）：渾身淋着雨，臉上含着一種似乎覺得「糟糕」的苦笑。樣子怪狼狽。龍王台左右零亂地插着些雨旗，旗上寫着的那些什麼「風調雨順」、「沛然作雨」、「油然而雲」、「五穀豐登」……之類祝詞，已經狼藉不堪。久旱的泥地上，從拉圾堆裏野草叢裏發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悶熱瘴癘氣味，不住地向柏堂的鼻尖裏吹撲。柏堂伸了個呵欠，露出魚躍不耐煩的樣子，重新踱回裏面去。

「雙喜雙喜！」柏堂喊着，空闊的祠堂裏四面嘩嘩地起了回

住守祠堂的雙喜渾着喉嚨答着，由下堂耳門走出來。這是個五十多歲的小廝，頭上盤着條細小的辮子，眼睛時時沉着，像要打瞌睡。

「柏老爺，什麼事？」

「你是不是每房都請到了？——你把帖子拿給我看看。」

「我是——小的是照帖子請的。」

雙喜在「掩襟」的短褂裏掏出一張大紅摺帖，雙手遞給柏堂。那摺帖上列着很長一排名字，大般名字下都已簽了「知」或「到」。柏堂皺着眉心看了一回，說：

「多少不到的？」

「就是守耕堂竹堂少爺不在家，知字是石堂少爺代簽的。其餘簽了字的老爺少爺相公都答允到。」

「唔，唔。」柏堂一面把摺帖放入自己衣袋裏，一面哼着鼻子說：

「你在裏面做什麼？」

「小的在燒茶。」

「東官廳你打掃完了？」

「東官廳漏雨，恐怕——小的恐怕用不得。」

「漏雨——早怎麼不說？早怎麼不修理？你是個老管家呀，你怎麼也越活越轉去了？——嗨——」柏堂把個亮光光的禿頭搖得像面貨郎擔的大鼓。

「是瓦眼裏滲進的斜雨——是雨，太急了，瓦溝裏流送不及。小的——小的——」雙喜陰沉着臉毫無表情地說。一邊心裏却想：五月裏落梅雨，已經就瀟，告訴你老爺說得修，你老爺却說是今年公堂裏沒這些閒錢花。修祠堂也算花閒錢呀！太祖爺爺在被眼淚哩！——但是雙喜不會說出口。

（註）這位脾氣好的菩薩，叫做「四風菩薩」。據說玉皇大帝是他的外公，外公做他一件有種的差使，做司山縣地方的晴雨。每逢六月，也不知他是孩子氣玩亂了心，還是其實做不得主，天老是一晴就晴上十天半個月，讓太陽把田裏土壟晒開裂，河水乾涸到露出礁石，正要飛速地發兵的稻，都要得垂頭喪氣。一天天委實，大家一看這情形，急得要不得，照例先祭三天，表示向這位菩薩頭孩子以及他的上司下屬懺悔求情。這不下雨，村上人把鑼一敲，邀上一二百人，敲起鑼柳團，赤着腳，排成行列，火把，香案，鳴鑼放炮，晝夜敲三四十里，亂石荆棘路，到水邊，捧頂的龍王潭裏，提起一條魚，蝦，四脚蛇，或是什麼的，總之是條「真龍」，關到瓦缸裏，喝喝道走回來，由地方上有體面的大老鄉接着，供到這裏龍王臺上來。這是在廟住，龍頭孩子，賭賭惡毒他的下屬的辦法，如果仍不下雨，那可不容氣了，選幾個粗壯漢子，跑到斗南山西風廟裏，由神座上把龍蝦頭孩子，解押到這裏來，叫猛毒的太陽把他一頭紫髮晒得出汗冒油。

「嚇——」柏堂像有那麼回事的嘆着氣，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把正搖着的頭停住了，回身改過口氣說：「那麼你把正廳裏安排幾張桌子椅子吧。」

「是是。小的就去擺。」說着話，向後退着走。

柏堂走到階沿上，抬頭向那個巨大的長方形天井望一望，雨是稍稍緩和了，天依然沒個晴朗的意思。天井裏幾塊太湖石，一邊擁着棵高出屋簷數尺的大柏樹，一邊是三株瘦長的天竹，雨點打在上面，淅淅颯颯的響，攪托得這節高天的周遭分外岑寂寥廓。柏堂要壓住滿腹亂麻似的思緒，沒法壓得住。昨夜預備了整半夜，不時醒過來還要默記幾次的那篇也許備而不用了的尷尬的開會詞腹稿，此時又斷斷續續湧上來。

——今天這個會，大家不催促，我也早就打算要開的……我

柏堂值年管這個義莊，素來手續清楚，大家都曉得……我柏堂是承諸位看得起……我是對得起祖宗的……去年「夾收早」租是照對折交，共總是一千八百擔……大家頭上同是一塊天……大家都曉得……稻價那時跌到兩塊五兩塊二，是我柏堂不忍得把來當泥土賣，存在倉房裏，大家查看……培英小學是只好停辦……女子念書不過是那麼作興……培英小學教育等點費減到一角五……那是為地方盡義務，大家是一片熱心……下學期開不得學……市房空着沒人租用……是月齋老叔熱心教育，急公好義，借了一千二百元……自衛團解散……今年是第五年……

……二十七天不下雨……籽草無收……報了荒，縣政府不准，呢，不准。……那不是我柏堂弄什麼……大家可以查問的……要加租……佃戶都鬧着聯合退佃，要去逃荒……呢，那自然是不行的……我柏堂為義莊，五年來是鞠躬盡瘁，大家都曉得……今天這個會，大家不催我，我是要開的……我如今要提出來，請大家商量的……第一，這一千八百擔積穀是萬萬動不得的……這一千八百擔是呢，另有正用……錢糧附加每畝六角六，墾務局特捐每畝四角……那是要交清的呢……月齋老叔今年三歲，鎮福坊虧折太甚，培英小學那筆借款是必定要還的……月齋老叔是一片好心，我們是不能辜負他的……呢……第二，要大家商量個辦法鎮壓佃戶客民……退佃是辦不到的……呢，那是句笑話……第三，大家……呢，是第三，我們是錢糧出不起……呢……大家議個呈請書要縣政府執行加租……呢，每畝二十斤是加得的……呢，第四，保甲……壯丁隊……清查戶口，豫鄂院劃匪辦法……那……呢……沒錢舉辦的第五……培英小學今年是只好停辦一年……來年再設法的……村上的子弟如今真能念書，真有天資的……呢……太少……太少……村上的子弟……呢，在家裏也是好自修的……呢……念書也是沒多大道理的……我柏堂是鞠躬盡瘁，這一千八百擔……是要作正用的……

「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啊……」

柏堂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大門上進來兩個人，一邊笑着讓着，一邊在收了傘，踩着腳上的泥水，拍着身上的雨點。那個四十多歲，穿一件舊直紋紡綢長衫的矮胖子，是謙益堂子壽，恒昌祥京廣洋貨布店老板，商會會長；那個二十多歲，一頭油光光的時髦頭髮，穿一件月白生絲長袍，領子又高又硬，直撐住下巴的清瘦長個子，是紫荊園松齡，一位上海什麼專門學校畢業生，如今是在家裏專門當少爺。

「來得好，來得好……」柏堂扮個高興的樣子喊：「大家請位——請到西官廳坐。」

「這場雨，他娘的腰這場雨——我說，柏堂哥，」子壽收了傘，把上面積雨擽着說。

「子壽。」柏堂答。

「這場雨要早下這麼十天，嗯，啊，——」

「兄弟，這個話就提不得了……」柏堂不勝感慨的樣子答。一邊招呼着松齡說：「你今天居然肯冒着雨勞駕……」

松齡嘻嘻地笑着，不作聲，把長袍高領子整一整，頸子扭一扭。

「他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子壽說：「這個話他要我——」

「裏面坐，裏面坐。」

三個人同走到西廳裏，雙喜趕來接了兩位手裏的雨傘。西廳裏一張舊木榻，兩連几椅，香煙果盤都已擺好。子壽向榻上一躺，順

子在榻上取了枝烟，直着頓了兩下，湊到眼前看着說：

「我如今是越窮越懶，看見榻椅就想賴——柏堂哥，你這買的是什麼烟？」

「是雙喜買的，說是什麼司太飛，倒公道，十三個。」

「所以你這個人容易老，模樣事要緊，錢財經濟上打算，我抽慣了大英牌，這些新牌子——」

「我曉得你的心事，要是在這個榻上設一盞燈，那就正合了你的意思。」

「不是那個話，不是那個話。這是什麼地方——我們還是談正經的。松齡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到你府上連找了幾次，你老哥財忙都不在家——」

「我是半個月沒落家，在莊上住了七天，城裏三天，這個會延遲到今天開，也就是這個原故。——天生一付賤骨頭，有什麼說的？」

「松齡那個話，我也——」

「你聽我說，聽我說。他是爲了幾筆存款取不動，如今已還好，了八月裏的日子動土，就缺這筆錢用。柏堂哥，你說祖先的黃金（註）難道好長久拋露在土面？所以這事做子孫的無論如何不肯，也是要做的。義莊這幾年緊迫，我曉得——」

「登但緊迫，去年培英學堂開不得學，不是向月齋老先生借了一千二，不是長年二分起息——」

（註）「黃金」銀骨也。

「那不錯，聽我說，聽我說。松齡那座竹山，我們是談家理話，句句如實說。——如今是糧長莫及，松齡自己又不會經營，一個住山棚的佃戶又是個膿包貨。每年出的筍子、竹，都給當地的王八蛋偷個完，反正曉得主子是個軟弱書生。在縣政府花了不知多少錢，請當地鄉紳的洒席已不知請了多少次，立的「禁牌」只是雙子的耳朵，嚇著蠅也嚇不動。這座山和太祖的墳山是一支龍。這你老哥是曉得的。如今他急等錢用，打算硬起心肝，只要個兩雙手的數目，除竹木不計外，山上有五十多畝田，單單這五十多畝田，就不止二千元。這個好處，他不忍得造化別人，他是死心一個點要賣給義莊。葉落歸根，憑這一點心，就是個爲子孫。柏堂哥，你無論如何也得成全成全。……義莊裏去年的稻子一千八百擔，不曾賣，我曉得你說義莊緊迫，那不錯，那不錯。如今就在這稻子裏出價。……柏堂哥，你說這事可行得。……松齡是爲了安葬祖先的黃金。這是正事。你成全了他，你有陰德。……」

「你這個話，我也略知一二。可是這個義莊，不是我宋柏堂的。要是我柏堂的，那那不談竹山的話，就是白手借這二三千塊，我也放心。……」

「不打那個官話，不打那個官話。柏堂哥，松齡要你老叔說的話是一點水一個泡。你究竟是不肯成全，就是這一句話。」

「子壽，你也是市面上替大家做事的。你不能拿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來填我的胸口。那我叫我做不得人。我不妨把我衣袋裏的

運通在你老弟面前抖一抖。莊這一千八百擔是，我忍不得拿來當土塊賣，纔勉強留下的。——那也只好是我半夜給鬼摸頭。——心想歇一年息，看今年價錢可好點。誰知反而望下，又遇到這個大旱年，今年是籽草不收。這不是我柏堂人糊塗，大家家裏都是有田的。如今這點糧留下的稻子——總共不過一千八百擔，按市價一塊八角算，不到三千五百元。只這月齋老先生那筆借款連本搭利就是一千五。老弟，你想想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開支，望那裏出報了荒，縣裏不准，錢糧附加每畝六角六，望那裏出。墾務局的田畝捐望那裏出。壯丁隊的開辦費望那裏出。培英小學就死心關門了。——這些都不談，老弟，我問你一句話：你曉得和你老弟同樣情形，要通融這筆稻的人，應該有幾多位？」

子壽赤紅了臉，由榻上跳着站起來，嚷着說：

「不是那個話，不是那個話。你老哥說話怎麼拖泥帶水的。是松齡要安葬他兩代黃金，拿竹山來賣給義莊，是他託我來說這個話。你怎麼說我子壽要通融義莊這筆稻子。——柏堂哥，你這不是個笑話，你這不是含血噴人。……」

「你坐下來，坐下來。不要走氣門。——就是我說錯了一字半句，……也反正是家人。——那這話就格外好說了。——松齡。」

松齡坐在左邊太史椅裏，直着雙毫無神采的眼睛望在對面柱子的半邊檯聯上。柱子裂開了無數的縫，把檯聯上一個個端方的字體扭扯得很狼狽。一隻壁蟻從這個字爬到那個字，爬到裂縫

裏又重複爬出來。他把每個字在膝蓋上照樣描畫着。

「天第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

畫了一次，又畫第二次。柏堂和子壽的談話，雖近在耳朵邊，但只僅僅跳進斷斷續續的一句半句來。盤繞在他腦裏的是昨天晚上在則古軒瑞卿嫂家打牌的情形。燕姑娘打五索，他有意做個醜臉說「對」，燕姑娘就紅着臉格格地笑；他把腳纏住她的那雙尖瘦美麗的小腳，她就紅着臉向他丟個半嗔半笑的眼；他把肚子一大用右腳脚把她的脚挑着擱到自己的左腿上，握着，捏着，手由褲管裏伸進去……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這都是奇蹟！他想不到燕姑娘那麼貪貴美麗的人，是這麼容易上手……

——十個女人九個肯，只怕男人嘴不穩……他心裏癢癢地想着，一邊仔細再把每個舉動回味着，一邊手在膝蓋上無心地畫着字……子壽跳着嚷起來了：「柏堂喊自己了。」

「呃，柏堂叔……柏堂叔。」松齡好像從夢裏醒過來似的把眼睛眨了兩眨，牽住領子扭着頸項答。

「姪郎官，不是我做叔叔的今天要對你說不三不四的話。你畢業後回家剛兩年，只經過我的手的，就已經買去五十多田。三河鎮市房不算在恒隆煙店抽的殘股不算——你怎麼兩代黃金還是拋露在土面？姪郎官，先人創業不容易。你年紀輕，上頭還有個老嫂；下面，剛動頭就已經有兩個孩子。你是受上等教育的。你要顧點後路。——世界是一天一天壞，錢是在水裏的。」

「我今年——我我我——」松齡蒼白的臉上飛起幾朵紅雲，把身子扭了兩扭，由太史椅上站起來。

三

外面格篤格篤地一陣皮鞋響，又夾着幾雙釘鞋和好几個人說話的聲音，鬧得正堂裏噤若寒蟬。

「我說怎麼找不到人，原來你們在這裏……」

說話的是博學堂大房步青，五十多歲，鬍子已經花白了，是昌豆腐店老板，肩背有點駝，鬍子是民國十七年剃的，而今留着個鴨屁股在頭上；接着進來的是審問堂二房龐甲，六十多歲，可是光滑滑的一個扁臉的下巴，找不到半點鬍子根，這位老先生人家背後都喊他「肚臍子」，意思自然是說他除了烘火晒太陽，拿把扇子走走河岸，帶小孩子玩玩，上街買東西外，再不會做過其他什麼事；第三個是明辨堂四房子漁，或紫瑜，或子愚，總之是個滿口野話，愛哈哈大笑，會做呈子狀子會打官司的人，四十多歲，一張元寶形的胖臉上留着幾根仁丹鬚，第四個是慎思堂三房叔鴻，一位北京什麼大學畢業生，二十七八歲，左眼下一大塊烏青色的疤痕，痕土有幾根毛，如今是在省城中學當教員；第五個是篤行堂五房景元，一臉乾巴肉，三十多歲，有個口吃的毛病，是個忠厚的生意人，自己被店裏辭歇後，在家已閒住三年，臉上那幾條新舊痕，說不定便是他尊夫人給抓的。——這是錦公分大五房的五位代表。

柏堂丟開松和商會會長子謙，連忙站起來，迎着說：

「勞步勞步，濕了你們的腳，濕了你們的腳。」

說着就高聲喊雙喜倒茶敬煙，一邊抬頭看一看天：雨已小得多，幾塊烏雲飛跑過天井。

「柏堂，你這個話錯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弓着背把傘靠

到牆邊，舉起手裏那根毛竹旱煙袋看了看，慢慢地地在釘鞋上敲着煙蒂說：「我是爲了落雨纔出來。——這個『秋燥』還了得！」

子漁當認師的那一個，手裏拿着兩根新製的蟋蟀草，笑開臉指着柏堂說：

「我說，柏堂哥，這個天是有意調皮，是有意也，像人，是個絕種……」

「不是那麼說的。子漁——」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在榻上柏

堂先前坐在那位子坐下來，接了雙喜敬的茶，和雙喜說：「你拿『淨絲』來，我不要這個洋煙。」子漁，不是那麼說。那個年成的事，

是只當瞎子死了兒子，橫直沒眼睛望了，可是這個『秋燥』……人要緊，人要緊。這……場雨，倒底還是雪中送炭。天有眼，天有眼……」

「天有眼！天就有眼，也是生在後腦上的……」

「慢着——自從南京建都，我們這裏的天，倒底是有眼的；天心是歸順的。你看申報上，陝西一帶是個什麼樣子，陝西要是靠近南京，就不會變成那樣子。這是一定的目的。——我怎麼曉得天心

是歸順的……我早上又看見潤生，潤生瘦了黃了，那難怪。十幾天來，他連在家燒一管『淨絲』的功夫也沒得。這個秋燥，嚙，郎中出生意，藥店出生意，壽材店出生意。」

「你老哥乾子豆腐的生意也不壞呀！」子漁向大家做個鬼臉，笑開了，把蟋蟀草拂着自己的仁丹囊說。

「你莫打岔。」步青老嚴正地繼續說：「——就是我們這個村上，這幾天害秋燥的有多少……一色的病寒熱不分清，燒黃了

眼珠，說是『半更子』，不是，說是『傷寒』，也不是。你說是什麼？——就是個秋燥的病……我家春狗子，頭天晚上吃了兩塊香乾

子，還同他姊姊唱革命歌，好好地。半夜架天架地燒起來，第二天，認不得人了。我接潤生來診看，潤生說，用不着看，用不着看……一色

的病，他一天不看不看也要看五六十，那自然不用看。——他配了一付『碧玉散』，叫我只管放心給他吃，可是要想病完全好，那還

等菩薩洒下楊柳瓶裏的淨水。——他這個話就是有宗旨的……你說天沒眼，今天不落這場雨，人還了得……所以，天心到底是歸

順了的……」

「肚臍子」慶甲老癩着那張沒一根鬚鬚的嘴動了兩動，眼睛望着天井，獨自個點點頭，表示對步青老這番話已經有所領悟。

子漁扮了個滑稽的笑臉，望一望大家，看見大家都不作聲，又見步青老在吸着煙，搖着腳，那麼付得意的神氣，心裏有點難容，有

(註)「半更子」瘟疫也。

意逗着說：

「就依老哥這麼說，下場雨，殺殺秋瘟，病人好過點，那這個天，越發是個絕種了！」

「毫無目的，毫無目的，——」步青老擺着腦袋說。

「聽我說完。——步青哥，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是像你的那桿煙管，不那麼——不那麼容易吸出煙來的。——這個却不該。步青哥，你曉得，人活了，不死，那是天有眼了；可是好草無收，活着沒飯吃，買吧，不管稻子多便宜，也是買不起的。——這樣子，索性病死了，倒不差似登仙。如今給這場雨救活了，反弄得不死不活的。那是貓兒耍耗子，不過制你多受點災難……火燒紙馬店，遲早是要歸天的……你說這個天怎麼是歸順了的……怎麼不是個絕種——怎麼是好耶娘扯的！」

「毫無目的，毫無目的！」

叔鴻，大學畢業生，靜靜地聽着，忍不住噁噁地笑起來。

「你笑什麼？子漁也尷尬地笑了。」叔鴻，你是個有學問的，你說我這話可對……」

「老哥，我得罪你。」叔鴻把頭髮向後摸一摸，苦笑着說：

「你別拉上我，我是不懂你們這些『經緯』的。」

商會會長子壽一直躺在榻上，抽着煙捲，噴着圈兒玩，想心事。這時忽然坐起來，問叔鴻說：

「鴻叔你幾時上署……你那件債務官司……」

「學校是早開學了……就是這件官司絆了我的腿……我現在打算兩天內就動身。」

「官司了了？」

「了了——光景一輩子也不會了。」

「是件什麼官司？」柏堂插嘴問。

「你不曉得？——呃，你是個忙人，你是不曉得。」詭師說。

「就是萬源油坊那筆存款，二千二百元——」

「就是殷楚江的那個萬源油坊，那不是筆錢穩的債？殷楚江縱然不在了，他幾千畝田總是長翼膊也飛不掉的。」

「我不是說這筆賬不穩，是我要錢用呀！——這二千二百元，還是先大人手裏存的。那時先大人和殷老是親密知己，你老哥是曉得的。那時他——」

「我曉得，我曉得。」柏堂說：「那時他在長江南北有十幾個金字號店。他那個活動的能力，是誰也佩服的。」

「殷百萬，數一數二的鄉紳，數一數二的鄉紳！」步青老把旱煙管在鼻上擦着油，搖着腿說。

「就是我畢業那年，一分八釐息還是上了的。——忽然無緣無故的聽說他死了。——有人說他是錢店倒了債務發作，吞金子自盡的。那不管他——我由省城趕回家，想和他令郎接一接頭，免得以後我們兩方隔代人，將來生瓜葛，那知他奶奶十把眼淚九把涕，要求止息，三年內分期還本。我就吃一驚——但是兩方面是債

交，難不成看他家出了凶事，我不幫幫忙，反來窘逼他？所以我和我母親商量，就依他止息，可是款子得要在一年內還，這是前年的事。誰知當年不曾還，去年還是不還。——我想，就是完全依你那個話，兩年內也該還個大半數了；你如今睜而不睬，一毛不拔，那是個什麼意思？——你曉得他是個什麼主意？——他要拿田抵——」

「毒主意，毒主意！」步青老搖著頭說。

「那你不能開眼睛吃老鼠藥啊！」柏堂關心地說。

「所以，我想，這個世界是談不得情義的；我與人以德，他却報我以怨。反正我父親是不在了，般老也不在了——他令郎你大家總曉得，看那付形樣，就要惹我生氣；不是近視眼，要配付平光鏡。用紫的綠的紡綢線春做四不像的西裝中山裝學生裝穿，一隻手要戴上四個五個寶石戒子，一天到晚靠在煙燈上聽留音機。外埠到的娼妓，一個個喊到自己家來胡纏……你說我和他講什麼情義？我借給你的是現錢呀，你怎麼拿田抵？——這且不談，自從我先大人——我父親過世，喪葬費用了六七百，我弟弟幾年上學校，一年用四五百，家兄離婚，花三四百，又結婚——」

「伯鶴結婚了？——自由的？」子壽問。

「在北京。在北京。」叔鴻答非所問地繼續說：「——又結婚，

……近年家裏又添了幾個孩子，我們自己在外混，是老爺管不得老爺的。唉，我們這個家，就叫沒法想——這且不談，家裏一點點產業，你大家大約都曉得，一百多畝田，去年反貼了幾十塊完糧納

稅。今年更不談。幾個合股店，合茂槽坊是北伐軍到境那年倒閉的。股洋五百元，完全沒了，還攤了一百多元債；同姓布店，去年損三哥要做一批繭，克又蝕了五千，只分了點賣不掉的洋貨布疋回家；……福康一筆存款，店主如今是押在衙署裏，我問那個去要錢？恒豐煙店一筆，如今三老爹這個店半開半關支撐着。三老爹分長，利也不給，本也不還，這口冷粽子我只好硬起頸子吃。——我一家十多個人，吃用望那裏開支？……我是夠急跳牆，我並不是好訟……」

「縣裏是怎麼判的？」子壽關切的問。

「縣裏是拖延，他破產抵債，自然沒話說。可是他這個產是田，是破不了的。我是個賣田的人，我受他的田……」

「這年頭田是個倒糶東西，是個瘟神，誰見了，誰怕。哈哈……」

……子漁那個詭師笑着說。

「那你走了，官司那個問？」商會會長子壽問。

「我託我們的子漁哥全權辦理。」

「子漁，叔鴻這事你要盡點力。你把錢弄到手，我給你存放，利息長年二分，長年二分。」

子漁哈哈笑起來：

「聽聽這個話，八字沒見撇，他倒先伸腿了……」

「子壽哥，別想這個心思。我是等着錢還債，等着錢做盤川。我要是有錢存放，我也不打官司了。如今你老哥是大老板，是商會會

長，你借給我，我的長年二分五，行不行？」

叔鴻說着，大家哈哈笑起來。

笑了一回，叔鴻走到柏堂跟前說：

「柏堂哥，我有句話和你說。」

柏堂怔了一怔，被叔鴻拉着出了西廳。

四

這時候已經快十點半鐘，雨已變成鵝毛雨。西廳裏一塊長方形的太陽光驟然由天窻上照下來，依舊是這麼炎烈可怖；天井階沿的濕地上不住冒白色的水蒸汽。

大家都皺起眉眼來。

「步青哥，」那個認師笑着說。「你看看這個天，可像是有眼的，可像是歸順了的……這不是貓兒耍老鼠！這叫人怎麼活……」

「子漁，虧你是個認師，你這些話，毫無目的——生了個天，難道不出太陽——」

「不談這個話，」子壽，商會會長，不耐煩地插着說：「——子漁，我想，我們這個義莊，給柏堂官拿在手裏，弊病太多。如今這一千八百擔，他就是想把持，不打算拿出來……」

「這個話你錯了，」步青老裝着早煙袋說：「柏堂是個正直君子，人精明，把穩，他是個要辦住卯子纜肯過河的。他是個天天在兩

錢眼裏打鞦韆的……有這個義莊，就少不得這個人……這是一定的宗旨，一定的……」

「精明把穩！——一個笑面虎……步青哥，我不是和你說，你養精神。」

步青老滿不在乎的樣子，擦着火柴吸煙，搖着腳，怡然自得。商會會長接着說：

「去年義莊的田是照六折五折收租：一千八百擔，那時候他在莊屋裏收租，小廚是帶的他自己家裏的長工，却開莊上的賬；還把他兩位少爺帶去住，吃那些佃戶辛辛苦苦一年做到頭，碰到旱年，自然只好東佃兩家認虧吃；他不，還是天天要佃戶送雞來，送新上市的青豆菜……吃不了，帶着走。大擔小擔差使佃戶望他家裏挑，恐怕那些贖物，直到而今他還不會吃得完……這都是額外的詭詐，却飽了他個人的腰……這是說的去年。前兩年十全十敗，弊病自然更多……」

「那不出奇，子壽，」步青老閉着眼，幌着身子，忽然又插一句說：「那不出奇！那是佃戶的孝敬，那是他應得的酬勞……你這些憐惜佃戶的話，都是貓兒耍老鼠……都是貓兒吃不到牆上的乾魚……」

「你這話怎麼說，步青哥，你六十歲攔在頭上的人，說話怎麼總是圍圍的……不是白吃了你了五十多年的飯……」

「莫走氣門，莫走氣門！」步青老繼續幌着身子，閉口地說。

「子漁，你聽我說——那些就算是額外的孝敬，不談他——

一千八百擔稻，那時候市價還有兩個兩塊多近三塊。他存了個私心，打算籬斷了，好自己賺錢上腰包，留着攤在莊上，不放心，又打莊上牲口挑子擔子望這裏運。這些手脚多一遍，他的額外酬勞就是多一次。——這還不談他，稻一攔攔下來，到今年確這個荒年，籽草不收。稻價却是跌到一塊七一塊八。——這個損失該由那個去擔負？

……這不談，義莊早兩年十全十收，也得價，那些錢是無論如何也是開支不盡的。除開買了我們子孫幾百畝田，却不見利一個錢。——錢是不會不剩的，他拿在手邊做資本做茶葉生意，做蜜棗生意，放高利貸給窮人給佃戶，每月二十個鈔一塊的息。培坤學校由他關門，培英學校開學却還要借月齋先生的債，明明是一分八的息，他却開二分的賬。——」

「你這話，我相信，我相信。」詎師回答：「可是世界上的老虎都吃人，都不是好耶娘扯的。——所以我是贊成瓜分義莊，大家平分……我們先來個共產……哈哈……」

大家都吃一驚，看住詎師子漁那個哈哈笑着的臉——像隻破散了的元寶紙鏡。步青老站起來，用旱煙袋敲着地說：

「子漁，你這個話，早就有人這麼倡，可是你今天公然在祠堂裏這麼說，你不是個姓朱的子孫……我比你窮，我可不敢作這個非分之目的，你這話太沒良心，太沒宗旨……」

子漁把頭靠在太史椅背上，繼續張着嘴笑。笑了好一回，坐直

了，說：

「老頭子，在『家堂菩薩』面前，這是你老哥扣屁眼賭個咒，分義莊，你心裏想不想……說謊話的不是好耶娘扯的！」

「太沒良心，太沒宗旨！」

子壽會長非常痛快的笑了一回，高興的樣子和子漁說：

「還有那個話，義莊這一千八百擔稻，如今是板凳做上的雞子。柏堂官就第一個想一口吞……而且，這個大荒年，我們做東家的是得草無收，客民佃戶呢？他們難道天給落下來米來？他們如今要退佃，要逃荒，可是不能插起翼博飛呀，而且飛到那裏去！——狗急跳牆呀，他們沒得吃，難不成一個個成仙學道，難不成一個個做菩薩——那個笑面虎只一味的屎壇了心竅，想把持了自己一口吞，好像就沒想到這一點……子漁，你想想……我今天是提議先分這一千八百擔，我們做子孫的沒得吃，我們不能讓柏堂官一個人玩手段，上腰包，我們不能等着客民佃戶來搶糧……這話你說可有個七搭八？」

「有之，有之。不催他開會，今天這個會他是不見得開的。」子漁把煙草拂着鬍子說。

坐在最末那張太史椅裏，瞋着眼睛沒作過聲的是兀，那個小店夥，這時忽然趕着暖了暖，搔搔乾巴臉上那幾條傷痕，站起來，非常嚴正的說：

「我我我——今天是七十七月半，客民佃戶個個——佃戶做

孟蘭會。——要防，要防，防防防一着。」

說得太吃力，口沫冒滿在嘴沿上。

「沒那麼快，沒那麼快。那裏真的說搶就搶？那是個笑話……」

「子漁說。」

景元梗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回身坐下。

「這個話就難說。」子壽說：「——柏堂官把持這筆籍，是實」

月齋老先生勾串好了的……剛才你曉得怎麼着？松齡要葬風水，

缺筆錢，這可也是子孫的大事。松齡要我替他串說，把一座竹山要

義莊買。他死心一個點不肯成全也罷了，還打官話，還說是我自己

打主意！我們這位松齡官——」

松齡在抽着煙，窩住嘴吹着不響的口笛，想心事，聽到自己的

名字，馬上又臉紅了，把領子牽一牽，頸項動一動，淒苦的笑了一笑。

——又是個不扶不起来的漢獻帝。教他曲子唱不響。柏堂

官——那個笑面虎，玩了個手段，擺起了叔叔的架子，六二三八二

四地把他教訓一頓——我們這位松齡官，就三百錢買了個瘋死

豬仔，活不開口……」

「不是我不開口呀，我開口也沒用呀！」松齡忸怩地說。

「哈哈！」子漁笑着說：「那是實話，那是實話，說破了舌頭，

也不過是對石壁上哈了口氣。柏堂官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他還是

想拖延日子，籠斷這筆積得錢來給自己賺錢。——都不是好耶娘

扯的！」

「就是這個話呀！——那個笑面老虎還說，還有人在對付義

莊這一千八百担。你曉得還有那幾個？」子壽問。

「我曉得的就是叔鴻要賣三千畝田，否則就借就借五十担

稻。他等着錢做盤川，佈置家用。——叔鴻這事柏堂官是不能不答

允的。他領了第一個月薪水就歸還。錢樵老頭子要提議領「古稀

俸」，這個話是不行的。我們活不到七十的，難不成就白做一趙姓

宋的子孫……虛堂官要「靠」三畝田契，都是少數，再還有就是他

——子漁說着把那根煙草點一點，景元。

「我我我——」景元梗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說：「是沒

沒沒法想……我我我家裏沒得吃——」

「他那個媳婦，」子漁說：「是貂蟬轉世不是個好耶娘扯的。」

景元官也太軟弱，不像個有屎的——」

「怎麼，這兩天又打了架？」子壽問。

「你看他臉上掛的彩……」

「我我我我——」景元摩着臉上的傷痕說。

「也難怪！」子漁說：「他歇了生意，在家裏閉住三年多，家裏

幾畝田，夠不得三個月糧。他那個貂蟬，又是個豬婆轉劫，今年生一

個，明年生一個……那些小狗扯的一個個都是哪叱投胎……全

靠貂蟬一雙手做點鞋，洗點衣，養這一家人。——而今的女人，有幾

個是好娘扯的……她吃了苦，她就要做王爺了……」

「子壽叔，」景元站起來，紅着臉，梗着青筋，走近子壽身，

恭恭敬敬的說：「我我我想託老老老老老老——在街上找找找個生意，可行……」

「這話你二伯娘和我提過多次了——你可曾上過街……」

「我我我——」

「你可看見街上有幾家店開敞了門，街上有幾個買東西的主顧……」

「做做做做做好事喂。」

「啊！你這官，你找錯門路了……你別看我頂着個商會會長頭銜，我這個會長是破廟的齋公，我是天天求人做好事……」

「哈哈！哈哈！」子漁又大笑起來：「實話實話！你要他給你找飯碗，那是捉住個丫頭要屎割……哈哈！」

五

步青老在榻上獨自個閉着眼睛，幌着身，搖着腳，聽着子漁子壽等的談話，覺得已再無插嘴的機會；裝上一管煙，吸着離開坐位。正堂上許多人談話歡笑的聲音傳到他十分聰敏的耳朵裏，吸引他躡出了西廳。

正堂裏，上堂，下堂，東西拐角，兩邊和正中的椅子桌子旁都已六個一推，五個一級地聚着來赴會的宋氏子孫——共總不下三十多人。步青老剛走到下堂那樑大白石柱跟前，貼西邊近「大

盤」的那個桌旁的人堆裏，有個人站起來向他招手

「步青哥，這邊來，這邊來。」

步青老走近一看，原來是渭生。渭生四十多歲，穿一件上黃下青的多羅蘇「接衫」，一隻厚嘴唇，翻得像豬婆嘴，白眼珠上網滿紅色經絡，一秒钟裏要眨三次眼皮。他除做郎中還兼通陰陽是個有名的風水家。

「幾時來的？你今天也有空到祠堂裏來？」步青老高興的說。

「是這個話，老哥，我是私不廢公。不怕十頂轎子擺在我門口，等我去診病；只要祠堂裡有事，我還是要到的。」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我也就是個不忘本的意思。——你早就到了？」兩隻紅眼睛眨得如有機器開着的一樣。

「我是落大雨的時候來的。——渭生，你這個話就真有宗旨了。」

……今天這場雨，抵得你幾帖「碧玉散」。我春狗子吃得半飯碗了。

「這場雨，甘霖是甘霖；只是炎威不殺，元陽太旺。——還是個

「秋老虎。」古人說，「江海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為什麼不說「夏陽以曝之」……這話是有道理的。——這就是個秋老虎的意思。何況這場雨沒斷雨腳，羲和就來高臨，陰陽相尅，人最容易中邪。

「養香丸」是離不得身腰的。」

「渭生叔，我說養香丸遠不如仁丹。」

插這句話的是雲川，尖尖面孔，是個上學校上到中學二年級就輟學的青年，穿一件領短袖ABC的襯衣，一臉紅顆粒，不時要用手去剝弄。他說這話時，就正在臉上剝弄着。

「人丹那是騙人的。——豈可人而有丹？除非赤松子下凡了！」

聚在一起的叔鴻、柏堂，還有石堂，——（一隻眼睛，四十左右，穿一件加染的灰色紡綢長衫，一臉煙色，是個落魄的小政客，曾在安武軍裏當過司書。）——肅堂——（五十多，是個老實可憐的塾師。）……等人都停了自己的談話，轟笑起來。

「不是中國人丹，是日本仁丹。」

「那更不然了，倭寇乃虎狼之邦，它那些藥，也都是個霸道。」

「賢姪官，你記住我一句話：治病如治國，總是王道為尚……你們現在講究新學的，就都忘記了這個道理。」

雲川望一望大學畢業生叔鴻、叔鴻和柏堂繼續談着他們自己的話，沒來理會雲川頑皮的樣子，再插一句：

「施德之濟衆水怎樣？虎標堂萬金油八卦丹怎樣……也都不及養香丸。」

「賢姪官，那些藥說破不值一文錢，什麼濟衆水，十滴水，萬金油……你看他裝潢得那麼好看，賣人家那麼些錢，其實裏面是些什麼藥？也不過薄荷、甘草、冰片之類，對上一點酒料而已。世界上豈有個酒能驅邪者……酒鬼酒鬼，酒自己就是個邪道了。」

「這話就不靈然。」石堂那位小政客，眇着一只眼睛，把手在

桌角上一拍，說：「濟衆水裏的是白蘭地酒。這是味聖藥，心脾胃腸有點小毛病，喝這麼一小盞藥，到如神！我從前在天津，也是六月裏，住在我的——『拜把』的公館裏。那天晚上幾個人去聽王瑞卿的戲，沒到壓軸子，我就覺得心隔阻，一手心冷汗。我想這可要進醫院了！——那知不然！我的那個『拜把』跑到咖啡房裏弄來一小盞酒，也不過這點點（比着茶樽裏的茶脚。）我那時是喝不得酒的，勉強沾了一點點，就覺得意思滿對。喝完了那一小盞，——是個高脚琉璃杯，這家鄉是沒得的。——胸前豁然開朗！我一問這是什麼酒……就是白蘭地！施德之怕就是我的那位『拜把』傳授的。——所以，外國人是有個研究的，不能一概抹殺……至于仁丹，那誠然是個霸道……」

「有嗎啡有嗎啡！」步青老點着頭說。

「這話就不對勁！」雲川嘻嘻笑着臉說：「你們到廣濟堂藥店去問一問，一個六月銷的是仁丹多，還是養香丸多——我昨天給我孀娘去抓藥，那裏十三個買藥的，就有五個買仁丹。中國的人丹不要咬定一個點要日本仁丹！我打聽朝俸，說是這一個六月銷了七八千包——長江沿岸還在抵制日貨呢……難道這些人都定是要吃嗎啡的？」

「抵制日貨，那是個笑話，那是個笑話。」石堂搖着頭說。

「如今街上生意是家家清淡，家家虧空，只有藥店是好生意，

好生意。」步青老嘆口氣，沉着眼睛說。

「你老伯的寶號總是不會打倒的這……」雲川說。

「那是家常必需之目的，蠅頭為裡（微利），蠅頭為裏（微利）。」

「不談那個話。」石堂補上說：「我說，要抵制，就該不分日美英法，各國皆應在抵制之列。買日本貨固然是利錢外溢，難道買西洋貨就不是利錢外溢？我們中國窮那就只窮在買日本貨上——還有一層，這抵制外貨的事，靠學生演說抄查，是無濟於事的。人民是窮得這樣子，買東西自然是揀便宜的買，何況外國貨自然比中國貨好……這個事應該由政府裏出力！」

「政府裏怎麼個出力？」雲川問。

「政府裏應該——這個話，你們是不懂的；我說的是關稅。外貨進口，加重關稅……自然國貨就爬起來了。這話叔鴻就是明白的。」

「什麼？」叔鴻問。

「我說，要抵制外貨，振興國物，該先加重關稅。」

「得罪你，老哥我不懂這個話。」

「哈哈！」雲川頑皮的笑起來。

「你大學畢業，不懂這個話……你是學社會的呀？」

「我學社會沒學到這個。你真考我，我怕考。」

「哈哈！」雲川笑。

「老哥，」叔鴻笑着說：「你那是說的句天話，是外國人在中國加重中國貨的關稅哩！你曉得連長江沿岸都有洋關哩——重要海港都插着外國旗子哩……」

「不談這個。」石堂眨着一隻眼睛，皺了皺鼻子說：「——雲川你們年輕學生露天講演什麼的，總是個笑話。好比六月裡，你們夜夜在這個門前講演，說那些個無法無天的話——」

「我們說的只是破除迷信，抵制外貨……我們沒說什麼無法無天的話。無法無天的話是你竹堂叔說的……」雲川辯着說。

「你們不能學他，他是個目無法紀的人！」

「石堂，」義莊管事柏堂沉着臉，很嚴重的樣子說：「你那位令弟，你得管管。這個責任在你身上。家裏花那些錢培養他，鄉村師範畢了業，就應該在村上好好做點事了——培英小學請他當教員，他不幹，要到上海去進工廠，做工人……體體面面的教員不做，要做汗一把水一把的工人！這不是天生的下流性子……這不是辱沒姓朱的祖宗！——這也罷了，做工人又不安分，給官廳緝捕，跑到家裏來躲身，仍然是坐不住熱板凳，天天和些客民個戶捲在一起，從中間是尋非講口『俄國』『俄國』的……他到底是個什麼主意……外面人都說他『當』了共產，這可不是個玩笑的事，將來有了是非，連累的不是別個，就是你石堂——」

「別提這些話！別提這些話！」石堂皺着鼻樑，擺着手說：「我如今是只當沒這個人。反正和我遠得很，不相干，拉不到我身上。」

來……要是我的個親手足，我是早就送他到衙門押起來了……免得像敏齋老的那位權祖官，給外國人捉住了坐西牢……柏堂，你今天的摺帖就不該列他的名字……」

「那不然？」柏堂說：「我是挨房頭請……反正他是不到。」

……叔鴻，羅祖怎樣了？到底是活的，還是死的……」

「他是個嫌疑犯，光景不要緊……不過也難說……」

「唉——這兩位都是——」步青老嘆了一口氣，要說什麼，睜開眼睛來，看見雙喜領着兩個楊柳春茶樓的夥計，挑着熱騰騰的竹盒攏子走進來了：「點心來了！吃點心，吃點心。」

六

吃完了點心，叔鴻一邊接過雙喜送上的手巾抹着嘴，一邊自言自語的笑着說：

「點心是吃了，會可不知到幾時纔開得成……」

「快了！快了！」柏堂嚼動着舌頭，喝着茶說：「這裏是銘公分，昌公分都到齊了，熙公分差三個，鐸公分差兩個，彥公分差四個，錫公分也齊了，彬公分……」

「我們姓宋的八大分——」商會會長子壽嚼着滿口燒賣，渾着喉嚨說：「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別個都是頂房頭，到了會也是做菩薩……只要月齋老先生一到，凡事都行了。所以，以後不必多事，開什麼祠堂門，老老實實『素雅一塊玉』」(註)地請

月齋老頭子獨斷獨行……」

「子壽，不是那麼說的。」步青老頭子攥了五塊發霉裏在手帕裏，預備帶回去給他春狗子吃，一邊說：「月齋老叔是年尊分長，凡事有宗旨。他就是獨斷獨行也不出奇，大家心裏都服。」

「老哥，」商會會長說：「我們兩個是談不上來的。我說話，你真插嘴！我和你老哥豆腐貼對聯，兩不黏！」

大家都轟笑起來。

詠師子漁笑了一回，捧着茶樽走到叔鴻跟前說：

「這裏開祠堂門，不比你門學堂裏在學生會，急是不行的。——這裏開會，是且談，且吃，且走——會開不開是沒關係的。」

「今天可不行，談了，吃了，——可走不得……今天是一千八百担稻，幾千條性命！」

「又來了兩個——三個，三個。」雲川嘆。

大家一看，來的三個人第一個是熙公分老二房——逸生，穿一身月白竹布褂褲，腰上繫一根「通海」，膝下拖着絡鬆，快近三十歲，是個「三江黨」同志；第二個是彬公分禮約堂敏齋，五十多歲，苦心經營着他的「每文齋改良學塾」，新近爲兒子不知下落，滿臉愁苦樣子；最末一個是培英小學校長翰芝，四十多，民國三年江南師範畢業生，穿一件舊紡綢長衫，滿面白風斑。

「來得正好，來得正好，點心還有的。」柏堂招待着說。

(註)「乾脆」也，「老老實實」也。

三江黨同志坐到白面少爺松齡的桌上，拿起筷子拚了一塊，便送到口裏吃着說：

「我是命裏有屎吃，到處是茅坑。」——我口邊在楊柳村和幾個朋友剛吃的。」

「你這個絕種！」詛師子漁走過來，對逸生嘻笑着臉罵着說：「你初八日答允捉蟋蟀給我，怎麼七八天不見你狗腳跡？」

「老叔，老叔！」逸生縮起頭，做個防備討打的樣子說：「莫火我！莫火我！」——三溪鎮唱目蓮戲，我去趕了一場……我是小狗掉在糞坑裏，吃了一個飽……我是昨天半夜趕回來的。八十多里路，走得我臭死。」——蟋蟀子我替你打聽了三四頭，萬生竹匠的兒子在柏蔭園捉了個「桂花王」，我看了，是個「紅沙」，大概有個「五七半下軟家」。(註)裏是要得的。我隔壁小寸子捉了個「麻王」，可惜折了一條腿。」——

「你不要一隻油花嘴，我不管你那些個蛋。三天裏你不送幾頭來，你小心你那條狗腿……真是絕種！」

「老叔，就這個話，就這個話……離『白露』遠得很，多了不敢承擔，二十頭出在我身上，不算話的我是二百五，你老叔送我下城……你拿鞭子整我家法……你把我的『宋』字掉過來寫……」

「這就行，這就行。」

「可是我有一句話，說了，你老叔莫多心，你老叔是叫化子嫌院窮快活……」

「絕種……」拍的一掌打在那個光頭上。

「老叔，老叔。」逸生縮着頭，眨住眼，格格笑着說：「我我我不曉得你老叔養這些蟲子和誰打……村上的『撮棚』(註)前年就沒開，連三溪鎮今年也沒『撮』。你老叔就該『素雅一塊玉』地在家裏賴賴燈了……還要一個點——一個點差使人……」

「我曉得你這絕種是一張婊子嘴……」

「老叔，老叔，你是飽人不知餓人飢，我我——」

逸生看見叔鴻走來了，就停了嘴。叔鴻走到桌傍，笑着對松齡和子漁滑稽地說：

「村上這些人，恐怕只有你們兩人是最快樂的，你是開情逸致，打蟋蟀，養雀子……你是溫文風流——」

「叔鴻，松齡官有個奇癖，你不曉得——其實不算奇，可是在他就奇了——他是個『小脚狂』……」

松齡窘得臉上通紅，扭着高硬領子上的下巴說：

「別糟塌人，我我——」

「我糟塌你——松齡官，你賭咒，你賭咒……學堂畢業生不喜歡剪髮女學生，倒是喜歡——他不是喜歡，簡直是『狂』……他們罵他『封築遺孽』，那真不錯。」

叔鴻笑起來，打趣的說：

(註) 撮棚的體重，「下軟家」發音「霸」也。

(註) 是門蟋蟀的地方，為私人所開設。

院窮快活……

院窮快活……

院窮快活……

院窮快活……

院窮快活……

「松齡，你愛小腳，少不得到山西去一趟。山西大同的小腳只有二寸半……難怪你在家裏住着不再想到上海去。」

「別瞎說。」松齡硬着頸項，紅着臉站起來想走開。

「別走，別走！」子漁哈哈笑着說：「他這個小腳狂，是到家了的面貌不在乎，年紀大小不在乎——」

松齡掙一掙，到底溜走了。

「哈哈，真不是好耶娘扯的。」

「叔鴻，我有句話問你。」一個沉濁的喉嚨在後面喊。

叔鴻回頭，是敏齋老，每文齋主人。他和靈樵老一起坐在東邊桌子旁。

「老叔，什麼事？」

「我問你一句話：羅祖到底是不是共產，你一定曉得的。」

羅祖是敏齋老的獨子，同叔鴻曾經在中學同過學和小政客石堂的從弟竹堂是宋家兩位革命家。在上海一個大學讀書。剛不久忽然被捕，到而今不知生死下落。敏齋老問的就是這回事。叔鴻說：

「這個我不知道。聽竹堂說，也不過是個嫌疑犯，他是個用功的。——你老叔儘管放心，想不久就會釋放出來的。」

「不是這個話。——他要真是個共產，那碎屍萬斷，罪有餘辜。不但我痛快，祖上也是除一害……官廳不殺他，我也是不容他的。」敏齋老搖着一把鷹毛扇，說着老花眼裏漾滿了眼淚。給而

悉壯的聲調，繼而有點哽咽了。

「老叔，不會怎樣的。你老人家儘管放心……我早就寫了幾封信託人去打聽了，得了回信我就通知你老人家。」

「賢姪官，我們這村上，如今是只有你家有幾個像樣的人了。我們這些人家，是算不得姓宋的子孫了。」

要向義莊拿「古稀俸」的之靈樵老，用襟上掛的髻梳着滿嘴花白鬍子，禿起舌頭念着說：

「『××望族傳江左，荆甲名家住水西。』叔鴻，談到當年我們姓宋的，唉，你們小輩子是不曉得的。你只看看這裏的匾，那個官職，那個科甲不是齊全了的？『五世同堂』、『百歲齊眉』……那件瑞祥不是齊全了的。——不想五十年來，一敗至於此極……」

「是的，是的。」叔鴻無可奈何的樣子說。

「從前姓宋的走出一個人來，都是像模像樣，有貌有禮的……那時候祠堂裏是每月三小祭，每年二大祭。子孫走進來，按輩分坐的坐，站的站，尊卑有次，長幼有序。老輩子不開口，小輩子那個敢哼一口氣？——而今是個什麼樣子？簡直是個放牛場了！敏齋這個家法，我說，還是整頓的……」

敏齋老獨自在沉思，不曾注意靈樵老的話，停了一回，和叔鴻說：

「今年正月，羅祖動身的時候，我就不該讓他走的……他一臉黑氣，我曉得是走上了惡運……叔鴻，羅祖這一趟是凶多吉少

呀……我連着三夜都夢見他滿臉血污地跪在我床前呀……」

兩顆轉了半晌的淚珠終竟從眼眶裏流下來了。

「那是不會的，老叔。」叔鴻沉悶的樣子，勉強扮了個笑臉說：「你老叔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凡夢都是和事實相反的。你老人家放心。」

「呵，我放心麼……」

七

上堂西邊近「大營」的那地方，還是豆腐店老板步青老醫生兼理與家潤生、義莊管事柏堂、小政客石堂、中學學生雲川，坐在那裏；不過新加入了兩位，一位是四區區長紹軒，五十多歲，戴着一個金牙齒在口裏，臉上有幾點黑麻子；還有一位便是培英小學校長翰芝先生。

他們正談着組辦「保甲」壯丁隊的事。翰芝先生對區長紹軒說：

「依我說，紹軒哥，你這壯丁隊辦起來就很棘手。第一件，便是一個『壯丁』問題。照院部剿匪清鄉的規程看，是家出一丁，不分姓氏，不分貴賤；而且不准僱人頂替，這就行不通。好比說，松齡，你叫他捐桿槍去當壯丁隊，好比現今在家裏閒住着沒事做的失業者，店夥做裁縫的，做小販的……他們就大體是在「三江」裏，他們是內無隔宿之糧，外無半文之產，你叫他當壯丁隊，他保護那個你

可記得前年土匪破城，難不成真是土匪打進城的……不是的，是當地流氓地痞開城門歡迎的。這三歲小孩子也知道。這些失業的年青漢子，那個不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再說村上的壯丁，是好的，都在外面做着事，比如叔鴻，那自然也是少數之少數；凡在家住的，有幾個是品行端正的……客民佃戶，那更不說了。他們飯也沒得吃，一年到頭苦工做得頭碰了腳，他們那有個閒空來練操？來放哨？來替你保護地方！……除了客民佃戶，失業者，流氓，還有那個是壯丁……第二層便個槍械問題，村上共總不過三十多桿槍，縣裏自衛團借去了，土匪破了城，就送給土匪了……如今你上那裏去籌款買這批槍……縱然壯丁隊是沒有薪俸的，是自衛，是盡義務，可是制服費那個出？茶水，開銷那個出……」

「不錯，不錯！」紹軒區長不耐煩的說：「只是我如今是遵照上頭的命令行事。這是勢在必辦的……無論如何棘手，也得辦。我初十進了城的，二區三區的辦法我都仔細參考了……我也就這麼辦。槍枝暫不發，反正一時是用不着槍；壯丁是不含糊的，料想他們也作不得亂……」

「呢，除在不是真的，有槍械……」雲川頑皮地插一口。

「你小孩子別亂插嘴！」區長擺出威嚴的樣子。

「我是說的實話呀！」雲川紅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

「——開辦費，自然是義莊裏出……好在爲數也有限。」

「那不然？」校長說：「義莊今年是草不敷收，有得的還是去

年柏堂留下的一千八百擔，筆稻，是非辦培英不可。難不成一個幾千戶人家的村子，幾百個姓宋的學齡兒童，連一個小學都沒有——依我說，連培坤都還該恢復。上年培英男女同學就很精好，人家是不肯送女子上男學校。那些三不四人家的小姑娘，是……總之，一句話，地方上是窮得這樣子，有飯吃的人家，是篩上面的米粒，點得出的兩三顆。縱然有土匪來，我們也沒個什麼給他搶。壯丁隊是多餘，我們之需要保護，我們要緊的是教育子弟……」

「那是笑話，那是笑話！」區長很鄙夷的樣子說：「——碰到這種大荒年，是癱子老太婆說不定也要做土匪的，土匪用不着來，就在你們村土出——壯丁隊辦起來了，至少是壯得住我們的胆的。要不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這個責任由那個負……你校長是，不管我的死活的。」

「紹軒，你這話有宗旨！」豆腐店老板步青老沉默了半天，這時插嘴說：「土匪是非剿不可，非剿不可。這一向你看報，江西院北一帶共匪都——」

紹軒區長覺得他的話文不對題，瞥了老頭子一眼，接着說：「說教育，何尙沒學校，敏齋老不是有個頂刮刮的改良私塾，肅堂兄不是有個館——就說學堂吧，城區裏不有的是學堂……」

步青老見話不投機，自掉頭搖着腿和醫生兼陰陽家渭生說：「晦總司令剿匪真是馬到成功，這是有個道理的。渭生，你恐怕就沒有悟到，你說吳佩孚為什麼成不得正果，張作霖為什麼成

不得正果，這就是個「人」字的講究。張吳的「人」字在偏傍，是縮着的；總司令的「人」字張開來，蓋在中頂上。——這就是個真宗旨了！……」

渭生驚了一下，大有所悟的樣子，連連眨着那雙紅眼睛，點着頭。

區長和校長繼續討論他們自己的，不會來理會。校長說：

「城區的學校靠的是絲繭茶葉捐。這兩年絲繭沒銷場，——連松齡的那塊大桑園都完全把來坎掉做了菜園了……這幾年有幾家是養蠶的？這不談他。——縣教育局去年虧兩萬多，教員的薪水四五月份都不曾發。你不曉得吧……教員去索薪，逼得沒奈何，每人給一個街上買貨摺子，你不曉得吧……下半年說不定城區的學生就都要下我們村上來進學校……」

「那不管。那不管。」

「那不管……你要叫姓宋的子孫都去做放牛的野孩子……紹軒哥，你這話是說不出口的……」

隻眼的小政客石堂站起來挺了一挺腰，尷尬地鼻子裏笑了。一聲，臉向着柏堂說：

「仔細想想，學堂這東西也真是欺人之談。讀到一個大學畢業，花的洋錢就上萬，畢業出來了，做什麼？知縣也弄不得個做做，最好的就是當教員，像松齡，就只好當少爺。花些那個錢，你說學點什麼？——我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我是天天眼望着的事，今天你和我

比球，明天我和你比跑，贏了，把帽子脫下來，望天上摔，喜得打哈哈，再不然打架了；……再不然演戲了；再不然，要露天講演了；再不然，男的女的手挽手去逛公園看影子戲了；……我說，學堂是不辦也罷了；只要有塾館就行；……我就沒進個學堂，我做司書的時候，學堂學生就要討教我……」

柏堂窘苦的樣子望一望校長的臉，校長沉着臉不作聲，柏堂也就不作聲了。

「哈哈！就是這個話，就是這個話。」區長得意地笑。

「月齋老叔的那筆借款。」柏堂無精打采地撇開了話鋒，說：「是我經手借的，我得經手還。今年他的那個三溪鎮阜隆泰磁坊他四千多，他要拿這筆款去攬本，重整旗鼓。他已說過多次，我自己糶的屎，我自己要埋。你們辦學堂也好，辦壯丁隊也好；……這筆款我是要還的。」

「月齋老先生那個磁坊，就吃虧在心肝太張大了。去年秋天，他老先生看見稻價一跌落，跌到兩塊八，心想是再也沒得跌了，把發店裏的存款就全都取出來，一進就是個兩千擔，弄得那個小錢店也塌了台，到結果，自己也人馬兩翻。」區長說。

「要不然，他也還餓不到四千多。他那個虧，就和我們這一千八百擔一樣，就是不相信價錢老是個兩塊，心想留着，價錢總要望上昇點子。春上那時候，要賣稻，是容易的，穩販子天天和我囉唆着，要我糶，我咬定一個點不肯。我是為大家，為對得起祖宗。那知到今

天，這個大荒年，反而跌到一塊八，而且找稻販子，稻販子倒詳而不睬了……」

「這叫做籠斷積穀，請君入甕！嚇嚇！」小政客胡謔地說着，第一次笑起來。

「石堂，你這個話錯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說：「這是柏堂的一片忠心，是他的個把穩處；……他不留這點子稻擺在這裏，這時候，我們這些宋家子孫籽草無收，吃什麼？剛纔子壽他們就提議要挨房頭公分這一千八百擔，那自然是個沒良心的話；……可是，大家買『公稻』，還是照從前荒年賣『積穀』的老例子，照市價對折出價，是行得的。祖宗留個義莊，不過是為我們子孫；我們做子孫的吃祖宗的稻，嘴裏是個香甜的；……我就是這個主意，你說可有個宗旨？」

「這個義莊，如今大般是我們子孫私己的田。——那自然只怪我們子孫沒出息，日子沒得過，靠賣田來維持。可是這樣子集中，集中到所有子孫的田，都變成義莊的田，我們子孫將來怎麼過？子壽官那個話，倒是個一斤十六兩的話，買『公稻』做什麼；……許多人倡着要公分義莊，我覺得都是理路上的話。」

「石堂，你這話和子壽的話一樣，究竟是個說不得的話！這是在宋氏大宗祠裏，祖宗都在聽着的；……你這是個非分之目的；……是說不得的……」

柏堂苦悶地摩着那個光禿禿頭頂，深深唉了口氣。

叔鴻聽了老叔說了一大堆「不勝今昔之感」的話，覺得不耐煩，抽身走到柏堂這邊來，第三次催問開會的事。柏堂愁苦的樣子說：

「就是等月齋老叔一個人。」

「普通開會的規矩，是只要過半數就行，現在一百多房，已到了五十多，這就開得會了。爲什麼專等月齋老一個人？」

「老弟，」柏堂說：「這祠堂裏的事，和你們學堂裏的就不同。……現在大家的意見都很分歧，這一千八百担，如今變成個叫化子手裏的黃金，要做這樣，又要做那樣，……粥少僧多，即便開了會，也是沒法解決的。……月齋老叔不到，這個事我自不了責。……不，只這件事還有來年的事，也得他老人家來想個主意。錢糧附加稅捐這麼重，每畝只有個二百幾十斤的租，十全十收的年成，也只落得個三厘四厘的利，加租的事，我說還是要執行。……」

「佃戶客民都要逃荒了，你老哥還記得個加租！」

「逃荒那不過是句話，不行的。他們也只是天高皇帝遠，一句無法無天的話，你說逃到那裏去，那裏再有個地方，能比得我們這一個東南富庶之地？……今年是荒年，來年未必還是個荒年呀！」

「加租的事是行不得的。你老哥是在乾確上，不曉得水裡是怎麼個冷法。……這個事，我雖然不常在家鄉住，我是曉得的。……」

各有各的苦……我父親過世的那一年，家事壓到我身上，我計算着家裏一百多畝田，就只有個六七厘的利，我想爲這六七厘的利，一個秋天忙煩死了人，我何不把來賣了，將錢存到外面銀行裏去，既穩妥，又安靜？——那時我是不曉得田是沒人受的，田賣不掉，我就算計着想加點租。那知一打聽——」

「老弟，你是個書生，你不曉得佃戶的狡猾處。你那些聽來的話，都是一片謊話。……」

「不然，不然，我是實地調查來的。我家那個住守門房的客戶戴老四，他是個老實人，他又不曾種我的田，他的媳婦是我家的。一個老丫頭，他們幹麼要和我說花話？你聽聽：一次秋收最好的田，只有個五六百斤，主東的租稻就交個二百五六十斤，剩下的只是一半。花在耕種上的：耕田，翻板，鑿田堰，做秧田，插秧，耘田，車水，看水，築堰，割收，打稻，……每畝要花十三四個工，——夥計每工三角三。……上年的菜籽，下年的冬菜，只夠得肥料，牛租，水車租，秧種，夥計長工的伙食。……你算算，他們一年忙到頭，賺得個什麼？可曉得一家人的吃用。……」

「那自然，那有什麼稀奇？他們是赤手空拳頭，還想賺個什麼大錢？……」

「他是個書生之見，」小政客石堂皺着一隻眼睛插着說：「像我的那位老弟竹堂先生滿口『平等』『無產階級』『打倒地主』地來起來，那更是個不得了！」

「我不懂那一套。我是個實事求是的話，種田自然不是賺大錢，可是總得有飯吃。……像這兩天，那個戴老四吃什麼？天天一家人上山採松子，採野菌，前天採了些菌，吃得一家人嘴腫舌頭僵；……幾個小孩子在床上滾來跌去，大哭小叫……那纔慘！」

「老弟，這是個荒年呀！就是我們姓朱的子孫有幾個是有飯吃的？……」

「不是荒年又怎樣？……稻價跌得這樣子，政府裏還借大批美國麥——」

「這近二十年來，荒年也實在多。」小政客撇開叔鴻的話，嘆口氣說：「我在家裏快十年，就只有兩年是全全十收的——也真不曉得是個什麼講究？……」

「石堂，」豆腐店青步老把煙管擦着鼻子上的油，搖着腳說：「是個什麼講究？我有八個字，說出來你明白：『人——心——太——壞——天——理——難——容。』」一邊掉頭向陰陽家澤生說：「澤生，你說我這個話……」

「還是個氣數，還是個氣數。」

「自然是個氣數。」

「柏堂哥，」叔鴻那個實事求是主義者，笑了一笑，自和義莊管事說：「我家那點田，已經是賣也賣不掉，我想和佃戶商量，開起幾個塘，他們出力，我出田，我想義莊的田，也該掘塘。」

「那不行，那不行。」

「怎麼不行？我說給你聽。我是仔細想了的。我們這山鄉地方的田，不比外面的圩田。我們不怕水荒，怕的就是旱災。前年大水災，我們這裏却是個大豐年。——從前在我們祖先手裏，堤埂年年修，堰壩築得堅固，河床也掘得深，添得遠。天不落雨，儘管不愁水。這幾年，大家窮得過不得，那個來修濬河道，河岸都塌了，泥沙亂石把河床填得和岸一般高，三天不落雨，田裏就無水可車。……如今我們地方上真是『靠天吃飯』。你說今年是荒年，明年就未必是這樣子。是明年，後年……一直無數年，還是荒年的……所以我想辦幾畝田不算數，叫佃戶給我掘塘，一個塘，管十畝田……」

「老弟，你是個書生，文章學問是你的，這些耕種經濟之道，你還是真問的好。——你的都是外行話！」

「外行話？你——」

「你聽我說：這些事，你得討教我。你那些空想是行不通的。家鄉的田，泥腳最厚的，也不過三四尺深，再下去，便是石頭了。你把神仙請來也掘不動。再說，佃戶肯白費工夫給你掘塘……你剛纔說的佃戶是一年四季那麼辛苦，那麼忙迫呀！」叔鴻塞了嘴，搔着頭髮伸了一口長氣。

「你們書生的笑話還多着啦！我再說個笑話給你聽：三溪鎮大富戶方永清的令郎，南京一個什麼農業學堂畢業，關着要自己種田，試驗什麼科學方法，花了上萬的洋錢到美國買了架耕種機，試用機器那一天，請了許人去參觀。大家想，一定好看了。——那真

好看，燒起了煤油，一開就開不動，一看，是壞了個什麼釘，這可就拉倒了。到上海請機器師來修理，機器師說要到美國織配得好那個釘。……這可了得，機器上壞一個釘，也是常有的事，像這樣壞一次，就上美國去修一次，那種出來的稻子該划多少錢一粒……方永清家破了一半，買這個鬼磨子，以為兒子是個能手——就這樣一個能手……你們書生——」

「那活該！那活該！」小政客石堂嚇嚇笑着說：「鄉裏獅子鄉裏舞，中國是個用鋤頭犁鋤的國，勉強學外國人怎麼學得來……」

九

外面遠遠傳來一陣零亂的破鑼鼓聲，夾着小孩子的嗷嗷，像戲台上出將官的那空氣，時候已經快下午三點，大家談笑着，喝着茶，吸着煙，似乎都不記得開會那回事，好像一切的爭論，一切的主張，都可以用這散漫不經的談話來解決實現了似的。

在西廳裏榻上躺着，默默想心事的子壽，那位商會會長，這時忽然沉着臉，走到正堂裏來，大聲嚷着說：

「柏堂兄，今天這個會你是有心不打算開了……」

柏堂望望子壽那張想尋是非的臉，苦笑了，說：

「老弟，你這話是個什麼意思……我怎麼有意不打算開……」

……是在等月齋老叔——」

「宋月齋死了呢！我們姓宋的不活啦……大家諸位，我們是

受人家的欺，我要打倒把持公堂侵吞義莊的白螞蟻……我……」

大家對這突如其來的事莫明其妙，吃一驚，都瞪眼望着他，柏堂堆了滿臉的苦笑，走上去說：

「老弟，莫走氣門，莫走氣門，犯不着，犯不着！」

「犯不着……你這個笑面虎就是白螞蟻，你和宋月齋勾串好了侵吞義莊，今天這個會，不是大家催迫你，你是不會召集的，現在你借口等大你就是延宕着想不開這個會，一千八百担好讓你兩個盤剝上腰包……」

「什麼事？什麼事？」大家掙着問。

「你們還不曉得什麼事！這笑面虎掐宋家子孫的咽喉，他把握這一千八百担……」

「我把持？我是承大家推我做管事呀！」

「你鳥管事！你只曉得飽私囊……東官廳逼了，你都不管……」

……你和宋月齋狼狽作奸，一手抓天，你就想侵吞這一千八百担……」

「老弟官，犯不着犯不着……你不過是生意失敗了，債務要

發作，想拿義莊的稻去維持……你拿着個松齡官來唱『托愧備

戲』，沒唱得成，你就惱羞成怒……你縱然是狗急跳牆，可也真不通世務……這一千八百担，有多少正用……怎麼挨到你來站……」

……打開天窗說亮話，那個野夢你不必做……」

商會會長像一隻瘋了的野狗跳過去就要抓住那位一臉乾笑的義莊管事，大家拉開了，說：

「這是祠堂裏，不能這麼撒潑都是一家人，有話好說……現在派人去請月齋老來……也不必等了，就開會就開會……」

「本本廣本本廣本本則本則本廣本本——本本——廣——」

那陣零亂無節的破羅鼓聲和着小孩子的吶喊，這時近在外面的廣場上了，大家都探頭向中門那邊望出去，景元那位臉上有傷痕的失業店夥，忽然由門上跑進來，氣急敗壞的樣子，挺直了眼睛，挺着兩根指頭粗細的青筋，嚷：

「搶搶搶搶搶糧糧的……客客客客客民佃佃佃戶……望望望望望這邊來……帶帶帶帶了傢傢傢伙的……搶搶搶糧糧的——搶糧的……」

大家怔住了，每個人臉上都馬上似乎少去了一件要緊東西，只顯着兩隻大眼和一張洞似的嘴。那門外的草場上，正有一大羣赤膊人，嘈嘈雜雜向祠堂這邊來。破鑼鼓打得更零亂，一些野孩子聽着，跳着，打着口哨像鬼叫。

「雙喜！雙喜！關大門！關大門！」是柏堂嚷。

雙喜沉着那雙晦氣眼，像剛剛從睡裏忽然被人一巴掌打醒來似的，由下堂耳門奔出來，沒頭沒腦的一陣竄，就像個搗去頭的蒼蠅那樣子。

「關大門！關大門！你你你給鬼捉去魂……」

中門太大太笨重了，雙喜剛剛斜着肩膀推着一片打算關。那一大羣赤膊漢子已浩浩蕩蕩到了門口了。這羣漢子和些亂嚷亂跳着鬧熱的野孩子攪混在一起，拿木桶的，拿斧頭的，拿着籬筐的，抱着麻袋的……把個祠堂門前堆滿了。每人都是一身乾巴的肉，兩條黑瘦的臂膊；有的臉上用煙煤石灰塗成各種的鬼臉子；有的把篋籬或是什麼的戴在頭上，學着目蓮戲中小鬼那麼一幌一閃的蹲跳着。渾亂的嚷喊鑼鼓和尖銳的口哨聲，直像是鐵鏈子，不住望人耳裏敲。

其中走出一個圓臉厚嘴唇滿腮蓬鬆鬍子的黑漢子，把手向後面搖擺一陣，走到祠堂裏面，喘着氣嚷：

「我們是借糧！我們是借糧！我們找柏先生來柏堂！」

祠堂裏面的味家子孫都像一羣碰見野貓的鷄，有的向東西官廳裏躲，有的正望門口人堆裏竄，柏堂拖住四區區長紹軒，和口唇只是抖。

「這個事，你負責！你負責……」

外面那羣野鬼似的漢子早潮水似的望門裏湧過來，直向後堂倉房那邊竄。籬筐，竹箕，木桶……滿堂亂舞。鑼鼓和嚷喊聲放大了數十倍，連那一棵檉的大石柱都在震跳着。其中一羣打鑼打鼓或嚷着打着口哨的空手黑漢子，湧到柏堂和區長紹軒跟前。

「你們是強盜！你你你們還不想活……」

那個最先進來的闊臉漢子張開臂膊跑過來抵着手嚷，

「抓住他！宋柏堂！宋柏堂！」——不要怕他娘的！——腦袋砍掉也只碗口大的一個疤……」

那羣空手漢子擁上去，拖住了義莊管事和區長；義莊管事和區長直着喉嚨吡嚷，亂跳亂揮扎。大家抬的抬，拉的拉，拖的拖，鑼鼓吶喊，口哨直擁送着出了祠堂的門。

門外草場上擁着無數樓檻的男女和孩子。有的是宋家子孫，有的是客民和佃戶，有的頭上紮着布，一臉菜色肉，想是正病着；有的拿芭蕉扇遮住偏西的太陽光，遠遠向祠堂裏面張着；有的正敲着鑼筐傢伙大呼小叫的望祠堂那邊跑。野狗瘋了似的來回地奔竄着叫。一種悶熱的野草拉埃泥濘怪氣味迷漫在空氣中。

義莊管事和區長像兩隻敬神的祭豬，被那羣野鬼似的漢子抗着拖着到龍王臺下來。龍王臺上那隻瓦缸不知幾時已被人推下地，把原先蹲在下面的西風鬍鬚打翻在泥濘瓦礫中，那張苦笑臉子已經粉碎了。有些年輕野漢子在地上拾起一隻破草鞋或是什麼的望義莊管事頭上臉上胡亂扔過去；另有個野孩子在西風

鬍鬚的遺骸旁邊檢着一條乾爛的大鱷魚——是條真龍——也學着別人扔破草鞋那樣的向義莊管事那個光禿禿的頭上打過去。

人羣裏鑽出一個穿污穢襯衫的年輕小夥子，跳到龍王上，「打倒封建地主！勞苦農民一致罷佃！」……什麼的，像個戲台上武小生那神氣嚷嚷起來。

祠堂門口進進出出亂竄着人挑着，抗着，馱着滿滿傢伙稻穀的，口裏「抗則！抗則！」「咳呀！咳則！」「抗呀！」地應答着；拿着空傢伙的口裏打着唿哨，旋風似的望裏面捲。豆腐店步青老和那位口吃的景元，不知幾時也回家拿了鑼筐傢伙，正在人堆裏擠挨着；松齡少爺剛從門裏竄出來，硬着頸項跑，像一隻被狗子追趕着……

雙喜伏在門口的頭階上，嗚嗚咽咽喊着：「太祖爺爺呀……」兩隻大石獅向着打哈哈，像打得氣也喘不過來那樣子。

十一月十日

六十生年底終結自觀

楊丙辰譯

一篇假託的對話

一九三三年 雅各·華賽曼 (Jakob Wassermann) 作

我從前對於我自身所寫所發表的文章，我的朋友都很喜悅地，關切地閱讀了，或者若是我在向他宣誦時，也都照樣地聽了。有一天他說：一切都十分好，十分優美，但是關於你的種種情況中本來的，主要的人們却是至今並未得知。我聽了他這句話，頗有些驚異，並且問他所說這「本來的，主要的」字樣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他所缺的是雅各·華賽曼這個人，這個著作家，精神上的歷史。他說我固然曾發表了我對於我這職業的內裏關係和許多其它很有可知的價值的種種說明，但是我對於我精神上所宗式的人物，對於我精神上所走的道路，對於「我自何處來，我的立場在何處」的問題却一字未提，縱或有所提，數目却這樣或微，竟致那程度較高的讀者，我這全盤的記錄原是寫給它們看的，在最重要的一點上仍是未能得已了然。聽了他這篇話，我大概是作出了一副頗覺愕異的臉子的，因為他大笑了起來，並且繼續着說：人們願意知道，你是由那些源泉浸潤養育了你的創作天才；人們願意認識

你那著作裏所採取運用了的那些創作動因，並且願意認識這些動因在你的手掌下經過了一番甚麼樣的改造；人們願意，我可以引一句葛德 (Goethe) 底話來說，人們願意曉得，你是立在了那一宗人底肩頭上的。因為你不相信，從來也不會相信過有所謂生來的，原始天才 (Originalgenie) 的。我說，不錯，我決不相信有所謂生來的天才的，相信天才生來的，原始的，這只是一定的一些批評家所作的事。它們對於每一本落到了它們手裏的書都說這話，彷彿這本書以前未嘗有過其它的一本一樣；我又繼續向他說話，雖如此，然而他向我要求的，却使我真感到太難了；即或不是太難，也要是太煩悶無聊的呢；我向他說，他不能向我要求，把世界文學裏的一切曾引導，影響，燃燒過我的性靈的書籍和作家，自荷默 (Homer) 到托爾斯泰 (Tolstoi)，自柏拉圖 (Plato) 到叔本華 (Schopenhauer) 都一一地去給他述說一遍；這些書籍和著作家影響着我如同影響着其它任何一個不以一切皆係自創而自豪

自鳴的人一個樣。最後我又向他說，這個情形很是自然的，人們可以勿須特特提出的。他聽了我的話，搖搖頭，回答說，這當然是自然的。不用說的，無論甚麼人，絕不會懷疑到一個像華賽曼一樣的人，現在已經到了六十的年齡，不會把一世紀一世紀文化裏的精神寶藏依照他所能的一個至少說已經把生命上的五萬點鐘貢獻到創作工作頭去的人所可能的程度去吸收到了自己的精神界裏來。但是，這樣他又說了下去，在這上頭却有惹我注意的一點。當在我初次認識你的時候，你的才識已經處處圓滿成熟；你那時所從事的幾乎純是在爲你自己搜集創作材料，生活上的材料，歷史上的材料，科學上的材料，刑事上的材料，並且我曾屢屢暗自發問：在何時，在何處，他曾在寫作上去歸依於那彷彿並非現實，然而從根本上看却實係純粹的現實，實係過於現實，超現實的狀況呢，去歸依於那種種名著的呢，這些名著在他的性靈裏發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呢，這些名著，牠們是把他造成了他的已成的形狀的麼。他自那些名著裏所吸取去了的是甚麼，他是怎樣地，在那條道路上去吸取了的呢？這點踪跡應當到那兒去尋找，這在他所作的著作中甚麼地方潛伏着呢？你八成是不要把你這個情形弄明白的，你胸中那悶鬱氳氳的成分厭惡亮光；或許我方纔所說的那些源頭已經被塵土封埋了，但是我們不要共同地嘗試着掃除了那塵土麼？對於這個問題我良久無答覆，並且良久沈思了一下。或許你的話說對了，最後我回答說，就是你所說的一切都已塵封，但是我離

不出來，這有甚麼用處呢，再去把牠們由塵土中掘出，或者你覺得那有點價值麼，如果我現在向你述說，我在八歲和十二歲之間曾把大名著修，奇那特（Don Quixote）至少讀過七次，因而我竟能把牠成張成頁，大段落地熟背了出來，這自然有點價值的，他插言說，不過你只用一說了出來，或能認識了出來，這於你會發生過甚麼意義，於你曾有過那樣的效果，就行了。這恰恰就是困難的一點了，我不得不自行承認着說了，如果要我們把一個小孩子，一個男孩在領略一部這樣大的名構時的心理狀態底原型忠實地重復建起，這一定會逼着我們作出一些任意妄斷的確定，而這些確定最後也不過一些有着或多點或少點程度的悅耳媚心，而不忠實的假定而已。這却是我所懼怕的。雖然如此，你仍得來嘗試一下的，他催促着說：聖經（Bible）不也會對於你作出了一種巨大的印像麼，那「舊約（Das Alte Testament）」這是人們可想而知的，你甚麼時候第一次讀的聖經？是的，自然的，我承認說，並且忽然間我想起許多的舊事來了，許多的舊事登時幻回我的眼簾之前，譬如說，我們那位年老的，脾氣古怪，而令人厭惡的宗教教員怎樣每年一定的一天，就是在復活節的前一日，給我們全班的小學生們宣讀一篇敘說皇后艾斯特（Esther）底命運，而發揮寬廣的歷史，並且又怎樣宣讀了一篇其它的，深帶宗教氣味，神話色彩，但內容却已全忘的故事。我只知，我呼吸塞閉，異常感動地坐在凳上，我只知，我感覺得，從不曾聽見過比這還要崇高，還要可感動

的。這感覺於我簡直透骨入髓，使我似乎中了魔的一般。或許的，我補充着說，「藝術作品或僅只一件故事上會有一宗効力的，這宗効力在兒童底情緒中能呼醒那天然的，要自去製造這宗響響的熱望，而這影響可以是一種聲音，是一種韻調，一種忽然認識的願去共同飛揚，共同忍受的能力，可以是對於所謂「命運」底特質與概念的豫覺，可以是一個人一舉一動的姿勢所給與我們的那忘不掉的印像，可以是對於英雄們底舉動與忍受苦痛的一種戰戰兢兢的追感，可以是一帶山水，一場夢境，可以是那暗昧不明，想要「造作」這宗影響的天然衝動，你知道，所謂「詩人（Poet）」這個名詞底原始意義就是「造作」，就是「虛構」，換句話說，就是造形造像，就是虛構色相境界，就是化凝結為流動，就是向死板的文字中吹入生命，就是超奪，就是宣洩，就是向它人確證自己的感觸，而這其間的道路却是間接的，繞彎子的，彷彿在用着策略似的，使人們于不知不覺中被我們捕捉，被我們超奪。這樣當在我十五歲時，我便被那關於「恩斯公爵（Hertzog Prince）」和關於「赫蒙伯爵（Haymon）底兒子們」的古代傳說給捕捉超奪了起來，而那還有能一樣地，程度並不低減地超奪捕捉着我的性靈的，可以說是無數的，惡劣不堪的描寫印第安人的小說，這宗小說在當時十分錢便可買得一本，我們那時一弄到了一本，便在我們小學生之間互相傳誦，輪流閱讀。對於大膽的，冒險的，奇異怪誕的事物的嚮往羨慕是人類生來的，原始的一種癖性，而

虛構幻造故事的癖性也一樣是生來的，原始的，若是一個小孩子不能來到海邊上，像那印第安人小說中所說攫擄了敵人首級上的頭皮子（scalp），凱旋而歸，這當然你承認是一個小孩子絕少能辦得到的，那它的幻想力如果豐富，它的嚮往欣慕就會變成了生產的，創作的，並且定要給他自已造出些精神方面的返映和代替的行動，再加上對於那「神魂被奪了去的」聽衆，「注意力被吸引着」的人們的勝利隱隱地在誘引招示，着所以就更會使它們在這方面上起勁了，而這一切「奪人神魂」，「吸引着注意力」等等名稱名詞却俱都含有一層「絕對有所圖而為」的實質的背景。至於說這種所圖謀的酬報是精神方面的，或道德方面的，或粗的物質方面的，這只不過品質底一種區別，人們並不過問，人們所注意的，在那酬報底獲得。無論在那一位述說神話給兒童們聽的母親，她所獲得的酬報便是她身邊聽得津津有味有趣的兒童們底那緊張着的注意力。

我這篇話，我的朋友一直地並未間斷的聽到了底，雖然他時而時而在連連地搖頭。這可是奇怪了，他現在發言說，你怎麼把你這一切覺察和觀點都只去置入感覺底和幻想力底範圍內呢。這樣我們却一步也不會前進的，你對於所謂「創作動因」所謂「原始的激勵」所發的這一大篇言論，在我自然不是不知道的。可是從根本上，大體上說，你這言論却使我感不到興趣。我所真正正正感到興趣的，是精神發育歷程上的另一個式樣。你不明白，我這話

是甚麼意思麼？你說，你在頑童時代曾把傳奇，譯讀過若干遍。好。可是這於你有了甚麼的效果呢？我現在再來問一次。有了甚麼精神上的效果呢？這是我本來要問的。那麼你不能尋出一個定式，表現你讀這本書時所得到的那宗覺悟啟示麼？因為我確切相信，這部書必定會啟示給你一點裁決的，必定會令完全決定了一切的種種思想根芽在你的身裏不知不覺地暗自蓄蘊滋生；一部書和一個人之間的這樣戀愛關係決不會不生出血愛果實的。你仔細思想一下子吧。你克制克制你那對於思維的厭惡吧。聽了他這情話的話，我不得不失笑了。是的，這話是實在的，我延遲着回答。我相信，那貫穿我全盤的創作，以二元（Dichotomie）的眼光來解釋命運底神秘的阻勉就是自那兒來的。你瞧，他很欣躍地叫喊起來，這已經是點甚麼了，但是請你把這給我再清楚一點解釋解釋吧。這還不設清楚的麼？我回答說：那位舉動熱烈，瘋氣十足的修奇卻特和他那位與他相反，而從容不迫地在觀察着的僕人桑橋·潘薩（Sancho Panza），無容遲疑地，我是把他們倆當作對立的對偶，當作「一」而又同時當作了「二」深深地吸收到了我的血肉之中；可是空想上的成份却是我在當時在這部書裏面僅只間接地視之的；那高尚式瘋魔的惟心家（Idealist）和那農民式簡單頭腦的現實家（Realist）之間的鬥爭，我的上帝，這現在已經是人人熟知，人人公共的疆域了，關於這一點，整個的圖書館裏都被寫滿了書籍；然而使我當時在這部小說裏面所注意，所重視

的，却是那實質方面的表情底摹擬，對話底活躍，情勢底變上的無盡的可能性，彷彿由一個音樂裏的旨趣中很神奇似地總是在幻出着新的旨趣一樣，那借當場出現的一幕事故所造的活活躍現的境相，那世人底相逢相值，期會的和不相會而會的，那言與反言，動與反動，點與反點，最後人們所稱之為真情實況的，却並不見得真是真情實況，不過一種用着神奇的方法所造出的與人生實況類似的逼真的情勢而已。這部書裏這樣囊括着整個宇宙裏的萬種景像的情形給了我一個不可動搖的基礎與根本態度，給了我那個定式，去表現宇宙和把宇宙裏那形形色色，不可測識的「繁夥」括成「簡約」，因此在我所著的一個書藉裏面所描寫的人物都是一個對比一個，成雙成偶地樹立在那兒的，譬如我寫一個阿嘉當（Agathon），便又寫一個古斯底克（Guthiker），以與之對立，寫亞力山大（Alexander），便以阿利得奧斯（Arrhidaios）對立，寫加斯普·浩賽（Caspur Hauser），便以歐德（Ondt）對立，寫諾得哈夫（Nothart），便以非力皮乃（Philippine）對立，寫克利斯提安（Christian），便以尼耳斯·恩格然耳（Niels Hagenschall）對立，寫赫采（Hazel），便以瓦雷默（Warehne）對立，這就是它們所代表的那精神世界裏的永久不滅的正與反，建立與破壞，自然與理智，就是波斯大哲索魯雅斯泰（Zoroaster）氏學說中的歐爾穆慈（Ormuzd）和亞利曼（Ahriman）就是光明之主與黑暗之主，就是善與惡，就是中國人所說的陰與陽，在許多情形中我把

它們在描寫上分得差不多過於嚴格了，因而人物性格上的自然狀態，那混然天真的天性便有些地方吃了虧，而透出了缺點。當在我十六歲時，聖經（Bibel）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叔本華（Schopenhauer）底著作便成了我惟一的讀物，我那時大部分的閒空都消磨在一本莎士比亞劇哈孟來特（Hamlet）的譯文上。當時我很欣幸，很以能讀莎士比亞這本巨著為榮耀，可是我現在覺得，那並不是完全無危險的，若是一個無知識無經驗的青年，他性情裏塞滿了火熱的名譽心和未經展開的混沌能力，惟一地去做事於人類精神上的最高產物，他在這上頭必定會得到一種登山病症（Bergkrankheit）的，所謂登山的病症就是因為人們登山登得愈高，空氣壓力愈大，而人們就愈要感到頭暈心眩，真知所可的病症，而他心裏也會很容易起一種瞧不起一切的虛驕，這虛驕便能造成了那「所求」與「所作」之間的關係底不平衡。這樣我對於我那個時代底，就是在十八八九十年左右極有希望，向上奔飛着的文藝思潮懷了多年的，古怪的，幾乎可以說是可笑的，驕傲輕蔑的態度，我那時不懂這新思潮底意義，而無緣無故地便自高視了起來，以為我是比着這一切對於以往的文藝起了叛異的天才家好得不知要多少了。這是消極方面的，我的朋友說，對於消極的事理，是我所不要知道的，我覺得，請你原諒，現在我再回到我們先頭的話上來，我覺得那聖經，那達偉王底歷史（Davidage）（Psalter）那先知們，那福音，這一切必曾打動過你心底最幽深處

的書籍比着任何書籍都要有價值的，因為那裏面有着彷彿要為一切時代作模範，而也是你以全力所謀求的文筆文調，就是那戲劇式活躍的史筆，那可以作為範例的事件，那述說故事上的昇與我們以律則的典型，那超越時代，可以為萬世法的人物底描寫，種種述不勝述的精彩。不錯的，我說，並且還有文字方面，這是你切不可忘掉的。路德（Luther）翻譯聖經的德文深深地透入我的血質與精髓中，一切的他這譯文所傳授給我們的見解與哲理，詞采與偉大的命運，俱都是由這譯文宏偉的純樸與無比的雄健筆力所宣達了出來，並且也都是在這譯文裏這些精彩中根基着。說到這裏，我們先頭所提及的那被塵封的源頭可以說是已經完全掘出了一個了。我還記得，我繼續着說，法國名畫師多勒增繪圖畫的這聖經譯文（die Doreache Bibel）弄到我的手裏的時候，必定是在我十六歲和十七歲之間的。我的天性本來對於造形藝術，就是對於畫術和建築，較之對於其它的藝術冷淡，你已曾屢屢有了機會來經驗和悲嘆，我的生活較之你和你的朋友們有更少程度是由眼而出和自眼而來的眼生活的，那麼那自然也又要給你生出許多的樂趣來的了，我是說的那對於目前的人們往往易於忽略的事物去加以一番觀察，那，我這幾句話的底意思就是想要來說說多勒在那聖經裏所插的圖像的，這些圖像呼醒了我身內造形的樂趣和膽量，牠們給與我那幻想力（Phantasie）對於我們內裏所觀感的事物的自由權力底外面的，幾乎彷彿可以伸手抓

來的實證，並且又給我證實我們觀感力 (Anschauung) 底活動區域多様無邊的廣大；因此我看了那些圖像我心裏便欣躍了起來，我明白了那竟是可以的，可能的，把我們內裏所觀感，所幻想的境界，形像，表現了出來；在這其間決定地我也有些明白了所謂描畫事物底特質的情形，劃分典型的方法，利用筆線畫輪廓的嚴格的規則，或許我對這個情形評價太高，或許一種其它的經驗會給我作了同樣的影響的；然而在青年接受外來影響的能力成熟，而到了可造就的地步的年齡裏那最後決定他的趨向的事物，往往却只是偶然的性質的；青年人們心裏所蓬勃着的火，急不能待地要燃燒，至於說在何處，在何時，這火燄會被人們給點了起來，竟不會是那麽重要的一着了。

這或許是真的，但是你的思想對於事物之間的關係却總有些令人覺得過於心胸寬厚了，我的朋友責難着說，你舊日的貫癖，是愛把論理地實際的事理和不可測知，不可衡量的事理之間的界限給剷除，或至少也要給塗抹了的，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我們現在仍只依據着實際，憑據，及經驗過的人生來判斷吧。我聽見你在你的道途開始上在潛心誦讀着破舊的，無價值的，和燦爛彪炳，有十足價值的大著作，就是到現在，一本書舖中老賣不出去，當作了老舖底的緊張的小說有時却也能如同一本傑作一樣使你生出樂趣來，這你即便要辯駁到周身疲倦，你也不得不老老實實地承認吧；這在你的確是這樣的，你是未曾被人們指導過的，我聽見

你的身邊完全沒有引導者，處處茫然地暗中摸索，渴望地向著那一切可以給你麻醉和教訓和使你的價值增加的刊物，今天讀着吉本 (Gibbon) 氏之「羅馬底滅亡」(Der Untergang Roms) 明天又讀「伯爵封孟太基都 Graf Von Monte Citorio」這可要在你的頭腦裏作出一盤真正的什錦雜碎來哩，人們只是驚奇，你最後終究不會迷途，終究會撞着正道，雖然有着時間上的間隔，你總是能確切地，不迷不誤地發現了有生發啟迪能力的事理，恰切就是那與你有益，你所需要的。這却遠非你所相信的那麼神奇的，我回答說，這一切的都有牠們那不得已，由強迫而來的程途，都是根基在精神上的窘狀中的。這彷彿洪荒森林裏的一位獵者一般，他必得出去攫捕食物，若不然，就得餓死林中了，方纔你所说的破舊書籍和那老舖底却頗有些對，然而並不是全對的。你應該知道那句格言說：「泥坑中的水也還反映着天上的星宿呢」；我那個時候，並且連現在我也不少的次數仍拿這宗眼光來看待那宗破書和老舖底，甚至也同樣來看待那審判廳裏的傍聽報告和訴訟案卷，牠們能昇與我一段人生底反映，這反映是我在其它的地方所不能獲得的，況且這些東西不要報酬，我接受了，不負任何責任，樂得貪便宜哩，可是關於刑事方面的材料，你可不要忽略，這在我的觀察中多様密接着過失底問題 (Schuldproben) 的一個藝術作品總是如同一個三稜鏡一般，要把透過來的光線色彩折斷的，而那些破書，老舖底，審判廳裏的傍聽報告，訴訟案卷却似

窗上的玻璃，透過這層玻璃我便可以看見一帶山川，無論這山川多麼平凡或多麼奇幻，却總是真景，不是假造的，牠們能登時逼迫我，把牠們在我的腦子裏改造一下子，把牠們弄成我自己的所有物，可是那詩人們底作品，如果我可以把牠們置入我的創作材料儲存室裏時，却永遠不會變成了我的事物的，作品底地位愈高，這就愈不可能了。自然是在另一個情況之下不可能的，就是在「路已走盡，無路可走」的意義之下不可能，就是在「為宇宙添造物，大功已成」的意義之下不可能，就是在「作品已出現，作品已製成，因而諸事俱告結束，後來者惟有袖手觀望，無事可作」的意義之下不可能，然而却並不是在「可為我的創作上的材料，可為我的創作底輔助」的意義之下不可能的。在這一宗的意義之下，一個詩人底作品不但無助於我，反而是要把我劃出圈外，使我成了過剩過餘的贅疣。否，多麼地怪誕，我的朋友大聲笑喊着說，多麼地反常啊！照你這樣說，那麼你的那一切大師，陶爾斯泰（Tolstoj）和巴爾察客（Balzac）和狄根斯（Dickens）和弗羅貝爾（Flaubert）和那亞拉伯的故事（arabische Erzählungen）這一切的對於你豈不根本上都可以無須的了麼？那麼你最後也不過弄幾本關於名人逸聞逸事的集子，和加撒諾瓦（Cassanova）記載自己一生遭遇的十幾本日記和法國名律師皮塔津爾（Pitaval）所搜集的那一大批奸盜淫殺的刑事案件來，不就儘量受用的了麼？我請你千萬莫說這話呀。我回答說，我絕不說這話的，絕不的。

雖然我瞧不出來，為甚麼要人們去輕視那記載逸聞逸事的書籍，尤其是如果這些東西寫得好的話，並且那加撒諾瓦對於這人我却不容人們說一句任何的壞話，而那皮塔津爾底集子更是解作家搜尋材料的個好源頭。縱然你能把這類書籍底名稱舉至數百種，你終究也達不到，可以使我赤面赧顏的。你剛纔說出了我的那些大師們底姓名，不錯，他們的確是我認為我的精神之師的。但是要把這些文中之憂，著作大家，當作同我們終日來往的人們，獵狩的伴侶，可要合適了，這只是一個白癡纒作的事，他以為人們非得用乃克達（Nektar）和安不羅西雅（Ambrosia）美酒，是不會養活得大，養活得好的，他以為阿爾盆（Alpen）山中的馬太享山峯（Materhornspitze）恰恰就是為人們鄉居時最合適的個位置了。我是不相信這宗白癡的人們的。至於說我們對於那些大作家的關係究竟怎樣，那這便是這樣：每一位大作家在我們的人生領域中都各有各的特殊時期，特殊使命，和特殊地位；人們對於他們必須得，這可以說是：必須得到了相當學位，相當程度，纔能了解他們，並且為每一位大作家我們必須得經過一番固有的人生考驗，然後方能領略他們的著作的資格，若不如此，那我們所讀，所生活的，都與他們無緣。都要失之交臂，而無所得。這樣在我的人生中便有着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我曾完全醉心於俄國大文豪士根坦夫（Turgenjow）及其他那一篇題名「初戀」（First Love）的短篇小說使我醉心，恰好不前不後，就在這個時期裏

那立於這篇小說之後的著者使我覺得這樣可欽仰，可崇拜，他的姓名是我很有些神聖視之的，自他的作品裏我所領略得來的，我現在還記得，頗能詳細地為你指出：籠罩着他的小說的，經他把種種人物置入其中的氛圍——三十年前人們稱呼這氛圍為情調 (Stimmung) ——是由沈潛的憂鬱與輕微的懷疑，由民間的平凡與上流社會的華貴所釀成的一種特殊混合，他的筆力是細膩有力的，他的刻畫是綿密溫柔的；在其它的一個時期裡我又把莫帕桑 (Maupassant) 底小說自第一頁到最末後的一頁一口氣吞了下去；他小說的筆力却是老辣深刻的，他的觀察的眼光是最苛刻地巨細不遺，絲毫不放鬆的，他小說裡這種優點如同催眠術一般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但是在莫帕桑仍又是完全缺乏着一種搜求事物最後原因，人生最高目的的形上哲理的能力，而令我對於他的作品的好嗜僅能有短時期的燃燒；他在他的小說裏所建立的世界彷彿一個沒有天，沒有太陽，沒有星月的永久黑暗世界一般，雖然是在透露着一種非常的，幾乎令人可怕的天才的，又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我發現了亞斯妥崖夫斯奇 (Dostoevski)；我可以放心大膽地說：發現，因為在那個時候，就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幾年間，人們在德國對於他幾乎是毫無所知的，我現在已經不知道，他的那部題名「愚人 (Fool)」的小說是怎樣弄到了我的手裏的，當時我所見到的他這部著作不是裝訂成本的單行本，是報紙上每天陸續登載的散頁，我如癡似醉的成天成星期

在報紙上搜求着讀他這部小說，那吸引着我的奇怪的威力可真也該大的了，那簡直使人身不由己，失去自主本能，中古時代的人們相信世界滅亡，相信世界滅亡後耶穌帶領善人們底靈魂到世間來建立一個千年的極樂園；亞氏這部小說那宗奇偉怪誕的效力，如果你不以為不然時，我就要稱呼牠是一個這樣魔鬼的千年極樂園了，我讀這部書首先所感到的，便是啼笑皆非，使我的心無所依據地在「恨」與「崇拜」二種感覺之間搖動着，因為我覺得這所描寫的並非是一個人了，這簡直是一個魔鬼，是一個神聖的魔鬼，是一個破壞的天使。這是顯然可以看得出來的，是清白的，一個青年由一個產了這樣現像的時代底壓迫裏就只有兩條可以透出，可以自救的道路，就是他或者拒絕去領略，去瞧看這宗現像，把牠們置之不理，這就是這上頭的規律了，或者他去同這宗現像妥協，去把牠們拿來作一番文學的解釋，換句話來說，就是把牠們拿來作一番純粹美術上的批評，或者嘆賞，或者拒叱，皆無不可，然後彷彿裁判官一般，把牠們當作了千百案卷中的一件棄置於諸案卷之中。這兩條道路，前一條和後一條，皆是我所不能的。因為你素常知道我，所以這可無須向你舉示理由了。文藝是我那時不視之為一種彷彿精神的住宅裝飾似的事物，我是視文藝為一種存在上的元素的，是視文藝為全性靈，全精神和全社會生存上精華的沈澱的，現在呢，哪，人們對於這個問題不會一天一個花樣，有着許多的意見的；若不然，我們竟也真得視那大家以為已在降臨着的

野蠻時代爲真已開始了哩。你是生在了了一個較後的時代裏的，因此你對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左右所出版的另一部書不會有所知的，這部書是歐洲北部的文藝作品，題名「疲倦了的人們」(Mitte Soeben)，作者是安乃嘉褒(Arne Garborg)，這本書對於我生出一種重大的，難以形容的効力，或許這就是當代生存的著者底第一部把我拖到了我自己時代裏來的著作，牠給我眼睛打開，使我見到了其它的一種，非我素來所愛，所追步的散文，牠也給我眼睛打開，使我去領略一種陳述表現當代人物的方法，這宗人物是我忽然間便被逼着不得不來洞察一番的。這部小說裏那宗灰白蒼莽的暮色，那宗悲哀淒涼的滅亡的情調都是有着豫言家一般的神聖尊嚴的，可是我怕這部書到了今日已經會成了一個紙的屍體了。

有一點却惹起我的注意來了，我的朋友略一默息後說：我們方纔談論了俄國的，法國的，英國的，北歐斯干地納半島的作品和作者，但是德國的作品作者，我們却沒有談論到。你曾有一次向我述說，軍事裁判怎樣罰你坐三天監獄，而竟成了使你把意大利詩人曼作尼(Manzoni)所寫的好幾百頁厚的小說「訂婚者 Die Verlobten, Promessi Sposi」一氣接連不斷地讀到了底的起因。這是我所不能的，我可以向你發誓，這是我所不能的，即便是人們把我監禁三個星期，也不能；我覺得這部書是令人可怕地無

聊無趣。打斷他的話頭，插言說，這部書是非常有趣味的，牠使我不再覺出那堅硬的獄床，冰冷的獄壁，和那冷水乾麵包的獄糧，從不會有過一本書能在這樣的程度之下使我把那不堪的實況忘掉了的。再加上，這部小說裏面還有關於傳染病的記述，更是無比的了；這記述是幻想力上頭不可磨滅的描繪，是幻想力上頭的鐵成分不可廢除的後備軍。我的對談的朋友反駁說，即便你所說的這一切都對了，然而你說的仍不是一個德國人呢；我固然不是一位國家主義者，人們可以說我是一切其它的，但是不可以說我是國家主義者。可是我仍是沒有得到你的答辨的，若是我們現在向這偉大的德意志的精神界，這一切卓越優美的詩人們，思想家們和夢想家們一思及時，連一個你提也不會一提的，此外如果我要再一審量，你是不得不把你所特別愛好的外國詩人們底作品底大多數藉着譯筆惡劣，往往毀損原文的譯文來讀的，那我真要爲你操心擔憂哩。我說：這却是我們這討論上最脆弱難言之點了，我真正爲難，應當怎樣來向你把我素常所處的困難情勢解釋明白。不過你對於譯文的悲愁，却不是我那麼嚴重視之的；你知道，我們在語言文字上面所取的像，所用的形式，都有徹始貫終的一種趨勢，無論文字語言方面多麼惡劣，這宗趨勢都能自體透明，而可以令我們把牠們識出；那整個的構造，無論如何損毀不了的；再一說，外國文字上那宗別緻的情形恰藉着譯文方能得到一種一定的，持久的色彩，尤其是俄文的書籍，而這宗色彩，如果譯文底不足

尙不致破壞原文底意思時，却也不見得完全無優點。自然的，原作底語言終究是原作底語言，詩人心理抑揚頓挫的韻調在譯文裏要失掉的。那麼現在我們可以來一看德國的文藝界了……在這個問題上可真要令人把腦筋思想傷了的。因為德國文藝界從全體上看真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事物；沒有一個作家爲全體創作，每個作家都只是在爲自己創作；民族和社會不一致，不一色；那些壓倒一切，傑出的大人物，它們彼此之間沒有連繫，或者僅能成組成派，而不能統率一切；在偉大的敘事的文藝上，這是我們現在這談論上的對像了，不過一打高峯，此外盡屬平原；那網羅萬像，才大如天的一等作品稀疏寥落，而那些省區，似那縣般大小的二等作品雖然有着偉大的能力，雖然往往也不乏很有可觀的深邃，但却又大半離奇地生疏澆僻，離奇地執拗頑固，永遠地不蹈襲，永遠地在走着自己的道路，因而便沒了一代代的繼承，沒了一代代的代表。哪好，可以稱得起一個民族底代表作家的，在其它各大民族裏也不能超過了一打之數的，但是在其它的民族裏却沒有象在我們國內這星羅棋布，散亂割裂的局勢的，譬如說我們對於歷史上的傳留所起的永不止息的破裂，我們那以無比鄰，無宗法，而以一切皆係獨創獨製爲榮耀的自尊自大，我們那些廢棄的，擱置了起來的風格風尚積疊得彷彿成了岩石般深厚的層次，我們那所謂「今日的」對於「昨日的」仇視，我們那對於偉大貢獻的完全忘懷，和那小邦小國底公侯們之間不間斷的雲隙政爭，那藝術界裏

的小名人們之間同他們一個樣不長進的不和等等情形俱都是散亂割裂病態上的孽障大者，那細小處更不可言而喻了。聽了我這話，我的朋友說：你的眼光這樣，是因為你是一個立於這個潮流之中的人物，是因為這是你自己的領域和工作的場所，即自歷史方面說，你也是陷在了這個情形之中的。照這樣說了下去，却更引我們離題過遠了。我已經滿意了，如果我對於你在德國文藝界裏的極峰經驗略有所知時，這是我最能感到趣味的。但是你却不_可拿音樂來向我搪塞的，這我要視爲遁逃的嘗試的。我知道音樂對於你從前曾有過，並且現在仍在有着甚樣的價值，音樂曾給你把感官打開，使你了解建築手腕底性質，和發揮題旨題趣的方法，從其它的一面說，你在三十歲和四十歲之間，心裏所起的，而並不_利於你的心性的那一點的軟化，並且由這點軟化裏所生出的那一點的一點生活豪放，都是應由你這音樂的嗜好負責的。關於這一點，不是我所要知道的，我願意你向我說萬德所著的「親和力」(Wahrvwarttschaft)「說希臘神話裡的「巨靈之神」(Titan)」或「女神赫斯佩魯」(Hesperia)「說中古時代德國大詩人格利默爾斯豪伸」(Grimmelshausen)「說近代大歷史家耶克」(Ranke)「說歷史家高萊」(G. H. G.)和詩人艾欣多福」(Andersson)「說格利木」(Grimm)所搜集的童話和克萊」(Keller)所著的宗教傳說」(Legenden)「說小說「歐北島」(Oberholz)」和「貧寒的樂師」(Der arme Spielmann)「說「牡貓車兒底故事」(Die

ter Murr) 和「如哥倫拿赤 (Jürg Jenatsch)」小說——我這目錄還很沒有到底呢。是的是的，不錯的，我說，我的心理這時已經很被他所列舉的這一天的明星所感動了；我說，這一切的都曾作過我的食糧；這不能由記憶力裡磨滅了的，我對於牠們的感激不能磨滅，自牠們所得來的利益不能磨滅。你上面所說的這些名著，有多種都是我後纔得讀到的，較之他人可以說是後得多了；葛德親和力是我在三十歲時纔閱讀的，可是因為這部書是我在青年過後纔讀的，所以牠的精彩，我便能徹底領悟，並且又因為我視這部小說為結構上的神品，這個字樣是這部小說真正當之無愧的，所以我就絕不厭倦地去誦讀牠，去研究牠的結構方法，牠那結構方法，看去極其單純簡樸，但實際上却充滿了種種不可測識，令人意料不到的神秘。總之，由這部書裡面我看了出來，一本小說能到了甚麼地步，能是一個甚麼事物，就是能是一個象徵現實而托高浮起現實的文藝作品，那詞藻彩飾的成分不是要關閉網織在作品底內心裡，是要如同葛籐民族美術式的，稜角式的大教堂底建築一般浮現到表面上來的，並且全體的結構彷彿不是用質料，是經神手所造的一般。我和奧國大詩人豪夫曼斯達爾 (H. Mannschal) 之間的許多對話，都是關於這部著作的，這你素來是知道的。現在我只恨我那時並不會把這把對話詳細地記錄了出來，這是我永遠不能恕我的。現在我的日記本裏所存的不過寥寥數條，就是一切的了。引我讀浪漫派詩人亞珉 (Arnim) 所

著的小說「王冕之守護者 (Königwächter)」的，也是豪夫曼斯達爾，這是德國帶有神秘性，似用魔法所寫成的，是書籍中之一的，這些書籍都是完全脫離現代，如同牠們的著者一般，度着自己，與世無關的生活。是的，這是一本魔書，德國的人們自然是幾乎不識這本書的，這是「文字」，但却又能超出文字之外，是僅能一現，偶然成功的作品；牠如同十五世紀的大畫師所彩繪教堂裡那玻璃窗一般，能把德國中古時代最深邃，最活躍的情狀悉行觀獲而表現了出來，實在的，在幻想力上，全世界底著作裏找不出一本能略少與牠類似的來，不過全書或許只是缺乏着本來的核仁的中心的，靈魂的，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是缺乏着時代遞嬗底精神，因此這部書就頗呈現些古色古香的風味。當在我把這話說給豪夫曼斯達爾時，他就立即把牠抓了過來，打開誦讀，我記得，那是他的一個徹悟時刻的，當在他藉着這本書發揮對於德國浪漫派文藝特質的議論時，聽到這裏，我的朋友低低地暗自發言說：我真願意，我當時也會在眼前了，我真羨慕你會聽了他這議論的。我又繼續着說：還有一點，也是多虧了他的，他曾屢屢警告我不要犯堆砌的毛病，在作風文筆上和言論評議上皆不可堆砌，插畫彩飾的成分，清晰底程度不可過多過度，不可不給讀者留點餘思的地步，有一天他曾向我說了這樣的這句話：「人們不可把人們磨房裏所存有的，一切糧米都磨成了麵粉的。」他贊成文筆瘦削，贊成質樸無華，主要地贊成作法簡練精密。他所稱之為簡練精密的，所

稱之爲字句間的確當不易的，是他在優良的法國作風上所最驚嘆稱賞的事物。在這樣的關係上和趣味上的一切問題上，我很虧他多所指正，因爲一個著作家在創作上沒有風趣，是毫無價值的，即使他腦子裏滿滿地，把腦蓋要塞破地塞着天才。

在這初次和第二次就是末後一次的談話之間已經又過去了好幾天了。我覺得我對於我的朋友所提出的各問題，都還未曾與以充分答覆，使他可完全滿意，我覺得他心裏還有許多未經吐出的問題在壓迫着他的。這正因爲他的目的是要在我對於我自己的的人生經歷底宣洩中儘量地趨向遠處高處，他是要一網打盡地無所不知，他以爲這樣的舉動，人們一經開始，便不可中途廢止。他說：「自己研究自己的嘗試八成是人類一種正確本能，一種昏暗昧冥的內裏的需要，但是我却不曾給我自已弄明白，我這向你的探訊的舉動給我加派了那種義務到頭上來，我不曾弄明白，由這個舉動裏要發生甚樣的些要求的。一直到此刻，我還不敢來討論我們這次問題上最主要的一點。」這樣他說：「無容遲疑地，任何一個有地位的作者底作品都可以總括於一個中心的理想之下。爲你的思想上這樣總括的個中心理想的，便是公道底理想。 (Idee der Gerechtigkeit) 我現在甚至猜疑，這個理想在你從前對於修·奇那特一部小說很早的崇拜愛好裏已經有些透露了。是因爲我那時恰好連想到了聖經與舊約，所以就一直地問起聖經與舊約對於你的影響來了。自然地，我不能知道，並且我也不能

說出，一個人已經知覺的領略和可指證的經歷，或與生俱來的資稟爲這樣的一個人生大原則和精神底大趨向能發生到了甚樣程度的確定能力的。我希望你，不要因我這過於急切求知的逼問見罪，不滿於我呢。」這樣他終結了他這言論。

這話說起來，可要長了，我不得不答覆着說，這樣長，真要令我怕，你的忍耐會疲憊的。爲使我們的談話兩方面不發生誤會，我們倆個對於「公道是甚麼？」一問題應行先一致。這顯然是我們在我們靈魂裏所得到的一種平衡心理的，若是我們把過失置入這面秤盤裏，把補贖置入那面秤盤裏時，或者若是我們把罪惡置入這面，把罰置入那面；或者若是把所受的苦痛置入這面，把苦痛底解除置入那面秤盤時。那麼然後是否我自身，或我的近人在受此苦痛，或犯此過失，或者是否我直接或間接獲得了苦痛底補報，過失底報應的種種問題都要爲我們的見解判斷，和那對於得不到補償，因而生出的深覺冤抑難伸的哀痛底標準的。在這一一切的情形中都是一個度量上和重量上的問題，都是一個有關個人內質的問題的，就是有關他的宇宙感覺，上帝感覺，自身感覺和有關他對於事物裏天然具有的秩序的信仰，這我可以說是一個光力燭照底問題的；各按照我們從實地方面，個人方面，或非個人方面自那職司管理我們精神寶藏，而所稱之爲「公道」的一物上所得來的確見底不同，我們的生命便獲得了光明，或被貶入了黑暗。凡係人類都不能擺脫這一點，都不能不存有這公道的觀念。無論

那一個團體裏，或國家，或家庭，或整個人類，人們行動上所奉行的公道底程度就是人們全部快樂，欣躍，服從，勤務，愉快，總之凡屬公道所能生出的一切欣慰滿足上頭的規程的權衡，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意見總要一致的了。那麼好。至於說「公道」這個名詞，即在為世所唾棄的猶太人們也不是僅僅視為空理想，僅僅視為上帝靈光底化身，是要視之為道德上有至高高度，至猛烈，催迫性的一個要求，因而造成了猶太文化上那道德的和立法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基礎，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難道說六十年代底長久就能把這深烙印人類精神上，靈魂上的個信號給消滅了麼？反之，人們因那長久歷史的證明，豈不更會相信，像這樣的一個人類根本要求在荒古時代都被人類提出的，像這樣的一個日月一般高懸在人類之上的理想，在歷史始初時期裏就發生了効力的，在當時這要求，這理想一提出，一發生効力時，人們不就馬上會想到，這理想要求在將來要有一個久長的苦痛回憶，要走一條困苦艱難的荆棘道途的麼？在後來的人們，這要求却不像實實在在是過去的苦痛底結果，也是它們豫覺來日苦痛底深長，所設法建立起來的一道精神的護牆，護牆衛護之下的苦痛之路底盡頭，在它們甚至相信立着那位聖經上所說的「救世主（Messias）」人們相信他是一切冤屈底救贖者，補償者，是那操有雪世間一切不平的，和操有賞罰世間一切的善惡底大權衡的真主宰。現在我們腦筋裏既有了這一個一致的公道概念，那麼你可以同我一氣來一觀察末後這兩千

年的猶太民族底命運遭遇吧。但是我們何嘗須兩千年呢，一千年就足殺了，我們來觀察末後的這一千年吧。這末後的一千年實在是猶太民族底一條充滿了悲哀與血淚的街道，自有歷史以來，自從人類底作為與苦痛被筆載以來，從不曾見過這樣一條可憐可哀的道路的。人們把這苦痛忘掉，人們把這苦痛在心裏滅除了，人們沒有傍的辦法，只可如此，要不然怎樣能生活得下去呢？個人不要過問同時代的人們底罪惡，在後的人們不要過問祖先們底罪惡，至於說是否上百，上千，上萬，十萬，三十萬的猶太人們在那柴堆上被焚斃，或在那兇漢底手掌下喪失了它們那狗命，替代老死在它們的睡榻上，這或許在五百年後沒人來算賬的，就是在二十年後已經不會有人來算賬的了，又有許多的猶太人，無可奈何只好拿那人類就是這麼回事，不可救藥，沒有希望的話頭來聊以自相寬慰了。雖然如此，但是一切發生的事件都仍被保存在一組組的，一族族的猶太人們底記憶裏，而造成了它們那歷史的和神話的經歷內容。把這一宗歷來所受的強暴凌辱拿來作一番法律上的對質，公道上的秤衡，是猶太民族比任何一個其它民族，都要作得會更多的，因為它們全部精神的存在都是在法律與宗教傳說之間進行着的。你試一思這上百上千年的久長和那堆疊了起來的罪惡的兇暴，殘酷的屠殺，精神上的肉體上的陵辱，詭詐的誣毀，系統的，無任何良心上躊躇的教唆鼓動，狂熱的，直至犧牲品到了最後一口殘喘的，在那藉口宗教，兼可藉以自便的，剷除同業競爭

的陰謀之下所展開的貪婪心與殘酷性底狂暴，種種非人道，非人類所能堪能受的行動實在的，只是一個無知覺的牲畜，能對於這宗事實熟視無睹，縱能不相信，這信奉基督教的歐羅巴洲是一個人血淋漓的屠場。可是在這宗殘酷不人道的事實上，所謂補贖，所謂補報，却令人絲毫無所覺，並且從來也不會令人有所覺過；那點可憐的哀矜，人道主義（Humanisicung）底短時期所布施的，簡直提不到話下；那無底深的仇視，永不會息止地在燃燒，如果不恰切去焚燒猶太人們時，那就是猶太人們底萬幸，可以輕輕喘口氣，略為蘇生了；然而窮追迫害的方法，竟愈趨愈妙了！人們現在給猶太人們所開的罪狀，不是向井內投毒藥，不是在十字架上釘死了救世主，這罪狀走得可遠多了，牠是要把猶太們底生存，猶太人們底人權及公民權葬送掉的，它們把這罪狀擴充到了救世主底身上，而以為它們對待猶太人們的方法，便是救世主對猶太人們的詛咒底實現，這可謂它們前後一貫，不自相矛盾了；它們利用那種伎倆無恥的科學（譯者按：即指人種學而言）使這個即便不如此，已經不可拔除的謊言，愈加得勢，愈加有了永久的生命；這罪狀遇着打了勝仗時，也要揭起的，在人們那傲慢自大的狂樂底感覺裏，遇着打了敗仗時，也要揭起的，因為必須得有個來負責的人，那麼除掉猶太人之外，還能叫誰來負責這責任呢？它們把猶太民族裡個人底罪惡過失烙印為全體底，整個民族底墮落，人們對於猶太們所執為種種口實，如猶太人們不知有國，不愛國，特着無政府主義的態度，這

是國為人們把猶太人們劃出了法律範圍之外，使它們享不到法律底好處，不知有所謂法律的情形之所使然，人們說，凡是猶太人都彼此交好結親，連帶負責，對內謹短，對外無所不可，這却因為人們給它們把社會上的位置用鐵網封鎖，不能不內部團結的緣故之所使然！人們說，猶太人們經濟的和商業的關係過於優越，操縱把持，在在不免，這却因為百千年以來人們對於猶太人們種種限制，種種特殊規定，使它們除了當金錢貸主，王侯一般的銀行家之外，無路可走的原因之所使然；人們指責猶太人們那宗理智主義神出鬼沒的詭詐，只知利己，不計其它，這却是猶太人們因受若干年壓迫，不能與其它民族溝通，精神方面完全趨於偏孤，而它們惟一逃出這種狀況的道路，就在瞞着日日都可臨頭的死對於人生底不值錢所作的一番深思底結果所得來，而不得不如是！猶太人們那宗顯著的一望而知為猶太人，且常為人們取笑之資的一舉一動的姿勢，它們那忍苦耐勞的勤勉，和狡猾奸詐的性格，並且那自荒古以來的恐怖與失望，反而在行動方面會轉入了含有一切程度的，自輕微的到破壞實際而不顧慮的極高度的堅忍頑強，不撒手，不放鬆的懸懸進取性，積極性；那人們所說的猶太人們天性卑怯，如果這卑怯不是隨時由真正的畏懼與戰慄而生的，那這卑怯就是被千年的經驗所印入了心裏去的，決不是生來如是的人們對於猶太人們所指責的這幾點都是對於一件事實所用的經毀的名詞的，而這一件事實底真相，它們却不肯揭示了，這

事底真相是甚麼？就是我們由這幾點中可以瞧出猶太民族是一種天性馴順，不會強暴的民族；最後，人們所說的猶太民族無有能力把自體消化在一個較大的團體裏，這話說得彷彿猶太民族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屈辱目的和卑視條件，就可以消納到其它的團體裏頭去了（甚至在法皇拿破倫（Napoleon）與僑法猶太人民議會一次一次的交涉談判中爲那非法人所願的解放猶太民族的行動底動因的，就只是權威底貪求與緣邊惡劣的自私自利心的。）人們對於猶太人們都看成了一律這樣，人們想不起猶太民族中也還有例外人物；在世間各民族裏都是少數高尚優秀的份子爲全民族底價值與教化上的標準的，但是在猶太民族裏，人們却是把最劣等的指出，以便向那全體去下判決了。爲這宗論調底爐竈，這宗傳染底中心的，在從前和現在却全是德國。這可真是使我痛心難過的了。這樣一個可驚奇的邦國，這樣一個無比的民族！但是却有這樣的情形，這決定不會使我高枕無憂，不動心的，即使我不是一個猶太人時，那我決定不會擺脫了這根刺心的針刺的，我決定要深深地感到人道底譴責，良心底呼聲，民族形體上的這個如火如荼的傷痛。然而命運却是把我造成了一個猶太人的，換句話來說，就是把我造成了一個人，這個人把他的一切，他的血和靈魂，他的生命和志願，統統地都用上，只求能得達到「平衡地位（Gleichgewichtslage）」這你還覺得可驚奇麼，這公道底理想在我彷彿天空一道火條似的高高懸在了我的頭頂上。

說到這裏，我打住了我的話頭，我知道我的這位朋友對於這個問題雖然未持拒絕態度，但頗也懷有些疑惑神情。他憤說，人們認識我愈深，就愈不會相信，我是個猶太人的，反之，人們必更會相信，我是個鄉下孩子，一位農民之子，外面與裏面都一樣地帶有北歐人與地中海畔居民底氣質。對於他這些話我的答覆常常總是：人們不可自恃超出同種的例外的，如果我們要在人前以此自相誇耀時，那葛德寫的浮士德劇裏所說地府裏的守護人與物底原型的神母就要出來反對，而令我們自覺慚愧的，況且宣言我們爲某一個，須要我們將來負責的團體底份子，底從屬的行動固然是件光榮的事情，但是我們須要把我們對於這團體種種不合不當的情形都一律滿足了，償還了，纔行的。你瞧，許多的人們在世之前能立得住腳，是因了它們那才智與精神底優越與偉大，又有許多的却因了它們品格底高超與堅強，換句話說，就是因了它們生存上的全體的，可是所謂「精神（Geist）」像十九世紀之所分析與了解的，在今日却已被推倒了下來自牠那統轄一切的寶座上；「精神」只還被人們視爲發展事物底性質，發展事物底本質本能的能力，以苟延着殘喘，而所謂「性質」的，更爲大家默默承認，是鎖鏈中的一股一節，是全體上共同負責，共同擔當的份子，而不是站在全體之上，主宰着全體的事物的了。關於這一點，現在我們可以再向深遠處觀察一番的。我的朋友在這一個觀感上並不反對，因爲這在一定的意義之下也是他自己的觀感的，他現在

只還向我提醒，不是因宗教，不是因種族，不是因家庭種種束縛的關係可以能使我在我的青年時代，如同使許其它的猶太人們一般，脫離了猶太團體而成為德意志民族大鎖鏈中的肢節（Glieder unter Kette）的，使我成為這大鎖鏈中的肢節的，却是我的精神發展叛變的年齡之所使然，我那時逃出猶太環境的嘗試一次連續一次，最後竟至成功。他又向我指出數日前我剛剛由我新近逝世的一位青年同伴底遺產裏所收回的那一大批函件，就是我在青年時代給他所寫的些書信；他說，這些信件給人們一個不可推翻的鐵證，證明我那時精神方面的和肉體方面的窘狀，證明那強硬無情的態度，持着這態度我的全體親族棄置我，不理我，把我看作一個種族叛異者。我的朋友加添着說：但是這給我却不曾造出了這樣深的印像，如同你在你給那位方才所說已逝世的青年時代的朋友的些信裏所描寫的令人很感動的思鄉的情緒，不曾造出了這樣深的印像，如同你那信裏對於你們二人共同在雲北（Zülpich）城裏所度過的那些歲月的描寫。你曾屢次向我述說，你們兩個怎樣整日下午在雲北城裏那馳名的耶教先聖塞巴爾杜古墓（Sebaldergrab, Sebaldsgrab）前立談，怎樣整晚整晚地跑到那古代殘留着的堡壘上遊玩，怎樣整夜整夜地穿行那古舊的街道，步過那古老的橋樑，並且怎樣在大法學家安賽穆·扶越巴哈（Anselm Feuerbach）底墓前，在十八世紀神秘青年加斯普·浩賽（Caspar Hauser）底塔牢裏，在那街市上老舊煙薰的

酒店和酒窖裏閒坐過，最後怎樣同你們那城裏那些現在還有的乖僻古怪的人物們來往。他又說：我用不着像你所描寫的那本題名「小鴉人（Gänsehäutchen）」的小說和許多其它你所寫的，有關雲北城的書籍，就可以從內裏知道，這個富有歷史的地方所賜給你的有多少，牠所給與你的印像有多樣深切。在你的精神界裏是有一種極其奇異的，任何時代都不曾見過的混化鎔合實現了的，這一點是確立不移的實情。夢境與實境在你的精神界裏鎔成一片，東方與西方，舊約與新約，猶太先知耶律密雅斯（Jeremia）與德國大彫刻師維特·石安斯（Veit Stoss，西班牙與弗郎堅（Frauen））令人可笑地離奇的混合你。這話給我太捧場了，我回答說：如果我在把你這話裏應行減縮的地方給減縮了，那你這話說得倒有許多是對的。至於說這個雲北城在一定的一個觀點下造成了我精神的面目，這是我所不能否認的事實。並且那也是實在的，這個地方為我不啻是一個不同的潮流底交叉點，為我是最顯著的，最能瞧得見的，在一切凡屬與夢幻和神話相近的情形上。那麼在這樣與我有關係的一座城市底後面，你再去想想那座陰鬱愁苦，臨近雲北的飛特（Felt）城市吧，這是我誕生的地方，並且兒童時代所居住的地方，可是這却是一座單調，平凡，無味到了極頂的個城市，彷彿位置在美州中央底西部，不是位置在德國似的，然而這裏又是僑居德國最古的一個猶太團體底居留地的，奉行着它們那回溯到極古遠時代的習俗禮法，以及其他種種的傳

留，這傳留在我的性靈界裏決定還沒有消滅的，當在我到二十二歲的年齡裏嘗試着要把賽拔泰·采微 (Saharai Zepi) 一位悲壯的猶太人寫成一部小說時，而他的出現對於十七世紀深深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無望的狀態裏去的猶太人們的影響更是使我在腦子裏忘不了的。這你可以曉得出來了：我這一點點的記憶使我們萌了救助猶太人們的道德的欲望底萌芽，使我的幽衷裏發出了救助猶太人們的不可遏止的號令和呼聲，而這欲望、號令、呼聲，便是我寫成的「賽拔泰·采微」小說底根本起因了。後來我寫德國南部弗克瑟地方的神秘青年加斯普·浩賽時，便在這救助的根本思想上添上一個「人類心性懈懈，對於一切模糊糊糊，不管不顧」的思想，拿來作了這部小說底創作起因；這兩種起因交合一氣，實現在一部小說裏面却也有些奇怪的，一個思想影響着其他的一個，但是基礎聲調却終究未嘗有所改變。從藝術方面說，從創作底原則上來看，我這兩部著作唯一的貢獻，所給與人們唯一的滿足，滿償，也不過彷彿為那陳列人物畫像的陳列室裏略略添上一張兩張而已（或許的因為連這一點也是我没有確切的把握的；從道德方面說，我這思想底効力可真使人失望到底了。我這句話底意思並不是要說，這兒那兒沒有被這思想所感動的，悔悟的能改變了成見的人們，可是世界底運行照舊，仇視照舊，謊言照舊，誤會照舊，狂妄照舊，不公道照舊，絲毫絲毫都無所改變。當我在十年前發表那本小書的時候，在這本書裏我情願承認，我

是用着過於纖弱無力的方法揭穿世界史上這個污點所有的，甚至為我自己的人生所有的那不祥的，為禍至巨的効果的，當在那個時候，德意志民族裏各式各色，階級團體至不同的許多的人們，婦人，姑娘，從前的軍官，教員，大學教授，官吏，都寫信給我，說它們對於這一切的黑暗都無所知無所覺，說我給它們把眼上的繃帶扯了下來，使它們現在完全明白了這黑暗底不當，並且它們還向我起誓，有許多的竟極其莊嚴地起誓，將來無論如何定要使這一切情形更改的。現在呢，這可都成了空話了。不但如此，甚且情形反愈加惡劣了。當在我一次一次在紐約 (New York) 城內穿行着薄郎克司 (Brook) 市區底街道時，那落入人們眼裏的猶太人們的慘苦狀況這樣深厚，竟要使人們底目力難勝其任了，把一切的都瞧到底。這個巨大的猶太僑民區約有一百六七十萬居民；這一百六七十萬居民之中每年約有千人可以到生活富裕，約有百人可以到大富的地位，而可逃出這個愁苦之鄉，這百萬分之一少數致富的猶太們便成了反對猶太主義 (Antisemitism) 爐竈中的燃料，而下賤成百萬的其它猶太人們便都被焚毀于這爐火之中。總而言之是要被焚毀的，無論情形如何。縱然不是真正經火所焚毀，那滅亡之慘也要有若火之灼多的，這樣致人於死的罪惡底責任在上帝底裁判座前絲毫不會減輕的。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時代，僅僅一個耶教的修士便能弄成功，在萊茵河省區 (Rheinprovinz) 內刺殺或促令自殺的猶太人數竟達一萬六千之

多；爲甚麼在惡業之中一個單獨的人會有這樣大的能力，而一個單獨的人在善事中反而幾乎毫無能力呢？在大的和小的事件上，一律如是的，這真到我們心中的勇氣啊。「惡」從牠的性質上說，却是比「善」積極得多了，這就是上面所指陳的情形底洶涌性上的最後原因了，而我們所稱之爲「作爲」「行動」的，却是立善於與惡二者之間的鋒刃上的，或許爲這個緣故佛底認識纔這樣深邃，並且佛教底理想距離一切的作爲纔最遠，纔要返還涅槃，統歸寂滅的。我的朋友從傍批評着說，如果人們要把這件事情窮追到底的話，那在你歷來求爲德意志民族一份子的奮激熱烈的圖謀中也頗有些怪，奇那特底風味的，這樣，一切的支流傍河最後都要歸入主幹思想底洪流裏頭去的。你本來是一個歐洲人，一直到了邊緣上充滿了歐洲的命運，被歐洲的精神所陶冶，至於說種族與血統於我們有甚麼重要，有甚麼關係，這却是不可測知的，氣候上，水土上，語言上，環境上，種種內裏的效用，人們固然可以指證，固然可以信手拈來，但是你可以不理這一套，你只用由這個惡劣的環境裏面把你自已旋轉了出來，將來獨立嘗試爲一個歐洲人，把你自已視爲例外，那麼你自然就會成了一個這樣的人了。相信我的話吧，這樣你就可以把許多的人們由同樣的這困難之點解救了出來，對於一定的一個人人生改造往往所缺乏的只是外面的形式，裏面的諸種能力現現成他存在那兒的。這話說起來容易，我回答說，但却是世間所有一切問題中最困難的。況且你所說的

這歐洲人，歐洲精神，終究要怎麼個了解法呢？這現在成了一個站不住的空名詞了。現在人們幾乎都不可以冒險，以一個歐洲人底態度存心思想了，而以一個歐洲人底態度作文藝，更要被人們差不多看成賣國舉動的。歐洲已經把自己放棄了，牠怎樣還能來負戴我們呢？曾經有過一個短時期，到現在並沒多長久，在這個時期裏我覺得彷彿我能把我由這個莫知所從的束縛情況裏解救了出來，而這個束縛有時倒要更聽從外面的呼聲的較之聽從內裏的呼聲。我的心裏總有些抵抗意味的，如果人們要來批評我，如果人們要把我的成績，我的所作所爲拿去在我的意向上評價時，尤其是我的同種族的人們要來批評我時，就要使我更會感到這宗意味的，因爲它們的腦子裏都橫着正統宗教的觀念，眼光會愈加偏側不公的較之我的些對頭們。我那時曾想逃出這個環境，躍入我自己的奪取了來的疆域，並且曾有過片刻的妄想，以爲我這樣便可以爲人們作表率，爲人們開一個先例，恰切如同你方纔所說的話一樣的個意思，並且如同在一個合理性的和正經的世界內可以完全了然的情形一個樣。然而這却始終是我的妄想，是不能的。一方面，不公道的對待把我拴在了那仍在受着虐待的人們底隊裏——一方面，昏睡着世界的仇視却使外面的呼聲成了人們內裏負責的考慮了。

我的朋友說：這一切我都要相信的，但是這只是從你的私人方面說是對的。然而私人之外，你還是創作家，有着創作家能解除

人生種種矛盾能鬆活種種事實上的鏈結鎖連的一切可能性。我會屢屢在你的身傍靜觀了，你怎樣在你的心裏克制了那最重大的，它人決不能勝任，而要壓斃的經歷。你都是去在你的週圍創立一個空場的，而在這個空場裏便有一個為世人所不能到的隱舍。在你的身內有一種牢牢不可拔除的，精神的自存心，這自存心對於環境任何的攻擊都要起反抵。你的周身蒙上了古代傳說裏所說的那大英雄西格符烈（Sigfrid）不會受傷的鐵膚，而他那惟一能受傷的地方，你又會用那天生的，一切藝術家所固有的聰明衛護着。再加上你那奇異的創作方法，總在使我常常想到法國人馬拉爾默（Mallarmé）所說的話：「靈感是由日日工作的勤勉中得來的。L'inspiration C'est travailler tous les jours」

你這創作是可以給你放散胸中悶鬱蓬勃之氣的，是可以使你心內鬆快的。而逃亡到你那空場裏的隱舍去，便是你自救的方法。把你的「我（Ich）」劈成了「在與不在」的兩半份，你便可以把一切的責任分成了兩半兒了；固然的，有些機會裏這兩半兒中每

一半都可以加一半上去，而成了一個整個兒的，但是這只是如果你那特殊的先見之明要你這樣，或有所為而發時纔能實現的。你笑麼，但是這却是我引你到達的一點，這一種處理半生活與雙倍生活的才智這一種奇異的能力，常常這樣推移精神裏的重量，使那天秤兩面的秤盤完全自動地到了平衡地步；這樣你便可以在你的心裏弋獲你在世間若是火烈，若是枉然所搜尋的一物，就是公道。那麼現在可以叫我給你讀一遍麼，你自己對於公道所寫的話，你聽着吧：「我心裏的深處覺得，有所謂彷彿公道一樣的一點事物，或許是水晶體質中的一種結晶力量，但是永遠不會是向遠處擴張的人類行為中的束縛的，這純潔澄明水晶體質的一物高懸人類頭頂，為文字底拙笨之所不能探得，為人類底手臂之所不能抓得，如果你要去強抓，那種便會成了錯誤與荒言，如果你要去說出牠的名子來，你却得安安靜靜如同地面上的止水一般，在那水裏面反映着整個的蔚藍天空。」這裏頭不是包含了一切你要說的話了麼？

「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李健吾

一八五七年四月，「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問世，這是福樓拜第一次和世人見面的著作。牠引起了空前的反響和非常

道：這是很榮幸，而且很有用的。福氏跑去道謝之後，寫信給他的長兄

常的頌揚，其間有一件微小然而趣味濃郁的過節，值得我們的注目和回味：是拉馬丁 (Madame) 對於「包法利夫人」的先熱後冷的態度。一八五六年十月，經過編輯人的無理的刪削，「包法利夫人」開始在巴黎雜誌 (Revue de Paris) 披載起來。包法利夫

人沒有入獄，服毒自盡，但是她的傳記人却被法庭傳了上去，藉口有傷風化。這時許多識者與不識者，紛紛向福氏表示同情。這裏面最有勢力，而且最出乎福氏意外的，却是高唱浪漫主義的詩人拉馬丁。最初聽了這種傳說，福氏還很懷疑。一八五七年正月十四日，他寫信給施來新格 (Schlesinger) 夫人，說道：

「我收到好些文人的漂亮的頌揚，是真是假，我也不去管牠。有人甚至於告訴我，拉馬丁先生也高高唱起我的讚歌——這使我吃驚不小，因為我的書，其實全該激惱他！」

「今天我獨自和拉馬丁整整談了一點鐘，他把我誇獎的不得了。那些恭維我的面諛的話，同你講，我都覺得難為情；然而確實的是，他從心知道我的書，他明白我的全書的所有用途，他一直認到我的深處。」

他寫信給施來新格 (Schlesinger) 夫人，說道：

官司打完了，福氏宣告無罪，然而拉馬丁却變了態度。福氏寫信給施來新格，表示他的失望道：

「拉馬丁先生沒有給巴黎雜誌寫文章，他一面頌揚我的小說的文學的價值，一面却向人說牠玩世不恭 (cynique)。他拿我和拜倫相比，諸如此類！這太美了，然而我倒願意他少來一點言過其實，同時少來一點隱約其辭。他一高興給我這喜，特別是到了緊要關頭，他却揮下我不管。總之，他這次和我來往，一點不像正人君子……」

這不是傳說，拉馬丁寫了一封信來，而且拉馬丁允許福氏的律師，把信引入他的辯護書。對於一個初次問世就惹了禍的作者，

福氏忘掉他的書「全該激惱他」。如果拉馬丁真正明白他的全書的用途，自然而然後會有以後的態度的變遷；翻開「包法利

夫人」的上卷的第六章，他只要稍一注目，便會看見他的名子成了形容詞：

「於是她沈溺在拉馬丁的蜿蜒的細流，聽着湖邊的琴語，隨命的天鵝的歌，樹葉的墜落，降天的純潔的處女，壑谷間天父宜道的聲音……」

這一段的微妙的分析，整個這一章的敘述，甚至於全書的無形的對象，是寫給拉馬丁之羣的浪漫主義者領略，回味和反省的。

在這一羣浪漫主義者之中，有一位生性浪漫，而且加甚的青年，却是福氏自己。他和他們一樣的熱狂，一樣的沈醉，一樣的寫了許多過分感傷的自叙的作品；他感到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歡悅；他陪着他們呻吟，陪着他們流淚，陪着他們狂笑。這是一個心志未定的青年，在滾滾而下的時代的潮流中，隨浪起伏着；他漂浮着，然而他感覺着，體驗着，摸索着，於是在一塊屹然不動的崖石上站住，曉得再這樣流捲下去，他會毀滅，會化成水花一樣地東西，終於消蝕。他開始回憶，思索，無微不至，他悟出一個道理來，這道理是從文章裏把自我刪出，無論在意境上，無論在措詞上，如果他不能從根拔起他的生性，至少他可以剪去有害的稠枝密葉，裸露出主幹來，多加接近陽光，多加飽經風霜。

在文藝上，猶如在人世上，我們不肯犧牲屬於自己的部分，然而一旦拋開私情的翳障，我們便明白這不唯應該，而且會有更大

的收穫的意義。在事業上，猶如在精神上，這樣的轉機是百不一見，然而抓着這樣的轉機，却很少不成功的。「包法利夫人」便是福氏抓住轉機以後的試金石；在他的文藝的生活上，在他的精神的掙扎上，沒有一部著作的意義更比這次的嘗試重大；如果失敗，這是他的全部人格的破產，所以他不能允許自己苟且。犧牲是必須的，犧牲是光榮的。

在他的「迴憶錄」裏面，杜剛 *Ducamp* 把這種轉機歸功在自已和布耶 *Bouille* 身上。我們記得，一八四九年九月，福氏寫成他的最早的「聖安東的誘惑」，懷了無限的希望，把他們邀來，聽他開讀。不幸的「聖安東的誘惑」更不幸的是牠的作者！他盼着，偵伺着他們的熱烈的舉揚，但是他們却照準他的浪漫主義斧創下來。杜剛進一步勸告道：「如今你既然克抑不住你的抒情的傾向，最好你選一個主旨，這裏情感的流洩可笑到了你不得不自加小心，不得不棄絕你這種傾向。選一個實際的主旨，一個中產生活富有的事故……然後你強制自己，用一種自然的情調，把他寫出來。」福氏覺得他們有理，附贈道：「這不見得容易，不過我可以試一試。」布耶更進而提醒他道：「爲什麼你不用德拉馬爾 *Delamare* 的故事？」聽見這話，福氏仰起頭來，高興地叫道：「好極了，就是牠！」

依照杜剛的說法，「包法利夫人」的種子從此埋下。我們沒有方法證明杜剛的意爲，福氏和布耶都沒有談起這件事，不過無

論如何德拉馬爾的故事是確實的同時和「包法利夫人」也有相當的關聯。

德拉馬爾 Eugène Delamare 是從福氏的父親的醫院出來的一個學生，其後在瑞 R 鎮做醫生。他的續絃夫人姓古杜瑞耶 Delphine Couturier 嗜好小說，生活浮華，看不起丈夫，先結識了一個情夫，情夫却走了美國，隨後又結識了一個律師的書記，而且暗地舉債，供自己糜費。結局債高如山，書記又和她斷了關係，逼她不得不服毒自盡。身後留下一個小女兒，但是過了不久，德拉馬爾也就自殺了。這是一八四八年的事情，見於當時路昂的報紙。

福氏當然知道這個俗不可耐的故事，其實故事並不重要，要在作家的運用，在他的別出心裁的安置。故事永久是故事，不會因為使用的次數過多而陳舊，而腐爛，而減色；對於藝術家，興趣集中在推陳出新的技術上，如果他的工作有他的深厚的天性做基礎，這已然不容易和另一個藝術家的工作相同；他有他的特殊的看法，他的獨具隻眼的見地；如果他的手腕脆弱，瞭解膚淺，故事便是再好，再生動，再有趣，依樣不生效果。所以西施總有人歌詠，鶯鶯總有人譜曲，然而怎樣把她們寫成不同的有血有肉的女人，這却在作者，不在故事。所以尚特比 Chateaubriand 女士問「包法利夫人」是否真有其事，福氏在一八五七年二月的信上答覆她道：

「『包法利夫人』沒有一點是真實的。這是一個全然虛構的故事；這裏我沒有放入一點我的情感或者我的存在……」

一個藝術家應該這樣答覆的。他從人生選擇他的材料，等到材料上了他的手，他就有絕對的自由處置；所以故事已然不是原來的故事。但是福氏的答覆，還有一種更深的意義。通常的讀者看過一部小說，時常誤成作者本人的經驗，發生種種的揣測。同時浪漫主義者的小說，却往往証實他們的假想。他們以為一部小說的真實，在其中有沒有如福氏所云，作者的情緒和存在。他們不知道作者的創造是一樣地真實，和人生一樣地符合；這種真實是永在的，普遍的，藝術的最高的成就便在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而普遍的真實，作者自己也許包含在裏面，然而僅僅包含在裏面。一件藝術品形成以後，作者便退出創造者的地位，消融在萬頭攪動的人生裏面。一個特殊的有限的現象，經過藝術家的匠心以後，便失去牠的偏窄的感受，結連在宇宙的整個的進化上。從這裏看，藝術家的創作是真實的，恰如數學的程式一樣地真實。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氏寫信給高萊 Louise Olet 女士，推論道：

「……人所創造的一切，全是真實的，所以和幾何學一樣，詩是同樣地正確；歸納法和演繹法有同樣的價值，所以只要達到某一階段，人絕不至於再弄錯了屬於靈魂的一切；就在如今，就在同時，就在法國的二十個鄉村裏面，我相信，我的可憐的包法利苦楚着，唏噓着。」

但是決定藝術的真實，却是牠的創造者的性情。藝術的本身的價值，最後不在藝術家的技巧，因為技巧仍是學來的，體會成的，

熟練出來的，這就是說，可以同臻極境的，所以最後，却在藝術家的各自的稟賦。根據着他的深厚的矗立的性情，他生活着，經驗着，而且重複地經驗着；歸納法的價值就在這裏，因為經驗的綜合，藝術家得到一種相對的，軟性的，真實的真理。這也就是爲什麼，一個作家往往回到他的早年的經驗裏面，尋求他所需要的材料。如果我們翻回福氏的早年的「情感教育」，我們會發現羅盧和他的少妻的故事，幾乎就是「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特別在二十一章裏面，有一段追叙羅盧夫人的身世道：

「至於愛米麗，雖說比較年長，却沒有那麼愛過。年紀輕輕的，她就嫁給羅盧先生，她相信她崇愛他，她說，因爲他覺得她好看，然而不久，她就失去了她的幻象，發現自己在一種可怖的寂寞之中。於是來了一位男子，一位她指明名姓的男子來了；她愛他，不過他走了，她也就不再想他，時間的距離太長了！已然十年了哪……」

所以在作家的創造的過程中，故事的重要極其輕微；我們所要看的，是他怎樣擺布現成的故事，同時在擺布之中，怎樣遵循他的個性。在作家起始選擇他的故事的時候，他已然順從着他的生性。他自然而然地選擇近於他的性情的故事。我們都有各自的癖好；好滿足之後，我們是輕適，是欣快，是寫意。

但是到了不是滿足，是懲罰，而且必須接受的懲罰的時候，沒有痛苦會再加痛苦的。對於生性浪漫的福氏，也沒有故事更加俗

鄙的。所有以往的浪漫的傾向，如今必須斧削，不僅斧削，而且要從實際上，搜尋浪漫主義的過失，——從自己的經驗搜尋自己的美麗的過失。他的工作和牛車一樣地迂徒。一八五三年七月，他寫信給高萊女士道：

「……我的主旨的俗鄙有時簡直叫我起暈，同時遙望着那麼多的庸凡的事物，全要好好寫出來，想起這種困難，我都心驚。」

「都要好好地寫出來。」——這是福氏如今僅存的避難之所。把俗到骨裏的材料，溶在如珠如花的文字之中，這是福氏從今以後的一個極其吃力的野心。一八五二年，在給高萊女士的信裏，他說「情感教育」的失敗，由於他的兩種心性的揉合的偏倚：這兩種心性，一種是浪漫的精神，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精神。「聖安東的誘惑」的初稿，由於同樣的原因而失敗。於是他繼續道：

「……如今我開始第二次的嘗試，這該是成功的時際了；否則只有從窗扔出自己。」

從一八五一年九月起始，到一八五六年四月終止，福氏完成了他的最後的嘗試。他對於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抱有很大的期許；一八五二年三月，他寫信給高萊女士道：

「如今我連頭項都沈在少女的夢裏……我的書的所有的價值，如果有的話，在能夠匹馬直前，馳騁於俗鄙與詩的熱情的雙層的絕崖之間（我希望用一種敘事的分析將二者溶合起來。）

我一想起牠的未來，我不禁因之頭暈目眩，但是再一想起這麼多的美麗付託於我，我更是驚惶失措，無論逃到什麼地方也好，只要藏的住我，整整十五年以來，我和驢一樣地工作着。我這一生就頑石似地過着，我把我的熱情全關在籠子裏面，除非爲了解悶，有時我走去瞻望瞻望。噢！只要我寫成一部美麗的作品，我這一生也不算白活……」

我們都自視甚高，我們都無限制地自相期許，然而我們有幾個像福氏那樣一心一意，有始有終，辛辛苦苦地工作，數年如一日地工作！不貪名，不圖利，爲工作而工作！而且爲了達到他的理想，不得不折心相就！怎樣地折心相就！但是怎樣地成就！書寫成了，披露了，正統的批評家覺得太冷酷，寫實主義者却以爲太瑣碎，否認他們不勞而獲的傑作。（註一）一八五六年十月，福氏寫信給翟迺特 Des Genettes，夫人陳述他的反感道：

「……他們以爲我愛的是現實，可不知道我厭惡牠；我恨寫實主義，所以我才寫這本小說。然而我也不因此，少所厭憎於虛偽的理想主義，正因爲後者，我們才飽受了時間的擲擲……寫「包法利」的時候，我先有一種成見，在我這只是一首命題。凡我所愛的，全不在這裏。」

是的，這是一首命題，知道他的性情，我們便曉得，他控告的先是他自己。他交了卷，然而人人看見被告是自己。

同年十二月，福氏寫信給彭郎芳 Louis Bonenfant，解釋道：

「人家覺得我太真實。這就是激忿的根源。至於我，我覺得自己非常地道德，孟地影 Mentyon（註二）的獎金應該給我，因爲這本小說，含有一種明顯的教訓，如果母親不允許她的女兒讀，我想丈夫拿給他們的夫人讀，總該不壞吧。」

「說實話，對於這一切，我一點也不關心。藝術的道德就全在牠的美麗裏面，同時我所重視的，第一是文章之美，其次才是真實。我描寫中產階級的人情風俗，我陳述一個生來就壞的婦人的性格，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我盡量地放入文章和道德 *Littérature et convenances* 不過你記住，題旨却早已規定好了，我的活動也是有限的。」

只有真正的藝術家能够瞭解真正的藝術家，也只有藝術家能夠瞭解他自己的工作。他是過來人。看了上面福氏的話，我們覺得這是對的。讓福氏評判他自己。只有他自己曉得他的犧牲的分量。從這樣的犧牲出來的是傑作，是新時代的精神。

法庭上經過一番熱烈的辯護，「包法利夫人」宣告無罪。福氏把這本飽經憂患的作品獻與他的德高言重的律師。但是在福

（註一）例如杜浪地 Duranty，在「寫實主義 *Le Réalisme*」雜誌

上，攻擊福氏。

（註二）孟地影男爵立有數種關於文學與道德的獎金，每年由國家學院

辦理。

氏的稿本上，這本苦心經營的小說却寫好了，獻與路易布耶 Louis Bouilhet。

在福氏的藝術的生命上，自從勒蒲特萬 Le Pottevin 棄世以後，布耶佔有唯一而首要的地位。法國文學史中，像管鮑的佳話，除去十六世紀的孟旦 Montaigne 與拉賓哀西 La Boetie 近代最膾炙人口的故事，就要算福氏和布耶。從小同學，後來福氏去了巴黎，布耶隨着福氏的父親習醫，從後者去世以後，這才由泛汎的相識，進而結為生死的交誼。他們的關係，從下一封信可以看出來。一八五零年九月，福氏在非洲北部旅行，接到布耶一封委靡不振的信，於是鼓舞他道：

「你也有了今天，可憐的老伴兒，我那麼羨慕你的不可動搖的信仰，如今你也動搖了！其實你滿應該，你美了整整兩年，你前次得到榮譽，那時令堂就該傲形於色。然而我還甚於令堂，你愛信不信。在我的疲燕之中，在我的失望之中，在一切升上我的屋邊的酸幸之中，你是寒爾滋 *œuf* 泉水，助我消化人生。你就像增進體康的澡水，我連身泡在裏面。我一個人一牢騷起來，就對自己講：「看他，」於是我就更加有力地工作起來。你是我的最真實的戲景，我的永在的教訓。如今莫非神也要從他的籠子裏掉出來，不要從你的神座移動呵。莫非我們將來也要變成傻子也。然而這不該由你我道出口來，更不該去信牠。時間自然會替我們帶走偏頭痛，神經衰弱的。你看出來了沒有，害我們的事的，礙我們的腿的，就

是一件：「愛好 Le Gout，美的愛好。」我們的美的愛好太多了，我是說，我們不該為之過分不安。惡劣的畏懼和霧一樣，侵襲着你我。（一種十二月的毒霧，出人意外地來了，凝住你的臟腑，鼻上你的鼻頭，而且刺着你的眼睛。）結局不敢前進，我們只好靜靜地站着。你不覺得我們和德李勤 Delle 和馬爾孟特 Marmontel 一樣嗎？我們不同樣變成了批評家，有了詩論，有了原則，有了成見，而且有了規律嗎？固然彼此不同，其實還不一樣。我們缺乏的，是果敢。左瞻右顧，你倒像那些可憐的信士，日子過不好，唯恐下地獄，夜裏要是做了什麼不乾不淨的夢，一早就叫醒他們的教士懺悔。我們不要關心什麼結果不結果。愛吧，管牠文藝女神生出什麼孩子，我們還是愛吧，最純粹的欣悅不就在相吻嗎？」

布耶是一個詩人，對於希臘與拉丁文學有極深的造詣，然而不幸生在浪漫文學的全盛時代，更不幸是缺少福氏的豪放的資質。唯其如此，他才成為後者的知友。布耶是緘默的，文弱的，在文章的風格上，他是古典的，——不如說是十八世紀的，在內容上，有時他是諷刺的，有時却是感傷的。他不像福氏那樣極端，然而他了解福氏。看福氏的信的語氣，我們明白他們彼此的期許。布耶的最高的成就是戲劇。和「包法利夫人」同時問世，是他的第一齣喜劇「孟答西夫人 Madame de Montarcy」。然而對於我們有興趣的，却在他是一個中國迷。他總想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故事，計畫有了，可惜始終沒有寫出來。或許因為沒有到過中國，總有些自餒吧。

太貧寒了，他不能實現他的旅行的夢想。(註三)

幾乎每星期日，布耶下鄉，同福氏暢談一天，有時接着又是一夜。布耶是溫文爾雅，不言則已，言必針針見血，而且絕不寬假。一八五三年十二月，福氏寫信給高萊女士，勸她求救於布耶道：

「……這是一個精明人，不唯知道寫詩，而且如中產人們所云，有的是評判力，中產人們和詩人通常所缺乏的評判力。」

對於布耶，福氏是全然的信仰，如果不是膜拜，布耶不是天才作家，但是具有高深的經學的修養；對於福氏，布耶又是一位神聖不可侵犯的詩人。他把布耶供在他的心上。「包法利夫人」出版以後，除去聖佩夫 Sainte-Beuve 與鮑德來爾 Baudelaire 以外，便數巴爾拜都維利 Barbey d'Aurevilly 的評論最爲入骨，然而不幸在另一篇文章，他指責布耶的詩歌是攪纏纏塞 Musset 的出品，誹謗布耶便是誹謗福氏，所以福氏一生，把他看做仇敵。在「回憶錄」中，杜剛形容這一對異姓弟兄道：

「布耶，經不起一看就臉紅，每逢做客總不自然，可是談到他的信條，布耶却絕對不稍假借。看他們在一起，福氏高聲叫喚，不耐煩，一句話也不受，駁他一句便暴跳起來，布耶却那麼溫存，諷諍，表面很謙虛，你說他，他打趣；看他們在一起，你會把福氏當做專制魔王，布耶是納降的臣子，實際滿不是這回事；主子是布耶，至少在文學方面，服從的却是福氏。」

我們曉得福氏寫「包法利夫人」由於布耶點出德拉馬爾

(註三) 這是他的一首九行小詩，讀者一看，便曉得他所歌咏的人物，
顯赫強押如原詩：

雙龍益血淚。

金瓶今已碎。

玉環夜沈沈。

天子竟飲刃。

嗣君命亦慘。

仰藥頗長睡。

陳詞告佛母。

來生不見臂。

勿託帝王身。

La révolte, de sang et de larmes suivie

brûge du talon le pouvoir qu' on envie

et Yang Tê, fille du ciel, en cette nuit d' horreur

Git au pied de son trône, un couteau dans le coeur

Son héritier qu' attend une même agonie,

Prend un flacon fatal dont nul ne se méfie,

Le vide et dit, tourne vers le dieu Fô : Seigneur!

Fais que dans les basards d'une seconde vie

Je ne renaisse pas au corps d'un empereur!

的故事。沒有布耶，我們今日不會看見這本傑作。同時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小說也一定另是一種進展，趨勢或許相同，但是底定的成效却沒有這樣顯著。這樣迅速，這樣基本對於福氏，「包法利夫人」是一件苦工，他不歡喜這種屑屑不足道也的題旨，然而又不能聽其失敗；在這種心神交疲的奮鬥的過程之中，他需要鼓舞，更需要不偏不頗的指正。布耶是他的創作的旅伴。而且在「一本書完成以前，福氏向例不輕於披露；他從心裏感到藝術的神聖：『要看，就全看，否則，不要看。』只有切近於他的靈魂，不分彼此的友誼，可以攻破他的壁壘的森嚴；這仍然只有布耶。在福氏寫給高萊士的信裏，我們不時聽見布耶和他在一起，校讀他的小說。看福氏寫給布耶的信，我們知道後者還有更深的幫忙：有時福氏缺乏醫學上的專門名詞（註四）；有時是字句上的斟酌，有時是全章的結構（註五）；有時是人物的運用和外表的形容（註六）；其實不唯「包法利夫人」，直到「情感教育」的脫稿，布耶去世以前，福氏沒有一部書不是在布耶的眼邊寫成的。然而這有損於作者的尊嚴嗎？Alions 傑作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辛辛苦苦地創造出來的。表白布耶的功績，正是頌揚我們的作者。

「包法利夫人」全書分三卷，上卷共總九章：

老包法利是一個革職的軍醫，遲誤了好幾年，才把兒子查理

Charles 送到學校讀書。查理資質鈍拙，不過因為勤懇謹慎，還可

以勉強隨班，中途他退了學，決定習醫，第一次考試，沒有充分預備，名落孫山，第二次總算沒有失望。他的母親不唯溺愛，而且非常體貼，在道斯特 *Tostes* 鎮給他運動了一個醫生的位置，同時設法給他娶了一房多病好疑的有錢的寡婦。離道斯特不遠，有一家姓路歐 *Rouault* 的富農，傷了腿，是查理看好的。查理時常去路歐那邊做客。他的夫人聽說路歐有一個女兒，琴書詩畫，無一不精，便禁止他和他們來往。不幸代她經營銀錢的証官 *Hobbs* 捲款逃走，本來身子虛弱，聽了這消息，不久她就死掉。於是查理重新和路歐過往起來。路歐看他做人還可靠，就把女兒許給他。查理非常滿意，但是他的積蓄夫人，却另是一種想法。

她叫做愛瑪 *Emma*。從十三歲起，她就在一家女道院讀書。最初，宗教的神密的氣息，籠罩住她的孱弱的心靈，然而這不能滿足她的深切的要求。她時常向一位老縫紉借小說看，她不歡喜圖畫性的東西，不過她歡喜裏面的情緒，她夢想浪漫的熱情。

查理一點不瞭解她，他自己幸福，便以為她也幸福。有時查理的母親來看他們，不過她總從來沒有相安過。在這平滯的生活之中，只有昂德維利耶 *Andrevillers* 伯爵府上邀宴過一次，不過這也只是。她夢想巴黎和都市的生活。她訂了兩本雜誌，她買了

（註四） 例如何家 *Thomas* 口中綿綿不絕的名詞。

（註五） 例如農事促進委員會的描寫。

（註六） 例如羅子的目疾與包法利夫人臨死時他在窗外的歌唱。

一架鋼琴；她辭掉女僕，另用了一個使女；她希望有什麼事發生。然而什麼事也沒有看見。她這樣鬱鬱地病下來，查理還以為她不歡喜道斯特這個地方，便設法運動在楊寺 Yonville-l'abbaye 鎮掛牌。收拾搬家的時候，愛瑪發現她的結婚的花球，於是順手扔到火裏頭，看牠燒成灰燼。

中卷共總有十五章：

其實楊寺鎮是一樣地鄉鄙，一樣地平滯。每早有一趟郵車到路昂府，臨晚再趕回鄉來。飯店倒有一家，主婦是勒福郎絲瓦 LeFoucauld 夫人，還有一個夥計是瘡子。著名的却是隔壁的藥房，藥劑師何麥 Homais，因為私下開藥方，受過官府的警告，所以看見新醫生，他比別人分外慫恿；還有一個掬客，叫做勒樂 LeHeureux，在村裏販賣洋貨。和愛瑪氣味相投的，却是一個年輕人，叫做賴翁。杜鋪 Leon Dupuis，在證官居耶曼 Guillemin 手下當書記。

愛瑪懷了孕，她希望這是男孩子，不過分娩的是女孩子。給嬰孩起了一個白爾蒂 Berthe 的名字，便交託一家貧苦的農婦育養。有一天，她想起看她的女兒，路上遇見賴翁，便約下一起走。他們的嗜好和性情大致是相同的：浪漫而且富於詩意。所以每逢大家圍爐而坐，何麥同查理高談闊論，愛瑪同賴翁便低語細話。她越覺賴翁清雅，越嫌丈夫愚蠢。但是他們都沒有胆量，賴翁不知道怎樣開口才好，愛瑪却以為愛情和狂風暴雨一樣，其來也必定驟急，便

懶懶地盼着。隨着這種無期無效的企望，是一種反動：她向人譽揚她的丈夫，上教堂做禮拜，而且把女兒領回，親自育養，說她最愛小孩子。其實心裏充滿了貪欲、憤恨。查理一心在謀她的幸福，並不覺察有她叛離的心情。這使她忿怒，她恨他，覺得他的心力對於她是一種侮辱，她更恨自己的虛偽。她求救於牧師布爾尼先 Bourrier。牧師是一個極其實利的村究，根本不曉得人的精神會有疾苦。這時賴翁也走了巴黎。愛瑪益發無聊。

離楊寺不遠，有一個獨身的地主，叫做羅道夫布朗吉 Rodolphe Boulanger，是婦女社會的斷輪老手。看見了愛瑪一面，他便存心和她結識。這時正逢農產改進競賽會在本地舉行，楊寺平空熱鬧起來。不滿意的只有飯店的女主婦，看見沿路搭起許多小飯棚。忙的却有何麥，不唯是籌備委員，而且是某報的特約訪員，投機的更有教堂的僕役，把椅子一把一把抗出來，臨時出租。可憐的却有一家婦人，因為欠多了勒樂的債，當天宣告破產。就在這樣的一天，羅道夫避開人群，挽住愛瑪，用話誘她入彀。

其實愛瑪如響斯應，早就準備好了接受任何男子的款曲。最初，羅道夫得到查理的同意，備好了兩匹馬，邀出愛瑪散步，漸漸她的膽子放大了，乘人不防，溜到羅道夫的堡子，便是羅道夫都覺得她毫無忌憚，有些不妙，有一天清早，從堡子溜出來，她遇見本鎮的稅吏比萊 Billaud，正在犯私行獵，她將幽會的地點改在她的家裏。這巧這時她的父親送了一些野味來，還附了一封動情的信。愛瑪

覺得不過意，又回心愛起女兒，同時攆撥查理採納何麥的建議，顯一下割治的手藝，好恢復她的舊愛。查理却不爭氣，不唯割壞了飯店的椅子的腿，還得替他出錢另請高明，補一隻假腿。愛瑪越看不起他，越愛她的情人家務她也不過問，只是向勒樂賒欠，置辦旅行的什物，預備和羅道夫私逃。羅道夫却一點沒有意思私逃，寫了一封委婉的信，不訣而別。

愛瑪大病下來，查理想盡方法，恢復她的健康，不過更使他憂愁的，却是財源不繼。他向勒樂舉債。愛瑪漸漸復元，同時也行善，信了教。有一次查理陪她到路易城裏看戲，遇見久已睽違的賴翁。他留他們在城裏多玩一天，查理因為職業的關係，不得不回去，但是愛瑪留下來。

下卷共總有十一章：

去過巴黎的賴翁已然不是以前的賴翁。費了一天的精神，他得到愛瑪的歡愛。等她回到鄉間，這纔知道查理的父親去了世。查理唯恐她悲慟，特意囑託何麥替他傳達，不巧何麥的學徒玉司且擅自走進藥劑師的神聖的化驗室，從磁瓶瓶子一旁，誤取了一個盤子，何麥勃然震怒，忘掉他的婉轉的文藻，一直說出他的使命。其實愛瑪毫不傷心，藉口賴翁是法學生，和他商議償還勒樂的債款的方法，又轉回了路易。

賴翁在城裏租了一間房，做他們幽會的地點。愛瑪每星期進城一次，告訴查理，說是學習音樂。她向勒樂借下錢來，化在她的情

夫身上。她也不曉得節制，女兒和家務不管，只是一味地糜費。花到後來不得了，便瞞着丈夫，賣掉他所承繼的房屋。然而東彌西補，仍是無濟于事。有一張她簽押的支票，原先付給勒樂，這時却轉給另外一個債主，呈請法庭，向她追索下來。她哀求勒樂轉央對方展緩期限。她想盡方法，甚至于向婢女借錢，一批一批開發她的積欠。

同時所謂愛的生涯，她也有些厭膩。久而久之，這和結婚一樣地平板，一樣地索然，一樣地千篇一律。甚而人生，她也疲倦。賴翁嫌她遺誤他的正業，不過游疑不定，一時不忍和她斷絕。法庭的催交的債單終于發下來，限她二十四小時以內清償，否則變賣她的家產。

愛瑪設法瞞住查理，希望第二天能夠借出款來。第二天是星期日，她進城去求各家銀行幫忙，却沒有一家應命。便是賴翁也愛莫能助。她叫他到公事房行竊。賴翁答應去借款，等到下午三點，再下鄉給她回話。看見沒有指望，她奔回楊寺，來求證官居耶曼。證官是色鬼，然而提起款，依舊一毛不拔。只有等查理來饒恕她——她的愚昧的丈夫來饒恕她！證明他比她優越。呵！什麼都勝似他的寬恕。她去央求她所冷淡的比萊，白央求。她跑去等候賴翁的回信；渺然。最後她想到遺棄她的羅道夫；羅道夫仍然愛她，跪在她的身邊；聽見她來借款，他便站起來，安安詳詳地答道：

「親愛的夫人，我沒有這筆款。」

愛瑪想不到她還要受一次羞辱——怎麼的羞辱！

「——然而，我可以把什麼都給你，我可以把什麼都賣掉，我可以下苦做活，我可以沿街乞討，爲了你的笑，爲了你的看，爲了聽你一句謝謝！可是你安安靜靜地坐在你的大椅裏頭，好像你從前沒有讓我受夠了活罪！不是你，你知道，我也許能騙安樂一輩子！誰逼你這麼做的？難道跟誰打了賭來的？可是你愛我，你自己說的……馬上你還這麼說來的……呵！你還不如把我攆走了！好！我的手你剛剛親過，如今還是熱烘烘的。就在這地氈子上，你剛剛還跪在我的膝蓋前面發誓愛我一輩子。你叫我不得信！整整兩年，你把我帶在頂宏麗，頂溫馨的夢裏……瞎！我們旅行的計畫，你還記得！你的信，你的信！你的信撕碎了我的心！如今我來到他這裏，他是又闊，又樂，又自如！求他幫一下忙，隨便一個人都幫的忙，苦哀憐，求他看一下我的恩情，他拒絕我，因爲這要他三千佛郎！」

從堡子出來，天也黑了，和她的心一樣的黑；她蹣跚到何麥的藥房，趁他一家晚餐，叫出玉司且，偷偷開了化驗室，過去抓住砒霜的瓶子，對口倒下去。現在她反而鎮靜了，走回家，躺在牀上，等候死的光降。去世的時候，聽見窗外路上的歌聲，她想起這是一個失明的老乞丐，自己常在城裏遇見，便叫一聲

「——瞎子！」

咽了氣。

她的父親遠遠來奔喪，走到村口，正遇見出殯，量轎過去。送喪的人異口同聲地哀憐，便是洋貨商勒樂，也矜惜死者的不幸。羅道

夫打了一天的獵，夜晚睡的很安適，查理發見羅道夫寫給愛瑪的情書，他並不氣恨，有一天相遇，他僅僅說了一句：

「——一切由命不由人！」

第二天，他的女兒看見他一個人坐在後園石凳子上，不動，也不言語，原來他死了。

怎樣的一本小說！沒有一個人物不是逼真逼肖，那怕是極其渺微的人物，便是三行兩行的形容，也是怎樣的栩栩如生，而且每一個人物的背景是怎樣地充實！性格，環境，事故，心理的變遷，全揉合在一起，打成一片，不多不少，不輕不重，在一種最完美的比例之中，相爲因果，推陳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以爲是一部描寫鄉間的通常的生活，和巴爾扎克一樣地沉重，一樣地繁冗，一樣地真實，却一樣地凌亂，然而翻開第一頁，我們便認出我們的錯誤，而且認出這是一個全然嶄新的形式，是巴爾扎克所不夢想也夢想不到的。猶如人生的形式：描寫，形容，分析，對話，性情，動作，都同時生靈活現地彷彿真正的人生，印入我們的經驗。是小說，然而不是藝術；是藝術，然而不是人生！呵！怎樣地一種諧和！我們不相信人間會有如此完美的人工的製作，而且是正人君子所不屑一顧的小說，但是福氏做了出來，怎樣的教訓！

和一座山一樣，在這樣的作品後面，是作者的深厚的性格。他絕不許書裏有自己，這是說，他不願意在他所創造的一羣人裏

面，忽然露出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和讀者寒暄，刺人耳目。然而這不是說作者能夠和作品全然析離。一件作品之所以充實，就看作者有沒有吃盡心血，於無形之中，將自己化進去。化進去，却不是把自己整個放進去。不問事物的好壞，人物的美惡，他的深厚的性格無所不納，無所不入。一八五三年七月，福氏寫信給高萊女士，由詩人德利勒論到創作的經驗道：

「他看不見醜惡也含有道德的密度，所以他抓不住人生，所以即使藻飾華麗，他也不曾凹凸傳神；凹凸傳神，却要往深裏看，鑽到對象裏面，要想好好地表現，必須外在的現實走進我們的內心，然後經過我們的壓抑，又不得不叫喊出來；一個人看準了對象，永久寫的好，然而最醜目的真實，却在陳覽出來的人類的綺麗的憂患之中。這彷彿一盤半生不熟的東西，精神對着，不由生出一種饕餮似的食慾。他過去一口吞下，讓牠們變成自己的血，自己的肉。」

無論人生如何醜惡，在藝術家的想像裏面，全有其單獨的美麗的存在。他的人物經驗，在他的想像的真實上，就成了他自己的經驗。于是他的創作的精神，因為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需要，化成無數的方面，追求殊途同歸的終極的真實。這種精神作用，臻于最高的境界，作者和他的人物便合而為一，甚至于影響到他的物質的生活例，如福氏寫信給批評家泰尼，追叙愛瑪服毒那一幕

「……我的想像的人物感動我，追逐我，倒像我在他們的內心活動着。描寫愛瑪，包法利服毒的時候，我自己的口裏面彷彿有了砒霜的氣味，我自己彷彿服了毒，我一連兩次消化不良，兩次真正的消化不良，當時連飯我全吐了……」

他忘了他的存在；他的人物反而成了他的真我——如果不是理想的我，所以福氏會向別人講：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據我來的。」（註七）

愛瑪是他，因為無形中分有他的浪漫的、教育、傳奇的心性，物欲的要求，現世的厭憎，理想的憧憬；而且我們敢於斗胆說，全書就是她一個人——一個無恥的淫婦——佔有他的較深的同情。但是我們應該適可而止，因為在藝術的創造上，只要藝術家鑽進他的對象裏面，對象無論是什麼，一定獲有他的人生成分，或者人類的同情。對於福氏和他的失明的女神一樣，藝術家應該一秉大公，不存成見。每一個人物都含有他的人性，然而不全就是他，猶如不全就是任何私人，然而任何私人都在裏面。一八五七年六月，福氏答覆卡耶斗（Callebaut）道：

「不，先生，一點也不真有其人。包法利夫人是一個純粹的虛構。這本書的所有的人物全是憑空想出來的，楊寺鎮不存在，瑞腰勒（Reuil）小河也不存在，全書類皆如是……然而這也禁不住

（註七）見于維沙木 René Descharmes 的論文：一八五七年前的

同鄉，從我的小說裏面，發見一堆典故 *Allusion*。不過那樣一做，我的描寫倒反而不會相像了，因為在我的眼前的，只是些私人 *Personalities*，可是我所要寫的，正相反，却是些典型人物 *Types*。

福氏從中產階級選出他的典型人物。中產階級最會過日子，然而唯其如此，才俗不可耐。他們不願意走入下流，也沒有心去做英雄，他們只顧目前關懷的也就只是生存的維繫。他們的格言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凡是妨害他們的生存的，他們便視為對敵，而且他們也有若干的自尊心，不許別人干預他們的行止，諂上而諷下，更是他們的共同的品德。他們是弱者，然而從來不肯示弱；他們歡喜看別人的笑話，自己却絕不許出醜，爲了預防意外起見，他們接受，摸擬，終子凝定。福氏自己便和這一羣中產階級生活在一起，然而他怎樣厭惡他們！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氏寫信給高萊女士，形容他的四周的人物道：

「我同兄嫂整整在一起過了兩天，離這裏半里光景，有一所很美的房產出售，他有意去看一下；起初他想買，熱了上來，回頭冷下來，回頭又熱了上來，於是考慮，於是反對。本來同賣主定好了約會，不過怕上當，今早他離開這裏，故意先給賣主一個失望。所以由我代他出面說話。一點鐘睡下，四點鐘我就起來；從昨天起，我喝了多少杯酒！研究中產階級，怎樣一種研究呵！我開始認識中產階級這片化石了！怎樣的半性格！怎樣的半意志！怎樣的半熱情！腦裏一團是懸浮，躊躇，脆弱……」

和煙的作者一樣，愛瑪生活在這樣的一羣人裏面，一羣鄉下人裏面。他們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職業，癖嗜，身分，見地；每一個人，在幫忙鄰居的時候，都順便揀一點便宜回來；每一個人是少見多怪，然而絕不大驚小怪；明明不知爲不知，却要裝做像煞有介事；心中籌維再四，口頭却見義勇爲；一個字盡盡他們的特性——是福氏的「半」。

然而這一羣「半」性的人，各有各的模子，是同一社會的出品，却沒有一個相同；是恰到好處的真實，一次兜進我們的眼簾，便永久活在我們的心上。一見之後，如果我們不能傾心相與，至少我們忘不掉他們的形像，姿態，語言，習癖。他們的真實，從字裏行間透露出來，擔任我們的注意，讓我們想不起他們的傳奇性質，同時透露出典型人物的拘束，與自然抗衡。我們覺得他們的線條，一根一根，非常清晰；我們起初以爲這會失之於瑣細；正相反，作者抓牢而且抓準了他們的輪廓，一下子甩在我們的眼前，便活脫脫地立了起來。

在這小村鎮裏面，人生的複雜和雜的利害的衝突，和在任何城市一樣，不可避免；唯其不可避免，反而使作者加深描繪的可能。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哲學，假如處世也算一種哲學。站在一家樓窗前面，只夏天晴，每天下午和星期日，你可以灼見瘦骨稜稜的比萊，彎着腰，在屋裏翻劇小木環，克吃克吃，鬧的村東聽到村西，小木環堆滿了一屋，他依舊無爲而爲地刷着，刷着；他這樣消遣掉他的一

天，「帶有藝術家的嫉妬，中產階級的自私。」他當過兵，日子也過的和兵一樣地紀律化，下午六點鐘一響，你總會看見他走進金獅飯店，坐在他的老地方，一言不發，又彷彿一位將軍，雅雀無聲地用餐。但是他，冷氣逼人的比萊也有弱點：一清早，閃在一隻陷在溝裏的木桶後面，半陸半水地獵野鴨；警章上規定，只準船上行獵。他是以冷還冷，永久袖手旁觀。和他一樣沒有心，然而無巧不取，無縫不入，却是煽客勸樂。你以為他那麼謙和，諛諛，逢應，聽他的話比水還快，比蜜還甜，看他一躬到地，擠着一雙專看風色的漆黑的豬眼，你却不知道他心裏打着什麼算盤，（連比萊也怕的算盤）便是你聽了把不值錢的靈魂賣掉來還賬，他也認為毫不相干。他比牧師還瞭解人類的弱點；正因為用不着牧師的慈悲，他便利用人類的弱點，完成他的魔鬼的使命。然而不這樣做，又將如何？又將如何發財？他是非常地實際，而且理應成功的商人。

「他輕輕地把她推向樓梯。」

「——我求你，勸樂先生，再緩幾天！」

「她嗚咽着。」

「嚇有你的，眼淚也來了！」

「——你把人急死了！」

「我管你急不急！」

「他一面說，一面將門關住。」

但是他也好面子，你不奇怪嗎？所以名義上倒不是他索賄。他

願意發財，却不要鄉人議論。你聽見他還在憐惜死者嗎？人世是複雜的，必須他的複雜的頭腦構成。

宗教和科學勢不兩立，便是在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也難以相安。宗教的代表是牧師布爾尼先，科學的代表不是醫生，却是藥劑師何麥。布爾尼先的存在，增添全書的意義，加重愛瑪墮落的力量。他缺乏精神生活，也不曉得精神生活是什麼。一個農人的底子：魁偉而雄壯的身體；虔篤而迷信的心性。對於一般朝出夕歸的鄉下人，布爾尼先是再好不過的牧師，農收的時候，他去幫人翻田禾，「一種他能够抗六捆，誰他多有勁！」到時候，他還管教全村的孩兒，「好也吧，歹也吧，反正比孩子游手好閑，在家裏胡鬧亂跳，砸碎了東西強，而且他沒有牧師的尊嚴，一樣地說笑，甚至於一樣地發咒，而且道袍上一樣是烟灰，一樣是油漬；何況懺悔離不開他，安慰少不掉他——因為他會安慰人的！但是怎樣一個安慰法！腦內裝的就是兩本教義，口裏出來的也就是這兩本教義，而且引證錯了也難講；他的服務的忠實，便是工匠做活也趕不上，他絕不想瞭解他的教民，不是不想，是他根本沒有瞭解的天分。」

「他問道：你好嗎？」

「愛瑪答道：不好，我難受。」

「牧師接上去道：『我也是這兩天天一熱，叫人怪沒有力氣，不是嗎？不過，你又怎麼樣？聖保羅說的好，我們是為受罪來的。不過包法利先生，他覺得你怎麼樣？』」

「這帶一種輕蔑的姿勢答道：他」

「牧師驚道：怎麼！他不給你開方子嗎？」

他不曉得人間還有病，就是吃藥也沒有用。然而藥劑師，我們的何麥先生，却把他當做不世之仇！

何麥是揚寺的唯一而偉大的人物。凡是妨害他成為唯一而偉大的，他全想法除掉；不是他沒有大量，是他不幸生而代表正義，正義就是科學。達杜夫 Dardouffe 一張口就是上帝；他不曉得他作偽，作偽是他的人格。何麥一張口就是科學；他不曉得他作偽，作偽他也不會。他是科學的信徒；科學萬能，何麥萬能。『而且腦裏裝的方子，比他的藥房的瓶罐還要多。何麥精于製糖，製醋，製甜酒，而且他還曉得輕便飯鍋的所有的發明，以及保存酪餅同珍攝病酒的藝術。』而且他有一大架子書（全是傑作還用說），雜誌不提，每天還有一份日報看，而且自己就是日報的特約訪員。而且他有一間實驗室，不是 Laboratoire 是 Capthannum。而且他印行過一冊「藥酒之研究 Du Cidre, de sa fabrication et de ses effets, suivi de quelques réflexions nouvelles a ce sujet」對於科學有絕大的貢獻。他缺少的只是官家的酬庸，不過我們知道

「他最近收到了十字獎章。」

何麥知道他自己的重要。他的使命是給揚寺加以科學的洗禮。現今的世界已然走進科學的領域，任何事物，任何學問，都和科學發生密切的關聯，這就是說，同何麥發生密切的關聯。他有的是

虛榮；他覺得全村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他；凡是他所感受的，全村應該一體接受；而且這為了全村的公益。所以一有機會，便是極小的機會，他都不肯，也不能放過，用來炫耀一下他的才學。——為了正義，他是馬上就熱上來的；開導鄉愚，這是他應盡的責任。他不談話，他講演，因為他也是一種教士，更加神聖的殉教者。那怕面前是金獅飯店的主婦，他也彷彿對着擠擠一堂的聽衆。你以為是誇張，是宣傳，是言之過甚；他以為是自然，是應該，是確乎其不可拔。因之，他所知道的，或者先知道的，全是可靠，而且必須置信的。如果他失敗，失敗在他的急於立功，因為急中有錯。但是如果你做了他的敵人，你就不要再想安寧，除非你即早宣告他的勝利。所以他反對宗教，因為宗教擅敢統治人類的靈魂；然而他更反對布爾尼先，因為他是牠的宣教士。拿什麼資格，宗教也配管轄靈魂？自從有了科學，不可知也成了可知，因之，宗教的職責應該劃歸科學，這就是說，布爾尼先的職責應該劃歸何麥。

然而何麥并非沒有上帝；說實話，他也是弱者。他自己說的好：

「——……正相反，我崇拜上帝！我相信最高的存在，唯一的創造者，無論他是什麼，我全不管，不過他造下我們來，却為的是靈我們做家長同公民的義務，然而我用不着到教堂裏頭，親什麼靈盤子（註八）從我的口袋掏出錢來，養肥一堆扮丑兒戲的，其實他們吃的比我們還講究！那怕在樹林子裡頭，在地交頭，或者那怕跟

（註八）吻教堂中的器皿，表示崇敬靈盤。

古人一樣，對着穹蒼，一個人都可以禮敬上帝。對於我，我的上帝就是蘇格拉底的上帝，富蘭克林的上帝，福爾泰的上帝，白涅羅（Bianchi）的上帝，我擁護薩華副主教（註九）的信仰宣言（Proclamation de foi du vicairé Savoyard 和一七八九年（註十）的不朽原則……」

如果你曉得他的子女的命名的來歷，他的淵博會更使你瞠目不知所云。他的長子叫做拿破崙，象徵光榮；次子叫做富蘭克林，象徵自由；一個女兒叫做伊爾瑪（Irma），算是一種對於浪漫主義的讓步；一個女兒叫做亞達梨（Athalie），獻與法國悲劇的不朽傑作。然而這種藝術的讚賞並不妨害他的科學精神。例如他欽服「亞達梨」的作者的文章，却一點不同情於劇中的宗教情緒。然而無論他是科學家，藝術家，一切仍舊擋不住他俗到了家！一切仍舊擋不住他是一個平常的好人！他有的是熱腸；他沒有絕對的惡意；而且接受尊奉，諂諛在上的權威。而且他知道隨俗，知道工作久了，應該娛樂一下，所以有一天星期四，愛瑪赴她的幽會，看見何麥也靜悄悄地進了城，——靜悄悄地，因為「他沒有把他的計畫告訴任何人，唯恐他的不在驚動了村人」——無意却攪了愛瑪的一天的幽會，而且這敢作敢為的藥劑師，隨他口裏天花亂墜，有時一樣怯弱，怕見醫生開刀，怕招涼，怕死！

福氏寫了好幾個曾經受過浪漫文學影響的人物，其中賴翁要算最腐爛，最皮毛，最柔脆。有好些地方，毛諾（Moreau）和他相像，

然而在稟賦上，在性格上，在情感上，在為人上，比他深厚而且靈敏多了。和毛諾一樣，賴翁早年失怙，由母親教養成人；他會一點音樂，還可以畫兩筆水彩畫，而且平時讀了好些風花雪月的詩歌小說；他不知道他的浪漫的情緒全從書裏來的，却以為生性如此，彷彿一位鄉下大姐，抹了一臉城裏買來的粉，塗了一臉城裏買來的紅，於是在青布裙幅底下，才穿着兩隻扁魚大腳，羞羞答答，還自以為就是下鄉的美人。其實骨子裏仍是一個土裏土氣的農人。他有農人的謹慎，他有農人的順天之性，然而缺乏農人的魄力，農人的頑梗。一個剛強的性格會一下子克服他的；愛瑪要他寫情詩，「他從來找不到第二個韻腳，終於從書裏抄一首十四行詩交卷。」和愛瑪在一起，「他不辯駁她的觀念；他接受她的一切的嗜好；不是她的情緒，倒是他成了她的情緒。」但是到了利害關頭，他的中產階級的本性就流露出來。「他就要駭做頭等書記；該是嚴重的時期了。於是笛子哪，熱情哪，想像哪，他一股腦兒地束諸高閣——因為中產階級者，在他年輕的奮激的時光，那怕只是一日，一分，全自信負有廣大的熱情，做出輝煌的事業。最庸俗的風流子弟也夢想東方的皇后，每一個證官都帶有詩人的渣滓。」他有青年的潑灑，然而和青年一樣，經不起一拭再拭。這就是為什麼，和毛諾同樣地學習法律，他却不在鄉間做了證官，而且娶了一個土紳的女

（註九）見于虛殿的愛爾兒。

（註十）法國大革命最盛的一年。

兒成了家，立了業，庸庸碌碌，了結一生。

羅道夫不這樣沒有出息，然而更壞也說不定。就本性而論，這也是一個農人，他不唯謹慎，而且曉得怎樣才是謹慎；他要名，然而如果可能，他也要愛；如果愛有傷於名，他就不會繼續下去；如果愛有傷於財，他更不會繼續下去；愛財如命，是農人的地道的習性。福氏爲了布耶死後立碑，給路易市政府寫信，喜笑怒罵，一群未落的中產階級道：

「你們實際去一邊待着罷！你們不知道拿筆，更不知道拿槍！強盜來了，搶你，監你，殺你，要你們怎麼，你們就怎麼；獸的本能是自衛，你們連獸的本能都沒有；問題不僅是你們的皮，而是你們比會猶親的錢口袋，那時叫你們往匣裏放一葉紙，你們都一點氣力沒有……」

羅道夫還沒有式微到這種可憐的境地；他的生活如果不實際，至少是思維出來的。他做愛，和農人理家一樣，步步預防好了的。他有膽子，不過冒險他不幹。他不願意娶一個主婦來，失掉他的獨身者的自由。但是他也不願意在本鄉偷女人，妨害他的企業。在這方面，沒有人比他再實際；他在城裏包了一個女戲子。然而他不是，一味禁止的人。他有的是色情經驗。他一眼看見了愛瑪，一眼看清了查理；當一個人早晚出外診病，當一個人麻木無覺，和查理一樣的時候，又何樂而不爲呢？但是他防備愛瑪會要求他私奔。棄掉他的產業，棄掉他的安適，爲誰爲一個生性乖戾的美婦人，

嗚呼，一樣是消遣，還是打獵好些。他知道拿槍，而且知道拿筆，而且怎樣的一封信 *compte de lettre*。這種人有虛榮，沒有良心，他不認舊賬，最好中途分手，因爲他不是一個好旅伴。

說到信，這裏有一封真摯而動情的家書，却是路歐寫給他的女兒，問候她一家大小平安。我們尾隨愛瑪，過着一種虛偽的情感的生活，忽然遇見一封真情流露的懇切的信，不說我們一洗耳目，便是愛瑪，也覺出久居鮑魚之肆的腥臭來。「包法利夫人」的特色，就是全書充滿了發人深省然而輕快的人類情喜劇。福氏絕不濫用。他明白牠的偶然使用的效果：道烘出鄉間的形形色色，而且反映人物的活動無形之中，給全書增添一種新的色調，一種深刻的意義。於是全書的進行不唯不單調，而且不沈悶，彷彿走上若干灰色的人生的道路，我們發見一朵兩朵的野菊花，點綴在這秀，供我們刹那的喜悅的留連。但是福氏還有一種更深的用意。除去路歐老頭子以外，這種小小的穿插，大部分是用來反映中產階級的破滅。從中產階級所不屑一視的材料裏面，他選擇他的小喜劇，我們記得他前面說過：

「……醜惡也含有道德的密度；」

所以他彷彿取笑一般中產階級，不時推上一些不倫不類的渺小人物的；他們沒有社會的地位，但是他們具有同樣的真實，同樣的人類的興趣。這就是爲什麼這本小說有時一直打進我們的心坎，在牠的譏笑之中，在牠的詩意之中，攫去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同

情。他們不勾引我們；他們具有尊嚴；然而他們感動我們；他們具有美麗；所以往往不是浮幻的，是經典的。我們隨在愛瑪的後面，走進羅萊（Roué）女人的破爛的草房；我們看着查理的笨手，在愚愚的伊包里特（Euphrate）的癱腿上添撒；我們聽見何麥坐在郵車裏面，向失明的老巧演述。依人簷下的學徒，懸實的玉司且，站在愛瑪的房門邊，癡癡地看着她在梳裝，——可憐的天真的村童！他膜拜這位狂風暴雨似的婦人，然而僅止於膜拜。但是最動人的，却是農產改進競賽會中間的一幕喜劇，一個姓勒魯（Leroux）的老婦人，在一家農場做了五十四年的苦活，如今經審查員鑑定，發給價值二十五佛郎的銀質獎牌一枚。不見她走出來，倒聽見好些聲音竊竊道：

「去呀！」

「不。」

「向左去！」

「不要害怕！」

「呵！呵！看牠這個蠢勁兒！」

「杜法十（M. Duchasse）（本鎮的市長）呼喊道：她究竟在不在？」

「在……她在那裏！」

「那麼叫她到前面來！」

「於是只見一個矮矮的老婦人，彷彿和她的襤褸的衣服裏

積在一起，畏畏縮縮走向臺前來。腳上提踏着一雙大木皮鞋，圍着屁股，繫着一條大圍裙。她的瘦削的面孔，用一條四邊缺緣的首帕包住，臉上的皺紋，比乾了的壞蘋果還要多。從她的紅衫子的短袖口探出兩隻長手，上面的骨節疙裏疙瘩的，好像一個一個的結子。穀倉的塵土，臉水的輕養化鉀，獸毛的油分，弄的滿手又起繭，又脫線，又發癢，雖然用淨水洗了又洗，依舊好像酸蝕；因為操勞過分，滿手的指節發硬，悶不起來，讓人一看就知道受過多年的辛苦。她的面孔帶有一種修士的酷澀的神情。事情傷心吧，動心吧，磨不軟這醫濼的目光。常和牲口在一起，她染上牠們的痞啞，牠們的絨默。這還是第一次，她看見自己在這樣一大羣人的中間；對着旗鼓，對着穿青禮服的先生們，對着顧問的十字榮章，她楞楞地立定，心裏既疑且懼，不知道應該往前好，還是逃開好，也不知道為什麼羣衆推擁她，而且為什麼審查員向她微笑。就在這種情境之下，在這些滿面春風的中產階級者之前，拘偻着這半世紀的服役。

「顧問先生從會長手中，取過中獎的名單，開口道：到前面來！老勒魯！」

「他看——看那頁紙，看——看那老婦人，用一種慈長的聲調重複道：

「到前面來，到前面來！」

「杜法十從椅子上跳起來道：你聽了沒？」

「於是他過去在她的耳邊喊道：

「——五十四年的服務，銀質獎牌一枚，二十五佛郎是給你的。」

「拿到手以後，她看住獎牌發呆，隨即一種彌陀佛似的微笑流散在她的臉上，於是一邊走開，一邊就聽她唧噥道：

「——我把這送給我們村的教師，煩他替我唸唸彌撒。」

我們平常有一句俗話，叫做彩鳳隨鴉，正好應了包法利夫婦他們的婚配，從頭到尾是錯誤。各人走各人的路，幸福我們不敢說，至少結局不會悲慘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們的性情絕對沒有調和的可能，好像一枚錢的不同的正反兩面，却合在一枚錢上。他們並不衝突，然而就是貌合神離，籠不在一起。如果烏鴉自覺，一定會交還彩鳳的自由，不是憐惜彩鳳，是怕自己難堪。不過查理却連自覺也沒有。這是一個沒有性格的性格。他從來沒有想到別人，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根本他就沒有思想。他的唯一的問題，是沾在什麼上面活着，而且不多不少，只要輕易一沾上，他就這樣活下去；而且便是沾，也要別人推他一把，他自己不知道怎麼才是沾；他要不沾在什麼上面，他一個人也不會活下去，這裏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是他要活着吧了。他的前妻是他的母親給他娶過來的，他自己從來不會成親立家；他愛路歐的女兒，這次是他親自出頭，可是你只聽他唧噥道：

「——老先生，我有點兒事跟你說；」接着便是吞吞吐吐的，

「——老爹……老爹。」

他的求婚僅止於此，下餘全是路歐這好老頭子替他說出口來。他的前妻嫁給他的時候是四十五歲，「乾的和柴一樣，一驗肉芽，和春天一樣。」然而他和她安居樂業，等她死了以後，他仍是很難受的。不是別的是他丟了他的習慣。他沒有意志，習慣就是他的意志。他常去路歐那邊做客，因為他走熟了那條路；他向愛瑪求婚，因為他常在路歐家裏看見她；而且他愛她，但是他的愛的理想，（假使有的話）去他的少妻是怎樣的遙遠！這裏沒有靈性的活動，沒有精神的作用，沒有浪漫的情緒，沒有理想的憧憬，總之，凡增高生存的意義，使人超於現實，起人向上企求之心的，他全缺乏。這是一個動物，一個純粹的下等的動物，（不是野獸）他沒有更高的需要，而且非常容易滿足。他從來沒有見過愛瑪這樣的女人，從來沒有過到這樣實質的生活。「他和寡婦一起住了十四個月，她的腳在牀上，和冰塊一樣冷。但是如今，而且一生，他佔有了他所膜拜的美婦。對於他，宇宙也超不出她的絲裙的周圍。」「所以他幸福一點憂慮也沒有。」這是一個全然生活於下等本能的人。這不用費力氣，在他反而再自然沒有。「他的熱情的流露變成了規律的，他擁抱她也有一定的鐘點。一個習慣隨着又是一個習慣，彷彿吃過單調的晚餐，照例是一道水菓。」他的感覺是現實的，實際的；他的快樂只有從肉慾裏出來的是真實的，切心的，所以一次滿足以後，他永遠滿足；他把他的全生命，全心靈（假使有的話）整個他自己，都集中在他的愛妻身上；他相信她，因為她滿足他的慾望，他

的愛情；我們可以說，唯其如此，倒是誠懇的，單純的，甚至於進了異提的境界；習慣和本能在這裏混成一件東西。失去了這件東西，他就不能生存。他的痛苦是物質的，切實的，他沾在這種痛苦上面，和沾在幸福上面一樣，他只有死。

① 妙處就在他接受一切，不同自己競爭，也不同別人競爭。他羨慕詫怪；然而因為他不好奇，他永遠愚昧，缺乏瞭解力。這彷彿汪洋深海，無論什麼墜下去，也掀不起回聲；或者彷彿一塊青石，怎麼敲打也迸激不出火花。便是愛瑪在月下為他歌盡了她的陽春白雪，「查理也不見其更加愛慕，更加感動」。但是他自己也絕不會感動別人。「他的話和街上的走道一樣地平板，過來過去的都是別人的觀念；」他不知道在人面前眩耀，也絕不想眩耀；如果他敢去做一件事，那怕是他的本分，例如割治伊包里特的癩腿，沒有一件由於自主，不是愛瑪的鼓舞，就是何麥的慫恿，不由忘掉自己的凡庸無能。其實他自己一點驕傲都沒有。他在外受了同行的羞辱，喚喚回來，和說故事一樣，他向愛瑪從頭到尾，安安靜靜地重叙一遍。他不知道這傷他自己的尊嚴，更不知道這會傷愛瑪的高傲的個性。有時他俗鄙到了哭笑不得的程度；他在半路揀了一個烟匣，裏面還有幾枝雪茄，雖說不會，他也禁不住見獵心喜，直到又咳又嗽，過去喝一口涼水，還是愛瑪拿開煙匣完事。和愛瑪正相反，他從來不看書，便是醫書，他看不到一行，就在爐旁打起盹來。他的愚蠢，近於中產階級的農民的德性，勿怪羅道夫一眼看準了愛瑪的丈夫，

天生良羅可欺，他不做，也不會假任何人的敵手，沒有一個人把他放在心上，然而他生下來就是愛瑪的敵手，而且如此天經地義，如此不可動搖，便是愛瑪的智慧，愛瑪的靈魂，也險些被他征服了下來。

愛瑪是一個鄉下女孩子，如果查理的前妻的話可靠，她的祖父是一個放羊的，她的父親是一個中產農人；這就是說，她承有鄉農的心性。看清楚這一點，我們便明白她的性格的發展，她的教育的影響，同她的每況愈下的變遷，福氏的觀察，全齊隱顯的，道德的意義，也全由這一點出發。愛瑪不是說一句話喘一口氣的纖柔的女子；她有的是元始的氣力，如果她覺得非做不可，便是千辛萬苦，她也敢于做下去；到了千髮一鈞的時候，她會整個顯出她的塵封的遺傳的本能，用她的全副的物質和精神的力，來撐持她的破滅的命運。於是她的高雅，她的習性，化成一股雲煙，不知所適。為了籌款還債，她開始售賣她的舊手套，她的舊帽子，破爛的銅鐵；和人講價錢，便是錙珠，她也計較，——她的農人的血，使她無利不圖。如果不受外來的影響，愛瑪做一輩子的無識農婦，她的行為也許更加衝動，更加曠野，但是精神上她却少去若干痛苦。從這一點來看，她的一生的歷程只是一種不當而當有的錯誤，猶如查理的充滿諷刺的可憐人語：

「——一切由命不由人」

愛瑪的錯綜的際遇，同她的環境的鋪陳，建築在福氏的哲學

的概念之上。我們曉得他如何推崇司比奴薩。愛瑪的一生可以說
是賸餘，其間作祟的，是種種的奇巧的不幸的遇合，彷彿隱隱有一
種宿命論 *determinisme* 主宰全書的進行。我們往往替她冤曲，因
為我們明明覺得她是環境的犧牲品。決定她的行徑的，不是她的
農人的性格，却是種種後得的習性和環境。福氏也用盡了心力，檢
討其中可能的因果。最初他想把愛瑪寫成一位聖安東似的女隱
士，不過真正到了著手的時候，他拋棄了他的原來的計畫。一八五
七年三月，他寫信給尚特比女士，提道：

「……這是一個有些變壞了的性格，一個屬於虛偽的詩與
虛偽的情感的女人。不過最初我倒想把她寫成一位聖女 *Vertue*
在鄉間居住，辛苦到老，終于進了神秘主義的境界，夢想的熱情的
境界。這最初的計畫，我保存下來的只有四周的環境（景物和人
物也足夠暗澹的），還有就是顏色。同時，為了故事更加易於瞭解
而且有趣（有趣的真正的意義）起見，我創造了一個更近於人
性的女主角，一個通常所見的女人。」

如果福氏真要寫一位女隱士，包法利夫人絕不會有現在的
或亂。環境和女主角的衝突，絕沒有這樣明顯，這樣趣味濃郁，這樣
生死系之。她不想克服環境，她想逃開環境；她的內在的生活也許
豐富，但是她的事迹却不會生動。愛瑪的好處就在她是「一個通
常所見的女人」，她未嘗不含有女隱士的性質，但是她更含有女
隱士所不能有的性質。

尤其重要的是，愛瑪是「一個屬於虛偽的詩與虛偽的情感
的女人」。這是說，所有她的詩化的情感，不是生成的，一個真正的
詩人的是從書裏，從教育裏孕養起來，代替了她的遺傳的天性。她
的習性，和她的生性，不唯不相抵牾，而且推波助瀾，相成相長，使她
無所畏，無所諱，敢作敢為，一直到了寡廉鮮恥，死而後已。但是這是
她的過錯嗎？她自己沒有想到她會變成淫婦，人人也沒有想到她
會變成淫婦，然而經過一步一步的跌宕，她變成淫婦。責備她嗎？但
是負責的却應該是遊戲人間的命運小兒。布雷地耶 *Bruchot*
說的好：

「假定如今愛瑪沒有生在父親的田園，從小她就不認識鄉
間，不知道什麼是羊叫，什麼是奶製的食品，什麼是犁；她的女道院
位教育絕不會使她心裏生出這種奇遇的渴望。少和平靜的景物
在一起，她也不會企求意外的遇合。進一步，假定她沒有遇見包法
利這樣蠢的丈夫，……再假定在楊寺，到了失足的時候，她能够尋
見一個支柱，到了傾覆的時候，她能夠尋見一個救手，一位伴侶，然
而千萬不要是這位馴良的何麥夫人，……或者再有一位安慰者，
一位指導，然而千萬不要是牧師布爾尼先，……不用說，她失敗，不
過另是一種失敗，一種環境造成的新生命，一副不同的戲，一都不
同的「包法利夫人」。」（註十二）

愛瑪不是一個弱者。她的悲劇和全書的美麗就在她的反抗
的意識。這種反抗的意識，因為福氏只從藝術家見地來看，最初

僅止於人性的自覺。這裏的問題是：如東比起四周的人們，我應該享受一種較優的命運，爲什麼我不應該享受，爲什麼我非特不能享受，而且永生和他們拘留在一起呢？但是愛瑪不再追究下去；對於她，這是情感；超過情感以外，她便失掉了頭緒。到了伊卜生，這種意識漸漸明顯，擴展，進而成爲社會問題。夫妻的關係漸漸得到一種新的傾向。男女平等，不僅是一種理想，如今成爲一種可能。愛瑪做夢也想不到這種差強人意的解決。她羨慕男子，因爲男子富有更多的生活的機緣，這就是爲什麼聽說生下一個女兒，她絕了望。因爲「一個男子，至少是自由的。」

她自己就是一個近乎男性的女子。她有一個強烈的性格，再驟再起，絕不屈服，但是她的失敗，和一切的強者一樣，附帶在她的強烈的性格裏面。自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後，我們看見哈代的「還鄉記」用了相同的主旨：女主角想從沈悶的鄉間逃到繁盛的都市，用力和她的命運掙扎，終於失敗。優斯太西亞 *Ursula* 也許更美，更幻麗，然而愛瑪却分外真實，分外親切，她的錯誤與其加在命運，或者環境之上，不如加在她自己身上。她以爲她多走了一步，却不知道同時她給自已多加了一根絆足的繩索。

每一個女子多少都有一點虛榮，但是愛瑪是天生驕傲。拉斯地克 *Lestat* 說的好，「這有時變成主要的決然的動機。」（註十二）

她恨查理，因爲查理不爭氣，任何方面也不替她爭一點點面子。他一點一毫的希望都不給她，所以她轉過身，向外尋找。經過了種種

的變遷，她一次深似一次地墮落，我們以爲這裏僅僅餘下些腐爛的虛榮，她的靈性——她的自視甚高的心性——却沈淪到底，不會再見天日，但是看到她的沈痛的結局，我們便知道，精神生活無論怎麼消沈，她的驕傲依然存在。你想不到一個淫婦也有尊嚴！但是她持有她的尊嚴，至死不和人世苟全。證官居耶曼攙住她的腰，向她求愛，「登時包法利夫人的面孔緊張起來。她恐怖的樣子，一壁向後退，一壁叫道：

「——先生，你乘我於危，未免太不要臉！我來求你可憐，不是求你買我！」

但是去求查理的饒恕，這更傷她的尊嚴。她絕不在他的面前折腰；他是她的一生的破滅的根源！「她全試過了。如今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查理回來，她只好向他說：

「——走開點兒！你還在地氈上走，這地氈已經不是我們的了。這一家裏頭，沒有一件家俱是你的，連一根針，一根草都不是你的，可憐的人，這全是我，是我把你害的！」

「于是先是一陣嗚咽，接着大哭一場，最後這一陣驚過去了，他也許饒恕她。想到這裏，她咬住牙，啞嚥道：

「——是的，他會饒恕我，他就是有一百萬給我，我也不原諒

（註十一）見于他的自然主義小說 *Roman naturaliste* 一書。

（註十二）見于他的 *La Pathologie mentale dans les oeuvres*

他和我認識……絕不絕不！

「包法利比她好的觀念氣苦了她。而且她認錯也吧，不認錯也吧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反正遲早他會知道，那麼只有等候這場可怖的戲，只有忍受他的寬洪大量的重壓。」

她覺得這是一死了結，勝過這場可笑的羞辱。

拉斯地克以為和愛瑪的驕傲相為因緣的，還有她的自私。愛瑪是一個純粹的自利主義者。但是唯其過于自私，反而不見其自私。她的「虛偽的詩與虛偽的情感」變壞了。她的原來的性質，不唯認不清自己，便是四周的人們，她也不會一眼辨出。她給自己臆造了一個自我，於是一切全集中在這想像的自我，而且擴延起來，隔絕她和人世的接近。這想像的自我，完全建築在她的情感上面。「她愛海，僅只愛她的狂濤怒浪；她愛青草，僅只愛那點綴於廢墟之間的青草。她必須從事物抽出一種人的利益；凡不能供她的心情即時消耗的，她全棄而不用——因為她的性情是情感的，不是藝術的，所以總在追尋情緒，不在追尋風景。」和一切浪漫主義者相仿，她愛任何事物，并非爲了任何事物的本身，却爲了任何事物在她的心上引出歡悅的情緒。只要她滿意，她用不着過問對象的黑白。這種極端的情感的集中，有時便是母愛的本能，社會的義務，都遭遇她的白眼。然而正在她滿足的時際，她却是最不私的愛人。她看不見她的愛人的缺陷。她看不見社會的禮貌。她相信，但是她看不見。她臨死聽見一個瞎子的歌唱，她自己就是瞎子。

唯其如此，愛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吉訶德先生一樣，她仰望着她的奇遇。她的靈魂充滿了這種綺麗的非凡的事故。她樂觀，永久希望。她有信心。她相信將來總會是好的。變動總透着消息。福氏總結她的一生道：

「這是第四次她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第一次是她進女道院那天，第二次是她到了道斯特，第三次是到了沃比薩 Vardis 第四次就是如今這裏；在她的生命裏面，每一次有一次的成就，彷彿一種新的景象的開始。她不相信在不同的地方，事物還會老是一個樣子，如果活過的一部分是壞的，下餘還沒有消耗的當然好的。」

這是她的人生觀。她以為只要常常變動，幸福——理想的實現——的機會一定自然而然的增多起來。然而她太一心相與。她缺乏理智的鑒別，往往因爲不耐煩，急于從現實解脫，一面之下，她就把將來整個許給對方。根本她連對方看也沒有看清。她的熱忱，隱瞞住她的考慮。她把別人只看做一種象徵的標誌。她一下子答應了查理的婚約，因爲查理在她的眼前代表一個變遷的機會。她愛羅道夫，因爲這正好應了她的傳奇的觀念。所以福氏描寫她失足以後道：

「——我有了一個情人，一個情人！」

「她重複着這個觀念使她歡喜，猶如少女時代重新不速而至。她終于獲有這種愛情的歡悅，這種她所盼不到的幸福的狂熱。」

她走進了神異的境界，這裏一切是熱情，癡醉，狂誕；圍住她的是淺藍的無涯；情感的峯巒也在她的思想下面擡躍起來；日常的生存退遠了，低低的，退在陰影裏面，介乎這些高山峻嶺的中間。

「於是她想起她讀過的書裏的女主角，同時在她的記憶之中，一群抒情的淫婦開始歌唱起來，彷彿女修士的聲音，迷誘着她。她自己彷彿也真變成這些想像的事物的一部分，實現了，她的少年的悠長的夢想……」

她是真正在做愛，腦內充滿了小說的經驗，她按部就班來推演她的既成的觀念。她不知道一和現實接觸，她就得接受她的條款，隨在一起浮沉。然而無論如何墮落，她始終沒有失掉她的最初的觀念。在她的物慾的壓迫之中，她的泯滅的靈性會重新出現，變成她的唯一的維繫。她厭惡賴翁，然而，「她依舊向他寫情書，因為她以為一個女人應該時常向她的情人寫信。」

「但是一邊寫信，她一盞看見的，却另是一個男子，一個由她的最熱烈的回憶，她的最美麗的誦讀，她的最強盛的欲求衍出的影子；最後他變的如此真實，如此親切，她自己也不禁目移神奪，彷彿一位萬能的天神，越覺他了不得，她越應想不出他的形像。他住在一個淺藍的國度，是花香，是月明，飄飄在陽臺的又是絲絨的繩梯。她覺得他就在她的身邊，他就要來，而且於一吻之中，整個把她帶了走。」

在一種過度的侈張之下，愛瑪的想像活躍着。她的真實的生

活，也就含在她的想像裏面。這種想像却順着她的傳奇的心性，集中在她的情欲的滿足。她從小說裏面得到一種先見，這種先見藉着想像的波瀾，漸漸夏去秋來，凝成她的主要的觀念。所有她的理想的追求全在實現這種不可追求的觀念。在她的夢想裏面，全世界的活動僅只限於三種可能的社會：一種是外交家的社會，一種是公爵夫人的會社，一種是文人藝術家的社會。在這三種社會裏面，可以自由出入的，可以享有這種特權的，她一生就遇見這樣一個人而且就只一次。她不知道他的名姓，就曉得是一位翩翩的子弟。只有這樣的男子才配做她的情人；她沒有機會結識子弟，於是她退一步，把她賦與子弟的優點轉而賦與她的實際的情人。然而她始終沒有遺忘他的想像的存在。這是她的精神的最後的寄託。我們曉得福氏怎樣支配而且利用子弟的出現。就在愛瑪的夢境破碎的時候，子弟——至少愛瑪相信是子弟——坐在小馬車裏面，彷彿迎光一照，從她的眼邊消失。「又是苦悶，又是憂鬱，如果不是扶住牆，她會倒下來。隨而她想，她認錯了人。實際，她不清楚，無論在她以內，在她以外，一切棄絕了她。」想像起始給她一種憧憬，她的實際的痛苦却也由于牠的過分的發達。福氏自己就是一個縱情於想像的人。在「十一月」裏面，他自敘道：

「一入中學，我就憂鬱起來；我覺得無聊。我的心裏炙烤着種種的欲望，我熱烈地企盼着一種狂妄的騷亂的生存，我夢想熱情，我恨不能佔有一切。」

在另一段裏，他繼續道：

『我一直走進我的思想，我把牠面面都翻轉到，我走向牠的內部，我回來，我又開始漸漸這成爲想像的無羈的跑道：一種超乎現實的神異的奮越，我給自己編出種種的奇遇，我給自己排出種種的故事，我給自己蓋起種種的宮庭，我住在裏面也就和一位皇帝一樣，我挖掘所有的金鑽石鑽，於是一桶一桶，我把牠們拋撒在我要走過的道。』

福氏知道這種想入非非的弊病，一八三九年四月，他寫信給余法里耶 Ernest Chevalier 道：

『我們無終始地呻吟，我們給自己造出種種想像的痛苦（咳！最壞莫過於此）我們給自己建起種種非分的幻象；我們自己給我們的路上種下荆棘，如此一天一天地過去，真實的痛苦到了，于是我們不得不死，可憐是我們的靈魂裏面，一絲純潔的陽光，一天平靜的時光，一片朵雲不生的天空，也得不到。』

愛瑪正是這樣子。在她的想像裏面，她把自己當着一位貴族夫人。她不曉得這和牠的身分不宜，和牠的環境衝突；她逃出她的真實的人格，走入傳奇的世界，那怕繞小路，走歪路，她也要維繫着她的虛偽的生存——因爲這裏虛偽就是真實，想像就是生存。高爾地耶 Jules de Gautier 給這種情形定了一個名詞，叫做包法利主義 *Doctyisme*。這就是說，自己明明不是這樣子，却以爲自己就是。福氏大部的人物，全有這種機能。『他們已然具有一種

堅定的性格，然而由于讚美，由于羨慕，由于興趣，由于切膚的必需，自己却假定了一種不同的性格。但是這種人格的缺陷，往往自己就無能爲力，如果他們不把自己看作自己，他們也絕做不到自己所意擬的模範。不過因爲驕傲，他們也不肯向自己承認自己的無能爲力。』在這一羣人物裏面，愛瑪是最顯著的例證。我們可以說，她的一生，只是一部謊，她用謊欺騙別人，用謊欺騙自己，然而到了哄無可哄，和「愚人日記」中的福氏一樣，她只有問道：

『那麼這一切全不是爲我而設嗎？』
這時她的想像整個塔似地塌下來。她自己從頭到腳也是一個兒戲。

然而愛瑪的失敗，却不是一切理想主義者應有的失敗。愛瑪不是一個純粹理想主義者。她的根據不是思考，是情感。而且是一種易于下流的情感。最初，她是純潔的，因爲她沒有經驗，不曉得禁菓的可口的誘惑；這時只是一種少女的朦朧的感受。『在宣揚教義的時候，時常有未婚夫，丈夫，上天的情人，永久的婚姻的比較，從靈魂的深處，不由激起種種想不到的溫潤。』她夢想，而且純潔地夢想；漸漸年事增多，她想實現她的韶齡的夢想。但是中間已然起了一番作用，攪入其他的要求，成爲一種黑白不分的混合物。『在她的欲望之中，她將心靈的歡悅，習慣的高尚，情緒的雅緻，和奢慾的物感混淆在一起。彷彿印度的植物，愛情不一樣需要配好了的地土，一種特殊的溫度。』『于是肉慾的飢渴，金錢的貪婪，熱情的

憂鬱，全揉混在同一的痛苦之中；她不僅不轉回她的思想，反而將她的思想更加往上附合，一面由痛苦上尋覓刺激，一面四處尋覓機會。」於是愛瑪漸漸離開她的場合，和票友一樣，下海以後，不能再提下海以前的話。她不能實現她的理想，她滿足她的肉感。這是一條下山的斜坡，一跑就奔向物欲的深淵。和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一下子在高原上放鬆，便再也兜不回來。不知不覺，她從情婦滑上淫婦的道路，你聽她在羅道夫的懷裏哭鬧道：

「……我問自己，他在什麼地方？也許在跟別的女人說話；她們向他微笑，他走近她們的身邊……噢！你誰也不歡喜，是不是？她們有的是好看的，不過，我更知道愛！我是你的丫頭，你的姘頭！你是我的王爺，我的天爺！你又好！你又美！你又聰明！你又壯實！」

愛瑪的惡變是顯然的，自然的。她不在乎，她學會了揮霍，糜費，縱慾，撒謊，她過的是一種千孔百瘡的生活。從前她服役于愛，如今愛服役于她。從前是混淆在一起，如今不見高尚，不見雅緻，更不見歡悅，只是赤裸裸的物感暴露出來。在羅道夫的時代，她還想和他私奔——至少這是一種傳奇的觀念，如今她的理想僅只是路昂城裏一家旅館。「愚人日記」裏面有這樣一句話：

「虛偽把我驅向愛情，不驅向歡狂；這還不對，驅向肉慾！」

飽得萊爾有一行詩：

Pour avoir des souliers, elle a vendu son âme!

有一種人生下來命苦，然而也會快樂；有一種人却永生不能快樂。在他的不安定的性情裏面，彷彿就有一包無窮盡的毒藥，一路灑遍他的經驗，染上他的一切的食品。愛瑪是這樣一羣男女中間的一個。在她的理想的追求之中，在她的命運的反抗之中，這種絕對不能快樂的性質，彷彿她的最親信的好細，乘她不防，出賣了她的勝利。醫學家或許把這看着做歇斯德里症的現象（拉斯地克便把愛瑪歸入歇斯德里症的婦女），或許看做心智不健全的反響。我們都有喜新厭舊的心理。對於飽經世故的人們，這往往只是一種疲倦。好像羅道夫和愛瑪來往稍久，覺得「愛瑪和所有的情婦相差無几；一股新穎勁兒和一件衣服一樣，漸漸褪下來，裸露出熱情的永世的單調，因為說實話，熱情還總是同樣的形式，同樣的語言。」然而對於愛瑪，這不僅是疲倦，更是絕望。她不相信「熱情還總是同樣的形式，同樣的語言。」她以為婚姻和姦淫截然不同。然而時間——酷虐的老人！却證明二者是同樣地平板，乏味，現實。我們的長輩好像愛說一句老話：「還不是那套把戲？」事後依舊索然，依舊家常便飯。但是愛瑪不知道實際和理想的距離。彷彿一隻小燕，墮在汗泥裏面，用力搗撲，然而事情仍是事情，便是十個愛瑪，也變不牠轉的容顏。於是她的「偉大的愛情……彷彿河水吸乾了，她看見的是河牀的澆泥……六個月以後，春天到了，他們兩個人却面面相像一對結婚的夫妻，安安靜靜地保持着牀第之

間的愛火。」同樣的情形是她和賴翁的放佚。「他們太熱了，也不會再有佔有的驚奇，更不會有由驚奇而生的自信的喜悅。他厭倦她，她對他也同樣地乏味。她從姦淫中間重新發見婚姻的一切的平板。」她覺出這種幸福的鄙俚，不過習惡成性，她已經汨喪自拔的毅力。她將失意加罪在賴翁身上，好像他欺騙了她。於是她逃向她的想像，希望這和往日一樣，打救了她。但是如今這些浮汎的愛情的激越，比起實際的荒唐，還要使她厭膩。爲什麼她這樣不快樂？誰使她這樣不快樂？推根究底，這自然是她的作孽的婚姻。如果她嫁給另一種人，隨便什麼人也好，只要不是死人一般的查理，她絕不至於淪落到不可救藥的境地。然而說良心話，在蜜月期間，她也新穎了一陣子。是誰的錯？全然由於命運的鬼差神遣？不見得就是。

「管她哪！反正她是不快樂，從來沒有快樂過。那麼從那裏來的這種人生的缺陷？她所依託的事物，一瞬間變成了腐朽，從那裏來的這種腐朽？……然而，如果人間有一個壯美的男子，勇敢的造物，同時熱情激發，同時文質彬彬，形似天仙的詩人的心，金弦的古琴，向穹蒼彈奏新婚的哀歌，爲什麼她湊巧就找不見呢？噢！怎樣地不可能，沒有一樣值得辛苦一問全撒謊！每一微笑藏有一聲厭膩的呵欠，每一歡悅藏有一聲詛咒，一切的欣樂藏有乏味，留在你的唇上的最甜的吻，只是一種不可實現的企望，企望一種更高的歡狂。」

她的不快樂連根生在她的快樂裏面。她尋求，她反抗，就在她

尋到的時候，她遺失；就在她勝利的時候，她失敗。她相信，她幻滅。她要求變動，變動來了，她不能忠實如一。歸罪於誰呢？如果任何人有辜，任何人也和她同樣無辜。除非一個人不具形骸。這又是怎樣地不可能！

「一切，甚至於她自己，她都不能忍受。她倒願意變成一隻鳥，飛向海涯天角，遠遠地，在壁潔的空間，重新年輕起來。」

對於愛瑪，死是最後的解脫。只有死，她可以逃出命運的桎梏。這不浪漫。這時必然的，而且尊嚴的。

就是這樣一個性格，主宰着全書的進行，同時全書的枝葉，也圍着這樣一棵主幹，前前後後，呈出一種諧和的茂鬱。沒有一枝未經作者檢查，沒有一葉未經作者審視，沒有一點微屑曾經作者忽略，沒有一絲參差讓你覺得遺憾。你可以指出小小的語病（註十三）但是真實，和自然一樣，排比在你的眼前，使你唯有驚異，拜納，心服。這裏是整個的渾然，看一句你覺得不錯，看一頁你以爲好，但是看了全書你才知道牠的美麗；或者正相反，看一句你覺得刺目，看一頁你以爲露骨，但是看了全書你才瞭解牠的道理。沒有一個節目是孤另另的，沒有一塊顏色是單突突的。你曉得這裏有一點新東西，有一點前人所未有見到的東西。

第一個引我們注意的，是人物與景物的進行的一致。體會福氏在這方面的造詣，我們便不得不追求法國以往的小說的發展。假定把十七世紀以來的小說分成兩類，一類屬於浪漫主義者，一

類屬於非浪漫主義者；後者用我們最熟習的「漫郎羅實戈」(Non Taccato)做例，前者用虛弱的「新哀綠伊思」做例，在「漫郎羅實戈」裏面，我們幾乎不是一段風景的描寫，作者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敘事，敘人，或者人事相生的奇巧的離合；在「新哀綠伊思」裏面，風景佔了重要（如果不是主要）的地位。這樣走進了十九世紀，我們遇見巴爾札克的「人類的喜劇」(Les Comédies Humaines)。「現在我們引用福氏的意見，權做我們的意見。一八五三年六月，他給高萊女士寫信道：

「……我相信「吉布納」(Gibus)可以重新寫好，巴爾札克雖說進步，然而因為文筆 style 的缺乏，他的著作與其說是美麗，不如說是引人好奇，與其說是光輝四射，不如說是強韌有力。」

讀巴氏的小說，一個最普通的經驗是，在故事開始以前，他一定照例先描畫一遍發生故事的地點。彷彿一位廚師，不耐煩菜根一刀切下，省去以後的麻煩。他以為讀者一次記住景物的輪廓，便可以永久記住。他不知道這種乾燥無味的景物，讀者不唯不往腦子裏記，而且根本覺得無關緊要，看也不看，一直向下翻過去。

福氏進一步，將人物和景物揉合在一起。環境和性格是相對的，沒有環境的映襯，性格不會顯亮，沒有性格的活動，環境只是贅疣。他絕不單獨描寫風景。在「包法利夫人」裏面，只有中卷的開始犧牲於楊寺鎮的個自的陳敘，不過這由於一種必需。知道楊寺鎮是一個「語言沒有平仄，猶如風景缺乏個性」的鄉村。我們就好

解釋愛瑪以後的行為。作者看出以後，為了讀者的方便，直接呈現在後者的眼前。但是還有一種，由人物自己看出，作者為讀了者接近他們的內在的變動，間接呈現在後者的眼前。這就是說，作者所描寫的只限於他的人物，他的視線，他不會多告訴你一句，因為如果和他的人物不生關連，告訴你又有什麼用處？他是細膩的，因為絕不遺漏任何可能；他是正確的，因為他的根據是他的人物的心境；而且他是經濟的，絕不浪費筆墨。我們想要知道路歐的富庶嗎？我們隨住查理的視線看：

「這是一家外表富裕的農家。從敞開的門上望進馬廄，可以看見耕田的大馬，安安靜靜地，吃着新摺裏的料草。沿着房子，是一大堆肥料，上面還冒着汽水，在一羣尋食的雞同火雞裏面，探出五六隻孔雀，算是當地名貴的家禽。羊圈是長的，穀倉是高的，牆光光的，和手一樣。車棚底下有兩輛大車，四付犁，還有鞭子，繩頭，全份鞍轡，上面的藍羊毛，粘着樓板落下的浮塵，有些獸體。院子越往上越高，中間種着幾排整齊的樹木，一羣欣快的鵝，聲從池塘左近傳出來。」

(十三) 例如上卷第二章，「然而一邊縫着，她扎了自己的手指，隨即

放在嘴邊，吮着牠們。 Mais, tout en cousant, elle se piquait les doigts, qu'elle portait ensuite à sa bouche pour les sucer.」為什麼手指要用多數？真幸好她的手指全扎

了哪？

福氏沒有使查看落了一件東西，但是却也沒有使他從外表看進去。福氏不為風景的效果而描寫風景。

「有一天黃昏，窗戶敞着，看完教堂的蒸地布都特 Leathorn 修剪一叢的黃楊，她坐在窗邊，忽然聽見晚鐘在響。

「這時是四月的起始，蓮馨花正好開了，一陣溫煦煦的風拂過修好的花畦，園子好像上了裝，和女人一樣，來迎夏天的季節。從花棚的欄架，向四外一望，可以看見地裏的小河，在草上畫出游蕩的熾熾的的線條。在枯落的白楊的中間，黃昏的霧氣，輪廓上淡淡地點染着一種紫色，彷彿一幅輕紗，掛在樹枝上，不過還要發白，還要透明。遠遠的，是牲口走着；人聽不見牠們的脚步，也聽不見牠們的叫喚；鐘總是響着，在空裏繼續着牠的靜穆的呻吟。

「聽着重複的鐘聲，這位少婦的思想迷惘上來，不由轉向髮齡就學的已往的回憶……」

他在描寫一位多感的少婦，聽見了晚鐘，對着晚鐘抑揚之中的風景，心頭兜起無可奈何的愁悵。他的人物和他的風景相為因果，在一起活動，流在同一的人生的河道，成為前人未聞的天籟。

但是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全書不見作者出面。除去別有用意的小說作家，如今這並不是一個了不得的現象。最高明的宣傳品往往先要滿足牠的藝術的條件。但是在「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前，事情不是這樣輕易。很少幾部小說不帶說書的口氣。司湯達 *Madame Bovary* 充滿了自我（註十四）巴爾扎克也歡喜插嘴。近代小說的

基礎就建樹在他們的作品上面。司湯達也許深刻，巴爾扎克也許偉大，然而福氏却是一個自覺的藝術家。藝術家的追求，假定我們可以將形式內容分開，是形式的終極的完美。這裏第一個忌諱，便是作者的冒昧的打躬，破壞牠的一致。前面我們說過，一件藝術品的根據是牠的作者的心情（註十五）但是性情是緘默的，你感到牠的強烈的存在，然而你聽不見牠的絲微的呼吸。一八六六年十二月，福氏寫信給喬治桑道：

「藝術不是用來描寫例外的事物；同時往紙上放進自己的情緒，也是我所深惡痛絕。我以為一個小說家，無論關於什麼，沒有表示他的意見的權利。難道上帝說過他的意見嗎？這就是為什麼有不少的東西噤聲我，我想睡出來，可是我反而噤進去。真的，說出口有什麼用！和福樓拜先生相比，任何陌生人也有興趣的多，因為更加通常，自然也就更加富於典型的氣息。」

從作品刪去作者的意見，不是從作品刪去作者的性情；這是一個極大的區別。「包法利夫人」第一次完成福氏的希望，完成巴爾扎克的希望，使小說進於藝術的高尙的境界。

（註十四）司湯達的目的是心理分析，他在自傳的開始就點明道：「自

然，一個人可以用第三人稱寫文章：他做，他說；是的，不過靈魂的內在的動作，又將如何表達？」

（註十五）見于作者的福樓拜一書，此文為全書的一章。

目自然是什麼樣子，還牠一個什麼樣子，我們用不着畫蛇添足，寫或「例外的事物」，聳人聽聞。小說家的態度，應該和科學家一樣，是客觀的，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如果我們回看以前的小說，就知道福氏的造詣的高深。桑喬治的小說，彷彿一個悠長的美麗的夢，來來往往的只是一些輕看不經眼的人物，巴爾扎克彷彿一位巨靈，他的創造也具有巨靈的沈重、幼稚、高巍，因為自己偉大，他把世人也看成了偉大；想像走到什麼地方，他隨到什麼地方，也許是真實，然而怎樣不可置信，怎樣言過其實，在「包法利夫人」裏面，我們絕不會遇見「例外的事物」。這裏是人生，正常的人生。這就是為

什麼，當時的正人君子，因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露骨的描寫，不禁驚奇，而且羞惱起來。但是這裏不是照像式的逼真逼真，是藝術的真實。「包法利夫人」具有傳奇的性質，不過這種傳奇的性質，却從人生的自然的演變得到。

「包法利夫人」結束住已往的小說，成就於牠的藝術的形式。牠的出現是近代小說的一個轉機。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後，小說作家知道便是小說，也必須「好好地寫出來」，這不唯是一部模範小說，而且是一篇模範散文。

一個讀者的要求

余一

近來報紙副刊上，小報上刊載了不少的所謂文壇塑像和作家消息，也許是因了一部分讀者喜歡看這類文章的緣故。然而我現在却以一個讀者的資格向那些編者們說話了：

難道在這麼的中國，在這樣的時代，就沒有一點重要的資料供一個副刊的編者採登麼？

所謂作家也不過是一個人，和平常的人並沒有分別。他們一樣地生活在現社會裏面。他們靠了作品纔被我們注意。而且我們所注意的只是那些作品，並不是那些作者。假若一個作者不能編用他的作品却用他的行為來引起人們的注意，那麼，這作者還不能夠把他的文學的生命繼續下去麼？假若一個讀者只注意作者的行為而忽略了他的作品，那麼這讀者還能夠從作品裏獲得一點東西麼？

況且那些文章所記述的大半是些捕風捉影之談，有些甚至是閉門創造的結果。拿這些虛偽的消息供給讀者，似乎是一個編者所不應該的罷。至於那含有惡意的造謠，我在這裡也用不着特別提出說了。在這樣的時代裏居然還有些人有閒心拿那些正在艱苦的途中掙扎着的中國作者來開玩笑，這事情是一個有知識的人所不能夠了解的。

冬兒姑娘

冰 心

「是呵，謝謝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你比在北海養病，我陪着您的時候，氣色好多了，臉上也顯着豐滿，日子過的多麼快，一轉眼又是一年了。提起我們的冬兒，可是有了主兒了，我們的姑爺，在清華園當茶役，這年下就要娶。姑爺歲數也不大，家裏也沒有什麼人。可是您說的「大喜」，我也不爲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歸着，心裏就踴躍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那是那一年……我們冬兒她姑爺，在海淀大街上看熱鬧，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也沒找他。過了一天，兩天，三天，還不來，我才慌了，滿處價問，滿處價打聽，也沒個影兒。也求過神，問過卜，後來一個算命的，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去了，有個女人絆住他，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我稍微放點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那能說丟就丟了呢，沒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什麼雜事都能做，糊

個棚呀，幹點什麼的，也都有碗飯吃。自從前清一沒有了，我們就沒了落兒了。我們十九年的夫妻，沒紅過臉，到了那時實在窮了，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我哥哥就來了，說「你跟我回去我養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個孩子，再加上我，還帶着冬兒，我嫂子嘴裏不說，心裏還能喜歡麼？我說「不用了，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冬兒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後您猜怎麼着？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台階兒的大漢白玉，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鑿在米裏，好添分量，多賣錢。我那時就天天生在那漫荒野地裏，石頭一邊砸着石頭，一邊就流眼淚，冬天的風一吹，眼淚都凍在臉上了。回家去，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就躺在地下哭。看見我，她哭我也哭，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吃！」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下的雪麼？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太太您記得，傻大黑粗的，眼稍有點往上吊着，這孩子可是利害，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沒改。四五歲的時候，就

滿街上和人抓子兒，押攤要錢，輸了就打人罵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是有一樣，雖然蠻，她還講理。還有一樣，也還孝順，我說什麼，她聽什麼，我呢，只有她一個，也輕易不說她。

「她常說：『媽，我爸爸撤下咱們娘兒倆走了，你還想他呢！你就靠著我得了，我賣鷄子，賣柿子，賣蘿蔔，養活着你，咱們娘兒倆厮守着，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當的了什麼呀？』」真的，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上清河販鷄子去，來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還快。她不打價，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人和她打價，她挑起挑兒來就走頭，也不回。可是價錢也公道，海從這街上，誰不是買她的，還有一樣，買了別人的，她就不依就罵。

「不賣鷄子的时候，她就賣柿子，花生。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她知道西苑常駐兵，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賣不到錢還不算，還常挨打受罵的。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場邊上，專賣給大兵。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讓着她。多會兒她賣穀了，說走就走，人家要買她也不給。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我在院子裏洗衣裳，她前脚進門，後脚就有兩個大兵追着，嚇得我們一跳，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都往屋裏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說：『冬兒姑娘，冬兒姑娘，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她回頭把挑兒一放，兩隻手往腰上一叉，說：『不賣給你，偏不賣給你，買東西就買東西，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你們趁早給我走！』我嚇得直哆嗦，誰知道

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體騰這孩子的膽。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張宗昌敗下來了，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一個個要飯的似的，襪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翻箱倒櫃的，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海從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婦兒的也都走空了。我是又窮又老，也就沒走，我哥哥說：『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她猜她說什麼，她說：『大舅舅別怕，我媽不走，我也不走，他們吃不了我，我還要吃他們呢！』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她跟他們役頭走隊唱歌的，跟他們混得熟極了，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裏蒸的大窩窩頭？

「有一次也闖下禍，那一年她是十六歲了，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嚇得我要死，知道冬兒溜了，他們恨極了，拿着馬鞭子在海從街上找了三天。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才算沒有事。

「冬兒是躲到她姨兒，我妹妹家去了，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有個菜園子，也有幾口豬，還開個小雜貨舖。那次冬兒回來了，我就說：『姑娘，你歲數也不小了，整天價和大兵搗亂，不但我擔驚受怕，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你說是不是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給她幫幫忙，學點粗活，日後自然都有用處……』」她倒是不刁難，笑

嘻嘻的就走了。

「後來我妹妹來，說『冬兒倒是真能幹，真有力氣，澆菜，喂豬，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回來還來得及做飯。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樣，脾氣太大，稍微的說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就回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不過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時候，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剛熟，就讓人拔去了，我也沒追究。冬兒回來知道了，就不答應說：『我不在家，你們就欺負我媽了！誰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來認了！沒事，不然，誰吃了誰嘴上長疔！』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說：『姑娘別罵了，是我拔的，也是鬧着玩。』這時冬兒倒也笑了，說：『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還能不讓您吃麼？明人不做暗事，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邊說着，這才站起來，又往她姨兒家裏跑。

「我妹妹沒有兒女，我妹夫就會要錢，不做事。冬兒到他們家，也學會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輸了就罵。可是她打的還好，輸的時候少，不然，我的這點兒親戚，都讓她給罵斷了！」

「在我妹妹家兩年，我就把她叫回來了，那就是去年，我跟着到北海去，叫她回來看家。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就把門鎖上，出去打牌。我聽見了，心裏就不痛快。您從北海一回來，我就趕緊回家去，說了幾幾次，勾起胃口疼來，就躺下了。我

妹妹來了給我請了個離香的，來看了一次，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沒有還，神仙就罰我病了。冬兒在旁邊聽着，一聲兒也沒言語。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把人家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一邊還罵着說：『還什麼願！我爸爸回來了麼？就還願！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罰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勸着，她才一邊罵着，走了回來。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氣，又害怕，又不敢去見香頭。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她也沒有什麼。真是『神鬼怕惡人』……

「我哥哥來了，說『冬兒年紀也不小了，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惡事傳千里』，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將來沒人敢娶其實我也早留心了，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有個公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應，將來總是麻煩，人家那能像我們的，什麼都讓着她。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家裏也沒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時辰不對，說是犯克。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回來，她正坐在家裏等我，看見我就問：『合了沒有？』我說：『合了，什麼都好，就是那頭命硬，說是克丈母娘。』她就說：『那可不能做！』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出去打牌去了。我又氣，又心疼。這會她的姑娘都臉大，說話沒羞沒臊的！」

「這次總算停當了，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

「謝謝您，您又給這許多錢，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等辦過了事，我再帶他們來磕頭……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剛好別太勞動了，重複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見！」

十一廿八夜，一九三三。

費家的二小

叔文

二小在她自己家中，是一盞燈，一朵花，一簇歡欣。顏色光明眩目，聲音清新悅耳，青春的愉快釀了一臉的微笑，樣子在任何時節見了皆令人高興。

父親是個老農。這一家之主，田中鋤田耗草勞作了一整天之後，全身筋骨為疲勞所浸透，帶了點兒說不分明的埋怨，回到家來時，幾幾乎快癱倒了。只消二小迎面一聲「爸爸」，接着倒茶，打水，端長凳，擺碗放筷子，在老人面前跑來跑去一陣忙亂，老農一切的委屈，在這情形下，就完全打發盡了。

家中還有個哥哥，近三十歲了的人還是一個單身漢子。由於天的吝嗇，同人的吝嗇，世界上女人縱多，許多地方把人不當人作數，這正直誠實的莊稼人，似乎就永遠不配得到一個女人。這人身體結實如公牛，性格忠厚如母牛。本地既連年水旱兵匪迭次而來，每個人皆應盡了精力來對付那一塊土地，每個人都得在自己一分災難上擔當一切，娶一個老婆既不是他的分，他就本本分分幫助老父親耕田種地，從早到晚勞作。口渴了，伏在田邊小溪邊，大碗的涼水喝下，飢餓了，凡是可吃的全從那張大口填進胃中去，夜了，

就輪到自己木板牀草蓆上睡覺。身體性格既強健，循良如一種畜牲，故從不逃避工作，也不懷疑生存，不同城裡人一樣，胡思亂想打算發財交好運，同時也不頭痛傷風害病。鎮上一百個大手大腳人中，一百個不同的外貌，一百個心，全是同樣聽天由命無所欲求。渾渾然度過他們一生那模樣的人，二小哥哥却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這人的確可算個很好的人。那分樸素的愚善，同大地正相稱。雖本鎮人共通的壞處，在這個單身青年農人性格上同時也未嘗不可以發現：有了機會，把嚴列的燒酒灌到腹中去，全身發熱發醉時，那種酒後脾氣也真是脾氣。爸爸，妹妹，不管是誰，到了那時候，一切粗話野話全罵得出口。那時節，平時那一分好處也完全半掉了。但這人就並不常常喝酒。有時即或小醉了，人還一半清醒，同誰有了爭執罵出野話時，一聽到老父親的囁咕，再經二小眼光半的望着，半臉半勸的數說了一遍，這醉酒者便什麼話也不敢再說。只老老實實的顯到自己舖上去，一會兒就睡着了。

二小在家中是頂小的一個人，但在許多地方又像頂大的一

個人家中不止哥哥有些事情怕她，爸爸甚至於也必需怕她。父子皆爲這女孩子所懾服，二小自己也看得明明白白。爲什麼家中人得「怕」她，這總有個道理，可是她不必明白這道理。

二小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做閨女，按照本鄉風氣，未出嫁的閨女日常所做的事情：燒茶，煮飯，漿洗衣裳，把青菜蒸好，晾到太陽下去晒，再揉些鹽放入大甕裏作霉乾菜，用油枯灰浸煮自績自織的麻布，回頭又拿到小河裏去漂白……真可謂樣樣來得。每日照料兩個男子的飲食以外，還得喂雞，喂鴨，喂狗。她不做什麼總那麼一股精神，把一切事情作完了，便坐到小院中石礮碌上去，輕輕的唱着。爲娛樂自己，娛樂家畜，總輕輕的溫柔的唱着。

按照本鄉的風氣，一個女孩子生下地來，若果命運不派她出世時淹死在水裏，就得很早送給人家做童養媳。二小出世時本應當溺死。可是母親來不及打發這女孩子回去，自己就死掉了。爸爸懷念着母親，却把二小好好的喂養下來，在一種儼然奇蹟中使二小長大成人了。

本地習慣對於一個女孩子，不管如何爲家中所重視，到了十二三總得給定下一個人家，十五六就籌備一份奩，嫁給一個男子，十七八左右，便規規矩矩替那人家生養孩子了。女孩子十六歲還不出嫁，少不了就成爲隔壁鄰舍婆婆媽媽來擔憂發愁的人物了。

大家聘想「姑娘那麼大了，不給打發出門，不進尼姑庵就只

有嫁四十五十的老孀子填房，真是古怪的爸爸媽媽！」

這種女孩子若出門到別處去，老年人望着那苗條身個子，大而烏黑的辮髮，總憂愁似的替自然與習慣叫屈。女孩子既熟透了，應當在自然方面擔負一分義務，逃避這義務便是罪過。照習慣說來，十六歲女孩子已不許擱在家中。這些人似乎正爲這點原因發愁。

二小今年恰巧滿十六歲，一個結結實實的大個子，一頭烏油的黑頭髮，眉眼端端正正，身材靈活，挑水煮飯洗衣績麻樣樣都來得，又會作一手好針線，正是鎮上每個單身漢子心目中的活靚音。年輕人見她在井邊打水，走過身時總得想法子替她出點力，就便說兩句癡話。女孩子見她時，不妒忌她的便得親近她。做父母的全想有那分福氣，把這女孩子一花轎抬進屋裡來做媳婦。

由於二小體面，能幹，莊重，和氣，且那麼一包年齡，遠得不到一個主子，因此自然就忙壞了許多做媒的人。媒人來了一趟又是一趟，提親的去了一家又是一家，這裏面自然也就並不缺少多少本鎮上令人看來眼熟的人家。可是那個爸爸，那個哥哥，再加上她自己，不拘某個媒人上門時，其中總有一種理由，把這來人的提議打消。無論你有多少田地，姑爺生長得如何一表人材，如何俊，無論你媒人多麼伶牙利齒能言會說，爲人古怪的費老爹那一關，首先就不容易通過。

人來時，和氣得同販牛商人見稅官神氣，一面喝着苦茶，一面

談開天，先是裝成從容不迫的神氣，討論米價漲價，後來方慢慢轉到婚事上來。

這一方面雖繞着灣子提這件事，那方面却常常不必來人把話說畢，就提到了結論，一切無商量餘地！

來人解事的，見失敗了，爲自己留着個希望，預備再來一纏，必定說：

「大伯，大伯，你聽我說，這件事就這麼那麼辦，過些日子我再來取一個信，留句話到十天半月說也不遲。」

那老爹總搖着禿白的頭顱，即刻把半月後的答復告訴來人：「早早的我就說也得了，用不着十天半月。我告訴你：『不成！』」

那人若不知趣，還是用一種由于習慣裝成的笑容，把臉子壓得扁扁的，再來說費話，老人便不作聲，自己揚長走開了。

老爹不管有人無人心裡總那麼轉着：做媳婦的日子長，做女兒的日子短，要給人，也得過兩年再說。也許這算得是一種私心，然而天下做父母的，若果女兒乖巧解事，誰沒有這種私心。

由於老爹的固執，許多人都不得不在這老爹固執的搖頭之下，將一把希望拋去。

就因爲老爹言語上那點神氣，許久總還保留到一些人記憶上，大家失望之餘，便自言自語的議論着：「老頭子眼睛生在頭頂上，只望見天上的星子。女兒還小，一百歲還小，這會子不給人，過兩

年攔老了時，白送給屠戶，屠戶人家還不要哩！」

但凡認識過二小的一切人，却仍然那麼歡喜二小。一說及費家二小，對於老爹的固執不大原諒，對於二小的命運，必代爲抱屈似的，用惋惜口吻來討論這個人。

「二小命不好，娘早早的撒了手就走開不管了；若做娘的活在地面上，自己記起自己做新媳婦的規矩，也不會把個好女兒白糟塌了。」

「只因爲那古板老頭子，從不放手，好像等薛仁貴似的等着，不知將來誰騎了白馬來招親！」

不是那麼說也就是這麼說，費老爹聽到時裝着不曾聽到。他有他的主張，爲了心上那點主張，使他對於外面人的一切議論，只在臉上挂着一絲兒微笑。人家不懂他，他也不求人懂他。

二小究竟是命好命壞，誰能判定？在這個家中，雖然窮一點，缺少種種鄉下財主的舒服，但鄉下人天生若是窮點的人，家庭又十分和氣，就從不知道什麼叫做不舒服。這家中爸爸寶貝她，哥哥寶貝她，任是什麼總把二小放在第一位。任何時節各人眼睛接觸眼睛時，總那麼溫和親愛。做事情時，一切粗糙的不是一個女孩子所能擔負的，作來臉紅氣喘時，爸爸哥哥不拘誰個見到了，總搶着去幫忙。譬如抗取大束的稻草，背負超過一個女人所能擔負分量的

紅雲若爲了點強悍天性，爸爸哥哥幫忙時也偏不要，紅着臉把事情做完，那邊父子倆便笑着褒獎二小：「二小，可了不得，力氣快可以打豹子了。」二小一面用青圍腰揩額上的汗水，整理鬢邊頭髮，一面就說：「這也稀奇！還不到八十斤，再多點也不會把脊梁骨壓斷！」雖然那麼說着，第二次的事，哥哥可搶先做去，再不許二小動手了。二小還爲那一點誇獎十分快樂，見哥哥替工，必仍然搶着去做。若那時正負稻草，就也抗了一小束，陪哥哥把工作處理完。有時做的是一些女人所做的事，譬如切豬草，拌糠，做酸菜，在小磨石上推豆漿米漿，爸爸哥哥見着了，覺得正閒着無事，一面同二小談點本鄉故事，一面來幫二小的忙。二小見父兄兩人處理得毫不得法時，二小必同做母親的一樣，微笑着，把牙齒咬了下唇，裝成生氣的樣子，攔開兩個人：「得了，得了，這不是你們做的事，你們一來就全弄壞了。好好的爲我坐到竈頭那邊去，讓我來！」爸爸哥哥互相望望，也就微笑着，規規矩矩的坐在一邊去看二小做事了。

二小在這一家中間，事情似乎做的頂多，但一切工作皆永遠不使她厭煩。

由於早年無母與小小的就爲父兄所疼愛，二小血液中混雜了兩種不同的性質：早年喪母，一家失去了主持家事的重心，照應男子們衣服茶飯料理一切繁瑣家務，既全得二小，這份工作很早就在二小身上養成一種溫柔持重的母親品格；家裏的事並不如田裏工作輕鬆，二小能獨自不慌不忙從早到晚理頭工作，把一切

料理得妥妥貼貼。凡事由她主持，使她倒像個中年婦人，反以替丈夫兒女日夜操作到筋疲力竭爲一種安慰了。另一面呢，由於父兄的過事溺愛，二小便成爲這家中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女兒了。二小雖可以把家事處置得上好，同時也仍然可以蹲在地上儘可能的裝小撒嬌，得父親來摸着辮髮，乖乖實實的加以愛撫。哥哥若上茶館，也總永遠像把二小當成小孩子一樣，不忘記爲她帶點吃食回來。一包花生，或兩串糖葫蘆。見了二小時就說：「二小，這是你的。」二小見了，把她應得的一份弄到手時，總歡喜得同小狗一樣，站在門檻上，一面吃一面搖動頭顱。二小有事時作事，無事時，擊了小小竹管子，屋前屋後的吹着，家中人也不說她笑她。

一家人口既那麼親愛和氣，一切生活既那麼自然，只要人不懈，天肯照應，年成不搗亂，衙門裏不派捐款，不加租稅，這家人一年四季過的全是快樂溫暖的日子。日子既過得十分從容，故眼望着別人家女兒到了相當年齡，就坐上一乘花轎，跟着一陣吹吹打打，給抬過另一陌生人家去做媳婦，爲那陌生人家操作，伴同一個男子去過活。這類事在二小看來，就毫不覺得可以羨慕。她在她那地位上，如同一個喜鵲在牠自己巢中，這個窠她住得上好，就從沒有想到過有一天牠會離開這個窠同身旁的父親哥哥，向一個陌生地方飛去。同時父親同哥哥，也似乎不曾想起這連結得那麼堅固的父子三人，忽然會有分別的一日。

當第一次有人來爲二小做媒時，一種冒昧的提議，竟給了老

年人極大的驚訝，他完全想不到有這種事情！他想像這是人家見不得他有這麼個好女兒，要來對付他，把女兒討去折磨，故當時打發了媒人走路後，還爲這件事不愉快了半個月。後來提親的愈來愈多，簡直叫他不耐煩起來，他就把這些人認爲「好事貪財不吉利的傢伙」，來一次生一次氣。粗聲大氣的把那些平時自以爲有點兒相熟方來做媒的人物，打發出了門，還認爲晦氣得很，非得同兒子把那人壞處說說，便不能快樂。每一個提親的人家，兩父子皆能挑些短處出來作爲拒婚的理由。家庭壞一點的自然不成。太好了一點呢，就說：「那家太好，我二小不配。」讓媒人攪了個嘴走路。費家父子平時在任何方面待人接物皆顯得十分厚道，只有在這件事上，固執處同小氣處，把人變得異常不和氣。

五月的天氣，午後太陽晒在人頭上背上，使人開始感到一點兒烘炙。

費家父子正合力在一畦秧田裏拔除雜草，用平頭鋤開溝導水。

遠處大路上有人走來，瓜皮小帽，灰布長衫，玄青色土布馬褂。這人剛一見父子兩人，就連連作揖打拱，用大喉嚨喊：「老爹，好忙！我打你家裏來着，你家二姑娘說你在田裏，我就找來了——打擾你，我有話來同你商量！」

老人抬起頭來，由那一頂鎮上唯一有紳士風的瓜皮小帽，就

認得這個人是興德堂藥材店的老板秦三。（一個專門包攬開事的傢伙。）當下老人放下手中鋤頭，還了一個揖：「三爺，什麼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好事！」

老農一面帶了點掩不去誠實的狡獪的望着那個人，一面輕輕的說：「好討厭的事。」

說時跨上田畦，兩人一前一後走過路邊那株大榆樹蔭下去。到了樹蔭下，藥店老板笑嘻嘻的，滿臉帶了諂諛的神氣，說：

「我給您恭喜來着。這回別再不給面子了，烏七八糟不像樣的人家，我秦三臉再老也不會來碰釘子了。這回提的人家包你中意，不是別人，大雲集的劉財主！」咬着字眼兒說過了對親的門戶時，他便把一雙小眼睛瞅着費老爹，好像探詢的神氣，彷彿在問：「聽着了麼，劉財主！」

老爹知道這個劉財主。大雲集劉家是北鄉數一數二的土財主，也是北鄉數一數二的惡霸。平時倚勢凌人，無所不爲。靠敲印子踐盤剝貧民發作起來，爲富不仁，不犯人法也逃不了天罰。費老爹聽到這個名子就極不高興，但他却勉強笑着他說：

「三爺，你在拿我開心了，我們什麼人家，高攀得上？」

瓜皮小帽以爲老頭兒有點動了，只怕自己女兒配不上，便趁勢和彩：「原說，那些大戶人家那裏把我們莊稼人放在眼拐上，這回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大爺聽說你家姑娘賢惠能幹，說：『只要人，不管門第。』這，那來的好運氣！我說：『那好辦，我去我去。』如

「今就那麼來了。好爹爹，答應了吧……」

老農想打那壞蛋一巴掌，手已辣辣的，却伸不出去。秦三見老農不語，還以為他遲疑不決，便又把聲音放低放軟，半勸半誘的說了許多別的好處。見老農還是沉吟不語，便說：「我說，老爹，你別打不定主意。你家二姑娘年紀也不小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老耽誤在家裏，您也不怕背地給人罵，挑女婿挑了十幾年，現在挑上一個活財神！聲音至此更低更軟，含了不少卑鄙下賤成分。想罷，你不趁此答應了，得一筆禮金，了一場心願，而且，那麼個財主女婿，還少得了你下半世穿的吃的一切放心，保山在此……一切有我！」

老爹見話越說越不入耳，手伸出去了却不能打那麼一下，便搔着頭說：「不行，窮是命。」又說：「我窮了一輩子，到現在也不想費女兒發財享福！這回多多得罪，不能答應，您回去請回上老爺說：『二丫頭毛手毛腳，鄉下人不懂得大家規矩，不敢送到大戶人家去丟醜，』得了。」

話既說得這麼絕決，秦三碰釘子不止一次，懂得這老頭子的一股勁兒，沒有辦法，下不了台，只得乾笑幾聲，自己替自己打收場鐘說：「那裏話，那裏話，老爹，您回去同你家姑娘商量商量，明天我來聽回話，這事不是當天辦得好的，慢慢的說，我們明天見。」說完又連連拱手，連老人的回答「不用來聽回話，已說到盡頭了，」都不聽，就轉身走了。

那一個走了，這一個回到田裏，兒子問：「什麼要緊事？」

「鬼知道什麼要緊事，還不是鬼主意！」

停了一歇，二小哥哥問：

「那家？」

「大雲集劉財主。」

「嚨，那個豬看他那肥頭肥腦就不像個人！」

「是的心也不是人心。去年陳三娘上吊，不就為欠他七十塊錢，一時還不出，硬把人家老板押將起來，哀求無門，急得人上吊北鄉這一帶窮苦做田人，那一家不受他的害。人家女兒生得端正一點，就想方設法買去當丫頭；當丫頭，誰知道，烏七八糟！」

「狗雜種！」一鋤頭下去，因為用力太猛了點，鋤頭落了柄。

「二小受不了這個罪，我不把她往火坑裏送——怎麼，稜子碎了，不行，家去換一把吧。」

兒子蹲在田上整理了一會，還不濟事，便向家中小路走去。剩下獨在田中的老爹，忽然記起另一時另一件事。

……爸爸，我大了，我養活你。我不到婆家去。我就只跟着你。您老了走不動路，我當做你的拐杖……

多這多遠以前的事！妻死後三年，二小的頭纜齊方桌那麼高，小辮子上還紮着白頭繩，陪爸爸上坟，見爸爸在坟前癡呆的拍不起頭來，這些話，就是那時從二小小小的嘴裏一字一字吐出來的。現在這久經時代塵土掩沒的記憶，又重新被爬理出來，而且仍然是極嬌憨極甜密的聲音，毫不含糊，一字一字印在老農心上。

農想到當時聽了這話，如何傷心哭泣的事。想到失去了妻子那時的一切。想到二小那時那麼小，年紀如今一眨眼間便是十來年，二小已長得那麼高那麼大了。想到這裏，老人笑了。爸爸真老了，二小不會離開身邊的，誰見過拐杖能同老人離開呢？

那一邊二小哥哥，手裡拿着脫了柄的鋤頭，走着，心裏想着剛纔泰三來說的那件事，心中怪不舒服。那東西也想二小雖然明知劉財主不會派人來搶，却很想看一看二小這時正在做什麼事，這哥哥於是加緊了脚步。

那人家門臨大路，屋前有一堵土牆擋着，哥哥剛一過土牆，望到家中大門時，却看見二小正站在門口，心裏就一輕鬆——但是，不門前土坪裡另外還有一個人，那人身邊放一玻璃櫃，手持小搖鼓，費大認得是賣雜貨的貨郎楊五，平時搖着一面小鼓，四鄉八鎮各處走動，賣一些針線，鈕扣，頭繩，同一些女人用的零碎東西。現正佇立在二小身邊，把臉向着二小，兩手交疊在胸前，同二小說着閒話，態度十分從容。二小一脚站在門外，一脚搭在門檻上，身體靠住門框，手中納着鞋底，眼睛望着活計，嘴角帶笑，在同那生意人說話。兩個人的態度全不像是纒碌頭的樣子，似乎已經談到很深很久了。

一見到這情形，做哥哥的楞了一下，站住脚，但立即又大踏步走向前去，走過兩人身邊時，也不招呼，便逕自走進了屋子。二小一抬頭望見是哥哥，連忙跟了進去，低着頭怯怯的問：「要什麼？要什

麼？外邊那個人不聞哥哥回話，却只聽到一件鐵東西使勁擗在地上的聲音。看看天氣，覺得癡就在這里很無意思，就從地上拊起那藥櫃，搖着小鼓，「得嘰嘰嘰嘰嘰嘰」的向大村子那方面走去了。

二小第二次問「要什麼」時，哥哥攪過一柄鋤頭，粗聲大氣的回答：「還用得着問？眼睛不看我，我在拿鋤頭嗎？」說完往外就走，走出門外，又回過頭來大聲說：「茶茶！」

「水還不開哪，開了就給送去的。」二小說時似乎已經明白哥哥生氣的理由了，故回答時聲音軟軟的也怪可憐的。

哥哥聽着，鼻孔裏噙了一下，自言言語說：「水還不開，我不來一年也不會開！」說完後，眉毛繃繃，邁着大步向田裏走去了。

過一會，二小拾了五茶壺走出屋子，五月的暖風吹在她身上，舒服得使人難受，在這處「得嘰嘰嘰嘰嘰嘰」的鼓聲還隱約可以聽到，不知為什麼，心上癢癢的，二小只想坐下來哭一會。但她並沒有哭，把茶壺送到田埂上，什麼話不說就回家去了。

哥哥到了田裏，原就把所見的事情說給爸爸知道了。老爹聽到女兒寂寞的背影，嘆一口氣，本想再同兒子說幾句話，一見兒子赤紅火熱的臉，話到口邊又止住了。二小的影子被青青的田籬快要隔斷時，老爹心裏起了疑問：「二小怎麼的？」想到這裏，再望二小，二小已愈走愈遠。一分鐘後，轉一個灣，就給大寨上的楓樹林遮着了。

晚間，真是一個異乎平常沉悶的晚間。氣候既極悶熱，這一家尤覺得空氣不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大手，把大家的口全封住似的。一家在沉默裏吃了晚飯，誰也不願先說一句話。

吃過飯後，父親口銜烟管坐在矮凳上編排草鞋的耳子。二小心中若有所搔，把碗盞搬到廚房去，沉沉的低下頭去洗刷棹盞竹筷。哥哥在屋子裏來回走了兩趟，又過廚房看看，像想說什麼又總不說，似乎感到壓迫，就走出去了。

二小望一望飯籃，剩下大半雙子飯。望着雙子，想起一件事了。走出來向爸爸說：

「今天趙家二嫂子來借石磨子，我給她搬去了。秦三爺也來過，他找你，我告了他，他在田裏。他見着你沒有？」

「是的，見着的。」

「聽人說宋家大院裏難發了瘋，灌米湯可以不發瘋。」

「你一定灌過了，是不是？」

「……」

老人聽二小說話了，很想裝作平常快樂樣子，接下去多說幾句。且想把秦三來做什麼事也告訴二小，但立即給另一個念頭阻住說不下去了。於是說：「今天會要落雨，怪天氣！」

談話接不下去，顯然是這當中有了點什麼。二小心裏不好受。老人在想他的心事，想了半天，咳了兩聲，把烟管輕輕的在凳腳邊敲了幾下，就站起身出到外面坪場中去了。

過一會，那爸爸在屋外坪中却很溫和的問：

「二小，你一個人在家裏嫌冷靜麼？真的，我現在記性不好，想不周到，半年來都沒有帶你出去玩過。記得小時候騎在我頸上看會的事麼？那時你看會連飯都不肯回來吃，現在有會你也不要看了。趕明兒你哥哥上城，你跟他進城進進去。」

聽了父親說的話，二小心裏一酸，眼水就滾下來了。隔了一會，纔輕輕的說出來：「不，我不愛出去逛，我不冷靜，家裏有事做，我做了，我只愛在家裏！」所說的輕到只有自己可以清楚，然而爸爸却似乎聽得極明白。那老人想：

「她不冷靜，她只愛在家裏……」

第二天，天剛發白，屋後大槐樹上雀子剛啾啾喳喳叫着時，二小在牀上哼哼噥噥唱起來了。她一面穿衣一面輕輕的唱，雖然唱的聲音極低，另一間屋子裏的人全聽到了。二小一開心，於是全家都活潑起來。爸爸忘了昨天的事，哥哥也忘了昨天的事。吃稀飯的時候，二小問她哥哥什麼時候上城，去時要求帶她一同去。哥哥自然是完全答應了。於是二小又計劃進城應該玩些什麼地方，買些什麼東西。城隍廟同××街是非去不可的，平時有人進城，總托人帶東西，現在自己進城，一定得買點東西回來才對。她說城裏買綿線便宜得多，這回去一定得多買點。又要求爸爸允許她買二尺半黑洋緞。說是預備三個人各人做一雙新綿鞋過年。

二小的話特別多，提及做鞋。她就說：「將給爸爸同哥哥做一雙子鞋。」聽了這些略帶憨氣稚氣的話，兩父子高高興興走下田去工作時，各人心裏皆蘊蓄着一個意見：「二小是我們的。」鋤頭在手下也特別輕巧了。兩人一邊鋤地，一邊談話，一點不覺吃力，顯然把昨天的事情完全忘記了。但某些方面，如何能忘記？只要遠處有一點小小聲音，兩人便豎起耳朵聽，注意是不是「得囉囉囉囉囉」的鼓聲。他們嘴裏不說，心裏却全忌恨這種聲音，好像這是一種魔術，一來就會把他們的寶貝帶走似的。嘴裏縱說着別的話，耳朵還時時在聽着那種浮蕩在村落遠處的搖鼓聲音。

聽了三天沒有聽到那聲音，父子倆安心了。

於是一個月平平安安的過去，慢慢的，各人也似乎把那分保留在心上的不安記憶用時間拭掉了。

這一月，二小進過一次城，買回來些針線，花洋布，洋緞鞋面，又帶了些新鮮有趣的故事回來。城裏新奇的事物，就是二小永遠講不完的故事。這些故事在二小嘴上講起來便是一家快樂歡喜的源泉。自進城回來後，二小除了料理家中日常事務外，偷出點空閒就忙着做鞋。父親常常看到她膝頭擰着夾板，低頭在燈下錐刺鞋幫的樣子，總用憐愛的聲音埋怨：「歇歇罷，二小。你一天忙到晚還不歇，你身子是鐵打的？」

那一邊於是把頭微揚，一個微笑從臉上散開，回答是：「我歡喜忙，喜忙纔有趣味！」

六月裏一個傍晚，天氣悶熱，西邊天上望不見照例烘映着那一片紅暈，樣子像要落雨。費家父子在工作中流了多量的汗，一到家，就喊二小舀水，喊了幾聲不答應，哥哥一面嘖咕，一面自己提了水桶走到廚下去。到灶邊前，見米冷清清的放在鍋裏，二小不在。事情希奇，這丫頭飯也不煮，竄到甚什地方去了？一個不吉的預感符制住了他，這莊稼人便失聲的叫了起來：「二小不見了！」

父親在外邊聽到這聲音，且體會到這聲音的意義，像聽到什麼不祥的消息似的抖了起來，但却故意埋怨兒子：「鬼迷住你的眼，你在屋子裏找找看！」

於是哥哥同尋小雞一樣，就各處找去，門角落，牀底下，竈下，柴堆後，倉房裏，各處找遍了，竟像這家裡根本上就沒有這個人。

「出去各家都舍找找看，一定玩去了，一定同誰玩去了，問問看！」

把兒子打發走去後，老年人在廚房中打着圈兒，自慰自寬的計算着，一會兒就會回來，一會兒就會回來，回來時得罵她：「小丫頭，嚇了我們一大跳，玩也應當玩得有個樣子！」但到後來想起了另一件事情，却坐到燒火處，抱着膝頭發了癡。

過不久，兒子忽忽跑回來，滿頭全是汗，把頭亂搖着，走進門，不見老頭子，在廚房發現了，氣喘吁吁的說：「挨家找過了，都沒有！」

一句話把老頭子那點疑或證實了，一下子就癱軟下來，再也

站不起來了。兒子急得沒有辦法，嘴裏還說：「真急，真急，乾急沒用，我去找。」但站着却不動。

老頭子躺在柴灰裡說：「是呀，找，找，找去呀！你真管我，做好事，你真管我，你去，你去！」

兒子不管什麼，舉動略帶野蠻，連拖帶抱把這老農夫從廚房弄出，安置在牀上，就跑了出去。

再過一會，外面下起傾盆大雨來了。房裏黯黯的，沒有人點燈。雨聲中夾雜大雷，似乎正在毀滅這個世界一切。

一夜過去了，找尋二小的兒子也不見回來。

直到第二天夜半，兒子回來了一走進門，就被一件東西絆了一跤跌在地上，罵了好些野話。

牀上那一個聲氣沉沉的問：「老大麼？二小回來沒有？」

「二小的魂回來了！」粗粗的回答且接着粗粗的笑。

聽到這個，老人一天一夜來的一點希望完全失去，在牀上哭起來了。

「哭什麼！哭什麼！賤貨還想她做什麼醜還不替你丟臉！還哭！老子纔不念她！會跑，就別想回來，回來時，看老子攔門一斧頭，會不會砸一個稀碎。賤丫頭，不要臉的臭東西……」

「嘴裏不要這麼不乾不淨，二小平時不是這種人。」

「哼，不是這種人，不是這種人就……」

聽聽兒子說話的聲氣，雖然暗中看不見面目，却知道一定又

是在什麼地方喝過了酒，老人就不再說話了。

回家的一個，從地上爬起來，用一個很沉重的聲音倒到板牀上去，但隨即又坐了起來。牀上有一堆什麼東西硬在他的腰邊。用手摸，原來是一堆鞋子，一共三雙，二小預備的過年鞋。想起那天早飯時二小親口說過的話，一點忿怒的火重新在他心中燃燒起來：「要你做鞋！要你做鞋！」這漢子一骨碌爬起來，把門拉開，於是一雙一雙新鞋全被拋到外面泥濘裏去了。

老人明白那是做些什麼事情，并不起身攔阻，只在牀上低低的喊着：

「新鞋不要丟，不要丟，留她回來穿！」

兒子第二次倒到牀上不再說話了，老人心裏却想着二小會回來穿了新綿鞋過年。又想到那藥材店老板。又想到拐杖及許多別的事情。這老人業已有兩頓飯不會上口，他却彷彿忘掉了每個日子應做的事情了。

……

遠處近處雄雞，已經把喉嚨伸着，揚着翅膀囉囉的啼叫了。

老人剛一天亮就從牀上爬起來，從一點點晨光中看着板牀上那一個酒鬼，全身是泥，攤開手脚躺在那里同死人一樣。他記起了昨夜拋出的那幾雙鞋子，趕忙悄悄的開了門，把那些鞋子從泥濘裏一隻一隻拾起來，放到灶頭邊土牆上。

把鞋子攔好後，坐到燒火處矮凳上去。

「爸爸，爸爸，你會推什麼磨？讓我來，讓我來！」

二小的話在他口中輕輕的溫習着，彷彿二小就站在自己身

邊。

二十二年十一月北京改好

批評家

余 七

有些作者說近來批評家的氣焰太高了。其實這並不是正確的話。難道那些在報紙副刊上寫些印象式的讀後感的人就算是批評家麼？

隨便舉一個例罷，誰都知道柏林斯基是一個大批評家，許多作者都受過他的指導。但是他一生寫過一篇印象式的讀後感嗎？沒有一個批評家會拿過印象來做批評的標準。

批評一篇文學作品，不去理解牠，不去分析牠，不去拿一個尺度衡量牠，單憑自己的政治立場，甚至單憑自己的一時的印象，這決不是批評，這只是個人的讀後感。事實上也許這個人根本就不懂得文學和藝術，也許這個人根本就不會體驗過生活。

做一個批評家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並不是每個識字的人提起筆就可以指導作者，不管他有沒有這野心。一個批評家應該理解藝術的基本原理，也應該豐富地體驗生活，同時還應該充分地了解他所批評的作品的内容。然而在中國似乎就少有這種人。我們看那大部分的批評文章不是淺薄得令人發笑嗎？然而那些批評家還閉着眼睛得意地說這篇淺薄，那篇空虛，這篇不好，那篇不壞，這種主人公不會存在，那篇作者不懂得革命，好像一字褒貶就會提高降低一作品的聲價，却不知道幾天過後這些所謂批評文章就被人用去包花生米鹹菜去了。同時他們所攻擊過作品還依然在讀者中間流布，並沒有受着絲毫的損傷。

在中國似乎是讀者比批評家更能夠認識作品的價值。

舊雨

沉櫻

隨了畢業旅行團從上海到了北平的琳珊，把住處安置妥當了以後，比出去遊覽的心還來得急切的是想會一會在這裏的故人。中學時代的同班到北平來升學的，當時記得有六七位，但因為不會通信，究竟她們進的是什麼學校一點也不清楚，並且曾經聽說她們多半後來都又休學走了；確實知道還在這裏的只有叫作黃昭芳的一位，但仍是記不清在什麼學校。於是只好把她作了要會見的對象，打電話到各大學去尋問着。三四處尋問的結果都回說沒有這麼一個人，琳珊滿心的熱望不覺有點灰冷起來，但仍鼓起了勇氣，又打電話到S大學去問着，這次居然聽到說「請等等，我給請去。」的回答，琳珊的臉上立刻不自覺地浮出了衷心的微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的高興，實在說起來，在當時和黃昭芳這人，並不能算是怎樣要好的同學，而這時想見她的心情竟是如此迫切，仔細想來，似乎是下意識地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但不管怎樣，她這時是熟識地在期待着這目前的會談，一面歪了頭聽聽着耳機裏的動靜，一面把黃昭芳這人的一切，不知不覺地回憶起來。那男子們的高大的身軀呀，那永遠現着紅潤的臉色呀，那對

於什麼都不去用心而只愛說話的性情呀……都似乎一一地留着深刻的印象。總之，是一個直率快樂的人，在同學相處間，雖然也常為極細微的一點事或一句話，便對人見起怪來，可總是不等別人有什麼表示，她已經若無其事地笑嘻嘻地仍在搶着說話了，所以在同學中和她疏遠的人是一個也沒有，和她稱得起有深交的也似乎尋不出，但隨便什麼時候提起這樣的一個人來，就覺得親切可愛，是誰也承認，這時在等待着電話回音的琳珊，似乎便是受了這種舊日心情的支配。

「喂！電話那邊有了要說話的招呼。琳珊立刻興奮地笑着：「喂！喂！」」

「喂，黃先生出去了，有什麼事嗎？回頭我對她說好了。」竟仍是剛才接電話的那人的聲音，琳珊的笑容立刻收斂了，感到了小小的失望。可是接着聽到總等尋着了，便仍覺得心安意滿的說：

「她回來的時候，請告訴她打個電話到××女中來好了。」

下午，回來旅行的女同學們都結伴出去了，琳珊想着黃昭芳的電話也許就會來的，竟獨自留在人生地疎的寄宿舍裏等待着。

這是一個女子中學的宿舍，雖然已經放了暑假可是在裏面住着的人仍似乎不少，不時有活潑快樂的談笑聲傳來。琳珊羨慕似的想起了自己過去的這時代的情景，中學畢業也正是這初夏的時候，在當時每個人都自負地憧憬着將來，整個的心都為升學的事佔據着。記得自己爲了升學的問題，曾經和家庭苦苦地爭辯着，那時的心中是怎樣充滿了奮鬥的情緒，後來又是怎樣的感到勝利的歡喜。現在的一切，也許正是那時理想的實現，但現在却像是連從前的自負心都消滅了似的，感覺着不知如何才好的苦悶，倒是從前的心情覺得可羨起來。

等待着電話，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果然來了。不等傳達的人把話說完，琳珊已經跑去接了。

「喂，你是昭芳嗎？我是李琳珊呵！」她係是忽然回到了從前的時代，連說話也不知不覺地用了從前慣用的真率的口吻，有點近乎玩皮地笑着。這次對方竟沒有搶着說話，遲疑地「呵」了一聲才又恍然地說：

「琳珊，是你呵！真沒有想到你怎麼會來了？什麼時候到的？」驚喜的神氣，像看到了似的，從聲音中傳了出來。

「我們是到這裏來旅行的，昨天才到，忘了你在那個學校了，各處打電話問，好容易才問到。你就到這裏來吧？什麼時候來？今天下午怎麼樣？來不本長於說話的琳珊這時像被對方感染了似的也忽然話多起來，並且說的很快。

「今天下午不成，三點鐘有一個歡迎畢業生的茶話會，晚六點又有飯局，明天上午我來找你吧。」

「明天上午我們要出去參觀的，怎麼辦？」

「參觀總不會很早就去的，我們早點起來會面好了。我想還是到中山公園吧，那裏不適中點，離我們兩下裏都還不太遠。就這樣好了，六點半到那裏，我准先去，在門口的地方等你，怎麼樣？」

「好吧，就這樣，你可一定先去等着我呵！」琳珊笑着在叮嚀。電話裏可說的話到此似乎告了一個段落。

「喂——」對方又想起了別的話要說，可是立刻又轉了念頭笑了說：「明天再說，現在不問了。」

「好吧，明天見。」琳珊也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這樣彼此快活地說了「再見。」

第二天在別人都還睡着的時候，琳珊便起來了，但這時還不到六點，恐怕去早了。黃昭芳還沒有去，只好耐心地又等了一會，才動身。到了那裏，進門見左右都是遊廊，不知往那邊去好，正在踟躕着，忽然聽到「琳珊，琳珊」叫着的聲音，順着聲音的方向望去看見穿着白衣服的黄昭芳從遊廊拐灣的地方，向着這邊跑了過來。她也立刻跑着迎上去。

「怎麼才來，讓我等得都急了，兩人跑的距離還未集中，黃昭芳便在笑着嚷了。

「我早就起來了，怕來得太早了，你還沒到這裏。」琳珊笑了。

回答着。

兩人握着手對面立在那裏，互相注視着儘在笑，好像彼此在心裏說着：「你還是從前那樣呵，」或是「和從前完全不一樣了呵！」高興得竟一時想不起要說什麼才好了。

「走我們先到來今雨軒吃點心去。」琳珊像被拉着似的跟了黃昭芳走着。

在琳珊的心中覺得，這位幾年不見的同學，竟一點改變也看不出來，雖然那高大的身軀似乎又加胖了點，那長衣短裙的裝束改成了半長不短的旗袍，那在背上擺動着的短辮不見了，但這些並不能使人生出黃昭芳是和從前不同的感覺。

黃昭芳也似乎同樣在想着這樣的事，望着琳珊笑了說：

「我幾乎不敢認你了，時髦得來！」說到最後一句並且作了一個噁人發笑的鬼臉，還是從前那種專愛開玩笑的脾氣。琳珊也假裝不肯甘休地笑着，了她一眼說：

「別胡說了，你說我改樣了嗎？」可是望了還是那樣不修邊幅的黃昭芳的服裝，覺得穿着花綢長旗袍的自己確手是染了不少上海女學生浮華的習氣。

「別的沒有改，就是漂亮了點。你說我呢？半點也沒改變吧？」

「怎麼沒改變，辮子先沒有了。」琳珊也報復地對她開着玩笑。

「這能善改說實話，你說我改變了嗎？」

「沒有改變，倒真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琳珊從心裏這樣說着。

這時雖然是夏天，但到底時間太早了點，並且天氣又有點陰沉，公園裏除了幾個在掃地的工人，和一二個像爲療養而來的在寂寞地散步的人以外，其他的遊人簡直一個也沒有。滿園裏現着剛睡醒了的神氣，有點近於死寂的那麼靜悄，像是她們來了，才把這園裏靜止的空氣開始震動了一下，並且爲了對照的緣故，她們的誤笑竟顯得有點喧嚷，可是在她們的心中，這一切都不會感到。來今雨軒那地方的茶棹，似乎剛佈置起來，茶房們間散地在坐着談笑，對於這來得不是時候的客人，顯着懶洋洋的神氣走來招待着。她們隨便檢了一張露天的茶棹坐了下來，叫了幾樣似乎是昨天剩餘的點心在吃着，這時初見面的興奮稍爲平靜了點，開始互相詢問着別後的一切。

「你在S大學進的是那一科？」琳珊問。

「生物系。你呢？不用說是文學系了。」

琳珊笑着微微地把頭點動了一下。

「我們中學的同學出來升學的，誰學什麼，大的都可得猜得出，你說對不對？」

「也不一定。還有幾個來升學的，都是學的什麼呢？」

「錢素惠是進的M大學的教育專修科，兩年畢了業就回去當教員去了。高佩英是進的T大學的外國文學系，也是剛畢業。最

近才和一位外國留學回來的大學教授結了婚。」黃昭芳像背書似的說着。

「還有王瑋娟、柳淑瑩、范鈺她們呢？」琳珊覺得黃昭芳的話似乎沒有說完全，提出了問着。

「對啦，還有她們三位。她們是比錢素惠還早就畢業了。」

「什麼學校，這樣快就畢業？」琳珊驚奇地問。

「戀愛學校呵！」黃昭芳滑稽地說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你這人真缺德！」琳珊想到方才自己的認真，有點不好意思似的笑着，可是接着又關心地問：

「她們現在呢？」

「真別提了！我們一塊來升學的不是有六個人嗎？可是不到兩年就去了了一半。」黃昭芳忽然感慨起來，像有長篇的話要說。先嘆了一口氣。「她們這三位，是來了不到半年就鬧起戀愛來了。那時候一天到晚像害着熱病似的在外面跑，回到學校裏呢不是呆着想心事，便是會朋友，那樣事讓人看了真得荒。到了後來，王瑋娟是被家裏叫回去，不准出來了。聽說去年和一位作科長的留學生結了婚，很受氣，又想要離婚。柳淑瑩和范鈺呢，是因為有了小孩，不得已地結了婚。結婚以後便管家抱孩子。讀書的問題根本誤不到了。並且都是經濟很困難的，生活僅能維持。現在那樣子，看了也真叫人難受。」說到後來，黃昭芳的憤慨又變成了憐憫。

「對方是怎麼樣的人呢？」琳珊覺得黃昭芳的敘述太不詳

盡似的在問着。

「也是S大學的學生，前年畢業的，現在作教員。」黃昭芳帶着不值一說似的神氣回答着，心裏似乎說：「總而言之，是怪她們自己不好，一點堅強的意志都沒有，所以自己把自己毀了。」

聽了黃昭芳對於這幾位同學的近況的報告，想着這便是幾年前對將來抱着無限希望的人的結局嗎？琳珊也覺得不勝感慨起來，可是又覺得並不同意黃昭芳的意見，把一切都歸罪於她們的意志薄弱，而自己的意見是怎樣的呢？却也一時說不出，只在黯然的沉思着。黃昭芳仍繼續地發揮着自己的議論，什麼最近結婚的高佩英成了新式的貴夫人，只在享樂呀，教育專修科畢業的錢素惠作了二十元一月的小學教員，最近也是急於的嫁人呀，還有中學畢業後就結了婚的同學，怎樣完全成了典型的少奶奶呀！——並且最後總結地說：

「女人真也難怪被人輕視，什麼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結果仍是嫁人完事，什麼解放，什麼奮鬥，好像戀愛自由，便是唯一目的。結婚以後，便什麼理想也沒有了，單不就我們的同學論吧，不就叫人無話可說嗎？」

琳珊對於黃昭芳的議論似乎有着反感，却又不願意說什麼，只應酬地笑了一下，爲了不願把這話題再延長下去，忽然想起來玩笑地說：

「對啦，你在戀愛學校是畢業了還是沒有？」

「咱們是不玩這把戲的，看也看夠了。」黃昭芳自負似的仰頭笑着。

「怎麼抱獨身主義嗎？」琳珊更進一步地取笑着。

「什麼主義也不抱，就是這樣。」黃昭芳彷彿辭詞了似的笑了。接着又正經地說：「我看什麼戀愛，反正最後不外乎是結婚，可是結了婚女人便算完了，你說是不是這樣說後，不等對方回答，又立刻笑了說：『噫呀，忘了，你准也是戀愛的信徒，要不高興了吧？』」

「什麼話。」琳珊假裝生氣的樣子，却又忍不住也笑了，什麼表示也沒有地這樣說着。

本來就陰沉的天氣，終於落起小雨來，露天的地方不能再待了，可是覺得移到屋裏去坐，也沒有意思，仍是黃昭芳提議說：

「咱們還是在廊子下面走走罷。」

於是便順着廊子一面談着話一面慢慢地走着。談話的材料從過去漸漸地涉到目前的將來，黃昭芳忽然現出平時少有的焦急的神氣說：

「你說怎麼辦呢？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事情。再過些時候，各學校的教員就要都聘定了，這一年就要沒有希望了，真叫人着急。你畢業後的計畫是怎麼樣？」

琳珊似乎覺得自己目前也有同感，可是又覺得並不完全是這樣，憂愁地到然地說：

「我是什麼計劃都沒有。」似乎是回答黃昭芳的詢問又似

乎是對自己這樣說着。

「想起來還是中學畢業快樂，那時候總還有『升學』這一個希望，現在簡直是什麼希望也沒有，只剩了謀生活的念頭。」黃昭芳感慨地說着，顯出無聊的樣子。

「那時候，我們總有便空想的夢，覺得將來是希望無窮似的，雖然也說不出希望的是什麼。現在呢？從前的夢消滅了，新的夢也造不起來了。」琳珊並不望了誰地這樣說着。

兩人的心裏都似乎引起一種傷感的氣氛，默默地走着，暫時沒有說話。這時雨仍在無聲地落着，園中的一切是更顯得靜默起來。連樹上的鳥也都悄悄地躲得不見了，雖然不時有涼爽的微風吹過，但那着了雨的樹枝，像是莊重了似的，看不出有一點搖動的樣子。琳珊對於這靜得像圖畫一般的園景，悠閒地眺望着，似乎把方才談話的事已經忘了。忽然覺得黃昭芳在那裏對自己問着什麼話了，這才驚醒似的轉過頭來，把注意力集中着。

「蕭英現在怎麼樣了？你們在上海常見面吧？聽說她在黨裏面還是重要的人呢，真的嗎？」黃昭芳顯着唯恐被別人聽到的嚴重的神氣，低聲說着。

「大無約是吧。我和她也不常見面，因為她的住處不能公開，所以只有時候她來看我。」像是對於黃昭芳的嚴重起了反感，琳珊特別裝出平淡的樣子回答着。

「她前年還到這裏來玩過一次呢，是住在我的地方。那時就

有人警告我，說她來北平很被注意，要我留意點。可是，我想，我們是從前的同學，她來玩，我留她住在一塊，還不是應該的嗎？那有什麼值得害怕的，你說對不對？」像在徵詢別人贊許，但她自己的中心意見究竟是什麼，却又使人摸不清。琳珊只好敷衍地應了一聲：

「『嗯』停了一下又說：『可是我總對她很羨慕，覺得她比我們是強得多了。』這樣說後，又立刻覺得說着這樣的話，把自己顯得怪可憐的，有點慚愧。」

「你說××主義，到底怎麼樣？實在說，我真是莫名其妙。」黃昭芳仍舊低聲地說，可是在嚴重之中又帶了誠懇的意味。

「我覺得無論誰也不能不贊成，因為我們想不出另外還有能根本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了。不過——」琳珊忽然覺得接不下去了，停了一下，又自嘲似的笑了說：「也許我們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根任太深了，所以苟安的念頭總是勝過一切。」

「唉，眼前的事就想不出門路了，還談這些大問題呢。」對於任何事都不愛用心思的黃昭芳，彷彿已經思索得太多了，這時急於要把方才的話題拋開去。

「可是問題不是已經擺在眼前了嗎？」琳珊在心裏這樣反駁着，却同時又覺得唱高調似的說一些空話，更是無聊。於是也半真半假地笑了說：

「對啦，好在我們還有苟安的可能！就混到那裏說那裏吧。」方才頗為嚴重的空氣，便立刻這樣打破了。

在這談話的中間，不知不覺地已經從來今雨軒快走到水榭那邊遊廊的盡頭了，黃昭芳站住了說：

「我們應該再回頭走了。」

「就在這裏坐一會也好。」琳珊這樣說了，又忽然想起了什麼說：「嗚呀，時候應該不早了吧？」一面去看看手錶：「八點半。我們應該回去了。九點鐘我們就要出發去參觀的。」

「好吧，我今天也還得出去跑去。想我一個事情真算難！」黃昭芳目前的心中，似乎整個被這職業問題佔據了，隨時便想起這樁事來。而且一提起，便有無上的憤慨和焦急。

琳珊不知說什麼才好，沒有作聲。黃昭芳也像是說過更算完了似的，又說起別的話來。商量着隨後再會的事，走出了公園的大門。這時兩似乎平得了，但街上已滿是泥水，兩人本能地低了頭，小心翼翼地俯視着脚下的路，往前走着，趕緊把車子擺妥，便「再見再見！」地說着，分頭走了。濕漉漉的車蓬，嚴密地遮蔽着，坐在裏面什麼也望不見的琳珊，覺得自己的心情像那天氣一般陰沉沉的。

直等回到那充滿了歡樂的團體生活中這心情，才又恢復了本來的晴朗。可是每逢參觀遊覽完了之後，回到寄住的地方獨自待着的時候，仍是不時燃起了懷舊之情，一心在想着趁了這來此旅行的機會，見一見所有在這裏的故人。因為路徑不熟的緣故，却又總沒單獨去走訪的勇氣。約好了要來的黃昭芳，好不容易在這天的下午走來了，像是成了習慣似的一見面便又訴說起她日來的

奔走和應酬的繁忙來，罕無窮地說完了以後，才又想起來說：

「不是說去看柳淑瑩嗎？今天就去好不好？」

「好的，現在就去吧。」

於是趁了雙方都有空暇的下午，立刻便出發了。經過了不少偏僻狹隘的胡同，洋車才在一個有點破舊的黑色大門前停下來。黃昭芳似乎來熟了似的，推開那虛掩着的門便走進了，同時「淑瑩！淑瑩！」的便喊起來。從那對着大門的屋裏發出了很熟稔的答應的聲音，隨即便看見那身軀矮小，臉色有點黧黑的柳淑瑩從屋裏走了出來，一認清這來客們是誰，立刻驚喜地跑着迎上來。彼此親熱地把握着，興奮地說笑着。一齊又走進她方才走出的屋裏去。進門便看見那驚異地望着她們的小女孩了，琳珊走上去，彎了身子拉起她的手來，一面回頭望了柳淑瑩問：

「這就是你的孩子吧？」

「嗯。」她有點不好意思似的笑應了一聲，隨又向那孩子說：「這是李姨，你不鞠躬嗎？」

這樣說了，那孩子立刻便怯怯地鞠起躬來。琳珊說不出是怎樣的感覺，望了那母親像的柳淑瑩，直是想笑，對方也像覺出了這情形，相視着笑起來。可是立刻又現出急於要打破這有點受窘局面的樣子說：

「怎麼不生呀？」一面說着，一面把椅子上放着的報紙之類的東西張羅着拿開。

「張先生，出去了嗎？」黃昭芳坐下來，問着。

「他們學校裏還沒放暑假，上課去了。」隨着又望了琳珊問：「你來了幾天了？真沒想到你會到這裏來了。」

「到了兩天啦。」琳珊忽然覺得無聊起來，幸而黃昭芳又詢問起什麼事來，這才像從那不自然的談話中逃出似的，把這屋中的一切，不經意地端詳着：是三間的屋，西邊的一間是隔開的，門上挂着已經變了色的白布簾子，裏面像是臥室，外面這兩間是稱爲什麼都可的共用室，有書桌，也有帶油燭的方桌，靠牆擺着兩個很大的書架，但上面放的並不盡是書籍，倒是孩子的衣服帽子和玩具，喧賓奪主似的，把書籍遮蔽了一大半。最上一層並且擺着鏡子，鏡子雪花膏之類的化妝品。雖然是很小的地方，但很完備的形成了一个家的模型，因此被這家支配着的柳淑瑩的生活，也就很容易地使人想像出來了。琳珊下意識地對着那在和人說着話的柳淑瑩望起來，本來是覺得也並不會怎樣改變的，這時忽然覺得她和從前是完全不同了，臉上已經顯出憔悴的顏色，而尤其憔悴的是那不可言說的精神，雖然還是從前那樣的，說話的時候總是露着溫和的微笑，但現在這溫和之中，似乎又加雜着麻木的意味。「使人這樣改變了的，是什麼的力量呢？單是時間嗎？」琳珊在心中對自己疑問着，思索着，不知什麼時候走進來的女僕，把茶端了送過來了，和氣地說着：

「先生，您請喝茶。」像是表示着特別的機靈，沒有稱呼小姐

或是太太把客人的茶分送完了之後，又端了一杯放到主人的面前，說：

「太太您喝呀。」柳淑瑩的臉上忽然掠過一種難堪似的表情，同時又唯恐被人注意似的，望了茶杯一下，低聲地說：「你放在那裏好了。」

琳珊忽然想起從前同學們一塊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如果被乞丐之類的人稱呼一聲「太太」，就要立刻發起怒來的事，那時的同學現在公然被「太太太太」的叫着，仍覺得不習慣似的要發笑，可是一看到淑瑩的表情，這笑意便立刻消滅了。對那站在母親身旁的孩子引逗起來。

慢慢地完全以過去的回憶作了談話的材料，屋裏的空氣顯得熱鬧起來。可是彼此的心中仍不時意識着什麼事，感到一種顧忌，竭力地想使這過去的追述不令人聯想到目前和將來。每一個回憶告一段落時誰都像是要嘆一口氣，結果却又忍住了。但無論怎樣，這舊日同學的晤談，是顯然地給了柳淑瑩一種醒覺的痛苦，她羨慕着這兩位同學，同時她又反省到自己，她有無限的傷感，但爲了自尊心的緣故，又不願意把這傷感表示出來，她仍是那樣微笑着，笑得非常寂寞。

琳珊覺得抱歉似的，望着那孩子忽然想起另外的話題來。

「范鈺現在有幾個孩子了？」

「也是一個，不過又快要有一個了。」

「回頭我們一塊看她去，好不好？」黃昭芳加入了說。

「她回×縣去了，你不知道嗎？」柳淑瑩有點驚異地及問着。

「什麼時候走的，我怎麼不知道？」黃昭芳也有點驚異，覺得是想不到的事。

「走了有一個月了。」柳淑瑩笑了回答着，好像說：「你還不知道嗎？」

「怎麼不在這裏住了呢？」琳珊問。

「因爲那位王先生事情沒有了，生活簡直沒有辦法，范鈺又要生孩子，所以只好先把家眷送回他的故鄉，去他再出來找事。」

柳淑瑩顯着無限的同情說着，彷彿覺得還有比她更不幸的人，嘆到了少許自慰。

琳珊一面聽着，一面凄然地皺起眉來。黃昭芳不平地要說什麼話，但想了一下，似乎不知說什麼才好，便又停住了。

這時女僕又走進來了，柳淑瑩是唯恐她又叫「太太」似的，不等她說話便趕緊迎上去，低聲地吩咐着什麼事。琳珊忽然想起是快要吃晚飯的時候了，望了黃昭芳低聲地說：

「我們走吧。」

「對啦。」黃昭芳也會意地答應了一聲，一面又回頭對柳淑瑩說：

「你可別預備飯，我們就要走了。我還有什麼事情，六點鐘以前非回去不可。」

「不成，不能走。」柳淑瑩也回過頭來笑了說。

「不騙你，真是有事。」黃昭芳着急地分辯着，似乎又要訴說起她的繁忙來。

「好吧，你現在是貴忙得很，不敢留你。」柳淑瑩表示啞氣地說着，又對了琳珊說：「那麼，你在這裏吃了飯再走，成不成？」

「我那裏路遠得很，晚了回去很不方便，何必一定吃飯，過天再來不是一樣嗎？」琳珊誠意地腕辭着。

爭執的結果，還是柳淑瑩表示了讓步。她們隨即告辭走了。柳淑瑩一面送着一面詢問着琳珊什麼時在家，說要去看她，琳珊回答說這連自己也說不定，還是她到這裏來好了，於是便又再三地問着：「什麼時來呢？」惜別地送到大門外面才站住了。可是她們倆走了一段路回過頭來望時，還見領着孩子的柳淑瑩寂寞地站在那裏目送着，於是彼此又搖手招呼了一下。琳珊覺得很淒然，默默地低頭走着，黃昭芳也像在沉思着什麼事，過了一會忽然說：

「說結婚是愛的墳墓，我看，簡直是女人的墳墓。」她似乎很得意自己這新見解，鄭重地說着。

琳珊對於這位同學的顯然進步了的婦女觀，也有點折服起來。可是評味了一下之後，她又補充着說：

「我覺得應該說『家是女人的墳墓』，假設沒有這『家』的組織，結了婚又有什麼關係呢？」

「真太不平等了，男子結了婚，什麼妨碍也沒有，女子結了婚

就像囚起來似的，什麼也談不到了，連心都像給折磨得死了似的。

「黃昭芳又豪放地抱起不平來。可是接着又憤慨地說：『總之，還是女子本身不好，動不動便被環境軟化了，你看柳淑瑩現在這樣子，竟也很安心地過下去了。還有高佩英，你沒有看到，簡直是墮落一天到晚過着享樂的生活，自己還心滿意足的樣子，得意得很。』她痛罵似的說着，但她的具體的意見是什麼，却不曾說出，並且根本就說有想到。她在中年時代，便是這樣，動不動便彷彿戰士似的，嚷着『我們要解放，要奮鬥，要不屈服。』而且覺得自己是已經這樣作了的人似的，自居直到現在不是如此，琳珊覺得她總算是一個天真可愛的人，可是並沒有佩服的意思，並且感觸似的想着：『總會永遠不變的這樣子嗎？』對於她的話，不願反駁，却也不願響應，停了一下說：

「反正社會組織不改變，女子是談不到解放的。」這樣說了，忽然想起這似乎是在上海時聽見蕭英對自已說過的。

黃昭芳疑惑地望了她一下，沒有說什麼，似乎覺得這是沒有奮勇精神的傷感話，同時又不服地想着，說現在女子沒有解放可言是不確實的。

她們說着話慢慢地走着，忽然發覺太陽已經落去，暮色蒼然了，計算着歸去的路程還有很遠的一段，於是趕緊坐車走了。

一星期的工夫過去了，旅行團已到了返滬的日子，琳珊別了重逢的故人們，又參加在快樂之羣內上了火車。

旅行完了的歸程中，誰都在活潑愉快地說笑着。只有琳珊是顯然地比來時沉悶了。她不時裝出眺望的樣子，躲避着別人的注意把臉向着車外，寂寞地沉思起來。排解不開地儘在想着舊日同學的各樣的而又同樣的不幸結局，心裏覺得有一種憐憫的傷感。可是又覺得自己也將是她們那不幸中的一個。她們走上的路，現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並且即使不情願，遲早也非走上去不可。

「無論如何我不能——」她在心裡自己對自己搖了一下頭。她又竭力去思索，想尋出一條新的路，可是結果什麼也沒有想出。正如她對黃昭芳所說的「從前的夢消滅了，新的夢也造不起來了。」她又感覺到自已的可憐，景仰似的想起了在上海的舊日同學蕭英。

北平說書分類

八年前，予晤在天橋說三俠五義平話之劉君。予詢以大書小書之種類，得若干部，錄出如下：

大書：

列國

西漢

東漢

三國

隋唐

跨海

水滸

精忠

英烈

演義：

西遊

聊齋

封神

善惡圖(書)

大宋八義(書)

綠牡丹

三俠三義

小五義

濟公傳

清烈傳(彭公案之前部)

彭公案

施公案

于公案

永慶昇平

覽此，可知大書之性質為歷史；演義之性質為神話；小書之性質為俠義；而佳人才子無聞焉。此與蘇州不同。蘇州之說書只兩種，說武俠者為大書，說戀愛者為小書。

(韻剛)

11955/11/11

戲劇的重要性與其動向

問 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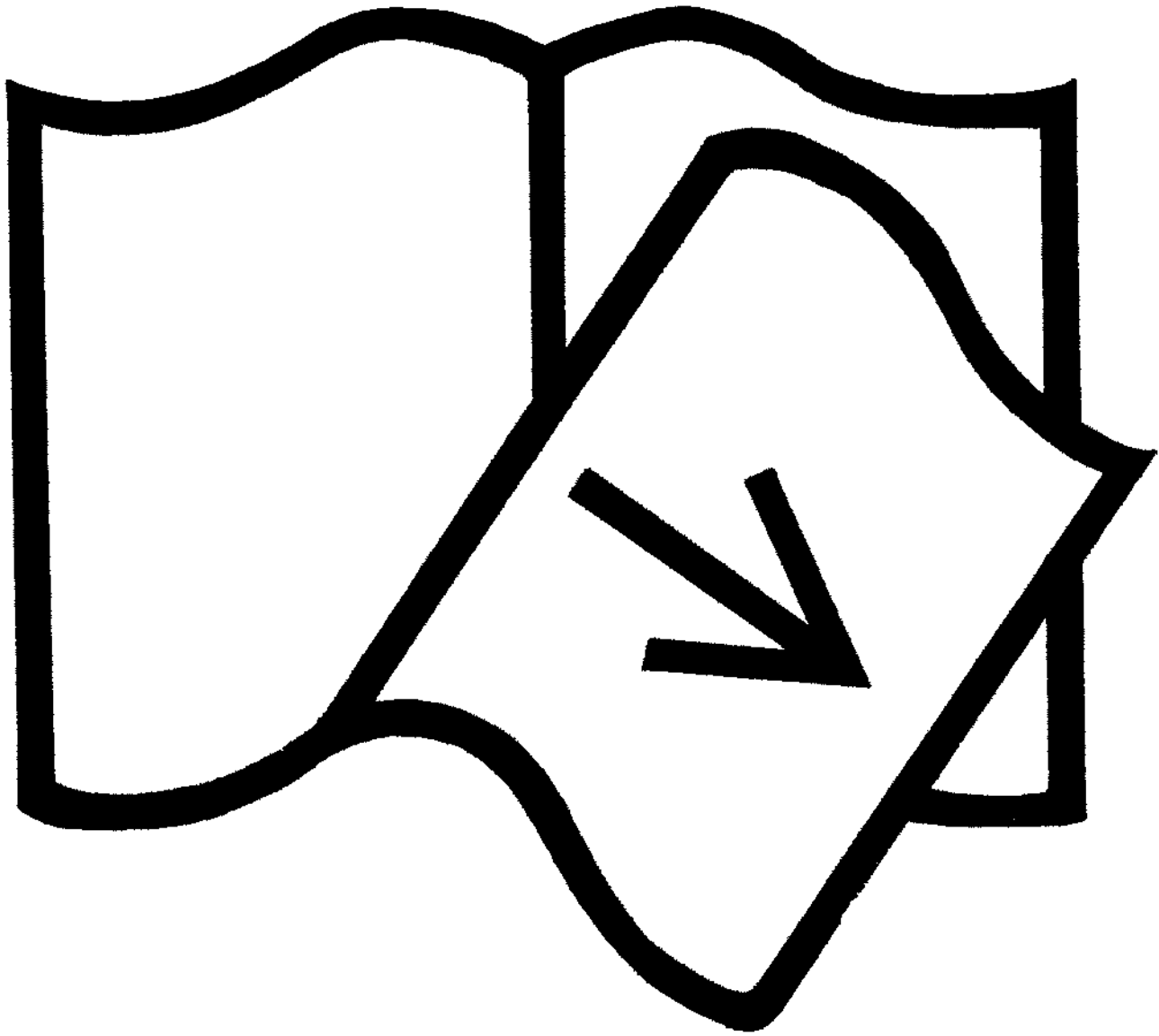
本篇的主旨在於：(一)闡明戲劇的重要性。這問題從前在中國是少有人注意的。戲劇成爲娛樂的對象，人盡知之；但是戲劇的存在之性，與教化之力，則所茫然。所以現在要開始探討戲劇究竟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在社會中取得存在之權，其存在的因子與其所附麗的社會的存在因子有什麼關係。(二)再研究戲劇已往的流變故跡，和他將來所走的路子。這在中國人也是易於茫無所覺，或誤入歧路的。這裏所論，至少希望引起讀者的探討的興趣的。關於「前路」的問題，作者並不希望國內劇界名家的捨己就人；但在探討與研究的立場上，爲了擁護觀點的相對的真，也就不願採取「Fine Gentleman」的態度。

一 戲劇的重要性

Saint-Marc Girardin 說過，「戲劇的情感根基，是出發於人與人間之同情。」由此可見，戲劇較之其他藝術諸部門，在驚心動魄蕩氣移神一點上，其印感於羣衆者，要算是最直接最深刻的了。在室內讀一篇可以令人神遊的故事或默誦一首名詩，便可馳

神於幻想之鄉，作中人物的遭際有如身受，但這所得只是意象；若置身於劇場中，用你的直覺玩味人間衝突的縮型，在剎那間，與樂者同樂，與哭者同哭，同情或咒詛劇中人的遭際和命運，你便會忘却了自己，神遊於舞台之上，狂笑，驚呼，落淚，吶喊，這種精神上的痛快不是更加有力的嗎？如是，則其理性上的教訓與情感上的激發之力亦更爲強烈。據說在荷蘭有一次演了一齣流血的劇，因爲殺人表演的次數太多了，激動觀衆一擁上了舞台，制止這流血劇的演奏。莎士比亞 (W. Shakespeare) 的名劇歐塞洛 (Othello) 上演時，一個劇場中的警士因爲氣憤於白色女人 (Desdemona) 將遭黑色男人 (即歐塞洛) 虐殺，便開鎗打斷了扮演黑將軍的伶人的胳膊。戲劇不僅給與觀衆以簡單的意象，且能給人以奮興與意識不到的反應。

戲劇何以有這樣偉大的力量？如前 (Girardin) 所云，則是易於煽動人的情感。但情感善惡的評價，却隱受一種觀念來支配，同一事變在不同的人物與時代上常給與不同的反應。莎士比亞的戲劇在伊利沙白朝代中的力量較之在現代社會中的力量便大



原件短缺

缺P167—170

一流人物，所以結果也只是少數人。少數觀衆不能代表了「社會要戲劇」，也不能代表了「社會不要戲劇」。想使社會要戲劇，必須先使你的戲劇適合於民衆需要的標準。民衆預先並不曉得他們需要什麼，但是你不能站在紳士或學者的立場上來替他們打算；却要站在民衆的立場來充實你的戲劇。據說「馬糞皇帝」也在農村裏上演了好，讓這些百姓忍受統治者的壓迫去抗日，讓他們挨餓受苦等着去做強國之君去吧！再掃上四千多年馬糞，也未必就強了國吧！可憐的百姓們，可憐的中國民衆劇！

中國的劇運，慢說是這樣的做，就是有着正確的方向和十足的努力，正要遭受許多困難。中國人對於戲劇的觀念已是十分的模糊，戲劇中的精神已是十分的複雜，說得露骨一點，簡直是冷古今中外於一爐的不三不四的東西了。在這不三不四的社會裏，要想改變這不三不四的東西，真是難事！依中國今日文化運動的情形來說，（因為戲劇運動也是文化運動）其困難實現政策者，概有三因：

一 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智識水準太低，可以說是沒有文

化；學校教育不普及，固屬癥結所在，其最要者，仍在於社會教育玩忽，所以不僅沒有造成良好的無產階級，甚至連可做資本家忠僕的奴才都沒有教育出來。

二 舊有的封建文化印入太深，尤其是在一般百姓身上，久之這種文化起了惰性，一時不易消除。

三 中國現在雖然是一個「德莫克拉西」國家，其實却不過是封建制度披上「德莫克拉西」的衣裳而已。封建文化未能克服淨盡，新資本主義的文化又未能鑄造起來。

在這種缺點之下，革命的戲劇家（紳士學者式的自然不算）打算使戲劇深入下級大衆間，必須：

一 積極地揚棄封建的舊劇；

二 採取資產階級戲劇的技術，充實集團主義戲劇的內容；

三 演劇的大衆化。（須要先去過大衆生活，體驗大衆生活，然後才能表現與引導大衆生活。）

除此，戲劇運動便無路可走，這是唯一的路！

十一月十日，一九三三

1933年11月10日

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吳 晗

一、金瓶梅的故事

a 清明上河圖和唐荆川

b 湯裱補

c 况叔祺及其他

二、王世貞父子的被禍與清明上河圖

三、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

四、金瓶梅是萬曆中期的作品

a 太僕寺馬價銀

b 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c 太監、皇莊、皇木及其他

d 古刻本的發見

五、金瓶梅的社會背景

要知道金瓶梅這部書的社會背景，我們不能不先解決牠的產生時代，同時，要考定牠的產生時代，我們不能不把一切關於金瓶梅的附會肅清，還牠一個本來面目。

金瓶梅是一部寫實小說，所描寫的是作者所處時代的市井

社會的侈靡鄙俚的生活，牠的細緻生動的白描技術和在洋恣肆的氣勢，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為當時的文人學士所歎賞驚詫。因為時代的習尚使作者敢對於性生活作無忌憚的大胆的敘述，便使社會上一般假道學先生感覺到逼脅而予以擯斥，甚至怕把牠刻板行世會有墮落地獄的危險，但終之能不佩服牠的技術的高妙。另一方面一般神經過敏的人又自作聰明地替牠解脫，以為這書是「別有寄托」，替牠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壯淒烈的故事。無論批評者的觀點怎樣，金瓶梅的作者，三百年來却都一致公認為王世貞而無異辭。他們的根據是

(1) 沈德符的話：說這書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這一位某先生經過幾度的做作，就被指實為王世貞。

(2) 因為書中所寫的蔡京父子，相當於當時的嚴嵩父子，王家嚴家有仇，所以王世貞寫這部書的目的是(A)報仇，(B)諷刺。

(3) 是據本書的技術和才氣立論的。他們先看了一個「苦孝說」的主觀之見，以為像這樣的作品非王世貞不能

寫。

現在我們不管這些理由是否合理，且把他們所樂道的故事審查一下，看是王世貞作的不是。

一、金瓶梅的故事

金瓶梅的作者雖然已被一般道學家肯定為王世貞（他們以為這樣一來，會使讀者饒恕牠的「猥褻」描寫），但是他為什麼要寫這書，他的對象是誰，却衆說紛紛，家家都有一塊「本堂虔誠配製」的招兒。把牠歸納起來不外是

A 復仇說 對象（1）嚴世蕃

（2）唐順之

B 諷刺說 對象——嚴氏父子

為什麼金瓶梅會和唐順之發生關係呢？這裏面又包含着另外一個有趣的故事——清明上河圖的故事。

● 清明上河圖和唐荆川

「世傳金瓶梅一書為王弇州（世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慶，西門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即以西門對之。」或謂此書為一孝子所作，所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忽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於紙角，觀巨公外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

下第一奇書！」巨公於車中聞之，即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噴歎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竟不見，巨公頓悟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即鳳洲（世貞號）也，巨公為唐荆川（順之）。鳳洲之父忬死於嚴氏，實荆川讀之也。姚平仲編鑑要載巡撫王忬事，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有識畫者為辨其真，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畫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即荆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

鳳洲既抱終天之恨，誓有以報荆川，數遣人往刺之，荆川防護甚備，一夜，讀書靜室，有客自後握其髮將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須留遺書囑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書數行，筆頭脫落，以管就燭，佯為治筆，管即毒弩，火熱機發，鐵貫刺客喉而斃。鳳洲大失望！

後遇於朝房，荆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耳。荆川索之急，鳳洲歸，廣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閱書甚急，墨濃紙黏，卒不可揭，乃屢以紙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

或傳此書為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荆川也。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又傳聞異詞耳。——寒花盦隨筆

這是說王忬進書於嚴嵩，為唐順之識破，致陷忬於法。世貞圖報仇，進金瓶梅毒死順之的。劉廷璣的在園雜誌也提到此事，不過把清明上河圖換成朝川真蹟，把識書人換成湯裨，並且說明

順之先和王惇有宿怨。他說：

「明太倉王思質（惇）家藏右丞所寫輞川真跡，嚴世蕃聞而索之，思質愛惜世寶，予以撫本，世蕃之穢工湯姓者，向在思質門下，曾識此圖，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贋，世蕃銜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荆遠軍務，武進唐應德順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邊，嚴嵩觴之內閣，微有不滿，思質之言，應德領之。至思質軍，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己兼兵部堂銜難之，應德拂然，遂參思質軍政廢弛，虛糜國帑，累累數千言，先以彙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之，逮思質至京棄市。」

到了清人的缺名筆記又把這故事變動一下，挪開了王世貞，却仍把其餘部份保留者，成為金瓶梅故事的另一傳說：

「金瓶梅為舊說部中四大奇書之一，相傳出王世貞手，為報復嚴氏之督亢圖。或謂係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撫時有所周納，獄成，羅大辟以死。其子百計求報，而不得，問會荆川解職歸，偏閱奇書，漸歎觀止。乃急草此書，漬礎於紙以進，蓋審知荆川讀書時必逐葉用紙黏舌，以次披覽也。荆川得書後，覽一夜而畢，驚覺舌本強澀，鏡之黑矣。心知被毒，呼其子曰：「大將謀我，我死，非至親不得入吾室。」逾時遂卒。」

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搶地以至，蒲伏于其子之前，謂曾受大恩於荆川，願及未蓋棺前一親其顏色，鑿其誠許之入，伏尸而哭，哭已再拜而出。及殮則一臂不知所往，始悟來者即著書之人，因其父受續首之辱，進訖不足，更殘其支體以為報也。」

b 湯裱補

識畫人在另一傳說中，又變成非大儒名臣的當時著名裝潢家湯裱。這一說起來最早的要算沈德符的野獲編，他的時代和世貞緊接，他的祖父又都和王家世交，所以後人都偏重這一說：

「嚴分宜（嵩）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鄒懋卿以總總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子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世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得，遂囑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

嚴氏既得此卷，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如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為贗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卷二偽畫致禍

這一說是清明上河圖本非王惇家物，由湯裱用托王惇想法不成功，才用摹本代替，末了還是湯裱自發其覆，釀成大禍。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一則即根據此說加詳，不過又把王鏊家藏一節改成王惇家藏，把嚴氏致敗之由，附會為世蕃病足，把金瓶梅的著作目的改為護刺嚴氏了。

「太倉王惇家藏清明上河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行

不忍舍，乃竟名手摹膺者以獻。先是行巡撫兩浙，遇工湯姓流落不偶，携之歸，裝演書畫，旋薦之世蕃，當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覩，是卷非真者，試觀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脚，即此便知其偽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湯之為人，不復重用。

會俺答入寇大同，行方總督薊遼，鄒懋卿嗾御史方輅劾行禦邊無術，遂見殺。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棒雪傳奇，改名為莫懷古，蓋戒人勿懷古董也。

行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滅，容鈔正送覽。退而構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為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識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

相傳世蕃最喜修脚，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盥心閱書，故意微傷脚迹，陰擦爛藥，後漸潰腐，不能入直，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批擬，不稱上旨，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

徐樹丕的識小錄又以為湯裱補之證書為偽，係受賄不及之故，把張擇端的時代由宋升至唐代，畫的內容也改為汴人擲骰。

「湯裱補善鑑古人以古玩賂嚴世蕃必先賄之，世蕃令辨其真偽，其得賄者必曰真也。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臨本饋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偽，世蕃大怒，後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則先以誣騙遣戍矣。」

余聞之先人曰清明上河圖皆寸馬豆人，中有四人標滿，五子皆六而一猶旋轉，其人張口呼六，湯裱補曰：「汴人呼六當撮口，而今張口是撮圓音也。」以是識其偽。此與東坡所說略同，疑好事者偽會之。近有一棒雪傳奇亦此類也，特甚世蕃之惡耳。

況叔祺及其他

梁章鉅浪跡叢談記此事引王襄廣彙之說，即本識小錄所載，所異的是不把識畫人的名字標出，他又以為王行之致禍是由於一詩一畫：

「王襄廣彙：『嚴世蕃常索古畫於王行，云值千金，行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識畫者往來懷家有所求，世貞斥之，其人知行所獻畫非真蹟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巡按方輅劾行失機，世蕃遂告嵩，票本論死。』」

又孫之驥二申野錄注：「後世蕃受刑，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熟而薦之父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畫貽禍，一至於此，又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尤烈也。」

按所云詩者謂楊椒山（繼盛死，昇州以詩弔之，刑部員外郎況叔祺錄以示嵩，所云畫即清明上河圖也。」

綜結以上諸說，歸納起來是

(1) 金瓶梅為王世貞作，用意(A)譏刺嚴氏，(B)作對嚴氏復仇的督亢圖，(C)對荆川復仇。

(2) 唐荆川譏殺王行，行子世貞作金瓶梅，荆川於車中閱之。

中毒卒。

(3) 世貞先行刺荆川不遂，後荆川向其索書，遂撰金瓶梅以毒之。

(4) 唐王結怨之由是荆川譏清明上河圖爲僞，以致王忬被刑。

(5) 金瓶梅爲某孝子報父仇作，荆川因以被毒。

(6) 湯裱繒譏王忬所獻朝川真跡爲僞，唐順之行邊與王忬忤，兩事交攻，王忬以死。

(7) 清明上河圖爲王黎家物，世蕃門客湯臣求之不遂，托王忬想法也不成功，王忬只得拿摹本應命，湯裱繒又自發其覆，遂肇大禍。

(8) 嚴世蕃強索清明上河圖於王忬，忬以贗獻，爲舊所提攜，湯姓者識破。

(9) 世蕃向世貞索小說，世貞撰金瓶梅以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

(10) 世貞賂修工爛世蕃脚，不能入直，嚴氏因敗。

(11) 王忬獻畫於世蕃，而賄不及湯裱繒，因被指爲僞，致陷大辟。

(12) 王忬致禍之由爲清明上河圖及世貞弔楊仲芳詩觸怒嚴氏。

以上一些五花八門的故事，看起來似乎很多，其實只包含着

兩個有聯繫性的故事——清明上河圖和金瓶梅。

二、王世貞父子的被禍與清明上河圖

接明史二〇四王忬傳：「嘉靖三十六年部臣言前鎮兵額多缺宜補，乃遣郎中唐順之往覈，還奏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忬等均宜接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兒辛愛數部挾梁額爲鄉導寇灤河……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轄遂劾忬罪，帝大怒切責忬令停俸自劾。五月轄復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逮忬下獄……明年冬竟死西市。忬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帝特簡，所建請無不從。爲總督數以敗聞，由是漸失寵，既有言不練主兵者帝益大悲，謂忬怠事負我。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客又數以忬家瑣事構於嵩父子，湯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

當事急時，「世貞與世懋日滯伏嵩門涕泣請貸，嵩陰持忬獄而時爲謾語以寬之。兩人又日因服賜道旁遮諸貴人輿擣類請赦，諸貴人畏嵩，終不敢言。」——明史卷二八七世貞傳。

王忬死後，一般人有說他「死非其罪」的，也有人說他是「於法應誅」的，他的功罪我們姑且不管，要之，他之死於嚴氏父子之手，却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

——我們要解決以上所記述的故事是否可靠，第一我們先要追

求他和嚴氏父子結仇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最好拿王世貞自己的話來說明。

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傳李公書「……至於嚴氏父子之所切齒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楊繼盛）且論報世貞自揣托所知為嚴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意少為筆削就義之後躬親含殮經紀其喪為奸人某某（按即指况叔祺）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亦為所調其二楊某為嚴氏報讐曲殺沈鍊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押先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徐階）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葦之末渠復大疑有所棄就奸人從中構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先帝（嘉靖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預報賊耗則曰王某恐嚇朝廷多費軍餉虜賊既退則曰將士欲戰王某不肯茲誘既勝雖使曾參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以上三個原因是（1）關於楊繼盛（2）關於沈青霞（3）關於徐華亭始終看不出有什麼書畫肇禍之說試再到旁的地方找去明史一八七世貞本傳說：

「奸人閻姓者犯法匿錦衣都督陸炳家世貞時官刑部搜得之炳介嚴嵩以請卒不許吏部兩擬提學皆不明次年遂出為青州兵備副使」

野獲編卷八惡謔致禍

「王弇州為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行）方總督薊遼姑示伎以防其伎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謔悔之已不能退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詞謂之世蕃益恨望日譖於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顧徐華亭（階）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後分宜因唐荆川閱邊之疏譏切思質再入鄂劍泉（樂卿）之贊決遂置思質重辟」

這是說王行之得禍是由於世貞之不肯趨奉嚴氏和譏毒世蕃可用以和明史相印證所謂惡謔丁元薦西山日記曾載有一則「王元美先生善謔一日與分宜胄子飲客不任酒胄子即舉杯虐之至淋漓巾幘先生以巨觥代客報世蕃世蕃辭以傷風不勝杯杓先生羅以談諧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旁觀者快之」也和清明上河圖之說渺不相涉。

現在我們來推究清明上河圖的本身和牠的沿革考察牠為什麼會和王家關係衍成如此一連串故事的由來。

清明上河圖到底是一幅怎樣的畫呢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九題清明上河圖一詩描寫得很清楚詳細：

「宋家汴都全盛時四方玉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所尚頃城士女攜童兒城中高屋聳雲起百貨千商集成蟻花棚柳市圍春風霧閣雲窗粲朝綺芳原細草飛輕塵馳者若馳行若雲紅橋影落浪花裏振舵撇蓬俱有神笙歌在樓遊在野亦有驅牛種田者眼中若樂各有情縱使丹青未堪寫翰林畫史張釋端研朱吮墨鏤心肝細

窮毫髮夥千萬，直與造化爭雕鏤。圖成進入緝熙殿，御筆題籤標卷面。天津一夜杜鵑啼，倏忽春光幾回變。朔風捲地天雨沙，此圖此景復誰家。家藏私印屢易主，贏得風流後代誇。姓名不入宣和譜，翰墨流傳藉吾祖。獨從憂樂感興衰，空弔瓊州一坏土。豐亨豫大紛彼徒，當時誰進流民圖。乾坤顛仰意不極，世事榮枯無代無！

這圖的沿革，錢牧齋說：

「嘉禾譚梁生携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云此張擇端真本也……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為袁州所鈎，袁州藉沒後已歸御府，今何自復流傳人間，書之以求正於博雅君子。天啟二年壬戌五月晦日。」——初學集卷八十五記清明上河圖卷

按長沙即李東陽，袁州即嚴分宜。據此可知這圖的經過是：

- (1) 李東陽家藏
- (2) 流傳吳中
- (3) 歸嚴氏
- (4) 藉沒入御府

一百年中流離南北，換了四個主人，可惜不知道在吳中的收藏家是誰？推測當分宜藉沒時，官中必有簿錄，因此翻出勝朝遺事所收的文嘉鈴山堂書畫記，果然有詳細的記載，在名畫部宋有：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圖藏宜與徐文靖（徐溥）家，後歸西涯李氏（東陽）李錦陳湖陸氏，陸氏子負官籍，質於崑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

得之。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梁市廛之景，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

按田藝蘅留青日札嚴嵩條記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抄沒清單有：

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縷手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乃蘇州陸氏物，以一千二百金購之，纔得其真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於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

這一條記載極關重要，他所告訴我們的是：

- (1) 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
- (2) 其人以一千二百金問購，纔得真本，卒破數十家。
- (3) 諸家記載中之湯祿禎或湯生行九，其同惡為嚴氏黨犬者有王彪張四諸人。

考陳湖距吳縣三十里，屬蘇州。田氏所記的蘇州陸氏當即為文氏所記之陳湖陸氏無疑。第二點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記吻合。由蘇州陸氏到崑山顧氏的淵源，據鈴山堂書畫記：「陸氏子負官籍，質於崑山顧氏。」兩言所說相同，當屬可信。所謂崑山顧氏考崑新兩縣合志卷二十顧夢圭傳：

顧懋宏字靖甫，初名壽，一字茂倫，潛孫，夢圭子。十三補諸生，才高氣豪，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依從父夢羽蘇州官舍，用薪藉再為諸生。尋東還，遊太學，舉萬曆戊子鄉薦。授休寧教諭，遷南國子學錄，終莒州知州。自劾免。築室東郊外，植棗

數十株，吟嘯以老。

按專主為嘉青癸未（1533A.D.）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他家世代做官，為崑山大族。其子懋宏十三補諸生。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嚴嵩事敗下獄，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伏誅，嚴氏當國時代怡和懋宏相當，由此可知傳中所謂「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一段隱約的紀載，即指清明上河圖事，和文田兩家所記相合。這樣，這圖的沿革可列成下表：

- （一）宣興徐氏
- （二）西涯李氏
- （三）陳湖陸氏
- （四）崑山顧氏
- （五）袁州嚴氏
- （六）內府

在上引的史料中，最可注意的是鈴山堂書畫記。因為文嘉家和王世貞家是世交，他本人也是世貞好友之一。他在嘉靖四十四年（

1565）應何寅之召為檢閱精沒入官的嚴氏書畫，到隆慶二年（1568）整理所紀錄成功這一卷書。時世貞適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湖州，假如王氏果和此圖有關係，並有如此悲慘的故事包含在內，他決不應故沒不言！

在以上所引證的清明上河圖的經歷系統中，很顯明地安插不下王愔或王世貞的一個位置。那末，這圖到底是怎樣才和王家

在傳說中發生關係的呢？按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贋本，余均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於髮，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藉入天府為驛廟所愛，飾以丹青。」

贋本乃吳人黃彪造，或云得擇端摹本加潤刪，然與真本殊不相稱，而亦自工緻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家第（世懋）所。此卷以為擇端稿本，似未見擇端本者，其所云於禁煙光景亦不似，筆勢猶逸驚人，雖小篆，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祇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為真摹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篆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輝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傳題字尤精絕。陸於逗漏處，毫髮駭駭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其第二跋云：「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鑑，搜羅殆盡，而亦不載其人。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祇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畫成進御，或少增損。上時時草創下諸祇候補景設色，皆稱御筆，以故不得自顯見。然是時馬賁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擇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圖，歷四百年而大顯，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已甚矣。擇端他畫余見之殊不稱，附筆於

此。

可知此圖確有真贋二本，其贋本確曾爲世貞愛弟世懋所藏，這圖確曾有一段悲慘的故事；「至勢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這兩跋都成於萬曆三年（1575）以後，所記的是上文所舉的崑山顧氏的事，和王家毫不相干。跋中所言造贋本的黃彪，即留青日札所說的王彪，這一悲劇的主人公是顧懋宏，丑角是湯九或湯裱，權相是嚴氏父子。

由以上的論列，我們知道一切關於王家和清明上河圖的記載，都是任意捏造，牽強附會。無論他所說的是繡川真跡，是清明上河圖或上湖圖，是黃彪的臨本，是王鑿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無中生有」。應該完全推翻。事實的根據一去，當然唐順之或湯裱甚至第三人的行譜或指證的傳說，都一起跟著肅清了。

但是，像沈景倩、劉廷璣、顧廷燮、蔭荃林等人，在當時都是很有名望的學者，時代相去又不甚遠，爲什麼他們都會得「捕風捉影，因訛承訛」呢？

這原因據我的推測，以爲是

- (1) 是看不清四部稿兩跋的原意，誤會所謂「權相出死力構」的事迹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會成一串故事。
- (2) 是信仰野獲編作者的時代和他與王家的世交關係，以爲他所說的話一定可靠，而靡然風從，羣相應和。
- (3) 是故事本身的悲壯動人，由好奇心的攪動，不予考

慮，即據以紀述，甚或替權相補尾，雖悖「求真之謂」亦所不惜。

次之因爲照例每個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丑角在場，湯裱是當時的名裝潢家，和王嚴兩家都有來往，所以順手把他拉入作一點綴，至於有的說他的指證是出於無意，或受賄不及，或素有仇隙的種種異說，那只能怪他們的時代和地域不給他們以一度商洽的機會，閉戶造車的結果當然不能是家家一式的。

後將湯裱的名色大概有些不合脾胃，或者是嫌未免有點太寬他了。恰巧當時大名鼎鼎的唐順之曾有疏參王忬的事跡，王忬之死多少他應負一點責任，所以就革掉湯裱匠而代以理學家了。到了范允臨的時候，似乎又因爲唐順之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做劇本——一捧雪傳奇中仍舊替回了湯裱，在幾百年來，這劇本到處上演，劇情的凄烈悲壯，深深地感動了若干千萬的老實百姓，於是湯裱便永遠留在這劇本中做一位挨罵的該死丑角。

三 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

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觴政：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

……爲內典……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爲逸典……（袁中

郎全集卷十四，十之學故。）

這時尙未有刻本，已極見重於文人，拿牠和水滸並列了。可惜

他只給我們以一個價值的暗示，而沒提出牠的著者和其他情事！稍後沈德符的野獲編所說的就比他詳細多了，他說：

「袁中郎鵬政以金瓶梅配水滸的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1606A.D.）遇中郎京都，問曾有全帙，不日第觀數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劉延白承諸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携有其書，因與借鈔，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推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出則家到戶傳，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詞以對？吾豈以刀椎博泥犂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箠之。未幾時而吳中縣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偏寬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勛則指陸炳，其他亦各有所屬云。——卷二十五金瓶梅。

關於有刻本前後的情形和書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有提述到，單單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著者，他却只含糊地說了「嘉靖間大名士」了事，這六字的含義是：

- (1) 作者是嘉靖時人
- (2) 作者是大名士
- (3) 金瓶梅是嘉靖時的作品

幾條嘉靖時代若干大名士都可適用的規限，更不妙的是他指這書是「指斥時事」的，平常無緣無故的人要指斥時事幹嗎呢？所以顧公燮等便因這一線索斷定牠是王世貞的作品，牽連甚重，造成上述一些故事。

果然這一附會立刻便生了效力，康熙乙亥（1696A.D.）刻的金瓶梅謝頤做的序便說：

「金瓶梅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或云即出鳳洲手，然洋洋纒纒一百回內，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歎。」

到了寒花盦隨筆缺名筆記一些人的時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一直到民國時代的小說考證還認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於王世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乃斷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為賢者諱歟！」

——小說考證二，九六頁。

其實一切關於金瓶梅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客氣一點說是「文人弄筆，不可置信」。說得露骨一點，就是「捕風捉影，造謠生事」。為辯明史實的真偽計，此地給他們以一個總攻擊，把一切荒謬無理的傳說，一起踢開，送還金瓶梅以一個原來的面目。

第一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捉獲住牠的要害點，關於清明上河圖在上文已經證明和王家無關，次之就是這一切故事的焦點——作金瓶梅的緣起和對象嚴世蕃或唐荆川之被毒或被刺了。因為這書據說是作來毒嚴氏或唐氏的，如兩人并未被毒或

無被毒之可能時，這一說當然不攻自破。

A 嚴世蕃是正法死的，幸未被毒，這一點寒花盦隨筆的作者倒能辨別清楚。顧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為王忬死後世貞還去謁見世蕃，世蕃索閱小說，因作金瓶梅以譏刺之。其實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 A. D.）十月初一日，歿後世貞兄弟即扶柩返里，十一月廿七日到家，自後世貞即屏居里門，到隆慶二年（1568 A. D.）始起為河南按察副使，另一方面嚴嵩於四十一年五月罷相，世蕃也隨即被刑。在忬死後世貞方痛恨之不暇，何能親往謁賊父之仇？且事後返里屏居，中間無一日停滯，南北相隔，又何能與世蕃相見？即使可能，世蕃已被放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見？如說此書之目的專在諷刺，則嚴氏既倒，公論已明，亦何所用其諷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責嚴氏之作，亦何庸寫比浮洋百萬言之大作以事此無謂之諷刺？

再顧氏說嚴氏之敗是由世貞賄脩工爛，世蕃脚使不能入直致然的，此說亦屬無稽，據明史三〇八嵩傳所言：

「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見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稟擬，而日縱淫樂於家。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措。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積失帝歡。」

則世蕃之不能入直是因母喪，嵩之敗是因世蕃之不代稟擬，也和世貞根本無關。

B 關於唐順之的。按明史「順之出為淮揚巡撫，兵敗力疾過焦山，三十九年春卒。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何能預寫金瓶梅報仇？世貞以先一年冬從山東棄官省父於京，順之已出官淮揚，二人何能相見於朝房？順之死前王忬半年，世貞又安能遣人行刺於順之死後？」

總之，這些傳說的荒謬絕倫，拙劣疏漏，就是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我們真不懂他們為什麼這樣不高明的捏造，更奇怪的竟會有人一致附和這真是一個奇蹟！

第二，我們退一步假定金瓶梅是王世貞做的，根據的是沈德符的暗示，但是難題接着就來了。這問題是金瓶梅不是一部苟陋的作品，我們要考慮在王世貞的著作生活中，能否有構成如此大作的個空間？這一問題的解答據我的王世貞年譜的編年序事的連接，是不能騰出一個位置給金瓶梅的。次之「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話，假使我們可以把牠牽就為王世貞，那末，我們又為什麼不能把牠歸到曾著有雜劇四種和託名天都外臣編有水滸傳的汪道昆？為什麼不是以雜劇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百穀或張鳳翼？那時的名士多如牛毛，又為什麼不是所謂前七子廣五子後五子續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們有什麼反證說他們不是「嘉靖間的大名士」？為什麼他們一定不能做，一定要把

這榮譽硬送給著述等身為一代文宗的王世貞，爲什麼呢？

第三，我們再退一步承認王世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問題是他是江蘇太倉人，並且是土著，我們有什麼保證可以斷定他不「時作吳語」？金瓶梅用的是山東的方言，他雖曾在山東做過三年官（1557—1559），但是我們能有證據說他在這三年中，並且是在「身總繁劇，盜警時聞」的狀況中，他曾學會了甚至和土著一樣地使用他們的方言嗎？假使不能，我們又有什麼權力使他變成金瓶梅的作者呢！

前人中也曾有斷定王世貞絕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清禮親王昭槤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

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屬雜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尙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兗州山人何至誦陋若是，必爲贗作無疑也。（嘯亭續錄二）

作小說雖不一定要事根據史實，不過假如是一個以史學名家的學者作的小說，縱使下筆十分不經意，也不至於荒謬到如昭槤所譏。王世貞在當時學者中最稱博雅，時人多以有史識史才許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負。且畢生從事著述，卷帙之富爲前所未有，多爲後來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假使是他做的，真的如昭槤所說：「何至誦陋若是！」不過昭槤以爲金瓶梅是贗作，這却錯了。因爲以金瓶梅爲王世貞作的都是後來一般造謠生事的著作

家，金瓶梅的作者從未自身聲明過著作的所有權，在金瓶梅的本文中除掉應用歷史上的背景來描寫當時的市井社會——一般資產階級的放縱的生活以外，也絲毫找不出有作者的什麼本身的暗示存在著。作者既未冒王世貞的名字，來增高他的著述的聲價，硬說他是贗作，豈不太冤！

四 金瓶梅是萬曆中期的作品

小說在過去是爲士君子所不道的玩意兒，尤其是「猥褻」的作品，爲世人所鄙視。因此小說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沒不彰，使後來人迷離恍惚，不能知道這一作品的著作時代。更有若干小說家不但絕對不肯負責任地拿他的真姓名告人，並且要故意淆亂書中史實，極力避免含有時代性的敘述，使人不能捉摸。金瓶梅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品。

但是，一個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時代性的敘述，雖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他不能離開他的時代，他是那時候的現代人，無論他是如何狡猾，在閒談，在不經意的對象，在一件平凡事情的敘述中，多少總不能不帶有現代的意味。即使他所敘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題材，無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現代的零碎生活。我們要從這些作者所不經意的疏略處，替他送回原來所處的時代，這在作者也許要不願意，可是在我們治小說史文學史的人却是一樁必要的工作——把作品和時代關聯起來。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爲一個同情他的後代人所刪削。這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這舉動同樣不爲我們所歡迎。這一事實可以拿金瓶梅來做一例證。

假如我們不能得到一個比改訂本更早的本子的時候，也許我們要被作者和刪節者瞞過，永遠不能知道他們所不願意告訴我們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們得到一個較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在這本子中我們知道許多從前人所不知道的事。這些事都明顯地刻有時代的痕迹，因此我們不但可以斷定這部書的著作時代，並且可以明白這個時代所以有這部書產生的背景和爲什麼這樣一部名著却包含有那樣多的描寫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2. 太僕寺馬價銀

金瓶梅詞話本第七回頁九之十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貫久富家。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裏！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在崇禎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頁）和康熙乙亥本（第一奇書）第七回第九頁）中孟三兒的答話便刪節成：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裏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貫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天衣無縫，使人看不出有刪節的痕迹。

政府向太僕寺借銀子用，這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馬政：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延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奏請買種馬，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買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國家有興作賞寶，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裕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云。

由此可知太僕寺之貯馬價銀是從成化四年（1468）起，但為數極微。

到隆慶二年（1568）百年後定例賣種馬之半，藏銀始多。

到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作首相盡賣種馬，藏銀始達極

盛期。又據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

太僕，則馬價銀歸之。隆慶中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

衡極諫不聽。……「至神宗八年」……久之，太倉光祿太僕

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

則隆慶時雖曾借支太僕銀，尚以非例為朝臣所諫諍。

到了張居正死後（1582）朝廷始無忌憚地向太僕支借；其

內庫所蓄，則斷不肯出。明史張居正傳：

居正當國時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

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

在居正當國時，綜覈名實，令出法行，所以國富民安，號稱小康，即內

廷有需索，亦往往為言官所諫止，如明史王用汲傳說：

萬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光祿太倉，臺臣科臣言之，悉

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

其用途充互市撫賞，方達時傳說：

萬曆五年召理戎政。言……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

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纔二

三耳。

到了居正死後，朝政大變，太僕馬價內廷日夜借支，官暨佞幸，為所欲為，皆以貨利導帝，孟一脈傳說：

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

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

之巧，日新月異。……錙銖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功夫，太僕積銀已空，何選傳：

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

但還搜括不已，姿意賞賜，如張貞觀傳所記：

三王并封制下，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

僕銀十萬充賞。

中年內外俱竭，力斲內庫銀不發，且視太僕為內廷正供，建臣請發

款充軍費，反被譴責，趙世卿傳：

萬曆三十年任戶部尚書。國用不支，邊儲告匱，乞發內庫銀

百萬及太僕銀五十萬以濟邊儲，忤旨切責。

明神宗貪財好貨，至為御史所譏笑，如羅子仁傳所載四箴，其一即

為戒貪財；

十七年獻四箴……傳索帑金，搜括幣帛，甚則掠問官，官有

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貨賄復入，此其

病則貪財也。

再就內廷向外庫借支上推嘉隆作史的探討，明史鄭一鵬傳，

嘉靖初言……今歲反用，往往借支太倉。

劉體乾傳

隆慶初官南戶部尚書，三年改北，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諫不聽……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據此可知嘉隆時代的借支處只是太倉，因為那時太僕寺尚未存，有大宗馬價銀，所以無借支的可能。到隆慶中葉雖曾借支數次，却不如萬曆十年以後的頻數。穆宗享國不到六年（1567—1572）朱衡以隆慶二年九月任工部尚書，劉體乾以隆慶三年二月任戶部尚書，劉氏任北尚書後才疏諫取太倉銀而不及太僕，則朱衡之諫借支太僕銀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後。由此可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即使借支太僕，其次數決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數目亦不能過大。到了張居正當國，勵行節儉，足國富民，在這十年中幣藏充盈，無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憐於張氏之威稜，亦無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詞話中所指必為萬曆十年以後的事。

金瓶梅詞話的本文包含有萬曆十年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以後。

b. 佛教的盛衰和小會

金瓶梅中關於佛教流行的敘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於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這不是一件偶然

的事實，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決不能無中生有捏造出這一個佛教化的社會。這理由正和我們在十九世紀時絕對不能聽見有蘇維埃共和國或中華民國這兩個名詞一樣地明顯。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係，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胡僧頗佔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上。到了嘉靖時代，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立修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一二秘方，便承寵遇，諸宮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往以青詞稱意，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鶴，丹砂，無虛日，朝臣亦天天在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修養或作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殊罰。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給牙牌，躋朝列，再次亦凌視士人，作威福。一面則焚佛牙，燬佛骨，逐僧侶，沒廟產，燬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跡，倒盡了霉。

可是物極必返，到隆慶時，佛道又互為軒輊，道士們或貶或逐，西苑第為廢址，佛教徒賴承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和尚其喧嘩比擬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過到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則為前所未有）野獲編卷二十七釋教盛衰條：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嘖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括正德所鑄佛鑲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

讚，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官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時為佛教得勢時代，嘉靖時則完全為道教化的時代，到了萬曆時代佛教又開始抬頭，一直到最近，道教的勢力仍在佛教之下。金瓶梅書雖然也有關於道教的記載，如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吳道士迎殯，六十七回的黃真人薦亡，但以全書論，仍是以佛教因果輪迴天堂地獄的思想作骨幹。假如這書是在嘉靖時代寫成的時候，決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個地步！

再從時代的習尚方面去觀察，沈德符說：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咸宏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粧台，山坡羊之屬。李崢嶸先生初從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教養三關為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去，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興闢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洞城歌，銀紐，綜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蕩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入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直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

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並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遊惰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相招致。（野獲編卷二十五時尚小令）

金瓶梅詞話中所載小令極多，約計不下六十種。內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綜計書中所載在二十次以上。（見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諸回。）次為寄生草（見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諸回），駐雲飛（第十一、四十四諸回），鎖南枝（四十四、六十一諸回），耍孩兒（三十九、四十四諸回），醉太平（五十二）傍粧台（四十四回），關五更（七十三回），羅江怨（六十一回），其他如綿搭絮，落梅風，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畫眉序，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搖金，一江風，三台令，貨郎兒，水仙子，茶葉香，集賢賓，一見嬌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散列書中，和沈氏所記恰合。在另一方面，沈氏所記萬曆末期最流行的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却又不見於詞話。這可見詞話是萬曆中期以前的作品，詞話作者比野獲編的作者時代早一輩，所以他不能記載到沈德符時代所流行的小曲。

一。太監，皇庄，皇木及其他

太監的得勢用事，和明代相終始，其中只有一朝是例外，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從正德寵任劉瑾谷大用……八虎壞亂朝政以後，世宗即位，力懲其敝，嚴抑宦侍，不使干政作惡。嘉靖九年（1530）

革鎮守內臣。十七年（1538）從武定侯郭勳請復設，在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處各派內臣一人鎮守，到十八年四月仍以彗星示變撤回。在內廷更防微極嚴，不使和朝士交通，內官因之奉法安分，不敢恣肆。根基不厚的大璫，有的爲了輪值到請皇帝吃一頓飯而破家蕩產，無法訴苦。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臺所失意時期。反之在萬曆朝則從初年馮保張宏張鯨等柄用起，一貫地柄國作威，政府有所設施，須先請命於大璫，初元高拱任首相，且因不附馮保而被逐。張居正在萬曆初期的新設施，新改革，所以能貫徹實行，完全是因爲在內廷有馮保和他合作。到張居正死後，宦官無所顧懼，權勢更盛，派鎮守採皇木，領皇庄，權商稅，採鑛稅。地方官吏降爲爲官等的屬下，承其色笑，一拂其意，緹騎立至。內臣得參奏當地督撫，在事實上幾成地方最高長官。在天啓以前，萬曆朝可說是明代宦官最得勢的時代。

詞話中有許多關於宦官的記載，如清河一地而有皇庄薛太監，管磚廠劉太監，花子虛的家庭出於內臣，王招宣家與太監締姻。其中最可看出當時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門慶諸客一段：

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服，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轆，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樣跟隨，須臾都到了門口，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裏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過

酒之時，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卓席，都是備錦綉帶，花插金瓶，桌上擺著饌盤定勝，地下鋪着錦綉綉毯。

西門慶先把蓋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官，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遞讓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首，難爲東家，咱坐了罷。」

於是羅圈唱了個賭，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厮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

一個管造磚和一個看庄的內使，聲勢便煊耀到如此。在晏會時座次在地方軍政長官之上，這正是宦官極得勢時的情景，也正是萬曆時代的情景。

皇庄之設立，前在天順景泰時代已見其端，正德時代達極盛期。世宗即位，裁抑恩倖，以戚里佞倖得侯者著令不許繼世。中惟景王就國，撥賜莊田極多。明史食貨志說：

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極言皇庄爲厲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官戚輩復中撓之，戶部尙書孫交造皇庄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庄。詔所司徵銀解部。

由此可知嘉靖時代無皇庄之名，止稱官地。史又言神宗資子過後，未無不獲。諸王壽陽公主恩最深，而福王分

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閣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廩役，廩養以萬計，漁歛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至萬曆時代，始復行正德時惡政，變本加厲，民不安生。

據此則詞話中所指管皇莊一事，必屬萬曆時。因爲假如是把詞話的時代放在嘉靖時的話，那就不應稱爲管皇莊，應該稱爲管官地的才對。

所謂皇木，也是明代一樁特別的惡政，詞話第三十四回有劉百戶盜皇木的紀載：

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里店拏皇木蓋房……」

內廷與大工，派官往各處採大木，這木就叫皇木。這事在嘉靖萬曆兩朝特別多，爲民害極酷。明史卷八十二說：

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

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九十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誤大工，逮治褫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

萬曆中二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較諸嘉靖年費更倍，而採應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通負至二十五萬。科臣勸督運官遲延

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按萬曆十一年慈寧宮災，二十四年乾清坤寧二宮災，詞話中所紀皇木，當即指此而言。

詞話第二十八回有女番子這樣一個特別名詞。

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刀……」所謂番子，明史刑法志三說：

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優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施褶繫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京師亡命匪徒挾讐視幹事者爲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於檔頭，檔頭視其事之大小，先予之金。事日起數，金日買起數。無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日打棒，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醮酒，亦曰撥醫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多金，即無事，或斬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番子之刺探人陰事放刁作惡如此，所以在當時口語中就稱平常人的放刁挾詐者也爲番子，并以施之女性。據史在萬曆初年馮保以司禮監兼廠事，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爲外廠，聲勢煥赫一時，至興王大獄，欲族高拱。但在嘉靖時代，則以世宗

馭中官嚴，不敢恣，廠權且不及錦衣衛，番子之不敢放肆自屬必然。由這一個特別名詞的被廣義地應用的沿革說，詞話的時代亦不

能在萬曆以前。

d. 古刻本的發見

在兩年前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我們所能見到的是康熙乙亥（1695）畢鶴亭刻本張竹坡批點第一奇書金瓶梅和崇禎本新刻繡像金瓶梅。在這兩個本子中沒有什麼材料可以使我們知道這書最早刊行的年代。

最近北平圖書館得到了一部刊有萬曆丁巳序文的金瓶梅詞話，這本子不但在內容方面和後來的本子有若干處不同，並且在東吳弄珠客的序上也明顯地載明是萬曆丁巳（1617）冬季所作。在欣欣子的序中并具有作者的筆名蘭陵笑笑生（也許便是作序的欣欣子罷）。這本子可以說是現存的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內容最和原本相近從牠和後來的本子不相同處及被刪改處比較的結果，使我們能得到上列的結論，斷定牠的最早開始寫作的時代不能在萬曆十年以前，退一步說，也不能過隆慶二年以前。但是萬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因為在袁宏道的觴政中，他已把金瓶梅列為逸典，在沈德符的野獲編中他已告訴我們在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袁宏道已見過幾卷，麻城劉氏且藏有全本。到萬曆三十七年袁中道從北京得到一個抄本，沈德符又從他借抄一本。不久蘇州就有刻本，這刻本是金瓶梅的第一個本子。

袁宏道的觴政在萬曆三十四年以前已寫成，由此可決金瓶梅的著作最後時代當在萬曆三十年前退以一步說也決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

綜結上文所論，金瓶梅的成書時代大約是在萬曆十年到三十年這二十年間。（1582—1602）即使退一步說，最早也不能過隆慶二年，最晚也不能過萬曆三十四年。（1563—1606）

五 金瓶梅的社會背景

金瓶梅是一部寫實小說，是一部社會小說，牠所寫的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牠抓住社會的一角，儘量暴露小資產階級的醜惡，書中所描寫的雖不過是西門慶的個人，由一個破落戶而鄉紳而官吏，土豪的史的敘述，却已告訴了我們以整個社會的情形。這社會的中堅份子以西門慶為代表，像他那樣的性格，那樣的機詐手段，才能在這個社會中佔住一個中堅的地位。在金瓶梅書中沒有告訴我們那時代的農人生活，但在牠的描寫市民生活的過分渲染時，却已儘量地告訴我們那時農村經濟的衰頹和破裂。

明代的經濟制度是一個畸形的組織。農民是傳統地佔了全社會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們的負擔却和職業的分配成正比例。明代的官吏俸餉之薄，為歷史上所僅見，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

說，
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

正折銀三錢

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方面布按，每月俸祿不到一錢銀子，胥吏則不過十四五文大錢。連維持最低的生活都不夠，故他們除這鉅額剝削農民以外，更有何法！

京官同樣地祿薄無以為生，也只好憑藉權勢去剝削外官，官又同樣地來剝削京官，皇帝除了用刑法，盡錯處藉沒大臣官宦的財產以外，又可以想更多法子，去勒索百姓和官吏，官吏又從而苛求下僚，下僚則仍取之於農民。這樣層層互相剝削，歸根則全出於農民。

除了直系的官吏剝削以外，農民須納夏稅秋糧，須出徭役，在富庶的區域，所納的稅糧往往和實在收穫量相抵，有時還須倒賠，除此外還須受苛捐雜稅的剝削，如運糧，改折，加耗……等等的額外需求，消滅了一切無政治勢力的大地主。農民擁有些小地產的不能不投靠在有政治勢力的大地主之下為家奴，佃戶，甘心去受他們的壓迫，有的連這底廩也不能得到，結果只能逃亡，變成流民。農民所受政府最大的壓迫是幣制的強迫。在開國初政府即發行鉅量的不兌現紙鈔，強迫農民使用。這鈔當然無準備金，結果價格日漸低落，馴致一貫不值一文，政府却似以法令強迫農民使用。并規定鈔為唯一的法定貨幣。中葉改折用銀，在不產銀的地帶，農民無從得銀，不能不將農產品載往遠處以極高的代價易得銀

買來交納政府。這結果農民又新增了一層剝削者，這剝削者是由幣制的更定而新興的商人。

商人階級因為海外和內地貿易的關係，他們手中得存有鉅額的銀貨，他們一方面利用農民要求銀貨納稅的需要，高價將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勾結，售物政府，收回大宗的銀貨，如此循環剝削，商人在無形中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和政府及地方官吏成為農民的三重壓迫者。

西門慶所處的就是這時代，他在這舞台中演一個重要角色，代表他所屬的一個新興階級，這階級利用政治的和經濟的合作勢力，加緊地剝削著無告的農民。

一 在生活方面，因此就表現出兩個絕對懸殊的階級，由個人主義出發而流於享樂主義的上層階級，上自皇帝，下至市僧，莫不奢極，荒淫無度，就過去的歷史事實說：「皇帝家天下」，天下的財富即是皇帝私人的財富，所以皇帝私人不應再有財富，可是在這個時代中，連皇帝也殖私產了，金花銀所入全充內帑，不足則更肆搜括，太倉太僕寺所藏本供國用，到這時也拚命借支，藏於內府，擁寶貨作富翁，日夜希冀求長生，得以永保富貴。一面和他的大臣官吏上下一致地講秘法，肆昏淫，明穆宗譚綸張居正這一些享樂主義者的死在醇酒婦人中，和明神宗的雅片生活正足以象徵這個時代。社會上的有閑階級，更承風導流，夜以繼日，妓女，小唱，優伶，賭博，酗酒，成為日常生活，笙歌歌舞窮極奢華。在這集團的背面的

農民，却剛在另一尖端生活著。因受了過分的剝削，使他們不能在水平線下生活著，流離轉徙，一遭意外，除餓死以外，便只能賣兒鬻女，圖暫時生活。

西門慶的時代，西門慶這一階級人的生活，我們可以拿兩種地方記載來說明。傅平縣志四人道六民風解。

……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而猶存什一於千百焉。……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畏刑罰，怯官府，竊鐵攘雞之訟，不見於公庭。……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尙荒佚，以歡宴放飲爲豁達，以珍味艷色爲盛禮，其流在於市井販鬻，賦隸走卒，亦多纓帽細鞋，紗裙細袴，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嬌聲充溢於鄉曲，別號下延於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風。

雖然地把嘉靖中葉前後分成兩個時代。崇禎七年刻鄆城縣志卷七風俗：

鄆地……稱易治。邇來競尙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飲食器用及婚喪游宴，盡改舊意。貧者亦槌牛擊鮮，合饗羣祀，與富者鬪豪華，至倒囊不計焉。若賦役施濟，則毫厘動心。里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而重俠少年，復聚黨招呼，動以百數，椎擊健訟，武斷雄行。胥隸之徒，亦以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於市官。

所描寫的高業發展情形和社會重心之轉移，及其生活不恰是金瓶梅一書的縮影嗎？

我們且看西門慶和稅關官吏勾結的情形：

西門慶叫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了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第五十八回）

西門慶聽見家中鈔貨，吃了幾鐘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著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車，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關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

西門慶聽言，滿口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得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第五十九回）

和地方官吏勾結，把持內應進奉的情形：

應伯爵領了李三來見西門慶。……李三道：「今有朝廷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著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西門慶聽了，說道：「批文在那裏？」李三道：「還代處

接上邊，沒發下來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到府裏，我也還教宋松原擊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第七十八回）

當時商人進納內建錢糧的內幕

「李三黃四商量向西門慶再借銀子。」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才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裏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

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了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五十兩銀子，那裏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添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裏頭多上些木頭，蠟裏頭

多搗些柏油，那裏查帳去！不圖打點，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才好行事。」（第四十五回）

西門慶不但勾結官吏，并且一般小商人還借他作護符，賺內廷的錢！

在另一方面，另一階級的人，却不能不賣兒鬻女去解決生活的困難。詞話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怕守備那裏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吧！」

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農民的忍耐終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幾十年，火山口便爆發了！張獻忠李自成的大舉動，正是這個時代的反應。

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才會產生金瓶梅這樣的一個作品。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於北平

佳人才子小說研究

(上)

郭 昌 鶴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明清間小說之趨勢

小說是人生的寫照，是人類社會的反映，不惟外界現象所構成的素材必然地受着時代與環境的限制，即作者內在的想像和意識形態也必然地受着時代與環境的影響。因此，各國的小說無疑地帶着牠本國的地方色彩；而各時代的小說也無疑地不能超越牠本時代的特殊情形。所以，小說不但是時間的藝術，也是空間的藝術。

先就時代來說罷：在封建時代的古典主義的文學，決不再產生于新興階級的時代；在新興階級的時代的浪漫主義的文學，決不再產生于資產階級成熟的時代；在資產階級成熟時代的自然主義的文學，決不再產生于共產主義的時代。總之，時代的變動，便決定了某時代小說的趨勢。比如古典主義要着重形式，浪漫主義要重情感，自然主義要着重理智，普羅文字要着重能為人類生活

服務的文藝。

再就環境來說：英國的文學是以英國的環境為背景；俄國的文學是以俄國的環境為背景……我們不能在英國的文學中去找俄國的托爾司太，同樣，也不能在俄國的文學中去找莎士比亞。……總之，各國的環境的殊異，便決定了某國文學的特質，比如法國文學的富于綺麗，德國文學的富于智慧，英國文學的富于倫理，俄國文學的富于深刻與極端性。

復次，我們再將時間與空間（時代與環境）作一個錯綜的關係來說罷：

在中國君主專政的清代所產生的紅樓夢與法國民主革命時代所產生的雙城記絕不相同，同時，紅樓夢與雙城記二者又與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時產生的七個被絞死的人不同。紅樓夢所寫的是翩翩妙曼的十二金釵圍着一位特權階級的風流公子的溫柔故事，雙城記是寫布爾喬亞革命之暴發及法國貴族之沒落。七個被絞死的人是寫俄國革命時統治階級白色恐怖的屠殺政策之慘酷。

小說爲什麼是時間和空間的藝術呢？因爲人類社會是繼續不斷地演進的，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就是物質的生產力，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決定了社會關係。社會關係決定一切意識形態，當然藝術也包括在內。所以，要了解明清間小說的趨勢，決不能離開那時代生產力所造成的社會關係。而明清兩朝乃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片斷，所以說到明清兩朝就非先明瞭那時代的整個中國不可。中國向來是封建勢力籠罩着，以土地資本階級統治的社會中樞爲基礎。歷史上雖有秦皇廢止封建的記載，但不久漢高祖就大封同姓。東西晉諸王列土，唐代的藩鎮專橫，元朝的省道，明的封藩，清的總督，以及民國時代的軍閥，全是變象的封建諸侯。封建制度是一種剝削制度，在隋唐以前，被剝削的是最下層階級的農民。剝削者是天子、公、卿、士、大夫……人。經過幾百年的變化，因爲商業發達，異族侵入，以及戰爭的大混亂，自南北朝迄於隋唐初葉，中國三代以來的農奴經濟社會陷於崩潰狀態，於是變象的封建諸侯——地主和商業資本家繼續統治了中國，被剝削的仍是一切下層階級。

封建勢力籠罩着的明清兩朝，同過去的封建社會一樣，在特權階級統制中的社會基礎上，建築了法律政治和道德。因爲這些全是剝削制度所必需的工具，各時代的學說，以戰國時代的最能代表封建社會的精神。太史公在史記的自序上說：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

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法象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封建時代的刑罰專是用以駕御被剝削階級的，所以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又說「小人學道則易使。」同時倫理也是專被使用了去擁護特權階級，君權父權高於一切。在兩性的關係上也必然的是男子高於女子。

上面的例子很顯明地告訴我們：封建社會的法律是鎮攝臣民的武器；封建社會的倫理是剝削制度的哲學基礎，這哲學基礎是以儒家的學說爲出發點。儒家在當時本是經濟上沒有地位的寄生階級，他們的生活多半倚附着當時的特權階級，所以很自然的趨向於「曲學阿世」以圖生活的固定。儒家的學說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的中庸之道，所謂「中庸」即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所謂「不易」就是「天垂象，」也即是易繫辭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定矣」的自然律。在大自然中必定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抽象「大道」一變而爲「所求乎子者以事父，所求乎臣者以事君，所求乎弟者以事兄」的具體倫理。推之政治就是「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治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這就是封建時代的社會意識。

由此可以知道中庸之道是取法於「天垂象」的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定矣。」此其中「天」「君」「父」本是中

庸之道的創作者，又經儒家加以潤色，加以解釋，於是臣民當有孝的擴大，以孝父母者而忠君；當有身分的擴大，以「不犯上」而「不作亂」。這是以一貫之的鎖鏈，毫無鬆懈。如果倫理稍有罅漏，天子可以用「九族皆株」或「隣里連坐」的嚴刑去威脅臣民；還可以用「御賜田廬」或「旌表節孝」去透按臣民。這樣，一般臣民不但是趨吉避凶，身受者又「荷天寵優渥」，愈是激勵其親上敬長之心，封建的社會秩序因之更加鞏固，而廣大羣衆的思想因之愈益消沉。

在這些牢不可破的儒家倫理與封建勢力統治下的明清兩朝，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面的社會意識：

- 一、確信忠君敬長親上尊孔的信條。
- 二、崇信謀道不謀食的唯心論。
- 三、經於安上重遷喜故厭新的保守與復古的行爲。
- 四、注重宗法社會的「慎終追遠」以「孤老絕嗣」爲違背人的義務。

五、倡興多妻制度，所以國王則可以有「三夫人，九嬪，二十四命婦，八十一御妻」，官有七妻，「民有三妻」。

六、迷信紳豪，士大夫的威權，認爲「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有了這樣的社會關係，與社會意識，明清的政治最高領袖，不消說是君主，而他的代理人便是官僚和地主，地主多半是變相的

講侯，而官僚呢，則都取自科第，科第在表面上雖是有「人人得懷贖自列於有司」的平等口號，而實際應試者都非飽食煖衣的有閒階級長期浸潤於儒家學說之中以圖護得統治階級的意識不可。除這一批官僚集團的文人學士外，明清間的平民是沒法享有這重幸運的。因爲他們的精神在商業資本家和封建地主兩種剝削之下沒有給他們留下絲毫的剩餘。這樣一來，明清的小說必然地被這批文人階級包辦了，他們的意識既硬化於封建社會，而他們又生在明清兩朝所常有文字獄之屠殺事件的恐怖之間，於是那富於苟安性的文人們，更是加倍的安於現狀，所以明清間小說的趨勢就被決定於下列的四型中：

- 一、喜劇的——缺乏文學應有的悲壯激烈的刺激性。
- 二、保守的——缺乏反抗力，懷疑態度與革命精神。
- 三、粉飾道德的。
- 四、服從法律的。

當時社會既是太平無事，小說不過是有閒階級的文人學士用以消磨歲月的玩意。因爲只有他們才有剩餘勞力來幹這「郁郁乎文哉」的勾當。他們欣羨科舉的騰達與顯貴的聲勢，所以他們只會描寫肥胖白哲的儀容，綏帶輕裘的飄灑，規行矩步的儒雅與出口成章的斯文。他們所憧憬的是物質的享受與「皆大歡喜」的團圓。因爲他們只計算怎樣獲得統治與怎樣鞏固統治。所以不但表示對現狀之絕對的滿意，並竭力用巧妙的傳統的說法去粉飾

道德維持法律，然後下層民衆才不會犯上，作亂；而他們的地位，也因此可望萬世長存。

以上是明清兩代的社會意識及其給與小說之影響的分析，下面再研究一下該兩代小說的本身。

明代的小說作品很多，茲舉其最著者分類如次：

A. 長篇小說

一、歷史小說：如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郭武定的英烈傳，鄭元標的精忠傳等。

二、神怪小說：如英承恩的西遊記，無名氏的封神傳，與吳元泰的上洞八仙傳等。

三、淫穢小說：如笑笑生的金瓶梅等。

四、才子佳人小說：如平山冷燕，玉嬌梨等。

B. 短篇小說

五、擬市井小說：如抱壘老人之今古奇觀，馮夢龍之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歷史小說家以羅貫中爲最出色。他的作品都非常活躍。其後的歷史小說，都是摹倣羅派。以至每況愈下，不過備說書人的打諢演講而已。所以謝無量先生的明清小說論劈頭就說：

『莫言小說異篇章，絕妙羅公久擅場。一自胡塵收拾後，詞人多半軟心腸。』

神怪小說只不過虛構神話，增加人民的迷信而已。

淫穢小說以金瓶梅爲最著名，因爲作者能文，描寫個性人情都很透關，雖間雜猥詞蝶語，尙不失爲佳作。其他摹仿金瓶梅的作品，則專寫醜惡的肉感，文筆又異常拙劣，毫無可取處，因經政府禁止，故多失傳。

至於擬市井小說，則更少出色之作，因宋代的市井小說雖間參訓喻，然其目的則在述市井間軼事以資消遣。迨後人擬作，成爲末流，弄說語誠連篇，失去小說真義，盛稱因果報應之說，羨慕顯達佳運，尊崇士人，有如神明，尤覺可哂。

清代小說比明代更爲發達，作品更多，種類更繁，其硬化的程度也更深。因爲明末流寇的騷擾太多，人民因亂極思治，到了康熙雍正間，一般文士，只是歌功頌德，既少追慕前朝，也不排斥異族，又因入股文的桎梏，所以只想與社會妥協着過日子，絕不會做出爲時代先驅的作品來。

清代小說除明代已有之上述五類外，長篇小說還增有下列各種：

一、俠義小說：如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

二、戀愛小說：如紅樓夢等。

三、諷刺小說：如斬鬼傳，儒林外史等。

俠義小說爲歷史小說變格。兒女英雄傳一書，似乎特別提高女權，如性可以中狀元，作兵馬大元帥，而其結果却嫁給庸儒的多妻者，因爲在那麼一個社會意識裡，作者當然很難翻出佛爺的手

心。

戀愛小說以紅樓夢爲集大成之作，如人物之生動，情節之逼真，在藝術上是絕大成功，且能打破一向團圓的結局而爲悲劇的收場，更開明清小說之新紀元。然書中之裝點富貴場面十足的宗社裏會思想，與其他作品並無二致。

諷刺小說到清代才漸漸發達。如清初漸鬼傳、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等，皆用寫實的方法揭穿人類的黑幕，然其資本思想，仍脫不了封建社會的忠、孝、節、義、廉、恥、道德及科舉的顯達。

總之：在明清那種君權高漲，言論毫無自由的專制時代，小說家是很容易與惡社會妥協，即使他不專爲社會辯護，顯形也不過似覺悟而又不澈底的發些空感概而已。有時，則變態的去描寫些奇奇怪怪的超人生活以聊寄其幻想。雖是必然的趨向，小說怎能夠逃出其必然受囿於時間和空間的公例呢？

第二節 所謂「才子書」

「才子書」一名，其性質十分龐雜。第一種是因爲該書的作者，是才子而得名。第二種有一部分因爲書的本身爲才子的傑作，而另一部分則又因該書所描寫之主角爲「才子」而以「才子書」名之。

因作者得名之才子書，其領域甚廣，不拘作品之體裁與內容，

經、史、子、集、小說、戲劇，兼收并容。只消一部傑作，一經名人表彰，即可榮升爲「才子書」。這種才子書的表彰，溢於金聖嘆。下面的作品全是他編輯或品題的。

金氏編輯的才子書，有下列三部：

一、必讀才子書——其內容爲金氏所選之古文等龐雜作品。

二、唐才子書八卷——即唐詩註釋。

三、貫華堂才子書——包含下列各書：

杜詩解

沈吟樓備杜詩

左傳釋

古詩二十首解——一卷

釋小爾

孟子釋——四章

通宗易論

語錄內纂——二題新華林

聖人千案——二十五則

批歐陽永叔詞——十二詞

以上三種書目載日本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

四、金聖嘆所品定的六才子爲：

第一才子——莊子

第二才子——離騷

以上見金聖嘆批第六才子序言。

- 第三才子——史記
 - 第四才子——杜詩
 - 第五才子——水滸
 - 第六才子——西廂
- 第二種才子書即是坊間所通行的『十才子』其名目如次：

- 第一才子——三國誌
- 第二才子——好逑傳
- 第三才子——玉嬌梨
- 第四才子——平山冷燕
- 第五才子——水滸
- 第六才子——西廂
- 第七才子——琵琶記
- 第八才子——白圭志
- 第九才子——斬鬼傳
- 第十才子——爭春園

此十部作品中，以其本身為傑作之才子書為：

- 第一才子——三國
- 第五才子——水滸
- 第六才子——西廂
- 第七才子——琵琶記

第九才子——斬鬼傳

因書中之主角為才子而得名者，如次：

- 第二才子——好逑傳
- 第三才子——玉嬌梨
- 第四才子——平山冷燕
- 第八才子——白圭志

第三節 所謂才子佳人小說

才子佳人小說之含義極為單純，僅限于才子書之一部，即描寫才子佳人者。其外形皆為章回體之中篇小說。每部多為十六回至二十回。其內容為喜劇的才子佳人之戀愛史而點綴以文雅風流功名遇合。這種小說起源于明末及清順治間。極盛于雍正乾隆，終清之世不絕。到民國初元才一變而為鴛鴦蝴蝶派之香艷小說。

此類小說在外國反較中國為有名。清初海禁始開，即有教師名巴烈者譯好逑傳（又名俠義風月傳）為英文，譯名『恩愛夫妻』The Affectionate Pair 用為歐洲人初學中國話的基本教科書。其後遂譯者更多，茲列舉如下：

- 好逑傳英文譯本 Paris: "The Affectionate Pair"
- 法文譯本 G. D.: "Arey: Hao-Khson [Chouan]"
- on "La Femme a couplet"

玉嬌梨法文譯本 *Cham Julian: "Yu-Kiao-Li"*

on "On Les deux Congnes"

英文譯本：梨慕沙譯（譯名詳）

平山冷燕法文譯本 *Sarah Julian: "Ping-Chan-Lang-Yen"*

on "Les deux Jeunes Filles Seigneuses"

才子佳人小說之故事結構與思想大都千篇一律，不外與下

列之敘述類似：

某公子年少才美，七步成詩，以擇配過苛，二十未娶。某日出遊，忽于某園百花深處遇一女郎，驚為天人。與之語，嬌羞不能自仰，惟脈脈含情，以詩挑之，不拒，遂訂白首。女郎蓋某顯宦女，年方二八，秀麗穎慧，并擅詩詞，以字內才難，猶深閨待字，見生風流雋逸，方自慶得人——會某奸臣聞女絕名，百計求為子婦，搆陷多端，有情人因之備經艱苦。後生忽中狀元，奸人伏誅，生乃奉旨與女成婚。生三子，蘭桂騰芳，夫婦壽登九十，無疾而逝。

才子佳人小說蝴蝶媒之編者青溪醉客說：「天生才子佳人原有一定之配合，是真才子自然與他一個真佳人，造化一絲不苟。」作者理想中的才子佳人真如專制時代的愚夫愚婦理想中的「真命天子」一樣，不但是一種「超人」或與「膏粱子弟商賈之兒，屠販之子」有天壤之別，并且是世上唯一無二的真才子。「天之涯」有此「真才子」，造物必須于「地之角」生一個乃至三

五個「真佳人」在陰錯陽差中配給他。其內容可歸納為數點：

一、有真才子必生一個真佳人；二、因緣是天定的，而結合的形式却是不違禮教的自由戀愛；三、初會多在後花園或廟宇中；四、好事多磨；五、結果是大團圓。

才子佳人小說之存在者，有四十九部，目存書亡者一部，共計五十部。茲依其年代先後排列如次：

1. 玉嬌梨——存，後詳。
2. 好逑傳——存，後詳。
3. 快心編——存，初集五卷十回，二集五卷十回，三集六卷十回。二回題「天花才子編輯，四橋居士評點」。
4. 鐵花仙史——存，後詳。
5. 平山冷燕——存，後詳。
6. 兩交婚小傳——存，共十八回。題步月主人訂，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本，題「新編四才子二集」，序後署「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
7. 金雲翹傳——存，共二十回。題清心才人編次，有「聖嘆外書」，「貫華堂評論」字樣。日本寶歷甲戌鮑載目著錄。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本有序，署「天花藏主人偶題」。
8. 麟兒報——存，共十六回，未題撰人。日本寶歷鮑載目著錄。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本有序署「康熙壬子（十一年）孟秋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因疑該人即此書作者。

9. 玉支磯小傳——存，後詳。

10. 畫圖緣——存，後詳。

11. 定情人——存，十六回，不分卷，不題撰人，序署「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

12. 飛花詠小傳——存，十六回，不題撰人，序署「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日本內閣文庫大連滿鐵圖書館有此書，吾國未見。

13. 賽紅絲小說——存，十六回，不題撰人，序署「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巴黎國家圖書館及大連滿鐵圖書館有此書，吾國未見。

14. 燕子箋——存，六卷十八回，題「玩花主人評」不題撰人，序署「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日本內閣文庫及大連滿鐵圖書館有此書，吾國未見。

15. 人間樂——存，十八回，未見刊本，石印本題「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

16. 情夢折——存，二十回，題「薰水安陽酒民著」，「西山瀟菊散人評」。

17. 玉樓春——存，有廿回及廿二回本，內容相同，題「龍邱白雲道人編輯，穎水無緣居士評點」。

18. 春柳鶯——存，四卷十回，題「南軒馮冠史者編，石虛拈飲」。

潛夫評。在國雜誌卷二引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本有序，尾署「康熙壬寅（元年）秋八月吳門拈飲潛夫題」。

上三十部為順治康熙間作品。

19. 鳳蕭媒——存，四卷十六回，題鶴市散人編次，潭水漁仙點閱，步月主人訂。日本寶曆甲戌船載目著錄。其國內閣文庫有藏本，吾國未見。

20. 蝴蝶媒——存，後詳。

21. 終須夢——存，四卷十八回，題兩岳道人編，青谿醉客評，步月主人訂。日本甲戌船載目著錄。其國內閣文庫有此書，吾國未見。

22. 五鳳吟——存，後詳。

23. 引鳳簫——存，四卷十六回，題「江樞半雲友輯，鶴阜菱絡生閱」。日本寶曆甲戌船載目著錄。日本內閣文庫及大連滿鐵圖書館均有此書，吾國未見。

24. 巧聯珠——存，後詳。

25. 錦香亭——存，後詳。

26. 鳳凰池——存，十六回，題煙霞散人編，封面題云「續四才子書」，卷首有序，署華茵主人漫題。

27. 金石錄——存，二十回，不題撰人，序署靜恬主人。

28. 水石錄——存，六卷三十則，題稽山李春榮芳普氏編輯，雲

間幕空子鑒定。

- 29 雪月梅——存。十卷五十回，題鏡湖逸叟陳朝慶山編輯，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巖詳釋，頤上散人邵松年鶴巢校定。

30 駐春園小史——存，詳後。

31 離合劍蓮子瓶——存。三十四。不題撰人。

32 野叟曝言——存。二十卷，一百五十三回，夏敬渠撰。

33 增補野叟曝言——存。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僅有光緒壬午申報館有排印本，未見刊本。

以上十五部為雍正乾隆間作品。

34 合錦迴文傳——存。十六卷，不分回，題笠翁先生原本，鐵華

山人重輯，今所見惟嘉慶刊本，每卷之尾有素軒評語。

35 西湖小史——存。四卷十六回，題山谷氏蓉江著，雪庵居士

評點

36 聽月樓——存。二十回。不題撰人。

37 三分夢全傳——存。十六回，題瀟湘仙史張士登撰，羅浮橋

客何芳政評。

以上四部為嘉慶時作品

38 梅蘭佳話——存。四卷十節（不稱回）題阿閣主人著。

39 白圭誌——存，後詳。

以上二部為道光時作品。

40 夢中緣——存。十五回，無隸李子乾撰。以上一部為光緒時作品

41 二度梅全卷——存。六卷四十四回，題惜陰堂主人評閱，封面又題天花主人編。

42 金蘭筏——存。四卷二十回，題惜陰主人編輯，綉虎堂主人

評閱。

43 驚啼夢——存。六回，題天花主人編次。大連滿鐵圖書館有此書，內地未見。

44 五美緣——存。八十回。不題撰人。

45 綉屏緣——存。四卷十九回，不題撰人。

46 意外緣——存。六回。不題撰人。

47 蕉葉帕——存。四卷十六回。不題撰人。

48 霞箋記——存。四卷十二回，不題撰人。封面又題為『新編

情樓迷史』

49 戲中戲——亡。比目魚卷一曾引其目。

50 風箏記——存。八回。不題撰人。即笠翁風箏誤傳奇改作。

以上十部編著年代不明。

第二章 才子佳人小說代表作的敘錄

第一節 引言

根據上面的統計，我們於是知道所謂才子佳人小說者，雖然起源於明末，絕於清季，而其極盛時期則當為清初及雍正之際。自此以後，則猶強弩之末，即令偶有名著，亦難免受囿於前人，而不易擺脫。

作者因事實的限制，在上述五十種作品中，選出足為代表者十二部以供參考，此十二部代表作所佔的時間自明末以至清末，略當西歷一六四三前數十年至一九〇〇年，其間約三百餘年之久，為研究便利起見，特將牠分期如左：

啓蒙時期：明末清初，約當西歷一六四三前後數十年。此時期內的作品共選四部，為玉嬌梨、好逑傳、鐵花仙史、平山冷燕。

第一極盛時期：順治康熙間，當西歷一六四三至一七二二，計約八十年。此時候內的作品共選二部，為玉支磯、畫圖緣。

第二極盛時候：雍正乾隆間，當西歷一七二二至一七九六，計約八十年。此時間內的作品共選五部，為蝴蝶媒、五鳳吟、巧聯珠、錦香亭、莊春園。

衰落時期：道光以後，西歷一七九六至一九〇〇之間，約百年。此時期作品選一部，為白圭志。

關於此種代表作的選擇，均以下列三個條件為標準：第一為作品產生的時期，第二為作品在讀者間的影響，第三為作品流傳的區域。例如極盛時期當選者六部；啟蒙時期次之，共五部；而衰落時期則僅一部而已；又如玉嬌梨、好逑傳……等列於坊間所選之才子，平山冷燕……等之遠渡重洋，畫圖緣、鐵花仙史……等之板本最多，則又因其適合於第二或第三個標準而當選。各代表作敘錄列後。

第二節 玉嬌梨

本書以所敘佳人——白紅玉、吳無嬌（紅玉避禍時之化名）盧夢梨——之三名字中，取其末字綴成。坊間又名「第三才子」，合刻天花藏七才子書題「三才子玉嬌梨」題「荻岸散人編次」後署「天花藏主人題」。作者姓名不可考。本書當為明末清初之作品，因平山冷燕有天花藏主人順治（十五年）戊戌序，麟兒報有天花藏主人康熙壬子（十一年）序。本書為章回體，二十回，題詞單句七言，題詞後有七言律詩。中間至焦點多用詩詞，每回之末亦有詩。其所敘故事如左：

金陵太常正卿白太玄，繇居女紅玉，年方二八，容華絕世，博覽群書，擅詩詞。某日，白公宴客，賞菊與權臣楊廷詔口角，負氣入內，拒題詠菊詩，女聞，立諫父此，「長安險地，幸勿以詩酒買禍」，並代題之。

廷詔知紅玉才，求爲子媳，畏其子愚魯見拙，乃賄星士使預爲吹噓，並百般粉飾其子，然終爲白公窺破，婚議不成。會上皇陷虜，朝中求不辱之使，楊廷詔舉白公，欲陷之虜庭以洩憤。公託玉於內弟吳翰林而去。吳伴以玉爲己女，挈歸金陵，因己女名無艷，故改名無嬌。

吳偶遊靈谷，遇一少年書生，人物俊美，又見其詩絕妙，署名爲蘇友白。

蘇生金陵人，家貧幼失恃怙，負才名，新以案首入學，吳聞其未娶，大喜，即遣媒以紅玉許之。生依言媒，竊窺紅玉於後園，既至，忽聞侍兒呼小姐看燕，見一女郎探首出，睨之，服飾都麗，而姿色平庸，非紅玉乃無艷也。生遂辭婚約，吳怒甚，囑學官革去生秀才，時太玄回朝，衣錦還鄉，學官遂徇吳氏之請。

生功名既失，乃閉戶苦讀，一日奉叔命入京，至某村，欲卜婚於某術士，因宿靜心菴，菴爲太玄所建，因微聞玉才名，慕極，輾轉不成眠，午夜月明，乃起床散步，至一別墅，聞有二人吟哦聲，詞意鄙俚，生不覺失笑，二人驚，延生入，語相投契，閒談中，告生以紅玉之才之美，並近以新柳詩擇婿。二生一名張軌如，一名王文卿，庸流也。

生因於彼二人處賭紅玉新柳詩，嘆服其才，技癢，立和二絕。次日，軌如竊生詩獻太玄，更賄司關勿爲生通報，軌如因其詩，極爲太玄所重，延課養子，其窺其實，生留連未去，如因得常

窮其詩以自飾，白翁不知也。以如貌奇醜，深爲紅玉侍兒嬌素不滿，私告玉，玉惡其貌而愛其詩，終日鬱鬱，思一睹如面爲快。因私入園，隱花下，忽見一美少年，以爲如也，狂喜急歸，厚責嬌素不忠，素不服，視入園，果見一美少年，探知其爲友白，並載如竊詩之原委，歸以告玉，事以大白。素將玉所擬詩題試生，生一揮而就。玉喜，遂與私訂終生。然不便白諸父，因囑生入京，浼其舅吳珪爲媒，生不審其舅寄寓，問於故人蘇友德。德知生與玉有密約，因生北去，已則冒名求吳珪作書爲媒，德見白翁，翁使與軌如比試。二生相晤，各知對方隱秘，互相嫉誚。詩題出，二生下筆無從，燕尾之服，終不能掩脚。乃同逸。友白之真象，如得水落石出也，惜又遠去，白翁以無法尋訪爲憾。

生北上，行經山東鄒縣，被劫，窮途落拓，露詩於旅，甫擲毫，鄰樓似有人窺，殊覺佳麗，翌日，生方徘徊於旅舍門次，一美少年翩然來，才十五六，自言名盧夢梨，謂有妹昨於樓頭窺見生美，願附囊殼，生喜諾。婚約既定，夢梨厚贈生金珠以爲旅費。

生入京，其叔乃以之爲子，乃代懇吳珪爲媒求玉。生一面應試，中進士，即南旋再訪夢梨，至鄒縣，已屋是人非，問鄰人，盧氏並無青年公子，悵然至金陵，拜太玄，爾時，翁已易姓名赴西湖求才婿，生亦易姓名之焉。

先是夢梨本爲女子，與太玄原係瓜葛，因家遭禍，乃投寄太玄，因與紅玉聚首，二人極爲投契，因約並效英皇，以事友白。

一日，太玄於西湖某寺遇少年才士，極爲敬愛，乃二女妻之，二女乍聞，均相顧錯愕，後知柳生即友白，釋然大喜焉。

第二節 好述傳

本書作者爲擁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則婚姻起見，作本書以見志，並以警世，而頌本書才子佳人之結合，爲「真好述中之出類拔萃者」，故名之「好述傳」。題「名教中人編次，遊方外客批評」。全書共四卷十八回。所叙故事如左：

鐵中玉，號挺生，丰姿俊秀，任氣敢爲，因慎重婚事，故二十猶未娶也。父英，官御史，有敢諫之名。中玉藏修家中，以感於比干諫而死之事，遂去家之京。將以大義勸父，無圖因骨骸而買殺身之禍。

中玉離家二日，錯過逆旅，遂赴一村中就宿。是夜，於寄宿之村婦家得知本村章秀才佩之未婚妻爲大央侯所奪，章生憤而投河，被救未死。次日，中玉途中見章生，慰藉備至，兼以古押衛自任。

大央侯者，功臣之裔，倚皇家勢，魚肉平民，有私宅曰養賢堂，乃欽賜禁地，非奉旨不得入。章生年幼聰穎，秀才韓愿以女妻之，係好女子，尙未親迎。韓愿家京中，女爲大央侯見，遣豪奴索之去。中玉父英知其事，遂上疏劾之，事下於刑部。大央侯乃將韓愿父婦藏匿養賢堂中，不得證。鐵英遂以毀謗功臣，欺枉君

上罪下獄。

中玉至家，母乃以父被誣事泣告，乃至獄中視父，並勸父請旨緝兇，飭無論禁地，旋得密旨准奏。中玉遂先至齊化門外，單騎直入養賢堂，搜出韓愿夫婦及章佩之未婚妻。鐵英繼至，遂雪韓夫婦冤，而置大央侯於法。

自是而後，中玉遂名噪京中，訪者日不絕踵。鐵英慮之，遂命

中玉漫遊天下，因至山東。時，歷城有女子水冰心者，爲兵部侍郎水居一之獨女，才貌胆識，世罕其儔，爲父母所鐘愛。居一因所薦大將侯孝之故，被謫邊庭，冰心遂獨自留居，經紀家事。叔水運者，惡人也，因受賄，謀以冰心竈同邑過氏子。過氏官學士，其子習成豪華，無所用心，日惟冰心是念。冰心屢以術拒之，漸以暴力相加，竟藉父勢迫府縣尹爲之作伥。冰心終係女子，被迫至公堂，自分必死。適中玉遊至此，值之，悉其事，以理曲縣尹，冰心得免於難。

中玉既救冰心，過氏子恨之甚，賄逆旅主人以謀之。中玉大病，因冰心常使侍兒侍之也。知爲奸人所謀，不避嫌疑，迎養於家，中玉得以痊可。

中玉冰心以禮相待，運疑其有他，屢使侍兒伺之，終無所得。過氏子不知信也。竊商之縣尹而令門子單祐竊窺之。中玉既愈之，冰心設宴款之，以帳相隔，盡賓主之禮，道契闊敬慕之懷，終席無他語。單祐以告縣尹，縣尹爲之動，轉欲殺之。

水運見冰心中玉之相善也，欲撮合之，告之冰心，冰心不允，告之中玉，中玉憤，不辭而去。縣尹備駕迎之，亦以冰人自任，中玉亦却之，竟去。

中玉途中遇東鎮李氏逃妾，欲送之歸，爲追者所及，被誣爲盜，執赴縣尹，縣尹代雪其冤，中玉遂行。

中玉既去，過氏子仍不能忘情于冰心，遂又託新任巡按馮瀛出示主婚，冰心無計，遂遣僮水用持書進京，陸奏已，則面見馮瀛，誓以一死，馮瀛無法，又出示約束，土豪強婚。

中玉知巡按之助虐也，隻身再至歷城，至冰心家，始見禁止強婚告示，不見冰心而去。過氏子聞中玉至，思有以報復之，乃往拜中玉，中玉不得已，趁其亡而回訪之，遂被留宴。過氏子早已邀其同情數人作陪，席中以細故激中玉，并豫伏家人以擊之，殊中玉力大，挾一人而去，并未受辱。中玉出，先將始末訴諸巡按，過氏子終未得逞，而中玉又返大名。

侯孝失機之後，繫獄已久，某日，三法司奉旨審訊，中玉途次用之，知爲將才，力保之，得旨帶罪之功，肅清邊廷，水居一遂得以復職，後升尙書。中玉是秋文戰得捷，官授編修。

水居一因感于中玉力保侯孝，使已得以復官，又愛中玉之才，遂與鐵英姻聯秦晉，但中玉與冰心均因夙昔既曾相救于危，又曾養疾于家，恐成今日之好，至彰昔日之過，遂至百端拒阻，不奉親命。

過學士爲子所感，遂私結權閥，仇太監欲陷中玉于不義，中玉不得已，贅于冰心家，但終以往事未白，不肯同宿，過學士聞之，乃賄囑御史葛謬，參劾中玉，謂中玉與冰心乃係先姦後娶，有違名教，旨下歷城，章佩將前尹門子單祐竊窺事上奏，上爲仇太監所蔽，令中玉等自奏，中玉等奏上，上遂知中玉雖贅冰心家，但至今仍未同居，遂使后驗之，冰心確係處子，乃賜二人重結花燭。

第四節 鐵花仙史

本書作者好奇，書名叙事皆欲不凡，鐵花仙史者，鑲言古劍，花言美容，仙言蘇子宸也。使才子佳人掩映于三者之間，題雲封山人編次，一嘯居士評點，卷首有三江釣叟序，疑即作者之一，其姓名不詳。全部二十六回，所叙故事如左：

王悅錢塘人，有祖遺理劍園，風景甚佳，就中以玉芙蓉爲最出色。因該園曾埋王氏先人遺劍，上鑲芙蓉二字，遂生玉芙蓉。某年王悅與其好友蔡其志在園中玩賞，至花落方別。

其後，王悅子儒珍與蔡女若蘭同年月日生，王蔡二人相遇于都中，兒女已在襁褓，遂約爲婚姻，兩乘往還愈密。

儒珍七歲能詩，長成風流儂儂，亭亭玉至，十三四與同窗陳秋麟同入泮。儒珍有結義兄弟二人，一爲秋麟，一爲蘇子宸，錢塘知縣蘇誠齋之侄也。陳王皆爲才子，蘇則文武兼長。

某年秋，麟借寓埋劍園，晝與友人賞玉芙蓉賦詩，入夜，秋麟遇一女子甚艷，自稱符劍花。後屢至。一夕，暴風雨拔去芙蓉，乃絕。一該女乃芙蓉精也。

後王悅死，儒珍又不第，家道衰落，其岳蔡其志嫌其貧，欲以女改適夏元虛。夏為世家子之無行者也，若蘭不願。

時陳秋麟已中解元，急謀于密友蘇紫宸，託媒得之。擬臨時歸儒珍本人，而若蘭不知，竟易男裝私逃，為紫宸之叙蘇誠齋所收養。

夏元虛無賴，有妹瑤枝美而慧，且賢，與秋麟相愛甚篤。因秋麟伴娶若蘭事，破其婚姻，恨甚，無如之何，乃遷怒其妹，時加譏訕。會天子選妃，元虛竟陷之，應點選入京，中途舟破，幸亦為蘇誠齋所收養，與若蘭極相得。

會誠齋招儒珍為西席，其岳蔡其志晚年孤寂，召儒珍來，養為己子，亦登第娶誠齋之女馨如。

秋麟後聞瑤枝逃至誠齋處，即往求婚，誠齋拒之。一夕，瑤枝自來，乃偕逃。此時紫宸已平海有功，忽厭繁華，棄官仙去。一日，忽遣故人陳王二人書，言真瑤枝尚在其叔誠齋處，借秋麟者，芙蓉妖也，并教二人五雷法治之，妖即逸去。誠齋乃以真瑤枝許秋麟。

一日，儒珍至蘇氏岳家，忽睹若蘭舊婢，甚驚，誠齋乃知所收女實儒珍原聘，故亦以若蘭歸之。各遂夙願，富貴終老。

第五節 平山冷燕

本書書名為所叙四才子——平如衡、山黛、冷絳雪、燕白頰——之姓所合成，坊本題為第四才子書。合刻本「天花藏七才子書」則一題「三才子玉嬌梨」，一題「四才子平山冷燕」。兩交婚小傳「天花藏序云：『平山冷燕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一誠，則當時之稱「四才子」本當指平山冷燕四人而言，非為品目。坊本之稱「第四才子」，正與三國志稱「第一才子」，西廂稱「第六才子」同，是後來的變化，決非原意。本書作者通行本題「天花藏批評」，「荻岸散人編次」，（一作荻岸山人）清盛百二抽堂續筆談謂張博山十四五時，私撰小說未畢，父執某足成之，據李詩鑿又以爲秀水張鶴山勻所作，不識誰是。關於本書之時代，魯迅小說史略將牠歸入明人作品。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本有序云：「順治戊戌（十五年）立秋月，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則此書當為明末清初之作品。本書為章回體，二十回。題詞為單句七言。題詞之後有詞一首，以咏嘆全章故事，中間緊張之情節亦用「正是」引出五言古詩或七絕句一首，使語氣加重，或為含道德、報應等語。其所敘故事如左：

先朝（未詳何朝）隆盛之時，隆天監正堂官奏壁流光散滿，天下，天子大悅，詔求真才，方宴羣臣，見白燕一雙，盤旋飛舞，因命義臣賦白燕詩以紀盛，羣臣以不能對。大學士山顯仁獻其十齡之女山黛舊作詩云：

夕陽憑弔素心稀，

遁入梨花無是非。

淡去休從鴉借色，

瘦來只許雪添肥。

飛回夜色還留影，

啣盡春紅不洗衣。

多少朱門誇富貴，

終能容我潔身歸。

上見大悅，即召入面試，見黛容華絕世，態度疎閑，更喜，賜賞有加；中有玉尺一支，諭「以此量天下之才」；玉如意一個，則「文可以指揮翰墨，武可以扞禦強暴，強長成擇婦，有妾人強求，即以此擊其首，擊死勿論」云。又賜御書扁額「弘文才女」一方。其父爲貯玉尺，特建「玉尺樓」一所，又作黛藏修之地。黛以是名振長安，求詩著者車馬盈門。

有故相之子晏文物者，官一目，跛一足，因求詩失禮，黛以詩嘲之。晏怒，謀于權臣竇一國及自命爲詩翁之食客宋信，上疏爲山女「假才狂妄，譏笑士紳」，天子立命博學老臣五人至玉尺樓與黛比試。黛一揮而就，老儒竟苦索枯腸，誣者被罪，黛名愈彰。

黛以家無詩婢爲嫌，宋信爲投機折節，屈奉山氏故，乃赴揚州爲黛物色之。

揚州錦石村有農民冷大戶之女絳雪，慧艷絕倫，八歲能詩，至十二更學貫今古，欲以考詩擇婿。時宋信以才子自標榜，因請受業于宋。見宋拙狀可哂，乃以詩嘲之：

一支班管千斤重，

半幅花箋百丈長。

心血吐完終苦澁，

髭鬚鬚只尋常。（見第六回）

宋見辱，恨甚，思陷之，陰使官廳迫買絳雪獻山氏爲婢。冷氏素裕，豈能令其愛女爲人執役賤。然女向父云：

「孩兒生此窮鄉，那有才美之人與結絲蘿。兒想京師天才故都，才人輻輳之地，每思一遊，苦於無因，此行正中兒意。」

山府雖宰相之家，然只有籠中鸚鵡，那有籠中鳳凰……兒五年十年，當衣錦還鄉爲父親爭氣」（見第七回）

雪果成行。一日，至東汶上縣，于蒼林秀木中，瞻禮關子祠，旋題詩于壁而出。

有洛陽子子平如衡者，年方二八，以不服試官，棄正冠而作汗漫遊。適于是祠門次與雪邂逅，驚爲天人，及入祠見其題詩，復嘆其才。惜翩然鴻去，只識其署爲「維揚十二齡女子冷絳雪」之芳名而已。

雪至山府，自顯其才，頗獲黛之敬愛，結爲姊妹。絳雪詩才，以黛故聞於天子，上賜爲「女中書之號」以備顧問，并加伊父冷新

爲中書。』上因見女子中尙有此奇才，男子豈能多讓，遂下召羣臣，欲羅致天下才士以備徵召。

如衡至雲間，訪得才人燕白領家世富貴而才學過人，遂與訂交，時相酬和。詩爲吏部公子張寅竊去，冒充已作獻于山氏以求婚。平如衡閱子祠舊句亦載于張寅集中，有情人竟致顛倒。適宋信竊山黛詩爲己作以獻燕平二生，事洩，二生藉知山黛才華，思至玉尺樓一較，遂不應徵召，私行入京，比至山宰相已辭歸林下，乃悵然留都中。

一日燕生郊遊，見巨園宮麗輪奐，園門大敞，靜無聲款，遂入。步至一花叢中之畫閣下，忽一窗啟，見一麗人探首出，容光冶艷，凝睇視生，旋窗掩人杳。生銷魂之餘，題詩于牆，見斥于小童，未及署名而出。

麗人者，山黛也，黛既親燕生，又見牆上留句，知爲才人，益喜。乃和詩于牆而塗去原作。翌日燕生復來，見詩以爲麗人屬意于己，狂喜訪之，知爲山氏別墅。

二生謀先以詩獻于山翁，揚言至玉尺樓較才。黛知二生才懼，乃化名爲掌書侍妾，二人亦化名爲趙縱錢橫。分二處入試。山黛考如衡，絳雪試白領，唱和再三，二生竟屈。惶惶然出，怯見山翁，不辭而遁。二女亦爲兩生才華驚倒，方對試時，黛也知錢爲如衡，雪亦識趙即白領。黛稟其父，遣使遍訪二生未獲。

張寅既竊平舊句，復至玉尺樓下應考，雪窺破其竊詩

醜態，遂與黛在樓上作詩嘲之。寅在下聆喚聲，意已作入，還狂喜登樓，黛大怒，持玉尺欲擊斃之，寅叩首乞赦，卒以雨塗汚文赦之。寅恨甚，訪得錢趙二生與山黛唱和詩，乃浼禮官奏于朝，謂山黛假量才之名，在玉尺樓與蕩少淫詞倡和有辱天子御書，且傷風化。事發，平避禍遁。途遇拔才之宗師，力勸二生應天子徵召，二生固辭。

返里入試，既中解元，閑遊揚州，訪得絳雪父，如衡內澆知府爲月老，納聘而去。

山黛既失錢趙二生踪跡，乃定計書昔日粉牆之和詩于扇面，使蒼頭售之市以冀求之。適二生來京應試，一見狂喜。殿試畢，二生以張寅案被拘入朝，天子親審。張寅既親二生，即燕平又告其欺君之罪。上見二生器宇超羣，怒息，經二生據實呈明，張反坐。榜揭，俱中進士，上大悅，立點燕爲狀元，平爲探花，並由天子主婚，使黛配燕，雪嫁平。結婚之美滿，實備極于人間……

第六節 玉支磯小傳

本書以才子用「玉支磯」爲聘禮得名。備研究者爲北平圖書館清代鈔本題「步月主人作」。日本寶曆甲戌鮎載目著錄。各本皆題「天花藏主人述，有兼題「步月主人訂」者。全書六冊二十回，體裁同玉橋梨。

據鄭振鐸先生調查，本書題「烟水散人編次」，「烟水散人」爲徐

震，清初人，窮愁不過，老而著書，灑跡園闌間，所著有女才子傳及小說等，自謂「風月主人，煙花總管，檢點金釵，品題羅袖」。本書所敘故事如左：

浙江青田縣某村有一瀑布，有銀河直瀉，素霓凌空之態。是地景物幽絕。一老叟名管灰林，下侍郎也。方題即景詩，苦索未就，忽爲一村童譏之，謂其師長孫無忝，年未二十，作詩速如宿構，翁年高如此，抑何構思遲滯若是耶？翁聞而異之。

翁有女彤秀，字青眉，才美絕世，以苛于擇配，十六未字，聞村童語，亟隨村童往訪之。

塾師年甫弱冠，不衫不履，器宇出塵，求其詩，一揮而就，與談經史，妙緒如流。題其姓名，則長孫無忝，字肖曼，滄州人，父故青田令也。父爲官清廉，家赤貧，生因設館養母，淹留異鄉，二十猶未入洪門也。（按：明清鄉試，須在原籍）

翁歸，以生詩示彤秀，秀慕之，商諸父，請資助生歸里，然竊恐其不受。

會翁幼子雷業師逝，乃重金延生入西席，既入，端謹好學，愈爲翁重。

同邑秀才強之良，與肖曼爭管氏西席，失敗，仇之，知翁聘生有招東床意，愈嫉。邑中有天官子卜成仁者，急色兒也，強之良因力頌彤秀才美於成仁，使立求爲婦。卜成仁素無賴，管灰欲拒之，碍於卜天官之勢，乃商諸彤秀，秀定計與卜成仁對致詩

詞如卜敗則罷婚議。至日，貴顯群集爲證，彤秀作詩，題至立成，如長江大河。卜成仁下筆不得，怨彤秀題難，逼來賓代作以飾羞，衆會意，皆以「不能」對。至肖曼席，逼愈急，肖曼慨然應之，一揮而就。卜成仁慚急逃去，歸即設計劫彤秀，先請其父卜天官起用管灰，召入京。管知計，固辭不得，恐赴任後弱女無依，強往得逞，謀於彤秀，使肖曼訂婚，生以家藏古玉支磯爲聘禮。支磯，鎮紙也，秀作「玉支磯詩」以答聘。事竣，管灰即北上。

管灰即行，成仁囑縣宰誣生竊縣庫中玉支磯，捕入獄，限三日還庫。及期，秀使人以賄物進，縣令不識，受之。成仁以爲聘禮已失，肖曼婚約無據矣。于是再用離間計，使強之良誘生至某村卜氏別墅，卜強二人媚以甘言，誘以酒肉，力言彤秀醜陋，使解婚約，願以某妹卜紅絲嫁之，留二日，始拜歸。更遣媒媪告秀，謂生已另聘紅絲，勸秀改字成仁。秀慧人也，早瞭其計，思戲之。長孫，書痴惑也，于卜氏言，然爲人忠厚，歸即據實告于秀，秀爲詳釋奸人毒計，並教以戲卜成仁之方。生大悟，更佩彤秀之才。無何，成仁購出縣庫中玉支磯，還之肖曼，強之用以聘紅絲，生謂當日聘管氏時，渠曾作玉支磯詩一首，今日退去前約，亦須得卜女另作一詩爲佳。成仁求遍青田，無一能者。忽見紅絲揮毫題詩，極敏捷。成仁喜出望外，因素不知其妹能詩也。成仁乃誘乃妹于無意中題玉支磯詩，以之答肖曼聘，生愛而受之，匆遽中以假玉支磯爲禮，然堅不欲退彤秀詩。

秀利用卜氏媒姬至卜府揚言成仁已字紅絲事，女與繼母聞而大怒，斥成仁不常用此美人計以敗乃妹名，索回紅絲所題句。

肖曼未退還形秀詩，秀得藉詞以絕卜氏，卜怒，遂斷然處置，先請其父卜天官遣調管灰出國，乃設席郊外，以誘肖曼而擊斃之。甫下手，忽來乞兒一羣，奪食席上物，紛擾中，肖曼遂得逃歸。——乞兒乃形秀遣去解圍之僕人也。肖曼以白衣易受辱，乃回鄉應科舉，途中又為卜氏加害，幸投入水中得免。

肖曼去，成仁夜入管府，強欲招親入堂，形秀戎裝，明燭按劍以待，先請成仁簾外就坐，責以大義，卜出言非禮，秀拍劍大罵，使僕擁卜出，復以劍擬之，卜駭，扣頭得釋歸。

卜心猶不死，次晚，又去。秀仍仗劍然燭以待，卜出語卑劣，徒逞無賴潑辣之舉動，秀怒極，自刎死。紛亂中，燭滅而復然，見秀臥血泊中，卜喪胆逃歸，驚懼成疾，終霄夢屢，蓋恐形秀陰魂為厲也。——實則形秀以佯死避禍耳。

肖曼屢試皆捷，中進士，忽聞秀死耗，一慟幾絕。雖草草殿試，然卒點榜眼。欲為秀復仇，苦無人証，乃請旨完婚，籍收證據。卜天官知其子逼死形秀，恐事發，乃亟請權貴為媒，擬弄假成真，以紅絲代形秀。成仁聞肖曼奉旨歸娶，大恐，亟求縣尊向秀弟雷說項，願以紅絲代形秀，求勿告發。父兄之命，紅絲亦無如何也。

秀素知絲才美，欲結之為閨中良友，乃使弟迎絲來見。既至，二妹一見如故，情逾姊妹，並矢志效娥英焉……

第七節 畫圖緣

本書才子以畫圖二幅而成就婚姻與功名，故名「畫圖緣」。原本題「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重刊本題「步月主人訂」。全書四卷十六回，所叙故事如左：

溫州秀才花棟，字天荷，年幼才高，春遊天台，遇一老人，授以畫圖。生披閱之：第一幅為兩廣山川圖，極詳盡；第二幅為一貴家花園，花木亭榭，異常富麗。

時廣西峒蠻作亂，兩廣總督商國寶奏請下詔求才，花棟得地圖之助，應詔赴廣，受監軍職，獻奇計。以總督寡斷，小人進讒，計不行，怒歸。

行數日，途次見一花園，信步入，方詫其與畫圖所繪者似。俄一老僕來，延入書室，縹緗滿架，問其主人，則故京兆尹之幼子柳路，年方二八，因學弱詐財，避禍外出。花棟憫之，因作詩贈主人，方擲筆，忽差役數十，擁擁而入，指花棟為柳路，拘之去。棟泰然至縣堂，縣尹以謀死業師罪柳路，棟力辯，縣尹服。棟並擊退學弱，且挽縣尹出示護柳宅。學弱賴秀才被革去衣冠。

柳路字青雲，有學生姐藍玉，貌酷肖，俱有大才。惟姐長詩詞，弟長舉業。姐弟感花棟高義，又愛其詩，惜棟被總督召回，未得

一晤。

柳路乃椒裝入粵訪花棟，相談甚得，成莫逆交。

一日，柳路在花田遇一少艾，娉婷嫵娜，顧盼含情，柳路甚愛之。迨探玉人消息，則趙監軍女紅瑞，才色兼至者也。

瑞亦遣家人探柳，家人誤以花棟報，蓋當時花與柳正對飲花下也。

柳路居粵中月餘，欲返時，花棟以總督倫安寡斷，一如往日，乃棄職偕柳私逸，至柳宅，柳以師事之，誼甚篤。柳路漸知花棟未娶，陰欲為藍玉作伐。柳路本不能詩，常倩藍玉作以贈棟，棟奇之，約某日聯句以覘其究竟。藍玉化男裝，棟不知也。相與對作聯吟，玉詩才之敏，造句之妙，令棟折服，路此後不敢復談詩詞。

一日，柳路晉省鄉試，忽有馬將軍自粵中來求見花棟，謂紅瑞自見君子，焦思成疾，其父乃請總督為媒，願聯秦晉。

棟久欲為路物色花下美人，今良機既至，乃暫用已名為納聘紅瑞，路歸，棟僅告以代聘花田女郎，路亦為棟代聘其姊，而易姓名為藍玉。

一日，馬將軍來見花棟，奉總督書，謂峒亂更急，求其即歸，棟鄙總督為人，又以父病，不去，且還故鄉。既至，馬將軍又來告急。

光是花棟聘藍玉禮，即天台老人所賜圖書，玉終日把玩，早蓋平賊之策，乃擬計，密封錦囊中，使馬將軍面授總督，昌為花

棟所遺。總督依其計，賊遂平。

花棟歸家後，即應科舉，中解元，忽接報謂「花棟因遺計討平峒賊，封兩廣總戎。」

花棟探知藍玉所為，乃椒裝赴任，趁道完婚。婚後遂携藍玉姊弟至粵，時柳路亦中進士也。既至廣東，趙將軍不敢責其先婚柳氏，以婿禮待花棟，棟受之，柳路難安，然懼于總戎威，無如之何。繼而，花棟大肆舖張，準備婚禮，然無一言及柳路，路尤極踴。

吉期至，使命柳路迎新婦，路大喜，婚後，紅瑞始知柳實為花田人，大喜，一時傳為佳話。

其後，花棟封大勳侯，藍玉封為一品夫人，柳路為知府。一日，忽天台老人再再來，與花棟語片時，入一破廟而沒，察之，泥中得馬援將軍碑，花棟厚報之。

第八節 蝴蝶媒

本書主角才子佳人，因蝶之指引而配合，故名。題「兩岳道人編，『青谿醉客評』，『步月主人訂』，全書四卷十六回，所敘故事如左：

蔣青巖隋人也，才華風度，曠絕古今，父本陳朝大司馬，論國祚沉淪，隱遁西湖，旋卒，母亦繼亡。生繼先人遺志，終日詩酒自娛，無意騰達，年廿三，自誓非絕色女郎不娶。

生慕湘東名勝，與知友張澄江顧躍仙作苧蘿之遊。某晨，生偶出散步，彩蝶羣飛，樂而隨之，數里，入一巨園，隨之入，見二婢擁一絕色女郎撲蝶而來。女見生風流倜儻，神情俊逸，不忍以非禮入園斥之。并因婢韓姐之議，使之賦詩，女詫其詩敏捷，生亦得讀女自題扇面之詩，知伊固才女也，因格于禮教，匆匆道別。

嗣生訪知遇艷之園，即姑丈華中葵隱居之所，華為陳朝刺史。生疑所遇即其表姊，乃備厚禮往拜其姑父母，華有三女，均盛服出見，最長名柔玉，即園中所遇者，嬌羞不能自仰，幼為掌珠步蓮，俱已長成，顏色稍遜乃姐。

生因姑父之請，與張顧同移居華府。自是，柔玉不復得見矣。某夜，踰垣一探玉人，玉拒之。幸婢韓姐為二人通消息。

隋元勳楊素，耳柔玉艷名，欲納為側室，使者登堂，華老因危急中伴認生等三人為婿，以救然眉，卒以三女許之。柔玉適配生，揚頗不甘，召華翁入京，繫之縲絏，生為營救。

三人定計，使蔣生返江南物色麗人以替柔玉，獻於楊素。生跋涉半載，一日，經某村，大雪方霽，見一少婦涕淚縱橫，且吟且掃雪院中，所吟率皆自嘆命薄之詞，生超視，貌清麗殊絕，因問之，自云良家子，名柳碧煙，墜胡人手為妾，因不堪大婦虐，求死不得耳。生愛之，私訂終身，乃以重金贖之出，伴為柔玉以進楊素，華翁乃得赦。

碧煙之入也，楊素適病，被遣回家，遂歸養于華，華若視如己女。

方蔣生訪艷於江南時，富家女蘭娘在樓頭見生，慕甚，使婢乘夜誘入，居數日，兩情益篤。生去後，蘭娘鬱死，生又在揚州得一美人，名袁秋蟾，太守女也，太守在道上見生美極，強以愛女嫁之。婚期，生炳燭達旦，然愛秋蟾才美，遂締婚約而去。後蔣生中狀元，與柔玉碧煙秋蟾及待兒韓姐四女結婚。妻妾間愛如姐妹，毫無妬意。後棄官隱居云。

第九節 五鳳吟

本書才子（男主角）娶妻妾五人，以金鳳為關鍵，故名。題「雲間嗷嗷道人著」，「古越蘇潭道人評定」，而日本寶曆甲戌始載，日本亦有題「步月主人訂」之文，後署「古越蘇潭道人題」。今北平圖書館藏本目錄題「鳳吟樓新刻續六才子書」，全書四卷二十回，所敘故事如左：

明嘉靖間，浙江寧波府定海縣養賢村官祝廷芳之子祝琪生，年少才美，十六未娶。因避家中俗累，與盟友鄭飛英、平君贊同寓青蓮菴讀書，飛英義俠，君贊奸險。是年四月八日菴中舉行「浴佛會」，鄉宦鄭清借女雪娥赴菴禮佛，見琪生所題壁上詩句，大加讚賞。旋與琪生及君贊相值，雪娥美艷，琪生君贊皆一見鐘情。臨去，雪娥無意遺所佩金鳳釵一支，為琪生

所拾翌日，巷中一落魄壯士，焦熊字伏虎，綽號紅鬚者，因博債爲羣小所辱，琪生舉囊代付，并授金勉其祛邪務正焉。

雪娥見琪生歸，遂噩夢魂顛倒，侍婢輕烟及素梅可見，亦賦友也，亦無以慰其愁思，閒坐無緒，乃繪觀音大士像以自解。圖成，澤清欲爲求一名士爲之題讚，而琪生竟爾入選，琪生運其才思，題成佳句，益博澤清之喜。澤清老而無嗣，因挽琪生來寓其家。

琪生得雪娥所遺鳳釵，玩撫不置，每當花晨月夕，則更捉釵凝想，以寄相思。一日，爲素梅所見，歸告娥。娥遣索之，而梅遂爲生所狎，生乃得因之以致情于娥，酬和數四，終不得近。使素梅之於深夜掩入，娥既聞，時娥之父所，而生迫狎他婢，輕烟而去。次夕再至，遂訂白首之盟，琪生書童夜起，不見主人，滿園驚呼，遂破將圓好夢，生駭懼，遽染疾，飛英君贊來問，瞑眩失知，雪娥遺書，遂爲君贊所竊。

君贊得詩，乃設法以駭琪生，謂生與娥事已敗露，生無已，逃匿君贊家，君贊乘機夜至娥室，以詩挾娥，被辱而歸，病于客舍。生視贊疾，與贊妹婉如相值，如秀美，生還以鳳釵，遂相愛悅，異時獨夜操琴，生掩入，竟訂終生，婉如堅貞，使婢絳玉代已。一日，生與絳玉并坐，爲贊所知，遂啟謀殺之念。

贊勸生夜探雪娥，復囑家童莽兒伺殺之。生先返家，被阻於母，莽兒竟誤殺鄭氏，戚子戴方成，戴氏訴之，娥父因以繫獄。

贊知生未及于難，乃賭大盜馮鐵頭，誣爲同夥，生亦陷于縲。

娥父繫獄日久，娥售素梅以補營救之資，梅遂入贊家，時贊已將絳玉迫賣于某氏。

初琪生脫紅鬚之厄，紅鬚展轉爲盜，夜劫鄭氏，獲雪娥，知生與娥父冤，乃劫獄以救之。

生得輕煙力，與鐵頭越獄，生父乃被捕，時娥父亦已解府也。紅鬚破獄之夜，不見生與娥父，乃救瑞菴而出，于是菴與娥以翁媳禮見于紅鬚寨中。

當娥被劫，菴被捕，烟乃至菴家，以媳禮見生母和氏，紅鬚劫獄時，合城大火，烟借姑逃出，至常州，宿關帝廟，題詩于牆，爲城中執袴子所見，迫爲妾，時鐵頭過見之，識爲獄中救琪生之輕烟，遂出養于呂城戚家。

生後易姓，僱于烟所題詩之廟，見詩和二章。

紅鬚劫獄後，贊家移京，以婉如進嚴世藩，素梅來間逃，如遽奔投河，爲飛英所救，時飛英已成進士，授雲南臨安推事，遂携眷偕如之任。

梅既逸，喬裝鬻畫以訪生，至常州，見關帝廟，烟與生之題和，大慟，問寺僧，亦不得生之行踪，乃和詩于壁而去。生歸，見梅詩，遍訪不獲，一病經年。

娥父解府後，被赦歸，躬身訪娥，至此廟見壁間題詩，遂與病。

後之琪生相值，以岳婿禮相見，各道哀苦，同行歸里。

絳雪被擄後，至常州，主人病死，又輾轉鬻于該地無賴子邢國瑞家。瑞仗父勢，無惡不作，獨有季常之懼，對玉卒不得逞。瑞妻韓氏遇甚厚，一日玉與韓氏至關帝廟，見烟，生、梅，三人題句，亦和之。韓氏遣人爲之訪問，不獲。

生翁婿回里，蒼頭以素梅會男裝旋里，復返京中告生翁婿。又上征途，抵京，訪君贊，而贊已赴福州古田縣主簿之任，老傭惟以婉如素梅死耗告生，生聞之，一慟幾絕。一日，遇世交沈文起，御史于途次，御史勸生應試，生化名張瓊，連捷文闈，授翰林院庶吉士。飛英在雲南任中，爲嚴高所嫉，被請解京。中途遇赦，轉道詣常州，因事停泊。婉如遂與鄭夫人同至關帝廟，見輕烟等四人題句，大哭，遂亦題和于後。

娥翁媼在紅鬚處，倏忽四年，紅鬚忽得報君贊以主簿代署名田縣尹，賊私狼藉，遂劫掠古田，斬殺君贊爲生復仇，乃爲大軍所掩，被擒解京。娥翁媼逃出至常州，欲趕及紅鬚囚車，於關帝廟竊候之，又見輕烟等五人詩詠，娥遂亦題和於後。留居于常州。

嗣生謀得南直隸巡按，與鄭翁出京，便服私訪，至常州，知那

國瑞爲惡百端，遂喬裝爲相士至邢家，被瑞識破，禁于深院，夜中爲絳玉救出，置瑞於法，購房產以貯絳雪，以瑞妻韓氏侍之。生再密訪，至常熟酒家，聞隣座構圍，起視，晤馮鐵頭，乃知母氏與輕烟流寓呂城，遂迎於常與玉同居。初素梅訪至淮安，因病滯於逆旅者年餘，痊後，沿街鬻畫，爲莽兒規持，乃賺之市中，值按院駕過，乃大聲呼冤，因與生相見。

時嚴嵩事敗，肅戍邊陲，道經淮安，鐵頭聞君贊妻陳氏隨行，誤認爲婉如，乘火劫至，爲素梅所識，生遣陳氏偕素梅之常，與輕烟等同居。

生事畢返京，於某侍郎所見奏請處決紅鬚，遂設謀救出。無何廣東賊變，南雄府尹鄭飛英死守，求援朝廷，乃任生爲廣東巡撫，兼提調各省兵馬都督，尅日進發，至常州，索夫役甚急，生父亦與充之，同賊行。生父因衰老不堪使，被箠，與賊相抱痛哭，爲生所聞，生始知爲其父與娥，乃遣入送歸常州，輕烟處仍率兵進發。

生至粵，連戰皆捷，解南雄圍，見婉如于飛英處，大喜。
亂平，生挈如之常，遂與家人團圓焉。
(未完)

詩

窗

偶爾投在了我的窗前的，
 是九年前的你的面影嗎？
 我的綠紗窗是褪成了蒼白的，
 九年前的却還是九年前。

曠
晨

遙遠了，遠到不可知的天邊，
 你去尋，尋另一座春的園林嗎？
 我則獨對了蒼白的紗窗，而沈默，
 悵望向窗外：一點白雲和一片青天。

一九三三，九，八。

秋
燄曠
晨

和着微颺，和着落葉的繚繞而前來的，
 還是九年前的你那秋天的哀怨嗎？
 這埋在了土裏的舊哀怨，
 乃種下了今日的煩憂草，青青的。

你是正在旅行中的一隻候鳥，
 偶爾地，過訪了我這秋的園林，
 （如今，我成了一座秋的園林，）
 毫無顧惜地，你又自遙遠了。

是中年人重溫的友情呢，
 是垂暮者偶然的憶戀呢？
 輕輕地，我想去一吻那燈球了。
 灰白的，淡黃的秋夜的燈，
 是誰的和平的笑臉呢？
 不說話，我認你是我的老相識。

叮叮，一個金甲蟲在燈球上吻，
寂然地，他跌醉在燈下了；
一個溫柔的，最後的夢的開始。

靜夜的秋燈是溫暖的。

在孤寂中，我却是有點寒冷。
咫尺的燈，覺得是遙遙了。

一九三三，八，二八。

旅途

曠
晨

那是誰家的高牆頭呢？

粉白的，映着西斜的秋陽的，

垂掛了紅的瓜和綠的瓜，

搖擺着肥大的團扇葉，蒼黃的？

像從遠方的朋友帶來的好消息，

怎麼，却只是疏疏的三兩語？

聲音笑貌都親切，

但是，人呢，呢，人呢？

兩扇漆黑的大門是半開的，
悄然地，向裏面窺視了，
拖着更沈重的脚步，又走去，
太陽下山了，蠅蟲在飛，烏鴉也在飛。

二十二年，十月。

夜鳥

曠
晨

遠處上有燈光，

草堆裏有蟋蟀，

天上有飛過的鳥，

一隻，兩隻，聽：

幾隻飛過了，

招呼着：「嘯，嘯，來——」

天上有黑雲。

樹上有枯葉。

慢慢地，我自向黑暗裏埋，

深些，更深些，

我已經走出多遠了？

更遠處，「啾，啾，來——」

一九三三，九，二五。

湖邊

御風

許多的故事在湖邊

少年的心在明亮的手裏

綠的樹紅的牌坊

曾經散步的地方

曾有多少簪花的首

不羈的笑，在那路上的

那時候成爲月光的目的物的

是少年的肩膀同無涯的緩和

蟲聲了了的

魚兒自眠着

貼地那寸草心

萬千砂石在妥協

十年，幽幽的，夢之國

想起同路人，昔年的首與花

無憂的鳥，三月天

飛來飛去的，掉下零落的史料

綠的樹，紅的牌坊

同情交響的地方

許多的故事在湖邊

少年的心在暗的手裏

錯覺

御風

是何等熟習的足音

在窗外，起落的

這一定又不是別人呵

你慣於在夜裏作些小事的

在弄堂在天井

更夫的記憶

每次是不錯的

你輕輕的步履

在山下山下的小路

遠遠的，遠遠的林

每次是不錯的

草蟲兒認識你的芒鞋

有時你倚着我的臂，在夢裏

在夢裏，你又到遠遠的地方

那環繞客廳的粉繡球，

和你是差不多的年歲的

此刻，那一帶看看到了十年了
十年間，單單缺少你的足跡

今夕你是回到這裏來？

還是打這裏路過呢？

在窗外，起落的

憶，久別的步履

海濱之夜

御風

月光的衝動的海濱

煙與酒迷茫的國土

重量的煙與酒的氣味

因為這是在迷茫的夜裏

這或許是有些人新歡的晝夜

是有些人舊戀的情場也或許的

在開着門的舞館裏，地板上

飄過來每一雙放浪的紅鞋

引起了人們的輕輕的感觸
那是屬於什麼時候的歲月的

我也是想起往昔之自己的
同情然的往昔的心

幻色的手
無燈之廳裏

穿着安閒的晚服的
自己的姊妹

呵，這樣的夜迢迢的海
迷茫的煙與酒的刺戟

我是非常陌生的
而我的夢悄悄的過來

還鄉

「大狗叫，小狗跳。」

卞之琳

阿西他們的聲音也許在搖
窗外的楊柳。

什麼前頭是奔牛站嗎？
還有多少站？——一站，兩站……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電桿木量日子一段段溜過去。

總喜歡向窗外發歎，
小時候我在教室裏
常常把白雲當作我的書案。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真的，火車頭常使我
想起瓦特的開水壺。

「你瞧，壺蓋動了，瓦特哥哥，
我知道你肚子裏有鬼計，
別假裝睡哪！」

奈端伯伯的陸睡，

被一只蘋果打斷了！

「漂在海面上的不是樹枝嗎，
哥倫布，哥倫布？」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可不是，孩子們窗口的天邊
總是那麼遼遠呵。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電桿木量日子一段段溜過去。

那時候老祖父最疼我。

老年人的身體是一隻風雨表，
你瞧他眉頭一皺天就陰了。

又到了什麼站了？

我還記得：「好孩子，

抱你的小貓來，

讓我瞧瞧他的眼睛吧——

是什麼時候了？」

七月初二日夜在北平

古鎮的夢

卞之琳

古鎮上有兩種聲音

一樣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鐘，

夜裏是梆子。

敲不破別人的夢，

做着夢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塊石頭低，

哪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紀。

敲沉了別人的夢，

做着夢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那一塊石頭低，

那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門戶關得最嚴密。

「三更了，你聽哪，

毛兒的爸爸，

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覺，

老在夢裏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過橋，

敲鑼的又過橋，

不斷的是橋下流水的聲音。

八月十一日

古城的心

卞之琳

你可以聽到自己的脚步声

在晚上七點半的市場

(這還算是這座古城的心呢)

難怪小夥計要打瞌睡了，

看電燈也早已睡眼矇矓。

舖面裏無人問的陳貨，

來自東京的，來自上海的，

也哀傷自己的淪落吧！——

一個異鄉人走過也許會想。

得得，得了，有大鼓！

大鼓是市場的微弱的悸動。

十月二十七夜

蘆葉船

卞之琳

古國的涼風
吹落了人手裏的蒲扇，
浸在海裏的人
也該上陸了，
脫下了游泳衣。

留下一兩行足印

在沙灘上

讓貝殼去盤旋吧。

說是沒有海螺殼

頑皮的孩子還夢想

在海上回來的懷裏

聽海呢——

可以害羞了！

這時候只合看黃葉

在水上漂，

不再想

十年前的蘆葉船
漂去了哪兒。

海外的遠客
也厭看遠帆了？

回家

孫毓棠

八月十七日

海上的狂風扯碎了我的船帆，
海上的荒風撼抖着我的桅杆；
海上的腥風撞着艙對我講話：
「船夫，不要怕，我會送你回家。」
兩耳裡黑的浪敲着黑的雲亂吼，
我抬頭找不到一顆引路的星斗，
在墨漆的羅網裏那能辨東西，
船沉入了海底，又飛到和天齊。
我把住舵輪不知該向那方轉，
誰來指點我那是海，那邊是天？
我只聽鹹的風對我笑着講話：
「船夫，不要怕，我會送你回家！」

舞

孫毓棠

在這荒灘上，你儘管跳，
 抖起你的雙臂，急急的點着腳。
 不要問這黃昏海上的濕風，
 怎樣吹，落日的創傷多麼紅，
 半天裏僵死的月亮是多可怕，
 星子的臉都罩上憂愁的面紗。
 你儘管跳，儘管跳得狂，
 （你飛亂的髮，旋風轉着的衣裳）
 別管鹹的風把你怎樣的扯，
 把眼淚埋藏在你自己的心窩，
 教悲哀在胸裏化成鐵和鉛，
 也就只賸這一刻了啊，天！
 你儘管笑，笑這世界的蒼老，
 笑這雲的酷冷，海的蠻山的傲……
 這時刻已容不得你再去想，
 上帝許可你發這末一次的狂，
 你不要懇，你也別說累，
 生命只賸了這一忽兒的美。

你儘管跳，不要等，反正是早晚
 總會枯了海，爛了山，蹋了這天，
 那時你再合上眼永遠去休息，
 世界決不來，決不來驚擾你！

長鳴雞

李文瀛

殺多麼荒唐，
 這提起喉籠的一聲唱！
 揭穿鏽鐵樣夜的嚴重，
 露出東方上一線金光。

權當沒想到：
 殺頭的罪過，
 千門萬戶放出詛咒的毒箭，
 只是你應我呼震天的怪叫。

一輪熾熱光耀的太陽跳出海來。

一九三三，十一，七，保定。

借遊

家雁

黃昏

潛身在水濱，

人的心，

於是也輕輕蒙蒙一層暗雲！

呵，你偷偷的來了！

——要再偷偷地去吧！

你歌着，歌着……

我搖着，搖着……

漸漸

船兒曳過了蘆葦，

我只在想……

有時默數着天邊的星，

槳梢掠着水一聲又一聲。

你似乎沒注意這個。

我猶疑，

我將怎樣解說這次

遊你出遊的意思！

想等你認識了我的偉大，
我將不與世人爲仇了。

狂歌，狂笑，

這是多麼好的機會！

靜穆的園中的一角，

沒人來攪亂我們多思的相窺。

探險的遊行

劉廷芳

珠翠黃金的細霧所籠罩

是三月的繁華世界，

最關情的是碧茵場上

百靈甜蜜激人的歌唱，

試問那一家羈旅的長悲，

抵抗得住三春遊子的心腸？

何處是大澤與豐林？

何處有綠野可倘佯？

放胆去罷，

遊子的心腸，無至慮的心腸！

莫錯過了春風，

窈窕的春風，溫嫩的嬌陽！

趁着今朝，打破了羈旅的傍徨，

趁着春光，享受那探險的遊行，

青春向來不肯做長期的伴侶，

人生最容易相逢那不速的斜陽。

二二，八，廿六。協和醫院

春在天涯

臧克家

就是用了這隻手，

像放一個希望，在春風前

我放一隻風箏飛上天，

影子向高處小，

紅腮邊，從你心裏，

飛來一片得意的笑。

那就是我，一個小無賴，

厮纏在女孩子隊裏，

迷戀在秋千索上，

賊了還要賊，

歡喜透著擺蕩高。

這也還是我呵，也還是春天，

在天涯，在黃昏裏，

一千個記憶開一千朵花，

一閃，都紛紛的落了，

一片是一個黑點，

落在天涯的黃昏裏的心上。

一九三三春天在青島

一束梅花

徐芳

我送你一束臘梅花，

正好給你描一幅畫。

看這一枝多麼靈活，

你要把它畫得瘦長。

看這花絲多麼秀媚，

你要多加一點籐黃。

蕊裏有醉人的香味，

可別吸入你的胸膛。

灣上有無限的情愛，
可別刻到你的心上。
我送你一束臘梅花，
正好給你描一幅畫。

亞當

廢名

亞當驚見人的影子，
於是他就悲哀了。
人之母道：
「這還不是人類，
是你自己的影子。」

二十年三月十四日

海

廢名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紗簾——

「我將永不愛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
花將長在你的海裏。」

搯花

廢名

我學一個摘華高處賭身輕
跑到桃花源岸攀手搯一瓣花兒，
於是我把它一口飲了。
我害怕我將是一個仙人，
大概就跳在水裏湮死了。
明月出來弔我，
我欣喜我還是一個凡人，
此水不現屍首，
一天好月照徹一溪衰意。

二十年五月十三日

妝臺

廢名

因為夢裏夢見我是個鏡子，

沈在海裏他將也是個鏡子
一位女郎拾去
她將放上她的妝臺
因為此地是妝臺
不可有悲哀。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

壁

廢名

病中我輕輕點了我的燈，
彷彿輕輕我掛了我的鏡，
像掛畫屏似的，
我想我將畫一枝一葉之何花？
靜看壁上是我的影。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

雨夜

林庚

看見一個蚊虫
急快的向帳子裏跑去

夜晚的雨聲
在簾前像琴

伴着節拍

飛入了古的城堡

心的羽翼

折壞了嗎？

力的掙扎

聲來了

抓不住那感覺的是什麼

悲多汝的樂譜……

……

簾前的雨聲

少年作家的筆尖響

燭光下

若在夜的深處自然的諧和

註一……乃無字而有五個節拍

註一

夜談

林庚

濃雲悄悄的十五夜
安詳的院落

老年家人談着往事
仍有廿世紀初頁
有己所不知道的
漸淡了臭臭的蚊香
追想宋元堂閣之陳設

「五族共和」還覺得新鮮以
古樸的氣息

紫禁城紅門的自信！

共數次的希望而衰歇！

鄉下人迎神賽會

仍練着大刀……

漸有維新的歌聲

東洋車的皮輪轆過

日影明暗着

永遠的永遠如夢的事！

城中灰色的營幕！

八國兵士踏踐中埋在

土裏的元寶不見了

栢油路上馬蹄聲——

非復中國人之心目！

兩首咏水手的詩

王露芬

(一) 海夜

啊，多少的海員，多少的船長，
他們欣然出發去遠征，
却在這黯澹的天涯消沉！
無情而殘酷的命運呵，
多少曾失蹤在無底的海洋，
在一個無月的夜裏，
在盲目的波濤下永遠埋藏！
多少船主和伙伴同遭滅頂！
暴風刮奪了他們一頁頁的生命。
一口氣吹來，一切都在波濤上四散飄零！
無人知道他們沒在淵底的劫運。
每個浪頭載走了一個勝利品，
這個帶走一名水手，那個一隻短艇，
無人知道你的劫運可憐的迷失者呵，
你漂流旋轉於萬頃陰森的汪洋。

以死去的額與不知名的暗礁相撞。
呵，多少白髮的雙親，抱着唯一的夢想，
在海灘上朝朝暮暮的盼望——
盼望那些不歸的人，直到死亡！

長夜的集會中，有時會提從你。
坐在生了鏽的鋪上，無數歡聚的團體，
有時會將你那佈滿了黑暗的名字，
參雜在嘻笑、歌唱、探險的故事
和從你的情人唇上偷去的親吻裏。
你呀，却正長眠在綠色的海藻深處！

人家問：他們現在何方？是否已在某島稱王？
是否拋棄我們去求更豐沃的樂鄉？——
到後來，連你的憶念也被埋葬。
身軀在水中消失，名字磨滅在記憶裏。
時間，在一切的黑影上注上一個更黑暗的，
在幽黯的海上又投進了幽黯的遺忘。

不久，你的影子便在人們的眼裏消散。
犁田的不仍舊犁田麼，划船的不仍舊划船？

孤零零，在暴風雨戰勝一切的長更，
只有你那白髮的寡婦，望眼欲穿。
有時還談起你們，一面撥動着她們

爐中的與心中的灰燼。

當最後墳墓閉上了她們的眼皮，
再沒有什麼認識你們的名字。
甚至狹隘的墳地裏一塊卑微的墓碑，
甚至秋日裏葉葉飄墮的綠楊樹，
甚至那乞丐在古橋上冷落的一隅
低唱着的純樸而單調的歌詞！

黑夜裏沉沒的海員那裏去了？
你們知道多少悲慘的故事，浪呵！
跪着的慈母所驚悸的不測的浪呵！
潮漲時你們互相傳遞這些故事，
所以當你們晚間奔向我們這裏，

聲音總是這般嗚咽，慘悽！

(二)終

不錯，這些海員——水手和船長

在他們的大海裏永遠消沉……
他們曾經無憂的出發去遠征，
現在死了——絕對和出發時一樣。

算了罷！這原是他們的本分；
胸中沸騰着熱酒，活躍躍的

在全副服裝裏，他們就這樣死去……

——死嗎？……謝謝女伴生來不諳水性
讓她與你同睡：那是你的愛妻……

——他們呢，呵！一夥兒，被浪頭湧起
或消失在一陣旋風裏……

一陣旋風……這可是死嗎？低垂的帆

在水中衝激！——這就叫壅塞（一）……

一陣鉛重的海撲來，於是高桅

與水面相擊——這就叫做沉沒

——沉沒——想想這字罷。你們的「死」字
在船上，在狂颶下，是多麼無色彩……

在掙扎着的水手們偉大的苦笑前
人多麼無意義。走，讓開位子，——

死，這輕率的老怪，已改換頭面；

海……

溺死？——呸！去罷！淡水中才有溺死。

——流呀！身軀與財產！連那年輕的水手
也眼裏閃着怒光，齒間咬着詛咒，

把嘩爛的煙啐向那翻白沫的浪頭，

毫不作嘔的滿滿飲那浩瀚的鹹杯一口，

——有如飲着他們的熱酒。——

沒有六尺的墓穴，沒有填地的老鼠；

他們，他們一直到鱈魚的肚裏去！

水手靈魂並不滲向你們的馬鈴薯，

都呼吸在每個浪頭的起處。

——看那滾滾的白浪滔天；

有如慾火中燒的蕩婦

在求愛時半醉的，鐘情的肚子……

他們就在那裏！——波濤也有低凹的去處，

——聽聽那驚濤怒吼……

這是他們的死忌。——這時光常常來到！

詩人啊，收起你那盲目的歌唱吧！

——他們自有風吹着輓歌爲他們追悼。

……他們不停地在真潔的空間飄流

赤裸裸，綠油油，

沒有釘，沒有板，沒有燭，也沒有棺蓋，

——讓他們流吧，地上的蠢材！

(一) 過于重載的意思。

以上兩首咏水手的詩，第一首是露俄做的。露俄是法國浪漫主義運動的中堅，也是十九世紀中葉歐美詩壇的霸主，他雖是泛神論者，但他相信科學，相信進步，相信人類；他以爲科學終必引導人類進光明之境。正因為這樣，所以他的詩文裏對於人類的現狀充滿了悲憫的情緒。他的意境是包羅萬象的，他的用筆是泛濫奔放的。從氣質上說，再沒有詩人比他更像海的了。所以他也特別愛海，他詩裏所表現的海雖氣象萬千，却往往不免帶着恐怖悲惻音調。世紀故事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中的貧民咏與上面

所譯的海夜就是最好的例。這并不是因爲他怕海，實因他同情于那比一般的生命更無常的水手的命運罷了。

終 (Le Fin) 是海夜的反響。作者是戈比爾 (Taine (G.)) (一八四五—一八七五) 生于法國西部的不列顛。不列顛濱臨大西洋，居民差不多都是水手。戈比爾自然也不是例外。魏爾崙在他的被咒詛的詩人裏——因爲戈比爾也是象徵主義的先驅之一——關於他有這樣一段話：「戈比爾是一個不列顛人，一個水手……可是一個不信天主教而信魔鬼的不列顛人，一個非軍，非商，只狂熱的愛海的水手。他最喜在狂風巨浪中到海上去，非常不羈的駕御這最不羈的馬……」所以終并不是一首故意「標新立異」的翻案文字，而實是作者深切感到的真實的境界。魏爾崙說的「整個兒的大海都在這首詩裏」并不是太誇張的話，他唯一的詩集名黃色的愛 (Les Amours Jaunes) 他死時還不滿三十歲，所以他的詩的造就是參差不齊的。他深惡一切傳統和學派，決不容什麼外來的影響侵犯他的野蠻的個性。他的藝術觀就是：

「藝術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藝術。」

二二，二一，二二三日譯者附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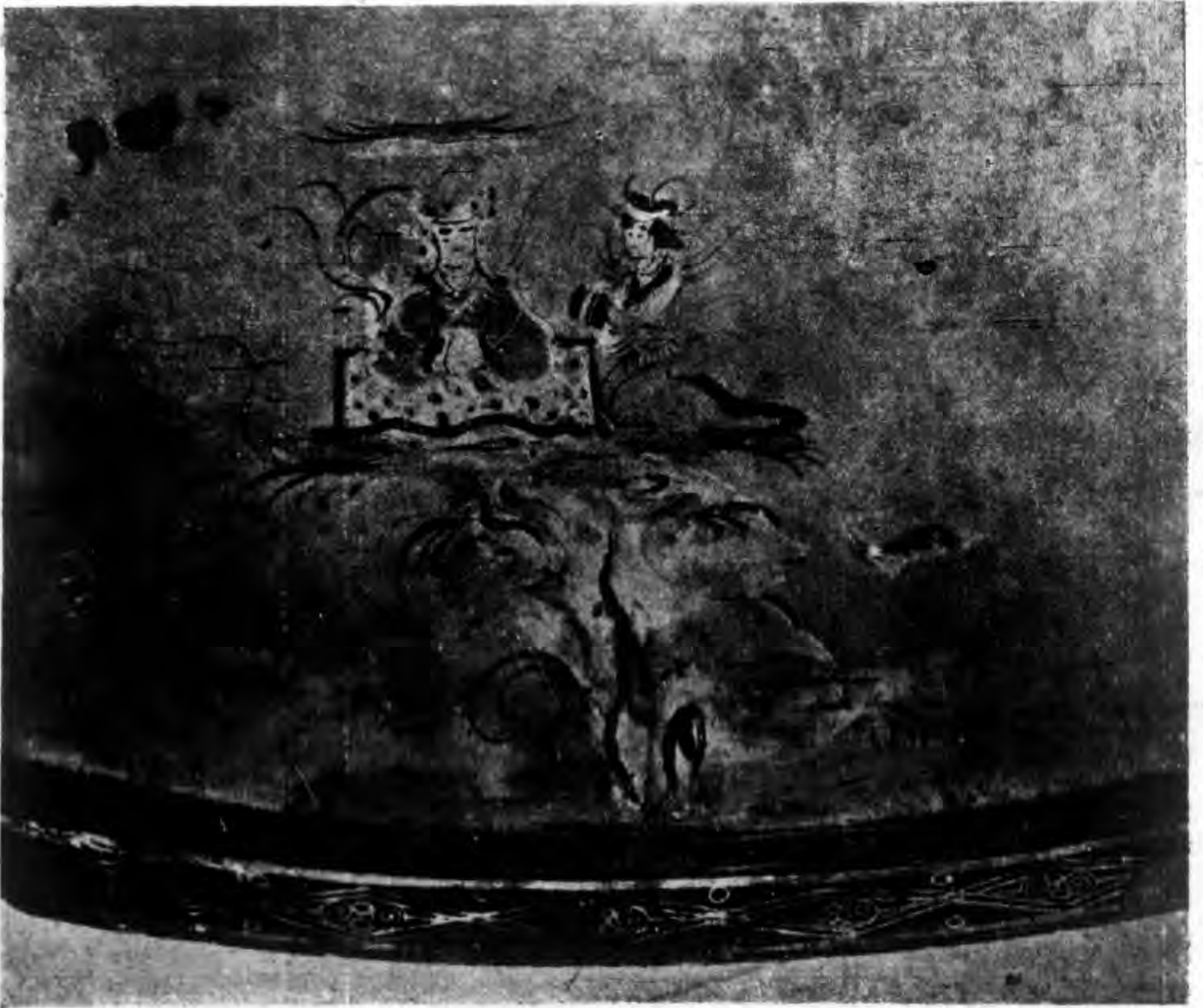


永平十二年龍虎畫像(圖3)



(採自原田淑人氏)

永平十二年神仙畫像(圖2)



(採自原田淑人氏)

永平十二年龍虎畫像(圖4)



(採自原田淑人氏)

樂波玳瑁小匣之人物畫(圖5)



(採自原田淑人氏)

營子城牧城驛古墳壁畫(圖6)



(採自濱田耕作氏)

營子城牧城驛古墳壁畫(圖7)



(採自濱田耕作氏)

三種漢畫之發現

賀昌羣

前此時我在介紹西寧氏 (Oswald Siren) 中國古代繪畫

史的文中 ① 曾提及近年發現的三種漢代筆畫，當時不便細說，最近考古學上除這三種外，還未曾見到有別的新發現。從中國古代繪畫史或美術考古上說，這是一樁很重要的資料。

漢代的畫現在祇有石刻，最著者如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和肥縣的孝堂山，其他散見於山東、四川各地的還很多。武梁祠的畫像，自宋洪适至清翁方綱、畢沅、黃小松、瞿中溶諸人以來，皆有記載。

② 最近法國沙畹、日本關野貞等於武梁祠及孝堂山等處石刻畫像，均有專集印行。③ 東西人研究漢代藝術者，莫不取材於此。

然而都不得到漢代的筆畫。在紙的發明以前（漢和帝時公元八九年一〇六）自然祇有絹畫，但紙的發明雖久，用紙的盛行，則遲至晉初（此層容當別論），故漢畫大概祇有絹本而無紙本。我們據現存漢代石刻畫及瓦甃、鏡鑑、銅器等圖案花紋之繁複的幾何畫形，可推想當時筆畫必亦可觀，否則六朝以後的山水、人物畫，雖與佛教藝術淵源深厚，亦決不能無所承接，便能到那樣的勝境。可惜漢代筆畫至今一無所存，隋唐以來絕無記錄，其原因大抵不外：

一 董卓之亂，「圖書縑帛，席捲西去」，損毀殆盡。二 五胡的摧毀，如劉曜之於晉，侯景之於梁。此猶斑斑可考之事。至於私家度藏之聚散，更難言之。④ 故至唐武后時，六朝之畫已多出於模寫的。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說：

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書，因使工人各推所長，銳意模寫，仍舊裝背，一毫不差。

今倫敦博物館所藏顧愷之女史箴圖，相謂為現存中國畫之最古者，然論者多以為乃唐代模寫之作，則漢代筆畫之不存於今，更無論矣。

本篇所介紹之三種漢代筆畫，是近數年來先後發現的，雖已各有報告，但都散見於東西文書中。如洛陽墓磚之畫，即日本考古學者濱田耕作、原田淑人二氏，據二氏論文稱引所及，似尙未知之。⑤ 而濱田氏之發現，則西洋研究中國畫史之學者如西寧氏等亦未之見。今綜合此三種以介紹於國人之留心漢代史事者。

第一種為洛陽出土之墓磚，上繪男女人物及動物之像。磚為一九二五年發現於洛陽漢墓中，入於巴黎中國骨董商盧木齋之

手，盧氏復經伯希和之婉勸讓與 Demian W. Ross 後存該博物館。⑥ 磚共五件，其中兩件為長方形，均長 2.40 m，高 19.6 cm，為作墓門之用，其餘三件，則在墓門之上，作門拱用者，均為三角形（大小為 75 x 55 cm）一如墓中磚片厚而多孔，磚之兩面皆有畫，其貼於白壁之一面，筆痕已模糊，正面則清晰可辨。

三角形磚上之畫為描寫一虎與熊之鬥爭，二者各作相撲之狀。其人物多執短矛或鞭，大約為驅策此猛獸者，讀漢書李廣傳載武帝使廣孫禹下虎園中刺虎的故事，不禁聯想及之。漢代狩獵之風極盛，見於記載及古器物者，所在多有。長方形之磚兩件，上繪或立或行之人物，畫旨不甚明瞭，大約皆與墓中主人翁有關係之人。前立者多為男性，衣長衣，作談話之狀，其他或作行走，或作調笑之他人之狀（參閱圖 1），此磚反面所繪，除一人似賈珠寶者外，皆為女性，有二少婦飾有頸鍊，其他或作遊戲，或作舞蹈之姿。其圖今不備舉 ⑦。

各磚上人物都以黑線描畫，而於畫底衣著之顯明處，則施彩色，有鮮紅、淡青、薄紫諸色，大多已剝落，筆致極流利準確，絕無滯澀添改修潤之跡。其人物頭首，似皆隨意點綴而成，但姿態情致，活潑有生氣，而女子衣袖之飄舉，栩栩如仙。

關於此畫之年代，無從確知，但以其同墓之出土物與畫風觀之，自為東漢之物，大約與下文所引樂浪及營城子所獲二種年次極相近。蓋在明帝時前後也。

第二種是一九二五年東京帝大文學部在今朝鮮平壤十同

江郡——漢樂浪故郡——發掘後漢五官掾王肝墓 ⑧ 所得。墓中有飲食用具如漆製杯、盤、壺及瓦甕等，有化粧及服飾品如劍、鏡、耳環、釵、櫛等。此畫係在一漆盤上，盤徑一尺六寸八分，高九分 ⑨。其形體漢代石刻畫多見之。此盤周邊有緣如盆形，盤內施朱漆，盤外黑漆，緣邊黑漆地再施朱漆線作幾何書菱形文。盤內近緣邊處之一小部分畫神仙像（圖 2），更於其斜對角配以龍虎之畫像（圖 3、4）。神仙像為黑黃朱綠各色繪成，二仙位於巖上，巖石右下一有麟鹿奔馳，正面仙人端坐於樹下，其右側一大樹，樹葉從龍恰如天蓋，蔭蔽仙人之上，仙人姿態酷似武氏祠石刻畫像及漢鏡花紋中者。又正面仙人髮髻之左右有髮下垂，大約為西王母之像 ⑩。其側立一仙人當為一侍女。所繪衣裳、巖石、樹葉，筆致腕曲，自與漢代石刻畫及鏡紋之趣迥異，龍虎之描寫，亦頗雅麗。盤之內底中央有朱書銘文一行：

「永平十二年蜀西工挾紆行三九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牢」

永平為後漢明帝年號，其十二年當公元六九年。漢代蜀郡（四川）與廣漢郡（同上），皆盛行製作漆器，並置工官監理之，見漢書貢禹傳，後漢書和熹鄭太后傳及鹽鐵論散不足篇。銘文之考釋，可參閱原田氏之文 ⑪，今不贅。

墓中又發現一貼玳瑁之小匣，已破損，但貼於匣身各面之瑁則皆殘存。匣上之漆未盡脫，尚存原形。匣之大，蓋高三寸三分平

方，身高三寸一分平方，如畫與底互相籠合，全高共約一寸五分。內部樣以朱漆，分爲三部作丁字形。匣之外面，除底部外，皆貼琉璃，底塗黑漆。蓋爲四合形，蓋頂嵌二寸六分平方之琉璃薄片，其上有人物畫（圖5），畫爲黑漆細線，綴而雄健，非石刻畫可比。此人物畫之題材，若難解釋，中央有葉狀紋四枚，常見於漢鏡之紋樣，四葉狀紋之尖端，有著長帽裘衣人物各四，鼻甚高，論者謂爲胡人^⑫。漢代有四裔樂，不知此畫之題材是否即此。畫之上段左邊坐二老人與右邊坐二婦人，爲觀胡人舞蹈之圖。下段中央踞坐，頭傾斜，兩手上舉之男子，大概亦爲一種舞蹈姿勢。左旁之二女子，右旁之二男子，亦爲觀舞之圖。此畫全意雖不甚明，但據此，可徵漢代男女之風俗。下段女子之髮髻，彷彿女史箴圖中所繪，可知六朝前後的女子結髮式樣，漢代已有之。

第三種爲一九三一年在大連至旅順間營城子東之牧城驛小車站地名沙岡屯之一漢墓中發現。此外掘得多種明器，皆屬動物之像^⑬。此畫在墓中正室之左右兩壁，所繪爲人物及動物之像。室內底壁有壁畫一大幅（圖6），大約爲墓中主人公之供養圖。圖之左上作捲雲形，雲端現羽翼仙人，對方有單翼鳥翔翔而下，武氏祠之石刻畫多有之，殆爲漢魏六朝壁畫之常格，惟屬何種神話題材，則不能確知。其前立一衣冠之白髮老人，不知爲神抑爲墓中主人公。老人之右下，繪供養跪拜圖，此爲該畫面之第二段。上段戴三山冠佩劍之人物，後有一小侍者。下段繪伏拜跪拜，立拜三人。伏

拜者之前，置几案，上陳食事，其器爲圓筒形，前後有羽飾二三具，要爲供奉死者之酒食。立拜者之後，繪案件四張，當亦係供物。又圖之右方繪羽翅龍形之動物，只現半身。畫中諸人，除侍畫外皆有鬚髯，與洛陽墓磚所繪人物相同。

其次爲墓穴南方過道內，拱壁（*Apse*）繪圓形頭面與兩手伸張之怪物，左右有執旗人物各一人，均有鬚，想爲入口處之護神（圖7）。按我國門神——神荼鬱壘——之俗，多謂起於唐代，以此觀之，或在唐以前也。

此畫全體用墨繪，惟人物之唇、耳、頸及動物之斑點，則施朱色。畫法雖疏簡，而風格實與前二種同，其年代相距想不甚遠。

以上三種漢畫，都發現於墓中，自非出於當時專門畫家之手，或陶人石工之所爲，亦未可知。但據此益可證漢代藝術雖仍爲現實的而亦半想像的，正與漢代文物制度所表現於中國文化史上者相同。又南北朝時代健馱羅（*Gandhara*）佛教藝術未輸入中國以前，中國畫實爲極簡單之線畫，故衣紋無疊褶線，亦不能產生山水畫。然論者多謂漢代藝術如有歐洲希臘時代（*Hellenistic*）與前期羅馬帝國之藝術^⑭，以其上承周代，下啟六朝也。

① 戰大公報圖書刊第二期。

② 洪氏有疑，謂其有兩漢金石記，畢氏山左金石志，羅氏有漢武庫銅畫後攻等。

③ *Rd. Chauvanez,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

entronale. 藤野貞支那山名漢代墳墓表節。

④ 參閱歷代名畫記卷一敎書之興廢條。又若錄漢畫之書，有後漢張翥之述畫記，今不傳，名畫記卷一引之，可見當時繪畫之傳者必不甚少。

⑤ 漢田氏漢代之壁畫古蹟，見東洋美術第十四號。原田氏漢代之人物畫，戰國華第四四六號。按洛陽墓碑之發現，在一九二五年，原田氏之文作於一九三一年，原田氏之文，作於一九二七年，其所編樂浪出版較緩，亦未提及。

⑥ 其詳可參閱參閱 O. Fischer, Die Chinesische Malerei der Han Dynasty, P. 82-3.

⑦ 參閱前書圖版 64-73

⑧ 原田淑人編樂浪第一章，頁二，又第六章頁六九。

⑨ 此據原田氏樂浪第六章頁四二之說，按國華第四四六號原田氏之文，則又謂爲直徑一尺七直寸四分，與此不歸，當依樂浪之說，以其爲定本也。

⑩ 樂浪第六章頁四二。

⑪ 樂浪第六章頁四三。

⑫ 原田，漢代之人物畫。

⑬ 據原田耕作氏之報告（東洋美術第十四號），此項遺物，尙未完全公布，未得知其詳。

⑭ M. Rostovtzeff, Inlaid Bronzes of Han Dynasty, P. 1.

廂與邊

戲劇中謂「這邊」爲「這邊廂」，謂「那邊」爲「那邊廂」，初甚奇之。後讀古詩相逢狹路間云，「音聲何嗶嗶，鶴鳴東西廂」，乃知此語甚古。五代時官制，馬軍步軍各有「左廂排陳使」及「右廂排陳使」，亦此義也。

(類剛)

王國維文藝批評著作批判

李長之

一 導言——王國維在文藝批評史上的地位

假設我們把西洋文藝批評史劃做三個大時期，一是在西洋文藝復興前，二是自文藝復興到現在，三是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抬頭到將來，則王國維在文藝批評史上的地位，應該是第一時期與第二時期之間的。

因為，作了近代西洋資產階級文化開端的希臘文明，隨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之尚未成熟，思想和學術也就全在萌芽和草創之中，那種持色是片斷的，印象的，而多少帶點神秘性的，哲學的著作，如此，文學的理論亦然，這情形在西洋只是文藝復興以前的時代罷了，在中國則是幾乎佔了全歷史一直到了晚近，而王國維對文學的見解和著作之方式，並沒脫掉第一個時代的氣息；文藝復興以後，西洋的科學思想和物質文明，都漸次登峰造極，資產階級的文化已經呈了燦爛光華的奇觀；大系統的哲學思想是有了，偉大的文學著作是多了，在各種學術方面，明晰的概念和確切的術

語是隨了著述的體系而普遍地被採用了，文藝批評也慢慢成功為專家的工作，以思想作為骨幹，由了解作家而漸次剖析到社會的背景上去，由評論單篇作品而漸次建立一般的文學理論，在西洋一直到現在，也還在這一時期裡發展，中國則不過少少接觸了點兒頭緒而已，王國維就恰是這少少接觸了點兒頭緒的一人；從社會進化上看，那以科學的社會主義為理想的社會是遲早要應一般人的要求而實現的，在這社會中，一切文化將憑了過去諸般珍貴的成績而一新面目了，現在剛剛萌芽的新興文藝批評當然，是這偉大的光輝中的一部門，但在中國却還沒有好的堅實的基礎，至於王國維，則更和這無緣了。

就我們理想中的文藝批評家說，王國維實在不過是假若以百尺為標準中的幾寸幾分的光景，然而在中國，我們却不能不說他是數一數二的人物。截至現在，即使我們承認王國維是中國第一個批評家，也並不誇張。他彷彿是中國快要有像樣的批評家的先導，我們不由得不對他施以最虔誠的敬禮。

中國的文藝批評，猶如中國的哲學，大部分仍拘在上古時代，

近代真沒踏上邊兒，學術是討不了便宜的，非急起直追，要在極短的時間之中，也走過人家的路數，不能和近代人爭長論短。王國維略略被了點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這的確是好徵兆，但後人更必由徹底消化和吸收，中國才會有學術上的地位。皮毛的迎頭截擊並不是好辦法，我們必須拚命地吃力地追擊過去，才会有希望。在一切嚴重的局面的中國，學術上也除了奮鬥和努力以外沒有話說，這是評述王國維的文藝批評最大的一個意義。

二 王國維——性格治學的階段和文

藝批評

為明白一個人的見解，先須明白他的為人。

王國維的性格是內傾而矛盾的，身體很軟弱，常喜歡憂鬱，人生問題每每擾擾他的精神；他愛孤獨的沈於思索，而不慣於社交，他的活動全是內心的，外面極其簡單樸素，看了好像一個鄉下人似的，却是一位好學深思的學者，更進一步看，乃是自己衝突，苦悶的神經質的天才。

他像一般的神經質的人一樣，感覺極其銳敏，也禁不住熱情，又好分析自己。他自以為想當哲學家罷，就苦於感情多，難以平靜地用理智組成什末系統；那末想當詩人罷，就苦於理性也不少，太耽於思索，情感也不能舒暢。他一生陷在這樣的衝突裡面。然而，他對於生活，依然得不住是強烈地欲求着的，他要徹底

他要出類拔萃。他那少年時被羅振玉賞識之始的詩：「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氣魄可以見出。晚年臨死時的遺囑，還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話，那種着重於制伏自己的輻強之態也躍然紙上。

他的矛盾，他的苦悶，他的求徹底，結果便不得不出於自殺一途了。那日子是一九二七年，也就是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這位憂鬱性的神經質的好學深思的天才，只不過活了五十歲的光景，便離開我們了！他投水於頤和園。

他的生，生在一八七七年，也就是光緒三年，一個中產人的家裡。地方是浙江海寧，追根溯源了說，却是由河南開封遷去的。父親乃譽是會畫的，後來從事於商業。以讀書的環境論，也不算太好，王國維所有的成就，實在還是由於個人的用功。他頂不可及的一點，便是在作事時也還就同事同學，仍不自己的努力。他沒有長久的學校教育，他的基礎完全在個人。自然，幾次遭遇，特別是羅振玉的相識，對他是頗有影響的。

可是，他治學的變遷，顯然是支配於時代和他的性格。他的五十歲的一生中，有幾次大事變，差不多都和他的治學的變遷相應。他的治學，可以分四期，一是十七歲以前，他沈埋在中國舊書裡，習駢散文，從事於舉子業。十七歲這一年，是一八九四年，也就是清光緒二十年，所謂著名的中日甲午之戰之年，是中國民族很大的一個刺戟，許多人因這刺戟而從古書堆裡驚醒，轉想一下接受西洋

的由資本主義所發展了的物質文明，來救這封建的不調整的農業和手工工業的經濟的社會之創痛，王國維也是這樣的一人，傾向於所謂「新學」。自此以後，他便先努力於工具方面，以二十二歲為始，充分治東西文字，漸漸吸收西洋科學智識。然而性格的關係，終有着力量很大的作用，他那好思索，富感情的性格，却引他到西洋哲學文學路上去了。就西洋的思想中，恰碰到適合於憂鬱性的口味的哲學，就是叔本華（Schopenhauer）的厭世主張。根據這，還參加了些康德（Kant）的美學的觀念，便產生了他第一種文藝批評的著作紅樓夢評論。

受了傳統的弄虛玄慣了的中國人，馬上跑到理工的路上去，是難乎其難的，何況王國維又是那樣性格。所以他自強兵富國的志願，轉而到哲學文學的嗜好上去，我們並不以為怪。但，還不止此：系統的哲學，並不是他所擅長，他有的是銳利的判斷力，靈敏的感性，還加上，豐富的情緒，這就使他四次讀康德才能讀得下，而終於放棄，乃純粹粹粹轉入文學鑑賞的路子上去了，大概從三十一歲起，治學就又換了一個面目。因為是中國人，當然不能忘情於中國的東西，他所致力的，便是中國的詞曲。出其心得，便產生了他第二種文藝批評的著作人間詞話。

已經是辛亥革命的前夕了，局面在動搖，許多維新的人物，眼看真正維新了，並不如自己的理想，便反而復古，頑固起來，林紓是極好的例子。而王國維也是王國維在這種空氣裡，矛盾和憂鬱性

又發作起來，他簡直要埋頭於一種比較死板一點的工作，作為安身立命之地，以穩定自己內心的起伏了，於是他漸漸要擔起艱鉅的學術工作，作了橋梁，而多少仍帶點文藝批評意味的學術著述，是宋元戲曲史。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真正到了，王國維便以這一年，廿四歲，真正從事於死板的艱鉅的學術工作——經史——了。他在少年時厭惡的儒家學說和思想，現在又妥協了。他在少年時傾慕的西洋文化，壯年時致力的哲學文學，也完全放棄，閉口不談了。他甚至把戴那些文章的靜安文集也焚掉。他以羅振玉的影響為最大，研究甲骨文、經書的註疏，古代的典章文物，元代的史學，和西北的地，樣樣都是中國的了。他已經不再譯述了。到了自創的階段，他的治學有了獨闢的境界了。在這十幾年中，他冀求的是安定，他想壓伏他的內心的衝突。然而中國不久又渡入第二次革命的潮流中，一九二四年王國維以溥儀被逐便要自殺了，經人解救而罷。一九二六年革命的潮流釀成，所謂國民革命，這時代和辛亥的光景更不同，辛亥不過是資產階級之要求民主的意義的革命，這次國民革命却是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陣線，攪雜了經濟的社會的意義，對象也不只是本國的軍閥統治集團，還有外國的帝國主義者了，那世界的階級的意味之瀰漫，和由之而生的動搖的景象，自是遠在於辛亥時那末單純的，種族的，民主的運動以上的。王國維用他自己的話講，「經世世變」真有些受不起，在次年，一九二七年，

國民革命的高潮最當澎漲之際，他就死了。

總括了說，他的治學，十七歲以前是盲目的，到卅一歲以前是吸收西洋哲學文學的，到卅四歲以前是治中國純文藝——詞曲的；自此以後，治經史。如果頭一期不算，他只有三時期可說。末他的文藝批評，便在第一期，第二期，第二三期之間。只以文藝批評論，這三個段落，便是下面依次評述的爲之代表的三種著作。不得不再提醒了的，是他這三種著作，是成於一般的急切吸收西洋文化而不甚消化的時代，所以半生不熟的地方，在所難免。

三 紅樓夢評論

這不是一篇多末好的批評文章，因爲在主張上是不完全的，對紅樓夢的鑑賞是錯誤的。然而就文藝批評史的眼光看，却不失爲一篇重要的作品，原故是，他終究在中國超出於前人，而且以我們現代青年的不努力，不長進，也還仍在他後面，並未及他。

第一個長處先是有組織，有系統，這是從來中國文藝批評所沒有的。他首先說他的人生觀，以爲生活只是欲的不已的追求，味永遠是苦的。從人生觀便談到他的藝術觀，他以爲藝術乃是超然於利害關係的假象，可以使人忘生活之欲的一種救濟。能超然於利害關係觀物，才能尋到美的對象，真能如此的，便是天才。美之中有兩種，一是優美（Schönheit）在給人一種寧靜的狀態下，叫人忘了利害的關係的，都是此種。一是壯美（Häßlich），却是

騷過我們的生活意志的，使我們不得不放棄了目前的利害關係，給我們的理性一個大解放，能够使理性獨立自由起來，「以深觀其物」，這就是壯美。藝術的對象是美，美的性質是如此。那作了藝術的材料，最好是描寫人生。因而戲曲詩歌小說稱爲藝術的頂點。（這當然是就中國過去文壇，對那些載道的佔了龐大勢力的古文講的，惟原意顯有語病，也不可爲諱。）在描寫人生的戲曲小說之中，悲劇高於喜劇。就悲劇論，又分三種，一是成於惡人之手的，二是由於盲目的，三是處於不得不然的通常局勢的。後一種又高於前二種，因爲最常見，也最使人感動。自人生而藝術，而二種美，而三種悲劇，標準既立，便批評到紅樓夢，紅樓夢的意義就在人生之欲的提出和解答，苦痛由於自造，還得自脫，以藝術論，紅樓夢是中國維一大藝術品，壯美的成分多於優美的，在悲劇中，恰屬於第三類，可以算是悲劇中的悲劇。王國維在這篇文章中，秩序這樣整然，系統這樣清清楚楚，顯然是受了西洋的著述體例的影響，和哲學的思索之訓練的結果。論生活，論藝術，論悲劇，全是叔本華學說，他是略略消化過而應用到批評的。所以我們便見出，除了有系統，有組織以外，第二個長處是有根據。在中國過去的文藝批評，却是沒有以思想作爲內容的。

第三個長處是有眼光，他就大處看。例如讀書的一事，在普通人只會恨作者的不高明，只會咒罵讀者的低級趣味。他却高出一層，見出中國人樂觀的精神。他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

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劇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鬱悶者之心難矣。」九是因爲他能夠注意大處，他所以一方面能夠爲中國一般的文學不及西洋惜，一方面又能夠把中國真正的好作品敢與西洋名著並論。這種不抗不卑的態度，的確值得人贊揚。在過去，我們太自大，現在又太小。我們隨了國勢的積弱，養成一種奴性，我們不敢和人平等，這色彩也染上了對文藝的態度。我們不敢把紅樓夢和西洋的名著談在一起，我們還不能坦然地以爲紅樓夢也是在鑑賞文學，只是偶而消遣的睡前飯後翻翻，作爲無聊的無可奈何的舉動而已。有這種國民性，就該亡國。而王國維的態度是正當的，他把紅樓夢和 Goethe 的 Faust 比，一點也不過分，再者，許多時候注意紅樓夢的，是重在故事上去，所謂「紅學」全集中在這一點，王國維則獨獨注意到了作者，他以爲對作者還沒有確切的智識，簡直是一種恥辱。他的眼光確乎大。

第四個長處，便是在他理智的評衡之中，還流露他的情緒，我以爲非如此不能真切，而且並不和銳利的批評相背。王國維把紅樓夢看着是好作品，便比常人所以爲的那樣好法還更好起來，批評家應該如此。他決不能像普通人那末麻木，好壞是馬馬胡胡的，批評家却是敏感的，認真的，自然而然，他帶出他的透到的判斷力和不禁的極度的好惡心所交織的情緒，王國維就如此，所以最可敬，也可愛。他一則說：「今既述人生與美術之概略如左，吾人且持

此標準，以觀我國之美術，吾人於是得一絕大著作曰紅樓夢。」二則說：「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惟一大著述。」三則說：「人而自絕于救濟則已耳，不然，則對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歡迎之也！真可以說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了。但是更其表現了他的感情的是：「寶玉之苦痛，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於人之根柢者爲獨深，而其希望救濟也爲尤切。作者一一撥拾而發揮之，我輩之讀此書者，宜如何表滿足感謝之意哉！而吾人於作者之姓名，向未有確實之智識，豈徒吾情寡學之羞，亦足以見二百餘年來吾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誰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書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沈溺於生活之欲，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然則予之爲此論，亦自知有罪也矣。」

就執此四點看，有組織，有根據，有眼光，有感情，他的價值已很明顯。我覺得他能夠認識純文學的價值，是高出於前人的；在智識一方面，他的悲劇觀念，是高於在他二十年後的胡適的；胡適只知道紅樓夢沒敘團圓，便是悲劇罷了，再多一點是茫然的；他的鑑賞力，也是高於在他二十年後的俞平伯的，俞平伯竟能說後四十四回的紅樓夢不及前半，王國維却是真能嘗出滋味來的，他認識九十六回的價值。（按王國維此作，在一九〇四年，胡適考證，約在一九二一，俞平伯辨約在一九二二。）五四時代，還不及清末，令人思及，不免是一件奇事。因小見大，我國人是如何不進步，如何不徹底，真

不知如何對得起開路的人！

把紅樓夢評論的優長談過，現在指出他幾個缺點。話說得客氣一點，便只是和我的看法幾個不同處罷了。然而誠實地講，我總以為他那幾點是不對的。因為，假若他對，我當然放棄我的主張，假若都對而是事情的兩面時，那就可以湊成合璧，但顯然不同時，在我的立場說，就不如痛快了說他那是「不對了」。這幾點如下：

第一，關於人生問題，我以為既然活着，就該先肯定生活問題，不在爲什末生活，而在怎樣去生活。活着而討厭活着，就實用處看，是一種絕路，矛盾和痛苦，勢必要逼上死道。王國維自己，可說正中其毒。不講實用，單講理論，也是不周圓的，就是王國維自己，也懷疑叔本華的主張，他說：「如叔本華之言，一人之解脫，而未言世界之解脫，實與其意志同一之說，不能兩立者也。」拿一種懷疑的學說而強要說過去，這只有耍賴的辦法了。王國維先把自己解脫的主張叫作無生主義，把一般人的主張叫作生主義，他說他的主張固然行不通，但是別人的主張也是行不通，這樣便勝利了。那原文是：「今使解脫之事，終不可能，然一切倫理學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歟？……人知無生主義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義之理想之何若，此則大不可解說者也。」我覺得，王國維找不着可通的路是可以的，但以都不可通便認爲滿意，却是不能使人滿意的。在個人，我以為活着便只有藝術的辯證法的態度，這是在別的一切不通的路以外，一條惟一可通的路。詳處見我短文藝術的人性。

第二，關於藝術的看法，我和王國維的意見也有點兩樣。在王

國維認爲：「美術之價值，在於使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是種藥似的，一旦病好了，便無需乎了，所以「非有絕對的價值。」我却以爲人生即藝術，藝術品是飯，而不是藥，在肯定人生的態度下談藝術，藝術當然有絕對的價值。在沒有人，或在不是人的場合，藝術也就失其爲討論的問題了。而說竟有種「解脫」的人，不需要藝術，這是錯的。藝術不盡是使人解脫，此其一。「解脫」的人生並非實有，在王國維也不過是理想的推論的罷了，此其二。

第三，關於作批評，我尤其不贊成王國維的硬扣的態度。了解一個作品，須設身處地，跳入作者的世界，才能得到真相。把作品來遷就自己，是難有是處的。王國維解釋紅樓夢在第一回敘說女媧氏補天的故事，便說：「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惡也。」這完全是讀叔本華的書讀出來的，在曹雪芹的書裏也有同樣的發見，真是活見鬼了。他走的不是文藝批評的正路，他沒把作者所特有的情緒抓到，他所抓到的乃是他心目中的叔本華哲學，而不是紅樓夢。至於他說：「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簡直落於舊式紅學的臼巢，更不能令人同意。

第四，關於批評紅樓夢，因爲態度不對，方法不對，批評當然是不對的。原書是情緒所籠罩的，必由情緒才能了解。作者在敘述那些故事時，一面是伴了回憶的情緒，一面是往日當時的情緒，什末

真假，什末解脫，都是情緒上的一種暫時安排，暫時歸宿而已。在二十五回裏所說的：「沈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不是悟語，却是慧語。作者的要意即在第一回裏的：「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用現代的話講，是情緒上的幾個階段，是在辯證法的發展中的。然而不可不注意的是，作者仍在情緒之中，也就是仍在痛苦之中，悟並不是理智上的哲學的悟。王國維却上了字面的當了。——不還是上了叔本華的當。關於紅樓夢，我另有紅樓夢批判，不再在這裏多寫。

總起來看，這篇東西裏是長短互見的。他的短處在半生不熟，終究是接受西洋文化，而整理中國東西的開始，但是那可紀念的意義也就在此，我們希望以後的人，就以他為開始，而邁進好了。

四 人間詞話單行本及未刊稿

以體裁論，人間詞話是不及紅樓夢評論有組織的。但是以見解論，却比紅樓夢評論成熟，倒是晚一點的著作了。其中還有一種特色，便是特別有中國傳統的文藝批評氣息。王國維漸漸脫離西洋，而跑到中國園地裏來了。

因為是沒有組織，好容易才整理出一個頭緒。大概這篇東西裏，有五個要點：

一是論作品中的世界。我們日常生活，是處於一個世界裏，而在鑑賞文學作品時，我們便彷彿另處於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乃是

作者所創造的。有的作品可以給我們這一種另一個世界的感覺，有的作品卻不能夠，這就分出高下來。即在能夠使我們有這種感覺的作品之中，而我們所感得的作品的世界也不盡相同，依然有着優劣的懸殊。用王國維的術語，便是「境界」。一方面是不同於作品以外的世界的意思，一方面還有評價的層次的意義。前者是有沒有境界的問題，後者是到什末境界的問題。

境界的觀念是王國維的文藝批評見解成熟了後的一個根本點，必須加以仔細的研究。我上面說過，境界即作品中的世界。不錯，作品中的世界，和我們所居住的世界不同，但這不同處在什末地方呢？我們看在普通的世界，只是客觀的存在而已，在作品的世界，却是客觀的存在之外再加上作者的主觀，攪在一起，便變作一個混同的有真景物有真感情的世界。王國維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正是這種意思。

作品的世界是不同的。有大小的分別，不過與優劣沒有關係。所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處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開掛小銀鈎，何處不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又有按主觀客觀的成分之多寡，便有造境寫境的不同，意義相當於理想與寫實的劃分，但二者也不是嚴格地各不相犯的，因為「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更詳細了說：「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

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極其客觀的寫實之境，可以說是無我之境，例子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至於主觀色彩很濃的創造之境，當然是有我之境了，例子如「淚眼向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以無我有我而分的境界之別，是有美學上的意義的。與優美壯美的分別相應。所以說：「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境界的內容，當然有很多的花樣。但就中最常為詩人所有，而且也是最偉大的情緒之所寄的，是憂世與憂生。詩人是有美妙的情緒，又抱了最高的最完美的理想的，因此他常常以時代離此理想太遠時而懊惱，以社會離此理想太遠時而痛苦。前者是憂生，後者是憂世。憂生的例子，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憂世的例子，如「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擊在誰家樹。」

藝術品的境界，寫到極處，戀愛，事業，學問可以相通，因為那努力的追求的歷程是一致的。詩人便探到了人類精神活動的根本點。王國維看穿了這相通處，「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夜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

回頭盡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這一點，實是在王國維的創見，也是他境界說的頂精采處，我曾採了來，作為我所主張的「感情的型」的根據，詳見我對於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

現在把境界本身的意義談完了，有附帶的兩個問題，一是作了這境界的要素的主觀成分，即詩人與境界，一是如何達到這境界，也便是技巧問題；而更根本的，則有詩人的修養問題，都在下文細說。目前在談這些大問題之前，還是談關係境界的小問題。這種小問題，可以分兩種，一是境界一個觀念的演進，二是和境界一術語相關連的術語的解釋。

說到境界一觀念的演進，王國維自己說：「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我們看從前人所說的興趣，神韻，其中有一個相同的目的，便是要把文學作品中所感到的東西扼要的說出來。但是終於沒弄清楚，有意無意之間，那用語帶了形容的意味，興趣啦，神韻啦，倒是有着形容那作品的成功而加上讀者的鑑賞的色彩了，王國維却更常識的，更具體的，換上一個「境界，」我們很可以知道，凡是不清楚而神秘的概

念只是學術還在粗糙的徵驗，所以王國維的用語，可說一大進步。我把這「境界」又換作「作品的世界」，我認為是比王國維的用語遠近於科學的，還進步的。學王國維的話，王國維所謂境界，又不若鄙人拈出作品的世界五字為更探其本也。

和境界相關連的幾個術語，現在也略為一叙。一是「意境」

王國維所謂「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便是。我認為為意境和境界並沒分別。二是在境界一義以下所含的幾個名詞，有「格」，偏於在中國古代人心目中讀書人所修養的雅俗的程度的意味；有「情」，即是感情；有「氣」，即貫串作品的力量；有「韻」，即是諧和的音樂性的美；王國維所謂「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都是。又有「性情」，是指作者的個性，「氣象」，是指被那作者的個性所鼓盪的一篇作品中「給人的整個印象。統系這一切的意義的還是境界。王國維謂「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于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子所可擬耶？」都是。還有合了兩種名詞用的，自然有兩種綜合在一起的意義，例如「格韻」、「格調」。王國維所謂「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所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都是。

人間詞話中的第一個要點「作品的世界」——境界——

讀過現在談他的第二個要點，即作了境界的主要成分的詩人的個性，只就不同而言，便是所謂「氣象」，帶了評價的意味，便是所

謂「格」、「品」、「格調」、「格韻」，然而指的確是一種東西，而且有時用去也不太明顯。

同是一樣的情境，然而終有分別的，即在作者個性。故「詩兼一腹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頗近之。但一灑落，一悲壯耳。」我以為這是中國印象批評的極致，確乎是中國所特有，而作了幾千百年的傳統了的。這種方法，是由作品中得到作者的個性，由作者的個性以了解作品，所得的還是不分作品不分作者的一種混同的印象，復由經濟的藝術的字眼而表現之。流弊當然是大的，因為容易騙人，也容易自己受騙。原故在很容易流入不確切而模糊。沒有鑑賞天才的人，也可以說出似是而非的話，爭論起來，又往往都不着邊際。不過，王國維却確是保持了那好處，而沒染上毛病的。更如王國維批評歐陽修「永叔人間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雖然用普通的形容字，却極其中肯，極其深透。另一種方法，是即用那人作品的話語，來代表那人作品的氣象，如「畫屏金鷓鴣，飛鄉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鸝語，蠅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又如「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殘亂碧。玉田之詞，余得取其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好壞的印象，都可用這種方法。自然，在批評家這些地方，是把作品的真相真價合而為一了的。我說這種印象的

批評，在中國很早，鍾嶸的詩品，便已經發展得很好了。他批評陶潛：「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那方法完全是爲王國維所保存了的。任何樣的學術，不能劈空而存在的，在現在還有國界的世界，一國所特有的長處，倒也應該發揮了去，以備廣大的人類文化之建立之採擇的。在認識王國維的文藝批評之餘，不能不確定其中國特有之精神在，更不能不思及後人發揮廣大之責。

於評衡的意義上所謂「格韻」所謂「格調」我們不可不探求的是那最高的標準之所在。這比上面所說的限於批評的方法者，更其有着中國特有的精神，乃是較爲內在而更根抵的，有中國文化所結晶的意味。中國的文化所特別養育成的人格，乃是講和的審美的態度的，即從前人所講雅。按了階級講實在是在從前士大夫所共有的理想人格，然而依過去文化之所屬的關係而論，終是文化的成果。我們不能這樣輕易的放過去那，實在是把中國這民族所有的優長而集中表現的一種東西。假若中國還有一點和別個民族不同處，又是長處的，便是這。爲種種生活習慣，地理歷史的特色，以及教育風俗信令禮誼的查閱所造就成的，也就是這。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在中國人的精神裏，是如何佔着根本的地位。雅之中，包含什末意義呢？除了從容不迫，不沾帶，不張暴，和階而溫暖的狀態以外，又有種在現實之中而對優美的高的理想之追求的意味。中國民族的優長確在這裏，在任何困苦艱難

的生活之中，仍保持高興而安然地奮勉下去，全在這種動見。那種國所了不起的大詩人歌德，即憑了他的聰明，在僅見的幾本中國小說中，見出中國國民性的也是這一點。確乎，中國在文學裏，表現這種優美的性質，而文藝批評，也無時不以這爲內容的尺度。王國維正接受了來。王國維說：「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蟋蟀塵埃，然終不免局促下。」這便是個例子。但這種人格的評衡，其着重之點當然在內部不在表面，故王國維又說：「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以上說人詞詞話的第二個要點，詩的境界和作者一層既經敘明，現在談到人間詞話的第三個要點，即如何而在作品中有高尚的主觀成分，這就專談到詩人的問題了。

意見又分兩層，（一）是詩人究竟是怎末會事，（二）是詩人應該怎樣修養。

（一）詩人有幾個特點可說，一是天才，所謂「東坡水龍吟」楊花和而似元唱，章質夫詞元唱而似和韻，才之不可強也如是。所謂「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禮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日，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遶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這都是天才的原故了。二是詩人分主觀詩人，與客觀詩人，前者如李後主，後者如冰（辭博，紅樓夢之作者。一個是把個人的情緒渲染了作品的，一個是

如實地描述客觀的事態的。三是詩人與政治生活的相遠，原因是詩人所存的乃是一點篤厚的「真」勁兒，所謂「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即爲詞人所長處。」政治家是淺薄的，只打算目前的小利害的，詩人却是大解放的，探求更悠久更廣闊的世界的，二者眼光迥然不同，所謂「君王妄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時閒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這便是極其具體而明顯的例子。

(二)論及詩人修養，詩人既有主觀詩人客觀詩人之別，修養也不同的。「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但是要緊的，詩人必須有自己的理想，但並不以爲理想是不可實現的，而因追求的急切，故對生活能打入，然而終以理想是理想，也就終須在生活裏跳出去，惟其不已的追求，不已的信爲可以實現，才又不已的想超脫。詩人的態度如此，而作品以成。「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命，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這固是很精闢的議論。但他沒說那詩人所以必須如此的根本點，却是由我找出：在理想的追求，如上所說，詩人要有感覺，他對外物不能漠然，「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

花草共憂歡。」至於對技巧等事，都是末節，只要在根本上努力，那都容易。王國維只提出兩點，一要忠實，一要創造。「詞人之忠實，不獨對人事宜然，即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否則所謂游詞也。」可見去掉游詞，還關係於根本在創造方面，表面上的創造，不及內容上的創造，所以致憾於周美成的便有「恨創調之才多，創畫之才少」的話。

終於，單就技巧而論，也是一個題目，這便是人間詞話的第四個要點。在正面，他主張自然，他主張直接，由自然，直接以達到真切的的目的。他說：「納瀾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國，未染漢人習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他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意思是表現上要求直接，其所以能夠如此，自然還是內在的修養，所以又說：「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由自然，直接地表現，而達到真切的地步，則作品無論如何是感人的，他說：「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賤，轉軻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瀟灑。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游詞之病也。」

在反面，他當然反對那不自然的，不直接的表現。這種表現的弊端，他有一個術語便是「隔」。隔與不隔，他說得很清楚：「陶謝

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妙處惟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闕云：「闌干十二猶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作成隔的最大要素，是用代字。王國維最反對他的道理是：「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說得倒乾脆。

王國維是主張創造的，因襲的表現法却防礙創造。自己尋出的代字，已經不好，如果沿用前人的代字，那就更剝奪了作品的生命了。他激昂地呼着：「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和用代字相同的，是用典故，即是所謂「隸事」。當然也是在所反對的。

不用代字，不用典故，並不是不講究技巧，即在用字一端，也關係全詩的精采，這就需要素養，又需要消化古人的表現方法。詩所貴的，是寫出一種境界，有時因用字得當而境界才能寫出。他說：「紅杏枝頭春意鬧，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日來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消化古人技巧的例子有：「歐九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古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簷，但歐語尤工耳。」

人間詞話的第三個要點，是文學的進化觀念。他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他注重的，是在體裁上：「四言敝而有楚詞，楚

詞敝而有五言，五言而敝有七言，古詩敝而有規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慣，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此說固無以易也。」從事於創作的人，應該覺悟，不可不採用新創的體裁：「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為元曲冠冕。然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為稼軒奴隸。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他這史的觀念，也不是自己創的，自有其演進。他說：「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宋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轉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可見在其初，雖有這種觀察，但非常神祕的，並說不出個原故來，又說：「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陳臥子是明人，便比放翁進一步，把神祕的態度去了，能見其當然，却只有到了王國維才見出所以然。

本了這種觀念，他把詞的時代，確定於宋，尤其是宋初，即五代北宋之際，於是對這時代的詞，不遺餘力的推崇，此後則除了二二天才之外，却應該是別一種體裁的文學時代——曲——了，而不是輕重起來。

人間詞話的五個要點敘述已完，現在再總結了看：論境界，是非常可靠的一種說明，融化古人之說而超過古人，以作者個性與

作品境界作為綜合的印象的批評是中國傳統的方法，而比前人更其發展到了好處却未墮入惡趣；說明詩人的特長與修養的方針，確有些獨創而特到的見地；談到技巧，是給古老的文學創作理論一種攻擊；提出史的文學時代的觀念，是後來文學革命的導火線，最具體的影響，却是馮沅君陸侃如合著的三本詩史。就大體上說是成熟，然而缺少系統的，小的可以仍有討論的餘地的，有用典問題，似乎並不如此簡單，還在用得不好而已，其詳處我將在專論李商隱的詩時及之。有粗略處，如謂紅樓夢作者是客觀詩人，詳處我在紅樓夢批判中談到。有偏見處，如以有題無題，觀詩的好壞，而且以為詩詞到了有題目，便是不景氣的徵驗，未免是張冠李戴。至少也是沒把意思說清楚。有拘於傳統的文學觀念而不必要處，如謂某人某句是由誰誰化出，這在從前人的批評中往往用得太多穿鑿起來，簡直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好好的大詩人偶而的雷同。（那不過只是證明詩人的感覺有時一致而已。）派作了取巧的法門，真是大殺風景的。即便真正詩人中有如此作的，批評家還應該痛責他們，而以主張創造的王國維，不知何以一不當心，又跑入傳統的老調裏去了。話雖如此，這些小地方，無礙於全篇的精采處。

五 宋元戲曲史中的批評意見

以全書論，與其說是文學批評著作，無寧說是一種專門的學

術著作。他自己也以為這書的價值在學術方面，他有很自負的語：「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貫于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為此學故也。」至于批評的方面，不過佔了全書的一小部分。

這小部分的批評意見，和人間詞話沒有太大的出入。如果還拿人間詞話的五個要點來看，則只除了對詩人之說明和詩人之修養略少發揮外，所餘四點，全可用來整理此書。

第一，即是境界的觀念，在這書裏專叫作意境。我在上面也說過，二者是一樣的意見的。不過和他在作人間詞話時有點稍微的不同，便是把自然的觀念和境界打成一片了。在人間詞話中，自然只是技巧方面的要求，現在攬有內在的意義了。他說：「元兩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則亦不過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這可以說王國維對於文學的觀念的一個演進。他還有更詳細的說明：「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同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

結果，抑其次也。」他又說：「元劇之佳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

第二即是品格之評價，仍以作者個性攪入作品中所得的綜合的印象為言，所以論元劇有「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蕪，自成馨逸，均不失為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

第三泛論詩人及詩人修養的，在書中沒有，但就他的意思看，仍不外人間詞話所說的：

第四，技巧問題，他要求自然，要求創造。內容的自然，文字自會自然，創造是達到這自然的一個條件。他稱為元劇的第一的關漢卿是「獨鑄偉詞」的，而元南戲中所謂「佳處殆兼南北之勝」的琵琶記也是「獨鑄偉詞」的。二者都是頂自然的東西。用典故，不直接，當然仍是王國維所反對的。而且更進了一步，簡直贊成白話。他說：「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

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穢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向未有也。」這裏既所謂俗語，就不但是白話，而且是活的語言了。元劇的成功，他認為很和這有關，他說：「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詞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實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背景抒情敘事之美，所負於此者不少也。」

第五，時代的觀念，「凡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這是在這書的序子中的頭幾句，書中也說：「北劇南戲，限于元代，」似乎態度比在人間詞話裡更堅決。

這書既然不是純粹批評的書，我們也不能以太嚴格的批評標準量它，把自然和意境的觀念打成一片，把白話的價值特別提出，尤其是後者，直然可以說是文學革命的先鋒，是最值得紀念的。

六 王國維的其他文藝批評片斷

太零星的題跋，我們不管，只揀有重要觀念的來說。

他認識文學的價值，而感覺出中國人一般的漠視。他的眼光是非常遠大的：

「試問我國，大文學家，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如荷馬（Homer），英之狹斯不爾（Shakespeare），德之格代（Goethe）者乎？我人所能答也。殆無其人，抑有之而我人不能舉其人，以

實之與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說，則我國之文學不如泰西，由後之說，則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前說我所不知，至後說，則事實較然，無可諱也。我國人對文學之趣味如此，則于何處得其精神之慰藉乎？……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足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為之謀，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教育偶感）

不錯，國事的失敗應該發奮圖強，但是太莽撞，太冒失，太皮毛，太神經病似的像痛了的一躍而起，是不能維持長久，而且終於作不好的，原故在沒有根抵。王國維由慕新學，而探到新學的根本見出生存活剝的迎頭截擊的錯誤，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覺悟。現在政府的衰衰諸公，却又走入清末中日之戰後的老調了，像打了麻啡針似的，不要文法科的教育了，只要毒氣炸彈的人材，可以說神經病在發作。殊不知文化是整個的，有枝葉，還有根本的。說這個，完全是對牛彈琴，也就不說了。而王國維倒底可敬愛！

文學上的大成就，由于天才。大詩人在有天才，也得有偉大的人格。「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又說：「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文言小言）

文學家需要專門，但不能為生活而從事文學，他說：「吾人謂戲曲小說家為專門之詩人，非謂其以文學為職業也。以文學為職業，備嚴的文學也。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今備嚴的文學之途，蓋已闕矣，吾寧聞征夫思婦之聲，而不屑使此等文學囂然污吾耳也。」（全）

原故，是文學的創作，不專門便不易精，但態度却須是遊戲的。要知道遊戲不見得不鄭重，不用說小孩，就是大人，在下棋打球上也鄭重非常的，文學也得如此，但遊戲的特色還不在此，却在不在利害，在和職業的意味相反，在充分的自由發展，而不為外界所限制。他特別提明了說：「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自餘，於是發而為遊戲。婉孌之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存之事也，其勢力無所發洩，於是作種種之遊戲，速爭存之事，亟而遊戲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勢力獨優，而又不必以生事為急者，然後終身得保其遊戲之性質，而成人以後，又不能以小兒之遊戲為滿足，於是對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歎之，以發洩所儲蓄之勢力。故一民族文化之發達，非達一定之程度，則不能有文學，而個人之汲汲于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也。」（全）

文學家好利是不行，好名也不行，「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實也。故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與備嚴的文學同。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豈不以無名之見者存乎？至文學之名，後

是有因之以爲名者，而直正文學，乃復託于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後，則又爲虛事矣。故模仿之文學，是文壇的文學與鋪綴的文學之記號也。」（全）這說得很清楚，好名和奸利的結果，有害于創造。

寫出真正的文學來的，由于真正的內容，而以感情爲尤要。「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頤之頤之，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詩人體物之妙，伴于造化，然皆出于離人擊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觀物亦真。」（全）

一切談過，說真的，中國的文學還須大加努力，他對於後來的文學家，有着如下的要求：「上之所論，皆就抒情的文學言（離騷詩詞皆是），至敘事的文學（所謂敘事傳史詩戲曲等，非謂散文也），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元人雜劇，詞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終爲何事，到國朝之挑花扇，則有人格矣，然他戲曲，則殊不稱是。要之不過稍有系統之詞，而並失詞之性質者。今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敵者，此則後此之文學家之責矣。」（全）

七 總結——我的批判態度

王國維的文藝批評，大略已如上述，我的結論是他承了傳統的中國式的批評的方式，頗又接受了點西洋的思潮，有他獨到的見地，而作了文學革命的先驅。倘說是一個成功的文藝批評家也

還不見得，因爲他的批評著作還不純粹完整，但那確呼是後進的人的導師。截至現在論，也還沒有人及他。

在結束我的文章時，我不能不說明我的態度：

（一）確定史的地位：看看他在文藝批評史上應有如何的位，置和中國傳統的方法有什麼干連，對後來的影響會有如何的程度，以及他個人治學的背景等。

（二）把他的術語翻成現代語言：我以為這關係理解和消化。

（三）注意他如何批評：這就是，不只注意他批評的是什麼。我見許多人，往往想找批評家對什麼的意見，我却更注意那意見是出之如何的方式。自然，爲了看他的批評法的高下，對他所批評的東西，也得自己去鑑定一番的。反正不以他說的，就算準了就是了。

（四）用標準量一量：把現代文藝批評已經進步到的路數，至少是個人所以爲對的的態度，拿來作一對照，看他夠上多少，而指出優劣所在。

我只是種嘗試，如果這種方法可以，那我們可以用同樣態度整理中國的其他批評著述，而加以批判；如果不可以，我就就全失敗了。如果這種方法倒可以，不過我沒作到好處，我就希望有人來合作；更渴盼人指教！

本文參考：

紅樓夢評論（北新活葉文選）

新德編人間詞話箋證

宋元戲曲史

趙萬里輯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十七年三月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第三號）

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安（小說月報號外中

國文學研究）

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十六年七月十日東方雜誌第二十

四卷第十三號）

紅樓夢

歷代詩話

關漢卿紅樓夢考證

俞平伯紅樓夢辨

王國維靜庵文集（光緒三十一年印）

本文所關拙作：

我對於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二十二年八月現代三卷

四期）

藝術的人生（二十二年五月四日大公報世界思潮）

紅樓夢批判（二十二年三月清華週刊第三九卷第一期同

年四月第七期，未完待續。）

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作于清華園

十月二十日修改

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

吳文祺

(一)

十年前，我曾做過一篇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安先生，載在小說月報的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上。當時所根據的材料，除宋元戲曲史廣倉集叢書等外，最重要的，就是早已絕版的靜庵文集。但我知道王氏在靜庵文集印行以後，還有許多論述文學哲學的文章，散見於當時的各種定期刊物上。後來因為王氏的思想轉變了，故始終沒有蒐集起來，印成單行本。到現在，這些文章，已經和那些雜誌一樣，早已不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了。而且，因了時間隔得太久，那些雜誌，似乎較之古書還不易購致。五六年後，我偶然在上海城隍廟的舊書攤上，翻到了幾本殘缺不全的教育世界，每期上都有王靜安的文章，（而且每期不止一篇）有的是論教育的，有的是論哲學的，而關於文學方面的尤其多。我喜出望外地買了回來。我很希望能夠買到全份。可是訪問了好幾家的書坊，結果都使我失望！又過了幾年，我到廈門去做教書匠。有一天，在同事C君那裏，見到一個抄本，其中的文字，大都是從清末流行的幾種雜誌上，

逐錄下來的單篇零著。有劉師培的，有章太炎的，有辜鴻生的，還有還有我數年來求之不得的王靜安的！我心中充滿了不可言喻的喜悅！得了C君的許可，我立刻借回來，把王氏的幾篇，凡是我所沒見到的，全抄了下來。所可惜的，C君的逐錄，據說只是備平日瀏覽之用，自己愛讀的才被選錄；並且每篇雖然註明來源（譬如王氏的幾篇，大都錄自教育世界），卻沒有標明卷數和發行的日期。關於王氏論述文藝之作，一定還遺漏尚多。這不能不說是一樁憾事。

王氏死後，國內外各種雜誌，有的刊布紀念的文字，有的還特出追悼的專號。但大都只是敘述他對於甲骨文學的研究，及經學史學上的貢獻。即使有讀到他的文學上的貢獻的，而論述所及，不出我們所習見的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幾本書。靜庵文集，大約是流傳不廣之故吧？似乎不大為人所注意。上虞羅叔蘊氏，於編印海寧王忠愍公遺書時，獨不取靜庵文集。並且在海寧王忠愍公傳上說……課餘，復從勝田博士治歐文，及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發揮其旨趣為靜安文集。在吳刻

所為詩詞，在都門攻治戲曲，著書甚多。並為藝林所推重。至是（按指辛亥年）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公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國朝學者疑古文尚書，疑尚書孔注，疑家語，所疑固未嘗不當。及大名崔氏考信錄則多疑所不必疑。至於晚近，變本加厲，至謂諸經皆出偽造。至歐西之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瓶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綫，非矯極不能反經。坐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末由也。……公聞而惘然自慰，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王氏思想的轉變，受羅氏的影響很大，這大概是事實。羅氏是遺老，他所以不取靜庵文集的用心，我們是懂得的。但他說王氏自己燒燬靜庵文集，我們却不敢輕於置信。烏程蔣氏於民國十二年刊印觀書集林時，羅氏曾為之作序。中有云：「逮歲丁未，君有靜庵文集之刻。戊申以後，與君同客京師，君文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時則有曲錄之刻，而宋元戲曲史，亦屬草於此時。然君治哲學，未嘗弱新說而廢舊文；其治通俗文學，亦未嘗尊俚辭而薄雅故。辛亥之變，君復與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棄前學，專治經史。……」在這裏，他並沒有提及摧燒靜庵文集之事。不言之於王氏生前，而忽言之於王氏死後，此可疑者一。靜安文集曾由上海商務書館代售，民國九十年間的圖書彙報上，還赫然留著靜安文集之名。王氏於行篋中的靜庵文集，既

已摧燒於前，於商務代售的靜庵文集，則任其流傳於後，天下豈有是理？此可疑者二。尼采叔本華學說之引入注意，小說戲曲之被人重視，崔東壁遺書之為學者所稱道，疑古之風之瀰漫於學術界，都是五四以後的事。羅氏勸王氏之專治小學訓詁，是在辛亥年。辛亥革命，只是政體換了一個形式。至於「社會的上層建築」的文化，並沒有根本動搖。當時的革命黨人，如章炳麟，如劉師培都以精通小學，馳名當世。並且章氏是篤信古文經的，至今猶然。羅氏當時所腐心切齒的，應該是江山之易主，而不是舊文化之滅亡。羅氏為「王氏涕泣而道之」的話，發之於五四以後，則針鋒相對；發之於所謂「辛亥國變」之時，則未免牛頭不對馬嘴！大概羅氏鑒於近年來西洋文化之輸入，白話文學之盛行，他覺得歷古相傳的孔孟的道統，快要斷絕了。而靜庵文集——論述文學哲學之作，頗有為新文化張目之嫌，他當然不願意使之流布人間，故臆造王氏自己摧燒之語。只可惜他沒有注意到自己立說之破綻。此可疑者三。

總之，靜庵文集一出版，即走了厄運。在前清曾一度為滿洲政府所禁止。（不知是否為了有反動（！）之嫌？）入民國後，雖曾由商務書館代售，但售完之後，直到現在，還沒有重版的機會。前年聽說王氏的家屬，有託商務重印遺書之舉。我遇見王哲安先生（王氏之弟）時，曾告訴他，希望於重印時，把靜安文集以及翻譯的心理學概論、法學通論等，都收進去。他也贊同。後來不知為了什麼，此事又停止進行了。

靜庵文集的命運如此，靜庵文集以外的論述文哲的單篇著，更不必說了！

本文是根據王氏在靜庵文集印行後所作的幾篇論文而寫成的。關於靜庵文集已在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一文中詳細介紹過，當然沒有重述的必要。人間詞話及其他有關文學之作之已見於王氏遺書者，則已為世人所習見，不贅述。

(二)

文學，王氏以為應該以真情實感為主，以自然為貴。故他消極方面，便反對模仿，反對爭名謀利的餽餽的文學與文縷的文學。其言曰：

昔司馬遷推本漢武時學術之盛，以為利祿之途使然。余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何則？科學之事業，皆直接間接以厚生利用為指，故夫有與政治及社會上之興味相刺謔者也。至一新世界觀與一新生觀出，則往往與政治及社會上之興味，不能相容。若哲學家而以政治及社會之興味為興味，而不顧真理之如何，則又決非真正之哲學。……文學亦然。餽餽的文學，決非文學也。（文學小言一）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寶也。故文縷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與餽餽的文學同。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豈不以無名之見者存乎？至文學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為名者，而

真正文學乃復託于不重于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後，則又為虛車矣。故模仿之文學，是文縷的文學與餽餽的文學之記號也。（文學小言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頤頤其羽。」「明暗黃鳥，載好其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詩人體物之妙，伴於造化。然皆出於離人雙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觀物亦真。（文學小言八）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庚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親見屈子之境遇與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與自己之言無異。賈誼劉向，其遇略與屈子同，而才則遜矣。王叔師以下，但襲其貌而無真情以濟之。此後人之所以不復為楚人之詞者也。（文學小言十）

屈子之後，文學上之雄傑，則明其尤也。章明之詞，則如劉賈之視屈子，平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文學小言十一）

宋以後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東坡乎？山谷可謂能言其言矣，夫可謂能感所感也。眉山以下亦然。若國朝之新城，豈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謂「鴛鴦百鳥聲」者也！（文學小言十二）

吾人謂戲曲小說家為專門之詩人，非謂其以文學為職業也。以文學為職業，餽餽的文學也，職業的文學也，職業的文學

家，以文學的生活，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今饅饅的文學之途，蓋已開矣。吾寧聞征夫思婦之聲，而不屑使此等文學，竟然污吾耳也。（文學小言十七）

文學家不能餓著肚子來創作，當然；但是在一切都商品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文人今天寫幾千字，明天便到市場上去出賣。這種作品，能不能算是文學？在這種情形下，能不能產生偉大的文學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三)

其次，王氏對於藝術的內容與技術，天才與修養，都有極明確的見解，極透闢的議論：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之種類言之，則一切優美，皆存於形式之對稱，變化及調和。至宏壯之對象，汗德雖謂之無形式，然以此種無形式之形式，能喚起宏壯之情，故謂之形式之一種，無不可也。就美之對象之種類言之，則建築雕刻音樂之美之存於形式，固不俟論；即圖畫詩歌之美之與有存於材質之意義者，亦以此等材質，適於喚起美情故，故亦得視為一種之形式焉。釋迦與馬利亞莊嚴圓滿之相，吾人亦得離其材質之意義，而感無限之快樂，生無限之欽仰。戲曲小說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對文章之方面言之，則為材質，然對吾人之感情言之，則此等材質，又為喚起美情之最適之形式。故除

吾人之感情外，凡屬於美之對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質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他形式以表之。惟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即此第二種之形式。即形式之無優美與宏壯之屬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古雅在美學上之位置）

他所謂第一形式，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謂內容；他所謂第二形式，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謂技巧。他接著暢論第一形式與第二形式之不同及其關係：

夫然，故古雅之致存於藝術而不存於自然，以自然但經過第一形式，而藝術則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創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即同一形式也，其表出之也各不同；同一曲也，而奏之者各異；同一雕刻繪畫也，而真本與摹本大殊。詩歌亦然。『夜闌更炳燭，相對如夢寐』（杜甫美村詩）之於『今宵剩把銀光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吳儂道鶴鳴天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詩衛風伯兮）之於『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歐陽修蝶戀花詞）其第一形式同，而前者溫厚，後者刻露者，其第二形式異也。一切藝術，無不皆然，於是有所謂雅俗之區別起。優美及宏壯必與古雅相結合，然後得顯其固有之價值。不過優美及宏壯之原質愈顯，則古雅之原質愈蔽。然吾人所以感如此之美且壯

者，實以表出之雅故；即以其美之第一形式，更以第二形式表出之故也。

雖第一形式之不美者，得由其第二形式之美（雅）而得一獨立之價值。第二次土階，與夫自然中尋常瑣屑之景物，以吾人之肉眼觀之，舉無足與於優美若宏壯之數。然一經藝術家（繪畫若詩歌）之手，而遂覺有不可言之趣味。此等趣味，不自第一形式得之，而自第二形式得之，無疑也。繪畫中之布置，屬於第一形式，而使筆使墨，屬於第二形式也。此以低度之美術為尤甚。（如書法等。）三代之鐘鼎，秦漢之篆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於第二形式。吾人愛石刻不如愛真跡，又於其石刻中，愛翻刻不如愛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於彫刻書畫之品，評曰神，曰韻，曰力，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學亦然。古雅之價值，大抵存於第二形式。西漢之匡，劉，東京之崔，蔡，其文之優美宏壯，遠在賈，馬，班，張之下。而吾人之嗜之也，亦無遜於彼者，以雅故也。南豐之於文，不必上於蘇，王，姜，夔之於詞，且遠遜於歐，秦，而後人亦嗜之者，以雅故也。由是觀之，則古雅之原質，為優美及宏壯中不可缺之原質，且得離優美宏壯而有獨立之價值，則因一不可經之事實也……

古雅之性質，既不存於自然，而其判斷，亦但由於經驗。於是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

人格誠高，學問誠博，則雖無藝術上之天才者，其製作亦不失為古雅。而其觀藝術也，雖不能喻其優美及宏壯之部分，猶能喻其古雅之部分。若夫優美及宏壯，則非天才殆不能捕擷之而表出之。古今第三流以下之藝術家，大抵能雅而不能美且壯者，職是故也。以繪畫論，則有居國朝之王，輩，彼固無藝術上之天才，但以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則優，而自運則劣。則豈不以舍其所長之古雅，而欲以優美宏壯與人爭勝也哉？以文學論，則除前所述匡，劉諸人外，若宋之山谷，金之遺山，明之青邱，歷下，國朝之新城等，其去文學上之天才蓋遠。徒以有文學上之修養，故其所作遂帶一種典雅之性質。而後之無藝術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與第一流之文學家，等類而觀之。然其製作之負於天分者，十之二三；而負於人力者，十之七八。則固不難分析而得之也。又雖真正之天才，其製作非必皆神來興到之作也。以文學論，則雖最優美最宏壯之文學中，往往書有陪襯之篇，篇有陪襯之章，章有陪襯之句，句有陪襯之字。一切藝術，莫不如是。此等神興枯澀之處，非以古雅線縫之不可。而此等古雅之部分，又非藉修養之力不可。若優美與宏壯，則固非修養之所能為力也。（古雅在美學上之位置）

這一段話，說的何等透徹。他重視作品的內容，但並不輕視技巧；他重視作者的天才，但並不輕視修養。近來有許多人正在討論創作與模仿的問題。有的人說天才用不到模仿，有的人則以為只要選

出一個傑作做模範，『像學字帖似地拚命學』總有成功的一天。他們如果看了王氏的話，恐不免要爽然自失吧！

(四)

在文學上，浪漫主義重主觀的理想；寫實主義則重客觀的描寫；近來的新寫實主義，則於客觀的描寫中，仍寓著主觀的批評。（這當然是最粗淺的說法。）王靜安先生，在三十年前，他就說：

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後者則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的態度也。故前者客觀的，後者主觀的也。前者知識的，後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則必吾人之胸中洞然無物，而後其觀物也深，而其體物也切，即客觀的知識實與主觀的感情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則激烈之感情，亦得為直觀之對象，文學之材料。而觀物與其描寫之也，亦有無限之快樂伴之。要之，文學者不外知識與感情交代之結果而已。苟無銳敏之知識與深遠之感情者，不足與於文學之事。（文學小言四）

詩歌者，描寫人生者也。（用法國大詩人希爾列爾之定義。）此定義未免太狹。今更廣之曰：描寫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後自然。故純粹之模山範水，流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見。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為主。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遠之感情為之素地。而

始得于特別之境遇中，用特別之眼觀之。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而對人生之客觀的方面，及純處於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對古代之詩，前之定義，寧苦其廣，而不苦其隘也。（屈子文學之精神）

我們如果附會地說，王氏三十年前的主張與近代的文學批評家，在大體上，有著共同的見解，也未始不可。當然在細目上，其點是很多的。

世界上的一切，都跟著時代環境而變遷，而進展。文學也不能例外。「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料時至今日，還有上海的洋場才子們在提倡所謂「詞的解放」！還有許多教授們，在教學生依樣畫葫蘆地照著詞牌填詞。我要請他們聽一聽王靜安先生的話：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蓋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詩（除一大家外），無可觀者。而詞獨爲其全盛時代。其詩詞皆擅如永叔少遊者，皆詩不如詞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蓋雁之具，而詞亦替矣。（除稼軒一人外）此足以知文學盛衰之故矣。（文學小言十三）

文學除了受時代的影響外，環境的影響，他是不能忽視的。王氏說：詩之爲道，既以描寫人生爲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於當日之社

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接於當日之社會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然改作與創造，皆社會當日之所不許也。南方之人，以長於思辯，而短於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於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遜世無悶，翫然自得以沒齒者矣。居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恃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為寇，一時以為親。如此循環，而遂生歐穆亞（Timour）之人生觀。小雅中之傑作，皆此種競爭之產物也。且北方之人，不為雅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界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此詩歌的文學，所以獨產於北方學派中，而無與於南方學派者也。

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南人想像力之偉大，豐富，勝於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居蠅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媮姑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七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像，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見之。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夫兒童隨想像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像等之產物也。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

化，較後於北方。則南人之富於想像，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所以優于北方文學者也。

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於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遠之感情之後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無所歸，是以無純粹之詩歌。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騎驛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當奉北方之思想焉……

屈子之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其廉固南方學子之所優為，其貞則其所不屑為亦不能為者也。女嬃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筮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於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疎者一，被放者再，而終不能易其志。於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種歐穆亞。雖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弔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學所負於北方學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於南方學派者，抑又不

少。彼之豐富之想像力，實與莊列爲近。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譔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於是思想之遊戲，更爲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爲長句，變短什而爲長篇，於是感情之發表，更爲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純摯之性格。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爲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之想像的原質，亦須有純摯之感情爲之素地，而後此原質乃顯。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儂簿冷淡之夫所能託也。觀後世之詩人，居淵明，居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屈子文學之精神）

誠然，他所謂想像，所謂情感，在現在，已成了一般文學青年的常識，而耳熟能詳了；他所論的環境的關係，單著眼於地理，如果有人以 Plekhanov, Friche 的尺去量，當然也未必盡合。但是，我們別忘了時代，王氏說這話，在三十年以前，那時雖已廢止了八股，雖已設立了學堂，但大多數的讀書人，還正在大做子曰學而時習之，議雲從龍風從虎論。當時文學界的腐敗如彼，而王氏見解的明通居此，這還不夠使我們佩服嗎？

此外，王氏還論到中國敘事文學之不發達，雅俗之分不過是時代之差，都是發前人所未發的。

敘事的文學（謂敘事詩史詩戲曲等，非謂散文也）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元之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格爲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有人格矣，然他戲曲則不稱是。要之，不過稍有系統之詞，而並失詞之性質者也。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者，此則後此文學家之責矣！（文學小言十四）

抒情之詩，不待專門之詩人而後能之也。居夫敘事，則其所需之時日長，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詩家之數之所以不可更僕數，而敘事文學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文學小言十五）

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尙以百數。其中之文學確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尙不能以道里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志乎是也。（自序二）

吾人所願爲古雅者，寫由吾人今日之位置觀之。古代之遺物，無不雅於近世之製作。古代之文學，雖至拙劣，自吾人讀之，無不古雅者；居自吾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故古雅之判斷，後天的也，經驗的也，故亦特別的也，偶然的也。此由古代表出第一形式之道，與近世大異，故吾人觀其遺跡，不覺有遺世之感隨之。然在當日則不能。若優美及宏壯，則固無此時間上之限

制也。(古雅在美學上之位置)

中國的批評文學本來很幼稚。或是以禮義教化爲評批諸文之標準。我是斤斤於字句之末節，如金聖嘆之評西廂水滸。即使之注意到文章的風格者，也只是用一些極抽象的話，如什麼「神」

「氣」「味」等，令人不可捉摸。其能以西洋的文學原理來批評中國文學的，當以王靜安爲第一人。

如果有人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話，我希望他們不要忘記了

王靜安先生。

梁章鉅記秦腔

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五趙普條云：

偶爲友人招觀劇，余不喜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爲余左袒者。適呈戲單，余點訪者一齣，蓋崑曲與秦腔並有之，曲文初無小異。客謂余之善調停。

按梁氏爲嘉道間人而喜秦腔，可見秦腔在當時已甚流行。且云「坐中客多爲余左袒者，」更見當時士大夫耽此聲調者頗有人也。

(張剛)

詩 與 語 音

吳 世 昌

三年以前，我有一次讀司各脫的紀事詩「Munio」他紀
中古時代二個威武的使臣屹立在石階上。用這樣的三行：

Two Pursuivants, whom tabard dech
With silver sentcheon their peck,

Stood on the steps of stone (canto 1st stanza 11th)

司各脫不一定是人盡喜歡的詩人，這首紀事詩未必是他最好的
代表作，我舉這三行也不是這首長歌中最精警的句子。但這三行
中最後的一行給我留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因為從“stood”

“steps” “stone” 三個字上面，使我感悟到詩的聲音的力量和
他所給與讀者經驗上的印證，有最深切的關係。詩人寫詩的目的
在使他自己的經驗和由這經驗引起的感覺，傳給讀者，使讀者有
同樣的經驗與感覺。詩人「經驗的傳達」已經變成近年來歐美
文學批評界最中心的問題。特別是以 T. S. Eliot, I. A. Richards
為中心的建設在心理學上的批評論。詩既然寫了出來，當然是

要讓人讀的。要真實的欣賞詩，當然得把作品經自己仔細讀過，雖
然在外國往往有請詩人自己把作品朗誦，表從除了收拾清楚耳
朵以外可以什麼都不負責，但那畢竟是有限之至的例外。把詩人
的作品讀過，不但他的內容在你的思想中經過一次不能含糊的
試驗，同時他的表現能力 (representation) 也讓你的心和口重
新表現一番。有許多別人的經驗，若不是經過自己的表現，往往不
能認識他的價值，不能感覺他的力量。我舉一個單簡的例。近年來
中國頗流行喊口號，我們就說口號。不論是國民黨審定了在報上
公佈的，或是印在共產黨暗中散佈的傳單上面的，凡是白紙上的
黑字，誰見了都不會感到多大（也許有一點兒）興奮。但如果在
幾萬人的大會中，任你預先抱定怎樣冷靜的態度；聽着搖山振谷
的呼喊，你也不能不感動；你若參加這團體自己跟着大從一起喊，
你不但會感動，你會興奮，你會毫無疑問的認承他的力量。假使政
治運動上的口號是一種力量，詩當然更是。詩在你夫讀他以前是
別人的經驗，經你咀嚼過，朗誦過是你的。詩人要把他的經驗傳達
給你，如何表現是他的責任，如何認識，感受，欣賞他所表現的却是

你的責任。所以你不但得設身處地的想像，你還得讀，再讀，三讀，四讀，可能的話，千百遍的讀，如果那在一篇名篇——有許多即使不是名著的作品，也須要多讀才能領會，李商隱詩便是最好的例子，因為只有經過自己的口齒喉舌，那作品纔不能逃避你的試驗。這有心理學上的根據（說詳下）回到我上面所舉司各脫紀事詩中的三行。我們知道他所要描寫的是金甲銀盾，屹立在中古時代堡壘前石級上的使臣。他連用 *stood, steps, stone* 三個字。這三個字都是以輕清的磨擦聲（s）起，緊接着在重實的爆裂聲「t」和「t」以下的亢音「s」在一個有氣無聲的子音，他不但有「爲他音先導」的預備作用，同時還有掃除和肅清除了讀詩以外一切不相干聲音的作用。（我們在戲園或大會往往用「s——」的「s——」的聲音來掃除一切雜談或鼓掌聲。）接着在讀起來比較費勁，同時又顯得重實（Weighty）有力（Powerful）堅定（Steady）的「too——」[te——]「to」這在即使不懂得英文原意的人，就便聽了這幾個字的讀音，也會感覺得重實，有力和堅定；而這三者，正在那使臣屹立的神韻威儀。司各脫並不用字眼上的意義來傳達，他只選幾個聲音本身就具備這種威儀性質的字眼。這是他的藝術手腕。

在英文詩上，這類例子假使我們要留心找，是一種無盡藏的發現。特別是在 Milton 和 Swinburne 的作品中。法文詩中我想這類例子一定會更多。但我只舉司各脫的這三行，並不在因為

這三行是最美的詩，却是因為這三行是最清楚的例子，最能編解釋我以下要說明的話。我們讀這三個字，在輕輕的「s——」了力一下之後，立即用力讀以下的音節，因為我們讀者自己讀時「用力」自然而然感覺到詩中人物和動作的堅定有力。我不想從外國詩中多舉這類的例，因為我的下文多半要論中國詩。我之所以要引英文詩來做一個引例，因為我下文主要部分雖然是論中國詩，但我有時要備用英文字母來解釋我的理論。

二

要說明詩的聲音（我不說音樂而說聲音因為音樂的「樂」字用現在的眼光看來是太籠統，太不清楚，太難分析，太無把握的名詞）和讀者讀後所受的感動的關係，必得第一分析人類發音器管所能發的各種聲音的種類，和各類聲音所能代表，所能引起的感情。（感情兩字有語病。細緻點說是感覺（Sensation）所引起的以往經驗中同樣感覺的快感或不快感。但爲行文方便計，仍用感情這名詞。）第二，研究我們讀詩時所必須經歷的心理歷程（Mental Process），和在這歷程中的種種現象。關於第一條。我所要論及的既然是中國詩，語言文字的聲音種類當然只能從中國文字的材料中去找，雖然有許多基本的聲音是各種文字相同的，如小兒呼父母之聲，否定之聲，（中文「不」法文「Pas」……）等驚呼之聲，人類大抵相同。但在各不同民族所發語言的聲音，他所

起的感覺是否相同，暫時不是本文所要論及。(註)也許以後從語音學中更透澈的研究，會求出人聲音所代表感情的共同點。那也不是不可能的。關於第二條，我們讀詩時心理歷程的分析及說明，多謝呂却恰(A. I. Richards)先生，他已經有比較客觀的說明和系統，可以供我們參考。

三

先說第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太久了，這一方面的文獻也自不少。爾雅、方言、玉篇、廣雅都是研究的材料。但在前人對於這方面研究的結果却是太少，太沒系統。高郵王氏的工作，如廣雅疏證，方言疏證，釋大等，很有向這方面造成一個新系統的趨勢。但嚴格的說，祇能算是材料的蒐集，現象的說明，似乎還沒有獨到的結論。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如釋大，他舉了幾百條的例子，說明多少字都有「大」的意義，而且依聲分卷，也是很有價值的編排，但他始終沒有說明爲什麼那些聲母有「大」的意義，爲什麼古人要用那些聲母。(不是別的聲母)來代表「大」的意義。直到近年來，章太炎說到語言發聲的緣起，他把「雀、鵠、雅、雁、鴛、鴦、鷓、鴒」等歸爲表音一類，把猴、雉、狙、雞、鸚、鵡、等歸爲以發聲命名一類(國故論衡上)才稍稍有大注意。劉師培的原字音篇上和下(左盦集卷四)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證例。潘尊行的原始中國語試探(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三號)舉出語言發聲由來的六種模仿語。

因爲本文不是專論語音的起源，不能詳細探討，祇把這六種模仿語極簡單的說到一下。

第一種 圓轉的聲音 今人用「*rolling*」或「*rolling*」模擬物體滾動的聲音，初民即以「果蘆」「蠟蠟」「苦蕒」「顛顛」……等聲音爲圓形物的名詞。

第二種 衝撞的聲音 今人以「*clinking*」「*clinking*」或短音「*clink*」「*clink*」摹擬即古人之「停鐘」「丁東」「叮噠」「丁丁」「鑿鑿」……等。

第三種 碎或爆裂的聲音 例如「*pipa*」「*pipa*」一類聲都是亦即爾雅「粵逢曳掣的」「粵逢」在水爲「澎湃」在石爲音「磅礴」在草爲「蓬勃」在獸爲「屏逢」。

第四種 切磋的聲音 今人摹擬鋸木的聲音是「*clink*」或「*clink*」形容人饒舌不休稱「囉咕」亦即「囉語」「枝梧」「越越」……諸聲所由來。

第五種 瑣細的聲音 如風吹樹枝，秋凋黃葉，以及小蟲在草上跳動的聲音，要摹擬必用「*clink*」「*clink*」「*clink*」等，因此有「須松」「蚣蝓」「螻蛄」「蟋蟀」等名。

第六種 作態的聲音 如說「魚」字時撮口上撮作「魚口上見」之形。又如「鴨鴨然皆爭歸義」「天下鴨鴨」之「鴨」

註：讀者對這問題如有興趣可以看 Joseph Eskins: *Chinas Place In*

Phitology

「嗚」亦是摹擬曉曉不休的說話形態。

上面所舉六種摹擬聲，雖然是潘氏用以說明古音，但現在也照樣有用。六種之中，除第一種及最末二種外，其餘三種都是用作形容詞及副詞 (E.g.) 第五種如「悉索」、「蹙蹙」也可用作形容詞或副詞。這類用法後世以元曲中為最多，本文以後要說到。但潘氏的證例祇在說明語音之所由起，而且多是客觀的狀態外物，還沒有說到這些聲音和人類情感的關係。下列幾段文字，比較的是更深一層的探討。

「……陳氏東塾讀書記申其誼，又引鄭伯奇說謂：「聲象乎意，以唇舌口，氣象之，其蘊至精。」蓋人聲精者為言，既為斯意，即象斯意，製斯音。而人意所宣之音，即為字音之所本。例如喜怒哀樂為人之情，惟樂無正字。「喜」「怒」「哀」三音之字，即象喜怒哀樂所發之音。

(古怒字之音近武) 愛惡亦然。人當未睹未聞之物，猝顯於前，所發音多係倏聲。「夥」「頤」諸音本之。人當事物不能償欲，口所發音，多係歛聲。「鮮」「細」諸音本之。推之「食」字之音，象啜羹之聲。(當音試)「吐」字之音，象吐哺之聲。「咳」字之音，象以喉。「嘔」字之音，象以口。「兮」「之」之音，象以鼻。「斥」「驅」之音，象揮物使退之聲。「止」「至」之音，象招物使止之聲。「奚」字之音，象意有所否之聲。「思」字之音，象歛齒物之聲。均其證也。……」——原字音篇上

「古代造字，慮字音展轉失其真讀也，乃以字音象物音。例如「火」之音為「呼果切」，即象風火相薄之聲。「水」之音為「式軌切」，即象急湍相激之聲。(蓋水音為漸漸，水字之音象之。今江南「水」讀若「矢」) 震從「包」聲，瀑從「暴」聲，從「散」聲亦猶是也。

「其有象物類自呼之音者，如雁以「亂」為「燕」名，說文云：「齊魯謂之「乙」，取其名相呼。」「燕」「亂」音近，均象燕音。……蜂蟻鳴聲若「屈」，故河北以「屈屈」相呼。「屈」即陸疏「趨趨」之「趨」也。……鳩曰「鴿鴿」，蜂曰「蠅蠅」，行履「啞啞」，宵扈「噴噴」，均斯例也。又猶從「苗」聲，(世昌按：閩人至今呼猫曰「苗」) 鴿從「昔」聲，鴿從「牙」聲，鴿從「合」聲，蛙從「圭」聲，……所從之聲，均與物鳴之音相若……

「惟物音不克自宣，斯以擊物之音相擬。如鐘從「童」聲，柝從「斥」聲，板從「反」聲，(世昌按：古無輕唇音，「反」即讀如今音之「板」) 是也。若「滴」字之音，欲以檐榴下注之音，「湫」字之音，欲以水流之音，亦字音曲象物音者也。」

——原字音篇下

綜合上面潘氏、劉氏的話，我們可以把語音的起源暫時分作三大類：

第一類 純粹客觀的，基於聽覺的摹擬。

甲 例如潘氏第二、第三、第四各種「丁東」「澎湃」「嘖嘖」

各音都是。大都是用作形容詞或副詞的。

乙 即以所形容的抽象性質呼實物，變成名詞的讀音，則有第一種「果蘇」，「顛顛」第五種「蜈蚣」，「蟻蟻」等類例子。劉氏所謂「火」象風火相薄之聲，「水」象急湍相激之聲，從「包」聲，從「散」聲，從「童」聲，折從「斥」聲，亦可併入此類。

丙 以所形容的抽象性質狀擬動作，作為動詞的讀音，亦是。很普通的類如潘氏第四種所舉「齟齬」，「越越」等詞都可用作動詞。

丁 劉氏所謂名物之象自呼之音者如「燕」，「鼠」，「貓」，「蛙」，「螞蟥」，「蠅蟻」(乃至英文的(Cuckoo))都是。

第二類 比較客觀的，基於作態的摹擬：

甲 如潘氏第六種所舉「魚」字發音時撮口上擦作「魚口上見」之形，副詞中的「嗚嗚」，「嗚嗚」都是。

乙 如「空」，「虹」，「弓」，「鉦」諸音發聲時，都把上脰高舉，使口腔內部成空虛之勢，表示「空」，「虹」，「弓」，「鉦」諸字所代表的意義都有內部空虛的性質。又如發「高」音時上頸高舉(註)發「低」音時下頸下沉，都有同樣的作用。

第三類 基於人類主動的表情。

甲 依據表情狀態發音。這類聲音，大抵是人類對於某種刺激來時表示快感，不快感，或其他態度而發，口腔發音器管的動作，

多半與面部表情一致的，有時連身體上其他部分都有連帶動作。劉氏所謂「喜」，「怒」，「哀」三者之字，即象喜怒哀所發之音，即是說我們讀這些字音時，發音器管的部位和面部肌肉的收縮弛懈，都與我們若真實經驗到這些字所代表的情感時發音器管的部位和面部肌肉的收縮弛懈相符合。劉氏下文「人當未睹未聞之物，猝顯於前，所發音多係侈聲」，「夥」，「頤」諸音本之，「更能說明這種現象。他這例子，大概是從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一語而來的。我們驟見驚奇的事物，自必侈口呼氣，「夥頤」便是呼氣之音。這和北京土語中「好傢伙」的「好」字，並沒有意義，只表示驚嘆，同一作用。

乙 純以發音器管部位的改變來表示動作的意義。例如劉氏所舉「食」，「吐」，「咳」，「嘔」，「斥」，「驅」，「止」……諸音都是。

上文所舉那些字音探原的分析，當然是十分粗淺。「掛一漏萬」是不須諱言的，並且所舉都是最原始最直接的例子。但我把它們用作我下文的引證，並不礙事。「原始」有兩種好處：一是基本，徹底。二是簡單，純粹。無論怎樣繁複的詩文，它所構成的原子總是最基本，單純的字句。我們要分析原子的性質，正不妨從基本，單純處入手，才能澈透。

分析起來，人類所能說的聲音其實也很有限的。中國的國音

註：上頸連着頭骨，其實是不能動作的，但口腔其他部分的動作可以藉

字母，聲母韻母一起才四十個。英文字母才二十六個，國際音標一共也只二十幾個。這些字母很可包羅人類一切說音了。語言的不同，其實並不是聲音上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是聲音配置的不同罷了。我們姑且把人類語言分為二類：如上文所舉摹擬外物的語言稱為被動發音。基於人類主動的表情而發音，稱為自動發音。自動發音的種類，和各類聲音所能代表，所能引起的感情。人類大抵相同。例如中文的「夥頭」，英文法文的「工」，都有驚止的意思。笑聲的「哈哈」，英法各國文字與中文完全同音。中文鄙夷的聲音「呸」和英文的「Pd」或「Poo」亦同。他於咽嗚滯泣之聲，震怖慘號之聲，也是人類所同。這類語言比較直接而簡單，它所引起的感情，它在文學上的應用，也就同樣的直接而簡單。比較複雜而耐人研究的是本來為摹擬外物而發的聲音，因為心理學上的聯想或交替反應（Conditioned reflex）的法則，以及發音器管的動作，而引起情感上的變化和作用。

四

據呂恰慈的分析，我們讀詩時所經過的心理歷程，大概可分

下列六步：

- I 視管的感覺，白紙上的黑字。（visual sensation）
- II 由視覺連帶引起的「相關幻象」。（tied imagery）
- III 比較自由的幻象。（images relatively free）

IV 所想到的各種事物（references）

V 情感（emotions）

VI 意志的態度（attitudes）

上面六種的心理現象，比較重要的是所引起的情感和態度，因為這最後兩次是我們讀詩的最後結果，也可以說是讀詩的目的。字句上的字面意義，只要經我們目光掠過就可以抓到，不必我們心裏念過，亦無須用我們的心耳默聽字音。（按：心中的默讀和默聽，即是上列第二項的「相關幻象」。）但這些「相關幻象」，據呂氏的研究，却能夠給讀者以新的刺激，這些新的刺激，擴大和增加讀者感情的震動。正當這些感情震動的時候，每一個受感動的神經系統中更會有新的感應（new reinforcement）發生。就這樣，看來似乎不可信，白紙上的黑字能激動人類心神全部的能（energy）是很可以解釋的。（見呂氏文學批評原理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P.125）

其次是關於思想的部分。上面所列的第四項，用文字的符號來代表思想，其實也只是心理學上交替反應的一種。寫個「天」字給小孩子看，同時用手指指頭頂蔚藍的一片，小孩子記住了。二橫一撇一捺是指頭頂蔚藍的一片，「天」字最單純的思想就在小孩子的腦中成立了。其實大孩子老孩子在他們腦中成立更複雜的思想也是一樣。不僅認字，或者用別的符號代表別的事物，（如人民以國旗代表國家，政府以勳章代表爵祿，賈寶玉以畫手

帕代表愛情等。則如俄國心理學家 Pavlov 在每次喂狗以前鳴鈴，以後鈴聲響時雖無肉食，他所試驗的狗也照樣流涎，亦不外此例。但文字的功用是兩層的：牠的意義所激動的是思想，牠的聲音所激動的是情感。思想是字義的直接產物；但思想也能激動情感，所以字義同時還有一種間接產物——情感。字音沒有間接產物，它祇有直接產物，也就是情感。當然字音也產生思想，例如說「蟋蟀」時也就代表蟋蟀這蟲；但因為「蟋蟀」二音所代表的是這蟲在舛間跳動的聲音，同時「蟋蟀」這蟲在我們經驗中對它種種的感情都跟着這聲音一起來，所以我們一聽到「蟋蟀」的聲音，立即起一種反應，對這聲音和它所引起的情感探定一種態度。更進一步，從我們發音器官本身研究，我們此刻讀着這「蟋蟀」二音，聲氣的呼出，舌尖的閃動，都有一定的部位和動作的規律。這類發音器官的部位和動作的規律，也能引起一種最微妙的感情，因為由我們此刻讀着「蟋蟀」二音的部位和動作，能引起以前經驗中同樣部位與動作所引起的感情。（以前經驗的銳鈍，豐富，繁簡，強弱，類度，當然人各不同。但是配稱文學作品的讀者的，當然得有相當的準備。）我們以前讀「蟋蟀」的字音，因為在某種部位和動作之下發出來的是淺齒音，這淺齒音是摹仿蟋蟀在舛間跳動的聲音，從「蟋蟀在舛間跳動的聲音」這回事上，我們所引起的思想，直接是「蟋蟀」「舛」「蟋蟀的跳動」「熟悉索索的聲音」間接是「秋天」「黃昏」「舛場」因為舛不能吊在空中甚至

於舛的顏色，因為舛不能沒有顏色，甚至於「蟋蟀的後足」「蚱蜢跳動的聲音」對於這一大串的思想，每一項都附着我們的感覺和態度。對「秋天」的感覺是「爽朗」「澄澈」「憂愁」……對「黃昏」的感覺是「暗澹」「靜穆」「沉悶」……對「舛」的感覺是「芳馨」「卑微」「綿芊」……對「蟋蟀」的感覺是「厭惡」「可憐」「可愛」……對「熟悉索索的聲音」的感覺是「輕擾」「恐懼」（假使他被另外一個「熟悉索索的聲音」——蜈蚣咬過一口的話）「驚喜」（也許他愛人走路的声音是熟悉索索的）……實際上我們讀「蟋蟀」二音時似乎思想和感覺不會跑得那麼遠那麼快，但仔細想來，並不是我們沒有那些思想和感覺，祇是我們沒有把那些重重疊疊的以往經驗中的思想和感覺認得清楚罷了。我們以往的經驗，好比是一層層重疊的照相底片。（註）假使我們祇讀「蟋蟀」這二字的音，那我們已往經驗中所有與蟋蟀有關的底片都會牽連到；那思想和感覺會異常繁複，假使我們用力思索的話，但詩人不做那樣傻事，他也不讓他的讀者麻這無謂的煩，他把蟋蟀這名詞擱在最適當的上下文中，他祇從讀者已往的經驗底片中抽出和他的詩意最有關係，最適當的幾片，來配合他的詩文，使讀者讀完了他的作品，引起最適當的思想

註：「照相」這名詞祇有視覺的意義，用在這裏不甚適當。因為「經驗的底片」應當包括「視」「聽」「嗅」「觸」「味」等種種感覺不僅「視覺」一種。為比較上的方便計，姑且採用這名詞，願讀者不要誤會。

和感覺，最美最快適 (Pleasant) 的情感。但是詩人雖然把「蟋蟀」安置在上下文中，可是上下文中的「蟋蟀」還是照樣有它發音時一定的位置和動作，和這類動作所引起的感覺、情感、態度。祇是因為詩人安置的適當，除了讀者不相干的 (irrelevant) 感覺、情感和態度，使他應當有的感覺、情感和態度更清楚、更深、更靈活、更快適。在讀者本來讀「蟋蟀」二音時聲氣的流出和舌尖的閃動，原不會引起特殊的情感，但因為讀這二音的經驗太多了，凡是聲氣這樣的流出，舌尖這樣的閃動，一定是伴隨着這樣感覺和情感；以後讀「蟋蟀」的字音，即便沒有「蟋蟀」的思想，也能有這樣的感覺和情感，與這樣的字音大同小異的發聲，也就有這大同小異的感覺和情感。

五

周濟在四家詞選的序論中論詞的聲韻說：「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又說：「陽聲字多則沉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

「東」「真」「支」「先」「魚」「歌」「蕭」「尤」那些客觀的字音，何以會有「寬平」、「細膩」、「纏綿」、「感慨」那些主觀的感覺？周濟這些話，初看似係臆測，實際分析起來是確有理由的。他有沒有經過客觀的分析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可以當得起他自己所謂「歷歷日久，冥發妄中」八個字。我們現在不妨越俎代謀，替他分析

一下「東真」……諸韻何以會引起讀者「寬平」……種種感覺。用羅馬字來標音，我們知道：

「東」韻諸字的韻尾是：-ong 或 -ung

「真」韻諸字的韻尾是：-ing 或 -ung

「支」韻諸字的韻尾是：-i 或 -ei

「先」韻諸字的韻尾是：-ai 或 -i

「魚」韻諸字的韻尾是：-ye 或 -oo

「歌」韻諸字的韻尾是：-o 或 -o

「蕭」韻諸字的韻尾是：-o

「尤」韻諸字的韻尾是：-i

仔細辨別起來，我們讀 -ong 或 -ing -ung 諸韻時，我們的口腔都張得很寬，舌勢也很平直，有一種廣大宏壯的氣概。「支」「先」各韻的讀音，舌邊緊貼上顎，祇留下舌尖部分一條極窄的路，讓聲氣從這條窄路上細細的流出。我們知道口腔內各部是感覺最敏銳，對外來刺激辨別力最弱的部分；他不僅像身體其他部一樣有冷熱、粗細、堅柔、脆硬各種辨別力，他還有味覺的辨別力，因此他的反應和情感也比較精緻。（他所應響及於全身者，也比身體其他部分的應響更大。）氣流細細的流出，在他便是很清楚一種的細膩的感覺。「魚」「歌」韻的 -ye 和 -oo 聲氣的出來迂緩而費勁，是嗚咽難吐或積鬱待舒的象徵，纏綿的表情和感覺正復如此。「蕭」「尤」韻的收韻是雙元音，蕭韻的收韻 -o 的作用使

音的震度高(◦ make the pitch high)而◦的讀音使上聲高舉，尤能顯示激昂的情緒。◦音也是震度高而發音得費勁。這類聲音都是嘹亮的。所以周氏的論調並不是全無客觀價值的。當代外國的語音學者如 Otto Jespersen 也有同樣的主張。他說「n」音有鬱抑沉悶的意境，如英文的 gloom, slum, stumpy, moody, alien 等都是用「n」起始的字都有渺小的意思，如 slight, slim, siach, sly, sloopy, slip slop, slut, slosh 等都是（詳見 Language: Its Origin, Nature and Development Chapt. on Sound Symbolism P. P. 400-411）正如中文淺齒音表「小少」的意思。如淺本小意，而水之小者為「淺」皿之小者「盞」貨之值少者為「賤」幣之小者為「錢」皆是。

這類例子極多，也不須繁舉了。

六

上面所說的都是字音和他所引起的情感在原則上的關係。現在要把這些字音在詩文直接所引起的感覺和情緒說明一下。記得詩刊二期梁宗岱給志摩的信中，曾經說到李義山的無題詩「芙蓉塘外有輕雷」的「外」字，他說讀「外」字音時彷彿已經有對雷自遠而近的感覺。他以為這是詩人的妙用，不可解說的。中國詩中這類問題多極了，比如「僧推月下門」「僧敲月下門」的問題，不但詩人自己無法解決，他的知己韓愈沒法替他解決，好

像永遠是詩學沒法解決的問題似的。我們假使用現在的方法來替他分析一下，「推」字「敲」平舌音，不僅他原來的意義是，並且他字音的象徵也是一種遲緩而延續的動作。「敲」字「kō」(唐音)空韻音字義和字音都是指一種急速而間斷的動作。我們弄清楚了這些字音所引起的感覺和情緒的不同，再看當時的詩境，也許做詩的時候下字更能正確一點，或者不至於像韓愈那樣推到韓愈身上去，雖然有這樣的故事流傳下來也頂好玩兒。

我因為平常留心這問題，讀書的時候就隨手扎下一些例子。那些例子都是零碎的，有時候簡直有點武斷 (arbitrary)。我也不想把這些例子好好組織起來成一個系統，或者歸納出多少原則。因為第一例子太少，第二現在心理學的發展程度似乎還不能許可我們這樣做，第三許多古音今析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而正確的解決。我只想就那些例子中找一些最有興趣而可以用常識解釋的問題作一番分析的工夫。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原則的，我說我不想歸納原則，但如例子本身是原則，我也不否認，那些原則如其要修正，我等着比我高明的人。我是想借這些例子引起一些讀者對這問題的注意和研究。

前人的詩話詞話未嘗不注意這類的例子，但他們往往知其然，却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們知道並且能指出那些特殊的例句；領實面外，有時也說一說那些字句所引起的感覺。人間詞話說秦少游的「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所引起的情緒是「

「可堪孤館」四字都是直硬的「仄音」讀一字喉頭哽住一次，最後「館」字剛口鬆動一點到「閉」字的「平」又把聲氣給雙唇堵住了一次，因為聲氣的哽苦難吐，讀者的情緒自然給引得淒厲了。再看李義山的無題：「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我們覺得有無限不盡的情意。以後用同樣方法寫情的句子如歐陽修的「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西廂記的「當初那巫山遠隔如天樣，聽說罷又在巫山那廂。」我們總覺得不及李詩的深摯。我們一時也許說不上理由來，但決不是沒有理由的。他的關鍵全在「更隔」二字上。這二字都是「仄」音，收聲的元音又都有深近喉部的「i」音，這二個音碰在一起，讀時就得異常使勁。「使勁」是藝術欣賞中很重要的一個條件。現代西洋畫中點色主義（Pointillisme）的一派，他們的理論根據差不多就建立在這一點上。譬如要畫橘子的顏色，他們並不在畫布上畫上調好了的橘色，他們祇把黃色和紅色分別的塗上，讓看畫的人用自己的視覺來看成橘色。使他們看畫的時候，同時須要有一種視覺上的「組織力」，換句話說，看畫的人不能隨便便，他們的視覺得「使勁」（Exert energy）在這派畫的作品中，色彩的配置是藝術家的責任，色彩的調和却是讀畫者的責任。畫家把畫的符號（色彩、線條、光影等）配置好了，讓讀畫者的組織力和想像力去造成一種新境界，這種由讀者自己造成的新境界能

够和畫家理想的境界暗合，自然比畫家什麼都弄好了讓讀者不負任何責任的去看更有意義。我們有時候不願吃五味都調好了的菜，要自己把生菜塗醬加辣的吃，那意義，我想也就在這一點上。要讓味覺本身同時把不會調好的不同滋味組織起來。「使勁」還有一種作用，能使我们對於所欣賞的事物注意力更加集中，使我們的欣賞更有意義。譬如我們平常走康莊的大道，身體各部都很純熟自然，有時走了好久還不知自己在走着，也不知所走過的路是怎樣的。但如果是爬山便不同，山愈險怪，你愈「使勁」，每一步的注意力你都得集中，才不至於墜，因此你平常不注意的山花野草，怪石奇峯，都會參差突兀的跑到你腳下眼底。你會覺得這一次的爬山更有意義。我們讀完了「劉郎已恨蓬山遠」已經預備好了一種悵望的心境，再讀下去的「更隔」便有格格不能吐的感覺，這種感覺最能暗示上句恨（註）的心境。惟其因為他格格不能吐，便得「使勁」，要使勁，讀者對於這首詩的感覺更親切，對於詩中情緒的了解，已經不是被動，而是處於主動的地位了。這是讀者的「入神」（ecstasy）。聶勝瓊的那首人所共知的鷓鴣天「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隔個」二字也是「仄」音，有同樣的作用。「滴到」二字都是「平」音，象徵水滴的聲音，又使讀者的情感有斷續的感覺。

註：中國詩詞中的「恨」決不是現在「恨人」的「恨」。他是「怨」和

愛併在一起的一種心理狀態。

我們說「不」「爭」「莫」諸音都有令人讀時使勁的感覺，很簡單的理由於是爲那些字都爆裂音。從音韻學上看，爆裂音以外，其次得使勁的是摩擦音如「s」「z」「ch」諸音都是。所以如果爆裂音和摩擦音連續的讀，而且讀得極快，實際上使二音同時發音，我們所使的「勁」更在單個的爆裂或摩擦之上。具體點說，「爭」的音比「不」或「莫」都要強，都要更使勁。假使我們把陸放翁的「不信人起勝夢間」做例子，我們可以把他寫成三式：

a. 「爭」信人間勝夢間。

b. 「不」信人間勝夢間。

c. 「莫」信人間勝夢間。

我們仔細辨別這三句，因爲一字之改，在意義上並無多大分別，而情調的強弱則完全不同。「爭」信……一句最強最使勁，因爲「爭」是「s」音，「z」和「ch」都是強音的音調。他所暗示的是最重着實的情調。「不」信的不是「p」音，「p」雖然也是強音，但比起「s」來，算是次強音調。「不」字除了他的字義以外，他的字音是一輕侮傲慢的情調。（參看上文第三節最末一段）最弱的當然是「莫」信……一句。「莫」字的「m」音緩緩的從唇間流出，完全是一種喃喃的音調，代表的是遲疑沉鬱的情緒。從這個例子，我們知道同一意義的字眼，因爲各字聲調的不同，他所引起的情境完全不同。由情境的不同，影響到全句的含義，甚至影響到詩人對於人生的態度。

字音不但能暗示各種不同的情調，有時一首詩的意義境界都能從聲音中表現出來。讀邊塞詩人王昌齡的《從軍行》：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旂半卷出嚴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

生擒吐谷渾。

這首詩不必管他每一個字所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幾乎聽了他的聲音就和知道他所表現的情緒。「大漠」的「漠」因爲發音時口腔的空虛和雙唇摩擦的關係，讀着就可以感覺到沙漠的沉悶和廣漠。「昏」字的音也暗示一種渾濁不清明成的覺。

第一句單七個字，已經從他的音調中把「從軍營裏望邊塞」的情形表現無餘，而且他給你一個浩大的氣概和境界。底下「出嚴門」和上句的境界完全是一貫的，但這中間却有「紅旂半卷」，「紅旂」的「旂」半卷的「卷」都是收斂的聲音，二字的讀音都有期期不能出聲的感覺。所其這七字不但把紅旂的顏色在大漠中映得極其鮮明，而因爲接着「昏」「紅」兩個渾濁的字音底下突然用期期的幽聲，連卷旂時那種嚴肅的情境都給他表現無遺了。在二個幽聲中間用一個輕微的爆裂音「半」字，也能幫助那種嚴肅的情境。最後「已報生擒吐谷渾」一句，「報」字高音，很有誇大的意境；吐谷渾這名詞很奇怪，它字音的本身便令人有一種驚愕的感覺。

又如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果我們把他改爲「悠然見西山，」或「悠然見北山，」或「悠然見東山，」雖然不

一定比兩山更壞，但總覺得不是陶淵明的詩，甚至於和他的人格身世都不相稱。這話似乎是武斷而主觀，（因為不論東南西北，要換一個字有什麼關係？）但如果稍為分析一下，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讓我們看：「西山」二字都是以「ㄨ」音起，宜於寫淒清輕倩的感情。「東山」的東字以「ㄨ」音起，山字以「ㄨ」音起，而二字的收音都有「ㄨ」，所以「東山」二字都是發揚宏亮之聲，也就祇宜於表現那一種情感。如果用「北山」因為「北」字以「ㄨ」音起，「ㄨ」是爆烈音，爆烈音所表現的是迫切急遽的情感——所以「西山」「東山」「北山」所引起的淒清輕倩，發揚宏亮，迫切急遽的感情，都令人覺得不與陶淵明當時的情境相稱。不僅是不與他老人家的身世人格相稱，即便和上文的「悠然」也不相稱。只有「南」字所暗示的沉起迂緩的情調，才能表達此老遲暮採菊的心境。

舊詩詞中運用字音來表達情感，最習見的是淺齒音（ㄨ，ㄩ，ㄩ，ㄩ，諸音）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差不多已經盡人皆知，但很少有人能指出它的妙處。譽之者也不過說，「是鍛鍊出來，非偶然拈得也。」我們如果把這些字眼分析下來，可以知道除了「覓覓」「冷冷」以外，其餘都是淺齒的「ㄨ」音。「ㄨ」音如果加上喉音的「ㄨ」，便會變成很沉重的音，如「爭」「做」諸音都是。但如果語尾是「ㄨ」或「ㄩ」讀的時候，祇是舌尖在齒齦輕輕的閃動，因為舌尖動作的輕，字音所

引起的感覺和情緒也就很輕清。在「ㄨ」「ㄩ」「ㄩ」許多不同的字音中，各個字音所暗示的情緒也自不同，七是比較重實的，但用得適宜，也能使他輕輕的着音，如馬聲的「得得」「簷漏的」「點滴」很能輕輕的點逗情感。「ㄨ」音所暗示的是最深最細的感覺。「ㄨ」音比較空虛的。從實例中去找證據，往往有有趣的發現。即如李後主的「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下半句的「深」「鎖」都是「ㄨ」音；「清」「秋」都是「ㄨ」音；「桐」字的「ㄨ」音，是一種預備的聲音，不致於使以下「ㄨ」的字音顯得太輕飄，使全句的情調比較重實一點。正如月夜銀塘的一聲魚躍，在某種情調之下這撲通的一響必不可少。再就全句看，自「寂」字的「ㄨ」音至「深」字的「ㄨ」音，相去五字；自「深」字的「ㄨ」音至「鎖」字的「ㄨ」音，相去三字；自「鎖」至「清」接下去就是，但已經從「ㄨ」音變成「ㄨ」音，讀時聲調更加迫切，所以這句從全句讀起來，以幾個「ㄨ」音為主要的音調，便有一聲緊似一聲的感覺，同時讀者的情緒，也不知不覺的隨着音調而緊湊。

陸放翁的長相思，假使每字給他注上發音：

雲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雲水中；月明收釣筒。

也可以看出同樣的作用。這十八字中倒有十二個字有「ㄨ」音，其中八個是「ㄨ」音，全部的情調也有太輕清的感覺，不可不在收束時用較重的音調來襯壓一下，能和詩人的情調相稱。放翁的破陣子：

看破空苑塵世。放輕昨夢浮名。蠟屐登山真率飲。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閒心太平。料峭餘寒猶力。廉纖細雨初晴。苔紙閒題豁上句。菱唱遙聞煙外聲。與君同醉醒。

讀者可以自己分析，也有同樣的技巧和情調。但如果詩人的原意是要引起讀者一種輕清情麗的感覺，那當然祇能用比較輕清的字音。如晏小山的清平樂記載一個幽逸的戀愛故事，有這麼二句：

「柳蔭深深細路，花稍小小層樓。」「深」「深」「細」「稍」「小」「小」都是「ㄩ」音，全是有氣帶聲的字母，我們讀起來隨着自然的字音，也得小聲小氣的讀，彷彿讀響了，便怕人聽見，便會失却「柳蔭」「花稍」幽期密約的情味。這種寫法，最先得幽逸情調的神韻。

西廂記的「心間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一拜中。」「你若和小生厮覷定，隔牆兒誰和到天明，便是惺惺惜惺惺。」許多「ㄩ」音，都能暗示一種「幽私」的感覺。當然「ㄩ」音以後的收聲，也占很重要的地位，可以改變「ㄩ」原有的各種情調。譬如後面的音假若是開口開韻的音，他的情調會變成凄楚悲昂。放翁的好事近下下半闕「瘴雲變雨暗孤城，身在楚山角。煩問劍南消息，還怕成疎索。」「消」和「疏索」都是開韻音，為因發音器管弱開昂，感覺上也受到同樣的影響。而納蘭的鷓鴣天「明朝匹馬相思處，知隔千山與萬山」是更好的證例。

齒音是磨擦成聲的。磨擦的意思是聲氣出來的不自由，不能縱情奔放，這聲音的本身便有一種艱澀悽楚的感覺。以「ㄑ」拚

成的字都是磨擦音，所以要表示悽楚艱澀或類似的情調，以「ㄑ」拚成的字音當然是最適當。放翁的訴衷情「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在滄州。」最末二句最能表示那種作用。李義山是對於這種用法最擅長的一個，他的詩的深沉悽惻，多半是用這類方法造成的情調。舉幾個最明顯的例：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滄浪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沙隱

「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

望江頭江水聲。」溱秋滿遊曲江

常娥的第二句「長」「漸」「沉」都是磨擦音，「河」和「落」是開韻的音調，讀的時候很浩放，暗示曉星的背景是開闊浩放的秋空。「曉星」又是瑣碎幽細的音調，使最末的「沉」字更有力量。壓句，更能表現一種情調的沉重。夕陽樓的第二句讀起來一字高出一字，他的動律是「∟」式的，一直到「樓」字動向才平行。這全句是象徵一種理想環境的追逐。曲江一首由無數的磨擦音組成，前人評為調古情深，不是無見。因為磨擦音，讀時悽切的感觉，都跟詩音打成一片。特別是第三句，差不多完全由「ㄑ」音組成，使我們讀起來，彷彿有萬種愁恨，一起都堆上了舌尖，齒尖！

口腔的部位和動作，最能表現詩中的情緒。詩人寫詩的時候也許祇是天才的流露，並沒顧慮到那些，但如果他表現情緒的方法適當，他所用的工具（文字）便能感動讀者同樣的情緒。我們表

現「無可奈何」的情緒往往是侈口平舌的呼氣。打碎一個美麗的茶杯，掉了一件心愛的東西，沾污一件新製的衣服，或者能到一個無可援助的消息，最普遍的表情是放平了舌片，侈口嘆一聲氣。「嘆」和「太息」的「太」字發音，便是摹倣這種情感。小孩子做錯了事，看見大人張開口拖拖舌頭，也是相類的表情。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來看李義山的：

「莫嘆嵩重山君還，我未還。武關猶悵望，何況百牢關！」

嵩重從叔余之梓州

詩中本來所要表達的是送別的情緒，送別是一件無何奈的事。這首詩所用的字，凡經在旁邊加點的（嘆，山，還，關，望，況，關）都是開口平舌的嘆息音。除了「望」「況」二音以外，差不多都是押韻的。而且分配得均勻，逐句下推，有一種由近而遠的感覺，尤其適宜於送別的情緒。在元曲中，利用發音動作來暗示情緒，尤其是當時詩人最擅長的方法。西廂記「撲刺刺宿鳥飛騰，頭巍巍花稍弄影。」我們讀「刺刺」二音時舌片翻空，叫人意識的非意識的感到宿鳥飛騰之狀；讀「巍巍」二音時上下舌向外顫動，不但和前面的

「顫」音相應，並且還能象徵花枝的動。他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叨叨令，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古水仙子，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貨郎兒六轉，所用的疊字狀詞，都有更精妙的技巧和藝術。

七

我上面所說的祇不過是一些另辟的例子。爲什麼要選那些例子而不選別的，我承認是全無理由的。中國詩詞中這類的問題極多，詩和語音的關係最密切，要研究得從各方面入手。我的方法是一方面，並且我的材料也不全，例子的選擇也未必精審，更不必說「掛一漏萬」一類的話。但我相信我走的方向是對的。我對這些例子並不會組成系統，理由已在上面說過。如其我的文章能引起同好的興趣，使他們來糾正和完成這類研究工作，那是我意外的收穫。我願意把我的文章算作鋪路的磚石，讓這方面的學者踏着走到更遠的目標。

謝謝西歸先生督促我，得以寫成此篇。

幽默文學與諷刺文學

黃 源

自林語堂先生創刊論語以來幽默文章可說是風行一時。但我們往往把幽默文學與諷刺文學混為一談，實則此兩者是有明顯的區別的。那末何謂幽默文學，又何謂諷刺文學呢？據一般文學概論所給的定義，幽默似乎重在含有機智與幽默兩者，但若是將幽默與機智加以區別，則幽默的迫力，對於所表現的人物，事件，事物的本身，是直接感受到的，而機智是依存於表現它的樣式與語彙的敏感。這是一種看法，但就狹義的解釋，則幽默在多半的場合，是持有同情的暖笑，或甚至有憐憫的動情性（Pathos）的。狄更斯（Dickens）馬克吐恩（Mark Twain）的作品雖屬幽默，可是讀之並不覺得其含有惡感與惡意的譏笑。所以在許多場合，幽默文學是感情的心臟，人間的反之，機智文學，則處處築於理智之上，是解剖刀似的一晃的冷笑。因此，幽默文學雖可無限的長，而機智的文學，則以簡短潔練為特質。應是匕首一閃，刻入敵人心腑的作品。所以幽默文學，可使普通的讀者笑，而機智文學在懂得機智的少數讀者固頗有力，而不懂的人，則一無趣味，貪慾，愚者，野心家，以及反社會者等等，在機智文學倒並不是恰好題材的供給者。而

幽默文學，不過把他們不入調的外形，描寫成使人視為可憐者了。幽默文學是暢快的，機智文學是痛切的。幽默文學祇描寫事物與人物所表現的形式，並不深入其心腑，而加以分析。機智文學則深入其心理與內容，使他從內部暴露出來，所以機智文學中，把普通的人物事件都加以解剖，又把醜的內面暴露於白日之下。所以在幽默文學中，有有趣的握住有趣事件的幽默人物，而機智文學中，則有銳敏的洞察，惡意似的冷酷的理智。

可是一變成諷刺文學，那舞台就完全變了，雖說是諷刺文學，然而幽默與機智，當然亦為其構成之一分子。尤其是應該有種種智的要求，但是諷刺文學，是應比機智文學更前進的，有目的的文學。機智不必單憑惡感而構成，機智作家的尖銳的洞察力，祇是無意的暴露普通人所不知道的黑暗面。他之出現，對於那對象並沒有的欲加以挖苦的目的，祇是偶然的惡意的觀察而加以批評，並不是有意的暴露。然而諷刺文學，在作者，開始就有一個批評的立場，從那批評的立場，一般的去批判那些愚蠢可笑的东西，便是所謂目的意識的文學，因為是組織的暴露，所以處處與自然發生

的機智文學是不同的。

當然，這三種文學型，也有混在一起的時候，也有個別分裂的時候。就一般看來，幽默文學是由於作家的性格與氣質，以個人為中心的，所以，幽默文學的作者，大抵在其自身具有幽默的性格。機智也與幽默有幾分相近。但是諷刺文學，是個人問題，同時是影響於時代性，社會性的傾向最強的。所以我們看到活動於幽默、機智、諷刺文學底裏的動機，的大要素，都是根據國民性的。

世界上最愛好幽默文學的，大概要算美國人了。據賓維思說：「有無數的幽默的貪慾，是美國人的特性。報紙每天為幽默犧牲無數的篇幅。所以美國的報紙，為要滿足美國人的幽默熱，其盡心竭力，是無足怪的。」所以有人以為美國文學有四種特性，幽默文學便是其一。那是美國國民性必然的產物。

說到機智的文學，其大本營無論如何要算法國了。法國人在拉丁民族中，以思想的清純而超類拔萃，因此產生 *Conte* 為法的文學之一主流。以明證的理智，把直覺所拾的材料，由豐富的藝術的感覺，以清妙而丰富的字彙，潑辣地表現出來。如實地提住人生某一焦點，在其一線的背景下，暗示廣泛的人生的伎倆，是非常之好的，那便是 *Conte*。那是被犧牲的小說。也可以說是用散文來寫的 *Sonnet*。不論怎樣看，法國國民，是有暗示的天才，天生直覺的國民性。機智是由直覺才產生的。

說到諷刺小說，那該推俄國了。所謂俄國，指的是帝政時代的

俄國，並不是沙皇政府下的蘇俄；諷刺小說發生的動機亦在此，如果思想家與作家所發表的思想，能自由地，完全的發表出來，那又何苦來依賴迂迴曲折的諷刺文學呢？——當然也有天生的去找諷刺的對象，有這樣的個性，氣質的作家——可是俄國帝政時代，尤其是近代俄國的作家，在那強權的政治狀態之下，他們非但沒有發表思想的自由，而且受到極度的壓迫。在帝政治下的恐怖政策，甚至任何方面都使人不敢作政治思想的傳播與主義的宣傳。於是為政治運動旗手的知識分子，惟逃入文學這個最後的防線，藉文學作其思想的宣傳。可是就是文學，也沒有打開正面而發表主張的自由。因此都不從正面，不揭破社會、政治的缺點，祇能從內面，用冷笑、諷刺來痛擊政治。哥郭里 (*Gogol*) 為其先驅者，薩爾其柯夫 (*Saltykov*) 烏斯潘斯基 (*Uspensky*) 尼克拉索夫 (*Nikolay Nekrasov*) 等，就此便產生了許多諷刺文學。尼克拉索夫 是有名的長詩：誰能舒舒服服地生活於俄國 (*Who can be happy and free in Russia*) 的作家。他受到「他的詩不是藝術」的抗議，於是二十年間，拋棄了詩筆，一方面苦於極度的君主制度而終。他在死前五六年，致其老師一信這樣說：「儘可知道當今我們的任務與文學是表示什麼意義呢？我開始寫詩的第一行時，那詩便被冷酷的統治者所剷除。那是廿七年前的事。現在我快死了，而在寫最後一行的期間，還受着種種的打擾。但是思想與文學，不論你怎樣壓迫，也不能就此消滅。於是潛入地下，帶了幾多倍的強烈的反抗

力而活動起來了。苛政是讓諷人的，革命的文學，由諷刺文學的時形型，在強迫的政治下，發揮其完全的機能，這正可說是文學的迫力的可怕的機能吧。」

於此，說回到現代來罷。希得拉的壓迫猶太系作家與自由主義作家，也有其理由存在。因為近代猶太系的思想家與作家，有諷刺天才的很不少。近代的思想家有兩個是不能忘記的，即勃蘭提斯(Brandes)與亞爾諾特(J. Nord)他們是最可怕的文化批評家。他們以尖銳，譏諷，惡魔的聰明，對社會時代之虛偽與不合理，不止的加以大砲的轟擊。本來，命運上受壓迫的猶太系知識階級，不

僅頭腦聰明，而且很有見識，所以譏諷與極度的惡感常是很利害的。近代德國文學的前線上，有許多猶太系的作家，其作品中頗有諷刺，憤懣，以及反抗的氣分。於自由思想家也同樣，因為社會不許其從正面攻擊的自由，勢必依存於深刻的諷刺文學。亨利·曼(Heinrich Mann)便是一個。因此希得拉痛恨至極，以致加以極度的壓迫。世界諷刺畫家喬治·格洛時(George Grosz)之生於德國，可說不是無因的罷。

本條係根據日人千葉龜雄的「滑稽文學與諷刺文學」寫的。

崑曲流行秦晉

李漁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笠翁文集卷二，頁27—36）云：

此女（喬復生）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即富室大家猶不數見，矧細民乎！是日（納喬之日）有二三知己，携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凰。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至三千里外（山西平陽）也？二姬垂簾竊視，予以警警目之。非惟曲詞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爲之翻譯乎！……

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朴，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閨老優，年七十餘，舊唐王府供奉人也，失主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

在此兩段中，可見明末清初間崑曲亦曾推行至山西陝西間，惟不甚盛耳。（頤剛）

所謂心理的描寫

夏斧心

打開文學批評的書來一看，隨處可以找到談論某某的作品是描寫這種心理的，某某的作品是描寫那種心理的一類的話。我們不防來舉幾個例子：

錢杏村文藝批評集九七頁：「她的（凌淑華的）特色是在描寫資產階級的太太們的生活和各種有趣味的心理。」

同書一二〇頁評沅君：「確實能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初期的五四時代的青年女性心理。」

素雅的郁達夫評傳一三頁：「第一篇沉淪是描寫着病的青年的心理。」

伏志英矛盾評傳一九六頁：「作者是個長於戀愛心理描寫的作家。」

文藝年鑑二七頁論施蛰存：「他所描寫的是偏重於心理和生理的方面。」

這一類的話，隨處可以遇到。他們所給我們印像是這些作家們大致是很懂心理的，否則不能給我們那些精密的描寫。

這之中，難免不使許多人發生一個誤解。他們以為這些地方

的所謂心理，就是那門學問名叫心理學的。可是，事實却不是這樣。比如有些人以為這些所謂心理描寫的作品是研究心理學的好材料。或者以為研究心理學的人是應該了解文藝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想像那般親切。

文學同心理學的發生關係，大體是出於兩個淵源。其一是「心理」這個名辭的歷來的廣泛性，同是一個名辭，他的含義往往可以漠不相關。其另一自然是許多文學作品中，確然牽涉到許多類似心理學的問題。

我們且從第二個關係談起。試把文學中的心理材料分析一下，可以分作三大類。用這種分類法來觀察，可以發見他們的背景。這種有意地造成的背景在中國文藝中還不能明顯地指出，至少就我所知，還不曾有過作家在中國文壇上有意地拿這種作品標示出來。在西洋的晚近文學中却顯然地有這種趨勢。所以我這裏所想到的並不限止於中文的作品，而且我還要說，倘使受了那種限制，我這分析簡直是不可能的。

一類是病態心理的描寫。最好的例子是托斯妥伊夫斯某在

罪與罰裏面所描寫的患羊癲瘋人的心情，原因是他自己本是個患癲症的。

一類是精神分析學的作品。一件許多人還不曾注意到的事實是這一類的作品與前些年所常論到的問題劇（例如易卜生的）是有着同樣的意義。要點是用文藝來發揮一個問題及其解救，祇是一方討論的是社會問題，一方是精神上的問題。但要點都是有個學說在文章背後，換言之是文以載道的（即問題）。則近來國內文藝家不少談到精神分析學的學理的，七八年前魯迅翻譯厨川白村的論文已發揮得不少，但是像西洋人那種有意的用這學理做背景來作的還不多見。英國小說家 D. H. Lawrence 的 *Sons and Lovers* 描寫着母與子的戀愛。另一個例子是美國戲劇家 Eugene O'Neill 的 *Morning Becomes Evening* 是講父女戀愛的。這些問題都是精神分析學的神髓。

第三類是所謂意識之流的記錄，西洋一本名著是 J. Joyce 的 *Ulysses*。這篇七百多頁的小說是一個人在一日間所做的幾件平凡事情，無非是些慶吊往來，但是其所以寫得這樣長是把人物心中一切意識到的，完全記了下來，即是說附着許多冗長的自

語。至少在技巧上這是一個特色。

從文學的觀點上看，這些個寫作是有着極濃厚的心理色彩。但從心理學上看，則這種作品與心理學的距離是相差得很遠的。因為這樣的病態的描寫，到底不知道有多少真實性。而意識之流，已不成其為心理學的對象，精神分析呢？實際不是心理學，至少不是正宗的心理學。懂得精神分析的可以完全不碰心理學，心理學的大多不談心裏分析。

讓我們回到頭一個問題，即名辭上的誤會。心理兩個字在心理學之前早就有了的，所以不得算為他的專利品。平常用來祇是指那內心的狀態。故文學中的大多數的心理描寫意思是心情的解剖罷了。我在前面所引的那幾位批評家的話，或者都是這種意思。

然而心理學另有一部生意經！他們研究的是個體的活動，尋找活動的因果律。所以不能希望心理學者照例地了解文學，文學不能也從心理學直接得到多大教益。

一九三三，十二，六

散文隨筆

選本

唐侯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報上有一點可以算是關於文學的小小的辯論，就是爲了一般的青年，應否去看『莊子』與『文選』以作文學上的修養之助。不過這類的辯論，照例是不會有結果的，往復幾回之後，有一面一定拉出『動機論』來，不是說反對者『別有用心』，便是『譁衆取寵』，客氣一點，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問題於是嗚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選本』的勢力。孔子究竟剛過『詩』沒有，我不能確說，但看他先『風』後『雅』而末『頌』，排得這麼整齊，恐怕至少總也費過樂師的手脚，是中國現存的最古的詩選。由周至漢，社會情形太不同了，中間又受了『楚辭』的打擊，晉宋文人如陸東晉陶潛之流，雖然也做四言詩以支持場面，其實都不過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詩，『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了。不過選者總是層出不窮的，至今尙存，影響也最廣大者，我以為一部是『世說新語』，一部就是『文選』。

『世說新語』並沒有說明是選者，好像劉義慶或他的門客所蒐集，但檢唐宋類書中所存裴啟『語林』的遺文，往往和『世說新語』相同，可見牠也是一部鈔撮故書之作，正和『幽明錄』一樣。牠的被清代學者所寶重，自然因爲注中多有現今的逸書，但在一般讀者，却還是爲了本文，自唐迄今，擬作者不絕，甚至於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時要做官，做了官大叫苦，便是中了這書的毒，誤明爲昏的緣故。有些清朝人却較爲聰明，雖然辨髮胡服，厚祿高官，他也一聲不響，只在情人寫照的時候，在紙上改作斜領方巾，或芒鞋竹笠，聊過『世說』式癡罷了。

『文選』的影響却更大。從曹憲至李善加五臣，音訓書類之多，遠非擬『世說新語』可比。那些煩雜字面，如草頭諸字，水旁山旁諸字，不斷的被摘進歷代的文章裏面去，五四運動時雖受奚落，得『妖孽』之稱，現在却又很有復辟的趨勢了。而『古文觀止』也一同漸漸的露了臉。

以『古文觀止』和『文選』並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却一樣的不可輕視。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

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昭明太子集」只賸一點軼本了，「文選」却在的；「讀古文辭類纂」者多，讀「惜抱軒全集」的却少。凡是對於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

選本可以藉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羣籍，採其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擇取一書，刪其不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新書，又一法也，如「唐人萬首絕句選」是。如此，則讀者雖讀古人書，却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於「就範」了。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却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稽康「家誠」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閒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映他所給與的糟或醜。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縱使選者非常胡塗，如「體林外史」所寫的馬二先生游西湖漫無準備，須問路人，喫點心不知選擇，要每樣都買一點，由此可見其衡文之毫無把握罷，然而他是處州人，一定要

「處片」又可見雖是馬二先生也自有其「處片」式的標準了。

評選的本子，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遠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

(十一月二十四日記。)

詩人的平面觀

豐子愷

畫家對風景作平面觀。故能撤去眼前遠近各種景物的距離，把牠們看作一幅天然畫圖，而隨寫在平面的畫紙上。詩人對風景也用這般看法，因此而獲得寫景的妙句。

李白詩句云：「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想像一羣人和馬行在萬山之中，眼前最接近的是同行的人的面，和馬的頭。人面與馬頭之外都是山和雲。雲山與人馬，在實際上當然隔着很遠的距離。把這距離撤消，當作雲山是緊貼在人馬的後面的背景而觀看，則在峯迴路轉的時候，便見「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的光景。這必須親歷其境而直觀地感得，不是伏在室中的書案上可以造作出來的。故可謂之詩中的寫生畫。

「雲傍馬頭生」之「雲」當然不是近雲，並非人走到白雲深處，而看見有雲繚繞於馬頭之旁。因為近雲即霧，霧必理却人馬全體，不會傍馬頭而生。從人面起的山也一定是遠山。因為遠山形

小，與近處的人面差不多大小（此理實驗便知），故容易撤去距離而看作「從人面起」。若是近山，則形狀必比人面大得多。即使用平面觀也只能看作襯在人背後的屏障，即所謂「山屏霧障」，却不配說「山從人面起」了。雲與山，在實際上前者是氣體，後者是固體；前者是輕清而變化無定的，後者是笨重而固定不動的。但在慣用「平面觀」的詩人的眼中，二者彷彿是同一種東西。故曰「夏雲多奇峯」又曰「青山斷處借雲連」。

劉禹錫詩句云：「秋景牆頭數點山」。這句子也是用李太白的看法得來的。李太白看見山從人面起來，劉禹錫看見山堆在牆頭，同是撤消距離的平面觀的看法，不過近景人面換了牆頭。推想實景：劉家的矮牆外稍遠處有幾個山，詩人從牆內相當地點望去，恰見幾點山尖露出在矮牆頭上。我何以知道劉家的牆是矮牆，又牆外的山在於稍遠處呢？照遠近法之理推想，能看見牆頭上露出山尖的光景的，只有兩種情形：第一種，家靠近山旁，四周有高牆，即可在屋裏望見牆頭上露出來的山尖。第二種，家離山稍遠，則四周必是矮牆，也可在矮牆頭上看見遠山的尖。除此以外，靠近山旁而用矮牆，則牆上露出大半個山，不能稱為「數點」；離山稍遠而四周築了高牆，則在屋裏看見牆比山高，一點山也不能見了。故照遠近法之理推測，只有前述兩種情形可擬。但照詩人的生活推想，似宜取第二種，即離山稍遠而四周用矮牆。因為山太近不配稱「數點」，而高牆中似乎不是詩人所居之處。

王維詩句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山中落了一夜雨之後，泉水重重而出。山脚上有樹木，隔着樹木看泉水，用平面的看法時，即見泉水在樹杪 flowing。這一例所異於前例者，是距離的更近。前例是雲山對人馬，山對牆。現在是泉對樹，距離更近。要撤消二物間的距離，而作平面觀，距離愈近愈容易，距離愈遠愈困難。例如山與雲，離人馬極遠，便像天然的背景或屏障，容易拉牠們過來貼在人馬上。但如室內的桌與椅，案上的壺與杯，距離極近，除了作寫生畫的時候以外，普通總看作一遠一近地成縱隊排列，不易把牠們拉攏來作平面觀。改對遠距離物作平面觀易，對近距離物作平面觀難。樹杪對泉水相距甚近，王維原是畫家，故能對之作平面觀而吟成此句。

同樣的例，可舉龔翔麟的詞句「樹杪有雙鬢，春風小畫欄」。雙鬢對樹杪的距離，想來比泉水對樹杪更近了。想像那光景，大約是一個高樓的畫欄內坐着一個梳着雙鬢的女子，畫欄外有樹木，樹木大約是楊柳，楊柳的杪比欄杆稍高，比女子的面孔稍低。詩人從樹木外的遠處用繪畫的看法眺望此景，便看見青青的樹杪上載着一個盈盈的雙鬢女子的胸像，樹杪旁邊露出大約是朱色的畫欄，便吟「樹杪有雙鬢，春風小畫欄」之句。第一句倘不是用撤消距離的平面觀來解說，而照方面講，就變或很可怕的局面：一個纖纖弱女爬到了樹的杪上，非常危險！若不趕快用飛機去救，她將難免為綠珠第二了。

漂流的心及其他

麗 尼

飄流的心

夜是有一些兒寒冷。

不是除夕麼？

在我們底火爐上頭，還存留了一星兒小小的火燄；一枝梅花

橫臥着在案上，現出了殘年底疲倦與哀情。

沒有春天呢，我底心。

我有一些沉思和回憶。

「啊，這連年底飄流。

季節與年歲之轉換麼？祇給與了我一些悵惘，而且這過去又

猶如一個黑坑，掩蓋了青春的心情。

唉，這如夢的生命！

唉，行蹤如浮萍！

唉，我感覺了一些寒冷！

命運，你想把我帶到什麼地方？
無論哪裏，都沒有我底家。

我曾被人揶揄說，「你可憐，你是無家的人；然而，自己更是茫
然於生命為我畫上的曲線。」

如今，寒夜是這般淒清。

走罷，一個飄行！

走罷，一個飄零！

我給你說，我有一些兒明慧，有一些兒恐懼，我寧願倒在此處。

等待着命運之引牽。

唉，你底面影！

唉，我底戀情！

唉，飄流的心！

到明年會有一個春天，你說。

我說，到明年我已經前行。

想罷，從這裏，我的眼睛遠望着前程，越過了大海，山巔，和黑暗
的森林，在寒冷的夜深，你豈不知道我是一個疲倦的飄流的人？無
論是今年，明年，寒冷或者春天，都不能變改我底心情。

啊，你天際的星星，當黎明與曙光到來，你會無踪無影。
明年，他們會有歡樂，爲了這未來的春天。

Au revoir

到那時，你能尋見她麼，在這揚子江底邊際？

在這裏她不會留下她底足蹟。

一個遠去，一個隔離，那是千里萬里。

遠遠的前程，江水牽成一線，你底心，將會永遠沉淪。你將沒有記憶，因為怕那記憶會引起了一些愁緒，而且，任你如何尋思那記憶又如何能記得起？

低低的暗泣，深深的嘆息？

你會說，「在那遠方你是如何宿棲？」

一個輕微的回聲會回答你，「我已昏迷。」

啊，我不能留下你，你也不能為我停息。

為什麼？你豈又會是我底歡喜？

如今，一個遠去，一個隔離，千里萬里。

前路是茫茫這一條長江，我底心，已經沉淪。你無須哭泣，因為我已經昏迷；我不敢再對你說我會保持這相思與記憶，也不敢再告訴你你底記憶永存在我底心底。

水流得這般急，我和你長隔離。

我會說，「你在什麼時候可以歸回？」

你會輕微地回答，「休問歸期，休問歸期。」

找尋

「呵，弟弟，道路是這般渾泥，我們怎麼能夠前進，呵，這是什麼城市，這市街是叫作什麼名字？我是疲倦，如在夢中一樣地拖拽着我底腿。你為什麼要帶着我來到這樣的地方？」

「不要埋怨罷，哥哥，為了尋找我們底姐姐的原故。我們會永遠地失去她了。」

「呵，弟弟，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們底姐姐，唉，在這個世界，除了我底弟弟，我再不能想到我還有其他的親屬。弟弟，祇有你為我攜着漂流的拐杖，牽引着我底失明的路途。除此祇有風吹着我底臉面，雨淋着我底頭髮，和那凶暴的海波，它們為我洗浴着身體。」

「哥哥，你忘記了，你底記憶已經不是和從前一樣。」

「呵，弟弟，我是有一些衰頹，在我底腳下我感覺了泥團。我有了忘却，因為我底記憶將使我更為蒼老。」

「哥哥，你能看見一個光明麼？」

「呵，弟弟，沒有光明。在我底失明的眼睛，是停棲着永遠的黑暗。我是害怕着我底手和足也會失去它們底感覺，使我除了你以外不能再有一個扶依。到那時，倘若我失去了你，我底生命也同時得到完結。」

「握緊我底手罷。」

「呵，弟弟，我是握得太緊，但是，你是把我引向了什麼地方？你是不是想把我帶到死亡底面前？這裏爲什麼是這樣寒冷？這寒冷是說着我底絕滅。」

「不要埋怨罷，哥哥，爲了尋找我們底姐姐的原故，我們離開她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你感覺了孤獨，我失去了依意，我們一同走上了漂泊的道路。」

「我已經不能記憶。」

「但是你底聲音是有了哽泣。」

「因爲我不能忍耐這心上的裂痕。」

「你是有了苦痛。」

「給與我你底手。」

「你已經緊握了我底左手，我底右手是握着你底漂泊的拐杖。」

「不要把我向着這條路上牽引，我要跌倒了。你底姐姐不會在這裏。她和我们住在不同的世界，在她那裏有着光明，我和你是

在黑暗之中。

撒 棄

我把王冠撒棄，置於泥塗，任你用你底足尖加以踐踏罷。

✕ 寒夜，當我們同在帳棚底一個斜角裏的時候，風吹過沙漠，使我感覺了寒冷，你會說，「俯下身來，靠近我底胸口，讓它能給你一些溫暖。」

但是，這已是過去的事情了，我已經無有記憶。

在漂流之中我是日夜輾轉，爲了青春之歌我用盡了我底氣力。

如今我已停駐於我底青春底稍頭，我底心已僵硬，不復沉醉於溫情與歡樂；雖然有時候我束裝前行，但是我總不能移開我底脚步。

我做過一百回夢，因此而感覺了一百回空虛。

我豈不期待着一個生命底裝飾，如同加上一朵薔薇在我底頭上？

你說，「這樣，擁抱罷更緊一點。」但那音響如今於我已是

一個虛僞；在我底心上有了填不滿的空白，你不能知道，而且你也無法去把它猜透。

我如垂危的老人，在你底面前表現過分的無力了。

榮華與凋謝，春與秋——告訴你，我對此已無所可否。

祇是生命底傷痕在我已留下了蹟印，我雖善於忘懷，也無能

逃过我過去的憂與喜我豈不已經宣說，「一切於我是一個烏有但我有我自己底執着。」

這樣我把王冠撇棄，置於泥塗，任你用你底足尖加以踐踏了。

星

啊，西天底明星，在黑夜裏你閃着眼給我作出招呼。

你是美麗而且慈愛，在你底眼裏藏着我底深幻的夢。

這裏是我，黑夜在四週將我圍繞，我是立在這荒涼的草原。

寒夜使我戰慄而欲蜷縮了身體。

我抬起頭來，對你作了良久之審視。

我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稱呼你。

我呼喚你以我愛人底名字。

你靜靜地聽，而有時，是微微地笑了。

你天真而無邪，如同一個純潔的嬰孩。

但你又有着多量的摸撫，如同我底母親。

Serenade

二月底星星是這樣緊，唉，你來罷，因為在黎明之前我就遠去了呀。

唉，月亮是這樣圓，這樣明，你來罷，給我訴說着你底情愛之約誓。

唉，讓你底唇兒輕輕地在我底耳邊顫動罷，讓它們說出你底愛情。

唉，你底愛情之夢與我底流浪的途程，與我們底不可解的命運啊。

唉，給我說罷，「在我底週圍都是黑暗，你啊，流浪的人，你是來得多麼地遲了啊！」

唉，給我說罷，「當我，沉在那汗泥之中的時候，你是不是就已經到了我底身邊？」

唉，給我說罷，「你呀，流浪的人，你底出現在我底夢中給我帶來如何的煩亂啊！」

唉，給我說罷，「在這個世界我從來不曾見過一顆明星，除了你底遙遠的閃爍。」

你給我說，唉，「你要接受麼？這是一顆純潔的心，我從來不曾獻與另外的人。」

你給我說，唉！「接受了罷，我底流浪的人，讓它來填滿你底永遠空虛着的心。」

你給我說，唉，「知道麼，只有這一刻你還是我底所有；明朝一切都會改變吧。」

你給我說，唉，「保存着這個記憶些，我底流浪的人，在星月還放光明的時候。」

我會回答你，唉，「在星月之下我無數次續着我底夢寐，我是一個流浪的人吧。」

我會回答你，唉，「當原上底草發出芳香，我是在那上面徘徊。不知道何處安息。」

我會回答你，唉，「生命底漂浮於我已經是慣常，我是行過了千里黑底途路啊。」

我會回答你，唉，「你啲，溫情的姑娘，你在我漂浮的路上使我把熱情作了挹注。」

我相隔得太遙遠呢，
我給你說罷，「當我悵望着明月，啊，你啲，溫情的姑娘，你與我相隔得太遙遠呢。」

我給你說罷，「在一個繁星的夜裏，我知道我會踏上我底征途，一去不再回返。」

唉，我給你說罷，「你啲是屬於他人的人，我們底夢是只能在

這空徐徐地沈墜囉。」

唉，我給你說罷，「到那時，我將忘懷了一切，因為在墳墓之中我已得到我底安息。」

二月底星星是已經隱了，唉，你回去罷，我是看見黎明就要來了呀。

唉，月亮已經西沉了，你回去罷，我不再要求一個首途之前的
抱吻。

唉，我將行着漫漫的長途，沉重地拖着我底不堪再經疲勞的
兩腿。

唉，漫漫的長途與我底不堪疲勞的兩腿，與我們底深夜的
回啊。

二月底原上

雪溶化着在二月底原上。

我對你說，「如今我會正在獵着海狸了，假使我是在我底故鄉。

你似是有一些悵惘。

我說，「當雪花紛舞在海沫底肩上，在石岩之上我會獨自一人持着我底長槍；故鄉底姑娘們稱我為驕傲與殘忍底君王。」

「但是，在那裏我不曾見過陽光。」

太陽呈現着在二月底原上。

你悵悵着，睜視着這地底山崗。你是在思憶着一個遠方，沒有給我以回響。

啊，你，你是我底女王！

你底赤足安放着，在雪底原上，我如同你底奴僕斜依着在你底身旁。我不敢給你，一個摸撫，因為你保持了你的底端莊。

我，是以而有了一些悵悵。

你對我作出了低聲的歌唱。

但你總是吝惜着你底賜與，以是而使得我在心底感覺了悲傷。

我懷念着我底故鄉。

當我獵着海狸的時候，在我底身旁是追隨着無數我故鄉底姑娘，然而那是在我底故鄉。在這裏，你做了我底女王。

你底眼睛說出了你底冥想。

你幻想着一個遼遙的遠方。

二月底積雪鋪滿着山崗，那山崗如今織成了你底遐想。我底故鄉如今是大海底茫茫。

你沒有微笑，端莊得如同一座神像。照着你底臉面的是二月底陽光，環繞着你底身體的是你底白色的羣羊。

雪溶化着在二月底原上。

Beranda

我曾在人海底逆流之中飄行，並且作出了猛烈的掙扎，這於我並不是一個偶然。也許，給與這生命以紀念的也就正是這微微的疲倦之感麼？

在你底面前，我不曾凄然地說過「我已不能忍耐」，在暗夜之中，我豈不是時時伸出了我底手，作着盲目的探求，希冀着，而且因此感覺了愁苦？

有時，我以為我會永遠沒有聲音，祇徐徐地墮於塵土，如同一片落葉，在一個秋末的黃昏。但是，爲了這心頭底重負，我是頹然而作着興奮，正如囚徒之掙扎。

我收藏着我底回憶在我底心底，那裏有一輪海上的明月，或者深樹林中的一個風暴的夜晚。我無語，在心底表示了平寂與無言之波濤。

我愛靜聽着山寺底鐘鳴，發自一個沉靜的深夜，讓他底聲音敲擊着我底心之曠，使我茫然入寂；或者想着在世界底外邊是有着憤怒的海。

一條長的紐帶是將我們緊緊地縛住了，世界正如同一個夢。我底尋找與追求，在這裏是會沉落了下來，使我把靈魂之幽怨作了一池止水。

也許我會倉皇地奔向你前，漠然佇立，不知道怎樣用言語表露我底心。也許我底眼睛會對你直視，在你底面前作出了永遠的悲哀之告訴，使你感覺驚奇。

我掙扎而前行，拖帶着自己底疲倦，爲自己作出了紀念。我會永遠地記憶着這生命之逆流，並且你在裏面所散佈着的惡夢之氣息。

你會說。「這太像一個夢了，這夢境我從來不曾經過。」我會無言地停止脚步，立在你底身旁，如同已經畏怯於遼遠的旅程，逡巡而不敢前進——你將有催促。

我已無如川水般的眼淚，祇留有微微的疲倦與淡漠。你會有嘆息，失望與悲哀！但是，那時我已會再復踏上人之流，在那逆流之中遲疑而行進。

我會感覺了負担底重累之加增，老年與衰敗之來到，或者不曾想到的止息之拜訪。你將沉默無言，對着我底背影作出一個傷悼之疑視。

我將獨自地聽着遠寺之鐘鳴，發自東方日出時分的霞彩。但是我已無心細聽或者觀賞，祇把沉重的脚步在波濤上面探試，掙

扎着我自己底生命。

你會凄然地說出，「你已年老，已經不堪再向前行。」但是我底耳朵已經不能對於你底聲音再加分別，因爲如今疲倦於我已經更爲深沉。

我將縱目前途，遙矚那憤怒的海在世界底那邊。我底心將變作淒涼，生命之記憶於我會變成一個大的忘却。我將惶然而無所棲止以是而倒臥。

在那時，我將不再說「我已不能忍耐」，在忍耐之中我已經是一個過去的旅人。我將無有力量再把手伸出對你示意我底心情，我對你作出一個招呼。

你將無語，回想着你底夢和我底夢，因此老年會走上了你底心頭使你失去了記憶。你將無有怨尤，祇握住自己底白髮，呆立在原來的地方，也不再想有所動顛了。

殘夢與悵惘

唉，我們是怎樣地失望了於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夢境呢？至少，在我，當那疲倦之感偷偷地襲入了我底心底，我是這樣地懺悔着了。

我們對於一切已經是多麼地熟識，多麼地過於了解了啊。我們不能再如同小孩子一樣，在釋小的心裏藏着那些美麗的夢境，

而信託地安生於其中麼？

現實是這樣地壓倒了我們，而且，無數個舊的經歷使我們把神聖和奇蹟都看做了平凡，在尊嚴之前不能作出戰慄，在榮光之前不能作出感激了。

一切在我們底心裏祇如同一個洞穿的牆壁，我們已經從這邊清楚地得見了那邊的世界——能夠希望得到的是什麼，能有什麼給與，不是很明白的麼？

以是我不能再作出孩子般的愛與喜，或者倒在你底懷中訴說着心底之苦痛與歡悅，而在我底面前也懶得有真的表白，因為自知那一切已是過去了。

我們不會痛哭麼，在我們底旅途之上在們已經行到了這個絕境？在深夜之中，當我們點燃了那記憶之燈而回想着的時候，我們是會悵然的呀。

我們用血與眼淚製造着我們底夢。我們作着青春之幻想，如同想從已被擠乾了水的檸檬之中再來榨出一些液汁以為我們自己底安慰。

我們閉着眼，深深地擁抱，將各自底嘴唇相近地緊貼，隄防着一個過於沉重的呼吸，怕牠會發出太大的聲音而驚醒了我們底夢寐。

我們把各自底眼淚相互地滲合，把各自底血液相互地作着

灌注，希望從這些交通可以產生我們底裝飾，為着我們底既已枯竭的生命。

然而，是怎樣地我們對於這一切都失望了呢？是怎樣地我們終於自認了這一切都是我們底幻覺，我們底不可挽回的失去之掙扎呢？

我們互相從各自底聲音之中認出了欺騙，我們底目光不敢再相遇了，因為那遇合會使我們把那不能自信的現實再加上一個鏗的保證。

我們是怎樣地熟識了這一切了啊！一個擁抱，一個親吻，一個愛情之宣告，或者，甚且是一個含情的眼睛之凝視。我們是疲倦於這一切了。

當我們第一回相遇，在那最初的一分鐘，從我們底眼睛之中就說出了驚異與愛情。我是疲倦於旅途的人，而你，也是在生之流中作着輾轉的啊。

我們都曾受過試探，在失敗與跌倒之中我們都曾嘗味過苦痛底酒杯。在我底心上我負着我底傷痕，而你，也不是有着沒有贖印的皮膚的人呢。

我們沉默無言，互相用眼睛作了深情之驚視。我們互相給與了各個底手——祇這樣輕輕的一個接觸，我們就已完全了解了。然而，我們是怎樣苦心地鐵了我們底夢寐呢？我說，「我感覺

了寒冷。」你回答說，「我也是缺乏着溫暖的人呀！」——我們以是而流下了熱的眼淚。

寒夜，當我們互相擁抱着在黑暗的斜角裏，從我與你底眼睛，都會流出血紅的淚絲。我們各自幻想着我們如今是獲得最後的幸福了。

只是，神聖與奇蹟是不再在我們面前顯現，我們底眼淚和血，祇給我們作了無用的犧牲。惟有在惡夢之中我們才能獲得我們底期望。

我們已經不能痛哭，灑淚，爲了我們底殘破的夢。我們不都是已經對於這一切過分地熟識了麼？但是，在我們底心底是橫着了多少不可以互相訴說的淒涼呀。

我們悵惘着於明月初上的時候。雖然仍然是互相攜着了各自底手，然而我們已經不能記憶我們底手是怎樣地在第一次作出了緊握，因爲那一切已經殘破。

在昏黃的燈下，我們會互相凝視，想探索着彼此底悲哀之奧密，然而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是隔離了的兩個，因此而在我們底心中發出了深長的嘆息。

我們祇能沉默相對，互相作着隱瞞，雖然明知這隱瞞如今已經失去了力量，但是我們不能作出更坦白的表示。我們會彼此相對而感覺了心底戰慄。

當夜夢回來，落在我們底心底，我們會有一些見悔，因此，而在已經乾枯的眼中流出傷心的淚。然而，我們將自認那失去的一切已經不能再去追回了。

是這樣地，在我們底殘破的夢中，我們會互相撫着各自底傷痕而彼此作出欺騙。在我們旅途上，我們互相傳送着悵惘的眼而追悔着我們底記憶。

掃興

朱 溪

一九三三年三月裏，消息傳到北平，說是我們軍隊在喜峯口突行夜襲，用大刀砍了三四千敵人。

於是這都市裏許多人捐錢買鞋子手巾袴褂一類東西來慰勞那些勇敢兵士。在強華大學，情形特別激昂，因爲有四個名字叫做趙國華、錢振東、孫世光、李裕民的學生，發起募款，說大難臨頭，應該投筆從戎。這四個青年用了流利的辯才，邀請了幾個伶人，唱了一場慰勞捐款義務戲。開戲時候，四個人胸前掛着紅綾條子，標明出各人職務。精神糾糾地在台下台上走來走去，臉上發着紅光。

第二天，一張布告高懸在大學門口上面說義務戲除開銷二百七十一塊五角三分，還淨利三百零八塊錢專爲購置慰勞物品。並且宣布這款子已經大多數決定拿來買自行車慰勞將士，推定義務戲籌備委員趙、錢、孫、李四位代表致送前方。

四個青年當天跑了幾條長街，最後在前門外一家自行車行將車買妥，每輛價洋三十三百塊錢，整十輛，餘下八塊錢，經四人同意，作為這一天的車資同飯費。

這十輛自行車上面的富士山商標，早經車行漆掉，此時上面印的是獅子招牌，是德國貨，所以價錢公道。

車既買妥，四個青年就找到這軍隊駐平的辦公處，在那個穿着布面羊皮袍子瘦個兒的處長面前說：

「敝校全校同學，捐贈貴軍自行車十輛，推我們四個人，送到前方慰勞貴軍將士。」

那處長和顏悅色地說道：

「多謝多謝！既是四位不辭辛苦，自然歡迎到前線去看看。不過敝軍缺少長途汽車，這幾天前方吃緊，忙着裝運子彈，若是諸位一定不辭辛苦，兄弟當然想法安排安排。」

「那麼就請快點。」四個青年同聲說道。

趙錢孫李四個青年在那個軍隊駐平辦公處前攀上一輛軍用載重汽車的時候，司機的把車扎一扭，機器軋軋響起來，孫世光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吩咐司機的慢點開車，說着自己跳下汽車，叫那另外三個同伴站起來，並且安排好那些青年，於是一個手裏扯着強華大學慰勞隊的尖角旗子，一個雙手扶着裝在車上的自行車把，一個捧着一厚疊傳單。孫世光捧着柯達公司的方形照相盒，咖察一下，將那三位同伴的笑容，那尖角旗子，十輛自行

車，一疊傳單，連同那汽車，以及車上另外一疊子彈箱同鋼盔，一起照進那個小小的方盒。

當這個照相青年二度攀上汽車時候，另外三個青年同聲說：「有你的，老孫，哈哈！」

四個青年沒有坐下，他們並排站在那沒車頂的載重汽車上面，扯着那尖角旗子，穿過一些熱鬧的街市，出了北平城門。

汽車走了約摸三個鐘頭，在三河縣城停下添水上油，許多鄉下人老老幼幼就圍着汽車，用好奇的眼睛望着車上的東西同車上的四個青年。這時四個青年已經從復站起來，他們打開那疊傳單，向周圍的人頭上撒着。傳單是價錢很賤的德國毛太紙印成的，紅紅綠綠地落在那些人頭上。大家伸手拾，伸手搶。那些鄉下人似乎每個人手中都拿着幾張傳單了，他們就再把眼睛望到車上這四個給他們帶來好看的紅綠紙的青年，四個青年也望着他們，並且微笑着。有個大胆的鄉下老人，他伸出一只乾枯的手，敲敲車上的鋼盔說：「鐵帽子啊！」趙國華拍拍錢振東肩頭說：「看這些鄉下老憨，明明是鋼盔，硬要說是鐵帽子。」四個青年一齊大笑起來。

汽車開到遵化縣那個軍隊的總指揮部停下，四個青年攀下車，承受一個胖胖的副官的招待。四個青年看到那副官的恭敬樣子，而且又看到這縣城裏兵雖然不少，可是到處顯着安靜無事的樣子，他們就商量決定在這指揮部住上三兩天，看看前線情形。

但是不幸得很，他們到了不上幾個鐘頭，那離遵化縣城十八里的羅文峪就起了激烈的衝突，砲聲像雷一般使地皮都震動起來。當那個副官陪着他們吃晚飯時候，告訴他們說羅文峪敵人進攻吃緊，前線正在拚死抵抗。四個青年忽然都飽了起來，李裕民緊皺眉頭，說是頭痛非凡，非要趕緊回北平不成，趙錢孫也說請副官為預備車子，應該早點回北平，免得病人多給副官些麻煩。

那天晚上，四個青年攀上一輛開回北平的軍用載重汽車，汽車上裝滿很沉重的木箱子，另外還有一個人賴子縮在大衣領裏，坐在車角一個空處。車走得很快，不久就聽不見那隆隆的砲聲了。四個青年的心上充滿了完成一件工作時那種滿意情緒。至於李裕民的頭，則汽車離開遵化時城就已經不痛。他們很高興地欣賞這深夜的廣漠平原，天是藍的，地是黑的，覺得這真是自然的偉大面孔。偶爾汽車的燈光照出路旁一列一列的大車，載着木料，稻草，鐵條，綉袋等東西。不斷地往前移運。遇到這種景緻，四個青年就不免這樣說：「老百姓可吃了苦了，三更半夜還趕車。」或是說：「有多少東西啊？怎麼好像沒個完？」

事實上是一會就完了。因為汽車走的快，一會就不看那一系列的大車。時間是深夜了，四個青年全無倦意，他們閒談起來，他們說敵人可恨，他們說若是全國青年都像他們這樣子愛國，冒着危險到前線吃苦，國家自然會強起來。他們愈談愈是高興，於是高聲唱着梅花三弄。這調子唱來唱去，就改變成孟姜女哭長城，最後

改到打牙牌。

在這漆黑的荒野裏坐在顛波不穩的大汽車上，這樣唱唱到是很好的消遣。但是正在他們唱得最熱鬧的時候，車忽然停了。這時有兩個穿灰軍衣的人站在車前，向司機的說：「有位兄弟受了傷，我們連夜把他抬到北平，恐怕也救不了他，並且我們已經抬了這許多路，實在抬不動了。求你容個支角把他帶到北平。」這兩個

人說完話，路旁就聽見很淒然的呻吟。司機的說車的載重量是一噸半，現在車上已經超過重量，而且沒有空處可以安置下一個人。但是那站在車旁的兩個人却繼續苦苦哀求把他們的受傷兄弟帶到北平。情形維持下來。四個青年看明白這情形，輕輕地商議幾句，錢振東就站起來，用着威嚴的聲音向那兩個人說：「走你們的，這是總指揮部專車，誰敢找麻煩。」又向司機說：「開！」趙國華接着安慰那兩個人說：「後面還有一輛空車，一會就到。」

那兩個人果然不做聲了，於是只有那地上一個人仍然發出呻吟聲音。汽車機器響了。忽然那從開車一直到现在都沒作聲的人說起話來，他說：「司機的，真的車子再多一個人就不成了嗎？」司機答應說是真的。這個人於是站起來跳下車，向那兩個人說：「把他抬上車，就讓他。」那兩個人，就猶疑地彼此望望，俯下身把那個受傷的兵抬起來安置上車。

車開了。那三個人落在車後面，一步一步向還剩一百多里路的北平走去。孫世光輕輕地問道：「你們看見下車的是誰嗎？領章

是全金帶一個星，少將呢！四個青年伸着頸子往後看，漆黑的後面已經辨不出人影了。

四個青年全都沉默下來，不再說話，不再唱小調。那個不知名的少將的奇怪行為掃了他們的興趣。

無題

余七

——一個自白

我是喜歡夜的。我的夜裏永遠沒有月亮，沒有星，所有的就是寂寞。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有了——一個朋友。

常常我的心上起了低微的敲聲。我知道是那朋友來了，他輕輕地推開了那心的門，進到心裏面，他就昂然坐了下來和平常一樣我就只看見他的黑影子。

「你放下筆！」他命令說。

我順從地放下了筆。

「你今天又寫了幾千字了！」他嘲笑地說。

我默默地看着我手邊的原稿紙，一共有十幾張，全是今天寫的。

「這有什麼用處？誰要看你的文章？」他繼續說下去。「幾千字，幾萬字，幾十萬字，幾百萬字，你不過浪費了你自己的生命，人本可以拿這青年的生命做點別的有用的事情，你却白白地把牠糟

我沈默着。

「你整天整夜地亂塗着，你的文章在吸吮你自己的血，吸吮排字工人的血，吸吮那些年青讀者的血。你真是在做夢呵！你以為你的文章可以感動成千成萬的新的靈魂嗎？你這蠢人！他們需要的全不是這一類的東西。」

「你不記得一個青年寫過信給你，說他愛你他又恨你嗎？他愛你因為你使他看見了一線的光明，他恨你，因為你使他看見更多的黑暗，他要走去抓那光明，却被更多的黑暗絆住了脚。你指出了光明給他看，你却讓他永遠在黑暗的深淵裏掙扎。你帶給他的只有苦惱。你這騙子，你真該詛咒呵。」

「你不記得一個青年寫過信給你，說他願意跟你去死嗎？你拿了什麼給他呢？那家庭束縛着他，那教育麻醉着他，那社會宰割着他。你却跑去把他叫醒了。你讓他瞥見了一個幸福的幻景，但你又把牠帶走了。那幻景引誘着他的心，他不能夠再閉着眼睛躺下去，他願意跟着你去追求那幸福的幻景，一直到死，然而你却攔了他在後面不管了，你，你這懦夫，你真該詛咒呵！」

「你不記得許多許多的青年曾經懷着苦痛的心求助於你嗎？他們是年青的，純潔的，天真的。他們到你這裏來，是因為那周圍的血快淹沒了他們，那周圍的黑暗快窒息了他們，他們像許多隻遭難的船要把你這裏當作一個避風的港口。然而你拿了什麼給

他們呢？你說：「你們應該忍耐！永遠忍耐！」本來在同一環境裏面，丹東曾經對法國青年說過，「大胆，大胆，永遠大胆！」的，你却拿忍耐封鎖了你的港口；把那些破船全都趕走了，讓牠們漂流在無邊的海洋上，受狂風暴雨的吹打。你，你這殘酷的人，你真該詛咒呵！

「你說你那些文章使人看見了光明，看見了愛，看見了自由，看見了幸福，甚至看見了一個值得崇敬獻身的目標，然而你自己呢？當一些人正爲着那光明，那愛，那自由，那幸福，那目標奮鬥，受苦以至死亡的時候，你却躲在你自己寫成的書堆裏，讓原稿紙銷磨着你的生命，吸吮你的青年的血。你拋棄了光明，拋棄了愛，拋棄了自由，拋棄了幸福，甚至拋棄了那目標。你永遠把你的行爲和你的思想隔開，你永遠任你的感情和你的理智衝突，你永遠拿矛盾的網掩蓋着你的身子！你，你這偽善者，你真該詛咒呵！

「文章和話語有什麼用處？自從有人類社會一直到現在，所說過的話語，所寫過的文章若都能夠遺留下來堆在一起也可以掩沒了一個世界。然而到現在人類還被囚在一個圈子裏面互相殘殺。流血，爭鬥，黑暗，壓迫依舊包圍着這世界，似乎永遠就沒有終結。文章粉飾過了太平，文章掩蓋過了罪惡，文章麻醉過了人心。那些呼聲至今還是響亮的，牠們響得那麼高，就壓倒了你的低微的呼叫。你不久就會過去了，然而那些青年的靈魂是要活下去的，你說你喚醒了他們，你却又拋棄他們走了，讓他們留在黑暗的圈子裏面夢想那些光明，愛，自由，幸福的幻景，你完全忘却了他們，讓那

些打擊破碎了他們的肢體。你，你這製造書本的人，你真該詛咒呵！

「我恨你，我詛咒你！我願意我永遠再不見你！我願意我能夠毀掉你的那些原稿紙！我願意我能夠毀掉所有你寫的書籍！我願意我能夠毀掉你的身子！」

那朋友站起來，向門那邊走去。他氣憤地關了我的心的門。他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寂寞裏。在我的手邊無力地躺着那十幾頁原稿紙。

我記起來一件事情，這是那朋友忘記了提說的。在半年以前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寫信給我，說：「有人告訴我說，你將來會自殺，我希望你能夠明白自殺是一件愚蠢的舉動。」同時另一個女孩子却帶了同情地來信說：「我憐憫你，因爲我知道你的心靈在太苦了。」

這些天真的，幼稚的，純白的心越過了那許多圍欄到我的身邊來了。他們大量地拿了安慰來縈繞着我的靈魂。我不是一個忘恩的人，我也知道感激的意義。但是我禁不住要絕望地問：「我果然是需要人來憐憫麼？」

「我究竟做過了什麼舉動會使人相信我要自殺呢？難道我是一個至死不悟的人麼？」

欺騙的，懦弱的，殘酷的，偽善的，說教的，值得憐憫的，至死不悟的……這些形容詞漸漸地都逼近來，壓在我的心上，把那心的門給我阻塞了。

我不能夠再打開那心的門，看見我自己的心。我不能夠回答我自己的問話。

但是我並沒有哭，因為我知道眼淚是愚蠢的。

我拋了筆，我把原稿紙全擲到地上去。我說：以後不再寫文章了，於是默默地取了一本書，翻開來，看見上面有這樣的一些字：

「我驅散了一切的回憶，把牠們全葬在一個墳墓裏。十年

來我埋葬了牠們，十年來我努力忘掉了一切……悲哀死了，愛也死了。雪落了下來，用牠的白色大氅掩蓋了一切。我呢，我還活着，我還很好。」

我希望我能夠懂得這些字的意義。

介紹林庚著詩集——夜

上海開明書店總代售，定價六角。

集中共收詩四十三首，為作者數年內所寫成者，筆調新奇，意境秀

緻。集首有俞平伯先生序文。封面為聞一多先生作，殊為美觀。喜

讀詩者，應即手一篇。

血泡粩的典禮

蹇先艾

「好大的泡粩！」

半粗細的藍邊土碗盛着雪白的點心從火公師手中傳遞到棹子上來，熱氣還鼻鼻地直往上冒。這巴掌一樣大的東西使客人們抬頭時吃了一驚。火公師板着那張煙灰臉，連笑都不笑一下，覺得十分平常，筆直地又走到竈頭邊去做別的事情。

因為天突然下起了令人悶頭的桐油霧，山路便凍上一層薄冰，連拿穀草包起草鞋來走也是一樣的滑；三個販洋紗的客商便都同意在這個風景幽雅的小場歇下來，預備等明天晴了之後再上路。一則也由於身子懶得利害，有找一點食品來填滿肚子空隙的必要。萬沒有想到一落座，棧房並不就來飯菜，迎頭便端上來三碗大泡粩，肥篤篤的像鴨肉。雖說這顯然是為一般下力人起見，力求豐厚，但體積似乎也用不着如此龐碩。如果不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食慾時，不妨在量的數目上多增加一些。

第一個商人很不自然地用筷子夾起來一塊，在手裏顛了一頓，至少一個有半斤重。一大口咬去也不過在泡粩上添了一個小小的缺。那位年青的洋紗商比較聰明，惟恐別人奪去了他應得

的利益，五爪金龍地下去，一手攫起一塊。但是又不肯就吃，兩眼優看着牠們加以鑒賞，像扇子似的拿牠們在手裏頻頻搖着。

火公師已經又端了醋碟走過來，看見這兩位客人窮吃窮吃的情形，嘆味地才發出一聲笑來，使用諷刺的口吻說：

「吃完了再添蒸籠裏頭有的是！」

那個老年的商人，一部落腮鬚，面貌很深沉，身子連動都沒有動。他的臉默默向着門檻外邊。這條路他不知道走過多少關了，這里的泡粩他早已吃得不勝其煩了。口裡含着一根馬鞭子似的葉子煙桿，很悠閑地嚼着。而且他在路上已經吃了兩百錢的地蘿葡了，肚子還微微發脹。他不得不附和那兩個年青人，他們很少出過遠門，既不能走路，又捱不得餓，只好體貼他們一點。他正在盼望着那幾根洋紗挑子早些到達。在他們翻上山來的時候，坡腳處下還沒有挑夫的影子，不曉得他們是怎麼走的。

夜色降臨以後，老年商人和中年商人已點起一枝牛油燭，在一間屋內的煙榻上躺下來。床面前火盆裏的炭火熊熊燃着。全屋都充滿了溫暖的空氣。窗外的桐油霧雖然還在霧絲似的飄落，但

是誰還計慮到明天的行程呢！北鄉烟泡在玻璃燈上燒得呼呼地響，溫煦的空氣之中有時溢出一股清香的氣息。這里便是旅客們暫時的家了，長途的疲乏已經消失了。

這是一個最好的講故事的時間，沒有這種點綴是未免要辜負這樣的良夜的。年青的洋紗商自然就問起「爲什麼這里的泡和這麼大」這個縈繞在他腦中已經很久的問題來。那一位中年商人也抱着同樣的懷疑，但他還矜持着，不肯暴露自己的淺陋。老客商微微發笑，有「談往事癖」的他又不勞而獲得一種賣弄老年經驗豐富的機會了。他把癮過足之後，持了一持鬚鬚，翹起腿來，便作下面的陳述。

「我早知道你們要詫異這里的泡和爲什麼特別大了，你們是第一次走這條路，這也難怪！這個場的名字你們總該曉得吧！」

那兩個少不更事的商人不約而同地都搖了搖頭。

「這個地方叫做青松壩，怎麼你們連名字都不曉得呢！唉，真是年青人呵！在這條路上老早就有一句隨口話，『要吃大泡和，快到青松壩！』你們就可以想見這個地方泡和的出名了。——你們一定很着急了吧，因爲我這樣慢拖地講。這是我向來說話的習慣，總要有頭有尾，並且你們聽着也許才有興味哩。」

「這個故事的主角，我告訴你們，是一個女人，一個很勇敢的女人，真有幾分英雄氣概，就是結局太悲慘了！這件事是我父親親

眼看見的，我不知道他老人家看見時心裏怎麼難過！

「故事發生在五十年前，就在這個壩口上起。由於坡腳下的林平縣。從前還是一座小小的城垣，而今已經變成觸目淒涼的一片瓦礫了。恐怕連縣名都早沒有人知道了呢。是我十歲的那年，父親帶着我到四川經商，路過這里。老人家在棧房裏給我講這個故事。也是在一個冷峭的晚上，差不多和現在一樣的天氣，不過沒有下桐油凝就是了。好了，我今晚上也把這段事情給你們兩位重述一遍吧。」

「坡底下那個瓦礫場就是林平故址。（可惜這里看不見，明天我一定指給你們。）早先這一帶地方是漢苗雜居的，不過漢人住在城裏頭，苗民寄居在附近的深山中。在離縣城不遠的一座大松林中間有一座離奇古怪的古墓，巍然像一座小土坡，也沒有立什麼碑，只在墳頭插了幾根竹竿，彷彿是一種標誌。過年或者清明從來也沒有到看見過什麼人。這里來亮燈掛清。不過每年很神秘地竟有人在墳上添加新土，墳色永遠是靛黃，沒有變過，也沒有長過沒人的蓬蒿和可以做菜吃的蕨苔，地方上常常有關於這古墳的謠言與傳說，但大半都可以說是捕風捉影的，沒有人相信。居民都公認這座墳的子孫一定特別發達，因爲墳身的膨脹還是其次；風水太好了，對面峙立着一座像七層塔似的高山。我是不懂得風水的，你們怕也跟我一樣吧。」

「大約是光緒五年的樣子，林平由一個繁華的大場改成縣

了。第一任的縣官叫何仁，他是在四川做官很有政聲的，帶着家眷來上任。他的夫人是一個武官的女兒，從小就學會騎馬射箭，在川邊曾經馴伏過生番，是何知縣的一個很好的幫手。她的模樣長得非常醜陋，但是身軀精悍而且高大，永遠是一副陰鬱的嚴厲的面孔。據說她在雪山上曾經騎着馬走過十幾天的長路，吃糲粇的活糧都度過。人民都相互慶幸着，因為這裏的苗子一年總要出來騷擾好幾次地方，有這樣幹練的長官來鎮壓一下是大家朝夕都在切盼着的事情。

「何縣官到任沒有好久，把城裏的縣政稍為清理之後，第一件要想做的工作便是修這里到雲南去的石板路。因為從棉場到泗子寨要爬青松壩這一帶險峻的懸崖，時間上太不經濟，並且山中往往容易潛藏匪類。他計畫從山腳底下把這條路打通，這樣便可以省半天的路程。困難就是坡脚兩旁有不少方正整齊的稻田和幾家鄉村茅舍。如果不令他們退讓，這條路的打通便是一場夢想。何縣官躊躇了許久，還是決定實現他有益民生的計劃。對於坡下的田地農舍，他都答應接退讓地段的多少公允給價。事情進行得很順遂。農民反對的幾乎沒有。只有松林中那座神秘的古墳（也是路線的障礙物之一）沒有法子辦。四處探聽都不知道墳主是什麼人。有大說，「這座墳是苗子的祖墳也說不定；如果是真的，事情就有點棘手了。」縣官想盡了種種方法都無效，最後他只好在松林裏掛了一塊告示牌，限墳主十天以內到縣衙門去接頭，商

量。十天要是不到，官府為修路起見，便要自動地將這座古墳移葬了。

「唉！怪事！一混十天過去了，一點動靜都沒有。縣官便決定第二天令石匠開工修路。」

「這是一個秋天的早晨，在一場秋雨之後，氣候十分涼爽。晨曦甫動的時候，山坡下便喧騰着人聲了。居民都充滿了好奇心扶老携幼地來參觀這座古墓的發掘。這個盛舉比官府平常「開棺驗屍」還動人聽聞。人聲的激盪乍聽像一條河上到了許多精船似的，風吹着樹的枝柯發出宛如布帆的低響。修路的工人荷着簍箕，橫擔，從城裏陸續續續出來，鐵錘和鋤頭鏗然交鳴着。」

「不久縣官親自帶了十幾個親兵，會同着地方上的紳士到來了，他們是來監督開墳的工作的。老百姓團圍地把那座松林圍住了，親兵來回地趕打，一轉身他們又擠上來。」

「黏黃的浮土一層一層地挖開了，底下是一座紅沙石板砌成的壁壘。把石板蓋子用繩子吊起來，裏面空空的，連墊底的石頭都爛了，一點棺木的影子都沒有，只有幾根乾枯的骸骨混和在泥濘的黃土之中。縣官聽說還掉了幾點眼淚，彷彿心裏不忍似的。在林子裏背着手踱來踱去，向鄉紳們說道，

「發人墳墓本來是不應當的事情，但是我們為大家的公益修路起見，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他預備了一副棺木，把那古墳中掘出的枯骨裝好，正預備

抬向葬地去的時候，事情竟這樣的湊巧，遠遠的山頂上忽然起了一片尖厲的呼嘯聲，像狂笛一樣的吹奏，響徹了巖谷。百姓們都爲之駭然了，宛如聽見平空響起一串炸雷，踐踏着，山崩海擁，只顧亂跑。親兵由於經驗的告訴，明白這是苗人招集同伴的口號，都把手裏的洋鎗裝好了子彈，準備着怕有什麼意外發生。一大群矮胖的苗子從山谷中狂竄出來了。他們都是很深的頭髮，黝黑的臉，耳上和脚上都帶着銅環，光着脚，挺起胸脯，只穿一種醬色的短褲。中間夾雜着一些用青布帕包頭，穿百褶裙的苗婦。每一個皆帶着怒氣沖沖的神情，有的手裏拿着戈矛一類的武器，有的用篋子裝着石塊，好像是特意來這里挑戰。看見親兵的槍對準了他們，便不敢遽然地走近來，只是遠遠地在土坡上站住，指手畫脚地辱罵着。婦女們還伴着一些嗚咽的哭聲。

「何縣官愕然地站在森林旁邊，那些紳士早已嚇得不知去向了。他很奇異這些苗子無因的襲來，並沒有侵犯到他們的疆界。後來找到一個懂苗話的漢人和他們交涉，才知道松林中怪墓原來是一座已有悠久的歷史的苗王墳。如今被縣官抄了，他們聽見這個消息，不肯甘心，所以下山來復仇。說完話，他們便將兵器擊向空中，怒吼着：

「哇啦……哇啦……」

「親兵們都互相議論着，覺得這個亂子恐怕要鬧大了，因爲這一帶的生苗是著名不好惹的。何縣官却很鎮靜，他讓翻譯繼續

給他們進行談判，告訴他們這回事的經過，並且允許擇一塊好地把苗王的骸骨新安葬，請和尙給他做道場，縣裏同時還送他們若干鹽巴和布匹，作爲損失的賠償。

但是苗子態度很倔強，像伸出爪牙的驚獸，不能再收回了，咬了牙，鐵青的臉，暴躁地喊着嘶殺！他們堅持着復仇的論調：

「這是我們祖宗的墳，好幾百年就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人敢驚動過墳上的一草一木。如今竟有人把我們的祖墳抄了，我們不知道其他的什麼，只知道把這個殘忍的人和他的家眷捉來殺死！」

「事態想不到竟會變得這樣的嚴重，何縣官看見苗子不可以理喻，並且來的人數也不多，他就斷然處置了。派人去縣城裏調了一營人來。於是在這坡脚下便開始一場鏖戰。苗子霹靂似地歡呼着，苗婦也揚着大哭呼喊，當他們殺死一個兵士的時候，他們是知道的，那時兵隊用的都是毛瑟槍，有時放了幾粒子彈以後，槍腔子一發熱，便再也不會響了。但是征服二十幾個苗子不成問題的。軍隊雖然有幾個死在他們的鋒刃和石頭底下，苗子也死傷了不少。還有十幾個都被活擒到縣城裏去坐監去了。林平縣的人當時雖受了一點驚恐，而事後都很佩服何縣官的應付事件的勇敢和決心。這樣的事情以前本地還沒有看見過。向來大家對於苗子都是採取懷柔政策，允許他們通商，和他們交換貨物，所以苗子的自尊心也一天一天的漲大了。

「過了幾天亂事竟擴大起來，這是林平縣人太樂觀的結果，生苗嘯聚了幾千人把縣城包圍了，在城外建築起土房，搭了帳篷，準備長期圍城。他們的要求很簡單，只要城內的居民交出被捕的苗子和何縣官全家來便解圍，否則他們要把全城的人都殺光。修路的工程才開工沒有幾天便完全停頓了，四城門緊緊地閉着。何縣官和他的太太成天都在城上巡邏，督促兵士防禦苗子的進攻。有時分了晝夜來輪流值班。縣官是有煙癮的，沒有他太太的精神那樣矯健。守城九天，何太太是沒有一天不在城上的。她像一匹熊，咬着牙齒，攘着臂膊，幾天沒有睡眠，眼睛還是發出銳利的射人的閃光。她指揮着兵士把城上的那幾尊土砲亂放了一陣，其實也打不了多遠，有時反而傷了自己的人。這縣城只有兩營人，一半還是老弱殘兵，連守城都不敷分配。派人到省上去請兵，路太遠了，始終沒有回信。圍城快一個星期了，城裏的老百姓因為和外面交通斷絕，生意沒有法做，糧食也運不進來，無不感到極大的痛苦。人心惶惶，大家這是都交相抱怨着何縣官的多事了。再沒有一個讚美他的人。聽說何縣官那時簡直鬍子都焦白了，一面出布告安定人心，一面招集紳商籌劃禦敵的方略。紳商們都你一句我一句向着縣官發牢騷，毫不貢獻意見。在川邊，何縣官知道喇嘛是可以制服生番的。「生苗怕什麼人呢？」在這里找不出一個具體的答案來，他覺得沒有路了。

「在圍城的第九天上，縣官從衙門又去到城上。他已深知大

局沒有法子挽救了，因為從頭一天起外面就散布着漢奸將要開城迎接苗子的謠言。他看見他的妻子顯然比以前消瘦了許多，慘淡的顏色布滿在她的臉上，毛瑟槍在手裏顫抖着。

「他含着淚向她說：

「萬一縣城失陷，我恐怕也只要一死了，苗子對我不肯甘心的。就是失守城池，按本朝的刑法，也該殺頭的罪啊！我死了以後，你呢？」

「我自然也跟着你死了。」何太太慷慨地回答說。「不過我是要先殺死幾個苗子才死的，我決不自死也可以說替你復仇！」

「兒女們呢，怎麼辦？」

「現在顧不了那許多了一切都聽其自然吧！」

「何縣官匆匆地滿懷哀愁地走下城去。

「半夜，衙門的火起了，顯然是漢奸放的火。一派紅霞把大堂的屋頂照得通紅。畢畢剝剝的聲音在四處亂響起來，火焰像金龍飛舞似的撲進內廳了，牆外沸騰着難逃的人聲。何縣官正要騎馬出去巡視，一面在喊着親兵抬水龍救火。漢奸已經引着苗子衝進來了。他便跳進那燃得正熾的火焰中去。沒有等到苗子來處置他，自己早已燒焦了，在火焰上不過添了一般青的煙霧和糊臭的氣息。唉！這就是一個人的做官收場！」

「何太太聽說苗子已經進城，知道已經守不住，兵士把她擁着從南門逃出去，城裏苗子正在各處找尋她的下落。她同着十幾

個親兵最後從坡脚跑上青松壘來了。這是全縣最高的地方，一帶松林便是天然的堡壘，只有幾十個得力的人守住壘口，敵人是容易隨便上來的。可憐何太太只有十五個老兵，槍械也不完全，但她很堅毅地自己也拿着槍，穿起短裝，和大家一起把守着到麻平縣去的通路。她夢想把縣城奪回來，她一心一意地要給她的丈夫報仇，她真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啊！

「青松壘的頂上每天都震動着稀疏的毛瑟槍聲，山口被包裹在濃厚的瘴霧之中，坡脚便高揚着苗子的鼓噪。壘上的居民的心裏都瀰漫着恐怖，街心觸目皆是紛亂與擁擠的現象。守兵們幾次想從壘口衝下去，又被大隊的苗子壓迫回來，生苗也得着新的武器了，把幾桿毛瑟槍向山頭無的放矢地亂射擊。支持了四天，他們打死了不少的苗子，終於子彈沒有了。這其間大概有天意吧，在東邊一家客棧中，何太太想着自殺沒有成功，被客棧的漢奸串通着苗子把她捉住了，活鮮鮮的一點沒有受傷。抗拒苗子的那十幾個親兵都被慘殺了，苗子把他們的頭割下來掛在樹枝上，有的裝到鳥籠裏，看着血一點點地往下滴，拍掌大笑。

「唉！最後輪到何太太了，苗人們沒有親自殺掉縣官，覺得是一種損失；但他們又慶幸着得到他的夫人也算一個補償了。被擒的女人什麼話也沒有說的，披散着頭髮，緊閉眼睛，等候一死。苗子才真慘無人道呢！他們中間的幾個頭目那天晚上開了一次盛大的跳舞會，把斑鼓，蘆笙種種樂器都從山裏頭搬了來，就在前面那

家大酒店裏做的這樁顛子絕孫的事。

「他們唱着各式各樣的苗歌，瑟瑟亂敲了一陣鼓，嗚拉嗚拉吹了一陣蘆笙，便端起大碗的酒來喝。有一些苗婦，乘勢嘻嘻哈哈地跳起舞來，她們耳下的銀環在燭光下閃耀，笨重的足音紛紛地響着，男子的歌聲特別高亢，頭部顛搖高傲的姿勢。他們飄旋了，飯廳上到處都是勝利的歡欣的聲音。

「從人叢中一個戴羽毛帽子的老苗子站起來拍了兩下掌，大家便肅然了，只聽見他一個人喃喃的獨語，彷彿在致一個長篇演說辭。

「『呵呵』的聲音一起之後，兩個苗子便抬了一個綁在木樁上的女人進來。精赤裸露的身體，像一匹剝了毛皮的羔羊！但是她沒有發出一聲哀啼，只有激烈的狂呼：

「你們讓我早點死罷，你們要殺就快殺好了！」

「苗人們都大笑着。

「一個突着眼睛像鷹隼似的生苗的牛刀劃進了那女人的胸膛去，直一穿到腹部，一聲怪叫，鮮血便隨着刀鋒噴湧出來。凶手滿臉和手上都濺着點點的血痕。外面瑟瑟的鼓又敲起來了，嗚拉嗚拉的聲音也響起來了。

「『呵呵』又是一個新的命令的發出。

泡稻田為他們特製的大泡稻用圓棹一樣大的米篩陳列上來了。苗子們都爭着擁擠攏來，站在死屍的旁邊，用泡稻磨着牠胸

腔的熱血，談笑自若地嚼着，像平常我們喫醋碟裏的蘸水一樣。喫人血這真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啊！我父親後來向懂得漢話的苗人打聽這是一種什麼典禮，據說因為何太太在漢人中間算是最膽大的女人，他們喫了她的血以後是可以壯膽的。

「林平縣的人民雖然害了何縣官夫婦，但是他們也沒有得着什麼好的報應。苗子因為這回事同時也很恨林平人到極點，後來索性放一把火把縣城燒了。居民都逃到四鄉去，所以現在只剩下一片瓦礫。青松堡因為有幾家熟苗在那裏做生意，算是被保留了。後來本省好幾次想恢復這個縣城，因為這里隔生苗的巢穴太

近，容易跟他們起糾紛，所以這個計劃始終有沒有實現。

自從那次以後，青松堡賣的泡肥都跟着變大了。喫的人也分外的多。通常都有這麼一句話說過路人喫了這里的泡肥，一不怕棒老二，二不怕豺狼。唉！你們喫着這樣大的泡肥，自然覺得又好喫，又便宜哪裏知道這其中還有這麼一段悲慘的故事呢！」

兩個洋紗商人聽得入神，忽然全身都戰慄起來。兩眼望着門外，在那黑茫的夜霧中彷彿便有一個披髮的女鬼佇立，那沙沙的桐油燈便像那鬼魂輕悄的足音。

自白之一

余七

近來常常做着噩夢，醒來後每每絕望地追問自己：難道那心的探索在夢裏也不能夠停止麼？我為什麼定要如此嚴刻地解剖自己？

一個朋友說過有信仰的人是不應該有痛苦的。我並不遲疑，並不徘徊。我甚至在最可怕的黑暗裏也不會失掉過信仰。但是我却永遠擺脫不掉那痛苦，因為我永遠在感情與理智的衝突中掙扎着，在思想和行爲的矛盾中掙扎着。我也許是一個懦弱的人。然而我却不曾放鬆過自己，我努力給自己找機會要取得勇氣來。

這掙扎是苦痛的。在這長的路程裏我就拿了自己的血和淚做代價，在夢裏流的血和淚是只有自己能夠看見的。我後來就把他們灑在我的文章裏，然而別人却在那裏面嗅出了別種的氣味。我也知道我的文章是不值得看重的，但是爲了這我就把一個人的最可寶貴的青年時代的光陰浪費掉了。甚至到現在我還不得不拿起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還不能夠另走一條生活的路。我的痛苦不是沒有原因的。

心呵，你饒恕我罷，難道我一生就得不着一刻心的安靜的時候麼？

凜寒中

靳以

風把纔落到地上的雪捲起來，露出了那暗灰色凍結了冰雪的地面，那上面有大車輪轍和畜生蹄子的印跡。天是那麽早，只有從時計上纔知道天要快亮起來；可是什麼還都看不見，和深夜沒有一點分別。那麽冷的天，沒有一個行人，崗位上也是空空的。狂風在叫着，在把雪吹成柱子一樣地衝上天去，但是還是落下來。在這樣的時候，很容易使人覺得天空是永遠也不會再亮起來，永遠要吹着這麽冷的風，這世界也就是要在這昏暗寒冷之中下去。可是漸漸地，像是有了一點光亮，可以看得出地面上人物的模糊輪廓。這光亮是從遙遠的天邊爬上來，那麽微弱，幾乎使人不能辨認了。

天上的黑雲堆積得如惡漢獠兒的臉相，那麽可怕，好像每個春天裏常有的藍天是絕不會有的了。空中飛着的雪，緩降下來的和從地上吹起來的攪成一片，沒有準定的方向，只是昏洞洞的如降着茫茫的濃霧。

從遠處有隆隆的聲音起來，像有無數的鼓被槌打着，又像夏日裏的震雷，那聲音漸漸地近了，轉過灣來到這條街上，却是一列趕早的大車。那一共有十幾輛，都是馬拉了，有的只有一匹馬，有的

是除開那匹「駕駛」的之外，還有一匹或是兩匹在前面拖了。畜生們鼻子裏冒着白氣，直直地噴到空氣裏來，黏在毛上的水氣，立刻就在那上面結了一層霜。流下來的口涎，順了嘴角淌着凍成了冰條，更像冬日屋瓦上的簷溜。它們在努力地跑着，有時候把頭仰起來，把鐵蹄子踏到堅硬的路上。有的忽然滑着，兩隻前脚一齊跪下去。把手縮在袖筒裏的車夫，到那時候不得不伸出手來扶到那畜生的後股上，支了身體的重量。他還一定要罵着，跳到地上去，拾起來掉到地上的鞭子。那畜生的頭頻頻地仰着，可是它却用不上氣力，鼻子裏更多地噴出氣來。

「喂，幹什麼不抽它一鞭子，難說它是你的爹？」

阻在後面的車夫這樣地叫起來，爲着不要一個畜生的爹，這個車夫就把鞭子在空中揮着，響着清脆的聲音，像一個小炮仗。那鞭子兜了一個很好看的圈子，打在畜生的身上。爲了這疼痛的好刺激，那畜生果然站了起來，半瘋狂地向前跑着路。那個車夫隨着跑了兩三步，只一跳，就安穩地跨浴坐上。

這羣車夫們，偏着身子坐在大車的右沿，每個人都是穿了一

雙笨大而暖和的「烏拉」。他們的身上披了沒有熟過的老羊皮，從那灰濁的毛色，就可以看出用過的年月和所有者的身分。蓋在頭上是裏面縫了貓皮的毡帽，用帶子幫在下頰那裏，留心一陣大風會吹掉下去。迎着風的臉色，幾乎如曬在太陽下的豆醬一樣，毛孔也都像是比平常人要粗大一些，他們時時把那老羊皮的領子向上提，或是把頭縮向下面去，想使自己的皮肉和這寒空接觸的部分成爲最小的。每個人靠近嘴部的鬍子或是毛，也都結了很白的霜或是冰。

大車是在不平的路上走着，他們的身軀有一點顛起來，放草料的簸籬比他們還要跳得高一些。那隆隆的聲音是隨了車輪動起來！他們還在吆喝着，笑罵着。

沒有光亮的早晨，靠了吊在車下的油燈，發出小小的一圈光來。

這十幾輛大車就是這樣地向前跑着，趕着頭一輛的車夫，也沒有隨時指揮着那畜生如何走法；可是那畜生却像什麼都知道，翻起了蹄子跑着。

始終沒有說一句話的，是從後面數第三輛上的李二爸。他有四十歲，嘴邊的鬍子像火燒過的草根。他坐在車沿上，手也是插在袖筒裏，把鞭子用手臂夾了。他的眼睛像是很深沉，有什麼樣的思索在纏了他，所以他是一點也不畏縮地挺直身子，面迎了風雪。

突然，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從他那車板上堆着的羊

皮褥子裏探出來，用可憐的語氣說：

「爹，明兒還是回家睡吧，這天夠多冷，這一宿我的骨頭都凍斷了，家裏的熱炕有多麼暖和……」

這孩子說話的時節聲音在打着抖，可是李二爸卻沒有聽見。孩子忍了冷，伸出手去牽牽他的衣服，等他回過頭來，還是說着纔說過的話。像一匹野獸似地，李二爸咆哮起來：

「小雜種，幹什麼不好好挺屍，瞎他媽的叨叨，就該一鞭子抽死你這狗X的！」

他的眼睛冒着毒火的光亮。孩子趕又把頭縮進去，因爲忿怒沒有着落，就狠狠地向着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忽然拉了他這輛車的馬，也爲路上的冰雪滑倒，他幾乎整個地從上面翻下來，那畜生却很健悍，立刻又跳起來，繼續走着路，

「媽拉個巴子的！」

他把鞭子向着畜生的身子恨恨地抽了一下，順口就罵了一聲。

可是他像記起來在畜生失蹄的時候，有鏗然的聲音在響着。他想到那定然是銀元落地在上纜有的聲音。他記起來昨天晚上她給他的錢，急急地把手插到懷裏去摸。他沒有立刻就找到，他的身上冒了一陣子汗。一面在尋找，一面自己在想着是放到什麼地方。口袋是空的，藏在裏面的小褡褳也是空的，他想着一定是落在地上了，他拉住了馬，從車上跳下來。

「幹什麼又站住啦？」

跟在後面的同伴用粗暴的聲音叫着。

「我丟了點東西。」

「爸，你丟了什麼？」

縮在皮褥子裏的那個孩子，又把腦袋探出來。

可是他並沒有回答，急急地順着來路跑回去。他的神情異常慌張，露出來希有的嚴重。

「二爸，丟了什麼傳國之寶？」

一個在取笑地說着。

「八成把老婆給丟了！」

又是一個粗聲地笑着說。他的心像是被這笑聲和這些話刺透了，他不敢抬起頭來，他的心中想着他們一定是什麼事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有點恨狗子那孩子，爲什麼要說出來。昨天晚上沒有回家去睡呢！他想罵那粗聲笑着他的人，可是他的嘴好像已經不能明明白白地說話，他只是讓嘴在那裏嘖咕。

不經意地，當他俯下身去，把手放在後腰，就觸到了一件圓而小的硬東西，這驚喜蓋住了他的全身，他把手伸到裡面去摸，從褲帶裡掏出來那一個亮晶晶的銀元。雖然沒有太陽也沒有月光，那光輝是憑想像也看得到的。他的心這時候纔伏伏貼貼地在胸中舒展開。

他的手握了那銀元，向着他自己那輛車走去。

「喂，找着了麼？」

「找到了。」

「到底你丟的是什麼鬼東西啊？」

他覺得有點不好張口。他不能告訴他們他是因爲一個銀元着了這麼大的急。而且這錢是有難說的來路。他像是聽見許多人都低低地笑着，雖然那笑的聲音是很低，可是到了他的耳朵都那麼大。

「H-Y——X-E——」

他沒有跨上車去，他就這樣叫着。那畜生懂得他的聲音，就又开始走着。

他趕到前面，就跳上去，跨沿坐了。

他們順了每日所走的路行進，轉過一條街又是一條街。真真是有一點更大的光亮，他看清楚連繩上連有雪白的霜，他的鼻子凍得像是已經不在他的臉上。他的身上也是酸痛，這是從前所沒有的事，他記來昨晚那一晚凍得十足着實，他整個的身子像使不出一點氣力似地。

「狗子，你餓麼？到前面給你買張煎餅。」

他的手還是插在袖裡，只是扭轉了身子，用肘臂碰着一堆皮褥子。

「我不餓，我還是冷，身上不得勁。」

他又沒有話說了，他看看那鑽出來的污穢小臉，他的心像是

不知道被什麼恨恨的咬了一口。

「睡裏邊去吧，太陽出來就好了。」

於是他又望着前面，前面沒有太陽，滾着那麼多那麼濃的黑雲的天，能不能有太陽出來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在跑着的這一大隊車，突然站住了。因為沒有留心，來不及把伸在轎子裏的手拿出來拉住韁繩，每一匹畜生幾乎爬上了前一輛的車板，差不多都這樣嚷着：

「幹什麼站住啦——喂，你怎麼不帶住牲口？」

他們伸着頸子朝前看，隱隱約約地看到前面一羣穿灰大藍的兵，還有兩個是騎在馬上。靠後面的三四輛車，繞轉了馬頭想順原路跑回去，就砰砰地響了兩槍。騎了馬的追過來，把馬鞭子向着他們沒頭沒臉地抽，嘴裏還在罵着。

「媽拉個巴子，驚憤子×的，跑什麼？有點差使就想溜，看你們今兒個再跑，就拿槍揍死你們！」

一個就把背在身上的馬鎗架在手中。

被馬鞭打的地方像是用刀劃着口子，痛到心裏去；但是又不得不把馬撥過來。在地上也跑過來兩名兵，每個人檢一輛跳上去。

「走吧，都抓住了！」

在後面騎着馬的人這樣叫了，於是這一系列車又起始走着，可是不像以前那麼高興，就是畜生也不是像方纔那樣跑着。

到晚上，疲乏的馬懶懶地拖着車向歸家的途中走去。父親和

兒子都是提了餓肚子。他的手背上還有一條滲出血來的傷痕，已經凍成深紫的顏色。他記得兵士說這是為人民的，運子彈去打鬻子；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這一天他沒有一點東西喫下去，只把飲馬的水喝了兩口。若是草料可以下得嘴，他早就喫了。那孩子却機玲，檢着草料裏的黑豆，放到嘴裏去，又是那麼少，連小的孩子的食量也不能滿足；所以那孩子到這時候餓得連哼着的力量也沒有，只是臥在車板的上面。摸了摸身上的銀元，還是又硬又圓的在那裏。

他不說一句話，也不吆喝，那畜生認得回家的路，漸漸地把脚步也加快一點。

那匹馬一直拉進了大院的門，到車棚子底下，就停住了腳。他沒有能跳下來，只可以說是溜下來的，把手推了臥在那裏的孩子。

「喂，到家啦，起來吧。」

孩子把臉伸出來，可憐地說：

「爸，我餓壞啦。」

「媽的，我不也是餓着麼？誰叫今兒個喪氣，遇見這羣王八羔子！」

「你把我拖下去好麼？我像是爬不起來。」

「呸，自個兒滾下來吧。」

那個孩子却還沒有動，又把頭縮進去。他也沒有管，把鞭子放

在車上，慢慢地把車支好，把馬下了套。

他把馬拉到馬槽那邊去，槽裏倒好草料，那畜生貪婪地嚼着。他又走到空車那裏，連皮褥子帶孩子，都挾起來，向着朝東的房子走出。

他跨進了一間沒有掌燈的房子，到了炕邊，就把孩子放下；一個婦人的叫罵突然起來了。

「瞎了眼的，把什麼砸到我身上來？」

這是孩子的媽，揉揉眼睛，就坐起來了。

「連燈也不點，纔黑天，就他媽的睡。」

他坐到炕沿那裏，吐了一口唾沫，這樣說。

「你真瞎了，那不是燈麼？」

婦人指了放在牆角木桌上只有豆樣大小光亮的油燈說。

「別說費話啦，把火弄大點，有什麼壞的也拿一點來。」

「你成餓死鬼了！」

婦人說着走下地來，捻了燈火，從桌子底下端起沙鍋來。

「媽我餓——」

從那皮褥子裏鑽出微細的聲音來。

「你們今兒個怎麼，難說沒有喫晌午飯？」

她把鍋放到煤球爐子上，回過頭來說。

「可不是麼，還白拉一天！」

他說着，狠力地把拳頭在炕沿上捶一下，臥着的孩子霍然地

坐起來了。孩子望望他，又望着母親的背影。

「粥熱了沒有，媽？我餓得熬不住！」

「吵吵什麼，照這樣也不大難，天天回家要喫要喝，可又三天兩頭拿不進錢來。」

他聽見這樣氣恨的話，立刻仰起頭來，他像是有話對她說，可是又說不出來，因為他想到這一天却是沒有拿進一個大來。

可是他的心中却在想着，這女人近來的性情是改過了。她常是像對老狗一樣地叱責他，也不管孩子的事情。雖然說是爲幫點家用纔拿她自己的身體來出賣，可是日子過得也并不顯得一點富裕。到了沒有錢的時候，她又常是最煩燥最不安的。她不像從前那樣肯受苦，她常常抱怨，她還說過要不是有那個冤家孩子，她早就和他散了夥。

「媽的你也敢，老子剝不掉你的皮！」

那時候他聽到這樣的話，真是氣沖了天，把口唾沫吐在手掌裏搓弄着說。

「算了，吧，現成的王八你還充老子呢！」

在女人的眼裏，他更不是人了！他的腦袋裏像是冒出火來。

「你敢罵老子！」

他挺起了胸，逼到婦人的身前，把手指了她的臉說。他是準備好了。只要她再說不中聽的話，拳頭是饒不過的。

「你想想，這是罵你麼？」

他當真就想想了，立刻知道了無理由把拳頭落在她的身上，就一句也不響，躲到一傍去了。

這一次，他看那在冒着熱氣的高粱米粥的分上，也把怒氣壓下去了。

餓了一天的，一老一小雙手捧了碗粥，那孩子忽然翻起眼睛來問：

「媽，有點鹹麼？」

「什麼，還要喫鹹菜，看你爹能管得飽你幾頓粥嗎！」

女人露了不屑的樣子，撻撻手，把水壺放在爐口上。

「他聽見這句話，把眼從粥碗上抬起來，瞪大了眼珠子望着她；可是她就站在那裏，知道他在看着也並不畏縮，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漸漸地，他像是又想到了什麼，把眼睛低下來，接着把粥送到嘴裏。」

喫過了飯，他的身上覺得有一點煖意，坐在炕沿上，懶懶地打了一個呵欠。孩子也用污穢的手揉着眼睛。

她收拾着用過的碗，放到水盆裏，也沒有洗，就兀自坐在那面的凳子上。

他實在是看不過去了，再也容忍不住，就用粗暴的聲音說：

「連碗也不想洗麼？」

「人是肉長的，難說還不許歇歇！」

「你做了什麼，值得這麼累？」

他的氣憤並沒有下去，他說話的時候，節節顯得有一點口吃。

「反正我是拿得進錢來的，總不像你，回了家找老婆要喫要喝！」

「你說什麼雜種×的？」

他站起身來，走到女人的近前，把眼睛筆直地望了她。

「罵人幹什麼，有話說呵！又是牲口又是人，照這樣子下去還禁得住麼？」

「難說我願意！」

「我也沒有說你願意呵，可是就這麼巧，單單掄到我們苦人身上？」

「還有一大羣呢，我們那一串一個也沒跑了。這年頭，正是有錢人喫窮人的年月！」

他的氣沉下一些去，因為他想到若是有了錢，老婆也就不會這樣。

他站着，從腰帶下掏出了旱烟袋，裝上烟，移動着脚步到火爐近前，就個火點着抽起來。

他又坐到炕沿上，很覺有起地把烟袋嘴在嘴裏，吸了一口，讓白烟從嘴唇的縫裏冒出來，隨後用手架了煙管，那咀子離開他的嘴，他的嘴有滋味地嚼着。

她站起來，很很地朝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轉過身去洗盤，他在炕幫上磕去烟灰，又把烟袋放回腰間，懸到帶子上，沒有

在意她的舉動。

躺在炕上的孩子已經睡起來，他就抓了那皮褥子，替他蓋在身上。

他拿了水碗，就着爐上的開水倒了一碗水，纔捧到手裏，她就翻起眼睛來叫着：

「喫飽了就灌，你不知道我那水有用麼？」

「你管得着我喝水麼？」

「都喝完了我就不用洗臉啦！」

「洗臉要緊是喝要緊！」

他跳起來，一步就又站到她的面前。

「那也好！就這樣亂頭亂腳的樣子，明天就該喝西北風。」

這他纔像從夢中醒過來似地明白了，他搖着頭，大大地嘆一口氣。他沒有話好說，慢慢地挪動着腳，坐到牆角的木凳上。

她用抹布擦乾了碗，就從凳子下取出一只露了黑鐵的臉盆來，倒了熱水，起始在洗着臉，他在望着，心裏有點說不出的難過，他聽到寒風撲了窗紙的聲音。

他望着她洗完了臉，把水粉抹到臉上去，把胭脂絨沾些水擦着嘴唇。他什麼也沒有想，什麼也不能想，他也忘記了抽煙。忽然他記起來手背上的傷痕，自己看着，覺到疼痛，那血有過胭脂一樣的

紅色可是已經變成黑紫的了。用這隻手他又來摸着身上的銀元。

待她打扮完了，真就加上四分俊俏，忽然他想來問問她的臉。他和她說了。可是她立刻扳起臉來：

「要是那樣我也不做這勾當，給你一個人開心取樂，將來做三口餓死鬼！」

看到她那臉色，他的心念早就冷了下去，他在望了她，好像在等了她的什麼樣的一句吩咐。

「時候已經不早啦，你也該——」

他並沒有等她把句話說完就走過去，抱起來睡在炕上的孩子，拔腳向外面走去。可是這時候正在熟睡的孩子驚醒了，像是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哭着用哀懇的語調說：

「媽呀，讓我在這熱炕上睡一宿吧，昨天我睡的又冷又硬，爹你放下我，不要把我抱出去好麼？」

說着的時節，把身子挺了挺，可是他沒有放下去，還是朝了外面走。他說：

「狗子，好孩子，不要哭，今兒個晚上不會冷。爹能抱了你，又暖和的。」

他用了那麼溫和的語氣說，他已經不是粗暴的了。但是在他的眼角上，已經嵌上了兩顆大的淚珠。

容 的 一 生

李 素

容姊：

恕我爲了省郵票，省信箋，就寫在這個本子上。

三天前才給過你一封長信，現在又寫了，這是你意外的欣喜。你該知道我的心情是多麼高興！你罵我「神出鬼沒」我偏不怕。

生命跟着太陽跑，太快啦，殘剩的十八年又快到結束的時候！容姊呵，如夢的往事，像輕煙般飄逝了。回首童年，最難忘掉的是你在深宵裏洋油燈下，埋頭苦讀的情形。整天勞動之後，你該已疲憊萬分了，但你像毫不覺得。每次我若是午夜醒來，總看見你還端坐在搖閃的澹光之下，凝神於書本中。那時候不明事理的我，常常想：容姊真是何苦？同時又莫名其妙地起了無限敬仰的心情。現在才更明白你一向的堅忍與沈着，正所以逐步構造你的生命的整個內容。最近兩年，你在文字上更有了顯着的進步，而且是驚人的速度呢！你絕對沒有正式地從過師，上過學，只從比你更小的孩子羣中，撥拾幾個零星碎字。你是像奸商一樣地貪婪，像餓貓般饞嘴，把所得的每一個字，全珍藏於你的知識的寶庫中。如是日積月累，內容怎能不充實起來？

當日曾把字扔給你的孩子們，現在雖已進了中學，或大學快

畢業了，他們是有着良好機會的，然而大部分尙遠不如你之有成！——慚愧，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讀了你的信和短箋的小品，那清麗流暢的文章，誰敢不猜你至少是一個中學高材生？當你執筆問字時，固曾受盡無數次的惡聲，謾罵和侮辱。爲了耽看小說，偶然忘了做主人吩咐的事務時，你也曾受過多次無情的責打。但一切已成過去，現在獲得百倍的代價，取償了已往的痛苦，你該感到如何地快慰呵！無師自通，你是千古一人而已。容姊，我對你的毅力、恒心和刻苦精神，只有敬服！

寄上這一本活葉筆記簿，給你寫日記用的。願你從明年元旦起，把你的日常生活詳細地記載下來，爲你庸碌的生命，留一點平凡的印證。這是你自己的生活兼文學的創作。等到十年或二十年後翻閱時，你將見到你自己努力的陳迹，掙扎的痕影，和深宵的餘味，都已混化而成一幅奇趣的生命的畫圖了，當然不求人看，只給自己欣賞，已夠有意思了，然乎？

能微笑着啜飲生命之苦杯，能細細地體味人生酸澀的人才

是真能生活的活人。視你不停地努力前進，掙扎，直趨無限自由，光明偉大的前途！

晶，十二，二十四。

大中華民國十九年元旦

最先，我得感謝晶的真摯的友誼。爲了她熱誠的鼓勵，我才有勇氣下筆，故在這本日記的開篇，謹致我無邊敬意，並遙祝她新年歡樂！

我是一般人眼裏認爲最卑賤的女奴——丫頭，本來應該不知不識，渾渾然度着牛馬的生活，一輩子做主人的忠僕的。但永遠不會安分的我，憑自己的心力，拾得了一些文字的皮毛，得到了一知半解，現在竟偷偷的執筆寫日記了。這真是生平的創舉，也許算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這本精美的皮面活葉冊子，是晶小姐從北平寄來的新年禮物。前天才收到的。同時她還在這本冊子的第一頁上寫給我一封信，我讀了感動得差不多要掉下淚來。別人看了自然不會覺得難受。可是一個人的經驗，尤其是充滿了苦感的經驗，無論什麼時候給人偶然提到了，那股酸辣味兒總難免重新湧上心頭。那封信我得永遠保存在這本日記的卷首，作爲她對我的訓話，用來勉勵自己時刻驚醒，不要失掉原來的忍受能力。

晶的信提到許多往事，帶我走進了回憶的迷陣裏：

我想起×縣老家裏那間陰暗的小書房，想起駝背朱老師的花白鬍子。他念千字文和詩經時，那拖長了的老鴉似的聲音也傳還在我耳朵邊響着。我記得因爲他打傷了伯文的頭，給二太關得把他辭退了。朱老師走的時候，伯文和秀秀他們全樂得什麼似的，只我有點捨不得他。原因是：有時候二太不叫我做事，反正閒着我就溜到書房裏陪秀秀。若是夏天，我得給她打扇。那沒關係，我還是聽得見老師講書。秀秀常認不得字，背不出書，好些時攛巧我記得就輕輕的提她。有一回給朱老師聽見了突然回過頭瞧住我。我嚇壞了，生怕他打我，趕緊躲開。誰知道他頂溫和，還笑，帶一點驚訝的音調說：「吓，你倒認得了！」他後來又很嚴厲地說：「下回只許聽，不許做聲。知道麼？」知道了，我小心地答應，暗暗的高興沒給他趕出來。以後還有好幾次在不知不覺中犯了這規則，可是朱老師始終不趕我走開，也沒打過我。所以我總覺得他是好人。

我又想起廣州那位小脚梁先生，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老處女。她住在我們家裏，教的不是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那一套，而是共和國教科書。她待我更好。我每天給她掃地，倒痰盂，她總愛問我許多話。我記得有一個秋天的晚上，我對了月亮唱：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梁先生聽了高興極了，問是誰教我的。我說是從大少爺那兒聽來的。她問我是不是每一個字都認識，我點點頭。她再問我會不

會寫，我瞪着眼睛搖頭，她馬上給我一枝舊筆，一個印着紅字的本子，叫我拿去照樣描。那時候我心裏真說不出的高興。一有工夫就描，重重疊疊的描，一直描到自已會寫在白紙上。後來伯文秀秀都進學校了。梁先生臨走挑了一部唐詩給我，還有她用過的教科書教授法一共八本，全給了我。這些書現在還藏在箱子裏，每次看見就想到那贈者，覺得她又是一個好人。

那是十幾年前的舊事，是有着比較甘甜的餘味的。至於許許多多痛苦的回憶，暫時不要寫下來吧。在這新年的開始，何苦增加自己的不愉快？眼光該射向將來。

願意今日晴朗的天色，是昭示一歲的光明。好吧，品小姐，我將永遠牢記你善意的鼓勵和指導。就從今天起，不斷地從事於文字上的種種練習，求一些進益，努力和環境奮鬥，謀生命的進展。願我能不辜負你懇切的希望。

早上，收拾樓下的書房，機械地照習慣扯掉一頁日曆，看見殷紅的「丁」字掉在字紙簍裏時，猛然想起嶄新的元旦已在我昨夜迷糊的夢裏輕輕地飛去了。唔，時光——

我無端地活到第二十四年了，不，這永遠是個疑問。誰知道我原是幾歲，聽說我七歲上周家來。但七歲的孩子應該能記清自己的年齡，我可模糊得很了。大概當時多說了兩歲，希望多買一點錢吧？管他，活着就是啦。大些小些有甚關係，反正我沒福氣填寫什麼

入學報名書，何必斤斤在年齡上硬打折扣？永遠存疑也好，強求解答倒真無聊，以後決不。

整理椅套時我發現大人常坐的靠近窗子的那個矮沙發椅子有點壞了，彈簧的彈力薄弱得很，坐下去會碰着木板發出響聲。這當然是受了他的山丘似的笨重身體壓迫過甚的結果啦。我站在椅子旁邊就像看見大人的平頂的頭，低狹的額，淡弱的眉毛，又紅又胖的橘子臉，挺直而多肉的鼻子底下有稀疏的一撮東洋式鬍子，笑起來只剩一條縫的眼睛。因為他難得生氣，所以總覺得他滿臉都是平靜的和藹。這和藹稍稍美化了那配置得不很合適的五官，像我看慣了更不會覺得他太難看。不過那短得幾乎等於零的粗脖子，深深的栽在臃腫寬闊的肩膀上，佛陀式的肚子，印度巡警一樣的偉大身材，和差不多小到像女人的一雙腳湊到一個調和而又不調和的輪廓，怪有趣的。真難為許多女人都肯嫁給他。——不，大人年輕的時候比現在漂亮多呢，瞧那西邊牆上的相片，又瘦又勁，二十年前的大人不有過青俊的豐儀麼，而今老矣！

大人今天起得稍為早一點，才七點三刻。我還在書房裏擦桌子和整理散亂的書籍和文具。他已經咚咚拖拖下來了。不用說，快二百磅的身體，照山丘似的壓在矮沙發上，「碰」了一聲。

「大人，椅子壞了，要不要找人修理？」我忍笑，不敢對他瞧，怕會出聲笑，故背着他一邊擦拾燈一邊問，音調裏也許免不了帶點笑意。

「還可以用往後再說。」大人鄭重地答了這一句，咳了一聲，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說：「才可惡，全是不會愛惜東西的。這些椅子不還是新的麼？就給孩子們瞎跳瞎蹦壞啦！下回誰還上椅子上蹦，得小心她的腿。容你告她們不許再蹦。」

「是，我不能多說一個字了，咬住嘴唇，扔掉抹布，轉身走出來，到廚房裏沏了一杯龍井，一邊放恣地笑了一陣，等勉強把嘴唇閉緊，才捧了茶盤進去，擱在他身旁的書桌上，順手開了煙罐子，抽出一枝三五牌的煙捲兒遞給他，還燃着了一根洋火。他抽了幾口，慢慢的吐出一團一團的輕煙；左手拿着煙捲枕在扶手上，右手儘抹着那短短的鬍子，小眼睛直瞧住地板，像不停地在盤算着什麼。這是大人的常態。我猜他一定在盤算怎樣才能多掙一點錢，同時想到節流，要如何如何才能省儉，尤其是家用。瞧他身上穿的蟹青色湖縐羊皮袍，還是五年前小玉滿月時做的，又破又髒，大襟上全是油漬。二太說過好幾次要替他買過料子重做，他總是說這句老話，「還可以穿，往後再說。」

大人的脾氣我很懂得，只有一件我總不明白：為什麼他要娶上四五個姨太太，而且一個比一個笨和醜呢？男人的這種心理真難懂。下次寫信記住問問研究哲學和心理學的品小姐，那是否人間本性的一種，還是變態心理？

午飯時，我給三姨太盛飯，她嫌盛多了，瞪起大眼睛罵我：「鬼丫頭，盤了麼？叫你半碗，你偏盛了這麼多，想撐死我嗎？」

我瞧見了她的皺得快要冒煙的眉毛，和眼睛裏驕縱的兇光，心裏起了極大的反感，我真不能不生氣。我悻悻然地想：哼，你又是什麼人物？分析起來，怕你遠遠不如我這鬼丫頭咧。罵我，我可不屑計較！後來想想，我自己確是錯了。因為看見大人拿着高腳的小玻璃杯喝着酒，就想起了辛稼軒的沁園春：「盃，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眩，氣似霹靂……」一直背到「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忘了底下幾句，我正在聚精會神思索着，故沒聽見她叫我少盛。幸虧她一罵，我的神經馬上興奮和靈活起來。「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盃，盃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須來。」這幾句竟不想自至。我背完了，心裏覺得很滿意。我還對三姨太的微顰的秀眉，薄怒的明眸，鼓起的紅潤的雙腮，略厭的不大不小的嘴，一一欣賞，覺得她長得不錯，真有點兒美。不怕是過了中年的婦人了，依舊風光流動，有意思！我儘瞧，漸漸的忘了生她的氣了，並非不敢。值得我忍受的，不論什麼我都能咽着眼淚不做聲；否則我將奮力爭，誰還顧什麼主僕的名分？階級是人爲的，環境能支配我的一生麼？何況我是痛苦和死神全不怕的，還怕什麼？我想到她白白的生氣，結果反被我欣賞一番，我微笑了，而且帶一點勝利的感覺。

那時候，大人久久的注視三姨太，眼光裡含有憐恤的柔和，彷彿捨不得她因小事情生氣。他放下筷子，拿小酒杯湊近嘴唇邊，

着慢慢的，但並沒有喝進多少酒，他瞧得出神了，沈醉在三姨太的美麗裏，啜飲的是她的容光。

大人左手邊的二太，臉色漸漸的變了。密雲籠罩住她尖長的瘦臉，額前的皺紋更明顯了。她橫着三角形的白眼瞧住大人，又斜睨三姨太一眼，嘴角輕輕一扁，然後亂抓碗裏的飯，冷冷地瞧着，不做聲。還有扁圓臉的四姨太和矮胖得蠢相的大肚子五姨太，却無目的地瞧瞧這個，瞧瞧那個，覺得事不關己，就不多看了，兀自低着頭吃飯。我看見這種因我而引起的有趣情形，不得不背過臉去，悄悄地壓笑。

「你這傻瓜，生什麼氣？吃不了，剩下不是得了麼？老愛生氣，小心氣瘦了。」大人終於忍不住說了這幾句，聲調是低緩溫柔，像母親對溺愛的孩子的口氣。我頂愛看大人說話，微扁的嘴一開一合，牙刷式的鬚子跟着上一下。他說完一句或幾句，總得舐一舐上唇或下唇，所以他的嘴唇是永遠濕潤着的。他說話可不很清晰，帶一點「唏唏」的吐沫聲。但他對三姨太說的幾句話却特別好聽，像低音的歌曲。他說完了，便半眯着眼睛，喝了一大口酒。三姨太應了一聲：「不生氣可不行！」帶一點餘怒，同時却又嬌媚地瞧了大人一眼，就不再言語。二太加緊扒飯，很快的吃完了，把筷子死勁一扔，站起身，走上樓去了。不久，她又開了窗子，從樓上大聲喊我：「容，不要忘了喂貓，多給她一點小魚，不要餓瘦了。」我只得答應她說忘不了。

我真不喜歡碰到學校的假期，三樓三底的房子全擠滿了人。少爺小姐們回來只會胡鬧，沒一時清靜。還好，下午全出去看電影了。只剩了四姨太和五姨太，她倆永遠是例外的。

剛才把魯迅的吶喊看完了。我一向看書就不會批評，只能作整個的欣賞，說不明白是好是壞。其實又何必硬把別人的作品加以分析，強尋究竟？結果，反把作者渾融的原意，給弄成支離破碎。喜歡的就多看一些，不愛讀時，扔掉得啦！

話雖這樣說，但阿Q正傳給我的印像真太深刻了。我只覺得有無數阿Q擠着在我眼前，而這種阿Q精神是佈滿了全中國了。這是亡國之民的奴性呵！作者的沈痛的諷刺裏，不知句蘊了多少憤慨。

天陰得可怕，沒有雲，罩在空中的是一片灰暗的幕，又舊又髒，像老李的棉袍兒。我願意下一陣大雨或大雪，洗一洗這灰的沈悶。需要勞力的事全做完了，怎麼辦？二太被人邀去看電影，三姨太照例在隔壁看牌。沒有例外的工作可以活動我的身心，坐看發獸真無聊。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一個最好的去處了。」我多麼，爲什麼沒早些想起江小姐！我心裏自言自語，馬上覺得高興一點。我把襪子抽了幾抽，拿刷子把身上穿的常青的棉襪和玄色的棉褲刷了一個痛快，一雙玄色直貢呢鞋也刷過，我相信身上沒有一點積塵了。我匆匆的從枕頭邊抓了一條大圍脖披上，輕快地躍到

樓下，先看看鐘，還只三點一刻。「早着呢，可以多玩一回。」心裏這樣想着，更覺得高興。出了後門，拐到馬路上。張家花園並不很遠，我邁開脚步，輕鬆地走。

二十分鐘後，我看見那間中西合璧的大房子了，因為怕勞動了別人，故繞到後門，從廚房裏進去。看見他們的廚子黃大胖子，當然點頭招呼一下，順便問問江小姐在不在家，他說在請我自己上去。其實不用請，我頭次都是一直走上第三層的小樓上的。

當我走盡了窄小的扶梯，覺得自己的中等身材像忽然高了許多，因為我的頭差不多可以碰着屋頂了。這個最上層的屋子雖然又矮又小，光線倒是極好，南北兩邊却有窗子。一眼望過去，浮出了「簡單」和「整潔」粉白的牆，廣漆的地板，棕色的窗檻，在這樣的陰天裏也發出油潤的光澤。江小姐穿了一件黑袍子坐在靠邊近西牆的咖啡色的小書桌邊，低着頭看書，沒理會我。大概雖聽到有人上來，却認為是那兒的用人，所以懶得回頭來看。

「江小姐，好功用！」我站在她背後，輕輕喊了一聲。

「原來是你，容！幹麼好久不來？今兒天色多悶，你來得正好！你坐下。」江小姐猛然回過頭來，伸着腰，半側着瘦小的身體靠着椅子背；微昂的頭，鬆軟的短髮略帶一點黃，頂白的臉，半笑的圓活的眼睛閃着愉快的光輝。她看見我老站着不動，就自己起來笑着說：「容，你難道還客氣麼？走累了吧，快坐下。」

「我會客氣才怪！」我看見她的意思是要讓我坐，所以趕快

走到南窗下的小茶几旁邊坐下來。

「容，挪近一點。」她的眼光是那麼懇摯，我的手脚就自動的把椅子拉着走，接近那桌子。她也把椅子挪了一下，斜對着我。

「你正在用功吧？那是什麼？誰著的？」我指着桌上那本翻開的洋文書。我雖然不認識那些芝麻式的圓圈點點的洋字，但我只要看見是書籍就會感到興趣，非同問不可。

江小姐不馬上回答，閉閉的舉起雪嫩的膀子，兩隻手的手指交疊着托在脖子背後。她瞧瞧書，瞧瞧我，然後用清晰的語句慢慢的說：

「雪萊的名字你該不會覺得生疏的。那就是他的全集。他的確是個大天才。一個熱情的浪漫的詩人。他的作風很不尋常，充滿了青年人的力和幻想，豐富而又空靈。他的新鮮的思想，優美的字句，不單在紙上跳動，還會在讀者的心裏常常跳動。我頂喜歡他的西風歌所表現的氣魄。還有一篇追悼濟慈的詩我也頂愛讀，真是說不出的好。」江小姐說到這裏便停頓一回，咽着吐沫，像深深的在重新欣賞那讀後的餘味。大概她怕我不很懂，故不往下批評，巧妙地把談話轉到詩人的生命史上。她為我簡略地敘述了雪萊的一生。我馬上就覺得我也喜歡這樣的一個詩人。我聽到說雪萊是在暴風雨之時在水裡淹死的，死時才三十歲。我就禁不住嘆了一口氣，但江小姐却微笑他說：

「這樣詩意的死，我不覺得慘，只覺得美。而且雪萊死得也頂

合時，正如剛在盛開的玫瑰，給一霎時狂風刮得無影無踪；在光榮壯盛裏突然消失，沒剩下一點凋殘衰老的醜惡印象。我想雪萊對他自己的死一定沒有遺憾的。一個詩人的早死，在當時文壇上固是極大的損失，但在詩人自己却是意外的幸福。他的年輕壯盛的生命和詩句，在千百年後的讀者們心中永遠保存他的年輕和壯盛。這不美麼容？……

「美是美，然而太可惜了。假如你是一個男人，你真會希望你心愛的美人早一點死，麼？我看不得。」我懷疑江小姐的論調，反問她一句。她放鬆了脖子背後的手，輕拍着哈哈的笑，後來翻起了圓圓的眼睛想了一下，又正經地說。

「怎麼不見得？告你吧，我常常都想我若是長得頂美頂美的話，我真不願意活到變成老太婆，對着鏡子裏又乾又皺的臉，追悼往日的青春與光榮，那夠多麼難受！最妙是在結婚的前夜得了急症忽然死了，或者在婚後的第二天早上，被發現掩藏在錦衾之下的新娘，竟是一具靜美的屍體，在歡樂裏長眠。多有意思！」她說完了，側過頭去望着窗子外邊，又不知在結構什麼更詩意的想像。我要喚回她的注意，我說：

「那兒有那麼巧？急症可不是詩句可以隨意創作的。要死除非自殺。當那樣緊張的時期裏，會有機會讓你偷偷的自殺才怪！」

「世界上再巧的事也有過，我會預先培養一些病菌，再不然就請你幫一點忙——」

「那我頂樂意。我準幫忙帶一些傳染病的微菌來，像種痘一樣種在你的膀子上。我還可以捉一大把蒼蠅做一個蒼蠅餅當禮物送你。得江小姐，你什麼時候結婚，可真不要忘了通知我。」

「好極了，食了你的餅，可不真是『九死一生』了麼？」她挺着腰向後靠在椅子背上，昂起頭笑，我也笑了。

「你要喝茶麼？」她看看茶几上的熱水瓶和茶杯。我答應說：「我自己來。」我於是起來倒了兩杯開水擺在桌上，她同時拉開抽屜，拿出一個小盒子，盒子上有一個貓，一個狗，地下淌着一灘牛奶，順着一個破碗，她開了盒子遞給我說：

「這糖甜得要命，可是頂好吃。」

我們吃糖，喝開水，暫時沉默。我的眼睛趁機會向四面溜視。那邊的白漆小鐵床，雪亮的枕套和被單，真舒服。東面一列是兩個小書架，滿是中西書籍。上邊牆上一橫一豎掛了兩幅北平的風景片，隱約的島山，亭亭的塔影，是無可言說的清秀。這是江小姐從學校帶回來的，那間大學校景的美麗，她已不知對我講了多少遍，就信上也描寫過不少。所以那些似曾相識的湖山，給了我親切的印象。離書桌不遠，還有一幅不知是那一個藝術家的名作。我真喜歡那樣的意境。黎明的天色照臨着一片黃沙，遠處的半暗微明裏，躲着一列頹廢了的城堡的殘蹟；在這空茫的廣漠裏，有一個騎在駱駝上的旅客，舉頭望着那無際的前途。這樣的一幅東西，我每次看見却想估為已有，但江小姐說過是一個已死的朋友送給她的。

的，故我只有絕望，每次來時，多看幾眼也就算了。書桌上有十來本書整齊地堆着，一個天藍色的小瓷筆筒，一個北平銅墨盒，一個四方形的小鐘，還有品的一張相片。

我一邊看，一邊想起自己的鱗屋子，同是小小的，我的還高一點，但比起來，就相差太遠啦。

江小姐見我默了好一會兒，問我幹麼東張西望，是不是兩三個星期沒有來就連屋子也不認識了。我說並不，東張西望爲的是心裏想偷東西。她會意，叫我不偷，等明兒她死了那幅畫就是她應得的遺產。

「我現在就寫遺囑，免得你老不放心。」她說着真的拿起筆來，却給我順手一搶，扔在桌上。她歪歪嘴扮個鬼臉瞞住我說：「怎麼真的不要了？迷信麼？不祥麼？傻瓜，寫了遺囑不一定就死的。就死了你也不必送花圈，別着急。」她又哈哈的笑了。

我不理會她，抽出徐志摩的落葉翻着看。她馬上恢復了頂正經的熱心，規規矩矩的說明那是志摩的散文，沒事時看看也好，但遠不如他的詩篇漂亮。她說開了頭就又滔滔的把雪萊和志摩作一個比較，說他們的個性如何相像，作風如何的近似，說志摩如何崇拜雪萊，所以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後她又問我近來看完了那幾本書，我回她說剛看完魯迅的出了象牙之塔和創作的吶喊，傍徨。她走到書架邊找出四本書，先遞給我三本說是矛盾的三部曲。她說這個作家是很可注意的，不可不知的。末一本她說給我換換

口味，那是西洋名著的譯本，易卜生的傀儡家庭，是曾經哄動一時期，引起了婦女革命思想的一本社會問題劇，她說我一定喜歡讀的。

天更幽暗起來，我看看鐘，快六點了，連忙抱了書，披上圍脖，說一聲「江小姐，再見！書下次一起還。」她送我到扶梯口邊，叫我不回不要隔那麼久才來。

一路回家，心裏非常愉快。真的，除了品以外，只這位江小姐是最可親的人物。品說我這兩年進步得比較快，這該歸功於江小姐，也是品間接的收穫。記得品在前年的寒假寫信給我說她有一位很好的同學，對我的生活和性質很感興趣，故想彼此認識認識。品說江小姐是蘇州人，她的姊姊同姊夫住在上海，這次因爲她父親病重趕回家去的，她的家境本來不很好，回去了大概不會上北方，完成她餘下的一年半的大學課程。品說她到了上海就會先寫信通知我說我去見見品。又說江小姐是主修純文學的，對新舊文學都略有研究，比冉外漢的她要勝十倍。她說我該有一個這樣的朋友做我的顧問，叫我千萬不要失掉機會。她說關於江小姐的爲人她只說極端可靠，餘的留給我自己去發現。

江小姐對我真可說是「一見如故」。兩年來，我每隔兩三期就必去看她一次，她每次見着我都是今天那種精神和態度，只所談的不同。從她那裏我知道品的狀況和學業上的進展，這使我對久別的品增加了更新的認識，恢復了六七年前和她同住時的

親切意味。晶的介紹，可謂「兩得」。

我回來以後心裏還是漲滿了高興。是的，只對了江小姐，我的自尊與自信才增長到了最高度，才具體會了自由平等的意義。她提高了我的精神，引起新的興趣，灌輸新的知識，給予我以更新的靈感。總而言之：「滿載而歸」。

就因為太高興了，晚飯後趕快把瑣屑事情做完，馬上躲到亭子間裏來。九點鐘開始寫日記，原想快一點寫完就看書好，已經打過十二點半了！

曉寒襲體，天色朦朧裏，感到一陣陣愜心的清冷。除了秦媽在樓下廚房裏生火，老李上街買菜，全家尙沈迷在濃睡中，各自做着不同的美夢。這早才是我獨霸的清靜天地呵！可惜上海鴿籠弄堂房子終年也莫想能看見朝陽和落日。豆腐乾似的一方天井，前門後門的兩條四五尺寬的小巷，所謂露天的空地如此而已。假如我是大自然，也真不願和上海人相見，他們的靈魂被煙煤灰土薰染得暗淡無光了。我這樣起個絕早，也只能多吸兩口比較新鮮的空氣。在這四堵磚牆之內，還能乘曉風飛向高空，像鳥兒般撥入亂霞堆裏麼？能的話，那只是我的想像與心靈。

固定的住所，固定的生活，全是固人的事，也是庸人加在自己身上的鎖鎖。有一天，我要振翅飛去，縱使要向狂風驟雨中穿行，也願獨自洒然地浪跡天涯。

現在我真希望大人搬家，回廣東去，尤其是X縣。廣州也好。我愛南國裏秀媚的山河，更愛那粗豪、爽朗、勇直的人情。

想起南方，算是我生長之地的南方，無礙回想奔集羣中，使我不能不憤懷已往：

當然幸得是住在鄉下，常和自然界接觸，小小的靈魂，沒完全被人事佔據了去。我最愛門前的淺淺溪流，水裏的游魚，羣鴨。屋後的土山，松林，野花，梅樹，全是很好玩的處所。竹管，瓦片，沙堆和彩色的小石頭，都是可愛的玩具。那時我什麼都覺得好玩。只有秀秀最討厭，我要勉強自己忘掉的事太多了，但，不容易呢。

「容，你快來，快來！」秀秀直着嗓子喊我。

那是一個初夏的早上，才吃了早飯，我伴着她往外邊玩，沿着溪邊走。我偶然落後，俯身去撿一塊磨圓了的瓦片，一聽到她喊，趕急追上去。她出不意的打了我一巴掌，還瞪着我罵：「小鬼，你怎麼不跟着我，回頭告訴媽，看打你一個臭死！」

二太帶我回到鄉下的第一天，就叮囑我要小心聽着太太和大小姐的呼喚，要特別聽話，否則就得挨打。她早警告我過的。後來經驗也教訓我過說對這兩位只有絕對的服從。這次看見秀秀生氣，自然而照例起了恐怖心情，央求她回去不要告訴太太和二太，我自動的答應回家去替她的洋娃娃縫衣服，還答應送她十張頂美的香煙牌子，好容易才把她哄過來。最後她又耍挾我走下水裏去撿了好幾塊小石頭。其中有一塊真美，朱紅作底嵌着妃色

細線作指紋形，光滑得可愛極了。我捨不得給她，想自己要。回到岸上時，拿其餘的一大把都交給她，只死命的一手牢握著這一塊，藏在自己背後。她狡猾，看出我還有，硬要我給她看，並且說她不要，只是看看。我還不放，退開了幾步，遠遠的伸出手來給她看。她一看見就扔掉她手裏的，跑過來搶。我慌了回身就逃。八歲的她，雖說小我兩年，長得比我還高大。終於給她追上，抓住我的衣服。我死勁掙扎着要逃開，紐扣掉了，本來就不結實的破洋紗白褂兒扯得更破了。這時候我們都全神注在那塊石頭上。她忘了用她的恐嚇的慣技，我也忘了她是大小姐，和連同這名稱而引起過的種種畏懼，忘了天地。忘了一切。我和她扭作一團，她扯我的頭髮，辮子散了，痛得想哭。不哭，咬緊牙齒，拼命對抗。我死勁抓她的臉，她搶得更急了。看着我握石頭的一隻手快給她捉着了，我只得忍痛憤憤然的把石頭仍扔到溪裏去。她頹然地鬆了手，默望着溪裏圓圓的水痕。臉漲得通紅，眼睛像要哭似的委屈，顯然是失望而且憤怒。我却傲然的昂着頭，瞧住她，心裏想：好啦！大家都沒有！我感到一種報了仇似的痛快，雖然還有一點在可惜那塊石頭。

停了一會我們才清醒過來。她摩着劃了兩條紅色爪痕的臉，哇的哭了，拉了我的手就瘋了似的跑。一邊哭一邊喊罵「鬼丫頭，死丫頭！告訴媽去你打我！」

我的神經震撼着，心裏漲滿了恐怖。太太的黑臉，二太的火眼，約齊了攤到我心眼前，還有亂幌的鷄毛禱子的鞭影，使我頭腦

發昏。迷迷糊糊被秀拉着像遇了狠的鬪羊似的，僵服地一頭一頭跑回家裏。

「該死的賤種竟這樣大膽麼……臭丫頭打起大小姐來了，還了得！」太太咬牙罵着，用勁的鞭。

經驗告訴我過因為我是丫頭，就不是我的錯，也絕對沒有辯訴的權利，何況秀秀的臉上尚留着有證據呢。我只有默着，由她敲說我許多錯過。她把自己搶石子的事隱了不提，却誣賴我不肯替她拾石頭，無端的欺侮她。她哭着，撒着嬌，同時是憑氣揚揚地瞧住我。我呢？看看四面都沒有可以救助我的人，於是滿腔委屈地把眼睛閉上，為痛楚所迫，本能地哭喊着，但我知道我只有忍受的分兒。當然我那時候尚未明白了頭與小姐之間，何以會有如許分別，只直覺地知其然而已。

「自己錯了還哭，再哭，就打死你！」結果勉強吞聲不哭，才得到了釋放。不幸，太太撫着秀秀，心痛愛女受傷，餘怒未息，便順口罵二太，說她放縱身邊的丫頭欺侮她的女兒，顯然是有意和她作對。於是二太憤極了，拿我出氣是當然的。新鞭落在舊痕上，挨了雙料的打，還罰我沒午飯吃。更傷心的是秀秀乘機跑去開了我的大餅乾盒子，把我貯積了多時的花花綠綠的碎布塊，可以做洋娃娃的衣服的，全都剪掉，還把我的小石頭扔到窗外，把我的香煙牌子和采色小珠兒全拿了走。這次的全部破產，真不能不使我放聲大哭。身心的哀痛使我忘了饑餓。我爬到床上躺着，茫然地不知想什麼。

好。

偶然觸機，想起了秀秀撒嬌的情形，明白了自己所以受冤枉，是爲了沒有媽吧。我想假如我也有媽呵！我的媽呢？……

我哭，抽咽地哭。後來不知怎的睡着了。我看見一個不很認識的女人走進來，坐到我床沿上。她憐恤地重撫着我腿上的傷痕，她說她就是我的媽。她拍着我說：「寶貝，乖乖，誰欺負了你？告訴媽吧。媽替你去和他們講理，照樣的打他們一大頓。好麼，我的乖？」我睜着淚眼望她，詫異，懷疑着。但她的溫柔，慈愛，使我小心坎裏漾起了萬疊感激的波流，相信真是我的媽來了。我掙扎起來，雙手攬着她的頸，爬在她懷裏，頭伏到她肩上，緊貼着她的臉。那時，我想笑又想哭，想叫媽，但不知怎的總喊不出聲，想告訴也說不出怎麼話，終於嘆了一口大氣，又哀哀的哭了。

「容容！」二太的喊聲把我從夢裏叫回來，我只得答應着她。

「懶骨頭白天也睡！大少爺踢翻了痰盂，快起來拿布擦。」

「二太，我來了。」是我啞着的還帶哭意的聲音。

孩子終究是孩子。雖然腿上的傷痕好幾天以後還覺得痛，但那天晚上我已把日間的一切暫時忘個乾淨。晚飯時還吃了兩滿碗。然而印象是太深了，脆弱的心靈，怎經得起重重刻劃。事過之後，一幕一幕都清晰地留在記憶裏，每次回想，都覺得是昨天的事一樣。年齡漸長，更能懂得和咀嚼出其中的滋味。就從一次一次的零碎經驗裏，我慢慢的認識了世界，人情！

類此的往事，多到擠滿了我的心房。現在寫下來了，倒真感到一陣的痛快。人類是這樣的，若是不緊緊，最怕是苦而無處訴說。今後遇有閒暇，我將藉筆墨以抒發胸中抑塞。不僅記錄現在的生活，兼把已往的常使我靈魂刺痛的種種回憶，追述出來，這樣怕可以減輕內心的重壓的負擔，讓出空隙來容納更新的一切吧。誠如晶小姐說的「只給自己欣賞，已夠有意思了。」

晶小姐直是個怪物。她的信不容易盼到手，但一來就是長長的，包羅萬象。怨她懶自然不忍，怪她慢也覺得不是，簡直只有聽她高興。

她先描寫冰天雪地的故都風物和敘述她最近的生活。她說住在北方快四年了，到這最後一個寒假才學溜冰，可見是老與勃發，而且一試之後，竟像抽大煙似的上了癮。有一次連摔了五六交，痛了好幾天。這使我想像晶穿上寒光閃閃的冰鞋，戰戰兢兢的走到冰場上——著名的××湖裏。剛要邁步而前，忽然頭重腳輕，「呀」了一聲，「拍嗒」摔下去，四脚朝天，橫躺在人叢裏。四面起了笑聲，急得她臉上通紅。女同學們只在旁邊幫忙叫幾聲「哎呀，」也許會有相熟的男同學帶着鼓勵的笑意去攙她起來。那狼狽的怪模樣就夠瞧啦！

溜冰這玩意兒我只在電影上看過，倒是很有趣的運動。晶這書獃子平日總不愛動，現在竟有這種勁兒，豈不是極好的消息？

她差不多每封信都鼓勵我寫些小品文，或者隨便什麼。只要自己喜歡的就行。我聽了自然也動心，因為她說創作是無上的愉快，所以我屢次想試試；可是自己的文字和思想實在太糟，生怕將來自己讀了也要紅臉，故終於沒勇氣實行。

這次晶說得頂有意思的是關於她的室友某女士的戀愛事蹟。她把所觀察到和聽見過的都告訴了我。她只要我根據她報告的事實，附以我自己的想像，渲染成一篇描寫情人約會的短文。這樣的提議固然美，可是現在只覺得無從下筆，等以後再說。

晶又告我她近來忙着寫畢業論文，以後也許不能常寫信了。她叫我多往江鴻小姐那邊走走，多借些書看看，多寫信，日記不妨記得瑣屑詳細。她說既不是作什麼大文章，就不必拿事實去遷就結構，隨便寫就行，顧慮多了倒不好。

我頂喜歡讀晶的信，她總是那樣坦率地勸導。兩年前她沒有介紹我認識江小姐以前，她常常替我改信裏邊的錯字，別字和不通的句語。那些信現在還好好兒保留在抽屜裏，唔，隨便抽一封出來舉個例吧。

瞧這兩張信箋上就有四個大×子。「氣概」、「遊歷」、「印像」、「願諒」這真是什麼話！大×字的功效不，錯我現在知道該作「概，歷，象，原」了。最近兩年她大概忙些，懶得改了又寄回給我，她哄我說：「不用改了。」其實我自己就常常發現了錯字。就這日記本子裏的白字也一定很可觀，真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好！

昨晚晚上，真把我氣得發昏，四點鐘還沒有睡着。

我被傀儡家庭的魔力吸引住，一頁一頁往下看，沒聽見樓下打幾點鐘。我剛讀到娜拉在侃侃聲訴，打算脫離玩偶的地位，我的興趣濃厚到極點，情緒也緊張到了極點，恨不得「一目十行」把全書馬上看完。

忽然屋門「呀」的開了，我沒抬起頭看，但我知道是二太。

「真可惡，老晚還不睡。兩點鐘了，知道嗎？」她高聲嚷，隨後又說：「三更半夜看什麼鬼書？本領大啦，會看書！怪不得電燈眼越來越費。還不趕快挺屍，死了頭！」拍「二太把電燈滅了，沒替我掩上門就走回去了，悻悻然的脚步震撼着夜的寂靜。

那時候，在黑暗中我把頭垂下又昂起。一隻手仍舊摩着書，左手托着腮兒。亂得沒條理沒來由的思想，一湧而上，擠滿了小小的腦袋。心坎裏像摔破了五味瓶兒。

最先我追悔為什麼不反駁幾句，為什麼不對她說我可以出電燈費，為什麼不勇敢向她爭取這最低限度的看書的自由。接着我想到自己並沒有錯，我沒吵鬧騷擾任何人的好夢，我悄悄的縮在這一個角隅裏，並沒防碍任何人的事。為什麼這也要勞她干涉？真豈有此理！我不相信這十枝光的電燈泡會費多少錢。

我想起了自己僅有的財產，是每年替人縫紉衣服積存下的工錢，本來一共有一百多一點，出借了一半，又用了一些，現在還有

三十塊錢。最近兩年的衣服都是我自己的錢做的。好聰明的二太，知道我有兩個錢，就什麼都不管了，像我是應該供給自己似的。可是我多用了一兩個鐘頭電燈就罵得那麼兇，這是什麼道理？真氣人好，我願意每月出兩塊錢電燈費，只要你伸得出手要！

我越想越憤慨，恨不得跑到她屋子裏，指着她的臉數她的罪狀。我又想把所有的電燈全開得明晃晃的，看她怎麼樣？要她也氣得臉發青我才痛快，拼着給她大罵一頓也值得。

心裏雖是洶湧然，同時理智告我說這一切全是廢話。我只有垂頭喪氣地站起來，瞎扯瞎拉地脫了衣服，鑽進被窩裏。我沒有哭，氣漸漸的平下去。我回想娜拉人格轉變的過程，思索着她所以能覺悟的前因後果。我佩服她的堅決，拉拉雜雜的，我又想到自己，想到二太。四點鐘以後，我就帶着娜拉給我的深刻印象，一同沈入亂夢裏。

今天早上一起床，胡亂洗了兩把臉，就出去買了兩包洋蠟回來。我進門的時候，碰到老李提了籃剛要去買菜，他問我：

「買那麼些洋蠟幹嗎？誰要的？」

「我買的。」我說。

下午五點鐘，二太叫我跟她去大馬路買東西。三姨太也一起去的。

我最怕坐洋車，坐了上去，總會發生一種像犯了罪似的感覺。

這是實感，並非空說什麼人道主義。因為我一樣是階級制度，經濟等幾重壓迫下的弱者，看了他們流汗，喘氣，能不自然流露出一點人類的同情麼？尤其是我這絕不生利的奴才，有什麼權利享受他們神聖的勞力？我自己的腿竟悠閒地擱着！

若是我一個人出去，近當然是步行，路遠就坐電車，或公共汽車。今天是陪着主人，沒法啦。

過了同孚路就轉到靜安寺路了。黃昏的都市，像蒙上了煙霧，又像罩了一重淺黃的薄紗。燈光反映空中，成了淡淡的紅霞。那時候行人不多，但汽車却密密地唧唧接，像螞蟻陣。

到了南京路，滿眼是人頭，貨物，電燈，動的，靜的，閃的，無線電話，留聲機，音樂隊奏的小調，還有鈴聲和喇叭聲與色交織成足夠使人變替的繁華。只一條窄窄的街道，已經表現了上海人對衣食的享用和奢侈的程度。

三大公司我們都挨次走過。她們兩個大約共買了七八千元的衣料和用品。二太替大人買了一件袍料，單這一件就花了廿八元。回到家裏剛好是晚膳時候。二太叫我把手裏拿的東西先分一半交給開門的老媽藏到樓上去。剩下的順便給大人瞧瞧。

「這是替我買的麼？顏色淡了一點，料子倒不錯。多少錢？」大人惟恐錢花多了，總不會忘了問問價錢。

「賤極了，一塊錢一尺，你那麼大一件袍才十五塊。」二太嚴肅地說，順便對三姨太眨一下眼睛。

「噲，還賤，太貴了，已經買就算了，下回買幾毛錢一尺的就行。」大人舐了幾次嘴唇，又抹了一抹鬍子，彈一彈夾在手指縫裏的煙捲兒，又深深的抽了兩口。

三姨太背過臉去伸一下舌頭，輪到她報帳時，更替公司做特別大放盤的廣告，對折再打八扣。

大人有時也明知是受騙，但他是樂意受騙的。他認為無論如何他的儉樸訓條仍存在着；她們因有所顧忌才編造的，這是他的威勢沒有失掉的證明。大人是很愛被人尊敬，受人家恭維；不理是真情，是假意，反正一樣舒服。

他嘴裏常嚷着省儉，同時却喜歡她們打扮得花朵一樣。還着實地欣賞她們的返老還童。尤其對三姨太，常繞灣兒對她的服飾加以批評和鼓勵。聰明的他是當然領會的。

大人還喜歡帶她們（四姨太和五姨太除外）去看電影，逛公園。遇到有人頻頻地多看三姨太幾眼時，他就禁不住要抹抹牙刷，或的鬍子，表示他心裏的滿足和驕傲。反之，若是三姨太對一個漂亮，俊秀的西裝青年稍為注意了，他就老大不高興，馬上擲給那陌生者以憤怒的鄙蔑的眼光。隨着是慨嘆地給這樣幾句嚴厲的批評：

「現在的青年真太差，只會跳舞，會吃飯，會逛窯子。再不然，就是會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尤其是外表像樣一點的更浮滑，更危險。年輕的女人已不知上了他們多少當啦！」

「對啦，都是你們男人不好。那兒有一個靠得住的？你是不打自招哈哈！」

要得到這一類的應聲，他才會放心。否則就會追悔不該帶她們出來。

的確，大人就不喜歡二太她們自己出去，尤其不願意三姨太自個兒往外邊走。雖然不敢明令禁止，可是給他知道了，那不高興的嘴臉就夠怪。男人的心理真有點怪，我願意能多懂一點。

有一回就是這樣：

大人回來得特別早，還不到六點。他一走進書房裏，「咳——吐！」一下，就坐下來，喝茶，抽煙。那時候二太和孩子們全下來了，只有三姨太。他再大聲的咳吐一下，等五分鐘，還是不來。他問小玉娘那兒去了，小玉回他說去看牌，快回來了。半個鐘頭以後，還是不見三姨太的影兒。大人直著急，他站起來滿屋子裏來回的踱官步。大肚子一抖一抖，地櫃也咚咚的響。他抹着鬍子，臉上頂不高興的樣兒。好啦，晚飯吃過，一直到快十點，三姨太才回來。

她一進門就直接到書房裏，斗蓬一脫，扔在椅子上，喊我拿拖鞋，換過了鞋，馬上就拿了水煙筒呼盧呼盧的抽。她噴着煙，眼睛斜斜的眇了大人一眼，心裏就明白什麼事。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她問大人。

「……………」

「雙鬼問你什麼時候回來的！」三姨太的聲音更裝得特別

嬌脆。

「什麼時候回來跟你有什麼相干。」大人瞧也不瞧她，冷冷的對了手上的書說。

「不相干也吧。我今天贏了好些三十多塊。碰到一個不會打牌的『新丁』，那傻瓜儘放牌給我和才痛快。」她高興地說着，拿了水煙筒，停了不抽，儘瞧住大人。

「我早就想回家了，還有一位高太太也嚷着要走。做主人的自然死勁留。裏邊有一位黃太太就說，『我知道高太太幹麼要走，準是回去等高先生，怕挨他的罵。』高太太笑，不言語。可是跟她一塊兒來的高家二太太說：

「咱們大嫂子才不怕咱們大哥，倒恰巧反過來。就是昨兒晚上的事，大哥十二點方回家。咱們大嫂子好厲害，把門一關，叫大哥快跪在床背後的馬桶旁邊。我在隔壁屋子，直聽見大哥『撲咚』的跪下去。大嫂子連連問他還敢不敢那麼晚回來，『你說快說敢的話，我打開馬桶蓋，替你滿身裝金！』」

「高家太太還問我……」三姨太沒說完，大人早已一哈哈，「拍着肚子笑得眼睛睜起來，伸出一隻香蕉似的指頭，點着三姨太說：

「你這鬼！你這鬼！」
就這樣，一陣風來，把烏雲吹散了。三姨太的是可人。

心緒不佳，外邊暗暗的也正是無聊天色。

聽到了五姨太唉聲嘆氣，心裏又替她難受起來。她帶了七妹到我屋子裏來，手裏拿着半磅醬紅色的絨線。我知道就是昨天二太出去順便替她帶回來的。

「給七妹織背心的吧？」我問她。

「對啦，投着我這樣的娘，總要比別人多挨一點冷啦。」她又嘆了一口氣說。我猜到她一定又受了誰的閒氣了，特來和我談談。這是她每次的慣例。得到我幾句同情的慰解語之後，她似乎就覺得鬆透了些。只恨我實際上也未能幫忙她多少，不過在可能的範圍裏，我又何所吝惜？

「不是大人給錢買的麼？」我問。

「是呀，不過給他教訓了一頓，說七妹還小就要學人家穿這樣穿那樣，他可沒有那麼多閒錢給我們花。你瞧，這話多氣人！小玉不是和七妹同年，都是五歲麼？怎麼却大衣、皮袍全有呢？難道花的就不是他的錢？容，你知道的，她們的孩子全都比我和四太名下的穿得講究多呵！雖然是同一個父親。秀秀是大太太的大小姐，她爹又喜歡她，當然誰敢待慢她。伯文是全家的獨子，而且是二太當家。他們特別享用就算是當然的吧。可是拿三太的三個女兒和我們的一比，真相差太遠了。長得不漂亮不是孩子本身的錯呀。唉，天原是不公平的，只怪我們自己的命不好。」

我幫她一邊繞絨線，她一邊說上這麼一大串牢騷。她低垂着

眼，像有無限憤慨和傷感。

「當然是不公平。但做人只得忍耐些，把眼光放大點從高處看就得了，其實孩子們在小時候還是不不要讓他們享用慣才好。這樣教他們受些刺激，知道非靠自己努力做工，是爭不到像別人一樣白白享福的。將來也許七妹最能學好，最有出息呢。那時候不是可以好好地奉養您娘了麼？」我想不出什麼適當的勸慰語，只這樣鼓起她一星希望，引她想像將來，忘了現在。

「他們都說七妹特別笨呢。」

「我覺得並不。她現在才五歲。兒童智力發展的遲早是不一律的。再過幾年也許是頂聰明的孩子呢。等我教教她認字，看她究竟如何。我看並不怎樣笨。」我又這樣地肯定的說了，才見她臉上和心中的陰影漸漸的消散了。最後我又說在人聲嘈雜的日間，我不很能做自己的事，倒還可以抽空替她把那件背心織好，省得她忙着料理孩子們。而且身體也不很方便（肚子像一座小山）不要緊壞了。

「容，你真是好人。」她以誠懇的眼光注視我，高興地說。

「不是要您說好呵五姨太。」我們相視一笑。

大人是一個十足的過渡時代的人物。他自然沒有去考過舉人，也沒有進過洋學堂，只在本鄉本土下過一翻搖頭幌腦的功夫，聽說文章還搖得不錯。辛亥革命的時候，他正是一個精壯的中年

人，當然也不免沾上一點新風氣，結識了幾個革命黨朋友。那時候家裏還很有錢，給那洶湧的革命熱潮所捲盪，少不得也會拿出幾個錢來幫忙那樣的驚天事業。民國成立以後，他就是靠了這一點工力，這一點交情，做過××縣和××縣的兩任縣長，又做什麼參議員。那時候我還小，鬧不清那許多新名目。

民國慢慢地長大了，我也漸漸的懂事了，纔到能看出大人這一輩人物日就退化的程度。

新知識新科學像狂風暴雨般吹打過來，只有鬆新的土地——青年人——能儘量吸收。像大人可咽不下去，咽下去也消化不了。只能瞪着眼睛那班新青年在興高彩烈地嚷和幹。雖則有點在聽不起他們的輕妄。鄙蔑他們的沒經驗瞎撞，但老前輩的資格，究竟只能對自己誇耀了。他感覺到政界的路途不好走，也不容易擠得上去，於是把心灰下來，改行了。他和他的許多堂兄弟，朋友等等，都這樣地下沈，停留在潮流的波谷之底裏。

近十年來，大人是經商。六年前因為做標金生意，蝕了大本，困到轉動不得，把家眷全部都送回鄉下去了。好不容易過了兩年才恢復了一點元氣。比較穩固的是一個批發的紗莊，也就是這幾年的生活費的來源。但我很知道大人做生意只是暫時的，想做官的心還沒有死，只等著機會的再來。

對啦，他今天不是對二太爺們提過，廣州有朋友正替他積極去活動，替他找什麼公安局長的位置麼？假如成事她們都得回甯

去做官太啦。

說良心話，我不願意大人做官。政治法律，經濟等等學識他沒有，我且不管，但給他一個容易扒錢的機會總不妙。我知道而且相信他原是一個忠厚廣直的人，不至於壞到什麼程度。可是瞧他的一家十幾口全只會消費的呵，全等着他一個人供給的呢！做官就一家都會馬上闊綽起來了。這是有舊事可證的，我們中國的國民性是愛家人妻子遠勝於愛國愛民的，「親親」而不「仁民」。妻子的欲求越大，做丈夫的扒錢也越扒得到家。妻妾兒女滿堂的人，心地再老實，碰到了機會也得大扒特扒。環境使然，因為他要養他的妻妾兒女了。

看到官吏的貪污和政治的黑暗，我總是深恨自己太缺少學識，懂得不到那所以然的主要原因。做官就可以發財，這原則不知是什麼時代定下來的。憑我愚笨的直覺，我曾有過一個意念想殺盡一切只有家族子孫觀的男人，和一切只愛虛榮奢侈的女子。我說不出理由，只覺得掃清了這些飯桶，中國總會比較好一點。

話說遠了，發牢騷給誰聽？××夫人不仍是穿的價值二十五元的絲襪子麼？××夫人不仍是帶了好幾個老媽子在專用

的花車上替她燙頭髮，穿衣服麼？遊山的時候不仍叫衛兵們抬了白瓷浴盆跟着上去麼？許多大人物，中人物不仍坐着汽車，住的是高大洋房麼？誰會因誰的牢騷把自己改變？一個遊絲般的意念就真會把人殺死麼？才怪！

無論如何我不希望大人回去做官，雖然我是想回到廣州去住幾時。像這樣的一家人要窮一點才會安分的。

五姨太沒吃晚飯，眼睛哭得紅腫了，又不知爲了什麼？現在全家都在樓下打麻將，熱烘烘的。只她陪着孩子躺在牀上，冷清清地擦着眼淚。想問問她的，但時候太晚了，不要更引起她的悲哀，害她更睡不着，明天再探聽吧。

每次我見她氣苦，流淚，總覺得想找一個人問問：爲什麼天地間偏要多生一個她？爲什麼偏賴在這樣的一個地位裏？一個人覺得自己沒有生存的意義時，那是等於活屍了，死了倒是於己有益，於人無損的。我最憎恨她這種生命，却又給予了最大的同情。她的煩愁，彷彿就是我自己的怨憤，對她特別關心。這樣矛盾的心情不有點怪麼？

(未完)

書報副刊

方玉潤著述考

向覺明

我小時侯讀詩經，用的讀本是毛詩鄭箋。詩經讀完了，大部分仍是茫然。民國八九年間，在南京聽王伯沅先生講詩經，往往妙緒紛紜，豁然開朗。王先生講說之餘，常提到方玉潤的詩經原始，稱道不置。後來在王先生那裏看到原始，才明白王先生的議論全是得力於方氏的書。我之知道方玉潤，始於此時。民國十一年回湖南，在長沙市上得到方氏的鴻濛室詩文集一部。民國十四年才買到雲南叢書本的詩經原始。民國十七年在上海一家書鋪裏又見到方氏所著寫好待刻的書緯底本，以價昂未購，後來不知流落何處。

前兩年得到方氏的鴻濛室墨刻。今年四月在西安又看到方氏的星烈日記彙要刻本。同日記的原稿三十餘冊，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原故，同方玉潤的著作會如此的有緣！

方氏著述甚多，有鴻濛室叢書三十六種，其見知於世是近十餘年來的事。不過近人大都只稱道他的詩經原始，而於他的生平同其他著述，很少提及。星烈日記彙要卷首有他自輯的年表兩卷

分年分月分日，記載行事甚為詳盡。他的日記稿本裏也有他的著述目錄，並常常記有綱要。這都是研究方氏生平同著述的資料。方氏在詩經學同其他學問上的地位，可以讓別的博雅之士去仔細評量，我只把他的著述就所知者略為敘述，這對於要知道方玉潤的人，或者不無微補。

按方玉潤，號友石，又號黜石，雲南賓寧人。據方氏所撰預擬壘東阡表，他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祖天錫，父凌翰。凌翰四子，長即玉潤，次玉樹，次玉銘，次玉筠，樹筠均早逝。玉潤卒年不可考，其預擬壘東阡表撰於光緒六年四月，我所藏的鴻濛室文鈔於此文後有添寫的宋體字一行，開始於「亦越明年」。明年即光緒七年，是玉潤最少當活到七十一歲，也許不只此數，惜無他証，只好闕疑。玉潤娶雷氏，在廣中納姬胡氏，後來服官陝西隴州，又於同治六年五月納姬人史氏。有子思勤、思元、思濬、思桓、思極，大約俱史出。勤元濬桓俱早夭。

玉潤在咸豐五年乙卯以前，蹤跡不出雲南一步。那時洪秀全據有金陵，天下大亂，不可終日。玉潤生在那個時候，自然耳濡目染，

留心於經世致用之學。到咸豐五年，遂決意赴荆楚大營投効。於是由漢而黔，由黔而蜀，由蜀而楚。先後寄食於王國才、錦堂、李孟群、鶴、人的幕府之中；此後展轉於吳頭楚尾之間。總凡三入湘軍，歷易主人，終以所遇不合，稍停即去。（咸豐十年，曾一度入曾國藩幕，不數月，又棄去。）又自安徽經湖南到廣東，打算回漢，阻於兵亂，仍復北反，經河南到北京。北京小住，大約是在同治元年的時候。此後以至三年春，俱隨友人寄寓於房山大城諸縣。三年夏，銓選隴州，遂入隴，十月始到隴州。自此以後，以到光緒七年，都在隴州。那時正值回亂之後，玉潤防地長，寧驛已焚燬淨盡，不能到任，不得已只好寄寓州城。這十幾年在邊陲，佔一有名無實的冷官，他的一片用世之心，至此大概是消磨淨盡了。因此他在隴上拆聲集的自序裏說：

佐隴今八年矣。不惟廟宇全非，即人民亦多散盡。雖有實心，何存實政，况又無政可存耶……不得已開戶備經，藉消歲月，亦聞與諸生講道論文，不過聊避素餐之誦……

但是他的功名心並未死絕，所以六十初度偶成的詩裏有「小有文章留宇宙，都無福命到公卿」之句，把他的心事和盤托出。看來這位先生的窮途末路，可嘆亦復可憐了。玉潤的暮年不甚清楚，預擬東阡表有「今擬告歸，不知天命何如，人事何如」之語，疑終成虛願。大約不是終老隴上，便就客死長安，所以他的日記稿本藏書（我在西安曾得到他所藏的聚珍本，表錄異，後鈐友石寫目，朱文章都散落在那裏。

鴻濛室文鈔金石文中有方氏板茂庄田碑記，是玉潤自記其在板茂地方庄田的情形。庄田地廣十餘里，招佃戶三十家，此外還有阿科庄田。由此看來，玉潤即或不能算是一位關公子，也可當得席厚履豐四字。萬方煦的鴻濛室文鈔序上說玉潤的著作：

博大縱橫無不備。雖未能純乎中道，願自往往俱有特識，要為不向古人頤下乞氣者。先生其霸於文矣！

王柏心的序也以俊傑之士相稱。玉潤為人大概是才氣縱橫，抱負不凡，而又不拘小節，所以往往狎伎。在詩集中常有投桃贈芍之辭。他的學問方面實在也很廣。他的星烈日記彙要從日記中分類選入，其中經濟一門，內有治道、選舉、農桑、河渠、財用、屯田、牧令、荒政、兵策、九項、游藝一門，則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祿命、風鑑、書法、繪事、鑲筆、音樂、槍法、騎射，無所不能。王柏心也說他的文章「猶長於論兵及形勢」。下蜀江入楚入皖入江右入豫州，干諸國帥，皆一時鉅公、偉人；為條上攻討機宜，臨陣指示成敗。然而玉潤畢竟是一個席厚履豐出身的文人，善於放言高論，紙上談兵。他於咸豐十年四月初二日見了左宗棠共談時務，左氏以為「近日楚將中多樸誠士。由誠實以生智慮者其人必可大用。」玉潤在日記中記了這一次的合談，並加以批評道：其言亦有所見。然天下才有自誠而明，亦有自明而誠者，未可以一概論。要在用之者何如耳！

這種好高騖遠的聰明人的議論，自然不為主張誠樸，主張穩紮穩打的曾國藩所賞識。方玉潤之在曾國藩幕府中不得意而去，其原

因應由於此。大概說來，方玉潤之為人，同王國運所傳的嚴威差不多，都是那一個時代的產物，二人的不同者壽數有脩短，因而造詣有深淺耳！

閒話不提，如今且一述方玉潤著述的大概。玉潤在同治四年的日記末了曾有鴻濛室擬著叢書目錄，其書名為：

- 太極元樞
- 易經通致評解
- 易卦變圖說補
- 書經通致評解
- 詩經通致評解
- 禮經通致評解
- 春秋通致評解
- 四書通致評解
- 易緯新編 太元 潛虛 太極 泰律
- 書緯鴻文
- 詩緯所正集 古詩 唐詩
- 禮緯會通
- 史緯直削
- 歷代四科名賢傳
- 四科言行錄
- 乾象鉤元雜記

- 坤輿圖經新編
- 皇極明史卦驗
- 運籌神機智略
- 平賊廿四策
- 中興論
- 上時帥書
- 運籌神機守略
- 運籌神機戰略
- 技藝圖
- 駭壇俎豆
- 評點杜詩
- 本朝十二家詩選 梅村 阮亭 初白 蘆花 笠翁 竹垞
- 風雨樓人集
- 鴻濛室文鈔
- 鴻濛室詩鈔
- 星烈日記
- 心學日記
- 元學存真
- 地學存真 體服新法 攝氣疏補
- 命學存真
- 相學存真

數學存真

月影囊光錄

評點聊齋志異

評點紅樓夢傳奇

他在目錄之後有一段接語：

右共三十六種，與在湖南所訂之目微有不同；學問隨時增長，故志向與年變遷也。其圈頭者皆已成書。憶自壬子冬至今歲，週一紀，除卦驗一書為前所著外，已獲成書廿一種，為時亦不算虛度。但不知此後歲月，可能統觀所成，為宇宙添一家言否？吾輩立德言功，均已讓諸他人，惟此區區之言一端，差能權操自己。倘再蹉跎，甘心暴棄，則三不朽之謂何。恐與草木同腐而已矣！乙丑元夕。

我所看到的星烈日記稿本，湖南部分並未及此事，故其在湖南所擬的鴻濛室叢書目錄如何，無從知悉。今就此目而言，如詩經原始即不見此目，四科言行錄至丙寅年改名為歷代四科衍緒，書緯鴻文到後來大約改名為書緯，詩緯所正集則後成唐詩緯，大約後來還有所訂正，不過三十六種的詳目却已不甚可考了。今以乙丑年目為據，就刻本星烈日記彙要，日記稿本，鴻濛室文集諸書，略考各書內容梗概如次。

太極元樞（存否不可考）



鴻濛室文鈔卷一太極叢說中收有太極元樞總說一篇。此書大約是玉潤居大城時所寫成的。心烈日記卷六，十一月初一日日記曾說到此書的內容：「自八月抄擬著元樞一書，今甫兩月餘亦已告成。擬分三卷：上卷言天道，中卷言儒理，下卷則天文地理，旁及兵術元功。所謂率性者，尚其理，修心者，尚其氣，制作者，尚其象，卜筮者，尚其占，原同而用異者也。書中一圖一說，說有不盡，則附以雜說。圖仿易象，說法入家，雜說略似語錄，滙三體而為一，則是書之創格耳。其曰太極元樞者，以天下萬事萬物，無不各有一太極在，故執太極可以為萬化樞也。讀古人書，應天下事，必先有一主宰於心，然後可以順應而曲當，主宰即太極也。此元樞一書所由作也。」

易經通致評解

易卦變圖說補正（存否不可考）

易經通致解大概沒有成書，易卦變圖說補正初名易卦變圖說補。文鈔卷二有易卦變圖說補正序。據序此書大概就武林沈氏所刊易卦變圖說而予以補正。序有云：「爰依原序列圖，分繫傳辭於下，俾知卦序有定，勿容紊亂，如此。更分卦逐解補圖於後。本錯綜以取大象，參卦變而窮意旨。更遠取諸物，近探文象，觸類以旁通。不泥一象，不拘典要，唯以求合卦象者為是。雖不知於古聖序卦之意有當否也，其亦庶乎可以告無罪於漢宋諸儒者矣。」

書經通致評解

後來成書與否，不可考。

詩經通致評解

後來成書與否，不可考。

詩經原始二十卷 同治辛未關東分署刊本 雲南叢書本（今存）

詩經原始卷首有同治辛未小陽月朔日玉潤所作自序，此書開離於隴州也始於是年。按星烈日記彙要卷三，同治八年己巳七月初五日的日記裏曾述及計劃著作詩經原始的梗概，以爲「詩無定解，臆測者多，故較他經尤爲難釋。愚擬廣集衆說，折衷一是，留爲家塾課本，名之曰原始，蓋欲探求古人作詩本旨而原其始意也。其例先始詩首二字爲題，總括全詩大旨爲立一序，題下如古樂府體式而不用僞序，使讀者一覽而得作詩之意。次錄本詩亦仿古樂府一解二解之例，而不用與也。比也惡套，庶全詩聯屬一氣，而章法段法又自分疏明白也。詩後乃總論作詩大旨，大約論斷於小序集傳之間，其餘諸家亦順及之。末乃集釋名物，標明音韻。本詩之上眉有評旁有批，詩之佳處亦點亦圈，以清眉目。然後全詩可無遁義，足以沁人心脾矣。」後來的詩經原始，其雛型早已完成爲此時了。

同治辛未刊本詩經原始列於鴻濛室叢書三十六種之三，其第一第二兩種爲何書，今無可考。

禮經通致評解

春秋通致評解

四書通致評解

以上三種後來成書與否，不可考。星烈日記彙要卷三至卷五有論禮經春秋以及四書的注甚多，玉潤的宗旨，由此可以窺見大體。

易緯新編 太元 潛虛 太極 泰律

後來成書與否，不可考。所謂泰律大約即指玉潤同鄉葛見堯著的泰律篇而言。見堯生當明季，其書金正希焦澹園董見龍諸人俱有序。金正希的序見同治元年五月廿七日心烈日記中，極致推重之意。星烈日記彙要卷二十七音樂丁卯九月廿四日日記曾略述此書大概，以爲「古來言音樂者皆以律求音，先生獨以音求律。黃鍾大呂等字，人皆以爲律名，先生獨援周禮，以爲陰陽之聲與五音相交洽，足以括天下之聲。而開合平仄一一消暉有倫，故能擊造化於形聲，吞吐陰陽，招翕元氣，上而與夔龍師曠契合無間也……」並錄其含少論一篇。大約以陰陽變易說樂理，與太玄諸書性質近似，故玉潤貴之於易緯新編之中。

書緯鴻文

書緯（今存）

書緯是否即書緯鴻文後來的改名，今無可考。書緯已有成書，民國十七年，我在上海中國書店見到書緯寫成待刻的清樣。

大約是四冊，以價昂未購，如今不知歸於誰氏。鴻濛室文鈔收有書緯自叙一篇，有云：「因即漢後諸史博稽而慎擇之，纂為斯編。命名書緯，非敢謂上讀聖經，亦將使後之王者尚論古先，善善從長，且有以見世道之隆替，惟人心可以特移，今雖不古若，而未始不可以古若也。則庶幾乎帝可三而王可四，豈不盛哉！」

詩緯所正集 古詩 唐詩(存否不可考)

詩緯所正集大約只成唐詩緯一種，那是同治二年癸亥在大城時所寫成的。全書計分為風雅頌三體七十二門，二十八卷，內中風體六卷，雅體二十卷，頌體二卷。鴻濛室文鈔卷二有唐詩緯自序，心烈日記卷一，癸亥六月初三日日記之：「何以緯名以別於經，亦將繼諸經後也。」窺方氏的意思，以為分詩為風雅頌三體，最為賅括，三百篇而外，無代無此三體。他打算「先從唐人編起，然後溯而上之」，庶幾古今宋詩的淵源，可以粲然大明。同月初二日日記說：「余以風雅頌體分選唐詩。先成風詩六卷，中復別為二十一門：曰宮詞，曰閒閨，曰春情，曰秋思，曰匹耦，曰豪遊，曰綺懷，曰宮怨，曰棄捐，曰惜別，曰離恨，曰寄遠，曰漂泊，曰感奮，曰歎老，曰悼亡，曰孤栖，曰節烈，曰田家，曰遊仙，曰感諷。」(此下尚有一大段解釋從略。)七月十六日唐詩緯編成，又曰：「小雅三十八門：曰述懷，勵志，閒適，量物，遊曠，宴集，贈答，呈獻，旌揚，勸勵，尋訪，遊藝，技能，觀遺，器用，詠史，送別，涉

遠，羈旅，寄懷，登臨，憑弔，放歌，遷謫，退休，災變，亂離，軍戎，邊塞，靈跡，異景，感事，傷懷，敘述，諷諫，謁祭，哀輓，隱逸，共二十卷。自述懷至詠史，中間皆士大夫往來贈答游宴譚麈之辭，為正小雅，自送別至隱逸皆時事變遷人生愁苦之狀，故為變小雅。又成大雅二卷，亦分十二門：曰朝會，廟陵，德瑞，勳烈，封拜，燕饗，賈賄，侍直，遊幸，巡狩，扈蹕，使命，巡狩前半以上朝政清明，天下承平，為正大雅，巡狩下半以後正變參半六時世為之也。唐一代詩各體咸備，獨無頌詩。僅以白居易七德舞一章附於大雅之末，聊備其體。行常廢為搜羅，以成全書。」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記裏曾說明唐朝一代頌體所以少之故，以為「唐詩風體甚多頌體極少。蓋其時競尚風華，而國家又無大功德可述，故詩人略而不言。世所傳者惟香山七德舞諸篇，亦非用於郊廟者。是風雅未已，而頌聲成輟。噫！可以觀世道矣！」至於何以分七十二門三十八卷，方氏在六月十八日的日記裡有一段說明，以為風雅頌三體共七十二門，分編二十八卷。卷以象經星二十八宿，門以象月令七十二候，合之則一百成數。以人事上應天象，這是五行家的說頭。

禮緯會通

史緯直削

以上二種成書與否，不可考。

歷代四科名賢傳

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玉潤時在宿松，因閱關里文獻考，有慨於歷代「從祀孔廟者大概多以講道論學者爲重」，孔門原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設教，而後來只重德行，遺棄其餘三項，其悖聖門初意，所以他想方矯此弊，「本夫子四科之意，收古今名臣賢儒傳分類而互輯之，纂爲成書，名曰歷代四科名賢錄。」這一部書大約只有一個理想，始終沒有編成。

四科言行錄

歷代四科術緒（存否不可考）

四科言行錄是否成書，不可考。按鴻藻室文鈔卷二有歷代四科術緒自者，以爲：「爰即漢初以迄明季諸儒列傳，摘其言行卓然可師，不離乎聖道者，分爲四科，各錄數則，並系鄙論其後，以爲私淑孔孟之一助。是書也只崇實德，不尙虛聲。故雖嘗從祀廟堂，而無實行可紀者，黜之，其不必定從祀廟堂而大德不踰者錄之，非好異也，以爲天下古今之公論固如是耳。」大約四科言行錄一書後來定稿易名爲歷代四科術緒，並且已有成稿了。

乾象銅元雜記

成書與否，不可考。

坤輿圖說新編（存否不可考）

此書成於同治四年乙丑，玉潤在這一年三月初八日的心烈日記裏曾記到此書的大概說：「余舊有江淮籌備要編一書，

然僅爲江淮言耳。後足跡漸廣，所歷關隘尤多，因並圖之。自客臘中旬至今凡三閱月，合之舊圖，共獲圖六十，編爲二卷。其未圖而無緊要者尙二三十圖，俟有所獲再爲續編。雖未能編覽，實區而爲戰守所必爭者，因已十得三四，名曰坤輿圖說新編，亦舉其隘者而圖之耳。」

皇極明史卦驗（存否不可考）

探元錄

酌經錄

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的星烈日記裏曾提及這三部書，以爲「余初在廣甯有志講學而苦無同志，故着探元錄酌經錄明史卦驗諸書。後此事遂廢，明史卦驗雖亦成書，而未能校訂，探元酌經則尙未成編。」星烈日記彙要卷三癸亥九月十六日日記曾摘錄酌經錄中關於書經語數則，可見此書一斑。其他二書不可考。

運籌神機智略（存否不可考）

平賊廿四策（今在）

中興論（今在）

上時帥書（今在）

運籌神機守略（存否不可考）

運籌神機戰略（存否不可考）

技藝圖（存否不可考）

智略守略戰略三書而外還有慈略總名運籌神機藝略大約後來括入戰略之中故乙丑目錄不載。運籌神機一書當是玉潤在雲南時所著同治十年入曾國藩幕曾以呈覽曾國藩有一篇序甚為稱賞說「運籌神機一書精力畢萃戰略守略藝略三編雖多輯古人之說而自具經緯別立條目即一器一技亦必繪畫分明至智略一編則窺天地之奧誠鬼神之情冥心孤往所得獨多。」運籌神機一書至今存否不可知。平賊廿四策與中論上時帥論三篇今俱存鴻濛室文鈔中。平賊廿四策作於咸豐六年時在李孟羣幕府那時清軍圍攻武漢正緊之時咸豐八年玉潤去安徽在弋縣小住又加修改由其門人李嘉樂諸人為之付刊。二十四策為廣幕府以重兵權扼險要以爭地利破資格以守才能慎召募以選精兵習戰陣以精紀律鍊技藝以充膽量明賞罰以示無私和將士以期共濟增水軍以遏賊勢調演習以助兵威定征期以收勇效治貿易以絕奸細廣市糧以濟軍餉重金以紓國用游勇以除殘害嚴關隘以禁橫行懸重賞以求行間寬脅從以分賊勢修備禦以守城池築村堡以防土寇聯保甲以清戶口練鄉兵以保民命選守全以重司牧從人心以復元氣玉潤親歷行間以見聞作根據而成此廿四策這於研究太平天國一代的史事不無可以裨益之處。中輿論成於同治元年寓居房山之時玉潤在此論引首云「壬戌孟冬寓房署時畿南賊勢甚張江淮諸軍尙少

捷音征西大帥束手無策與言時事曷勝浩歎乃為是論」此論所言為討賊求賢理財三大端於討賊主統一指揮權於求賢主仿孔門四科以立取士之方理財主生發儲聚量度樽節覈實變也上時帥書中上曾國藩者三曰論學曰論用人曰論天下大局與董子中一書。

騷壇俎豆

平賊廿四策 (存否不可考)

本朝十二家詩選 梅村 阮亭 初白 荔裳 愚山 竹垞 (存否不可考)

風雨懷人集

以上四種除評點杜詩十二家詩選玉潤自云成書外其餘俱不可考。即所謂成書之二種也不甚可考。是烈日記彙要卷十一至卷二十二悉論韻語玉潤對於杜老同清代十二家的評論於此可以窺見一斑。

鴻濛室文鈔 (今存)

鴻濛室詩鈔 (今存)

文鈔為鴻濛室叢書的第二十八種詩鈔為叢書的第二十七種。文鈔第一集收有太極叢說著述并言當今名將傳(多達兩王靈李孟群王國才)鴻濛室金石文中輿論上時帥書第二集即平賊二十四策詩鈔前集咸豐辛酉春刊於長沙後集同治甲戌夏刊於瀘州一共是二十卷。卷一至卷四為俯仰集都是道光十年到咸豐三年的詩卷五為問天集是咸豐四年

到五年的詩都是未出雲南以前所作。卷六爲倫襟集，出雲南以後作。卷七爲江漢從軍集，咸豐五年到七年在李孟群幕府時所作。卷八爲院豫從軍集，自咸豐七年離開李孟群幕府轉於安徽河南之間所作。卷九爲渡江集，咸豐八年合肥城陷以後，流轉以至光州所作。卷十爲暫息集，光州作。卷十一爲浮湘集，咸豐九年到長沙以後再入湘軍幕所作。卷十二爲桃潭集，咸豐十年離曾國藩幕府以後又入湘軍復行辭去寓於宿州所作。卷十三爲湘仇再轉集，咸豐十一年從湘入粵擬回雲南所作。卷十四爲望洋集，咸豐十一年留粵時所作。卷十五卷十六爲北轍集，從粵入京作。卷十七爲房山集，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元年隨楊卜臣寓房山作。卷十八爲平舒集，同治二年至三年春隨楊卜臣寓下城作。卷十九爲入關集，同治三年入陝西作。卷二十爲隴上拆聲集，同治三年至十三年在隴州時所作。光緒以後的詩，似乎都未收入。

星烈日記（殘存一部分）

心學日記（殘存一部分）

星烈日記彙要（今在）

光緒元年冬玉潤在星烈日記彙要的自序上說：「乙卯五月出滇，迄今廿有一載，透日所記積二百餘卷，不下七千餘條。」這所謂二百餘卷大約總括星烈日記與心學日記而言。我今年在西安所見的玉潤日記原稿共三十五冊，今歸國立北平

圖書館，恐還不到原來十分之一。在這二十五冊中一大部分是屬於所謂星烈日記，凡二十七冊，又一小部分是屬於所謂心學日記，凡八冊。「星烈」「心學」（亦作心烈）果何所取義，今不之知。二書不知原本若干卷，星烈日記今存卷十至卷十三凡四冊（咸豐六年二月初一日至上月二十九日），卷二十至卷二十六凡四冊（咸豐六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七年五月三十日），卷六十一至卷一百凡十九冊（咸豐十年閏三月初一日至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心學日記今存卷一至卷二十四凡八冊（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至同治四年五月）。星烈日記彙要卷首有乙卯後從軍江淮及游歷南北年月日表，以此對勘北平圖書館藏日記原稿，其存佚各卷，可以一目瞭然。到光緒元年，玉潤遂將兩種日記「分門擇要另彙成冊，用備參稽」，是爲星烈日記彙要，爲鴻濛室叢書的第三十六種，凡四十二卷，而彙要之開離於隴東分署則始於同治十二年夏天。玉潤的日記範圍正當咸豐五年至光緒元年太平天國由極盛而至於滅亡之際。他曾三入湘軍，歷游南北，有許多大戰他都親歷其境（如清軍之圍攻武漢，宿松之戰等），並且親預攻守的謀劃，日記中記載甚詳，對於并時將帥據其見聞，常有批評之處。所以研究太平天國一代的史事，這部日記中當有不少異聞佚事可供我們參考。可惜日記原本缺失過多，其中如武漢之戰，宿松之戰的日記現今都只存一半。

實是一大憾事。然而一鱗片羽，還是不無可採之處。如咸豐六年日記所說圍攻武漢時戰歿於漢陽的女將李奉貞的事蹟，他書所紀即無如此之有聲有色，本未備具。楊秀清圍攻武漢諸清軍將帥書的梗概也見於咸豐六年四月十一日的星烈日記之中。同月十三日日記又係有李孟群鶴所撰中所載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桂平生員王大等發馮雲山案一稟以及馮雲山呈訴府控府批同賈縣令詳文。這都是研究太平天國史事的好材料！

元學存真 (存否不可考)

地學存真 雙頭新表 羅經補

命學存真

相學存真 (存否不可考)

數學存真

據乙丑擬目，元學存真相學存真兩種玉潤已有成書，其稿存否，今不可知。星烈日記彙要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彙錄日記中論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祿命風鑑諸項，玉潤在這一方面的言論，可見一斑。

月影養光錄 (存否不可考)

據乙丑擬目，玉潤此書已有成稿，今存否不可知。卷謂月影養光錄果是何書，如今無從知悉。咸豐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的星烈日記卷七十二記及同治四年正月廿六日的心烈日記卷二

十都提到此書，大約總是一種言情綺麗之作。

評點聊齋志異

評點紅樓夢傳奇 (存否不可考)

評點聊齋志異，據乙丑擬目並未成書，評點紅樓夢已成。玉潤對於聊齋志異和紅樓夢的見解，在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星烈日記 (丑七十) 中曾發揮一二可以參看。意思平，無甚可喜之論。

鴻濛室墨刻 (今存)

鴻濛室墨刻成於光緒五年，故不見乙丑擬目。墨刻之末有玉潤的識語，「以上雜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共十八頁，既無倫次，復乏考據，只取章法長短參差配合便於書寫屏冊而已。識者諒諸」玉潤於鄭板橋的字最爲心折，取法乎下，我們真的只有原諒他！

以上所採玉潤著作共得四十三種。乙丑以後一定另有增訂，情無可考只好分別著錄爲上。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方氏同曾國藩見解不合因此托故辭去。關於這一點玉潤自己也知道，他在咸豐十年九月十四日的星烈日記裏曾記有一段作學論而未成的話。

講樂自朱子後道已大略，元明以來學者或出或入，皆不能出其範圍。本朝考據家乃欲拔其識而樹以己幟，庸可得乎？姚姬傳出，闕停於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之間，近代學者翕然從之，蓋

亦善於立教也。唯河洛一傳，未有所歸，故余欲引其端，以與天下學人推闡其教，而名譽既殘，學術尤陋，誰能信之？當今道學唯濂帥是歸，乃先擬此篇，冀求訂正。然濂帥所學，務求實踐，一切高深之論，在所弗尚。此篇雖出，恐亦在擯斥之列。而當今講學，舍濂帥更無從質正，奈何奈何！

在玉潤上，曾濂帥論學書中曾講到他的懷抱。他以為（河洛遺著雖精，而其大要則不過理氣象數四者而已。）他頗有志於開發此學，「纂秦古以來性道之書，符平河洛者萃為一編，分別理氣象數四端，以闡夫子不言之道，為聰明穎悟者啟其機，而導之寔庶使其自明而誠，有所從入，不致昧厥旨歸也。」玉潤分入道的方法，為三日穎悟，日討論，日實踐。討論實踐，俱是自明而誠；穎悟則是自誠而明。換一句話說，所謂自明而誠即是注重經驗，由經驗以歸納出原理來；自誠而明則是注重形而上的探討，由形而上的認識以來即證世間經驗。玉潤以穎悟為入道的最高着，方法又以河圖洛書為即夫子不言之道。他所說的河洛之學，全是一派陰陽五行家的話頭。他也知道曾國藩的主張是「以義理為質，躬行是屬。守程朱之繩墨，參馬鄭之宏通，析袁姬傳，私淑望溪，又將以所學範圍天下，胥歸實踐，而一切高深神奇之論，在所弗尚。」同自己的路數不對。但是那時候曾氏負天下重望，除去曾氏以外，別無出路，所以玉潤仍然希望，「泰山不以其高而京丘垤，大海不以其深而遺細流。」曾國藩的日記裏曾記到玉潤，而並未加評語，推想起來，大約對於

玉潤頗欲予以挫折，玉潤在簡成性不能忍受，便絕裾而去了。

在隴州時，玉潤曾仿宋朝胡瑗的辦法，列舉四科課程以告學生。他分四科為性道經濟文學游藝四齋。玉潤頗不以習齋為然，而四科課程則與習齋約略相同。不過習齋注重實行，而玉潤之四科仍以口耳之學為主，注重書本上的知識，尤其是太極通書西銘正蒙皇極經世一類經書玄虛的書的研討。這去習齋大免太遠了。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作

最近英美雜誌裏的文學論

文

畢樹棠

這裏是從一九三三年的英美雜誌裏，舉出三十三篇文學論文，就每篇的大意，略加說明，使不啻看外國雜誌的讀者，藉此略知這一年之中，外國文壇上大略說了些什麼。說明是很簡單的，想知其詳，當然要去讀原文。英美自然不能代表外國的整個，德法文的雜誌或者更為重要，但我們一般的讀者，十之八九都是能看英文的，並且英文雜誌裏所講的也有不少關於其他各國的文事。作專門外國文學研究者，不用等着我們來介紹，他們早已自己看過了，為那一般只想知道外國文壇的徵言大意，最近世界文學的新動靜的，看看這幾篇文章，此就可以略得眉目。其次就英美文學雜誌說，決不止這十六種，就這十六種裏可注意的文字，也決不止

這三十幾篇，這只是就我個人隨時看過的關於現代文學的材料，覺着有興趣，便留下一點筆記，現在重行錄出而已。其中關乎英美的較多，德法俄以及北歐加拿大也都提到，只是缺乏兩歐的意大利，算是缺點。這幾篇文字雖然不多，却都極重要，若能按篇理會，所知也就不少了。

這篇介紹既然不是周密的選擇，遺漏自然不少。現在試就英美雜誌之常談文學者，先作個大要的說明，聊補本篇的缺陷。記得幾年以前，小說月報上曾有一篇介紹外國文藝雜誌的文章，搜羅得大體完備，但那多半是純文藝的刊物，是為專作外國文藝研究的，範圍純而狹，且事隔幾年，現在又有些新的刊物出來，只靠那些，當然不夠了。現在不是要作同樣的續篇，只是擇其重要者，略舉一二，以在國內大學圖書館裏普通看得到的為限。外國的純文藝雜誌似乎不多，而偏于文學的實在不少。例如談文學理論的英國有 Criterion Adelphi 和 Life and Letters 內中也談政治社會而風格都是文學的。美國的 Symposium 和 Sewanee Review 也兼論思想和美術。其次 Poetry 是專載詩歌，Poet-Lore 專載戲劇 Blackwoods Magazine 和 Golden Book 專載小說。以上比較最為純粹。舉此皆知的三個水陸雜誌，只有 London Mercury 是專談文學的，American Mercury 和 Mercure de France 便甚麼都談，不過以文學為多而已。專載書評的，英國有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美國有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和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體裁是純批的方面，則包括一國的整個出版界，文學只佔較大的一部分。最通行的是普通小說雜誌，其中標準較高的，例如 Saturday Evening Post Cosmopolitan, McCall's, Delineator, Ladies Home Journal, Womens Home Companion Red Book 等都是美國東西。英國這種雜誌很少，有的作品還登在美國雜誌上。這種雜誌的內容是重在流行普遍，東西不一定都好，全在讀者眼裏有高低，例為最近物克夫人 (Pearls Buck) 劉維士 (Sinclair Lewis) 的小說都先登在這些雜誌裏，就不能和普通的作品一樣看待。最多的是一般的評論報，例如英國的 Contemporary Review Fortnightly Review,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English Review, Quarterly Review 美國的 North American Review Atlantic Monthly Harper's Magazine Scribners Magazine, Yale Review, Living Age 除去各種的題文以外，有長短篇小說，有詩歌，有書評，有文壇和作家的研究，文章作得都極好，都是第一流的東西。又如英國的 New Statesman, Spectator Observer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和美國的 Nation, New Republic 主要的是政治社會方面的批評和記事，附有重要的文章和書評，材料都是極新的。

By the Editor of the *Living Age*, *The Living Age*,

August, 1933.

主宰歐洲文學潮流的，當然是英法德三個國家，然而這三個國家的文學時潮如何，對將來有何預兆，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本文作者本着他的觀察所得，說出一番合理的推斷，使我們讀了對歐洲文學的趨向，有一個明白的認識。本文的大意是凡一個國家的作者，筆下離不開政治和經濟，同時一國的主政者也心目中離不開他們的文學作者，革命的變動便在進行之中了。因為「為藝術而藝術」形成一個安定時期，反之「為生活而藝術」就形成一個動搖時期。例如現在的德國，社會方面法西斯主義向右傾，同時社會主義向左傾，文學領袖湯木士曼本着歐戰以後，德國文學觀念的積力，起來向法西斯思想猛攻，希特勒急了，就大開殺機，盡力撲滅，現在是主政者得了勝利，在政治上是安定了。可是文學思想因壓迫而愈烈，倒愈發嚴重起來，最後的勝利是可立而待的，這便是德國文學前途的預兆。其次英國，歐戰以後文學上頗有人才，而都向空想世界裏走，大有避世之勢，沒有對社會作描寫作批評的，這是英國人好安逸好自由的老脾氣，也是受戰後的痛苦不深切的緣故，和德國恰成了一個對面的現象。比較活動些的是「M. Murry」主持的 *Adelphi* 月刊，極力傾向共產思想，和針峯相對的 T. S. Eliot 主持的 *Criterion* 季刊極力傾向皇家思想，算是文壇上一對將星。不過這兩派批評，滿口都談政治經濟，其實

都是外行，所以英國朝野的現象是很安定的，有點新動力，算是附帶的周旋，向來如此，這便英國文學的預兆。最後是法國，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十年間文學的作品都是描寫外國，把本國放在一邊，可以說是世界觀的。近三年來反轉方向，描寫故土，成為文學上的主流，可是同時有 *Romain's* 的 *Uranianism* 和 *Andre Therivas* 的 *Populism* 是有革命趨向的，大有擠出小資產階級，而佔有其地位之勢，雖然三個較為舊式的作家 *Romain Rolland*, *Andre Gide*, *Henri Barbusse* 還沒明白表示同情共產主義，情形是比較英國更進一步，而不至像德國齊向一個方面那樣的嚴重，正是介乎二者之間，而往前進的，這是法國文學的預兆。這三個國家的文學預兆，都是趨向革命的路，不過前進的緩急有些不同，都和俄國的共產思想有些關係，都立在「為人生而藝術」的境界上，歐洲的現代文學潮流大概如此。

The Crises of the Novel

By Ludwig Lewison, *Yale Review*, Spring, 1933.

這是一篇討論小說新質的文章。近代的人類，尤其是近代的文章藝家的內心體驗都是道德的和形而上的，所以將來的新小說也一定是這個方向。現在舊的路上已經成了荒蕪，小說家要各人自己尋出一條生路。試看以往的小說，自演說神話到自然寫實，都是依着一世人心的信仰而前進，不在形式而在意識。現在所有社

會個人的衝突 (Conflicts) 都已理會殆盡將來必須有一個新的啟示 (個人的和世界的) 出現演說起來能使成今世的信仰小說方有存立的地位只在技術上門巧等于無出路現在歐洲大陸已有動機美國尚無頭緒一部分人傾向共產的理想這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物質定命論的粗野化在人類較偉大的生活中這個意識已經死去了。

Tendencies of the Modern Novel I. England.

By Hugh Walpole, *Fortnightly Review*, October 1933.

這是論近世小說的趨勢的全文第一篇說的是英國大意是：十年以前英國小說界有十個名家可作一時的領袖到一九三三死去六個餘下四個人不是懶於著作如吉卜齡和弗司特耳 (Foster) 便是轉變方向不入小說的正軌如威爾斯和巫爾夫夫人 (Woolf) 普通作者很多而能像德國的湯木士曼和斯堪狄維亞的安德賽女士 (Sigrid Undset) 之驚動一世的實在沒有一個十年以來在英國小說界影響最大的有四個人便是勞倫斯巫爾夫, 瓊艾司 (James Joyce) 和赫胥黎 (Aldous Huxley), 造下的影響是懶惰的主觀自傳法和傳奇的長篇家世史却是危險的影響。現在新精神的領袖唯有 Charley Morgan 有勇氣有智慧有幽默有了規矩的描寫和創造的人物算重新走上小說的正路。

John Galsworthy and George Moore

By Ford, Madox Ford, *English Review*, August, 1933.

高斯梭綏 (1869—1933) 和穆爾 (1853—1933) 是英國最近逝世的兩位大小小說家雜誌上刊出的紀念文很多這是一篇回憶記內裏都是瑣事閒話多含意趣五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也登着這篇文章文字上略有不同東西是一樣的讀者閱任何一篇都可還有一篇題目是專紀念高斯梭綏的作者是 Montrose J. Moses 見六月份的北美評論大致是由高氏的作品裏討論他的思想和藝術說他的戲本和小品論文都不是最高的成功而極力推重他的 *The Forsyte Saga* 一長篇說部寫英國中等家庭生活是最後的成功他終究是個小說家。

Notes on Arnold Bennett

By Desmond MacCarthy, *Life and Letters*, April, 1933.

班奈特也是英國最近死去的一個小說家 (1867—1931) 一生著作極勤傳世的傑作是 *Old Wives Tale*, 本文作者因讀班奈特的日記想起了 Trollope 的自傳作了一番比較的研究因為這兩個作家的生活頗有相似之處。

Debankery and Biography

By Claude M. Fuess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33.

開近世傳記文學之新作風者，為英國之 Lytton Strachey，一九二一年他的「維多利亞皇后傳」出版，為當時英國文壇生一異彩。後來模仿的很多，標榜成爲一派，名之曰 *Debieters*。至今影響猶在。所以近十年來，傳記作品很發達，而有四個特點：第一是給一個人物立傳，必首先注重他的性格（*Personality*）絕不誇張，第二趨重於一定事實的寫真，不立玄虛，第三有一種充足的意識力去選擇和安排材料，不只使之輕重得宜，並且使之通體生動，第四最近的傳記已經大大的擴張了他的範圍，便是給一個人立傳，對死去者是一種光榮對繼者是一種教訓，是一個事業的完整而嚴重的記載，使之成爲相當的偉大。這篇論文就是說明這個意思。現在外國討論傳記的文字很多，把歷史和文學結成新的姻緣。我國文學界似乎還很少傳記的作品，事實上偉大的人格模型不是沒有，只是還沒走進文學裏來，像梁任公的「李鴻章傳」那樣作品現時都不易見，這一角荒地還正待開闢呢。（關於 Strachey 我有一篇短文見大公報文學副刊，可以參閱）

Virginia Woolf

By Robert Peel, *Criterion*, Oct. 1933.

這篇大意說近世小說家有一種追求知覺（*Sensibility*）的運動，有四個人相繼而進，便是 Meredith, James Proust, 和巫爾夫夫人，而尤以巫爾夫最爲顯明。他們把知覺之爲物作人類價

值的唯一標準，試看存巫爾夫的小說裏，甚麼道德經濟社會科學宗教都毫無位置，而以爲人類最大的問題只在性格和性格間的穿通，和性格力的支配，性格裏的問題唯有從知覺上追求。所以研究巫爾夫的小說，知覺二字便是一把鑰匙，開了門往裏一瞧，巫爾夫的世界是個詩的世界。在英國現在的小說界裏，巫爾夫是個最重要的角色，不過她這種作風不易普遍，能有多少讀者來領會她，則不得而知了。

Tendencies of the Modern Novel: II France

By Hamish Miles, *Fortnightly Review*, November

1933.

本篇先論法國的小說界有兩重趨向，第一描寫社會和道德等方面的衝突的小說之絕跡，第二是 Marcel Proust 和 Andre Gide 作風的影響，不寫衝突，只表生活的想見，兼及疑難的對現實之失望和向幻境的逃避。次述法國的小說家與其作品，例舉十餘人，而對於 Louis Ferdinand Celine 和 Jules Romains 二人特詳，蓋二人之作，一重本能，一重意志，皆能爲有力的進展，爲法國小說失去「道德衝突」的原素以後的新補充，爲新趨勢中的最健者。

The Past in Recent Fiction

By Stanley Rice, *Asiatic Review*, January, 1933.

這篇論文是批評最近英法兩國以東方題材所作的小說。大意說現代的小說是趨向於心理的描述，成功在寫出靈魂，不在玩弄情節。英國最近出的幾部東方小說，關於印度和中國的，在文字技巧上都還不錯，而不能寫出東方人情的真正性格，只記些奇異的瑣碎風尚，原因是不知尊重異國的人性，缺乏深入的情趣和知識。同時法國則沒有這種偏見，能跳進東方的人羣裏，實行親近，所以小說裏的人物都有相當的真實。總之，英國的東方小說是以僑居的英人爲主要人物，以東方爲背景而已，法國則將歐洲人立在故事中的陪襯地位，或和東方人物平均描寫，而終以東方爲主。這篇論文的作者是一個英國人，見解極是，只是含着罵他本國作家不知道研究英國屬地的民情之意，說印度也罷了，把中國都牽上，我們看着有點不自在。他批評的四部英文小說是：(一) *Peking Picnic* by Ann Bridge (1) *Hamboyante* by Hubert S. Bannes (2) *The White Fakir* by George Hudleston (3) *Hail, Penang* by George Bilinkin. 法國的三部是：(一) *Desorientée* by Ekren Rechid (1) *L'Ambassade*, *Oubliée*, by Herbert Wild (2) *Ba-Dam* by Albert de Teneville and *Truong-Dinh-Tri*.

By Harry Schlochowar

Sewanee Review, July, Sept 1933.

這篇文章是據湯木士曼的一部新著，闡發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這部新著題名曰「時間之要求」(*The Demands of the Hour*)，是湯木士曼十二年來出的第三部論文集。書中的主眼是要求唯美的個人主義改進爲唯實的社會態度，而極力扶持理性主義。最後主張藝術和藝術家都要從他們的孤高裏走下來，和「時間之要求」相會合，人生是實際的，藝術是社會的，二者是相應的。「時間之要求」一語本於哥德。

Thomas Mann: His Prose and Politics

By August Closs

Contemporary Review, Oct. 1933.

大意說湯木士曼的思想本是受民采的心理學和叔本華的哲學影響，偏於悲觀，不單反對近世文人的民主思想，且批評虛偽的愛國主義，惟有最開化最公正的人纔該來統治這個世界。但是國際進化又是一個空虛的夢，所以仍須在國民的精神裏發展個人的文化云云，這是英國人的見解，很是穩重。

Literature and The New Spain

By Phillip Robinson

Thomas Manns New Messag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August, 1933.

此篇首述最近西班牙文學和政治的聯合，例如好多內政外交的官吏都是著名的人文。次論西班牙文壇上，現在有兩個相對的人物，代表一時的思想運動。一個是 M. vel de Unamuno 是從西班牙傳統的靈魂裏表出的嚴格個人主義者，和現在的西班牙共和政治有些抵觸。一個是 Ortega y Gasset 是受歐洲大陸思想的影響而產出的集團主義者，是與共和政治相符合的。兩個人都是西班牙思想界的柱石，而後者的思想較為維新，較合於現代的大眾精神。西班牙的歷史、宗教及民性在歐洲是有特點的，是有保持性的，要看這一點，又得求之於前者了。

The 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ne, 15, 1933.

近來美國文學批評界對美國文學上立了一條界線，一半是在美國寫成的文學，一半是美國自己產生的文學。在一八八〇年以前，美國文學是整個為歐洲主義所主宰，到一九三〇年纔整個的脫離了這個主宰，有了純粹的美國文學。換言之，文學之在美國，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而美國文學却是最近開的一朵花。美國文學上，有他的先覺者和前驅者，但在三百年間，有二百年是在搖籃裏的保姆時代和在學校的教育時代，到十九世紀的中葉，才兩脚踏着地還是稚弱的。到最近三二十年來，才造成有意識的有力量

的一個獨立的文學國度。文學的形質都算是美國的。這種批評有最近的三部書言之頗詳，第一是 V. R. Calverton 的美國文學之脫離 (The 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二是 Ludwig Lewison 的美國表現 (Expression in America) 第三是 A. C. Ward 的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之美國文學 (America Literature, 1880—1930)。

Romanticism Reconsidered

By Richard H. Jones.

Sewanee Review Oct.—Dec. 1933.

自一九二九—三〇年間人文主義為美國文壇批評界注意以來，西完尼評論就時之發表反對的論調，這篇是就人文派所編印的 Humanism and Romantic Poetry 一書重新討論浪漫詩的，當然也是攻擊人文派的。這一派的文學批評，在前兩年我國文壇上也有一度的討論，現在已沒人提起。在美國信仰人文主義的刊物 Bookman 於今年三月停刊，人文主義的首倡者 Irving Babbitt 教授也於今年七月死去，在該派的立場上看，可謂兩大大不幸，將來此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何，不得而知，然觀其勢，已將因人而微矣。

The Modest Novelists, North American Review, Jan.

1933.

Heroines Back at the Hearth 同上 August, 1933.

American Novelists vs. The Nation 同上 June, 1933.

By Louise Mannell Field

這三篇論文是一個人作的，都是批評美國新出的小說。第一

篇說美國小說最近有一種新趨勢，為一般批評家所忽略，就是百靈藥式的小說之消沈。原來不久以前，美國小說好願指陳社會上和人情中的病，並且開出保效的藥方來，而那些病源都是在男人一方面着眼，集到女子身上，例如婚姻和女子經濟獨立等問題便是。小說家都存着社會改善的希望，開出藥方，更可加緊實現似的。

最近的小說則不然，只寫出情形的真實而止，不失望，也不熱望，却

無形之中露出一種新的勇氣，要來開始新的生活。第二篇說美國

小說本來是提倡女子職業的，現在又覺着不對路，要把她們趕回

家裏來，說舊式的，治家的，半浪漫的女角在社會上仍居多數，地位

也實在重要。殊不知時至今日，女子有些離不開職業，她們的問題

更複雜，更重要呢。這兩篇批評的材料都是美國近一二年來出版

的小說，作者自身是一個女子，所以處處為女子說話，見解去嘗不

是，只是有些平泛。第三篇說美國土地廣大，而各地人情互異，各有

劣點，小說家多半持着譴責的筆調，描寫解釋他們各人所知道的

一部分地方，有些附會失實，影響是各地互相奇視而不能彼此了

解。總之，小說家顧全不到國家的一體。根據的材料也是最近的作

品。

Our Contemporary Poetry

By Leonard Brown

Sewanee Review, Jan-March, 1933.

這篇論文的大意是說現代美國的詩還保存着浪漫的成分，多半缺乏一種新鮮的詩想，只是今日一般瑣情微力的延長而已。

又提出 Conrad Aiken, Archibald MacLeish, T. S. Eliot 三個詩人，算可以聯合成為美國現代的主力精神。

The Tragedy of Vachel Lindsay

By Edgar Lee Masters

American Mercury July 1933.

林隨為美國近世自由詩派領袖之一，曾主辦詩刊 (The

Poetry) 以勵新詩運動，一生生活殊苦，晚年遊行各地，唱詩以自

活。此篇是他死後一篇最重要的紀念文，我也有一篇短文記載他

的生平和著作的大概，見大公報文學副刊。此處不多贅。

Agrarianism and Sex: Edgar Lee Masters and Modern

Spirit

By Herbert Hillsworth (Hills)

Sewanee Review July-Sept, 1933.

此篇是拿馬斯特司的詩文作批評和分析的研究。馬斯特司的作品表明出一種精神，便是對美國官樣的公眾和個人的私德表示不信任和幻滅。他這種精神始現於一九一四年間所出的 *Spoon River* 詩集，直到一九三一年所出的林肯論，中間未曾稍變。這可以說近十年來美國的一種反動思想，馬斯特司實為其領袖。他的思想有兩個方向，一個說人是一個社會動物，主張 *Jefferson* 的均地主義，例如尊重平民，信仰經濟安定，要求地方自治等。一個說人是一個性慾動物，反對現行的性道德和婚姻制。不過他的缺點是，不能把這兩個方向在他的作品裏用藝術的力量協和的表現出來，在文筆上和思想上都有些不夠。 *Agrarianism and Sex* 是他的著作主腦而彈不出相應的調子來。

The Comic Wisdom of S. H. Behrman

Nation, July 9, 1933.

Ban dom Satire of George S. Kaufman

Nation, August 9, 1933.

Austerity of George Kelly

Nation, August 30, 1933.

Dramatic Variety of Sidney Howard

Nation, Sept. 13, 1933.

By Joseph Wood Krutch

這四篇文的作者是美國一個戲劇批評家，按期在國民週報上發表劇評的文字。於今提出四位美國新起的戲劇作家，分篇評述，每人各有特點，讀之可以略窺現在美國劇本文學的新氣象。

The Immediate Present in Canadian Literature.

By H. K. Brown *Sewanee Review*

October—December 1933.

加拿大近來因為經濟影響于生活，文壇景象頗為不振。有為的作家多奔走異邦，在本地的作家作出文章都對社會表示不滿和反對。成了一時的作風。本篇提出三位重要作家，代表文學的三方面，並細細討論他們的作品。一個是 *W. Morley Callaghan* 是小說作者的代，一個是 *Abraham Klein* 是詩歌作者的代表，一個是 *Barker Fairly* 是批評的小品作者的代表。最後申明加拿大文學的貧乏是地方社會的關係，不是作家的不努力。Brown 先生是 *Toronto* 大學的英文教授，所論當有見地。

Maxim Gor'ky Russia's Literary Idol

By Alexander Bakshy *Current History*, August, 1933.

此篇述說高爾基在歐戰前後對俄國所作的革命文化運動，和他所以現在為普羅文學的領袖之故。高爾基在俄文壇上負盛名已久，外邦人士總以為他是俄國革命以前的一個作家，實則自

從他和蘇俄政府同心協力以來，俄國人民便把他看作一個象徵普羅藝術的精神和力量的領袖作家。他在蘇俄所以受這樣的普遍擁戴，不完全在他是一個創作的藝術家，而在他能用創作藝術一樣的力量深切的領會他的國民而作一個革命家。並且他這性格的兩面是互相關繫着的，不同的表現，却是同一的態度。這態度的來原是由于深信人類的創造精神，仰慕勇敢堅忍和活動，崇拜知識和文化，反之，凡足以降落人類精神的則痛惡而深絕之。所以他不僅是一個藝術家，且是一個思想家，時時用心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現在的俄國一面是活動的革命家，一面是自己日常工作勞力者，高爾基認為這就是製造新俄國的主動力，喚起他們善用他們的力量，使美和理性來主宰人類的生活。不過高爾基知道俄國的工人階級，還不如他知道俄國小資產階級以上來得近切，如同馬克思和列寧都不是工人出身。不過他能有階級意識的眼光，把這眼光擴大，用情感智的力的態度，進向資本主義的下面生活情形，進向工人階級的革命使命。進而以有組織的社會力來建築一個新的生活，總之，是理想和感情鼓勵起俄國工人階級文學的工作和政治的活動，這便是高爾基為當今俄國文學偶像的根由。

蒲寧不與蘇俄相關。而高爾基稱贊他是俄國現在的大小說家，藝術之力伸然也。他生長在Orel省是俄國產生偉大文學之地。他出于貴族之裔，而身經紳家之衰。這便他後來小說的社會背景。中俄的鄉間是天然的特別景色，「冬天是一望無際的雪海，夏天是一片紅綠的海。」在俄國靈魂上留下一個堅固的印記。自杜介尼夫以後，在俄國文學中，沒有一個人能在這片景色上作出更詩意更深刻的表現，有之，則當推蒲寧，因為他是專一描寫鄉區和自然的。蒲寧首先寫詩，後來反被散文遮隱了，然而他從沒斷絕寫詩，所以他成功的是散文，而散文中更有詩意。他最重要的供獻是短篇小說，革命以前出了六卷，以後出了四卷是在外國作的。他的文章裏是極豐富而又極單純，最善平鋪直敘，純鍊到了火候，拋去情節，在幕地裏就創作出一個故事。他的藝術在外形上是師承了杜介尼夫，阿克沙科夫，柴合甫，在內質裏却是他自己的創造。這篇論文作得很長，對蒲寧的作品研究得很精細，我們想知道現代俄國的域外文壇，這篇是重要文字之一。本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已贈與蒲寧，不久，雜誌上關於他的論文必然不少。

Belles Letters Among The Russian Emigrants.

By Albert Parry

American Mercury, July, 1933.

俄國自從革命以後，文人便為兩家，一家是共產主義下新產

The Art of Ivan Bunin

By Gleb Struve Slavonic Review Jan 1933.

生的普羅文人算蘇俄文學的正宗，當就佔居國內，一家是爲革命所不容的舊派文人，亡命在西歐各國，仍然繼續他們的筆墨生活，人皆稱之爲僑民派。這篇文字記述這僑民文壇的近狀。他們大多數都住在巴黎，作品也流行到德國、英國、次之美國最少。其中又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個是往日在本國已經成名，今日雖然身在異邦，依然憶戀故土，作品仍是寫過去的俄國，風格仍宗守托爾斯泰，杜介尼夫，契合甫諸前輩大家，如 Ivan Bunin, Ivan Schmellev, Boris Zaitsev, Mikhail Osorin 等人。一個是廿年新進，對外域的生活已有相當的領會，筆下大有棄去老家轉寫新鄉之勢，例如 M. Aldanov, V. Sirin, Nina Berberova 等人，都已追尋英法作家的脚步了。現在他們之中有悲觀的，說他們雖然著作不輟，却無多少文學可觀，樂觀的則以爲僑民的偉大文學在歷史上是有前例的，他們的成功還遠大着呢。依我們見來，終究是離了祖國，立在旁人檐下，久了自不免日就冷落，就算有些成績，也是很可憐的。

Turgenev — Artist and Bourgeois Liberal

By D.S. Mirsky, Moscow Daily News.

(Weekly Edition)

September 15, 1933.

這是一篇對杜介尼夫的新鮮批評，發表在宣傳蘇俄新建設

的莫斯科日報上，自然是一種新立場上的言論了。大意說杜介尼夫已死去五十年，文名原有定論，到今天却有些不同了。第一他是滿意中產階級的文明的，第二釋奴以後他的思想大變，他的好作品都產生在一八四七—一八六二年之間，其後便遷居外國（在巴黎最久）不與俄國接近。這是他一生的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裏他是立在自由主義者的地位描畫俄國種種的壞處，造成一個新的大運動。在後一個時期裏，因爲運動有了一時的結果，他便爲中產階級的眼界所限，發不出甚麼自由的新思想來。所以他的成功，只在他的前一時期，因爲自由主義者本可成就偉大的作家，不過是一時的而已。他對普羅文化的貢獻只是那寫實的文體，是可貴重的云云。俄國現在有一個青年團體，專作杜介尼夫的重新研究，不知自後還有甚麼文章出來。

Wyspianski By Wacław Borowj

Slavonic Review, April 1933.

維斯片司基是現代波蘭的一個重要戲劇作家。在二十世紀之初年，波蘭出了三個文學家，一個是 Kaspróvicz 是農家之子，一個是 Zeonaki 是士紳之裔，一個便是維斯片司基，是一個古城之民。這古城就是 Cracow 他生于斯，長于斯，他作品裏的大部都和這個古城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就是寫這一個城。在當時是一個小而靜的城，沒有近代工商業的繁華，却飽藏着藝術和歷史

史的遺跡，於今收留在這新作家的劇本裏。他早年是一個作畫的，後來寫戲，這其間頗有關係。

Polland and Goethe. By Zofia Ciechanowska

Walter Scott and Russia By Peter Strave

Slavonic Review Jan., 1933.

哥德和司歌特二人死去到現在整一百年，這兩篇是紀念式的論文。第一篇說哥德是造成波蘭浪漫主義有力者之一，然而哥德的作品，取材于波蘭的不少，所以也可以說波蘭是成就了哥德文學的一部分，文中列有引據。實則波蘭人對哥德沒有多大興味，翻譯哥德之作者，却有七十人之多，為文論他的也有四十五人，這也是奇怪的一樁事。第二篇說司歌特影響于普式金很大，及文學史家 Sheryrev 和批評家 Senkovsky 和 Belinsky 對司歌特的意見。

Poetic Profiles in Finland

by Guri Hertzman-Ericson

American Scandinavian Review Sept-Oct 1933.

這篇是記述芬蘭文壇的新氣象和幾個少年作家的新創作，所謂新者是從芬蘭的荒天裏滋生出的新花果，是地方特質的產物，並非以異域之新風作標榜也。文中記小說家有二，一為 Guri

Hennner 其代表作為 Onni Koko 一為 P. M. Silenpaa 其代表作為 Sini 詩人有二，一為 Hilda Sodergrain 一為 Dinaar Dikonius 皆一時之新進也。

Truth and Fiction in Recent Danish Literature

By Judius Clausen.

American Scandinavian Review, June-July 1933.

Kaj Munk, A New Danish Dramatist

By Robert Schmidt

American Scandinavian Review, April, 1933.

Henrik Pontoppidan. By Oscar Geismar

American Scandinavian Review Jan. 1933.

這三篇都是講丹麥文學。第一篇總述丹麥最近文壇著作情形，所謂 truth 是指傳記憶錄而言，fiction 是指小說劇本和詩歌而言。丹麥現時有傳記家一為 P. Hendriksen 小說家三為 Henri Nathansen, Knuth Becker, Karen Bramson (女的) 劇本家二為 Kaj Munk, Karl Schlyter。第二篇是專論 Kaj Munk 的，他是丹麥現在最重要劇本作者之一，才智情三者俱備，而熱情尤深，其已成功于舞台之作品有四，即 An Idealist (一九二八) The Breakers (一九二九) Cant (一九三一) The Word (一九三二) 第三篇是論一位老小說家 H. Pontoppidan

去年過七十五歲。他在少時，丹麥正起一種文化新風，而以 Gramstrup 和 Brandes 二人為先後雄長，他便是這個風向裏特出人物之一。他在藝術上並沒有偉大的成功，而在他的著作裏却留下這一個時代的影子。他得于家世者本是靜的遺傳，投入時流者却是動的頭腦，他的作品就如此產生的，計有三部，即為 *Promised Land*, *Lucky Per*, *The Kingdom of the Dead*

The Poetry of Welhaven

By Charles Wharton Stork

American Scandinavian Review Jan. 1933.

這篇說諸威前後出了四個重要的詩人，而每次必二人同時出現，第一對是 Henrik Wergeland (一八〇八—一四五) 和 J. S. C. Welhaven (一八〇七—一七三) 後二十年來，第二對，便是易卜生和般生，其餘詩人尚多，却沒有能和這個人相比論的。Welhaven 的詩是屬於朗佛樓 (Lougfellow) 譚尼孫 (Tennyson) 一流的，他像朗佛樓從自然界和古籍裏尋出材料，反影于詩中，他像譚尼孫從古典的神話裏尋出人物，含着近代的重要性。依現在看他的詩似乎舊式的，而其涵力則是永久的。本文舉他的兩首詩為例，一首「好似四月天」Like an April Day 一首「詩之靈魂」The Soul of Poetry 都極可愛。

「子夜」

淑明

茅盾著 開明書店版

「子夜」是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自這小說公布後，從各方面所發出的批評，即使是考來信，而保守思想的文學刊物也對於她表示着相當的敬意，以為是這一年裏文壇上的重要創作收穫。

有的說：子夜裏有着比較廣闊的鋪張，出現人物至幾十個之多。有的說：牠主要的描寫是側重於中國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鬥法，而自來的作家能從這一視角來作淺微的描寫就幾乎沒有過。於是不論是右傾或者是左翼的刊物，他們都對於這一文壇上的奇葩，表示着一致的讚賞與驚嘆。

然而他們都沒有說明出這一作品內容所欲企圖解答的主題性，不錯，子夜裏所敘述的人物，所接觸的方面，真是太多，多到幾乎要容納不下，這裏有描寫農村的暴動情形，地主資本家的剝削，都市小有產者的生活，及革命與戀愛之關係，甚至於過去政黨政治路線執行的錯誤，也要敘述到。然而這一些，都只表明作者所描寫的場面之廣闊。比這更重要的是這樣一部句含近三十萬的長篇小說，所欲企圖解答的主題之積極性，到底是什麼呢。不幸，却為一般人所忽略。

一九三二年頭，正是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非常熱烈的時代。有許多人都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了也同樣的受到注意與反駁了，但顯然的，直到現在這個問題是沒有得到確定的解決，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個論爭的性質，不是一個玄學的問題，可以觀念地或先驗的來解釋，而相反地，這却是一個具體的現實問題，只有在具體的現實社會裏找材料，才能得着正確的解答。

『子夜』裏所包含的內容之主題性，就是要想企圖解這樣的中國現代社會性質的。

由於過去革命的失敗，也由於對中國社會性質各派估計的不同，從而也就跟着決定着今後革命的不同政治路線。這問題的重要性，是如何的大呵！有人說，在現社會的機構上面，我們可以積極的發展國家資本，只要這回路子能走得通，中國就得救了。這個說法，到底是否正確呢？中間有了新式的近代工業，也已經好幾十年之久了，然而只在歐戰期間，由於國際帝國主義者，勢力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資本，趁這機會才得相當的發展，一時頗呈蓬勃向上之象。這以後，就由繁榮而趨於衰頹，這惟一的原因，是因為各帝國主義者在歐戰後經濟的復興，他們要想恢復過去時代的繁榮，就只有加緊對殖民地的剝削，而中國不幸所居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却從來就受着國際金融資本的統治，這樣，中國幼稚的民族工業，就在這幾年裏，一天天的傾向於衰落了。

不過有的人說：中國經濟的落後，不能和國際資本勢力競爭

的緣故，這是由於政治不良。這幾年來，內戰不息，各地的苛捐雜稅，又層見疊出，以致人民視產業投資為畏途。大家都裹足不前，只要政治狀況恢復穩定，內戰不再發生，那就好了。其實這完全是皮相之談。中國政治狀況，即使十分的安定，那也不過為國際的過剩資本與過剩商品，安全投資和傾銷的場所，始終脫離不了半殖民地地位。所謂利用外資，以發展國家資本的話，那都是欺人的無稽之談。他們根本不瞭解能正確地估計中國社會現代性質，才必然的接受着這一串錯誤的見解。

在『子夜』裏，茅盾却用着最大的努力，將這樣的中國的社會之謎，為許多人所苦惱着而又得不着正當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了將近三十萬字的篇幅將牠毫無遺憾地給以解決了。而這嘗試又是成了功的。

三

『子夜』裏的絲廠主吳荪甫，他是一個富有魄力的資本家，想用他自己的『鐵腕』給中國的民族工業，立下堅強的基礎。他既在家鄉雙橋鎮開設了電廠，當舖，米廠……等又用了許多心計將他的同業朱吟秋程君宜的絲廠和織綢廠吞併了過來，又和他的姊丈金融業巨頭杜竹齋，幾個人合股開設了個益中信託公司，以為金融流通的機關。然而以這樣一個富有魄力的民族資本家，却因為絲出口銷路的疲乏，人造絲的國際競爭和傾銷，以及做公債生意和趙伯韜鬥法的失敗，而趙伯韜的背後，又代表着美國

金融資本對中國的民族工業資本的控制，終於悲慘的失敗，連他自己所固有的企業，都不能不盤給外國資本家了。

如上面所指明，吳蘓甫是個富有鐵腕的民族資本家，他常常想，「一種企業放在不會經營的冤大頭手裏，是真可惜又可歎，對於個人對於國家，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然像他那樣出色的資本界巨頭，雖說抱了振興民族工業的宏願，也不能不和那些「冤大頭」一樣，同遭受着沒落的命運，而這原因，又竟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這到底爲什麼呢？

這是一種盲目的力量，這是統制着於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鐵則。不錯，吳蘓甫是個富有魄力的民族資本家，但他的「鐵腕」比之資本主義內部所發生的必然鐵則，那就要脆薄得多了。經不起牠的一擊。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拜物性，存在這個制度下面的人，誰都要被這個盲目的勢力所統制成左右的。

這也是用着具體的例子，說明着處在半殖民地國家社會，牠裏面的民族資本，是沒有發展的可能了。牠不能不受國際金融資本的統治，而始終供着牠的剝削，掠奪。要想掙脫這枷鎖，只有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在原有現狀之下，要想發展國家資本，那簡直是夢囈，雖然也是有人正是這樣的在那裏幻想。

這更是說明了，存在決定思維這原則的確實性。以吳蘓甫那樣富有魄力的鐵腕，那樣以振興民族工業爲素願，但在現實的狂

風底下，却終於遭受重大的敗績。相反地，他自己所鄙薄地反對別人將工廠抵押給外國資本家的，後來却連自己也來幹這勾當了。這是說明經濟的要素，實在是主要的決定，一班主張着意志自由的論的人，到了這現實的無情的鐵則跟前，連他們最後的假面，都完全剝奪了，這是如何的痛快呵！

這樣，中國的社會性質，在這裏就得着合理的解答他並且明白地告訴給我們，不但中國，只要是處在半殖民的地位底國家，牠要想發展民族資本，都成爲不可能，這是一個普遍地通行於半殖民地的社會裏的鐵則，而中國恰恰也是這圈內的一環。

復次，中國今後的革命性質，也在這裏主要地解決了。這中國既然是個半殖民地的社會，那末，牠的革命底性質，自然不是社會主義的，這樣，主張着的人，他不是估計得太早，就是要想跳過這現階級的革命性質的。

四

「子夜」裏的優點甚多。例如像前面一般人所指明的，比較廣闊的鋪張，出現人物至數十個之多，而每個人物，都不先爲重心，但吳蘓甫却成爲重心之重心。描寫農民的暴動地主的剝削，資產階級生活的糜爛，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明爭暗鬥……等等，但正因爲牠的好處太多了，而又已經爲一般人所指出，我就不再給以申述，只將這部小說的作者，所企圖解明的中國現代社會性質的這個積極的主題，而不幸爲作者所極力闡明的，却又正是一般

人所從來忽略的方面，抉剔出來，於是就寫成了如上文。

「夜會」

季羨林

丁玲著 現代書局版

這也許是幻覺罷。——想了丁玲，總有兩個不同的影子浮現在我面前：一個是前期的，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少女的影子；一個是後期的，這個影子却很難描述，大概多少總帶點兒普羅味，身上穿的應該是藍布褲褂之流的東西罷，雖然這兩個影子往往是同時浮起來，我却很難把牠們拉在一起，說是一個人。我並不否認一個人會轉變的，但這轉變放在丁玲身上，我總覺得有點不大適合。彷彿近於奇蹟似的，這種「覺得」實在太不近情理；但是我自己除了這樣「覺得」外，再進一步的解釋想找也找不到了。

以後，因為某一種機緣的湊巧，我讀到了幾乎自在黑暗中以後的她的全部作品；最近又讀到她失蹤前不久出版的夜會，在這幾部書裏，有她的全人格的進展的縮影，最初是從「悄悄的活下來悄悄的死去」的莎菲，進展到能「忍受非常無禮的侮辱」的夢珂，這以後，她的頹廢的心情又反映在阿毛姑娘身上，——「不爲什麼，就是懶得活，覺得早死了也好。」跟着來的是轉變，章護的女主人公麗嘉一出臺便與以前不同了，她看破愛情，她想作點事業，這種空漠的想，又實現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裏，這書的女主人公美琳終于投身革命，最後是，革命被象徵化了，在給孩子們裏作

爲愛者出現了。

這種由資產階級而聞到革命的氣息，而真去革命，而把革命象徵化了，不是一個很合理的進展麼？合理是真的，但也許太合理了，我在在黑暗中看到的丁玲是這樣；在章護的看到的仍然是這樣，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看到的仍然是這樣，——倘若就這樣下去，我想不會有一天不這樣的，也許因爲時間的關係，在在黑暗中裏不得不穿旗袍或馬夾；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只好穿藍布褲褂之流的東西，我不願意替別人檢定意識，說不願意是瞎話，實在是不會，但是丁玲的意識却很明顯：她撒頭撒尾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典型女性。

在這裏，很奇怪的，我想到撲火的蛾子，無論原來是在樹叢裏，牆角裏，只要見到一絲光明，也要去撲，被紗窗隔住了，還要停留在那裏，徘徊着往裏窺探，希望可以發見一個空隙鑽了進去。但這個聯想實在不恰當，我承認我們的革命家聞到了革命氣息，有的也真的去革命了，但是大部分聞到這氣息的時候却往往在跳舞廳裏，喝過了香檳酒「醉眼朦朧」的那一霎那間。我的良心不使我把丁玲歸在這一類，但是除了這一類外，我却也再找不到更適合的一類了。

但是，實在說起來，還不這樣簡單，在她這一些作品裏，我看出了她的一個特點——黏質的惰性。這種惰性我自己也感到過，尤其是在讀書的時候，只要一想到發誓讀點書，總想明天開始罷，然

而明天成了今天，還明天開始罷。就這樣明天下去，終于也不開始了，在某一種時候，丁玲也實革在被命氣息陶醉過，但是她仍留在原來的地方，不向前動一動。自己作些美麗的富有詩意的夢，她微笑着滿足了，也許她也有「來了」之感罷。

就這樣，無論穿的是旗袍或馬夾，穿的是藍布褲褂，但是她還是她，轉變也終於只轉變了衣服。她與第四階級的距離不比在黑暗中時期距離近，她所描寫的第四階級只是她自己幻想的結果，你想，像她這樣一個人憑空去幻想第四階級，結果應當怎樣離奇呢？你可以用一個印度人去想像北冰洋來比擬，這個印度人會把櫻栢栽在冰山上（自然是在想像裏），他會騎了象赤着身子過雪的山——你看她怎樣，在消息裏，她同幾個老太婆開玩笑，她替她們作着白日的夢。

「一天祇做七個鐘頭工，加了工資，禮拜天還有戲看呢，坐包廂，不化錢……」

在夜會裏，她描寫了，也許同她初意的相反，他們的簡單，愚蠢，以及一切能令一個紳士發笑的舉動，倘若我們有一點同情心的話。這一點也是為他們單純的愚蠢而生的，本來，在一小資產階級的眼裏，他們的舉動的確有點愚蠢而近於可笑的。丁玲雖然改了裝，穿上了藍布褲褂，但是她仍然是以前的她，這些簡單到同牛馬一般的人們，在她眼裏，能不顯得可笑麼？我常奇怪，出現於外國電影裏的中國人，總是拘攥着腰，搖着尾巴（可惜沒有個尾巴）。

（低首站在天之的驕子面前，外國人為什麼把中國人弄成這樣？）在丁玲身上，我找到了解答。

我不是說，在她的幾部裏有她的。全人格發展的縮影，但是這裏所謂的進展，却似乎有點不大適合，倘若進展含有好一方面的意義的話，她的縮影是往前走的，但這只是給時間拖着，更適當地說，她的影却是愈拖愈暗淡下來了。到了夜會，只模糊糊地留了點殘痕，明顯地說，就是她的身軀在經過某一個階段以前，只適於穿旗袍或馬夾；或者，再往後，穿筒子似的大衣和高跟鞋，但是她却偏想去穿藍布褲褂，結果只有暗淡了。

雖然暗淡了下來，仍然一樣淨現在我的面前。不同的就是，現在我却能把牠們拉在一起，以前我看看她的影子在書裏掠過的，漸漸地藍了藍了，迅速似流星，終於我也莫明其妙，但是現在我彷彿有了慧（？）眼似的，我能這些幻變的影子後面發見一個更根本的東西，我知道，自始至終，她仍然是她，沒有轉也沒有變，我笑自己的淺薄——我怎麼會給她的外套眩惑了呢？

「離婚」

長之

老舍作 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 定價九角

一、論老舍的幽默

與其說老舍的小說是以幽默見長，不如說是以諷刺更恰當。

地說他底幽默是太形式的，太字面的，不過為作諷刺用的一種表現方法。

在老舍的小說中，智的 (Intellectual) 成分多於情緒。處處表現出的，是作者迅捷的思想和豐富的概念 (Full of Ideas)。他始終沒離却的，便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來看着社會上的一切。中國的現社會，自一方面說固然是光明快樂開始了，自另一方面說却不能諱言的也是到了腐敗，黑暗的頂端。因為人的性格的不同，生活的不同，反應也就不同。有的人，只看見那快要開始的光明。他謳歌，他贊美，他歡躍，他在有所期等和準備中，顯示自己的力量；有的人，却氣憤，却詛咒，他熱辣辣的不惜對舊社會勇猛的攻击。前一種人在作家中，還找不出代表人物，後者的代表人物有魯迅。另有一種人，自己覺得不敢抱什末太理想，太奢望的夢，也不作戰士，他只有在和平溫良的態度下，對所有不順眼的事，抑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感傷了。老舍是這一流書味的 (Bookish) 抽象的概念的，鄭重而玄虛的字樣，都隨了諷刺的笑聲，一變而為形容的利器了。這是老舍作風的所由來，也是讀者被吸引的大原因。

老舍所採的這種表現方式，被人認為是幽默。——自然，照我說過的，他這種幽默，只是諷刺的外衣。因為那不斷的，迸發的，擁擠的，豐盈而多方面的思想和觀念，供他驅遣，所以大體上他是成功的。跑堂的「來兩壺酒？」是稱為「建議」了 (頁一五四) 怕老婆，是怕到「萬一太太長期抵抗」了 (頁一七七) 張大哥誇獎

李太太的好處，是「像默勞前線陣亡將士似的」了 (頁三〇三) 而且「介紹婚姻創造消滅離婚是藝術批評」了 (頁二) 我們都佩服作者的智慧。同時，我們也見出，他是如何以知識分子的見地，觀看一切。因為他慣於這樣表現了，便有着特有的方便，却也有着不經意的錯失。

當他中肯的找到合適的字眼時，我們覺得他這種方法特別經濟，例如小趙之有愛于秀真，便有「婦女本來都是抽象的，現在有一個成為具體的」 (頁二七五) 的觀感了。那含義自然是豐富而恰切。當他在人不及料的機會中而忽然用來一二個俏皮的字眼時，我們又特別生出一種清新的爽脆之感。例如在老李咬着牙說了句「你小聲點」以後，却加上「眉頭皺得像座小山」 (頁五九) 我們真覺得喜出望外的欣快。

那不經意的錯失，是有三種。第一是他太喜歡用堂皇的字樣了，便因諷刺太過而失味。張大哥雖愛發人的婚姻，是不至於發出「以婚姻治國」 (頁九) 的主張的，同樣，說太太要到西四牌樓買東西，而稱為「大舉進攻」 (頁一四七) 也是未免太「大舉」了的。如此一來，幽默中失掉了力量，會變成淺薄。明顯的例子還有「他要說是他學過銀行和經濟學，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臉」到此為止，就已經夠了，然而再加一句：「好像他臉上有什末對不起銀行和經濟學的地方」就淺薄了。第二是他有時忘記了這種幽默是作者自己所有的，因而把書中人物的談話，也演出同樣口吻，就

容易失却書中人物的個性。老實的老李，是不會說：「依着您的辯證法，凡作媒人的還得附帶立個收養所（頁二〇）」。而賊鬼溜滑的小趙，更不會說：「你等着，等小趙作了教育總長再說」（頁二五二）的。原故在這種幽默，是種風趣，太呆板的人不會有，太實際的人不會有，能專有的是作者老舍，他一不當心，便把書中的人物也老舍化了。第三是，常有些地方覺得是不必的，令人覺得畫蛇添足，有了，反而把趣味降低了的。沒人沏茶，而說「方桌上一把壺六個碗，在個磁盤上放着，好像專等有人來沏茶似的」（頁五七）。我們以為顯得拙笨。孩子們叫爸爸的桌子下去避屋裏的雨漏是不必說「爸的身量過大，桌下容不開」（頁二八五）的。鄉下女人李太太聽人說願作她的後盾，她「那太太的話雖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的說了，管我的後顧，有人管後顧，前顧還不好說跟他吵」（頁二二九）。這就已經很明顯了，作者却又找補上「後盾改爲後顧，李太太精神上物質上都有了倚靠」總是多餘的。先前讀他的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那種過分的幽默而變爲淺薄的例子更多，在現在這本小說裏，顯然是少得許多了，希望在他以後的作品中，還更純粹起來。

我一再說過，他的幽默，是在他的智慧。我在讀他的小說時，時在感到他的思想多而且快，即便是描寫，在他腦中的印象也往往是迸發的，例如說張大哥家中的佈置吧，「客廳裏已擺上一盤木瓜，水仙已出了芽。」看來就好像突兀樣的，却正是他的作品

特色，不但不足爲害，而且是成了可以做其餘的作家的一點。同樣，他思想多，而且快，他底敘述的文字本身，就適宜于採取一種活的對話式的，因爲思想本來是言語。

在一個思想多，而且快的作家，頂需要的是緊湊。不然，便容易特別顯着散漫。作者似乎也已經決意到了這一層，所以即以句子的表面論，也顯趨于簡勁了。離婚這本小說，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者，這便是一端。只有如此，才能使他的幽默更有意味，也給他所要表現的諷刺更大的方便，而他所特有的多而且快的迸發的思想，觀念，才更特別顯得出，而不致精踏和埋沒。

二、老舍諷刺的目標

老舍小說中的人物，差不多是都被諷刺着的。偶爾，老舍也在極少數的人物上一點理想，然而這往往是失敗的。在諷刺之中，當然也有諷刺過火的，將人物失却了真實性，遂太像諷刺畫中的過分形容的面貌了，而有害于小說的整體。可是比較起來，諷刺終是老舍的擅長，成功確是在這一方面。

老舍所最常諷刺的是什麼呢？東西呢？妥協，敷衍。統一了所有的老舍小說中的人物的性格的，是怯懦。因爲怯懦，什末事情也不走極端，總是折中，在折中下求息事寧人，在折中下將人情安排在最有走得圓通的餘裕裏。因爲怯懦，事情可以退一步想，這樣便永沒有改革，永沒有進取，用自欺的知足，平安地糊塗地沉寂下去。這樣，灰色的人生便繪就了。拆開來，是灰色的人物，湊起來，是灰的社

會這是老舍諷刺的總目標，大中心。照理論上講，老舍這「一針」確是中着要害的，但實際上，却不一定「見血」，因為普通的人是太麻木並沒有「血」可以「見」，而且，老舍終於缺少一種力量，他的諷刺，倒底也仍是太和善的了，人們反而爭着說老舍在幽默，針刺得輕，就容易成為剎那的快感而止。不過，我們以為作者在這裏也恰表現了他的個性和才能了，我們不能要求到作者的個性和才能以外去。所以就批評的見地，我們倒是着重于他個性和才能以內，看他有沒有疏忽，有沒有不完整，有沒有還沒發揮到盡致的本領；這我們都留着以後再講。在這裏，我們不過道出作者諷刺的特有面目罷了。

現在就實例看老舍諷刺的對象。老舍的總宣言是：「生命只是妥協，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頁三三〇）。作了這樣生活的襯色的是北平，「北平能批評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沒有成見，北平除了風，沒有硬東西」（頁九二）。北平是中國人生活的象徵，至少在現在是，平凡而灰色。

人人是如此，即有幾個例外，也終于是這妥協，敷衍的空氣中的戰敗者。在這小說裡的主人公老李就是一個，「他看明白了：在這個社會裏只能敷衍，而且要毫無出息的敷衍，連張大哥那種鄭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頁二四七）。他自己知道，然而沒法。「本想在灰色的生活裏找些刺戟，誰知作來作去只是上了張大哥所走的軌迹」（頁二二五）。

在起初，老李是一個書呆子。他有所拘束，訪人罷，「整五點半，敲門。其實老李十分鐘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裏轉了兩三個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時刻有益處，他便不但不來遲，也不早到，這才徹底」（頁一一）。他常分析自己，而把握不定，因為灰色的社會在暗中侵蝕他太利害了，他陷于動搖，「詩意也罷，實際也罷，他被張大哥打敗。被戰敗的原因，也不在口才上，而是在他自己，不準知道自己，這叫他覺着自己設有任何的價值與分量。——他應當是個哲學家，應當是個革命家，可是恍忽不定。他不應當是個小官，不應當是老老實實的家長，可是恍忽不定。到底呢，——沒有到底，一切恍忽不定」（頁三八）。他起初未嘗不想反抗，也想咒罵，然而灰色的生活把他弄模糊了，把他軟化了。當他見了街上的窮孩子，覺得可憐，「同時不和道咒罵誰才好！家庭，社會，似乎都該罵。可是罵一陣有什麼用呢？往切近一點想吧——心中極不安的又要向誰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兒女吧」（頁四二）。我們眼看著一個不健全的智識分子，書呆子，慢慢兒被捲入灰色的社會中了。

我們可以拿他的初衷和他的生活作一對照。書呆子是追求詩意的，雖然不強烈。「他不是個詩人，沒有對美的狂喜；在他的心中，可是常有些輪廓不大清楚的景物」（頁二八一）。他說：「我並不想嘗戀愛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點詩意。家庭，社會，國家，世界，都是腳踏實地的，都沒有詩意」（頁二六）。他自己說他這是不好形容的東西組合成的瘋狂，「不敢浪漫而願有個夢想，看社會黑

暗而希望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像一個永生的樂園，不許自己迷信，而願有些神秘」(頁二六)。這都是書呆子的本來面目。書呆子雖然和非書呆子不同，但有相同者在，便是怯懦，對生活的要求並不強烈，對理想的目標並不徹底和執着，因而，他的歸宿也不會生活在生活于灰色的生活中的人物以外。恐怕這是中國社會離着打破灰色還太遠遠的總原因。老李是怯懦的，他「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麼標準？有什麼用處？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隨俗敷衍，還不如壞心」(頁二五九)。因為怯弱，所以敵不過生活，——生活本來就夠消磨人的勇氣的了。他的生活吧，

「快到了衙門，他更不痛快了。怎麼當上了科員？似乎想不起。家長當科員或者不是件壞事。沒有科員的薪水怎能當家長？科員與家長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什麼？看見了衙門，那個黑大門好似一張吐着涼氣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羣小官僚。吞吞吞，直

到他們在這怪物的肚子裏變成衰老醜惡枯乾閉塞——死。雖然時時被一張紙上印着個紅印給驅逐出去，可是在這怪物肚中被驅逐，不是個有刺戟性的事。這裏免職，不去另起爐灶幹點新的有

意義的事，絕對想不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衙門不止一個」(頁六八)。這是生活，這是書呆子有了出路的生活，把書呆子捲入灰色中去，將灰色再維持老穩下去的！

和老李同樣被生活敗退的人物是老師。他對於生活的看法，也同樣以為沒意見，而不能打開，又為所征服。他說：「生命入了圈，

和野鳥入了籠一樣的沒意思。我少年的時候是個野驢，中年結了婚，作了事，變成個賊鬼溜滑的皮驢；將來，拉到德勝門外，大鍋煮賣驢肉。我不會跳出圈外，誰也不能。」(頁二二二)。

張大哥，更不用說；他就無所謂被不被社會敗退了，如果不是天生的灰色的人物，至少也是一下生便被灰色的生活所吞他的。他「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會的意思長的」(頁二一〇)。「他的經驗是與日用百科全書有同樣性質的」(頁九)。張大哥這樣人物，是最適合於北平的社會的，所謂京油子，而小趙也是。

老舍寫的主要人物，不過這兩派，書呆子與京油子。主旨總是書呆子被京油子征服。

徹上徹下，男女老幼，是在一團妥協敷衍裏，怯懦是中心。老李固然是「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却「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頁一六五)。時髦的天真也「只買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後腦海」(頁一〇四)。怯懦是老舍小說人物的統一性！大家都會退一步想，由張大哥的意見，漏水的房子每月省兩圓，便與「下雨在屋裏打傘的勞苦相抵」，妙的是：「況且漏水與塌房還相距甚遠，不必過慮」(頁五〇)。老李買貴了東西，也有自慰之道：「一輩子不準買上兩回，貴點就貴點吧」(頁六一)。小孩子也會退一步想，先因沒有乾媽不撒嘴的英，經人說：「趕明兒我給你說個小媳婦，要轎子娶，還是用汽車？」他高興地說：「火車娶了」，便「用火車娶媳婦自然無須再認乾媽，於是英也不撒嘴了」(頁八三)。退

一步想的根性，是有多深！「退一步想」是怯懦的「翼」，「折中」却又是一翼。張大哥和人的來往，是「完全出於誠意，同時不失為敷衍」（頁七三）的，老李呢，也「頂不喜歡隨俗，而又最怕駁朋友的面子」。結果「還是敷衍一下好吧」（頁八七）了的。張大哥對於二兄弟的行醫，是勸「少」下石膏的，却「不是可以不下」（頁三一三）。老李對於革命的看法，是「有機會去革命，但是近於破壞；流血也顯着太不人情，雖然極看不起社會上的一切」（頁二六〇）。根本，中國是這樣的一個社會，西單吧。「亂而舒服，熱鬧而不太奢華，浪漫而又平凡」（頁二五四），處處是這樣的空氣，供人呼吸。怯懦，折中，退一步想，敷衍，妥協，這是老舍小說諷刺的大目標。我覺得他的諷刺漸漸集中了，對象越明確了，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三、技巧：寫女人和家庭最成功

在離婚中，老舍的技巧，可以說有不少驚人的地方了。特別是關於女人和家庭，尤其是在家庭中處於太太地位的女人。

李太太不輕易僱老媽子，怕偷錢，怕洗衣洗上兩個窟窿（頁一七五），對於馬少奶奶要接近，以見好於丈夫，而減少馬少奶奶的機會，實則是抵制丈夫的野心（頁二〇四），為丈夫升官不相告。懷疑到有錢私自掖着，「誰知道作什末用？」這都極其入微。寫秀真一個空洞、幼稚、天真的女孩子，被流氓小趙欺騙而不自覺（頁二三五——二四四），她覺得小趙不像「那一脖子泥專寫情

書的學生們」，又老到，「決不像中學生那樣羞羞愧愧的從小口袋裏掏錢」，分手的時候，在公園裏，「她往南，他往北，他沒堅決的要求陪她一同出去」。所以是「大方體諒」。在這毫無頭腦的女孩心目中，「忘不了他，有點怕他，又說不上他的毛病在哪塊。他可怕，為什末怕他呢！他沒有一句錯話，他沒偷偷的拉我的手，他不是壞人」。傻子總上了鉤了。寫的很精采。講到家庭方面的，有老兩口對於孩子的，媽媽乘爸爸讚美孩子有志出洋，替孩子要求禮服費，結果是媽媽陪爸爸一個哈欠，「老兩口誰也沒有再言語」（頁一二二）。有夫婦鬧彗扭的，李太太怕丈夫納妾，剪子髮，疏上兩個小瓣，扮得牛鬼蛇神的，丈夫仍舊晚上遲歸，便裝睡不開門，老李到家也賭氣受凍（頁一四一——一四六），我覺得都寫的極親切。

老舍的長處在把社會的真面目加以正視，有時他多少加以理想，我們却往往看得不調和。老舍小說中的人物，沒有意志強的，倘若稍微有，便覺得他寫的不自然。在離婚中，他對老李，是想多少加以理想的，他有個打算在那兒，以為老李是被戰退的人物，應該還有點好心腸，所以便有為營救張大哥的兒子而求人簽字的一幕，我却以為是寫得不自然的。在作者，大概不肯下狠手，這我在一方面不但原諒，而且對作於者懷了極大的敬意，我狠知道作者是道義觀念極重的，才所以如此；然而就藝術看，却顯然是點損害。即是下流的小趙吧，作者也給他一點發現真性的機會，使他不肯馬上毀壞秀真（頁二七三），我以為這是有傷於完整的。至於頂足

爲全小說的定整之破壞的，是丁二爺一個人物的結局。作者贖給丁二爺一種稍強的意志，把丁二爺寫作埋沈在灰色中的英雄，雖然就丁二爺說，寫得成功的一點，是在他不脫掉很深的中國氣息的氣被損害者的生活方式，然而終由他而解決小趙，彷彿標明一種是非公道似的，我覺得未免落了白巢。老舍最適宜於寫諷刺，因爲一點好心，倒鑄成了作品上的贅瘤。同樣，趙子曰裏，李景純那樣人物是不必要的。我並非反對作品中有理想的成分，不過老舍却不適於，最低限度說，老舍現在在這方面還沒寫好。

老舍用的北京話，是此任何作家地道的。我們不能不留神來欣賞。當我來到北平時，讀老舍的小說，是決不及現在了解地透徹和能夠玩味的。他用的真是活的北京話，在字而裏，我們可以聽出響亮頓挫的語音。北京話是最鋪張的，最講場面的，然而有架子而無生命，我們找不出什麼有骨頭，有血，有肉的真味，自然，也缺少委婉和細膩。其中所有的，乃是油滑，乾脆。張大嫂問二妹妹「二兄弟一月也抓幾十塊呀？」那答話是：「哪摸準兒去！親友大半是不給錢，到節啦年啦的送點茶葉什麼的，家裏時常的茶葉比白麵多，可是光喝不吃還不行！幹什麼也別當大夫，看好了病，不定給錢不給，看錯了，得砸匾！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有時候真覺着活着和死了都不吃勁」（頁三三）這是一例。馬老太太，在臨睡時，似乎話更多，「孩子們可真不淘氣，多麼乖呀！大的幾歲了，別叫他們自己出去，街上車馬是多的，汽車可霸道，撞車哪，連我都眼暈，不用說孩子們

還沒生火，哪多給他們穿上點，剛入冬，天氣賊滑的呢，忽冷忽熱，多穿點保險，有厚棉襪啊？有做不來的活計，拿來，我給他們做；戴上鏡子，粗枝大葉的我還能縫幾針呢；反正孩子們也穿不出好來。明天見。上茅房留點神，磚頭瓦塊的別絆倒，拿個亮。明天見。」（頁六四—五）這是一例。用北京的話，寫北京的人物，再沒有比這適切的。

在本書裏，以技巧論，似乎有兩處是疏忽：一是老李搬家來後，張大哥已經到他家裏去過了（頁五七）但在衙門裏，張大哥却又問老李：「呵，老李，回來了？家中都好」（頁七二）似乎矛盾。假如故意形容張大哥的客套時，也因過火而失實。二是方太太要和小老婆幹，是被形容爲「她彷彿是練着寒暑不侵的功夫，專爲利用暑天鍛鍊腿腳」（頁二三〇）了，而邱太太要打聽丈夫新弄的人兒在哪兒時，也被形容爲「她彷彿是正練着寒暑不侵的功夫，利用暑天鍛鍊腿腳」（頁三三一）假如是故意重複，也見不出重複的道理。是不是不必要呢？

四、結論：離婚的內容

老舍以爲「這些男女就是社會的中堅人物，也要生兒養女，爲民族發展笑話，一定有個總毛病」（頁一八六）如果用書中所提示的看，這答案應是在於人們的妥協，敷衍，也就是怯懦。社會的空氣如此，造成的人物如此，如此的人物多了，間或有少數的特殊的弱者，也終於爲所侵蝕。婚姻和辭職，是入社會的界牌，人們理想之存否，也就以這爲樞紐。不要妻，謀生的問題還不見得嚴重，人

們的勁兒也許還大點，所以婚姻，又不能不說是助長那妥協敷衍的空氣的一種強大勢力，所以老舍以為，「婚姻這個東西必是有毛病」的。（頁一五八）這部小說，也就因而在用力寫家庭的情形了，為的是給社會上的妥協和敷衍指出一個基礎。不過，無疑的，老舍還是大部寫到人物的一般性格一方面去了，也就是作了一個題目，乃是怯懦。至於標題的「離婚」究竟是在敷衍，妥協，怯懦的空氣下，一個複雜相的一點消息而已。「婚」並不會怎麼大「離」。

二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清華

讀房龍的「地理」

商 霖

房龍的「世界地理」一本值得讀第二遍的書，這樣的書現在是太少了，尤其是中國人自己的創作。牠把像一幅浮彫的壁畫，把世界的各個區域的地勢很生動的顯現在你的面前。說這就算文藝的天才，倒不必，因為會了解自己的科目的人，總應當也會把牠敘述給別人聽，雖則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太少，但是我還以為這是一種義務，是不是呢？

可惜，房龍也同一切「前期」科學家一樣，他雖然忠實於他的科學，但是更忠實於他自己——說得精確些——是更忠實於他自己的階級。究竟「跳得過自己的頭」的人太少了，也許是自己不願意，也許是幾百年來的因襲，像「馬遮眼」似的遮住了他

的眼光。

房龍在序言性的第二章裏說：「假使日本的居民正是塔斯馬尼亞族的後裔時，這些海島恐怕決不會養活六千萬人民吧。又如不列顛群島，如果他們的統治者不是來自北歐的人生戰士，而是尼亞波利坦人或柏柏人，牠們決不會變成龐大帝國的中心呢。」……假如廣漠無垠的俄羅斯平原，「主人不是斯拉夫族，而是日耳曼族或佛朗克族時，他們就會帶了鋒利的犁鋤，盡力去開墾這片平原的情形，也就會迥然不同了。」總之，似乎民族性在決定着一切。但是，你讀完他的全本書之後，反而覺得瓦德發明的汽機，或是美國的建築鐵路，對於英美的發展更有決定的意義；究竟讀不到為什麼某某民族因為牠的民族性，哲學，道德，宗教，而特別落後或是先進。你覺得這些勞什子自然都在發生着影響，然而有了「犁鋤」比沒有「犁鋤」就強些，有了汽機比沒有汽機，差別就更大了——不管那地方的民族的民族性是怎樣，歸根到底，牠總因此種種而變動著。房龍自己敘述的事實，打破了他的哲學。

因此，他不能夠自信，他只能夠存疑：「印度的一切問題都是深奧的道德問題和靈魂問題——他說……——牠們常給我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一種煩惱的迷惘……但最後，我還得承認他們是對的。他們縱然不是完全對，至少也不為我想像中那樣絕對的錯。這是個很難的功課，但都教訓了我一點謙遜。老天知道，我正需要牠！」房龍是謙遜的，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學說，或許他根本

就「沒有」學說。否則，他又會提議換一種民族去統治印度的讀者還是幫着他「謙遜」一下爲妙。讀他所描寫的——有時候描寫得很活潑的——材料，不用相信他自己也說不圓滿的學說。

印度人現在——尤其是最近五百年來——就只有心靈問題嗎？有點不像事實。但是這樣的材料，在房龍的「地理」裏就不容易找。例如第二十一章，題目是很誇張的「大不列顛——荷蘭對岸的海島，五萬萬人民的保姆」。這「五萬萬人」之中，大概就有那三萬萬五千萬的印度人在內。不知道我們中國的大英順民是否也在其中——可是，你在這一章裏，一點也找不着「大不列顛」用怎樣的奶汁在餵養那三萬萬五千萬只有心靈問題的印度人的情形。還有其他殖民地，埃及，英埃蘇丹，緬甸，新加坡等等，牠們究竟受着了英國紳士的怎樣的「保育」，保養得多麼肥胖？自然，你會在別幾章裏找到一點影子——關於印度是連影子也找不到。然而清楚的答案是沒有的。關於這個，還是到上海大馬路上去看看「紅頭阿三」的神氣罷。

關於中國人，房龍說了幾句恭維話：「中國人……知道西洋各國對於孔子的書根本沒有興趣，其最注意的只是煤油和煤鐵的讓與權……如果要使財產安全，必須知道如何保護其自己的財產，否則最好還是將牠們沈之海底。總之，中國已知道模仿日本的必要。」而關於中國的苦力呢，他說「這些痛苦的勞工，無論誰來統治……俄國總會暗中在他們耳朵裏咕嚕許多鬼話。」完了。

不恭維的話却是他指出孔子、孟子、老子三位聖人的理論，教訓中國人「以公理報怨恨，欠帳還錢，守信義和條約，紀念死去的祖先」這都值得讀者想想。究竟中國有誰在「想學日本，誰在「以公理報怨恨，誰真正在「咕嚕」——這是房龍分辨不清的，但是讀者可以想想。

不過，照房龍想來，日本的奪取滿洲蒙古，却有十足的理由：「日本鎖住在小島上，其人民生殖力……極其強盛，所以急需更多的土地……有許多人似乎很憤怒，他們痛責「日本的野心」以爲那是一種野蠻的表現。不過，我却反把這當作「日本的需要。」在國際政策上，一種健全的自私，無寧說是一種需要的美德。」這些話，不單是對着滿蒙問題說的，而且也關涉到高麗！

因爲房龍迷戀着這樣的「哲學化」，所以他對於這一類的地域，連描寫地勢和山川的興緻也沒有了。讀者可以讀到的，只是一串說得很漂亮的「浪漫故事」和發鬆的比喻。

說到美國罷。不用說，他就在非洲等等，也發見白種人的許多「德政」。而在菲律賓那一章，他當然更要說，美國人「給菲律賓人無數修整的道路，數千所學校，三所大學，醫生醫院，看護，人工孵卵器，魚肉檢查所，衛生學，以及一千零一種西班牙人聽也沒聽見過的德政。」可惜，那地方的土人，却只知道等待天堂，「在那（天堂）世界中，一切衛生學……學校等，對於人是毫無意味的。」可惜美國自己呢？牠「所享受的這樣無限的機會，大自然從不會給

過另一個民族……此外，歷史再加上一件更重要的禮物：一種民族，一種言語，而沒有過去。」固然，美國受過去——封建的束縛——比較少得多，但是，完全否認過去是不行的。房龍自己也得提起一下「紅人」，那是「由主位降到客位的紅人」呵。至於說什麼「一種民族」，那末，不由得要想起辛克萊的「屠場」，那些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黑種人，波蘭人，西班牙人……那些「屠場」裏，礦坑裏的犧牲，不知道是否承認美國「只有一種民族」。

房龍始終是個「百分之二百的美國人」。他沒有喪失他的「自己」。

這「世界地理」當然，還是值得讀的，而且不必只讀一遍。然而我在讀過之後，慶賀我——讀者也沒有喪失我自己。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易甫

王治心編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中華書局出版 定價一元

中國宗教史是中國文化史裏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因其中內容複雜，牽涉的方面太多，局部的研究雖然已經有相當成績，却還沒有人能囊括古今，作全部的中國宗教史。現在居然有這一部中國宗教史思想史大綱出現，我們且不管牠的內容怎樣，著者大膽的創造，總是可以佩服的。

書名是宗教思想史，內容當然注重在思想方面，而宗教的其他各方面，可以稍為簡略。但是我們統觀全書，似乎講到宗教思想

的成分並不多，而講宗教上其他事蹟的反較「詳細」。如果把書名上的「思想」二字抹掉，我們倒不能批評這書是太偏重於思想一方面的。例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許多宗派及其思想之分合演變，應該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著者却只化了三面（一一二面至一一四面）的篇幅，對於各派思想的源流關係，說得不明白。香燭紙錢是中國民俗史上的事物，在宗教思想史上，即使一字不提，亦不算疏漏，而著者却節引了張亦鏡氏的祭先源流考，占有兩面的地方，還有所謂天地開闢說，尸祭，木主之類，亦是民俗學家所專究的問題，在宗教思想史中亦是可講可不講的。五行學說是戰國以來很普遍的思想，不但與中國宗教思想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且影響於中國的天文、歷算、醫藥、哲學等學術很大，著者在本書內只約略提及此事，並沒有較詳的論述。而所謂「明堂」制度，論述著者竟費了八面的篇幅專講此事，而且所講的多是儀式制度以及建築問題，關係思想的很少。假如說那些宗教上的制度事物，便是表現宗教思想的那末，宗教思想史和普通宗教史沒有什麼分別了，何況著者講宗教的事物制度，只講事物制度的本身，而不大堆闡其中所含宗教思想的底蘊呢！

文化史的時期和政治史不一致，所以文化史是不能以政治上的朝代觀念來分期的。著者在自序裏的開始便說：「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可是，全書各章，仍按朝代以次敘述，於是乎在「秦漢時的宗教思想」一章裏便講到魏晉南北朝時高洪寇謙之之禮

「檀王彌等事情，而同時又講了一段秦以前的老莊哲學，其他參差錯雜之處不一而足，這豈不是把讀者的時代觀念反而弄糊塗了麼？這並不是說敘述某時期的歷史，絕不能講那期以前或以後的事；這話的意思是表明著者用了朝代的分章法，把文化史的時代「腰斬」或者「砍了頭」「截了腳」，不但使讀者不得益，在著者亦許是勞而少功的。著者最好是把朝代界限打銷，另以中國宗教史的本身作依據，假定了幾個時期，分章敘述。這樣編法，我雖不敢擔保著者一定編得好，但總可以比現在那樣子清楚些吧。

書中對於各家重要的思想，常常是只提一個名稱或概念而沒有簡淺的說明。例如第四章中講佛教十大宗派的區別（第一一面）每一宗只給八九十來個字的總「偈」作說明，什麼「四諦十二因緣」「人空法空」「破除二障」什麼「恢復本來面目」「融悟三諦」「三界唯心」等等，這在著者自己自然是懂得很明白，所以便把「說來本極話長，無煩瑣說」一說了之，可是在我們門外漢看來，這樣莫測高深的佛法，倒不如一字不提，還可以「人空法空」「恢復本來面目」哩！

此書亦許是專門著作，不是為我們這輩門外漢編的教科書，但在本書第一四三面又有以下一句話：

「回教不是摩尼教，也不是景教，現在我們已經不用討論。」

這在門外漢自然又得怪著者太愛惜筆墨，為什麼不為我們「討論」一下；但是在「專家」的著作裏，這種「不用討論」的討論

亦許可以不用討論吧。

像這一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文章，本書中是不可一二數的。在第五章第二節的開始對於「景教為何種宗教」的問題，並不講回教那樣以「不用討論」四字了結，的確有好幾百字的「考證」，否認種種舊說之非，不過在末尾却只以「直至西文儒略考證，始確定其為基督教」一語作最後的結論。以後又緊接着「景教與基督教」一節，劈頭第一句便提出「景教既然是基督教」那麼一個大前提。於是乎像我這樣智識淺薄的人，又有愚蠢的問題發生了：艾儒略究竟怎樣考定景教是基督教呢？在什麼書上呢？

這書裏有「制度宗教」一名詞，著者對於這名詞似乎沒有下一個明白淺顯的定義，笨人又有點不大懂得。但是，以前彷彿聽人說過，人類社會的進化，有一個時期，叫做神權時代，那時代宗教的勢力很大，祭師和君王兩位一體，政治、法律、道德亦和宗教分不大清楚。那時期之在中國，亦許相當於所謂「夏商之世」吧。這時期當然和著者所謂「制度宗教」是毫不相干。然而，著者却說：

「漢以前雖有拜天祭祖的遺傳，却是個人的自由崇拜，並不是有組織的固定宗教。國家所設立的祭祀禮節，也都含着政治意味，更算不得一種制度的宗教。」（第七十面）

所謂「漢以前」不知前到什麼時候，即使那「以前」不包括神權時代，或者中國史上沒什麼神權時代，可是著者所謂「拜天祭祖」的習俗，在商周之世的人民都是一個人的自由崇拜，可

以不拜天，不祭祖麼？沒有「有組織的固定宗教」麼？漢以後的祭祀禮節，是沒有政治意味的麼？個人不能自由崇拜麼？這可真的叫我糊塗了！著者如肯遷就些，為一般讀者着想，對於這些地方總應該說個「青紅皂白」才是。

如果要編成一部稍為像樣的中國宗教史，對於古代一部分，自然不能不利用金文甲骨文中的材料。此書中對此絕未提及，這未免是一種缺憾。即如所講「圖騰」一節，金文中便有不少圖騰遺跡的文字和符號。著者說：「堯舜禹帶有圖騰意味。舜禹二字，我們不知究竟。堯字大概和陶窰有關，和「圖騰」恐怕沒有什麼關係吧？至於甲骨文之與卜筮及祭祀，自然關係更大。但那些材料，既為一般學者所不易見，又非對於此有相當訓練的不能隨意利用，這方面的缺點，多少是可以原諒的。至於著者對於半真半偽的周禮、禮記、尚書、易經以及管子說苑中的事實，都一律假定為真確，隨意亂引，不加鑑別，這在中國古史料沒有大部弄清以前，我們亦可以不必去「吹毛求疵」了。

著者在自序裏說：「純用客觀的態度來考察過去的思想。」所謂客觀態度，亦許和「科學」態度相彷彿吧？所以書中對於迷信常有輕視的論調。其實，除非宗教變成哲學，宗教本身多少總有迷信的成分在。著者如果不是編一部「科學迷信爭鬥史」，那麼要編一部真正客觀的宗教史，對於宗教上的迷信先不能不有深切的體念和了解！科學在早先原是迷信的附庸到了近代才蔚為大國，向着迷信倒戈起來的。

陳鐘凡氏的序中說：「這書在態度上，組織上，都能應用新法，很有精采的部分。讀者當能有目共賞，無須我來介紹。」我自信我的眼睛沒有瞎，不過目光有點模糊，而且看得很粗略，所能常識的，就是這一點點浮光掠影的精采。目光敏銳的人，亦許有更深微，更偉大的精采可以賞識到。

話又說回來，略無論如何，「著者大膽的創造總是可以佩服的。」

劉淑度女士師儀鐵筆剛勁得其師
近以數見徵求不容遜謝 白石翁為訂潤格用特介於
方家

齊白石翁之傳

陳漢第
楊思康

顧頤剛
董魯安

黎錦熙
劉放園

郭紹虞
劉廷芳

朱自清
謝冰心

許地山
葉聖陶

俞平伯
魏建功

潤例

收件處北平

字三分至六分每字二元

字小二分至三分大六分至八分每字三元

大至寸加倍 金玉不刻 師友半潤

和平門外新華街星雲堂
琉璃廠清秘閣及各大南紙店

文學

本刊創始於民國廿二年七月。目的在於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趨向，供給一般文學讀者的需求。由文學社編輯，常擔任撰述的有五十餘人。每期把國內前代作家作品，內容，可登名，創作，發表文學理論，批評，新書介紹，譯載現代名著外，並有對於一般文化現狀的批評；同時竭力介紹新進作家的處女作，期以逐漸養成未來世代之新園地，又與各國進行的文學刊，常通消息，期能源源供給世界文壇的增刊。出版以來，深荷各界評許，行銷海外，至為踴躍，創刊號已五版印行，即第六號以前各號亦均出版或三版出書，最近為更求文學書籍精美計，已自第六號起改用影寫版精印，益增美觀，愛好文學者，尤宜人手一編。

每月一冊	每冊五分
每季三冊	每季一元五角
每半年六冊	每半年二元八角
每年十二冊	每元五角

郵費在內 零售每冊五分

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霞飛路五九三號
電話一八一〇五九二

創刊號 (五版) 零售每册四角五分

- 社談 五篇
 - 又論「第三種人」 魯迅
 - 關於文學之諸問題 陳望道
 - 五四運動的歷史 達夫等
 - 的意義 宗白華
 - 田田四週平生長紀念 宗白華
 - 論哲學即是學 (蒙田) 梁宗岱譯
- 小說
 - 殘冬 茅盾
 - 多收了三五斗 郁達夫
 - 一個女人 張天翼
 - 一件尋常事 張天翼
 - 拿坡倫與輪船 張天翼
 - 嚴加管束 吳加夫
 - 月的支那 吳加夫
 - 曹德 吳加夫
 - 砲臺的許家屯 王統照
 - 雜談 (鄉村素描) 王統照
 - 詩 (五首) 王統照
 - 散文隨筆
 - 命相家 魯迅
 - 向五生 魯迅
 - 作父親 魯迅
 - 藝術 魯迅
 - 日本人的幽默 魯迅
 - 雜記 (六篇) 魯迅
 - 國外通訊
 - 級立非莫維支請開記 曹靖華
 - 文專書報人插圖 (十二幅)

一卷二號 (四版)

- 社談
 - 文壇正何處去 批評家之神通 日本文學家之水津觀 關於「不上」
 - 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特輯
 - 屠格涅夫的回憶 歐陽之譯
 - 屠格涅夫未發表的散文詩 黃源譯
 - 散文隨筆
 - 我的種痘 魯迅
 - 我的化學的朋友 魯迅
 - 宗白華譯
 - 雜談 (五篇) 魯迅
 - 我的五十年 (秋田雨雀作) 谷非譯
 - 批評
 - 體士在中國 郭結庚
 - 詩話叢話 郭結庚
 - 沒有鞋子的人 (休士作) 伍鏡湖
 - 出獄 何家槐
 - 老人 沙汀
 - 禾場上 征農
 - 屠格涅夫 鄭振鐸
 - 國外通訊
 - 秋田雨雀印魚記 谷非
 - 書評
 - 「一九一八」以後的反日文學 東方未明
 - 文學書報 七十本中關於屠格涅夫的作品 七幅 秋田雨雀之攝影 木刻作四頁

一卷三號 (四版)

- 社談
 - 一個文學骨肉的夢 批評家的種種 暴力與傾向 「雪地」的尾巴
 - 批評與介紹
 - 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 起 應
 - 坪內逍遙博士 謝六逸
 - 美國新進作家漢敏威 黃源
 - 小說
 - 枯樹之秋 茅盾
 - 取火者的逮捕 郭結庚
 - 研雨 王統照
 - 月夜 巴金
 - 反政 張天翼
 - 暗殺者 (美國法敏威作) 黃源
 - 雪地 何鏡天
 - 長沙 白薇
 - 讓全世界知「我」 (蘇聯) 佩秋譯
 - 潘非冷夫作
 - 散文隨筆
 - 不散情書 丁玲
 - 父親的戒指 魯迅
 - 自己 魯迅
 - 劉本 魯迅
 - 癡癡 魯迅
 - 書評
 - 丁玲「母親」 東方未明
 - 幾種文學批評 茅盾
 - 文學書報及插圖 (十七幅)

一卷四號 (三版)

- 社談 (四篇)
 - 女兒心 魯迅
 - 精神 魯迅
 - 屋頂下 魯迅
 - 五十元 魯迅
 - 鑽石裏的「華脫國特者」 魯迅
 - 人與人之間 魯迅
 - 猴子投 魯迅
 - 反政 魯迅
 - 散文隨筆
 - 非我 魯迅
 - 莎非日記第二部 魯迅
 - 我失掉了自由的鐵 魯迅
 - 十月革命給我的一切 (魯迅) 魯迅
 - 托斯泰 魯迅
 - 研究
 - 四一記的演化 魯迅
 - 詩選
 - 秋林 魯迅
 - 去後 魯迅
 - 頭魚耶 補破爛 女子
 - 莊周之一晚 魯迅
 - 本 魯迅
 - 諸雷曹夫 (高爾基) 魯迅
 - 書評
 - 一張不上確的照片 東方未明
 - 通二篇 魯迅
 - 文學書報插圖 (廿五幅)

燕京學報第十三期目錄

契丹名號考釋 馮家昇

三國吳兵考 陶元珍

再論殷曆 劉朝國

詩三百篇「言」字新解 吳世昌

三百篇聯綿字研究 張壽林

寫本經典釋文殘卷書後 胡玉經

龔自珍漢朝儒生行本事跋 張蔭麟

月氏爲虞後及「氏」和「氏」的問題 徐中舒，鄭德坤，馮家昇

二十二年（一月至六月）國內學術界消息 容燧編

第十四期目錄

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 吳其昌

古樂器小記 唐蘭

「即」「卽」「祇」「只」「且」「就」古訓今義達轉考論 吳其昌

論字喃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係 陶希

大龜四版考釋商確 羅西澗

尙書釋文敦煌殘卷與郭忠恕之關係 張

靈華閣金文跋 羅廷

晉荀勗十二笛律辭證 羅希深

二十二年（六月至十二月）國內學術界消息 容燧編

中國明器 燕京學報專號之一 鄭德坤，沈維鈞合著 一冊 定價一元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專號之二 向達著 一冊 定價二元

明史纂修考 專號之三 李晉輝著 一冊 定價二元

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 專號之四 梁光明著 一冊 定價二元

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 專號之五 馮家昇著 一冊 定價二元伍角

一卷五號 (再版)

- △社談 本年約諾貝爾文學獎金——主義與外力——木刻連環圖畫故事——自己檢討
- △小說 亞凱諾的誘惑 郭源新
- 父親買新皮鞋回來的時候 巴金
- 五二八 安娥
- 打拍 新以
- 曼陀羅華 王統照
- 父子 汪雲潤
- 江上 徐雲廬
- 論西西的總工(德國格 蔡基作) 萬迪越
- 達生稿(續完) 茅盾
- 估讀之秋(續完) 茅盾
- △批評與介紹 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風格 吳春選譯
- 問題(盧那卡爾斯基作) 吳春選譯
- 響谷村中的人物 吳春選譯
- △散文 塞外 蔣思傑
- 劇本 蒲雷曹夫(高爾基作) 耿濟之譯
- (續完)
- △書評 先泰文學大綱 珠
- 一個青年詩人的「烙印」 茅盾
- 威克家的「烙印」 老舍
- △文學叢報(二十幅)

一卷六號

- △社談 文壇上的反動——在圍剿子上的前進——擬點古書與提倡舊文學——文學的遺產——我應該怎樣接受文學的遺產
- △小說 一般牛與病鴨 老舍
- 人非人 郭源新
- 埃羅 郭源新
- 生進(上) 王統照
- 銀龍翻身的時候 魯彥
- 亞瑟 征以
- 林莎 李輝英
- 恐懼 李輝英
- 要我們歡歡也好 李輝英
- 可憐蟲 李輝英
- △新年試筆 樊仲雲——比金——老舍——新以——蒲平——西藩——都達大
- 李健吾——豐子愷——魯彥——既澄——王伯祥——顧頡剛
- 王統照——傅東華——黃源
- △論文 一九三三年的古籍發見 廖振鐸
- 一九三三年的中國電影 洪深
- 繪畫與文學 曹子愷
- 談詩 朱湘譯著
- 伊凡蒲寧 阿·托爾斯泰
- 我的創作經驗 LYOV-BROKHOVSKY
- △散文與隨筆 我的創作經驗 阿·托爾斯泰
- 寫君與財神 方未
- 散文隨筆之產生 林庚
- 隨筆三則 何家槐
- 母親 何家槐
- △劇 劫後桃花(電影劇本) 洪深
- △詩 留別歐洲的朋友 小歌
- 翠翠的墨手 戴克家
- △叢報述評 清華週刊文藝創作身驗 楊若
- 笑的悲哀 YK
- 現代中國文學史 秋福
- △文學叢報八頁(彩色影寫版精印)
- △世界名家木刻選(彩色影寫版精印)

第一卷 新年特大號

- △社談 文壇上的反動——在圍剿子上的前進——擬點古書與提倡舊文學——文學的遺產——我應該怎樣接受文學的遺產
- △小說 一般牛與病鴨 老舍
- 人非人 郭源新
- 埃羅 郭源新
- 生進(上) 王統照
- 銀龍翻身的時候 魯彥
- 亞瑟 征以
- 林莎 李輝英
- 恐懼 李輝英
- 要我們歡歡也好 李輝英
- 可憐蟲 李輝英
- △新年試筆 樊仲雲——比金——老舍——新以——蒲平——西藩——都達大
- 李健吾——豐子愷——魯彥——既澄——王伯祥——顧頡剛
- 王統照——傅東華——黃源
- △論文 一九三三年的古籍發見 廖振鐸
- 一九三三年的中國電影 洪深
- 繪畫與文學 曹子愷
- 談詩 朱湘譯著
- 伊凡蒲寧 阿·托爾斯泰
- 我的創作經驗 LYOV-BROKHOVSKY
- △散文與隨筆 我的創作經驗 阿·托爾斯泰
- 寫君與財神 方未
- 散文隨筆之產生 林庚
- 隨筆三則 何家槐
- 母親 何家槐
- △劇 劫後桃花(電影劇本) 洪深
- △詩 留別歐洲的朋友 小歌
- 翠翠的墨手 戴克家
- △叢報述評 清華週刊文藝創作身驗 楊若
- 笑的悲哀 YK
- 現代中國文學史 秋福
- △文學叢報八頁(彩色影寫版精印)
- △世界名家木刻選(彩色影寫版精印)

文學

第一卷合訂本

本合訂本係自創刊號至第六號重行編印，卷首附有總目索引，布面精裝，外加精美紙盒一只，每冊實價銀貳圓，郵費另加國內三角三分，國外二圓一角。

零售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預定不加

申報



月刊

現已出
至二卷
十二號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創刊
每月十五日出版

三卷 新年特大號 擴充篇幅 增加特輯

- 要目
- 今年中國之危機及對策……羅致偉
 - 中國金融制度之缺點……馬寅初
 - 民國二十三年
 - 標金紗花雜糧市場之展望……孫懷仁
 - 世界經濟的前瞻……章乃器
 - 世界各國財政現勢……張一凡
 - 蘇聯美國日本往那裏去……陳高備
 - 未來日俄戰爭的觀察……蘇林莊
 - 日本政局之回顧……黃震遐
 - 關於曆法的改革……斐丹
 - 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朱光潛
 - 中國鄉建中心論質疑……許仕廉
 - 逆轉(小說)……王任叔
 - 洛神(靈(劇本)……熊式一

本刊每期內容一斑

- 評壇 論述國家重要時事
- 專著 國際及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之長篇
- 蘇聯日本研究 發表關於俄日二國之論著及參考資料
- 畫報 用影寫版精印
- 學術文 介紹關於學術思想之論著
- 新辭源 解釋新名詞的意義
- 室內談瀛 披露有趣味的資料
- 科學叢話 介紹最新科學界之情況
- 隨感 短篇文藝皆有名家之作品
- 小說 特約國內作家分期撰譯
- 一月來之中國與世界 對於最近時事作有系統的敘述

附加特輯

一九三四—民國二十三年的預測

此項新年特輯，係由海內作家撰寫，對於國內外政治經濟，國內生產事業均有論列，以備讀者參考，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每期零售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新年特大號另售加價◎

上海漢口路廿四號 申報月刊社

魯迅 西諦 同編

北平箋譜

全書六册一函
預約價十二元

中國古法木刻，近來已極衰落。作者寥寥，刻工亦劣，其僅存之一片土，惟在日常應用之「詩箋」，而亦不為大雅所注意。三十

年來，詩箋之製作大盛，繪畫類出名手，刻印復極精工。民國初元，北平所出者尤多，品類，行寫性情，隨意點染，每入前人之未嘗涉及之園地。雖小景短箋，意態無窮。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情尚未有人加以譜錄。近來用毛筆作書者日少，製箋業意在迎合，輒棄成法，而又無新裁，所作乃至醜惡不可言狀。勉維舊業者，全市已不及五七家，更過數載，出品恐將更形荒蕪矣。魯迅西諦二先生因就平日探訪所得，選其尤佳及足以代表一時者三百數十種（大多數為彩色套印者），托各原店用原刻版片，以上等宣紙，印刷成册，即名曰：「北平箋譜」。書幅闊大，彩色絢麗，實為極可寶重之文籍；而古法就荒，新者每部預約價十二元，可謂甚廉代第一次起，然必別有面目，則此又中國木刻史上斷代之唯一豐碑也。第一次所印百部，現已全部定出，尚有二十餘人須待第二次開印時始付書。爰再行發售預約七十部，如不及此數者，當即退款。以後不再續印。惟工程浩大，（每幅有須印十餘套色者，）最快須於第一次出書兩月後始得將第二次書印奉奉上。二十三年二月內可以出書。欲快先觀者，尙希速定。

發售預約處

北平燕京大學鄭振鐸
上海霞飛路五九三號生活書店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上海拉都路敦和里十二號文學社

清人雜劇二集

鄭振鐸編

四五年來，鄭先生嘗輯印清人雜劇初集，凡雜劇四十種。為清劇第一次的結集。現已售罄，不可復得。近來雖有所購，頗多珍貴之品。「一二八」上海戰爭時，多數流於戰區。事後幸得保全。關於近代戰爭破壞力之巨大，謗罵區區。事後幸得保全。關於近代戰爭破壞力之巨大，謗罵區區。本，尤不可不多為流通。因復出其所藏，並乞假於公私各書庫，編印清劇第二集。所錄亦為四十種。較之初集，尤為名貴。幾全是外間不易得見之作。若洪昇，孔尚林，葉承宗諸人之劇本，殆皆孤本，流傳絕罕。徐石麟，鄭式金，車江英，張登珩，陳棟階作，也多非可求而獲者。一旦印出，便可家傳戶誦，不能不謂之一大快事。全書十二册，（六開本）中國通史紙印。僅印二百部，預約價每部九元。預約期：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截止。正月內可以出書。全書目次列下：

全書十二册
定價十二元
預約價九元

買花鏡 大轉輪 浮西風 拈花笑（以上徐石麟撰） 孔方兄 買團仙 十三娘 狗咬呂洞賓（以上葉承宗撰） 龍舟會（王夫之撰） 風流塚 空靈話（以上鄭式金撰） 醉畫圖 評選選 讀評選選 鏡花亭（以上陳棟階撰） 詠雪 簪花門者 畫竹（以上洪昇撰） 若蘭雪 柳州烟 醉雲亭 遊赤壁（以上車江英撰） 訊粉 題琴 琴別 畫燈 碎胡琴 安市 看真遊山 青浦（以上張登珩撰） 珠璣錦 女專勝 松年長生引（以上孔尚林撰） 夢羅夢 紫姑神 雜揚夢（以上陳棟階撰） 喬影（吳觀奇撰） 老圃（俞樾撰）

初集四十種總目
吳偉業（二本） 繡水仁（四本） 元侗（五本） 裘璣（四本） 琴韻（四本） 桂枝（四本） 曹錫麟（五本） 石鏡玉（九本） 嚴廷中（三本）
如欲同時預定（清人雜劇初集）者請來函通知不必交款俟數量較多決定再版再行函達預約價為八元+

現代創作叢書

1	張天翼	蜜	蜂	短篇	二八八頁 實價八角五分
2	杜衡	懷鄉集	短篇	二〇五頁 實價七角五分	
3	丁玲	夜	會	短篇	二一七頁 實價六角五分
4	黑炎	戰	線	中篇	一四九頁 實價五角五分
5	穆時英	公墓	短篇	二三四頁 實價七角	
6	老舍	貓城記	長篇	二七一頁 實價八角	
7	戴望舒	望舒草	詩集	一五五頁 實價五角	
8	巴金	萌芽	長篇	二六四頁 發賣禁止	
9	靳以	聖	型	短篇	二二九頁 實價七角
10	劉金枝	白旗手	中篇	二三七頁 實價七角	
11	張錦明	失	風情	短篇	二四七頁 實價七角五分
12	沈從文	月下小景	短篇	二五〇頁 實價七角五分	
13	彭家煌	喜	訊	短篇	一八〇頁 實價六角
14	洪深	五奎橋	劇本	一二九頁 實價五角	
15	魯彥	屋頂下	短篇	二〇〇頁 實價六角	
16	何家槐	雨	天	短篇	(近刊)
17	穆木天	流	者亡之歌	詩集	(近刊)
18	葉靈鳳	紫丁香	短篇	(近刊)	

本 刊 文 字 不 許 轉 載

文學季刊 創刊號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鄭振鐸 章靳以

北平北海三座門大街廿一號

發行人

張道一

北平王府井大街立達書局

發行者

立達書局

北平王府井大街電話東局三五三〇

電話南局三一五四

印刷者

和濟印書局

北平和平門內後細瓦廠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八十元	無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六十元	三十二元	無	無
上等	圖畫目錄版權前後及正文前	四十元	三十二元	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九元	九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另議

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元五角	五分	一角二分五分
預定全年	四冊	一元八角	在內	四角一元

每三月一冊 全年四冊

